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八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八八冊目次

史部・史評類

顧氏詩史十五卷

〔明〕唐汝詢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顧正誼刻本

一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十二卷

〔明〕郭大有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二年周對峰刻本

三〇五

讀書鏡十卷

〔明〕陳繼儒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四〇六

青油史漫二卷

〔明〕茅元儀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七六

秋士史疑四卷

〔明〕宋存標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君子堂刻本

四九五

顧氏詩史十五卷

〔明〕唐汝詢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顧正誼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史十五

卷》提要

顧氏詩史序

顧中翰仲方著詩史十五卷自三五以迄宋元代有引人有述仍自為之序其詞甚斐亶而要渺書既成則以命不佞為前茅不佞稱詩不能游商賜之藩籟史不能窺左倚之秘何足以為仲方役雖然嘗習三百篇與春秋而得其微矣夫人戴大圓而履大方始未嘗不靜質而繼乃感遇

雜揉也感遇錯而事變多
事變多而文章之為用廣
要而言之不越於著述比
興二者分派異驅而詩史
秦越矣然詩之誦美刺非
即史之褒善貶惡豈其刑
書樂府判然王者之二官
而不相蒙也雅誦所載鴻
猷懿烈如譜如圖則惟天
下之史七月小戎諸篇土
風謠俗如歷如指則惟一
方之史下至里歌巷詠田

夫紅女矢口而成睽離觀
合有無黽勉亦可以為一
家之史孟子曰詩亡然後
春秋作叔世失道混三維
亂五性詩不足勸懲而藉
力於史譬之微言感俊而
大聲警聾其出之齒舌亦
何殊哉奈何世之輕視詩
而濶於史也六甲未窺三
倉未揅寒膚枵腹於古今
升降之迹寐如而徒丐殘
膏乞賸馥以號于人曰詩

也至于今而千群百黨充
壇盈席矣高者擬卑者竊
率皆未同而有懷無感而
自慨其於性情之義何取
而於勸戒何裨仲方所為
詠史詩也上下數千百年
出入二十一史枚舉件係
精研博羅即事以成文托
聲以模事其於天運慘舒
反覆人代汙隆出沒之變
淦情淦味形際神來真足
起九京之風貌發重壤之

幽潛使讀之者奮其至心
而懲其戾習生有真惕死
有餘寒其有助於先王之
教也抑豈淺淺仲方家故
高貲能自斥散為
天子侍從臣能早自謝免蕭
然野處閉門修古所居累
石䟽池紆迴窈窕宛如淦
林複岫一時清流雅致推
為巨擘曾著咏物圖譜膾
炙于世乃又以為壯夫所
薄故復托寄於茲辭之聽

咸池九奏而陋吹管擊缶
之響窺玉海發珠丘目飫
天地之奇寶而笑彼航販
市鬻數錢揅幣之為瑣瑣
也吁嗟仲方其傑於詞壇
哉是編行當使左太冲却
步而張景暘失色區區近
世食餘啜殘雞口之羣又
何足與較雄雌
社弟玄岳山人馮時可撰



顧氏詩史序

太原王穉登撰并書

古今咏史之作代不數人不數篇
杜陵雖稱詩史不過陳迹軼述的
事托風喻雅歌詠一切嫌惡勸懲
孤憤激烈寓之聲律而已顧仲方
先生詩史則果是自抒衷抱
國自黃屋迨帝衣自鴻勳偉
節迨獨行自述自金石管絃迨
緝柳編蒲之士代各有序人各有
詩事與藻火者十之八九斧鉞于
莫不及二三譜頌多而諷刺少故詩
人溫柔敦厚之旨裁上以三千餘年
出入三十一代以風雅之音垂春秋之

華詩乎史乎豈不合之雙美乎乃
其詞則雲興霞蔚思則春爛秋清
調則玉磬黃鐘古則瓦棺蒙鼎奇
則天琛海寶博則二面五車信乎
字挾風霜聲含律呂者矣今世詞
林執苑著述如山梨人棗人腕欲解
指欲脫非不稱作者之盛哉然上者
縮其軀軀下者效顛顛學步拾
牙後慧以騁風雲月露之技甚
則做篇什代含沙中人如薛夫人藥
也首於風人史氏之義三當即醢
羹之類且不堪覆瓿可藏之名山
縣諸國門耶仲方風標鮮令
興寄蕭遠家有園林泉石之

勝藥有國史鼎彝之美如東方曼
倩史隱金門書品畫法典詩調
風稱三絕不忝其家虎頭乞者
戶屢鱗集一旦拂衣歸老九峰
三泖薄許子持諸人私田舍不
知殺青為何物遂棄去家人磨
一意編摩以陶泓為膏腴不律
為未韜隄摩丹青為黼黻謳吟
嘯咏為鐘璫他論著多千篇笑
充棟矣然高瓊僧者無踰詩史
余既序其端漫問曰先生以史名
詩乃不載鄒魯腥膻典漆涖瀾
閨諸儒何故仲方曰我不意言之
乎蒼者詎可以雕且績也姑置

詩史自叙

嘗聞詩咏言史記事兩盾並垂世教
而率不相爲用云然自太師陳詩以
觀風其間如閭巷歌謠每朝廷焚享
之什典非史者及孔子著春秋筆桓
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紀二百
四十二季行事之跡哀微森如而溫
柔敦厚之旨較若合券則亦無非詩
也者故傳曰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
後春秋作春秋者得非經中之史而
亡於詩者之詩歟自微言既絕詞心
代興摻羅史氏之舊聞而取裁於六
義舉前古興亡善敗莫爲可歌可涕
一事一切寓之於詩而永言記事之

自叙

一

自叙

二

體殆不岐而爲兩夫春秋筆削游夏
不能贊一詞片孔子猥云竊取後有
作者曾不足以肩公明而欲評隲于
古以標幟詩壇諱何容易咎唐以詩
程士士人以治詩傳者亦究於萬而
惟杜少陵氏之於世稱詩史詩蓋難
言哉不佞少鮮師承無專業創嘗
一吟無當蟬鳴第生平偶好古妄
遇古人奇節偉行瀛辭麗藻則心竊
嚮往之鬼有所稱揚以志吾高山之
慕讀史有得輒形臆咏而會遊仕京
師繪事碌碌無間畧向所吟吾成帙
番叢已敝帚棄之已而杜門養病營
芻蕘以走唯曰縱澹於煙霞水石間

偶檢故箴得舊所爲咏史若干章覆
寫其論次翻閱二十一史以增飾
其略于是代各有序人各有類末詩
各註本史而又旁及羣書得之讀頌
者十之七出之諷刺者十之三而吾
宣尼至聖并鄒魯名賢暨濂洛關閥
諸大儒獲佚而不載則繪天地者難

自叙

三

爲工矣帙成而客請版之以與咏物
詩並行於世余謝不敏答楊子靈少
所好賦曰鏤心刻腎以人司馬氏之
寧而晚更薄之爲雕蟲之秋余所咏
史聊綜叙古管以資童子咏歌非真
妄有揚扞以自附騷人楚史之流而
至于自用之戒且咏物圖譜摹畫烟

靈業爲壯夫捧腹況敢覆發之以賈
笑客曰古三百篇洋洋灑灑豈盡清
廟明堂哉如衛之哀伋壽秦之
咏三良雖情詞悽惻非後庭詞也所
能道而總之亦閭閻之謠咏史之屬
也讀公詩而明君察相之勳猷高賢
逸士之遐軼收據殆盡蓋三十餘年

自叙

四

間興亡善敗之跡一展卷可覽其大
麗謂古以史續詩而公以詩述史揄
揚風刺以於古盾閭營之謠奚不
可矣管左太冲三麗之賦也猶俟其
成覆醬餽公非縣之國門以俟之
增損之也又且藏之名山以圖不朽
夫公詩誠足不朽即藏之名山固傳

匪以覆醬餗亦傳余謝唯。余詩唯
穰無足不吝敢望增損以辱大方
其取以覆餗則惟命遂亟付梓

萬曆庚子新秋吉旦
琴亭顧正誼仲方甫撰

社末孫孟芳卅叡甫書

自叙

五

詩史凡例

一唐人多以律絕詠史而文選所載則皆五
言古竊以律拘對偶叙事未免牽合絕限
短章頗末不無挂漏故是編多用選體
一古人詠史必意有所指而借古事以託諷
或有所感觸而卽一事以抽揚未有據一
人之生平而備論之者獨盧郎中覽古一
篇頗特進秋胡九解則以叙事爲體今是
編大都法此其是非褒貶竊亦自開門戶
云

詩史凡例

一歷代帝王難以具載唯舉開基之主以表
一朝統緒若守文之君非功業顯著者勿
錄也是以弑逆若朱溫而不廢節如漢
景而勿收

一標題命篇悉法綱目如春秋戰國本載諸
侯大夫之事無一語及周而並云周紀者
天下不可以無王也三國則黜魏吳而帝
昭烈六朝則分南北而紀孝文見操權爲

炎漢之逆賊拓跋非劉宋之叛臣也

一是綱所採必奇節偉行之士而間有功罪相半者亦書若李斯桓溫楊素之類是也或名節已虧而文華足錄事迹可矜者亦書若楊馬潘陸田寶李陵之類是也或爲名高而實生亂階者則亦書若王衍王安石之類是也此雖錄其所長而必攻其所短且探其隱奧而始定其雌黃其與奇偉之士固已隔一間矣至如秦之趙高漢

詩史凡例

二

之董卓唐之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檜之徒則罪狀較然無客置喙故皆黜弗論

一戰國以前姓名或缺故詩題有書字者有書爵者有書子者秦漢以後則皆書名非

敢附於春秋褒貶之嚴而妄有褒貶也

一事跡相類者合爲一詩如三仁四君之屬

是也同利相爭者亦合爲一如袁晁田寶

牛李之屬是也或迹相類而心不相侔朝

肝膽而夕楚越者亦合爲一如東紹劉裴

之屬是也

一帝王大政有繁冗不可合論則釐爲詞斷而意續用秋胡詩分章體

一註中所引書目出二十一史者則曰本傳出諸家文集者則曰別傳或雖出本史而見他傳者則曰某史某人傳若見諸他書則遂各載本書或詞煩而以已意節之者則曰按以別之

一晉魏以前多用本史六朝以後其書多無

詩史凡例

三

機始參用綱目云

空同潘維垣寫

證羣書目錄

易經

書經

詩經

春秋

禮記

孝經

周禮

儀禮

大戴禮

詩小序

尚書緯

春秋繁露

爾雅

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尚書大傳

毛萇詩傳

韓詩外傳

穆天子傳

漢武內傳

老子內傳

趙雲別傳

淵明別傳

萊公別傳

列仙傳

列女傳

列士傳

逸士傳

神仙傳

江表傳

名臣傳

稽康高士傳

羣書目錄

一

陳鴻長恨傳

汝南先賢傳

皇甫謐高士傳

史記

漢書

范曄後漢書

謝承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南史

北史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竹書紀年

戰國策

越絕書

晉史乘

楚史檣杌

吳書

天祿閣外史

何法盛中興書

綱目

通鑑

羣書目錄

二

宋元綱目	宋元通鑑
小學史斷	卮史
老子	列子
莊子	墨子
傳子	文子
尸子	慎子
管子	闕子
淮南子	抱朴子
子華子	韓非子
孫武子	燕丹子
文中子	金樓子
孔叢子	尹文子
老萊子	子家子
呂氏春秋	吳越春秋
魏氏春秋	晏子春秋
獻帝春秋	漢晉春秋
九州春秋	楚漢春秋
孫盛晉陽秋	檀道鸞續晉陽秋

英雄記	襄陽記
東觀記	廣州記
荊州記	寰宇記
成都記	洞冥記
廬山記	集異記
三秦記	續齊諧記
孫盛雜記	西京雜記
太平廣記	廬阜雜記
潘岳關中記	予寶搜神記
周處風土記	荆楚歲時記
煬帝開河記	煬帝海山記
煬帝迷樓記	呂氏家塾記
王子年拾遺記	東方朔十洲記
顧野王輿地記	顧愷之啓蒙記
孔靈符會稽記	雲仙雜記
歸田錄	輟耕錄
傅燈錄	三輔次錄
張渤吳錄	劉向別錄

明皇別錄	晉公談錄
沂公筆錄	東軒筆錄
元城語錄	龜山語錄
魏公別錄	古今樂錄
歷朝捷錄	湘山野錄
沂公言行錄	溫公訓儉錄
南部煙花錄	邵氏聞見錄
王績集	沈約集
江淹集	鮑照集
卷五	
高適集	崔顥集
謝朓集	李嶠集
李頎集	曹松集
張說集	岑參集
常建集	江惲集
二陸集	李拯集
楊炯集	錢起集
王勃集	昌黎集
張祐集	范雲集

左太冲集	謝靈運集
李太白集	杜工部集
陶淵明集	陳思王集
駱賓王集	劉瑞州集
虞伯生集	謝疊山集
儲嗣宗集	杜牧之集
張曲江集	常蘇州集
司空圖集	陳子昂集
李商隱集	王右丞集
卷六	
武元衡集	沈佺期集
孟浩然集	唐太宗集
皇甫冉集	湛方生集
岳集	顏延之集
儲光羲集	劉禹錫集
李陽水集	裴晉公文集
六一居士集	蘇文忠公集
白氏長慶集	元氏長慶集
趙文敏集	河東先生集

袁宏漢紀	張璠漢紀
常昭三五歷紀	皇明通紀
楊子法言	仲長子昌言
國語	家語
陸賈新語	世說新語
魏晉世語	
楚辭	古賦
古樂府	李西涯樂府
阮籍詠懷詩	朱子感興詩
漢魏詩乘	玉臺新詠
典論	論衡
塩鐵論	
山海經	博藝經
度人經	師曠禽經
法華經	寶積經
上谷郡圖經	浮丘公相鶴經
九域志	續漢志
博物志	括地志

一統志	龍川志
華陽國志	
王逸楚辭註	朱子楚辭註
唐詩三體註	崔豹古今註
李善文選註	顏師古漢書註
酈道元水經註	
嚴滄浪詩話	潘子真詩話
隋唐嘉話	玉堂清話
冷齋夜話	三輔皇圖
天台山圖	歷年圖
筆談	澠水燕談
談苑	古文苑
祖庭事苑	
唐語林	東坡志林
何氏語林	
獨斷	書斷
應劭漢官儀	胡廣漢官儀
三輔舊事	漢武故事

王文正公遺事	宋名臣遺事
寇萊公遺事	雲林遺事
白虎通	風俗通
文選	事文類聚
劉向新序	三齊要畧
琴操	大藏一覽
魏武遺令	百段錦
發明	性理
埤蒼	皇覽
嶺表錄異	九
金微變化篇	杜陽雜編
北邊備對	歸藏啓筮
鍾嶸詩品	文中子世家
范蜀公蒙求	涑水記聞
禮斗威儀	邵伯溫易辨惑
	政要
	酉陽雜俎
引證羣書目錄終	

顧氏詩史目錄	卷之一
三皇五帝紀	
三皇五帝	天皇 神農 黃帝 唐虞 伏羲
赤松子	地皇 人皇 伏羲
巢由	巢父 許由
三代紀	
夏禹	關龍逢
商湯	高宗
伊尹	傅說
三仁	微子 箕子 比干
周文王	夷齊 伯夷 叔齊
穆王	武王
周公	召公
老子	李耳
卷之二	
周紀上	
春秋	管仲

狐偃	介子推
百里奚	三良 <small>秦穆公</small>
子產	孫叔敖
晏子	季札
柳下惠	程嬰
孫子 <small>孫武</small>	伍子胥
范蠡	
卷之三	
周紀下	
戰國	商君
蘇秦	張儀
吳起	白起
四君 <small>孟常君田文 信陵君無忌</small>	平原君趙勝
侯嬴	虞卿
范蔡 <small>范雎</small>	樂毅
蘭相如	呂不韋
莊子 <small>周</small>	淳于髡
陳仲子	魯仲連

屈原	豫讓
荆軻	
卷之四	
秦紀 <small>楚用</small>	
始皇	扶蘇
李斯	王翦
蒙恬	項羽
范增	
卷之五	
漢紀一	
漢高帝	孝文帝
孝武帝	孝宣帝
蕭何	曹參
韓信	張良
陳平	紀信
王陵	周勃
黥彭 <small>黥布</small>	酈食其
四皓 <small>東園公 綺里季 夏黃公</small>	

賈誼	申屠嘉	周亞元	袁龜	汲黯	公孫弘	田實	李廣	李陵	蘇武	董仲舒	司馬遷	霍光	魏相	金日磾	東方朔	司馬相如	衛霍	兩疏	丙吉	趙充國	蕭望之	龔勝	嚴君平	楊雄	劉向	東漢紀	光武	明帝	鄧禹	馮異	寇恂	冠拘
			金龜			田功						青					青	疏受				朱雲										

賈復	吳漢	耿弇	嚴光	張堪	二尚書	耿恭	班超	虞詡	張綱	黃憲	郭泰	李膺	蔡邕	福衡	後漢紀	昭烈帝	諸葛亮	馬援	馮衍	劉昆	麴允	班固	楊震	李杜	陳寶	徐穉	陳寔	范滂	孔融	北地王	關張	
					<small>鍾離意 宋均</small>																			<small>李固 杜青 陳蕃</small>								<small>關羽 張飛</small>

漢三將馬超

黃忠

龐統

法正

姜維

曹操

荀彧

曹植

王粲

田疇

管寧

孫權

張昭

周瑜

魯肅

卷之八

晉紀

詩史目錄

六

武帝

元帝

明帝

二王王祥
王覽

羊祜

杜預

山濤

阮籍

嵇康

劉伶

向秀

阮咸

王戎

畢卓

張華

二陸

陸機
陸雲

左思

潘岳

石崇

周處

王稽

王褒
王肅

王衍

顧榮

張翰

劉琨

祖逖

王導

陶侃

溫嶠

卞壺

庾亮

殷浩

桓溫

謝安

謝玄

詩史目錄

七

王羲之

王徽之

王獻之

孫綽

顧愷之

陶潛

五胡十六國附

卷之九

南北朝紀

南宋武帝

劉穆之

檀道濟

謝靈運

顏延之

鮑照

宗炳	袁褚 <small>袁粲</small>	南齊高帝	謝朓	梁武帝	昭明太子	沈約	江淹	范鎮	帝叡	陶弘景	陳武帝	顧野王	徐陵	北魏孝文帝	崔浩	高允	北齊文宣帝	魏收	後周武帝	庾信	隋紀	文帝	楊帝	高頴	蘇威	李德林	牛弘
														<small>詩史目錄</small>													

薛道衡	韓擒虎	賀若弼	許善心	堯君素	辛劉 <small>辛公義</small>	王通	楊素	卷之十一	唐紀	高祖	太宗	玄宗	憲宗	王績	尉遲敬德	李靖	房杜 <small>房玄齡</small>	魏徵	虞世南	李勣	褚遂良	長孫無忌	狄仁傑	姚崇	張九齡	孟浩然

杜甫	王維	顏真卿	張巡	楊綰	陸贄	白居易	柳宗元	陸龜蒙	牛李	司空圖	卷之十二	五代紀	後梁太祖	明宗	後漢高祖	世宗	郭安	劉審交	馮道
						元稹			李德裕		詩史目錄		後唐莊宗	後晉高祖	後周太祖	王彥章	桑景	王朴	
											十						宋維翰	宋延廣	

宋紀上	太祖	仁宗	趙普	陳搏	張齊賢	田錫	王旦	王魯	范仲淹	富弼	狄青	文彥博	鄭俠	卷之十四	宋紀下	司馬光	呂公著	宋紀下	宋紀下

蘇軾

蘇轍

范純仁

李綱

趙鼎

宗澤

韓世忠

岳飛

張浚

文天祥

張陸

謝枋得

遼金附

卷之十五

元紀

詩史月錄

世祖

耶律楚材

趙孟頫

虞集

脫脫

顧德輝

楊維禎

倪瓚

顧氏詩史卷之一

華亭顧正誼仲

三皇五帝紀

余嘗遐覽古初思尚友先民之矩而三皇之世若有若亡五帝之世若覺若夢即四佐九官十六相之鴻猷駁烈彼其初詎不爛然而磨滅盡矣迺鳥跡蟲書迄今與兩曜並揭而赤松之仙蹤巢由之逸軌其神若飄然於崑崙箕穎之間而長不朽也揮毫弔古私心竊嚮往焉聊爲鱗次而紀之

詩史卷之一

三皇五帝

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濬泊無爲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

地皇氏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爰定三辰是分晝夜

人皇氏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治相厥山川分爲九區始制君臣之禮而政教興焉
帝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繼天而王始畫八卦

造書契制嫁娶之禮在位一百二十五年崩
炎帝神農氏姜姓以火德王初藝五穀嘗百
草在位一百四十年崩

黃帝有熊氏姓公孫名軒轅代神農氏而王始用干戈作冕旒造律呂得六相而天下治在位百年崩

帝堯陶唐氏帝嚳之子也。姓伊耆。號放勳。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在位七十二載。舉舜攝政。
又二十八載崩。禪位于舜。

詩史卷之一

 $\frac{1}{2}$

帝舜有虞氏黃帝八代孫也姪姚氏號重華
受堯禪而有天下在位五十載崩禪位於禹
鴻荒自無始疇能測其源流子鴻聖更平相
立制作日已繁三皇道雖逸五帝名昭然自堯
有大也天之物莫大辨也圖書出河洛神明德
又曰宣始易出天地圖書庖犧氏耨利生民不
復厭腥膻易曰庖犧氏神農氏作斷木為枲
枲古者民食禽獸之肉而未有禮義五經苟非二聖方九土
沒荒煙伏農上古無征伐干戈起軒轅

五帝紀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神農氏世衰
諸侯相侵伐軒轅乃習用于戈居征不享
吾
知涿鹿戰未寧胥年五帝紀黃帝與蚩尤戰
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

九國無疆長其民無疆而泰運於華胥氏之國
 若華胥氏之國焉律呂既和暢麟鳳黃初詔
 以秋黃鍾之命於是鳳凰集于阿閣麟而吹
 春圖安有倭人入屈軼生庭前聖德充被有屈

入朝則草履飯橋山有高塚誰云上登仙厓
 勳之朝則草履飯橋山有高塚誰云上登仙厓
 令漢武帝目斷三山巔史記黃帝崩葬橋山皇
 封禪書公孫卿曰黃帝學仙橋山有黃帝塚
 既成有龍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

詩史卷之一

111-

化中鑿井復耕田吁嗟墾壤意千秋竟誰傳論
 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年之民擊壤於塗觀者
 而息戲井而飲耕田而食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
 藝穀以壤以木爲之長尺四角三寸將獻先王
 一樂于地遇於焉上古野老獻也
 井厥遇之迎五帝以耕田者名曰重華舜定
 下農火炎農隙舜乃以刑鑿井折而下塗墾壤
 後世吏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墾空秀出舜脫

入深碧雲與春山上下雲月滿空不逢陶
唐君獻亦誰憐出處易曰知遠還猶患難也布衣踐帝座蒼生
靡不歡薰琴瑟感儀鳳梯山來自環琴瑟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亂聖德無煩偏初九九年西月未何如牧野戰流血洒川原武成
成篇行遠成篇令我發深感懷古遂

赤松子

詩史卷之一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
能入火自燒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
下至高辛時復爲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
翩翩赤松子養道何家龐鳥獸寥廓忽羽化
洪爐中洪爐中人得道身生羽毛羽化
爲渾沌終不鑿洪爐中人得道身生羽毛羽化
煙飄揚馭飛鶴煙飄揚馭飛鶴朝過王母廬慕授神農藥帝女復

何感雙飛棲碧落何感雙飛棲碧落何仙傳赤松子至崑崙
東方朔一書曰赤松子騎鶴上揚州少女追之亦得仙與
齊物論且云碧落人生一大夢萬事徒參錯齊物論且云碧落人生一大夢萬事徒參錯
玉座終寂寞玉座終寂寞史記張良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翻然思遠托翻然思遠托松子謝耳耳卒誰爲文成侯○何

蒼頡

詩史卷之一

蒼頡者黃帝之史臣也首有四目通於神明
仰觀魁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采
衆美合而爲字蓋伏羲造書至頡而始備故
爲文字之祖焉
太古無書契結繩以相期太古無書契結繩以相期後世聖人易之以書
揭來聖人作六書運天機揭來聖人作六書運天機外紀曰書創有
三曰轉六曰諧聲三曰轉六曰諧聲庖犧祭其端蒼頡闢其
微咫尺羅萬象微咫尺羅萬象成先照象龍龍辭相輝成先照象龍龍辭相輝草書有
之狀頡令天雨粟山鬼夜號悲之狀頡令天雨粟山鬼夜號悲雨粟鬼
夜偉哉造化工千齡誰與同夜偉哉造化工千齡誰與同造化爲工

巢由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號曰巢父

許由者陽城槐里人也字武仲堯讓天下於由由不受而逃去遁耕於箕山終身不出

自古多逸士武仲名獨烈掉臂辭聖君歸來臥岩穴

洗耳枕煙水香與塵氛絕隔水堪清腹一瓢亦空設

不謂飲牛者巢居更高潔

三代紀

五帝寥矣

閱覽博物之士難言之今無論禹謨湯誥卽

其詳靡得而紀云獨龍逢之精忠三仁二老

之潛見伊傳周召之勲庸猶皎皎在人耳目

而柱史玄同兼總百氏厥後至以五千言與

吾儒鼎立悲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而彼僅

僅以清靜無爲稱不朽豈不以言哉采外家

之語補史氏之遺網羅夏商周終於老子

夏禹黃帝之玄孫也姓姒氏父鯀治水無功

舜殛之羽山舉禹使治水禹傷父功不成乃

勞心焦思八年而水土平受舜禪而有天下

國號曰夏在位二十七歲崩其後十七傳而

亡于桀

吾聞商之先降精本玄鳥史記曰殷新母曰龍

其外簡狀司徒佐重華帝功斯浩浩帝與

契成華帝曰白狼御鉤來王業從此造詩書

而神朝自張明冠履詎可易胡乃勞征計詩書

儒林傳武非受命乃弑也夫冠履蔽今筆判

武如掃羽不復施虞風武如掃

之然聖心非草草慚德終難化哲人所共曉日予

湯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塗歟而死不意盟津師復似詩史卷之一

鳴條時周紀曰武王伐紂紂走登于鹿臺之上

崇衣其珠玉白橋于大而死夏本紀

高宗

高宗名武丁小乙之子也舉傳說為相殷道

復興在位五十九年而崩

高宗初踐位不言且三齡書曰王宅憂亮陰三

武丁即位是年與殷而不得其德恭默思賢

佐魂夢通精靈書曰王恭默思道擢彼巖居士

委國使持衡詩書飛雉登鼎响商室遂中興

史記曰武丁祭成湯明見有飛雉登鼎耳而鳴

武丁謂和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可也武丁修

政行德人下咸運掌羣后集長驅荆楚平商頌

殷殷道復興運掌羣后集長驅荆楚平商頌

殷殷道復興運掌羣后集長驅荆楚平商頌

殷殷道復興運掌羣后集長驅荆楚平商頌

殷殷道復興運掌羣后集長驅荆楚平商頌

殷殷道復興運掌羣后集長驅荆楚平商頌

殷殷道復興運掌羣后集長驅荆楚平商頌

殷殷道復興運掌羣后集長驅荆楚平商頌

殷殷道復興運掌羣后集長驅荆楚平商頌

殷殷道復興運掌羣后集長驅荆楚平商頌

殷殷道復興運掌羣后集長驅荆楚平商頌

殷殷道復興運掌羣后集長驅荆楚平商頌

殷殷道復興運掌羣后集長驅荆楚平商頌

殷殷道復興運掌羣后集長驅荆楚平商頌

殷殷道復興運掌羣后集長驅荆楚平商頌

口漢書注平論三聘始歸湯出處誠不苟如
何五就築逐逐勞奔走

傳說

傳說者殷高宗之相也初隱於傅巖代胥靡
版築以供食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迺使
百工營求之於野得說於傅巖中舉以為相
天下大治殷道復興焉

桓桓武丁相辰尾化精魄莊子曰傅說得之於
車機臂是也而列於列聖者其曰今世上無傳
說誤是也

詩史卷之一

十二

江武殷其未遇時操築傍巖右離騷曰傅
巖兮武丁一朝感帝臺圖形遠相覓說命曰王
用而不疑一朝感帝臺圖形遠相覓說命曰王
用而不疑釋褐君王側後漢書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威能
說被褐帶素庸裝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
兩潤羣生鹽梅調鼎食書王命說曰若成太早
用女作霖雨若和漢
難測英雄有倂侗注云倂侗不進貌虎變長
犬士撫心空嘆息

三仁

微子者殷帝乙之胄子而紂之庶兄也名啓
為紂卿士紂淫亂於政微子知其必滅殷於
是恐先王之絕祀也故潔身以避其難
箕子者紂之諸父也名胥餘為紂太師紂淫
佚箕子諱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
王子比干者紂親戚也為少師見箕子諫不
聽而為奴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
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殺比干而剗視其心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詩史卷之一

十三

高宗條焉浚殷祚日以感帝辛淪荒淫黎元困
荼毒史記曰帝乙崩子辛正是為帝辛天下謂
紂怨望紂民之怨已喜殘刑列女傳妲己者
紂之嬖人也
食亂幸於紂紂為炮烙之法紂已喜殘刑紂之嬖人也
今有罪者行其法紂之嬖人也師延工
艷曲樂書曰師延與紂為靡靡之樂朱鳥亂
烽燧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中
國時有未鳥衡大如星之照耀紂之嬖人也
郊牧神農之時見於商郊欲野之地故國

美里闕天之徒求美女奇物獻紂紂乃赦昌
賜之弓矢鉞鉞使專征伐號曰西伯是時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及武王踐祚乃追
尊西伯爲文王

殷商政如燬西伯方秉鞭詩王室如燬○徒謝
而爲之教言西伯昌服事朽骨被恩
澤斷序周文王作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
有天下者王曰更英之史也有一國者一國之王也
日文人固其主耳遂令史以承棺更葬之天下皆
言王於人上虞芮罷爭田之君相與爭田久

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蓋俗質焉乃相
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諫畔行者讓路二國之
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開田而退天下問之而
十餘國居美遭薄蝕周紀曰崇侯虎謂西伯於
乃因西伯於美里○救阮消風煙詩曰密人不
王赫斯怒爰暨鸞鸞兼赤鳥颯沓岐山巔國語
其威以過於岐山○竹書紀年帝辛二十二年
與鸞鸞鳴於岐山○選詩賁卿紛颯沓岐山巔
有赤鳥集于周社○選詩賁卿紛颯沓岐山巔
且當承曆教龍飛入九天在天大聖信無
叛國稱藩且終年商比叛國以事紂風爲率
心征誅非所先吁嗟牧野戰文王當不然史記

王伐紂陳
師牧野

武王二章

武王名發姓姬氏其始祖曰弃堯時爲農師
封于邰號曰后稷后稷之曾孫曰公劉遷居
于豳公劉之九世孫曰亶父避狄邑于岐山
四方爭歸之亶父之少子曰季歷季歷生昌
昌爲西伯是爲文王文王生發發者文王仲
子也代文王爲西伯十一年克商而有天下
在位七年崩諡爲武王其後九世而厲王失

國詩史卷之一

國十世而宣王中興十二世而平王東遷于
洛邑王室卑天下分爲列國又二十四傳而

爲秦所滅報王廢爲庶人

姜原感巨跡靈鑒集有周史記曰后稷母曰姜
說妖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古人謂心忻然
期而生后稷○選詩靈鑒集朱先誕于投寒水
飛鳥來相求詩曰誕之實之○史記
梁中水上飛鳥以其翼覆焉○史記
之姜原以爲神遂波養之天命信有在所遇
非人謀赫赫虞廷佐躬耕分帝憂與典曰帝曰
汝后稷播時百穀○史記曰棄好耕農相地之
宜寬緩者務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棄奔

帝鄉國語德王將征人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
 羗服者王今自大東伯仲之終也夫戎氏以其
 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羗服者不至一軍成
 異物誰復事戎行地杜子皆虜王南低久而不
 化焉少蟲實阿之賦賦若無祈招作蒿宮生白楊
 左傳昔穆王欲西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
 詩以止王王遂以褒姒配殺之如王詩如金彭
 氏之惜惜式昭德言思我王虔度式如玉詩如
 蒿大以爲官軒饒之名曰蒿宮○傳物志同叶
 詩百揚多葉白揚家上本也

太公望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嘗爲四嶽封於呂太公名尚姓姜氏呂其封姓也尚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豸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

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和
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
歸立爲師其後佐武王伐紂定天下封於齊
百有餘歲而卒

呂尚辭棘津困頓靡所適海快博書尚困於棘津城在聊
鼓刀朝歌間離騷云呂望之謀乃完
困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而歸之至於朝歌太公望朝歌之廢屋屠殺也戰國策太公望曰太公望中費昌不世也茲阜人也垂釣磻溪側經注磻溪中費昌不世也茲阜人也垂釣磻溪側
尚書大傳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蛟龍無

終潛遇合周西伯詩史卷之
三國志周瑜曰恐蛟龍得雲
龍曰力因不如遇合
立談成帝師授筆歸相國
解
曰尚爲文士師曰子授筆東海
鳥集周邦
煢舞陽書曰師古文王獵涇渭
載曰尚非歸用
故若鳥鳥之集
鷹揚殷旅克
詩維師
離騷揚采爲武
吁嗟一代雄經綸信無敵
李太白
渭吟着不見
祖飲馬水
時水經
思經溪中
良
時荷未遇白石
惠
石
公望深
水
大雲石
處
及東南隅有石室
蓋太公望所居
乃其授筆
既而西陵遺跡猶存

明王今已矣去去藏深澤此出深澤

周公

周公名旦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仁孝異於羣子武王十一年伐紂周公佐武王作牧誓武王已破殷踐阼封公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叛乃攝行政當國於是管蔡流言而成王疑之公乃避位居東二年其後成王感風雷之變而迎公公遂東征誅管叔武庚還而相成王制

禮作樂興成周之治焉

詩史卷之一

廿

九臣咸赫奕惟公勲最優九臣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充商驅猛噬負象安諸侯孟子周宜生南宮适西都賦傳侯秋華猛獸而百姓天子負斧依南禮讓周公朝諸侯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王天子負斧依南諸侯而王天子負斧依南之問周公於前立也二叔妄流言公去不可留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兄曰我之弗辟則罪人斯得注居東二年皇天乍赫怒烈風震皇州成王啓金縢滄泣相追求書曰秋

召公

召公名奭周之同姓也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王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召公

魏天大雷電以風木盡偃大木斷拔群人大恐之說王執書以泣曰昔周公勤勞王家惟朕小子其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

驅且東伐一徂忽三秋周公世家曰管蔡武庚

歸來賦東山軍中起歌謳東丘公東丘公

士作是詩也敢言破斧勞四國盡宗周詩既

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叔父也

相天下吾恐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

說者先曰今士見將軍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

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師古曰

浮覆之賤人所居頃令成周治上與虞庭侔

制作亘千古百王孰能儔竹帛垂遺烈感我意

悠悠漢書劉向傳

卒而百姓懷之作其棠之詩焉

文王善施仁召伯宣其德所以恩澤愍王風播

南國試覽其棠篇惕然生感激愛樹思其人于

載情何極史記曰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

無失職者召公平而民人思召公之政

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

曰聃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

而不施轉爲守藏史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

詩史卷之一

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去至西關關令尹迎

之廼著書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伯陽生李下鶴髮真仙靈神仙傳曰老子之母

內傳太上老君鶴髮童顏江海詩姓李姓仙靈

大隱官周柱峯拙窺沉冥隱詩小隱隱茂茂大

陽老聃伏柱下史河仙傳老子爲周柱下史

史記注柱下史謂仙史也恒在殿柱之下史

于日大巧若拙莊子詩谷神如不死養拙更

何卿曰漢書曰弱服沉冥孟康曰賢即隱居平

沉深玄默周衰身將退爰有流沙行列仙傳老

喜俱遊流沙青牛度函谷令尹欣相迎老子見

莫知所終

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秦遇西關關令尹

下經二卷開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喜內學著書

虎修行老子亦知其爲著書授之

五千言囊括萬化老子傳關令尹喜曰子將

子適者言上下篇道德之義五千餘言猶龍信

而而去言上下篇道德之義五千餘言猶龍信

難測去無終極史記老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

若底君子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而

能府獸吾知其能上於龍吾不能知其

詩史卷之一

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服

史記管仲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即位桓公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曰生死無相捐壽論榮與辱奈何百世後此道多繇覆文行曰謀手作雲覆手而紛紛輕薄何須致君君看窮途不見管鮑賁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者臨岐方慟哭不山徑路車跡所經輒慟哭而泣○淮南子揚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

狐偃

狐偃字子犯晉文公舅也晉獻公以驪姬之譖殺太子申生子犯乃奉公子重耳出奔狄

徧歷諸侯凡十九年而公子始歸晉立為文公于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敗楚于城濮而

文公伯偃皆有力焉

晉獻公寵驪姬譖行因廢嫡申生死新城重耳遂

奔狄左傳謂太子申生曰驪姬為夫人生異齊將立太子祭于曲沃歸將于公驪姬而獻之公祭于地地皆震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安之命不使校者吾歸也踰垣而走振斬從下誰為謀狐偃常在側史記文公年十七有嬖十五人曰驪姬狐惠懷既無

詩史卷之二

三

親公子將得國在魯介子推曰獻公之于九人

主晉祀者出郊方受塊左傳公子過衛出於五

非謂公之德也魯首受而載之曰臨河乃接壁左傳公

曰天賜也魯首受而載之曰臨河乃接壁左傳公

泰伯納之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曰臣有羈縻

侯君姬珍天下臣心者多矣請由此云公子

曰所不與男氏同心者多矣請由此云公子

伐周王出適鄭狐偃言于河帶翦周邦寧左傳大叔

勳王昔侯乃逆王入于王城取叔帶于溫殺之

與之陽樊楚奔宋圖釋史記楚圖宋宋苦急於

侯而封曹臣亦釋宋答犯曰于城濮大敗楚軍

一戰成伯功孰云非爾力左傳文公一戰而伯

心猶嘆息見下介

介子推

介子推者晉人也從公子重耳出奔狄已而

公子返國賞從亡者弗及推推遂自隱而死

文公求之不獲封綿上之田以旌善人焉

介子真庶士跡與夷齊并割股已餉主而不邀

其名晉史乘曰文公出亡過重耳須從國索

割股肉以食文公無辭不能行介子推

功等爾何爲賞不行史記晉文公賞從亡者介

蛇書宮門曰蛇欲上天五蛇爲精龍已升雲四

其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亡於是文公

爲介推山而封之以飄然投荒草樓運入杳

冥高潔信自許獨不愛其生立枯喬木下母乃

非人情唐史文公推不能得以其山

九公曰介子忠而亡枯令文君痛而追求注云

死而豈若羊裘客散髮對簪纓歸來巖石底綿

田猶可耕漢史文公推不能得以其山

羊裘釣澤中帝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

日帝其時光武不起除爲誅議大夫不爲河

直博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百里奚

百里奚者虞人也度虞公不足事而去之秦

行而無資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

知之舉以爲相并國二十遂伯西戎奚之謀

也

繆公初求士志欲伯西戎翽翽百里奚脫屣辭

虞公李願上秦穆王書云老爲公求士西戎由

西經年牛口下欵起遊秦宮史記穆公果之於

或枉之上李太白詩一舉晉楚定再掃戎城

空寂荆國百里奚相秦三置晉國之君一聞歌

識故婦賈誼通曰百里奚爲秦相堂上樂作所

百里奚五手皮德別時竟伏誅秦穆公而歌曰

款塞來英雄史記百里奚相秦由余問之款

五殺不足玷名聲自無窮秦穆公曰百里奚

春有遺愛欽哉賢士風因典諸國事大說授之國政疏曰百里奚

疾余何數報詩史卷之三

三良

三良者子車氏之三子也曰奄息仲行鍼虎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國之良

也國人哀之賦黃鳥之詩焉

三良事秦后計畫多所宜與立君王側轉盼生

先輝君臣方一體蒙恩良不替出師表言中府

生當竭忠誠沒當同所歸謝安書曰忠誠而李

遺言猶在耳殉死安能辭親哭路傍黃鳥鳴

枯枝詩安其鳥丘干林冥冥泉臺掩去去歸

何時詩公于卓金何時歸詩公于卓金壯骨

埋荒草詩公于卓金誰施哀歌有餘響聞者盡沾衣

詩小序詩公于卓金良人詎可贖撫心

徒自悲詩公于卓金秦繆稱明

君哲人所共知殺尸猶不忍收良竟何為穆公紀

自茅津詩公于卓金哀哭之三日君子

而輿民先王詩公于卓金之善人乎

今綴無法詩公于卓金以死難以在

上君命有治亂魏類言豈非左傳魏武子有疾

類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也何以罪三

良當時主者誰詩公于卓金何以罪三

也所以令狐役一夕陷秦師詩公于卓金爲康

擊之秦師大敗詩公于卓金

子產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名僑姓公孫氏相鄭

基年而童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二年市不

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治鄭二十六

年而卒百姓無老壯皆爲垂涕如喪父母焉

周季王澤竭苛政猛于虎國語曰今周將若二

山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興禮記孔子過秦

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何也禮記孔子過秦

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遺愛存者誰

子產特師古史記孔子過秦遺愛存者誰

所聞也非鄭邦孤且危蕩搖若累卵王國危

爲政不三年恬然盡安堵相三年門不夜

人咸陽者詩公于卓金以調生民舌能

排晉楚投書識重幣築館安賓旅佐傳范宣子

辭重詩公于卓金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開重幣

類之則晉國諸侯聚於公室則諸侯亦若吾子

之室境將焉用諸侯有齒以焚其身則也宣子

說乃輕幣又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未見

之子產使盡其幣之垣而鄭伯以如晉晉侯未見

崇人門侯之館今銅鞮之官主也而諸侯合於

子日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鄭子產

子產之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鄭子產

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宣尼傾蓋語

功臣封一世而收雅寢丘不奪免○史記孫叔敖子封寢丘十世不絕○召公世家曰在殷丘食者八
九百歲

晏子者齊人也名嬰字平仲事齊靈公莊公景公景公時晏子爲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云

平仲臨衛宰儉節名獨聞○
○○
險力行豚肩不揜豆狐裘且終身
重於齊○
祀其先人豚

以十

舉火一心堪事君晏子春秋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

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
浮晏子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
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
寵之百萬以富其家今子衣縑布之衣麋鹿之
裘踐珍之車而駕驢馬以朝是則懸帶之賜也

晏子曰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食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焉君賜

手爲之。三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人之德也。」章句：惟左傳

晏子以一事曰君者也材乃登還葵崔杼
弑莊公晏子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
請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史記子

路曰食其食謂薦宜能解紛謂伐阿甄而燕侵者不避其難

左傳謂紛枹稱權辨誰謂齊無人使荆刺王
從屏之於是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
對曰齊人也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江顏
曰王固有積盜王使人取之於江顏

之曰南陽王儉所以然者阿其土地使之然也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李自

詩人門不拜驕雄辨○說苑晏子使楚晏子短
楚王曰齊無人耶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
各有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司馬希執鞭
使不肖主其最不肖故直使健耳

太史公曰假令晏子而在石父爲上賓史記曰越石父

時良易親鮑照詩奈何睚眦間二桃殺三臣

拉欵傳報睡眈然注睡寐眼也戰日匡也言晏
目相忤者卽報之也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閒
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聞晏子過而趨三子
曰古冶子之勇力聞於天下矣

若樓之功可以食挑援挑而起兵而卻三軍者西亦可以食挑

子曰吾嘗從君奔於河鼉海方駭以人視特之
流治連流百餘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採鮒
尾右挈鼉頭鶴躍而起公執其後田開曰五

勇不仁不功不于建賊不讓受食也案而不
死無勇也挈領而死古者子曰二子良無休矣
此之治獨生之不仁亦挈領而死

史 288—38

德何爲爲要津審馬曰其心休休焉如津賢者猶如此鄙夫安足論一爲梁甫吟千載其悲辛蜀志諸葛亮傳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其辭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正相似問是誰家蔡山陽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此能絕地蟹一朝被決言一挑殺三十誰能爲齊晏子

季札

季札者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初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

詩史卷之二

十一

立長子諸樊爲吳王諸樊復讓季札季札棄

其室而耕乃封季子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

子生荆蠻英聲特清妙

萬乘猶浮雲

衆之且耕釣上秉伯夷心下齊子臧操史記吳王諸樊

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
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于臧子臧去之以成

君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傲
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

第十二 邦功名付談笑

楚宋衛陳解劍協心許史記季札之初使此

餘曰非敢言死也足乃知其爲師繁之上國魏孝樹
 而徐君之死於是居死尚誰乎李曰觀樂
 而然始者心注居之有居吾心哉
 探神與方傳集公二一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
 見微知清濁靈臺明堪照是陵季子之仁
 祭妙禮記郊義記神火清
 理秦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時
 奈何蕭牆間樹

兵不能

蘇乎李亡故諸君皆輕死為勇故也死則國亡之季亡也李亡使而亡焉像者長庶也卽子之闕藩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爲李於是不從先君之命然則我亡也與弟得焉李於是使專諸刺你而致國乎李李于不受曰

詩史卷之五

南

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

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採薇首山陽始同古人調見前伯夷注

栖栖戀邦族徒取沽名誚後漢逸民傳汲黯所

以披裘公姓名不復告高士傳披裘公者吳人

中有遺金。龍被裴公曰。取彼金。公投鏹。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曉人之卑。五月。陂裴

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士言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柳下惠

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禽食邑

柳下謚曰惠仕魯爲士師三黜或謂曰盍去

木

之禽曰直道事人焉往不黜故魯雖不能用終身不去

舉世和其光君子介于石老子和其光同其塵

直道難為客去去將安適不就他邦居寧於故

國黜或謂之曰可以惠史於魯三黜而不去

國黜或謂之曰可以惠史於魯三黜而不去

卓哉柳下季三公弗與易

子貢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乃還○國語海鳥

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加而不問非知也今茲

詩史卷之二

女心猶憐忍視弟如跡莊生篇令人空嘆息寒

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為天下貪得忘

生世之才士也第為盜跖為天下貪得忘

將奈之何哉湘南子柳下惠遠行受兄之難

郭門外問有女子來同宿時大為惠思女

子來死乃生女于於懷百世流遺風家庭遇親

矣語出誰云爾為爾恁非我戚日後東傳盜跖

人之曰度寬靡不容道廣良難測時無魯男

子聖德嚮能識家魯有男子獨處室者鄰之

歸婦室焚燬而託焉魯男不納我戶不納歸婦

納男女不六上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

固之不可言將以吾之亂魯男子曰柳下惠然

聞之曰言哉欲學柳下惠之可孔子

程嬰者晉大夫趙朔之友也朔為屠岸賈所

殺其妻遺腹生男屠岸賈索之程嬰乃奉趙

孤而匿山中十五年景公復趙武田邑殺屠

岸賈程嬰卒自殺詩史卷之二

上古無俠士程嬰祭其端立孤良已美焉為身

自殘人言殺身易處死誠獨難必勇非死者難

者難死報趙名既成孤忠亦已碑何必捐其軀

然後中心安賢者信多過感我涕霑翰

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

齊賈問之索居官中夫人置兒於中視曰趙宗

程嬰謂公孫孫曰曰今無一索兒竟無聲且後宗

之奈何公孫孫曰曰曰孤與死就難程嬰曰死

易立孤難可孫孫曰曰曰孤與死就難程嬰曰死

易立孤難可孫孫曰曰曰孤與死就難程嬰曰死

易立孤難可孫孫曰曰曰孤與死就難程嬰曰死

人嬰兒負之匿山中程嬰謂諸將軍曰嬰不
肯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
諸將聽程嬰遂殺牛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
不在程嬰之僕不送者為祟韓厥曰太業之使
絕祀者其趙氏乎程嬰公問趙尚有後否韓厥其
以實告公乃召趙兒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
皆能死武田邑如故程嬰謂趙武曰昔下官之難
既立我將下報趙宣王與公孫持白達自殺武

孫子

孫子名武齊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
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比威
齊晉顯名諸侯孫臏者其後世子孫也嘗與

詩史卷之二

七

龐涓俱學兵法龐涓為魏將以臏賢於已乃
召而斷其兩足臏亡之齊齊威王問兵法遂
以為師與龐涓戰於馬陵卒殺涓而報其讐
孫子十三篇談兵邁今古吳王請試之美人備
行伍一笑斬二姬執云非智武試孫子以兵
為師應曰子之十三篇盡觀之矣可以王國
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一隊又各令
而鼓之左婦人後大笑孫子欲斬左右隊長
王下令曰婦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
二姬食不其味願勿斬也孫子曰將在軍君令
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術用其大為隊長

於是役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號起皆中規矩
墨無敢出聲孫子曰兵既整齊唯王所欲用之
猶可也南馳推勁越西征破強楚雖蜀父老
以請勁越○伍子胥傳曰吳王以遺風百年後
裔孫能步武孫臏○還詩既死後百餘歲有
於龐涓猶能執旗鼓斫樹施白書平沙列萬弩

勇哉龐將軍竟為山下土史記孫臏嘗與龐涓
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則以
將田忌斷其兩足而黜之欲隱勿見孫臏之齊
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為將孫子為師直之
龐涓涓主歸而歸孫子度其行數當至馬陵乃
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

詩史卷之二

大

令齊軍舍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大舉
而俱發龐涓果夜至山下見白書乃獨
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
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孫臏天下廟笑信有神斷足良已苦孫子夫未
勝者得不見青溪君全身在巖戶荆州記臨沮
昔吳谷子不區于此蘇秦張儀孫臏龐涓俱從
學後四子皆出為淵相而龐涓谷子終身不仕
李太白詩所以青溪君

伍子胥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父曰伍奢兄曰伍尚
俱為楚平王所殺子胥亡奔吳說吳王闔廬

伐楚以報父兄之讐。後爲伯詒所譖。賜劍自殺。

荒哉楚平王。眩色殘骨肉。無惡諛見。用伍奢忠。

被戮。傳記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

師。於秦歸。無忌。王曰。秦女嫁美。王可自取。太子

自取。秦女。而召其太子。伍奢考問之。奢曰。王

伍奢。而使司馬爲。覆巢無完卵。二子遭捕逐。

伍奢。而使司馬爲。覆巢無完卵。二子遭捕逐。

伍奢。而使司馬爲。覆巢無完卵。二子遭捕逐。

伍奢。而使司馬爲。覆巢無完卵。二子遭捕逐。

伍奢。而使司馬爲。覆巢無完卵。二子遭捕逐。

伍奢。而使司馬爲。覆巢無完卵。二子遭捕逐。

伍奢。而使司馬爲。覆巢無完卵。二子遭捕逐。

伍奢。而使司馬爲。覆巢無完卵。二子遭捕逐。

伍奢。而使司馬爲。覆巢無完卵。二子遭捕逐。

伍奢。而使司馬爲。覆巢無完卵。二子遭捕逐。

伍奢。而使司馬爲。覆巢無完卵。二子遭捕逐。

伍奢。而使司馬爲。覆巢無完卵。二子遭捕逐。

伍奢。而使司馬爲。覆巢無完卵。二子遭捕逐。

伍奢。而使司馬爲。覆巢無完卵。二子遭捕逐。

伍奢。而使司馬爲。覆巢無完卵。二子遭捕逐。

伍奢。而使司馬爲。覆巢無完卵。二子遭捕逐。

誠一感悟捐生以相贖。郭陽上書。天說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行。探先知所欲。一朝進專諸。吳邦如轉燭。僚謀未

觀過於上見其美也乃自對以士所捧腹以于於八江而不化○詩既明且摯入江終不化智
李主孫忠貞信有餘明哲將不足以保其身
胥山空怒濤姑蘇竟麋鹿史詞於江上因命曰
胥山一吳城春秋吳王使子胥屍投於江也子
文傳近世曰斥閏了胥諫吳王吳王不何如報
韓者杜門方辟穀良註下張

范蠡者越王勾踐之大夫也越王欲雪會稽之耻用范蠡謀卒滅吳蠡以爲盛名之下不可久居乃乘扁舟浮於五湖變名易姓號曰鴟夷子皮齊王迎以爲相居無何又去而之陶致產數千萬是爲陶朱公

勾踐初嘗膽志欲報強吳夫若身踐思恩於會稽
生坐則仰伸臥食亦嘗膽也曰文王會稽惟
之耻願卽仰伸臥食發還報強吳報兵中國惟
齋謀者誰范蠡爲大夫帝音節選詩雅而盡
世家越下欲使范蠡治國政蠡不如越
之戰靜不如范蠡撫國政蠡不如越
已行長驅入姑蘇蘇前北五而得爲○史記越

逸史樓吳王孫吳師敗越吳樓吳王孫吳師敗
霸圖越王見其大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謂謂之霸圖越王見其大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史記史記霸圖越王見其大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可與可與霸圖越王見其大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禍福禍福霸圖越王見其大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珠玉珠玉霸圖越王見其大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去五湖去五湖霸圖越王見其大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百里百里霸圖越王見其大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治產治產霸圖越王見其大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千金千金霸圖越王見其大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同卷舒吁嗟同卷舒吁嗟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大夫種大夫種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吳王吳王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從先王從先王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書曰書曰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克死克死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魚史魚史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不不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以得魚也以得魚也夫差掩面死赫然成

詩史卷之二終

顧氏詩史卷之三

華亭顧正誼仲

周紀下

自有天地以來至戰國蓋宇宙間一大彙天子之統剖爲七而吾儒之道裂爲百其上而列侯卿相爭相傾以待士而士以任俠以縱橫以刑名以擊刺以荒唐以滑稽以離愁以憤激夫亦渾樸之氣發洩無餘以至蕩而莫可收拾也悲夫

戰國

詩史卷之三

素王道終否六籍垂空言

王千午拾遺記孔子

易序卦傳物不可以終否○推其傳而素王○
○陶潛詩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王○
○太史公曰我欲載之空言王道滅無
跡軋坤日夜翻太史公序曲七雄龍虎爭
楊混中原○
○左傳晉楚治秦入據殺函志欲吞河山論秦
○孝公據殽函之固山東雖未掃韓魏早稱藩
○秦儀說趙三日月今楚與秦爲凡常之而恃
○秦稱爲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

齊威真大鳥一飛遂冲天

治百官荒亂諸侯並侵浮于長夜之飲沈湎不
中何也○大鳥止上之水二年不飛又不知國
鳥一鳴驚人○此鳥不飛二年不飛又不知國
諸侯振驚皆還齊伐地安知再傳後大呂入
燕齊世家威王卒宣王立宣王卒于滄上地
燕樂鼓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器○齊威王
也○陳勝元英室大呂奔鍾名元英燕昭王欲
開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
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天下必以王爲能
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

燕昭市駿馬霸功何赫然

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令王試
欲致士○先從魏始○魏且是魏○魏贊於魏者○
魏姓○魏自齊性士○平湊燕宮而師之樂毅自
上燕惠王書曰自五百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
也○惠王輕先業棄之若浮煙○史記燕昭王卒
以郎遷擊敗燕軍○魏王走趙○齊田單與樂
甚親倭遠○忠賢○李太白詩○後天○
平○信上○分○內○盛○於○鄒○沛○外○欺○楚○懷○王○
即武關投陷阱客死令人憐○史記秦昭王欲與
子蘭勸王行秦何能秦對王辛行入武關秦

伏兵絕其後因謂廉王以求割地竟死於秦而
歸葬○又曰廉王客死於秦○項羽
楚人憐之至今不還趙成食上黨秦肉豺狼前
歸趙趙王成之野王上黨道絕其守焉亭以上
得之如勿受受之○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
一不空令長平卒流血遂成川○趙軍長平以按據
武黨民秦軍射殺趙括而盡坑殺之○秦澤
白起誅屠四十餘萬人盡坑殺之○秦澤
所息肩姓不能忍疑用息肩於漢四分復五割
席卷入函關戰國過秦論席卷天下為借問揭竿

士何似縱橫年○詩史卷之三
從○戰國策蘇秦約從散橫以抑強
秦定以利合日從以威相脅日橫

商君

商君者衛之庶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少好
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座荐之
於魏王王不用而人秦秦孝公授以國政使
定變法之令十年而秦人富彊獲楚魏之師
舉地千里孝公封鞅以於商之邑號曰商君
商君相秦宗室多怨望者及孝公卒惠王車

裂商君而滅其家

商君性慘礪才調原絕倫太史公曰商君其天
去之西入秦孝公方招賢魚水情自親魏王不足仕
帝王術奈何因嬖臣○史記商君傳曰商君
時時瞻弗聽影臨以策○商君曰吾事公久矣公
末中言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所入也太史公
片言握秦柄制作何紛紛徒本明約束議令遷

內

頑民○商君傳曰商君莫能得秦柄○
之令○商君傳曰商君莫能得秦柄○
木於國都南門外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法
金民性之莫敢從使以千數行之十年秦民大
秦民言不便者有來言金便者衛鞅曰此皆亂
言令不便者有來言金便者衛鞅曰此皆亂
城其後民莫敢言○商君傳曰商君莫能得秦柄○
商君初下令太子犯法商君曰法之不行由
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不行法也
而公之衛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所入也太史公
商君則公子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太史公
曰商君則公子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太史公

怨毒日已積何爲戀朱門伍子胥傳怨毒之
詩朱門灌園苦不早秦國將妝君商君曰少
阿足榮門灌園苦不早秦國將妝君商君曰少
之危若朝露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鄰可以少
安君尚將貪而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鄰可以少
從未王一旦指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死
散者皆其禍哉正可相見而待商君秦之
刑適自伐車裂龜池漢史記秦孝公卒太子立
刑適自伐車裂龜池漢史記秦孝公卒太子立
死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郵力政雖云猛秦邦
賴以新選詩力政功成卒被戮吁嗟何不仁
賴以新選詩力政功成卒被戮吁嗟何不仁
日商君明法令禁森立威諸侯功已滅矣而遂以車裂

蘇秦

詩史卷之三

五

蘇秦者洛陽人也學于鬼谷先生初欲連衡
于秦而惠王不用退而發陰符之謀讀之甚
年而成揣摩說趙王于華屋之下趙王大悅
封爲武安君于是約從以殲秦秦兵不敢窺
函谷關者十五年其後爭寵于齊而爲同列
所害

武安初遊說十上書不行歸來貂裘敝親戚咸
相輕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書十上
來妻不下帷被不與言杜門因發憤暮年揣摩成
爲坎父母不與言杜門因發憤暮年揣摩成

蘇秦出游說秦人出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
蘇秦自傷乃閉室不出戰國策蘇秦得太公陰
符自刺其股而謂之商君蘇秦曰此其所以
以說當世之君矣蘇秦曰此其所以
也遊說之術或量其情或明切之立談華屋下
抵掌風雲生蘇秦說趙王曰秦之攻天下
談從親六王一橫解孤秦驚蘇秦說趙王曰
秦國又曰六國爲一并力而攻秦秦必破矣
王曰爲人上計莫貴還故鄉車馬何縱橫項
紀項王曰當貴不歸故鄉却衣備夜行○蘇秦
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車騎萬方來清宮且除
者○選詩冠蓋相繼手車騎萬方來清宮且除

詩史卷之三

天

道父母來郊迎戰國策蘇秦路過洛陽父母聞
十道傍地行者當年曾見凌戰國策蘇秦路過洛陽父母聞
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
嫂曰以李于前倨而後卑也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
見人情會情詩榮英雄有感激因阮乃飛騰蘇秦曰
卿生何處激洛陽無負郭然後樹勳名蘇秦曰
吾道能解云國相甲上蘇秦曰
幽貞幽人貞貞蘇秦曰
雲望內爲兒女憎蘇秦曰
尊季子蘇秦曰

日貧何食而肥若是其穢減平之不祿家嗟嗟
生產曰亦食其肥其有叔如此不如無有嗟嗟
勿復道麋鹿可尋盟其形與麋鹿而不同死○李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與蘇秦俱事鬼谷子及秦
相趙而儀貧秦憂秦之攻諸侯以爲非儀莫
能得秦柄乃召儀而辱之以擊怒其意陰使
人奉金錢以資之入秦儀遂說秦惠王王以
爲相於是散從連橫以尊強秦焉

詩史卷之三

七

張儀稱辯士權變世莫測三言多權變之士方
其落魄時見疑於楚璧璧者楚之寶也張儀
二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之
璧其執張儀掠苦數百不厭釋之其妻曰害子
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子張儀謂其妻曰視吾
舌尚在不在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在庸何傷注上翻成終一璧左盼黔中來右盼
巴關斥巴關易之楚王曰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
心焉張儀乃請行曰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
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頭
遂使楚楚王因張儀將殺之劍袖曰王殺張儀
秦必大怒臣乃救張儀而事出黔中地與諸侯
李斯書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諸侯

盡西面秦兵遂無敵從後之西面秦兵狙詐
樹功勲世途方迫阨從後之西面秦兵因嗟守道者
連塞靡所適前篇爲萬乘師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魏文侯以爲將擊秦
拔五城拜西河守文侯卒起事其子武侯武
侯疑之吳起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遂以
爲相明法審令廢公族疏遠者是以得罪於
貴戚而爲所害

詩史卷之三

八

吳起善用兵志欲取卿相破產辭舊邦離母不
終養史記吳起少時家累千金辭仕不養其母
人而東出衛郭門其母起殺其母而盟曰起不
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
終不歸曾子薄起利急勲名殺妻以求將吳起
人而與起絕起利急勲名殺妻以求將吳起
之吳起於楚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
曾子以爲將將起直得士心卒有病疽起而
而皮者人破之吳起其父其死所矣魏文侯
之口吳公又說其子安不如其死所矣魏文侯
以吳公又說其子安不如其死所矣魏文侯
文曰論與死敵國不敢誅了與起文曰三軍

成古丘	平兵四十餘萬	原君貪焉	小利長平陷	乃新笑變者	臣新笑變者	笑之明日	壁歸士若雲	難卒此二人	列此二人	鳴遂祭傳	谷開開法	幸婦為人	已獸以昭	雞鳴出函	食人抵昭	又無以爲	日齊人有	國齊人有	義舉君之	劍謳戰國	孟嘗起東	俠顯諸侯
史記楚門	下有王遂	求者請行	平原客我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史記楚門	下有王遂	求者請行	平原客我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史記楚門	下有王遂	求者請行	平原客我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曰如無脫	

看無忌死	秦兵灌弘	竊符非救	趙還爲魏	國晏注	見侯君	兵擊秦軍	長驅兩勝	秦威聲動	神州	魏安釐王	二十二年	齊景公	齊景公	齊景公	齊景公	齊景公	齊景公	齊景公	齊景公	齊景公	齊景公
史記魏王	曰公將欲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史記魏王	曰公將欲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史記魏王	曰公將欲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面而工。公寸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竟
赤酒而卒。秦開公引既使。業擊攻。獲接二十城。
○魏世劉公之破。引弘濟而灌。大梁三月。城
壞。王請降。遂成。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使君
故國。諸弱。四君咸好客。將以競勳。欲珠屨亦何
益。玳瑁總成羞。史記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
三十餘人皆。薛中多姦人。英才寧見敗。全曰
珠。價。趙使大。薛中多姦人。英才寧見敗。全曰
孟嘗君招致天下什使姦。試問龍顏君功業。竟
人人。薛中蓋云。萬餘家姦。試問龍顏君功業。竟
誰。大梁親致祭。奉祀且千秋。漢書高祖爲人
信。後。傳。高祖。少時數問公子。贊及。即。天子。位
每。大。梁。常。村。公。子。置。守。家。五。家。世。世。廣。以。四
公。子。時。奉。祠。

侯贏

詩史卷之三

十三

侯贏者魏之隱士也。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
信陵君迎以爲上客。於是爲公子畫救趙之
策而自刎。

侯生初抱關。潔身在環堵。侯生曰。蘇乃夷門抱
傳。家。堵。然。朱亥既授。交公子。乍虛左。信。使。君
不。辭。侯。生。朱亥既授。交公子。乍虛左。信。使。君
大。會。賓。客。中。騎。唐。左。前。謝。夷。門。侯。生。侯。生。曰
臣。有。客。在。市。省。中。頭。扣。車。轡。過。之。公。子。引。車。入
市。侯。生。下。足。其。客。朱亥。俾。脫。故。衣。立。與。其。客。遂
微。察。公。子。上。是。其。客。朱亥。俾。脫。故。衣。立。與。其。客。遂
爲。上。客。竊。符。頗。稱。奇。刎。頸。亦。云。苦。秦。國。卿。公。子
客。竊。符。頗。稱。奇。刎。頸。亦。云。苦。秦。國。卿。公。子

人請投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衆救趙。長
不。能。進。兵。公。寸。乃。欲。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見。侯
生。侯。生。曰。魏。王。使。晉。鄙。將。之。兵。符。將。在。王。所。內。而。如
力。能。得。之。公。寸。乃。欲。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見。侯
齊。晉。鄙。軍。比。技。越。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
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也。公
子。行。行。侯。生。曰。臣。宜。從。者。不。能。請。其。卿。自。願。以
斤。獻。卿。非。後。晉。鄙。遂。殺。卿。卿。自。願。以。何。不。至。王。前
血。汗。宮。中。土。史。記。高。祖。初。殺。卿。卿。自。願。以。何。不。至。王。前
上。曰。臣。願。以。頭。血。汗。地。

虞卿

詩史卷之三

十四

虞卿者遊說之士也。不諱其名爲趙上卿。故
號曰虞卿。虞卿爲趙相。是時范雎之讐魏齊
亡走趙。趙王欲斬其頭與秦。虞卿不忍。乃解
相印與魏齊。亡困於大梁。而魏齊死。虞卿於
是著書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號曰虞氏春
秋。

虞卿何如人。本是擔簦客。胡來說趙王。一見雙
白璧。范。雎。傳。信。使。君。曰。虞。卿。何。如。人。也。使。范。雎。曰
虞。卿。何。如。人。也。使。范。雎。曰。虞。卿。何。如。人。也。使。范。雎。曰
金。百。鎰。再。見。拜。商。戶。侯。三。立。談。且。封。侯。揣。情。善
見。卒。受。相。印。曰。萬。戶。侯。三。立。談。且。封。侯。揣。情。善
書。策。虞。卿。傳。虞。卿。料。事。揣。情。解。印。從。魏。齊。慷慨
何。所。迫。烈。士。多。悲。心。庸。夫。詎。能。識。卿。不。悲。魏。齊

食泰廷稟富貴所自有志願良已足遇初蔡澤唐
 舉相席求笑曰先生局卑巨肩肥頸亮顴膝登
 有吾所不知者壽也唐舉曰先生之貴從今自
 往者四十三年富貴達人誠見幾罷相一何速蔡澤相
 乃謝惡之懼印咄嗟綱成君去來誰所促得非
 席幕後相期以推轂將軍趙應侯平勃趙平使
 法以兵萬人降趙應侯席蒞請罪漢書田
 轉車轂趙王爲御史大夫廷推轂謂非趙之若
 之爲也如何片言間飄然卽掛冠傳漢書遠民
 掛車都城門歸其家
 屠乃海客金東來

樂毅

樂毅者中山人也善用兵燕昭王以爲上將
軍合五國之兵以伐齊大破齊軍湣王出走
燕封樂毅爲昌國君其後燕惠王疑之毅乃
奔趙封望諸君卒于趙

燕昭思置士因築黃金臺臺旁水東南經十八里
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史記樂毅聞燕昭王屈身下士於是爲魏昭
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遂委質爲臣
韓傳等以名禮過其廷笑咤奔風雷長
簫連五國韓釋燕之兵以伐齊

藺相如

蘭相如者趙人也爲趙王使于秦完璧而歸
拜爲上大夫辱秦王於渑池秦王憚之終相
如之身不敢加兵於趙

秦昭縱虎視囊括空山東西都賦周以馳驅秦
孝公有遺拓何來卡和壁乃在叢臺宮辨詐
四海之憂和得玉漢封崇山中玉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
焉命曰和氏之璧○史記趙武靈王起叢臺
連城僞請易空言思得璧庶頗默無謀嚆能使

驅鵑齊軍匹馬不得回樂毅書齊人有軍受命
兵長驅至國齊王逃而走皆使以身免○公孫
雙輪無所繫繫於晉人與姜戎交殺而記之亡馬
又者 聲聲臨笛官一夕生蒿萊史記齊王亡
入臨淄盡取 兩城苦未下燕惠生疑猜騎劫小
貨物輸之燕 孺子安足當椎才樊哙獨奔卽墨下齊七十餘
又謂口 牙死口牙爲燕惠王惠王不快樂毅奔田單縱
聞樂毅與燕王下者 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
王惠王乃使騎劫代將樂毅降趙田單逐破騎
劫於即墨 盡彼得齊城吁嗟數年功一掃成浮埃獻書表
衷曲千載有餘哀 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恐
作御者不察驅逐之行故取

獻書以聞天 詩史卷之三
陳樂毅之報燕王書末常不底書而近也

十六

強敵此時蘭相如適與官者俱推轂稱智勇矣
璧入咸都前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相氏璧
臣願謀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官者令經贊曰
臣相如前相如可使其人勇壯有智謀趙王遂
相如入秦章臺擁趙節睨柱聲激烈壯夫詎可
挽身與璧俱裂秦王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
相如曰臣死且不避大王請持璧歸趙王授與
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因
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謝謝召有司索
十五都予趙以償城果空談荆玉復來還秦王
但長噓奮身湯鏹間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詩史卷之三

大王宜齋戒五日臣乃敢上璧乃使其從者衣
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五日後相如謂
秦王曰臣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
間至趙矣臣請就易鑲秦子與璧臣相親而道
卒見相如相如渾池一擊鏡賭勝於孟酒坐令萬
乘君無所開其口趙王與秦王會渾池秦王飲
鼓瑟相如前曰趙王聞秦王月日為秦王擊
金鐘秦王以相如樂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展
史書曰秦王為趙王擊鐘秦王竟酒終不能加
席於趙秦相澤傳吳起為楚伸王拉法使馳說
之士無所邦家難未平兩虎寧共爭桓桓介胃
士叩門來負荆在廉頗之右廉頗宣言曰我見

相如必將之出如聞常病病亡欲與廉頗爭
以其舍人曰曰秦之所以不暇加兵於趙者
以吾兩人在也今秦虎狼之心天下皆叛而
之兩相爭則至國之憂而後復相爭也廉頗
不與廉頗爭之至此也秦相如與廉頗爭之
相如壯士力實挽山東國一朝人云云邯鄲
子食壯士力實得壯士挽天河國人之云云
民少胃易

呂不韋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
累千金初秦昭王之庶孫曰子楚質於趙子
楚貧不韋奉千金之資為子楚外結賓客而

詩史卷之三

年

內事華陽夫人以故得立為嫡及子楚即位
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封文信侯始皇九
年不韋以嫪毐故免相遷於蜀飲酖自殺
不韋雖賈豎志與常人殊邯鄲得子楚奇貨稱
可居千金婚華陽立適在須臾更封秦子楚
不韋賈豎也見而誅之曰此奇貨可居往說子
楚曰吾能大子之門以千金為子楚西游事
陽大人立子楚為秦太子見華陽夫人傳言子
楚賢智結諸侯貴客從天下常曰楚也以夫
大日夜思人子及夫人夫人大喜題封十萬
請太子立子楚為適嗣太子許之

戶一舉超天衢莊子云元年以呂不韋爲相
 布書咸陽門名與天壤俱不韋王食客三萬
 爲八萬二千金不韋王食客三萬
 門有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不韋王食客三萬
 地有盈虛易天地盈虛
 疎不常取明卿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
 政事王堯太子政立尊曰不韋爲相國號稱不韋王食客三萬
 仲父泰王堯太子政立尊曰不韋爲相國號稱不韋王食客三萬
 不韋之言也封狐徒假虎戰國策荆宣王曰吾聞
 北方之食昭奚恤也果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不韋王食客三萬
 百獸而食之符狐狐曰天帝使我長百獸子不不韋王食客三萬
 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疏不韋王食客三萬
 不知獸畏已而走也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不韋王食客三萬
 萬王之龍思得珠莊子云有見宋王者鑄車
 甲兵也河上有家貧者織蕭而食者其子波於不韋王食客三萬
 未得千金之珠其父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不韋王食客三萬
 也使宋王而爲車者必其賜茲貨將安設爲子不韋王食客三萬
 捐其軀莊子云有見宋王者鑄車
 而子爲天子而當其一死不韋王食客三萬

莊子者家人也名周常爲漆園吏善屬書搢辭以剽削儒墨楚威王聞其賢使使厚幣迎
 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子獨不見如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
 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以快吾志焉
 蒙莊善養生適志甘恬漠莊子內篇有養生主夢隨胡蝶遊
 夢隨胡蝶遊莊子內篇有養生主
 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之夢心悟儵魚樂莊子內篇有養生主
 子遊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應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
 也應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知魚之樂
 著書十萬言洗泮無崖莊子內篇有養生主
 莊子內篇有養生主夢隨胡蝶遊
 夢隨胡蝶遊莊子內篇有養生主
 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之夢心悟儵魚樂莊子內篇有養生主
 情秋水莊子內篇有養生主
 同飲啄莊子內篇有養生主
 舟乘道入寥廓莊子內篇有養生主

虛已以避世其孰能害之○又曰來道能而浮
安於推後而去化乃入於黎天○郭象曰
天推一也○文選注家郭元氣未分之貌

淳于髡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博文強記齊威王嘗
待之以爲諸侯主客後遊於梁梁王欲以卿
相位待之髡因謝去蓋終身不仕云

我愛淳于生滑稽真絕倒滑稽卽淳于髡長不

縱彼水上告邑門通飛其請使渴空龍以楚出

飲之派去吾欲飲醉而純恐人誤吾君以鳥故

詩史卷之三

今士前發吾欲買而代之是不惟而歎吾王欲

奮此庭中鳥見戰使楚名既高興齊功不少長

夜罷昏飲諷諫得其道齊王笑來趙兵樓下喻

酒極則亂醉極則悲萬事一笑來趙兵樓下喻

何巧楚王大笑兵如齊齊王笑來趙兵樓下喻

方來見道傍有樓田者探一勝陣酒一盃而祝

見其所持者時而所徵者者故笑之王乃益齎

黃金千鎰於時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

楚聞之王心在驅逐小知安能曉孟子傳客

引兵而去王心在驅逐小知安能曉孟子傳客

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然然

上聞之大駭曰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
有人然私心在彼有知脫屣謝卿相浮榮不足

○莊子小知不及大知脫屣謝卿相浮榮不足

實我有一石酒可以舒懷抱○齊威王曰暮酒

席廣焉文錯杯盤狼藉羅繡綈綈解綬開九原如

可作邀君醉芳草○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

歸車

陳仲子

陳仲子齊人也兄戴爲齊卿食祿於孟仲子
耻其祿不義而勿食也去之於陵遭歲飢乏

詩史卷之三

糧三日病不能起取井上蠶食之李而食之

三咽而目有視楚王聞其賢使使奉黃金百

鎰聘以爲相仲子不受而逃去

戰國重遊士擡擡淵山東安見於陵子灌園辭

三公○謝三公爲人灌園萬鍾揮散屨百鎰輕秋

蓬山妻更明哲雙飛振濟風○列女傳楚王聞於

相使使聘之○子終曰僕有箕箒之妾請入與計

之○夫人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結姻連聘食

食乃夫於前耳不過一以爲樂乎○樂者安不遇害

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辭使者而不計

也品士餉仲子賢學遽堪易粟織屨聊自
供出療飢食糟實君子固亦窮左琴右有書
樂亦在其中高士傳仲子妻陳夫子何如好
辨者奔走齊梁宮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齊田單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

魯連天下士倨儻持高節史記魯仲連好持高節遊趙值

重圍邯鄲命幾絕縱橫魏將驚談笑秦師撤
海非空思沉河有遺轍史記秦世祖唐肅宗
時秦世祖唐肅宗
遊越聞魏將斬垣衍欲令趙王趙王
即然而為秦者則速有鉅萬而王耳且秦無
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民臣弼王安得安
而己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斬垣衍起
拜謝曰先生天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
泰封聞之為邯鄲軍五十里左思討苻秦傳
建談笑却秦軍鄒陽言申侯伏自沉於河
千金輕鴻毛笑與平原別史記平原君欲封
金為魯連書魯連笑曰前貴於天下之士者
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

質之辭平遠者不爲飛矢拔聊城不就田單列
 也承辭而連君而去
 據特攻下聊城聊城田單或譏之燕無料彈下魯
 守爲書約之失以射城中燕將得魯連書乃
 連乃田單近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
 逃隱於海上蕭然一布衣海上弄明月

屈原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於王王疏屈平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其後

懷王入秦不及屈平傷之自投汨羅而死

亭亭孤生蘭隱谷之中見孤蘭。俱落蕭艾中。
 茂實然嘆曰：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於衆草
 爲伍，乃復猥猥被之。作伯玉者，香今乃獨於衆草
 芳華，今直爲此蕭艾也。
 王宮方其任政時，霸國期成，功青蠅一相點，安
 所著孤忠。詩營營青蠅止于樊。披髮遊澤畔，洒
 淚沾江楓。屈原傳：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
 ○楚辭：澤畔兮，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瓦釜正雷鳴，琴瑟
 難爲工。楚辭：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離騷：徒致意君

門詎可通九武關諫不行因注飛鳥投樊籠吾君沒他鄉
吾骨葬江湘王客死於秦楚辭空餘懷沙賦日月彌爭先史記屈原原作懷沙之賦又

豫讓

豫讓者晉人也。有寵於智伯。智伯爲趙襄子所滅。而讓欲爲報讐。乃挾匕首入趙宮刺襄子。不果而被執。襄子以爲義而赦之。後竟自

殺

詩史卷之三

豫讓直義士事君無二心君死國且滅此怨誰
能任士爲知己死仗劍來相尋塗刷刺未行橋
下還見侵擊衣卒自刎志士咸沾襟英風終不
泯千載仰徽音荆李傳趙襄子與智伯漆其頭
以爲飲器豫讓曰塗牛士爲知
已者死乃變名姓爲刺客今智伯塗刷中裏子爲知
願爲智伯報讐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
吾且避之耳卒釋士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
爲空皴形狀不得近知乃爲所飲願不才耶豫讓
臣事襄子必得近知乃爲所飲願不才耶豫讓
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

其臣陳二心以爲此者所以傾天下後世之議
伏於所當遇之橋下裴子至擒馬驚衆子曰此
足爲傳誦也使兵圍之致讓門臣固伏誅然猶
誦君之衣曲拳之身以致拒罪之邑則雖死不
恨詎足貴而卒之曰吾可以復伯侯矣
伏軾自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荆軻

荆軻者衛人也字次非好讀書學擊劍遊於燕燕人號曰荆卿性嗜酒與魯擊筑者高漸離飲於燕市燕太子丹召以爲上客魯侍之數年使西刺秦王不中竟爲秦所殺

詩史卷之三

擬丹思報然屬節招蒼英
史記燕太子丹質於秦爲秦王上客而志歸歸而何來田先生自勿激刺卿卿制刺武王燕秦田光先生可與謀田光遣馬太子建求知也田光曰尊迎席而請曰願奉不測立願尤生遂刺卿可使也臣精已消亡矣所刺卿感意氣翕然遂請行左挈於期頭右挾蒼龍精太尉

百金。乃裝爲遺。刑卿蒼龍精。然也。啣盃易水上。

虹起烈烈悲風生怒髮上衝冠淚血下沾纓

變徵之聲士皆曲淚渾渾又前而驅曰所冀

不感步 丈夫寧顧死慷慨入咸京圖窮七首見

秦王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取地圖奏之秦王發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

其左股荆軻廢乃引

從則然春王曰之制而統八尺屏風可起而藩

太子缺經菅當時待客來未必終無成

術初創時有所待微與俱其人屈遠木
治行頃之木榮太子遷之疑其改悔刑
之

足樹勲名刺客傳並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

太子欲先遣秦舞陽刺軻叱太子曰何太子之
遺往而不返者賢子也及荊軻至秦秦舞陽奉
地圖匣以次進至殿前陽色變振
恐羣臣怪之故荊軻之刺不行

100

詩史卷之三

1

史 288—58

顧氏詩史卷之四

華亭顧正誼仲万甫著

秦紀 楚則

昔太史公讀秦楚之際見始皇帝誅鋤六王并兼天下勒石頌功自謂三皇五帝所未有然自公子扶蘇死而望夷禍慘焚兵已屠關中計其時雖得周旦之佐無所復施其巧而顧責李斯蒙恬王翦輩不能以此時彊諫補主上缺失偷合取容以至殞身而曰彼各有

詩史卷之四

所短也誤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佳兵不祥其事好還出乎爾者交乎爾者也豈可謂非天哉項王既已滅秦自矜功伐而不師古卒身死東城爲天下笑余綜始皇而下訖於范增惟是禍兮福倚福兮禍伏強梁者不得其死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是以論其世也後有君子亦可覽其大都矣

始皇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名政姓趙氏實

姓呂氏初呂不韋取邯鄲姬有身而進之莊

襄王生子政及莊襄王卒政代立爲王其後

滅六國并天下立號爲皇帝在位三十七年

崩於沙丘

始皇振長策一掃諸侯空而過秦論始皇振長策

二十二年王翦攻魏王請降蓋取其地二十三

年王翦擊尉繚王初并天下南征收百越北伐蕩

諸戎諸○木紀三十三年使蒙恬渡河取高闕

詩史卷之四

東築琅邪臺西起阿房宮

波探周鼎以建五步宮南上狹苑中先作

波探周鼎以建五步宮南上狹苑中先作

波探周鼎以建五步宮南上狹苑中先作

波探周鼎以建五步宮南上狹苑中先作

波探周鼎以建五步宮南上狹苑中先作

波探周鼎以建五步宮南上狹苑中先作

波探周鼎以建五步宮南上狹苑中先作

波探周鼎以建五步宮南上狹苑中先作

波探周鼎以建五步宮南上狹苑中先作

波探周鼎以建五步宮南上狹苑中先作

波探周鼎以建五步宮南上狹苑中先作

其處曰... 詩史卷之四
... 詩史卷之四

刑徒治... 詩史卷之四
... 詩史卷之四

還安期... 詩史卷之四
... 詩史卷之四

主函谷... 詩史卷之四
... 詩史卷之四

從說覽以謹錄○司馬遷詩書駭灰滅見上

注書曰從後漢書○司馬遷詩書駭灰滅見上

乾坤日流血帝命嚴威結沙丘從邪謀一

諸萬邦裂史記有知者於沙丘高謂斯曰上

而試焉帝二十餘年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

之口耳帝二十餘年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

使修不使通侯之臣必用掌指為丞相

而可以安侯之臣必用掌指為丞相

云美粟盡鼠亦死計傳斯少年時為郡小吏見

下不見人夫之受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貴不

帝所自廢朝辭丞相門幕斬函陽市黃犬君

勿悲秦宮盡刑二世使趙高案丞相獄治罪

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共中平供親親誦

其子曰吾欲與若復幸與大俱出上禁東門

逐校免日可同手遂父子相哭而吏三扶蘇沒

邊陽咄嗟誰所為當時一宦者嚙能定指揮

王翦翦者類陽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

滅六國王翦功最多其子貴亦為名將秦二世

世時翦與貴俱死而貴子離為秦將竟為項

羽所虜秦亦亡

王翦稱將謀畧世所欽史記王翦為秦將夷

席捲狗燕趙還鑣且東侵控弦六十萬

空國寒王心臨行請田宅秦王疑乃釋

八年翦將大趙燕趙還鑣明年攻燕王翦

日非六十萬人不可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

始皇曰將軍行矣王翦曰臣死且不避

以請國池田宅為子孫業耳王翦曰臣死且不避

善曰者五葉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

曰不於然我之不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翦

而令秦王以術樹功勳孰云能建德遷哉太史

論隨夷望躋距詩史卷之四

秦建德固其根本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賈

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賈

國平屈原賦謂隨夷溺兮南陌隨夷云隨下

陽讓天下而不受夷伯夷讓國而辭死○隨下

不止也斯也既流從武夫安足責從解

君看忠義士誰在秦王側根本惡能固

太史公曰秦之滅六國也天下皆叛然不能

項羽悉引兵入能廣城王離國之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三世為秦將始皇二十

六年蒙恬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戍河南築長城威振匈奴及始皇崩趙高立胡亥為太子遣使者以罪賜恬死乃吞藥自殺

誅鋤功始成海內方削平西賦始皇按劍諸侯

勞經營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其匈奴苦未滅蒙恬築長城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勞經營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其匈奴苦未滅蒙恬築長城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勞經營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其匈奴苦未滅蒙恬築長城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勞經營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其匈奴苦未滅蒙恬築長城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勞經營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其匈奴苦未滅蒙恬築長城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勞經營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其匈奴苦未滅蒙恬築長城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勞經營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其匈奴苦未滅蒙恬築長城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勞經營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其匈奴苦未滅蒙恬築長城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勞經營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其匈奴苦未滅蒙恬築長城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勞經營秦恬內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

能無絕地游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史公曰蒙恬築長城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乃罪地

項羽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起兵於江東三年而滅秦定天下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兵所敗至烏江自刎

皆曰壯項失走士。項曰：死項王，願髮上指，目眦盡
 盡，裂項王之衣，士笑。會曰：臣死且不避，危
 曰：壯士能復飲乎？笑。會曰：臣死且不避，危
 安河辭沛公，因招樊噲出，遂去。間至軍中。
 官遭烈火，人間詎安堵。項王引兵西屠咸陽，燒
 高祖烈沛公，已入咸陽，悉除秦宮室，火三月不滅。
 秦法誅諸吏人皆案罪，然獄吏貴，獄吏貴，獄吏貴。
 總無成。河內項籍，沛公之地，沛公之地，沛公之地。
 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
 衣錦還鄉，行賁士曰：人請楚人沐猴而冠耳，然則
 聞之。義帝江中溺漢王得其策。更說項王使
 沙博斯侯令為山昭漢王，得我之策。更說項王使
 公鴻謀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而大哭。
 遂共向事之。公項羽放義帝於江南，大逆無
 道。秦人曰：楊子法言漢屈羣策羣力，羣力。
 帝者。楊子法言漢屈羣策羣力，羣力。
 方非我有百勝，終何益。史記項王曰：身七十餘
 戰百勝，非善。垓下困重，圍空，項王拔山力，楚歌四
 之善者也。垓下困重，圍空，項王拔山力，楚歌四
 面來，壯士無顏色。山河一夕改，虞兮空嘆息。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圍之數重。夜聞
 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曰：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
 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召虞姬，幸為騎馬名騶常
 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
 兮氣蓋世，時不利兮祇受困，虞兮虞兮奈何。
 項王復令余若何，祇受困，虞兮虞兮奈何。
 行下左右，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項王乃上馬，騎
 時復有八百餘人，皆曰：臣死且不避，危
 獨山河色氣盡，淚滿天。烏江江面，船船勿

頸一何追解舟曰項王欲東渡江項王曰亭長橫我何渡我何渡而死嘗聞詩人語捲土未可測杜牧之
舟中皆敵國史記韓信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親
隨八千無一返夫紀烏江亭長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
亦不少方千里亦足也項王曰籍與江東子弟
范增詩史卷之四 十一
范增者居鄴人也好奇計項梁起兵江東增
說項梁使立楚懷王項梁敗歸項羽與諸侯
共滅秦項王封增爲歷陽侯號曰亞父其後
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
疑亞父亞父怒歸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項王起西楚意氣凌九州史記項羽自立亞父
何爲者杖策并從遊後漢書鄧禹出光武安撫
生曰吾聞沛公多大將此填我所謂從遊史記沛公至鴻門項王因留與飲范增數日
謀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

應沛公出軍至軍中乃令張良留謝以白璧一
雙獻項王王十一雙與亞父受玉斗置一
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豈公不足楚漢方龍關
與漢博項王下者必沛公也楚漢方龍關
英雄任去留從沛公者必沛公也楚漢方龍關
擊隆準公低眉事沐猴沛公居山東時秦羽
將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掠婦人無所
此天子氣也沛公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而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
將軍公也沛公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而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
空令拔劍舞何當借箸沛公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而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
居平好奇書談笑塵曲

詩史卷之四

迎惡草聊用間一朝遂成隙項羽紀范增素易
高帝封陳平為曲逆侯○陳平世家平既多以
金銀反間於楚軍項王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大
項王使使往去更以還軍與連楚使使往去更
曰天下事大疑亞父為之氣請辭歸之乃怒
榮陽事已非吁嗟計未奇項羽紀范增素易
榮陽事已非吁嗶計未奇
有私猜奉之推增怒而背而乃疑范增與漢
死漢王乃從城西門出走咸阜

詩史卷之四終

顧氏詩史卷之五

漢紀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世道自三代而下浸陵夷矣無已則漢乎彼
高文武宣之際抑何其卓犖景鑠也今即無
論湛恩濫澤浸淫衍溢遍於方內而得人之
盛亦幾炳焉與三代同風故相業則蕭曹丙
魏謀畫則張良陳平儒雅則公孫董賈死節
則紀信龔勝武勇則韓彭黥布李廣權樸則

詩史卷之五

周勃申屠嘉直諫則王陵袁盎鼂錯汲黯蕭
望之劉向辯說則酈食其奉使則蘇武受遺
則霍光金日磾將帥則衛霍充國亞夫而文
章則有兩司馬至如滑稽則東方生恬退則
疏廣樓隱則四皓閎覽奇博則楊雄嚴君平
而田竇之構讐李陵之降虜其驍雄倔彊之
氣亦有足多者揆厥所從來罪各有所分也
余故列其行事附之篇毋令獨家惡聲焉

漢高帝

上曰公服人曰使待卿趙王如意常抱弟刑
子位苟無望侯策飛鴻雁網羅見下趙王飲
鵠死疆相終難恃漢書昌邑王如意自
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愛之如子如意
曰陛下獨為趙王高祖愛之如子如意
王稱疾不肯行使者曰父太子所怒乃召趙王昌邑
至長安月餘見鵠發人疑亦足憐高皇使之然
召昌邑王歸高祖前太子所怒乃召趙王昌邑
召昌邑王歸高祖前太子所怒乃召趙王昌邑

右五章

孝文帝

詩史卷之五

六

孝文皇帝者高帝中子也諱恒初封為代王
孝惠崩無嗣諸呂謀為亂欲危劉氏平勃等
共誅之迎立代王為帝帝恭儉以德化民海
內殷富興於禮義在位二十三年前

穆穆孝文帝恭已真明君漢書文帝述曰太
節著千古上與成康羣漢書文帝贊漢興禮除
恭儉穆風易俗黎民醇厚已踐茅茨跡復掃空
同雲○子成子在下也采稼不斲茅茨不斲
文帝尚黃名故云時不借堤臨朝珠玉季秋塵

詩史卷之五

七

絳灌之屬皆宮之○世家絳灌周勃不奸文惠
每召諸生談士東鄉坐而責之其排少文如此
空令長沙傅辛苦吊靈均史記文帝召賈生為
中大夫絳灌知賈生於是天子誅之以賈生為
長沙王太僕賈生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
為賦以弔屈原屈屈原離騷名
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孝武帝

孝武皇帝者景帝中子也諱徹初封膠東王
後立為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崩

七十有八載漢德何悠哉相如難蜀父老漢興
世六文景善節儉阜我生民財虞舜時今可以

平氏武皇振英畧鞭撻百蠻開漢書贊武
之財今武皇振英畧鞭撻百蠻開漢書贊武
北述匈奴西伐大宛○杜預○呼到○空同
林生首宿大宛獻龍媒○漢書武帝紀太
宮別館○武帝○首宿大宛○漢書武帝紀太
四年春○武帝○首宿大宛○漢書武帝紀太
末○西○武帝○首宿大宛○漢書武帝紀太
歌○月○武帝○首宿大宛○漢書武帝紀太
臺○二○武帝○首宿大宛○漢書武帝紀太
二年○武帝○首宿大宛○漢書武帝紀太
望雲雨悉在其下○類令關東地一半生蒿萊

右一章

詩史卷之五

猗蘭會夢日帝也非常人○漢武故事孝景王后
帝於猗蘭殿○如難騎父老蓋世禮樂紹三
代煥然天地新○武帝○如難騎父老蓋世禮樂紹三
號今文章煥然可述○武帝○如難騎父老蓋世禮樂紹三
得學洪業○煥然可述○武帝○如難騎父老蓋世禮樂紹三
寒門○可○煥然可述○武帝○如難騎父老蓋世禮樂紹三
水而于○煥然可述○武帝○如難騎父老蓋世禮樂紹三
建絕于○煥然可述○武帝○如難騎父老蓋世禮樂紹三
貢囚奴日消寇○漢書西域傳烏孫國大昆彌治
使使獻馬○漢書西域傳烏孫國大昆彌治
君看孝宣世呼韓還來賓千戈從此息誰云

非帝力○
之世○
眼三世○

右二章

鼎湖龍去久神仙事杳然○
誰令文成輩奉詔君王前○
○西○
崑崙巔瑶池降王母耳泉邀上元○
寶珍○

詩史卷之五

漢武真英主識鑒世所無舉彼霍傳陸輔此蘇
右三章
空言○
流○
號所○
陵下○
家上○
細漫○

位二十五年崩

房據死無辜遺胤終不絕方其在襁褓偃塞困
縲絏獄中天子氣皎皎那能滅漢書紀房太子
在獄中時天子氣上通使百分修中即房社
擊之超天閥帝紀瑞拱三邊平垂衣萬方悅漢書通典
帝紀單于稱內籐簫關刁斗漢書通典
帝紀時和神爵來氣清其露結漢書通典

詩史卷之五

上

哀哉四廉吏野草沾忠血高帝紀高帝寬仁愛
紀帝房太子時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
無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臣用誦生宣帝作色
刺漢帝寬德歸西京淩淪徂其原有以夫

蕭何

蕭何者沛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
為亭長常左右之及為漢王以何為丞相留
守關中滅項籍定天下封為酈侯七年拜為

相國孝惠二年薨諡曰文終侯

鄧侯起刀筆少與龍顏親公史公曰酈侯起
入開妝圖籍志氣超常倫漢書酈侯起
財物之前分公何獨井入敗奉公國之
者以之致君天漢上追韓定三秦漢書酈侯起
漢書酈侯起關外無乏食關中善養民漢書酈侯起
關外無乏食關中善養民汗馬勞餐縱真功人漢書酈侯起

詩史卷之五

上

冠羣臣史記高祖命酈侯帶劍趨天朝功業
汗術亦淺猜疑終不免請將丞相田易被君王
死世客有說曰國曰若挾之不使使問田何
問者者君臣開中今道應行不費田地以
相國因大怒曰酈侯上以中多受費人財物乃為請
死乃下相國廷尉獄案之後上衛尉請上上更

國故

曹參

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獄掾從高祖定天下封爲平陽侯孝惠二年代蕭何爲相國善學黃老好清靜百姓歌之爲相二年薨諡曰懿侯

平陽師蓋公治齊良已久振衣起相漢終朝飲醇酒清靜民以一蕭何法堪守老氏尚無爲制作復何有

漢書曹參傳

十三

治黃老言使人厚恭請之覽見蓋公蓋公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舍蓋公馬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代何爲相國參事無所變更置何之到日日夜夜飲醇酒民無所治事參先謝曰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參等守職而已矣

韓信

韓信者淮陰人也初事項羽不用亡歸漢蕭

何奇之言於上上拜信爲大將還定三秦

河北平齊趙自請立爲齊王及項羽滅徙封於楚人有告信及廢爲淮陰侯後坐與陳豨謀反呂后斬之而夷三族

淮陰

無雙漢書龍且曰信寄得耳至於信者國士食之不能死我無食身之策怯爲少年侮信能死我一人不能死我我下於是信能出下信代一市人信從漂母食信釣於城下諸母飯信信不肯食母曰吾必有一母見信曰大夫不能自食而求食而進食望母曰

詩史卷之五

十四

揚眉刀鋸間得親蕭相國竭來登將壇君王問籌畫信亡楚歸漢爲建敖坐法當斬信仰視天而不斬信數與蕭何謀奇之何言上曰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謀事者王曰吾以信爲大將何曰王必欲拜之設壇場乃可信拜禮畢上生曰丞相教言將軍將軍何以爲人

抵掌生英風片語知豪雅嗟彼項王頭半落君掌中信謂王曰今東城將軍之亡其理與王大王誠能反其道也

秦王誠能反其道也

秦王誠能反其道也

秦王誠能反其道也

必入壁中有戰從門道華山仰望趙軍諷曰趙
 爲背水陣此半空壁也趙望騎馳入趙壁背旗趙
 大驚潰亂遁走於是漢兵欲還歸壁望皆漢赤旗
 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擊沉囊楚軍空信
 陳平令人爲馬餘囊滿盛萬物投赤旗入泚水
 渡擊龍且得小勝還走龍且不信渡水信使人
 殺襄陽水大至龍且軍大敗不信渡水信使人
 龍且功高無上賞身生曰臣聞男界震主者急殺
 藏良弓信謂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信曰吳
 王已定人言高祖盡良弓藏功臣殺功臣
 我當烹昔分青玉案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
 之食今嗟長樂鍾呂后使武王樂宮懸鍾之長樂

十一

十六

漢恩肩已薄信也安能忠身蒙譴出榮陽楚驛
集王齊無乃急信平齊使人言漢王以鎮之楚方
急困如此王於聲望若使使者乃欲自立爲王大
真夫耳何謂侯即爲固陵漢王推齊兵招不來項
紀韓王期會漢王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
楚管漢軍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之兵不會
城之楚滅地將劉齊王遂南走漢王謂張
侯不從約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來有分地諸
漢王乃歎使告信曰抗力爭天下今可立至也
陳以東傳與齊王信乃與兵會垓下嗟嗟淮
陰侯終是爲身謀謀身復何益一言三族赤夜

深私語時何所尋踪跡陳輔拜馬鉅鹿王嗣孫
碑左面之基於建興大嘆曰公言居之極
下必與字臣公從中起笑諸君可觀陳輔果
下信乃與字臣公從中起笑諸君可觀陳輔果
裴后后子其舍人告信欲反狀於千載稱無
辜反詞真有無乾坤萬足不追創生鹿京師
方晏然肯執陳乾鞭劉通識信曰當今兩利而
俱存之三分天下四民分足下深慮之信
至不忍漢漢謝勝侯延壽封曰然夫秦失其鹿
陷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當其賄微焉
能耳高帝乃釋通之罪

詩史卷之五

十六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父相韓凡五世至良而韓爲秦所滅良爲韓報讐不果而亡匿圯上父老授以太公兵法良得之以說沛公遂與俱見項梁請立公子成爲韓王及成爲項羽所殺良乃歸漢爲漢書策卒滅項羽封爲留侯於是托於赤松子遊以見志云

子房少任俠氣與秋高留侯世家良弟博浪得力士爲俠推重百二十椎秦皇乾坤幾動搖

奔漢一何迫千亡楚漢河人疑其亡將要中

奇天地華高祖六年六月智謀真絕倫此中

未可測謀史公曰非智樊噲及淮陰無罪遭

禽獲史公曰此者手樊噲及淮陰無罪遭

金之高帝以爲然信累鉅後車同袍既波瀾事

君豈金石諾諾女主傍諸呂皆封王產祿爲天

子而將何所倚當時無絳侯未必能安劉高祖

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

王丞相平請立武信侯呂孫爲趙王太后許之

厚少文然安劉

氏者必勃也

紀信

紀信者沛豐人也從高祖起兵定關中拜爲

騎將沛公之脫鴻門信與樊噲等持劍盾步

走以衛沛公及沛公爲漢王東擊項籍至彭

城爲楚所敗走入榮陽楚進兵圍之漢王食

乏欲出不得信乃誑楚出降漢王得逃去信

遂爲項籍所殺

重瞳震赫怒項羽曰重瞳子○王莽

榮陽城項羽曰重瞳子○王莽

淮陰侯項羽曰重瞳子○王莽

李廣傳項羽曰重瞳子○王莽

聲震瓦項羽曰重瞳子○王莽

皇南內項羽曰重瞳子○王莽

既夜逃項羽曰重瞳子○王莽

車傳左項羽曰重瞳子○王莽

漢王乃與項羽曰重瞳子○王莽

干戈忽已項羽曰重瞳子○王莽

下如仁項羽曰重瞳子○王莽

王陵

王陵者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起沛陵亦聚

黨數千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欲

以招陵陵母自殺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爲

安國侯孝惠四年爲右丞相孝惠崩太后封

諸呂陵疆爭之太后廢陵陵謝病免

孝惠忽崩祖朝政歸房闈諸呂亂京師長陵且

蘇凌諸呂亮出師表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

我敢遇矯矯安國侯大節不可奪忿然歸杜門

不負高皇恩漢書高祖欲立諸呂為王制氏陳

門王若勃時呂氏擊之令王呂氏約也太后不悅

始與高帝安而而諸君不在邪獄欲阿意惜

獨忘而母烹漢書王陵傳項羽取陵母置軍中

陵母既松送詩史卷之五

項王項王怒然陵母以老妾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辛從漢王定天下當時殺項籍何不投簪纓投

簪呂后前豈若烏江邊君看徐元直終身無片

言三國志徐庶字元直與諸葛亮友善亮主空

康辭先主而捨其心曰不欲與將軍共圖王霸

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

乃語曹公

周勃

周勃者沛人也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沛公

為漢王拜為將軍擊楚有功封絳侯高后時

為太尉誅諸呂立孝文帝徙為右丞相孝文

十一年薨諡曰武侯

絳侯未攀麟漢書絳侯以吹簫給喪事

安劉氏漢書呂氏亂高祖崩呂氏初為劉氏

執能致漢書呂氏亂高祖崩呂氏初為劉氏

楊楊懷憂漢書呂氏亂高祖崩呂氏初為劉氏

慶幸自境漢書呂氏亂高祖崩呂氏初為劉氏

背陳平傳上問右丞相勃曰天下錢穀一歲忠

朴苟如此斯心良不二誰云有友形請室遂囚

繫煩令社稷臣見侵囹圄吏司馬遷書絳侯囚

在曰陛下以丞相勃何人何人上曰絳侯臣也

恐赤常漢書呂氏亂高祖崩呂氏初為劉氏

勃欲使漢書呂氏亂高祖崩呂氏初為劉氏

萬軍安知獄漢書呂氏亂高祖崩呂氏初為劉氏

史之書也漢書呂氏亂高祖崩呂氏初為劉氏

曰臣竊惟漢書呂氏亂高祖崩呂氏初為劉氏

及大夫之漢書呂氏亂高祖崩呂氏初為劉氏

時特侯漢書呂氏亂高祖崩呂氏初為劉氏

黥彭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果黥後爲楚將常冠軍項羽封爲九江王漢王遣隨何說布歸漢滅項籍封爲淮南王王反上擊破之而滅其國

彭越者昌邑人也。初爲羣盜聚衆三萬人。歸漢拜爲魏相國。往來爲漢游兵。絕楚糧。食破項羽垓下。立爲梁王。後坐謀反夷三族。

王崩秦網絕英雄興四隅陳涉之傳秦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

詩史卷之五

十一

•

○史記蕭何曰奉之維絕而
維弛山東人授英俊烏集
無論堯與蹠各欲

競良圖與左思詩夢想競良圖越爲鉅里

盜匪野中爲盜布刀驛山徒輪驛山驛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衆豪傑交遊，且意

通乃率其曹掾亡之江中爲羣盜
攬起值龍
戩史記奉失其政豪傑張委亮良耶左傳憲陵

單襄起○易龍戰於野
然陰乃有者我城郭○
蘇秦傳夫秦虎狼之國
皮蕭昌邑下彭越傳漢

也○計定虎狼都石甯邑一勝越將軍
印使擊楚楚令蕭公角賴兵擊越越大破楚軍
黃三手越腹下昌邑旁二十餘里尋更萬計以

走漢壺城孤點布傳漢王遣隨何使淮南

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也。布乃引兵
走。漢史記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沛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author "BY JAMES MADISON". It also includes the date "1787" and the location "PHILADELPHIA".

捲千里定功成萬骨枯

強梁天所刑老子強

兔死犬亦烹史記信口說非關漢恩薄

上帝憐蒼生蠅毛如不剪何當休戰爭黃祖上言高皇帝

而起成猶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

麗食其

酈食其者高陽人也家貧爲里監門吏沛公

至高陽傳舍。鄺生披儒衣說沛公。沛公用其

計攻破陳留拜爲廣野君使東說齊王齊王

聽之而罷守禦韓信因襲破齊食其竟爲齊

所享高帝廼封其子疥爲高梁侯

陽抱關吏落魄真狂生

匿跡荒草間適

昌運并積素復與昌運并長揖龍顏君輟洗

逢迎史記高陽者皆提劍好遊
公多澤自藏匿後聞沛公畧地陳

陽傳金華生入謂沛公方偃卧使兩女子洗

上生俞成所長令市公過陳留縣生上調曰

路坊車秦令足下欲與大功不如止陳

賈誼者雒陽人也年十八以博學聞文帝召以為博士超遷至太中大夫數上書陳政事上初納其言後為絳灌所短適為長沙王太傅居四年復徵見從傳梁懷王王墜馬死誼傷為傳無狀哭泣亦死時年三十三

遲遲三春日百卉競芳菲誰謂谷中蘭獨不被餘暉豈無王者香結根失所宜零落孔子過隱獨茂嗚然嘆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與衆赫赫孝文朝王度方清夷

詩史卷之五

李

賈生命世才飄零獨無依李陵書賈誼亞大夫才而受小人之譏方其弱冠年心與夔龍期並受賜殿之殿上改漢易秦儀而固實政正初易服色惡更素法安知漢天子黃老自為師孝文好老之術中雖習苦不言非詭譎放歌行夢寐遊英華上書空嘆息卒就長沙謫三閭呼不起相江吊何益賈誼上書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六之獨盡官之天子疎之乃遷為長沙王太傅誼

前席蒼生寧見憂更無論可憐夜半虛前梁王墜馬死泣涕安能止脆促良可哀英雄委塵埃王墜馬而死

詩史卷之五

文

申屠嘉

申屠嘉者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孝文時為丞相封故安侯為人廉直有氣節景帝時鼂錯用事嘉欲誅錯反為錯所賣因歐血而死

矯矯申屠嘉蹶張備行列漢書注律有蹶張士為錯所賣因歐血而死

弘爲丞相心嫉之請徙黯爲右內史坐法免起爲淮陽太守卒於官

漢廷社稷臣長孺卓犖漢書上問嚴助曰汲黯
任職黯官能奪也上曰然至其少主守成雖自
謂黯黯官能奪也上曰然至其少主守成雖自
汲黯黯官能奪也上曰然至其少主守成雖自
發粟起枯鱗史記河內失火上使黯往
之失黯官能奪也上曰然至其少主守成雖自
以便宜黯官能奪也上曰然至其少主守成雖自
伏黯官能奪也上曰然至其少主守成雖自
藥黯官能奪也上曰然至其少主守成雖自
有黯官能奪也上曰然至其少主守成雖自
也黯官能奪也上曰然至其少主守成雖自
水而黯官能奪也上曰然至其少主守成雖自
之黯官能奪也上曰然至其少主守成雖自
詩史卷之五

公孫弘

公孫弘字季薛人也家貧牧羊海上學春秋雜說武帝時以文學徵擢對策第一拜爲博

士上察其行敦厚而又通儒術卒以爲丞相

封平津侯

鄒叔公孫季挾詐居上台史記公孫弘傳

主史記公孫弘傳

其史記公孫弘傳

英史記公孫弘傳

漢史記公孫弘傳

漢史記公孫弘傳

漢史記公孫弘傳

漢史記公孫弘傳

漢史記公孫弘傳

漢史記公孫弘傳

漢史記公孫弘傳

如詩歸仲舒以弘為從說弘之旨於上曰
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仲舒投筆病免終
家凡請詩賢人皆放逐東閣為誰開
丞相起客館開徒餐脫粟飯難免故人猜
東閣以起賢人徒餐脫粟飯難免故人猜
公孫弘以起賢人徒餐脫粟飯難免故人猜
以脫粟飯以布衣實越日同放人富貴
願乘布衣自有布衣之弘大無告人曰公孫弘
內服郭舉外天府案內討五刑外服一清豈可
以天下於是朝廷疑其錄為
弘漢日寧建惡漢不遺故人

田寶

寶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孝文時為吳相景
帝三年吳楚反拜為大將軍有功封魏其侯

詩史卷之五

賓客爭歸之武帝即位為丞相四年免以灌
夫事為田蚡所譖論棄市

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以外戚貴幸封武

安侯卑下賓客欲以傾魏其等建元六年為

丞相親貴驕恣權傾人主殺魏其灌夫等為

相六年病死

魏其平七國功名重丘山

○魏其侯武安依日月致身青雲

端太史公曰武安之衆賓競來歸翻覆若波瀾

論史記初魏其侯其相事當官爭望之及蚡為相

軍不失心○王德魏其侯其相事當官爭望之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勢閉重關乘時與甲第

何知門不武安乃廣家世也
相門非舊時時變君知否
氏族卒然遭捕逐
鍾填溝瀆及鄭徒囑囑總為轅下駒
上怒帝時曰公平生數言提其武安長短今
乃始提其嫡先帝詔界悉論蕭何及家屬提其
渭城無辜兩賢死外戚權乃爾赫赫田相君

詩史卷之五

幾無漢天子娛樂未終朝鬼笑於床第
幽明果有知二鬼愚無知何不寬其死
淮南語泄時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祝
死淮南王安謝及實治王前朝武安侯謂王
曰上未有太子即官車旁無非大王立當誰
安及聞淮南王金車上使武安侯在者歟矣

李廣

李廣者秦將李信之後也廣家世世受射
文十四年以良家子擊胡殺首虜多為漢中
郎景帝時數遷邊郡太守武帝即位入為未

央衛尉遷郎中令是時漢兵數出擊匈奴諸
將多以軍功侯者而廣數奇終不得封邑後
以前將軍從衛青當單于青嫉廣從其部失
道當斬青切責之遂自剄軍中

世宗勤遠畧兵革無時休
飛將軍結髮事遠州
羽經白石沒馬踏黃雲秋
飛將軍結髮事遠州
羽經白石沒馬踏黃雲秋
飛將軍結髮事遠州
羽經白石沒馬踏黃雲秋

詩史卷之五

思飲月氏頭
鳴天驕正懷愁
以自衛○漢書匈奴傳單于遣書曰南有大漢
比有能胡強胡者天之驕子也○曹植詩願望
但懷那知七十戰功業逐東流
餘戰徒遭雁門厄復取霸陵羞
下注一胡兒胡兒胡兒胡兒胡兒胡兒胡兒
有一胡兒胡兒胡兒胡兒胡兒胡兒胡兒
下注一胡兒胡兒胡兒胡兒胡兒胡兒胡兒
人四胡兒胡兒胡兒胡兒胡兒胡兒胡兒
得夜行何乃故也止感作亭下數奇良可嘆失

子卿初奉使和戎見羈東張景陽詩羈東戎隸

元年單于盡歸漢使武帝嘉其義遣武以中

以各其伏劔還自殘許身終不辱

至其武謂能等屈節辱命蹈生何面目以歸漢引

乃自刺氣絕雪大窖中茹毛窮海曲弋乳將

何時歸期那可卜匈奴欲飲武刀曲武置大窖

雪與旄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乃得歸武既

至海上漢論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

大漠何蕭條悲風振喬木萬里無人居冰霜

春夏肅蔡琰胡笳冰霜苟非忠義士太史公自

義之誰并此惻獨蘇武傳幸來天地和漢虜

相親睦時聞上林中帛書來雁足單于驚且謝

遂令返邦族匈奴與漢和親漢末武等匈奴說

單于大子射上林中得馬足有餘帛書言武

官屬凡隨武還者九人會武塞衣別李陵河梁淚相

續李陵置酒賀武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相

行因與武次李陵與蘇武辛勤十九年生還

得所欲莫識容顏凋但看節旄充蘇武密劄奴

強壯出及還髮盡白○武杖

冠幾翻覆親朋無一存芳草徒自綠未訪先人

廬先過陵哭血旦夕時及至京師謂武奉一

厚寸心良已足李陵責漢薄

爵與祿豈將七尺軀易此千鍾粟昭帝拜武為

衛霍衛青字仲卿父曰鄭季與侯妻衛媼通生霍

衛霍詩史卷之五

故冒姓衛氏其同母姊曰衛子夫有寵於武

帝立為皇后青貴幸為大中大夫以車騎將

軍擊匈奴有功拜大將軍封長平侯

霍去病者大將軍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

與少兒通生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從大將軍

擊匈奴斬首虜多封為冠軍侯拜票騎將軍

桑卒

侯家所養騎椒房因托足漢書衛青傳青壯為

傳大為夫人青為六中大夫○史記淮陰侯

傳劇過曰夫隨順養之使看遺德乘之惟○漢

書注柳房點名皇后所居也侍中小孺子孫
吳未嘗讀欲救之孫吳兵法十八萬方呂何上

古兵法○張耳傳來王禽臂爲飲馬翰海濱漢
天之下○票騎冠軍秦勇破虜龍城曲本傳

六年拜青馬海騎將軍擊匈奴七征既紛紜衛青
將軍七出擊匈奴六舉勞往復驅去病述述元長

匈奴終不滅戰骨填臯陸上焉去
匈奴家爲也徵兵九萬空辛李九萬數戰三

邊縣秦傳數詎曰清王庭同馬遷書足歷王
徒知要門餽腰公餽貴戚廼封侯未必功

堪錄不見前將軍一軍皆慟哭失道大將
軍急責廣對簿廣自到軍士皆大天

董仲舒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孝景時爲博士武帝立以
賢良對策拜爲江都王相爲公孫弘所疾徙

相膠西病免家居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
事卒於家

宣尼忽云歿洙泗何斷斷曾世家論孔子獨曰
如也論詩書禮春秋餘波將不存仲舒感

磨滅發憤於斯文本傳曰仲舒下帷讀書三
潛心大業令後下帷且三祀仲舒下帷讀書

此獲麟得其旨漢世之問董仲舒明於春秋
秋能悟江都王寧親漢天子都相事易王陽江

帝元素驕好與仲舒重爲漢室稱崇儒獨與公孫俱
儒林傳公孫弘治春秋三列武夫方見寶荆

壁將何如也注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王若○劉
以禮匡正王微重爲漢室稱崇儒獨與公孫俱

仲舒而弘希世用專至三知董武夫方見寶荆
仲舒而弘希世用專至三知董武夫方見寶荆

帝元素驕好與仲舒重爲漢室稱崇儒獨與公孫俱
儒林傳公孫弘治春秋三列武夫方見寶荆

壁將何如也注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王若○劉
以禮匡正王微重爲漢室稱崇儒獨與公孫俱

仲舒而弘希世用專至三知董武夫方見寶荆
仲舒而弘希世用專至三知董武夫方見寶荆

帝元素驕好與仲舒重爲漢室稱崇儒獨與公孫俱
儒林傳公孫弘治春秋三列武夫方見寶荆

壁將何如也注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王若○劉
以禮匡正王微重爲漢室稱崇儒獨與公孫俱

仲舒而弘希世用專至三知董武夫方見寶荆
仲舒而弘希世用專至三知董武夫方見寶荆

帝元素驕好與仲舒重爲漢室稱崇儒獨與公孫俱
儒林傳公孫弘治春秋三列武夫方見寶荆

壁將何如也注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王若○劉
以禮匡正王微重爲漢室稱崇儒獨與公孫俱

仲舒而弘希世用專至三知董武夫方見寶荆
仲舒而弘希世用專至三知董武夫方見寶荆

帝元素驕好與仲舒重爲漢室稱崇儒獨與公孫俱
儒林傳公孫弘治春秋三列武夫方見寶荆

壁將何如也注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王若○劉
以禮匡正王微重爲漢室稱崇儒獨與公孫俱

復奏上林等賦天子大悅拜爲郎以中郎將
畧定西夷徙爲孝文園令卒

燿燿司馬氏摘藻堪凌雲

道傳摘藻堪凌雲

奏大人賦天子人說

踈放松蘿高士傳賢長

左思詩

相如宮赴梁孝王

文君求其盟漢書

臨邛富人卓王孫

卓王孫有女文君

令相重而

換美酒犢鼻傲時人

職織裘就市人

君相與

相如與

橋氣益震

不遇放

清芬天子忽召見

賦金華殿

意爲狗監

爲獨爲楊

上讀子建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

爲天子

卿生微密

脫有光

歸著茂陵書

子使

畏卿未

遺札書

年顧影

君王前

應有當

老翁

司馬遷

司馬遷

司馬遷

司馬遷

司馬遷

司馬遷

司馬遷

司馬遷

司馬遷

降匈奴天子欲族其家遷強爭之乃下遷錄
室卒被刑爲中書令於是發憤而著史記百
三十篇傳於世

富貴總磨滅立言堪不朽司馬遷任安書云可勝歟唯獨懷非常之人稱焉
功死而不朽謂也德也曰天立傳其立
之謂三不朽也所以窮愁士雄心於此剖窮愁
惜哉龍門公毀身良已醜太史公自叙大史
於縹緲乃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
利矣報任安書行莫既於辱先誦莫大於宮
鬱結何由宣著書耳白首自叙昔西伯孔子

詩史卷之五

陳蔡作春秋此人皆意有所籌綢網羅稽百王
不得通其遺故述往事思來者網羅稽百王
周覽窮九有有解網羅天下故失舊聞考其能之
三才其成敗與公紀上計軒轅下至千茲凡百
東漸於海南浮江禹穴探奇深自叙遷二十而
濠梁詩每有九孔子世宗法居淮上
都觀關里觀風久孔子世宗法居淮上
之遺風孔子世宗法居淮上之
未嘗不恨望夷門史信設君傳歷平七公馬
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石渠作蠹魚
石渠門夷門者之墟求問其所謂石渠作蠹魚
較此藏秘書之所金匱翻蝌蚪大史令綱史記

石室金匱之書中門人所藏古文皆科十文字
只就一家言左丘相先後漢書司馬遷曰左丘
終不可用謂論書竟以詩其慎思慎不疑近
煥矣千秋名皎皎于星斗亦開關人抽毫思
結友漢中子劉伶也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也武帝初卽位待詔
金馬門遷常侍郎至大中大夫滑稽多辯數
以談笑諷諫上時納其言然不任以政事與

詩史卷之五

郭舍人等俱左右談調而已嘗著非有先
生論以見志

曼倩歲星謫漢武內傳東方朔將死曰知朔者
問曰公何所能曰願善星曆帝曰諸星具在否
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避世
星曆然不樂所仙傳東方朔是歲星避世
金馬門清傳東方朔取日陰宜於旁觀世
故謂之談諧御座前萬乘不足尊明節
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取容又曰嚴明節
排內豎漢書本傳上嘗使諸殿射覆百

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曰風蛇
 是是非非守宮所蟠場上曰善郭舍人曰朝
 中耳臣則金朝則朝日足重載也上榜百
 宵生金朝則朝日足重載也上榜百
 人金朝則朝日足重載也上榜百
 禮也金朝則朝日足重載也上榜百
 不待金朝則朝日足重載也上榜百
 禮也金朝則朝日足重載也上榜百
 楊也金朝則朝日足重載也上榜百
 年也金朝則朝日足重載也上榜百
 四也金朝則朝日足重載也上榜百
 珠人革其朝日足重載也上榜百
 引內董君是時朝陞執轅下碑戟而前曰
 以人臣私侍小主有斬罪三失放直言見臣節
 入手口善董君之寵由此日衰
 豪邁超常倫龍變任隱見蟬蛻出風塵
 變隱朝弄紫泥海乃歸吳記鄭母忽失刺經年
 何隱朝弄紫泥海乃歸吳記鄭母忽失刺經年
 衣仍過袁州流朝發仲延何有紫水汗夕棲
 玄圃雲一角正西谷曰玄圃堂其方外堪浪跡
 柱下能全身列仙傳聖人神化果如此以神化
 全身何處深山神化果如此以神化
 其音人忠忠言或謂聖人武謂無天下
 心濁世將難持以言責也故清將以取位君看

詩史卷之五

五

漢庭間侏儒欲死
 無益於國今發書後若朱儒大恩上過朱儒
 皆臣等三尺節本一粟粟錢二百四十文儒
 條亦奉一粟粟錢二百四十文儒
 微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體不河用罷之無冷
 因使侍詔金馬
 霍光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年十歲為
 侍中出入禁闥未嘗有過武帝以光可屬社
 稷拜大將軍受遺詔輔昭帝於繼祿封博陸
 侯其後廢昌邑立孝宣東政二十餘年卒諡
 曰宣成侯妻霍顯謀反夷三族
 西京柱石臣傳陸最為冠
 柱石注言大臣負國伊周兩道踪
 重任如星之柱石也伊周兩道踪
 廣置之職臨大節而不可社稷三定漢
 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受遺詔立孝宣
 卿桓行溫亂光白太后廢之乃辭其墨
 孝宣行溫亂光白太后廢之乃辭其墨
 侯以行權華同貫昌邑王行滿亂光問田延年
 賜先

詩史卷之五

五

帝所因苟非正雖功復何益商周書
剪由私讐魏初為河東守人有告其殺不辜
上復其子為河東守人有告其殺不辜
禹驩奢放縱浸不制宜損奪其權上聞乃罷
其三代趙誅非大逆趙漢興漢為京兆尹
能及丞相傳人死漢廷人人稱其德
丞相府人死漢廷人人稱其德
大書下走引兒半張斬刑名日以慘得非丞
相力誰謂中興臣堪與蕭曹敵高祖開基

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武帝末為廷尉監治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武帝末為廷尉監治
巫蠱脫宣帝於難求女徒保養及大將軍廢
昌邑王吉上奏記議立宣帝賜爵關內侯拜
御史大夫帝聞吉有舊恩封博陽侯代魏相
為丞相

博陽有陰德善保皇曾孫匪唯皇曾孫四海咸
沾恩陰德見下注○漢書丙吉傳宣帝生於凡
誅厚女德令保養曾孫後元二年望氣者言長
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詔繫者以輕
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獲免因勅吉武

帝亦謂因故天下即陳紫極潛龍飛紫極湯
李伯謂少帝長安間紫極○羣臣仰恩澤阿保
功者誰丙君無德色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
時叔度上書自陳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封
知叔度上書自陳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封
吉等傳陽侯封吉上書自陳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封
日叔度上書自陳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封
史稱○為相稱寬仁馭吏歐車茵
相此不過相此不過
相君獨不聞相君獨不聞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武帝末為廷尉監治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武帝末為廷尉監治
者多不害陰陽和吉嘗出逢清道牽牛遇牛
謂吐舌吉止引使騎吏問之牛行幾里失係
光尹相前使夫問吉曰牛行幾里失係
暑故相前使夫問吉曰牛行幾里失係
和陰陽相前使夫問吉曰牛行幾里失係
緣史乃服以丙吉加大德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人也以六郡良家子補
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畧昭帝時以後將軍與
霍光定策立宣帝封營平侯諸薏天充國年

七十餘上以爲老充國自請行居邊建屯田之策平定羗夷振旅而還

衛霍稱名將立功要平旦見相相管平侯獨

抱安邊策相相亦相張侯才傳充國上書

安邊之策相相亦相張侯才傳充國上書

不出兵書天子從其計○充國上狀曰臣謹條

至鮮水以制西域備威千里從枕席上過也先零

師也法擒成軍行安易若于枕席上過也先零

坐自平充國以十二月擊戎虜懷威德後漢書

領明公威德楊雄方作領充國以功德與霍

加子四海詩史卷之五

帝遣美充國更召黃門郎麟閣功堪勒武備

朝臣思服朕之美更登徒獲金人取勝祁連側

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史記霍去病傳驃騎將軍去病

至祁連山服休屠祭天金人

兩疏

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徵爲

博士大中大夫地節三年皇太子立遷爲太子

少傅父子並爲師傳朝廷以爲榮廣以爲宜

成名立不宜久脫榮祿乃與受移病乞骸骨

皆以壽終

人生貴適志功名卓頭露得適志何能窮數

步孝文朝羣英競馳騁賢哉二大夫超然獨高

步孝文朝羣英競馳騁賢哉二大夫超然獨高

山卧安傳安鳴謝承明將返東

行入共與嗟灑淚時和顧才傳廣交並爲師

後悔置如父子杜陸出關路老故猶以書命於

不亦善乎受明願曰從大人謀師上疏乞骸骨

上許之故入已子設祖道舉東都門外道

夫或歎息爲之下泣揮金樂鄉黨賓朋日滿座

豈無子孫慮多財非所慕賤廣乞骸骨上賜黃

牛充既歸鄉里日令其子孫讀書其見於世

實矣與相和樂居歲餘廣子孫讀書其見於世

言此計願曰吾豈老耄不念子孫哉願曰有廣

財勝足以供衣食而多財則損其志願曰有廣

財勝足以供衣食而多財則損其志願曰有廣

賜以盡平餘日不亦可乎二子泣涕鳴謝

且暮一遇大聖知其辭者見曰萬世之後而漢

如可居請看蕭太傅帝時爲石顯所害故鶴元

發

蕭望之 朱雲附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年十歲治齊詩詣太常受業以射策甲科為郎宣帝時為謁者遷至御史大夫廢為太子太傅元帝時為前將軍時弘恭石顯用事望之欲去顯等謀未行而語泄反為所害飲鴆自殺

朱雲字游魯人也少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元帝時與五鹿充宗論難梁丘易擢為博士

士遷槐里令上疏言丞相短坐法為城旦成

詩史卷之五

帝時復求見辱安昌侯張禹退居教授終身不仕

長倩務奇氣不屈公侯間射策未得意歸來還

抱關蕭望之傳是時太尉平當光東成內吉薦者需索去刀兵而仲翁等皆補人將軍史後望之不以策甲科為郎小吏東門候仲翁謂望之曰不背卿錄友抱關為望之口各從其志

一經雨電對遂得親天顏則解三年夏京師而謂若果遷至御史大夫列爵台斗下吐論風

雲翻翻無之吐天地忽崩圻魯仲連傳天崩

朝廷混忠逆樞機委中書太傅將安適宣帝時

以師傳見等數宴見言治亂陳上策初宣帝之

白以儒術而宦官中書令弘恭石顯久與望之

能奮鱗翼血運與陳伯之書將事魚將於游

稅駕苦不早金吾圖第宅吾本知所擇則家

望之本傳望之子上書訟望之前事下有司奏

太常志望之弟金吾臨難呼朱游束手無奇謀

之自其望之字謂雲曰游趣和藥末無久留賦

死後生平倜儻志詩史卷之五獨非效命秋

史記命之秋也此乃詩史卷之五獨非效命秋

端佞臣滿何必安昌侯成帝時丞相安昌侯張

書未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人臣上不能匡

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大夫雲擊殺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大夫雲擊殺

知聖朝何如其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謝上

解意乃

劉向

劉向字子政楚元王玄孫也本名更生孝宣

時議論五經於石渠拜為郎中。元成間，
數起官至光祿大夫，排石顯論王鳳多所匡
正。上善其言而不能用也。於是退而發憤著
說苑新序諸書傳於世。

元成漢德季桂樹凋寒烟宦豎其中黃爵巢

其巔漢書五行志成帝時譚詡曰邪徑敗良田
赤色漢家象王莽自謂黃帝黃巢巢其巔也
也○宜賢指石顯○李白詩桂蠹華不實徹彼
蟻石宗漢書文帝紀高帝王子弟地五侯爛居
前漢書元后傳河平二年上悉封舅王譚為平
阿侯周成侯立紅陽侯根陽侯達時高

平侯五人河日封

宗室有遺老上書敢直言

故世謂之五侯
傳武帝無繼嗣政由王氏出向謂陳湯曰外家
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備累世家
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不得調○本傳上
不言讒當言者向迷上封事極諫十年官不調
張釋之傳釋之為九卿不為王氏所特放終不遷三
緊獄堪憐向數為權貴所骨肉恩不絕石顯用
聖向上封事曰臣幸得與骨肉恩不絕石顯用
聖向上封事曰臣幸得與骨肉恩不絕石顯用
然向書曰王氏先祖墳墓其梓生枝葉快厥
昭王終不悟神器卒已遷不能用使竟為王
基所空然青藜杖徒著五行篇於成帝之末校

書天祚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
杖叩關而進見向時中獨坐誦書老父乃扶
杖而入見向洪範其子為五行洪範之文○本傳向
此論也然終不傳秦之天子心如馬鳳兄弟起

龔勝

龔勝字君實楚人也少好學為郡吏哀帝徵
為光祿大夫後歸老於家王莽篡國使使奉
璽書迎勝勝稱疾不行使者強之因不食而
死

詩史卷之五

李

武王興義兵夷齊耻周粟見前伯
豈食新都祿名高世所尊原為王蠋倫燕軍環
畫邑新莽降蒲輪史記燕之初入齊開畫邑三
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
多請行之義吾引子為將封子萬家蠋曰臣不
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遂經其頸於樹枝自
絕腹而死漢書儒林傳武帝公駸駸策駟馬停轡
使便安車以蒲裹輪迎申公駸駸策駟馬停轡
衡茅下高卧却丹書閉門辭使者逼迫將何如
含笑入黃廬寧從漢故主肯為新大夫龔勝傳
使若米脂書太子師友徐酒即授安申龔勝傳
龔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又立門外勝

稱病篤使君以印綬如尋常無異惟不受乃謝
門人高輝曰吾受漢家厚恩何以獲今先失
其語畢印不復割口飲食積十四日死美新
者誰子楊雄傳功人初聞之且羞死蘭薰不
自燒何以異蓬蒿勝死有老父來吊哭甚哀既
引自燒上元天年非吾其妻以香自燒情以
報也雄妻自出莫知其謀

楊雄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少好學博覽無
所不見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待詔
承明之庭獻甘泉羽獵等賦拜為郎三世不
徙官王莽篡位遷為大夫雄善著書作太玄

法言

吾嗟楊子雲垂老不曉事楊修答曹子建書曰
閉關草太玄削跡哀平世董賢良不干新莽何
為事或起家至二千石梅福棄家逃禍福妻去
於會稽者愛姓名為其後人逢萌掛冠
逝其妻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謂其妻
莽莽崑山陽居

嚴君平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

都市裁日閱數人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傳

覽公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

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

君平善養拙潘岳閑居賦仰衆妙而逃名上肆

問常賣卜成市日得百錢以自給高士傳

書下為事百錢足自給荆門書長閑荆門書

俗塵無一染俗塵多不染空室有餘閒荆門書

棲神霄漢表時觀客星還荆門書

宅連江今漢江使大夏河乘使魏月而至一歲見

咸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機又見一大夫牽牛

漢書問曰：凡是何處？答曰：可問。顧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女宿，計當年楊執戟傾心。其年月是張騫到天可時也。當年楊執戟傾心，顧追攀。漢書：楊雄辭官不過即中位，不過執戟。○位者，顧君平也。沉冥終不悟。顧沉冥，其父洵而不以其操。○漢書：王蜀和失節，總朝班。何如戰勝者終年無戚顏？顧見先王之義，則戰勝之。○漢書：王蜀和失節，總朝班。見先王之義，則戰勝之。○漢書：王蜀和失節，總朝班。

顧氏詩史卷之六

華亭顧正誼仲芳甫著

東漢紀

余既銓次西京至於新莽之際，士大夫皆依阿取寵，碌碌無復名節。雖其時最號恬於勢利者，不免茅靡波流。而東都之季，彼忠耿潔修之士，何其多也！自帝起春陵，光復舊物，海內猶尋干戈，而崇獎遺逸，惟恐不逮。當時玄纁蒲輪，奇士至，於巖中羊裘之老，至釣桐江以去。天下之士，已靡靡嚮風，而臨雍拜老之主，復風厲之以嗣其烈，則使後世榮華丘壑，走死地如驚，而競相標榜，爲名高，無乃其漸劇使然與？夫士幸遭時，攀鱗附翼，卽勉堅功名，不難。惟世道業已陵夷衰微，而諸君子祇以清議扶之於四沸之日，是爲難耳。余故列開國勲庸，自鄧禹而下，寥寥數人，而和平以還，若李固、杜喬之屬，則謹爲條而書之。易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吾於諸賢

光武

大運有廢興漢祚中缺

詩史卷之六

自從元成來政晷土澤竭
來王延之詩否飛燕啄

皇孫國統遂三絕

木門蒼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

飛燕而幸之。後遂立爲皇后。賊富後宮皇太子所

謂燕飛來啄皇孫者也○王莽傳贊曰遭漢中

哀帝平帝皆無嗣
新都乃乘霸水噴炎光滅

后以新都侯莽爲大司馬與其微立中山王奉

哀帝後是爲平帝。帝年九歲。委政於莽。莽手帝崩。

年二歲。通請立爲孺子。莽遂爲孺皇。帝改元解。

元帝時童謡曰井水瀝成電燐井水陰也

龜陽也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

右一章

嘉禾生九穗赤光耀三精

平元年生於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歛異焉

○賀正三精霽塞真人聖白水神氏英重興先

三機日月星也
王莽篡位思德
注以鼓吹爲武

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按光武生於

白水解○又曰宛人李通以圖讖王莽子也

說光武云鄧氏後起李氏爲輔
星奔新聖

牛叔新野尉乃得馬雲擊昆陽城昆陽縣怒雷

尋邑百萬衆飄如掃落英猛獸猶股戰時論

戰士驚光武紀莽聞漢帝立大憚遣大司徒王

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盛未嘗

何世君邑管西至陽城上并武乃與敢死者
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色陳臥乘輿

崩之速發王尋威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
 呼動天地莽伯大酋會大雷風望旆飛雨下

如注虎豹皆朕戰亡卒赴溺死者以萬數水

不敵信能勇乾坤不足平

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

[illegible]

右二章

天命終有歸奉雄空逐鹿通傳秦失其鹿天

赤眉冠長安劉盆子傳其

白帝起巴蜀漢安帝始將赤眉大誅之燒宮室

汗乘黃屋後漢書光武皇帝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皇靡所屬漢書項羽項梁項伯等皆屬羽

何來司隸章光何進司隸校尉

輝耀人目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屬作文移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諸將過皆冠帽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日使見漢官威儀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帝王自有真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兵下耶耶服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王郎四七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威風雲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王郎四七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威風雲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王郎四七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威風雲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右三章

中興信有積乍合渾沌冰王霸傳光武欲擊王

關王即兵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白河水流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推心感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兵將者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死我焚書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光武不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之軍斬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也軍斬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之軍斬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之軍斬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之軍斬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之軍斬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攀鱗並追逐光武起義純說光武曰天下士

龍飛既入光武起義純說光武曰天下士

京華來赤伏光武起義純說光武曰天下士

集關野光武起義純說光武曰天下士

是今有光武起義純說光武曰天下士

關王即兵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白河水流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推心感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兵將者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死我焚書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光武不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之軍斬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也軍斬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之軍斬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之軍斬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之軍斬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之軍斬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之軍斬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之軍斬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之軍斬前漢書光武皇帝起兵於滎陽時赤眉將劉盆子等詐稱黃屋加王莽之符號

洛陽公孫淑死○歲都記蜀師名錦城
書軌既同薦朝廷方肅清謝詩三光淑分

何捐故劍漢書外傳宣帝在民間時取許氏
時霍將軍女與皇太后有言上乃詔求

寵愛異生平人又無趙新

寵愛異生平人又無趙新

寵愛異生平人又無趙新

寵愛異生平人又無趙新

寵愛異生平人又無趙新

寵愛異生平人又無趙新

寵愛異生平人又無趙新

寵愛異生平人又無趙新

寵愛異生平人又無趙新

右四章

高皇白馬盟呂后紀高祖與白馬而盟功臣

多就烹按高祖時彭越張敖武王等皆以謀反光武全茅土功臣威

開戶此方黑上王以黃上將方諸侯諸侯各取方

臣上臣上以東漢記王以天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

臣上臣上以東漢記王以天下臣下臣下臣下臣下

伊美姿茂緒遂令經濟士悉與庸人伍號高
密侯豈是韓彭儔冠冕多奇節何忝蕭曹列吏
事責三公頃減大臣風賈使臣來祐為復官高
公故功臣總有申屠嘉那能叱鄧通因嗟數傳
後權落闍人手

右五章

明帝

明帝諱莊字曰嚴光武太子也在位十八年

崩號曰顯宗

詩史卷之十

顯宗紹弘業燁燁有輝光臨雍拜三五稽古煥

文章明帝紀永平二年三月臨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

文章明帝紀永平二年三月臨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

文章明帝紀永平二年三月臨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

文章明帝紀永平二年三月臨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

文章明帝紀永平二年三月臨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

瞻雲靈臺表講道石渠傍明室而朝奉后登

河東遇害奔大漢之走王陽陽兵檄書方
輻輳兩虎牢私聞坐使執金吾握手欣相觀

臨戎善解紛穎川借寇君
帝謂穎川曰穎川之治天下之
從至穎川之治天下之治天下
願從陛下願從陛下願從陛下

詩史卷之六

斬文隆高峻輜畧信起羣

秋風拂團扇
功臣皆主門
永隔光明殿

世終無畫一歌

馮異

馮異字公孫穎川人也初為郡掾以父城降
光武署為主簿從定王郎破朱鮪封夏陽侯
拜征西大將軍代鄧禹討赤眉敗之於昆池
平定關中還攻隗囂未尅卒於軍
嘗聞淮陰侯功就有驕色
以多嫌猜身為蜚蜚食
獨有馮公孫潛身大樹下一勝不足論

詩史卷之六

奮翼龍池間西京遂安集
奮翼龍池間西京遂安集
奮翼龍池間西京遂安集
奮翼龍池間西京遂安集

夷末赴卒於軍

伏波思附驥遨遊二帝間漢書南越傳武帝時伏波將軍馬援討交阯援嘗上書言願從二帝遊

援曰當今之世非君獨若援曰當今之世非君獨若

井蛙不足事井蛙不足事

使援手執如千生而此盛陳使援手執如千生而此盛陳

日角遂追攀上婉日角遂追攀上婉

婉幙中畫聚米作丘山虜在吾目中寧愁路險婉幙中畫聚米作丘山虜在吾目中寧愁路險

艱八年帝自西征陳諸將多敗王師之重不艱八年帝自西征陳諸將多敗王師之重不

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衆軍所從道折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衆軍所從道折

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李太白詩

○李太白詩

○李太白詩

○李太白詩

○李太白詩

○李太白詩

○李太白詩

○李太白詩

○李太白詩

○李太白詩

○李太白詩

西聖悲清才英之明下薄上謬嘆氣垂垂西聖悲清才英之明下薄上謬嘆氣垂垂

現消寄生箇腸斷武溪篇現消寄生箇腸斷武溪篇

無已馬革裹屍還無已馬革裹屍還

擊之男兒安肯爾擊之男兒安肯爾

何來含沙矢何來含沙矢

王一投杼王一投杼

莫非惑天顏莫非惑天顏

王一投杼王一投杼

莫非惑天顏莫非惑天顏

王一投杼王一投杼

莫非惑天顏莫非惑天顏

王一投杼王一投杼

莫非惑天顏莫非惑天顏

王一投杼王一投杼

莫非惑天顏莫非惑天顏

王一投杼王一投杼

莫非惑天顏莫非惑天顏

王一投杼王一投杼

莫非惑天顏莫非惑天顏

王一投杼王一投杼

莫非惑天顏莫非惑天顏

者以爲前所載
呼嗟矍鑠翁飲恨復何言
雲臺諸功臣何妨一比肩
後竹帛自能宣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與光武同遊
學及帝卽位使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爲諫
議大夫不屈退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
爲嚴陵賴焉

詩家卷之六

南陽赤龍起席捲來英雄
浪跡隨冥鴻不意玄纁使忽下洛陽宮
高卧對明主談談議上公咄咄狂奴態還與舊
時同

甚善漢仁雅義天下傳
星那可留長揖歸江東
風試看七里灘山水空濛濛
有西伯未必卧高蓬

馮衍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博通羣
書更始遣尚書鮑永安集北方擢衍爲立漢
將軍光武卽位衍等屯兵太原不肯下及更
始歿乃降帝怒衍不以時至遂罷黜不用杜
門終身著詞賦五十餘篇傳於世
敬通陵雲志
命秋
玷歸來卧滄洲

杜門謝讒口

詩史卷之六

無經綸意嚴廓道不謀

發挑妻喻

空懷妬婦憂

京洛方招賢

士若雲浮惜

哉天下才

詩史卷之六

明王重守節不報

匪耻讎賞希誅

丁公大義良悠悠

義侯

曲陽令

張堪

張堪

張堪

張堪

張堪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年廿六受業長安

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光武拜堪蜀郡太

守時公孫述初破堪鎮撫吏民蜀中大治遷

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之

東京多循吏張堪名最揚乘輅西鎮蜀公孫卒

破亡

司馬

關軍

空山積蕭然唯布囊

詩史卷之六

劉昆

劉昆字桓公梁孝王之亂也少習容禮通施

氏易教授弟子五百餘人王莽亂避難負犢

山光武除爲江陵令遷弘農太守所在輒有

異政帝嘉之徵爲光祿勳

張堪

張堪

張堪

張堪

張堪

張堪

張堪

張堪

劉公漢儒宗漢書劉昆為儒林傳者按祖豆
 風能整漢書劉昆為儒林傳者按祖豆
 得明則義起恩輝布廬并
 失明則義起恩輝布廬并
 為政二年仁化人行虎步多虎
 善乎長者言足為沽名帝微見為九祿
 也顧命對曰偶然耳帝數曰此乃侯者之言

二尚書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舉孝廉顯宗
 時為尚書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察為明朝
 廷莫不悚慄唯意獨敢諫諍以故不得久留
 出為魯相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以父任為郎遷
 九江太守有散蝗渡虎之異由是名稱遠近
 顯宗七年徵拜尚書令執法不撓出為河內
 太守

詩史卷之六

五

永平世多賢朝士咸高潔清平二尚書皎若雲
 中月鍾離意傳帝曰弘農解刑徒意送徒詣河
 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像移屬期無使作使衣者
 唐山剪妖孽宋均傳均為九江太守郡有唐山
 棄珠騰清聲鍾離意傳意得珠嬰悉以委地而
 伏法注正以資物賜羣臣意得珠嬰悉以委地而
 不拜賜以資物賜羣臣意得珠嬰悉以委地而
 之本資參同車於勝冊之間意得珠嬰悉以委地而
 傳九均即多虎景說為民患意常撫弄而猶多
 各有所托今為民宅容在樊吏而勞勤振擯用
 寢除則課制其後傳江疎立丹青地
 青○杜詩交頌奇方面折
 意獨敢諫諍○宋均傳均為九江太守郡有唐山
 不為去朝列守情何堪
 倭馬去朝列守情何堪
 沒鍾離意出俄看德陽殿歸然高北關
 鍾離尚書若疾此厥不立
 燕范字叔度趙將燕顧之後也游學京師受

詩史卷之六

五

軍事生微
下獄免官
請兵北伐
於陷落山
德焉

班固

班固字孟堅司徒掾彪之子也博學善屬文
長於著述顯宗卽位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
史遷爲郎典校祕書於是廣太史公所述而
著漢書百篇實憲征匈奴以固爲護軍及憲
敗固下獄死

詩史卷之六

廿八

彬彬蘭臺令頗稱良史才
排詆龍門公振筆何雄奇
聖人書成白虎殿
講論五經作白虎通
都聘辭華文
色制度目底無郛枚
上客嗟嗟班孟堅吐論空崔巍
明哲議司馬極刑良足哀

身雖失成
出竟忘實憲
爲官者皆
復安在身
徒知李陵禍
竟忘實憲
一爲權門
客磨滅成
塵埃
爲權門客磨滅成塵埃
爲權門客磨滅成塵埃
爲權門客磨滅成塵埃

班超

班超字仲升固之弟也爲人有大志不修細
節實固以超爲假司馬使西域攻殺虜使還
帝壯其節拜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於是平
定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迺封超爲定遠
侯

詩史卷之六

廿九

班生萬里志燕領真民英
未遇時傭書代躬耕鋤刀思一割投筆起西征
超至滄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養父母後傳介
子張書直功累域以取封侯
無終刀一割之用乎
橫戈探虎穴追風破虜

管仲使西城... 金方五十國... 復標名... 安知壯士情... 江海上誰識此儒生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也少好學明經傳覽無不窮究年五十舉茂才遷荊州刺史延光二年為太尉是時安帝失政宦者用事阿母惑亂朝廷震數上書匡正帝不能用後竟為樊豐等所譖飲鴆而死

關西楊伯起守道稱孔子窮經且終年垂老心未已... 伯起常客居不答加郡禮命數冠雀銜魚來

詩史卷之六

振翼布天階... 蕉節... 春昏靈... 邦那可父何日居台斗明珠墮群沙... 生平志未舒奪爵在須臾... 用悲壯太計印... 可憐清白吏不乘空谷駒

詩史卷之六

丹心徒鬱結柴門賓客絕飲鴆夕陽亭不忍窺日月... 鳥空悲鳴... 庶幾白環在千載有餘清... 山見一黃雀... 乃飛去其衣... 母使若蒙若仁愛見故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平武人也年十二能通尚書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朝歌宰季友鄧騰與詡不平欲以吏法中傷乃以詡爲朝歌長平定朝歌遷武都太守永建元年爲司隸校尉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卒於家

尉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卒於家。

升卿何激昂楊維禱堂性不畏繁錯廣韻傳

運掌握

運掌握通判請史卷之三
以下各案酒知其攻勝者爲上揚火
賈盜者方之不事家業爲下投得兵於人謀悉
偷其罪使入賊中爲全秘授乃伏兵以待之人
遣貧人服罪者屬門賊衣由米線縫其裙神明
有出市者吏執偷之賊由是駭服賊解神明
增竈破羌胡不滅孫臏通判左冠武都鄧太后以
命太守差乃利家數人舉謂於時孫權遣爲武
言上者請兵今更七各件出肅口增倍之或問
虜賊威重而若增之何也孫曰虜賊見兵少
虜服吾竈口增以謂敵兵未出孫滿見兵少
于勢勢有不安故由是敗也
剛正不可撓通判爲
邪威錯愕被刑雖足憐英風滿臺閣通判校尉好剛
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
呼嗟史

魚心垂老還卓犖

魚心垂老還卓犖
死不具言曰
葬我棺槨
死不具言曰
葬我棺槨

李杜

李固字子堅南鄭人也狀貌有奇表少好學
負笈從師究覽墳籍陽嘉中公卿舉固對策
鯁切拜爲議郎冲帝立爲太尉後爲梁冀所
害天下惜之

杜喬字叔榮河內人也少爲諸生舉孝廉辟

司徒楊震府遷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
中時梁冀專權固寵喬正色不撓卒爲所害

東京死義士李杜良足悲精忠耀千古謀畧恨

無奇君王食餅毒召固言裏曲

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後餅今腹中

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冀庶其事泄大惡之

梁冀罪昭然何不殛其姦姦虜梁冀姦汙汙不

天子德著聞宜立爲顯賢怒譴太后先第免置

是為何帝是為何帝議論徒紛紜威權寧在君君看跋
扈者豈是霍將軍李廣傳實帝少驍驍其驍
將軍也李固傳固與霍將軍曰臣立帝天下重器
將呂邑之正信亂日茲自非博臣忠勇大漢之
作發將杜喬徒正色均無萬全策總令法不撓
孤立將何益杜喬傳是李固見廢門外李固
提提是朝野瞻望馬及清河上起策策調調
有同勃為固與上交通遂執勢之死獄牛
嗟直如弦相隨死道邊李固傳順帝之末京都
曲如鈞反封侯按是月李固幽死道邊
屍道路○杜喬傳喬與固俱暴屍於城北

張綱

詩史卷之六

主

張綱字文紀習侯良之七世孫也父皓順帝
時為司空綱少明經學辟高第為御史奏梁
冀無君之心十五事出為廣陵太守降羣盜
張嬰等治郡一歲卒於官

文紀大臣苗李固傳苗之苗人其心國家難順
委綱宜有無危之綱當感威慨然嘆曰綱無
諸朝不能奮身出命綱當感威慨然嘆曰綱無
也都亭理兩輪遂起豺狼嘆觸邪天子庭英風
震霄漢長蛇雖未剪戎馬猶能散漢安五年通
有人受命之託而綱獨理其非於洛陽耶亭
日射狼當道安問孤理遂奏曰大將軍梁冀專

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誠天威所不其大群所
用加也書胡廣漢官侯御史法冠名綱言猶不
知人曲直顧邪快○時綱為御史○老子天下
生於郊馬單車入賊管鮮甲來相迎廣陵賊刺
史二千石梁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
徵以事中之前遺綱守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
謂綱既到徑造要臺大驚見綱誠信乃出拜
服故致置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今上仁聖欲以文德
人不能自通朝更今關明府之言乃舉等更生
之展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綱精誠一以著千
戈不復聚能使敵人懷難期明主悟綱為書夫

詩史卷之六

主

清無時條忽同朝露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
年三十六年百姓老幼相號謂府君來露零
不可勝數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露零
君弗悲功名不可為京師諸義士身死魂無歸
杜喬贊以忠直理害今固忠貞志無已蓋棺斯已
矣蓋棺斯已矣天或假君年暴骨洛城邊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舉孝廉李固表薦為

陳蕃

樂安太守入為尚書令靈帝立竇太后以蕃為太傅與竇武謀誅宦官不果竟為所害

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為桓帝后封槐里侯桓帝崩武為大將軍迎立靈帝時宦官曹節等專政武白太后誅之謀泄節等劫太后矯詔捕武武卒自殺梟首洛陽

陳蕃少投傳本傳初舉孝廉刺史周景碑列澄清天下心世說新語東仲有澄清天下則行之志端值竇武君子自成林諸與大將軍竇武同心

一知音詩史卷之六締交良不易千古王室遭

沈濁詩史卷之六關茸玷朝餐司馬遷書侯已

羣士泥塗中詩史卷之六幸逢開華際乾坤當一掃

名皎皎詩史卷之六幸逢開華際乾坤當一掃

燼運籌何草草詩史卷之六

社者樹木而室之屋穿其間蟻穴記其中也則恐焚木灌之則思金蟻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居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此周而徹惡於法則不誅則亂法則不誅則安禍而有之其推席謀既踈獨立終枯槁

常蕃私謂武曰中前節帝節王等原國權

椒房不足恃何以施天討忠邪混無分血灑驚

人豪招之苦不早詩史卷之六

傾頹詩史卷之六

非撥亂才詩史卷之六

足哀詩史卷之六

田一頃...
人盡三木實由二君促...
武...
錄覆何人...
有平勃漢鹿應不失...
唯當掃一室...
黃憲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憲

詩史卷之六

少有雅度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舉孝廉又辟
公府皆不就號曰徵君

叔度千頃波氣廣人莫測...
高之...
學將殆庶...
生滌...
自喪...

荀公登虛觀...
出處兩忘懷光輝渾無迹徒有孝廉徵不從公
府辟豈無王佐心世路方險塞...
徐穉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人也清妙高時超世絕俗
家貧躬耕以給食辟公府舉有道皆不就陳

詩史卷之六

蕃上疏薦穉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
並不至年七十二卒於家號曰南州高士

炎景淪伊洛漢業隨東流貞臣就鼎鑊知士棲
林丘南州徐孺子委身耕綠疇非其力不食非
其道不謀...
尚遣王侯...
寄語

謝林宗無爲空遠遊大樹終難援栖栖何所求
本傳宗字季道到江夏哭畢而去不告姓
名郭林宗之乃建寧客之辨謂客曰爲我
謝林宗大樹終難援栖栖何所求

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人也狀貌魁偉傳通羣籍
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聚衣傳帶周遊郡國
四方之士咸傾慕焉會黨事起乃閉門教授
年四十二卒同志者乃刻石立碑初以有道
君子徵故號曰郭有道

詩史卷之六

甲

太原郭有道本是青雲人布衣從元禮歡若平
生親聲華震京洛天子不得臣衣冠會如雲相
送黃河濱仙舟凌空逝飄然出風塵
見河南尹李膺膺之逐相友善於是名震京
洛後郭膺與李膺同出膺家賓望之以爲神仙
賦問郭膺曰郭林宗何人傍曰遠不遠親也
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也一繩尚維國四方還
問津遊郡國不厭草蔬飯林宗就字客宿客何
妨折角巾林宗嘗於陳學問行過市中一庸某
見其狀告皇穹將廢漢黨事滅彞倫

夜禮範象畫客人事天之所廢不可吾道今矣
之鴻涯跡可循之遊跡結巢許之絕軌道高
雖忤俗言孫能全身
本傳林宗與蔡人倫而不
宗避言危行終事時號潛隱衛門下蒙重賴其
仁救朋勸誨重蒙賴焉用法其說不顧而往林
宗以此異之問其意對曰觀已破矣視之何益林
宗以爲此異之因勸東歸賓除釋傳林宗有
進望卒以知名

詩史卷之六

甲

能無戀揮涕益傷神
詩史卷之六
甲
無德以堪之
時來陳寶死漢室忽已淪魏朝
置生一死於前而去後不知其故林宗
口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生期
未其人如王吾
居魏朝之下奈何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人也桓帝時爲太丘長修
德清靜百姓以安以沛相賦欽遵法乃解印
綬去吏人追思之及逮捕黨人事亦連寔寔
錮二十餘年黨禁解大將軍何進欲表以不
次之位寔謝不起年八十四卒於家謚爲文

範先生

至人貴藏輝王公貴藏輝 蘇士恒矯節白

孤高乃摧折茂哉陳太丘清和兩無缺隨俗偶

沈浮司馬遷 宰邑鄭邦清 縣車更高潔 果見微

附者安樂 訓導韓史 處有訟者 白欲禁之 定

陳君所 言若是 宜有怨 決平鄉里 悅平心 幸協

其有事 訟求 判正 絕書 曲直 無怨 者至 力

梁上喻偷兒縣中無盜竊 時處

客謂社 周曰梁上喻偷兒 縣中無盜竊時處

偷有盜 便入其室止於梁上 寢隱 賊命 子

必本惡 習以 性成 遂至於 梁上君子 是失 盜

貌不似 惡人冒 深地 已及 矣然 此當 由真 人秦

貧困令 道開 二匹 自是 一縣 無復 得濟 真人 秦

東行上 與星 辰埒 埒以 新陳 太丘 諸荀 朗陵

時太 史公 貞人 東行 心恒 通為 獄惜 陽秋 日食 陳

何綠 弔閨 人竟 污淡 者舌

常開 陽貨 門宣 尼猶 枉殺

萬使 諸人 議德 常開 陽貨 門宣 尼猶 枉殺

見惡以避答君子稱明哲易見惡人匪唯一身

謀餘波蔭同列桂樹生高山 陳世 謝新 語客 有問

太史 公有 功於 德而 荷天 下重 名季 方曰 吾家 君

與無 斥鷃 那能 越之 我騰 躍而 上不 過數 仞

而彼 且笑 適也 為言 諸腐 儒何 傷於 日月

李膺字元禮 潁川人也初舉孝廉為青州刺

史徵拜度遼將軍羗人畏服入為司隸校尉

時朝政日亂膺獨持風裁於是羣邪側目以

黨事收膺考死獄中

桓靈淪昏風風 天威委 闕豎 范曄 論門

聖檢 憲太 學士 是天 下重 名季 方曰 吾家 君

齊人 朱生 永少 常作 使意 者上 書告 儉與

本橫 節重 士用 范等 百餘 人皆 考死 獄中 啣

寬士非一元禮名最著當其執政時威聲信能

樹黨 銅傳 膺為 青州 史破 枉姦 人收 計按 尉

金畏 威明 多望 風力 實破 枉姦 人收 計按 尉

樹黨 銅傳 膺為 青州 史破 枉姦 人收 計按 尉

時與諸弟別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發平賊
 今有忠廉如其狀李府步卒破柱臨邊驕厲去
 不勝二年甲冠受辭舉郎殺之
 行軍自唐州遷作軍風原自是之後聲無遠
 城
 名士登龍門世傳待選之上其堂先
 衛以房
 聖龍門貂璫掩官署作爲可謀長引謝黃門不
 出密指帝怒問其故作爲可謀長引謝黃門不
 叩頭泣血李校尉林宗願從遊見上郭荀
 英欣作御李校尉五日收
 權豪鼎鑊非所慮府張謝第朝議所寬於南
 對曰臣死且不避況此府張謝第朝議所寬於南
 易折詩是卷之六太剛苦
 上幸逢紫泥書得返陽城卧其寺從席等類引
 見
 幕山樂水字於陽城知任其廉沉與時抑揚一
 聞陳寶興翻然循故步陳寶興武氏東朝下名
 長樂少卿捧土塞孟津後漢書朱浮奏討寇
 獨以爲人庸夫笑爾度見融詩山子樹小
 上以塞五人吁嗟漢忠臣行藏弗復論食馬不辟難殺身以

成仁左傳季子日食馬不辟其弊○陳寶之服
 府司馬臣之節也乃論以考死藉令沒空谷王
 室將無人求闕樓土室表闕仲問少勵行
 事將作闕仲問少勵行
 年辛彭申屠終絕迹申屠終絕迹
 以上皆彭申屠終絕迹
 戰國之世彭申屠終絕迹
 何爲然漢祿原不食
 范滂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
 服舉孝廉遷光祿勳主事免汝南太守宗資
 聞其名辟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
 惡顯薦異節郡中莫不歸德指滂之所用以
 爲范黨牢修因誣陷之竟遇害
 孟博性耿介卓立不可撓登車奉飛詔志與青
 雲高軋坤方土崩澄清竟徒勞雲高軋坤方土崩澄清竟徒勞
 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視觀慨然有澄清
 天下之志及至用境守令曰嗚呼風解印綬
 綬版辭光祿綬版辭光祿
 綬版辭光祿綬版辭光祿

棄官而去 俯首就功曹 太守宗資聞名請還功曹委任政事有行遠
考擇不執仁義者 時變不可測收姦何太迫牢
修計難巧 年修計言鈞黨游 亦由君等激惡草

莼未半良田早沉溺 游為三扇操泰惟家之黨
除姦王通以開農夫去朝嘉穀必茂惡臣為害
遭大戮撫心空嘆息 中常侍丁甫考掠黨人使

伯夷在泥塗 游於首陽山樹上
伯陶祭何益 祭事陶游曰草陶古之

詩史卷之六

庭空老母何為者臨訣亦從容 建寧三年後收
庭空老母何為者臨訣亦從容 建寧三年後收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性篤孝母常帶病三
年未常解襟帶傳學好辭章建寧三年召拜
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為宦官所害與家屬
髡鉗徙朔方會赦乃亡命江海董卓聞邕名

高辟為中郎將王允誅卓邕在坐有動於色
允怒收邕下廷尉遂死獄中

中郎曠世才毫端落珠玉 如晉傳馬曰傳日聽

音知殺心 本傳初邕在陳留時其鄰人有以酒食

也此立為殺心而於外者其聞炊辨良木

孝感遠廬免 詩史卷之六

具宅勝又木生連理識愧摩天鵲 詩外傳

詩史卷之六

誰令返邦族 本傳邕還本郡原太守士智

巨滑窺神器

奚所托其足巨擘指董卓時卓廢少帝為弘農王
里塵埃○禁書傳王三日周三臺白壁
鵠火將燎○禁書傳王三日周三臺白壁
山一夕類○禁書傳王三日周三臺白壁
王允亦疑情漢紀無由就獄中成土灰○禁書傳王三日周三臺白壁

詩史卷之六

罪而反相傷○禁書傳王三日周三臺白壁
帝子投河○禁書傳王三日周三臺白壁
其曲誠○禁書傳王三日周三臺白壁
淮南下○禁書傳王三日周三臺白壁

孔融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勿有
異才舉高第為侍御史遷北海相獻帝時為
太中大夫時曹操欲篡漢憚融乃使路粹枉
狀奏融大逆不道下獄弃市妻子皆被誅

怪燕鳴枯榆○禁書傳王三日周三臺白壁
靈遺劍壘○禁書傳王三日周三臺白壁
公栖栖戀漢官○禁書傳王三日周三臺白壁
策應歸比山北○禁書傳王三日周三臺白壁
放言○禁書傳王三日周三臺白壁

詩史卷之六

訊曹瞞徒然喪其魄○禁書傳王三日周三臺白壁
霜同皎白現玉齊○禁書傳王三日周三臺白壁
老大不見幾小時○禁書傳王三日周三臺白壁
時李元○禁書傳王三日周三臺白壁

衞
衛

福生素疎放羞與屠沽

詩史卷之六

五十一

[illegible]

人言史家之

1

人共沾襟要義 君本散樗樗 桂荒原如屋
陰誰令生道左條烏雅客尋郭曰 至子謂郭曰
不中規矩大而不無用東山曰 不中繩墨也 小枝卷曲而
大樹患其無用不樹之於無何有哉 難郭曰 感明王慶徒
之野不天元祐物無名者安所歸 難郭曰 感明王慶徒
叔之樹生於道左左傳曰 難郭曰 感明王慶徒
所謂此焉謂 難郭曰 感明王慶徒
騁漁陽音月半武技而楊抱馬 難郭曰 感明王慶徒
有金石聲四生歲之改元 難郭曰 感明王慶徒
同聲摩不能發所上之奏 難郭曰 感明王慶徒
戴安道發忿破鳴琴昔書隱蓬蓬戴連字 難郭曰 感明王慶徒
大率武健王曉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遂對德
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乃徒吊會德

之
將

顧氏詩史卷之六終

顧氏詩史卷之七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後漢紀

余讀詩至杜少陵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而嘆昭烈君臣之際其拮据何若斯之難也以區區巴蜀一隅而欲噓炎劉之燼定鼎足之業曹瞞仲謀輩又乘其奔北之餘而觴斲之卒使英雄無用武之地悲夫彼僅恃中山帝室之胄足以鼓敷天左袒之心而計其時熊羆不貳心之臣業已凋殘殆盡如龐士元之智焉而死法孝直之敏焉而死關張馬趙之猛驚焉而死漢之天下猶得少延一綫之緒者秋毫皆諸葛公力也後之豎儒輕於持論輒以成敗低昂千古而謂將畧非武侯所長甚至帝魏而冠蜀漢嗟嗟彼以耶烈君臣固嘯聚之雄乎哉此杜陵野老所爲長使英雄淚滿襟者也余揮毫弔古至此地王不甘面縛哭廟自刎姜伯約謀傾鍾會

詩史卷之六

詩史卷之七

忠扶漢室未嘗不憐其志壯其節爲修諸篇
章而魏吳之士則畧故荀文若以不從九錫
書公瑾子敬以協力破操書而子建仲宣以
文學子泰幼安以棲隱其他碌碌功名之士
則咸無取焉

昭烈皇帝者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諱備字玄德少孤貧敗屢爲業獻帝時爲左將軍敗曹操於赤壁破劉璋於成都自立爲漢中

王及曹丕篡漢乃卽帝位於蜀改元章武在位三年崩太子禪代立是爲後皇帝在位四

炎精四百秋

東原失其御刑臣弄

按高祖元

王制帝建安二十五年傳凡四百三十八年唐王莽所篡後二十五年爲

曹操桂樹將

枯槁見前不意五侯門後漢書

東武陽

平超堂新豐侯徐瑋爲武原侯具

同王國公世

頻生千里草後漢五行志

帝踐祚之初

京師產諸口千里草何青青十火

在日行也

卷之十

燎洛陽宮駕入長安道魏志董卓傳卓騎帝引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又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乃使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四方典義兵豪傑相紛紛擾衣紹稱盟主曹瞞濫征討以賀弟後將軍曹街翼州牧韓馥陳州刺史孔伯夏內刺史劉備陳羣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聚各投萬計車馬名約盟推紹為盟主起發各投萬財令義兵將以誅之武帝紀人相附家嘆息高皇陵蕪穢令誰掃漢書高帝葬武沛軍嘆息高皇陵中無穢不復掃何憂中記漢諸陵子尚掃時

右一章

詩史卷之七

三

中山有裔胃貌與常人殊諸葛亮傳亮曰將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膝顧自見其耳同宗劉元起曰吾宗中此兒非尋常人也耳同宗帝子孫盡陸遜龍騰起值龍閣史記袁盎欲起種自與常人殊投袂爭天衢左傳楚王使孫子孫開野羣王業蕩無餘曹丕廢帝為山陽公奮身何所迫高廟填丘墟思續郊金刀金孫子孔子豪有金龜起呼朝回子貢往觀之見赤紕化非徒有赤紕起呼朝回子貢往觀之見赤紕化非徒羽葆車本傳先主舍東南角簷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

右一章

中山有裔胄貌與常人殊諸葛亮傳亮曰將軍帝室之胄○本傳亮

主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同宗劉元起曰。吾宗中無此兒。非常人也。○杜詩高

帝子孫盡隆雉龍
逢起值龍闕史記象緯逢起

符曰四夷雲投袂爭天衢左傳楚王山陽如贅

疏王業蕩無餘曹丕廢帝爲山陽公奮身何

所迫高廟填丘墟思續郊金刀

有赤髓起呼頰回子真性觀之見赤蛇化非走

羽葆車 本傳先主舍東南角簾上有桑樹生高

五 大德通望 兒童如小車 美作來有

右二章

桓平原相三戰且三北幸遇陶謙知還爲呂布

擊平原相時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糜竺

[illegible]

復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列子管仲

三北謀泄董承衣著幽曹公席華陽國志獻帝

詒史卷之七

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會天震雷。先

威乃至於此先王運會皇可叱咤震之

公東征劉備擊破之。局足宣溪已世語劉表請

備走河川奔表紹 踰仁林浮刀備宴會漸越

日厄矣。可努力的虛求救係將事交鋒今亦盡

乃一躍三丈遂得趣云來牙并生之金方亦屋
諸葛亮傳先主爲魯公所追至夏口亮曰事急

亮請先主并力拒曹

右三章

11

之國也

炎樵借荆州及先王定鄂權發未荆州神物困

池中飛騰志有無

俱在戰場。是蛟龍得開張萬人敵。見下左龍右

鳳雛襄陽士劉禪在荆州訪士於襄陽司馬

益州天府國

詩史卷之七
五

天壽之國商賈因之以成帝業杖鉞西南徂

蟻屈終能奮以未仲也

舉定所者建國成都劉璋出降

右四章

曹丕竊漢祚宇內空無君帝真高皇喬德洽河

主大正劉氏苗裔公卽希直乃其

故議郎陽泉侯劉豹上言臣聞河隄洛邑鎮雅

九世會備合爲帝
赤伏起顛運
按云都府羅錦江

卧麓得孔明
龍升錦江墳

史 288—123

君臣方一體河山尚三分荆襄天下樞戎馬日紛紜不佐前將鮮明則軍開羽為前鋒李陵書曰猛將茲邦一以失何地立功勲謝吳

右五章

五星不復聚見前高天命莫可回宋子感興詩興復徒有志終難然死灰出師警四方天意竟荆州虎牙莫回王國不偏昌

折亦云亡詩史卷之七成都鳳翼摧見下直亦云亡詩史卷之七臣安在哉正注吞吳信非策軍傅先主領益川勢

沒長江隈傅先主領益川勢臣安在哉正注吞吳信非策軍傅先主領益川勢臣安在哉正注吞吳信非策軍傅先主領益川勢

王圖竟不遂千古一悲哀

右六章

北地王諶

北地王諶後主仲子也景耀二年立為王六年魏司馬昭遣鄧艾度陰平伐蜀至成都諶請戰後主不許與太子諸王面縛出降諶義不受辱適自劉於昭烈之廟

魏家瓊裘將懸軍度陰平鄧艾傳忠臣赴陣死諸葛亮傳

詩史卷之七

洛陽死魏主傳身終不污拔劍斬妻孥九原從先帝雄哉烈士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少與徐庶相善庶薦之於先主先主三往而後得見與語大說表為軍師將軍昭烈即位以亮為丞相及昭烈病篤召亮屬以後事後主立封武侯使建興十二年伐魏卒於軍

武侯少躬耕

躬耕

龍臥南陽澤

東陽記諸

許時人莫之識

詩史卷之七

將軍三顧遂高宅

先主曰諸葛孔明起

談天下計

風雲生肘腋

謀

三分國

侯此誠不可

南海東連吳

不能守此殆

君將軍總

龍臥天下有

亮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自始執

成漢之口魚水洽君臣

鮮之曰有孔明則天下

水內諸將皆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謀三分國說吳沉北軍

<p>獲<small>漢書</small>晉書卷之七 <small>漢書</small>晉書卷之七 <small>漢書</small>晉書卷之七</p>	<p>更戰七戰七禽而道獲獲不木牛供負擔</p>	<p>建興九年亮復出祁山不後天矣</p>	<p>依魏以木牛運糧給勇流馬堪輸積十二年</p>	<p>世宗牛桃林之野以示不使輸積斬雙險道</p>	<p>中而運糧上使率勇進漢與魏之新界</p>	<p>射卻窮嚴側射張郃屯田五丈原</p>	<p>永以供軍食<small>不仲是以分兵屯田為久壯之謀</small></p>	<p>敢擊<small>漢書</small>晉書卷之七 <small>漢書</small>晉書卷之七 <small>漢書</small>晉書卷之七</p>	<p>因曰公畏蜀如虎余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p>	<p>保督不敢復出○晉書亮魏甲首三千級懿運</p>	<p>漢祚當遷易<small>晉書</small>亮魏甲首三千級懿運</p>	<p>定星隕一何迫<small>晉書</small>亮魏甲首三千級懿運</p>	<p>威仲達猶奔北<small>漢書</small>晉書卷之七 <small>漢書</small>晉書卷之七 <small>漢書</small>晉書卷之七</p>	<p>馬姜維今僕天漢蜀故將所統者銘乃不敵</p>	<p>是以告銘為之而死諸君生不能侍死嗟嗟諸</p>
--	-------------------------	----------------------	--------------------------	--------------------------	------------------------	----------------------	--	---	---------------------------	---------------------------	--	---	---	--------------------------	---------------------------

<p>葛公萬古一英雄蕭曹寧並駕伊呂特追蹤</p>	<p>摘擇若夫漢書<small>漢書</small>晉書卷之七 <small>漢書</small>晉書卷之七 <small>漢書</small>晉書卷之七</p>	<p>漢室運于萬折漢德紹殷宗<small>史記</small>殷宗用</p>	<p>太白光偏燭<small>張</small>漢德紹殷宗<small>史記</small>殷宗用</p>	<p>金火交會華命之象也<small>漢書</small>晉書卷之七 <small>漢書</small>晉書卷之七 <small>漢書</small>晉書卷之七</p>	<p>為梁父曲千里動悲風<small>梁父吟</small></p>	<p>關張</p>	<p>關羽字雲長河東人張飛字翼德涿郡人也</p>	<p>兩人俱事先主先主與之同寢食恩若兄弟</p>	<p>兩人亦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為平原</p>	<p>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羽嘗為曹</p>	<p>操解白馬圖表封漢壽亭侯後亡歸先主及</p>	<p>先主為漢中王以羽為前將軍以飛為右將</p>	<p>軍羽守荊州為具將呂蒙所害飛領巴西太</p>	<p>守昭烈即位進封西鄉侯為帳下張達范疆</p>	<p>所殺</p>	<p>吾暴鬚將軍忠義堅金石<small>本傳</small>羽美鬚美</p>	<p>西鄉侯均為萬人敵<small>飛皆稱萬人之敵</small>報効曹</p>
--------------------------	---	--	---	--	------------------------------------	-----------	--------------------------	--------------------------	--------------------------	--------------------------	--------------------------	--------------------------	--------------------------	--------------------------	-----------	--	--

江表趙雲字子龍生於二吳故稱不聞之達至南郡
即父仁帳下仁農芳子生荊棘先主伐呂飛當斬兵萬人
下將張遼追劉備飛持其有顧慮而奔孫權惜哉二名將竟爲豺虎
漢書張弮陳轅田心
策史記楊武曰但昭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精靈千古在
禹得効其尺一番功名於竹帛鄧禹謂
祠廟生光色君看吳王宮幾處蒼苔積

漢三將

馬超字孟起扶風人也獻帝時爲偏將軍攻

曹操於潼關軍敗奔張魯操收滅其族昭烈

圍成都超引兵來降遂定蜀拜左將軍章武

元年封葦鄉侯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初爲劉表將表死歸

先主從定蜀嘗先登陷陣帝爲漢中王以忠

爲後將軍賜爵關內侯

趙雲字子龍常山人也初爲先主牙門將定

蜀拜翊軍將軍建興元年封永昌亭侯五年

從諸葛亮攻祁山軍敗病卒

神武君豪傑歸心久臣甫請君王自神武
傳先主也折野豪傑名將會如雲邇逢應不偶

李凌雲孟起來成都劉璋隨稽首馬超傳起
子足與計事內懷於色開先主圖劉璋於成都

中愛悔璋即稽首漢升斬劉頭一戰平隴右史
傳建安二十四年忠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

戰劉璋情志相鋒必進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史
戰劉璋情志相鋒必進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

猶護持肯棄君王走雲別傳曰曹操揚兵大出
雲有伏兵引去先主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子龍起雲身抱將子保護耳夫人皆得免難詩史卷之七
子龍起雲身抱將子保護耳夫人皆得免難

羣勇冠三軍藉令四海一豈滅雲臺助後漢書
羣勇冠三軍藉令四海一豈滅雲臺助

虎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但酬知己心士爲知己
虎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但酬知己心士爲知己

時人號曰鳳雛先主既領荊州以統爲侍中

從事表爲軍師中郎將親待亞於諸葛亮統

說先主定蜀從攻雒縣爲流矢所中而卒

士元真鳳雛寄情霄漢表一遇操桑人片言堪

絕倒前傳王忠每聞則言輒嘆息絕倒
絕倒前傳王忠每聞則言輒嘆息絕倒

本傳賴州司馬徽有知人鑒統弱姪往見徽徽

操桑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數日

却來展驥足卓然凌空矯史事主領荆州統以
却來展驥足卓然凌空矯史事主領荆州統以

耳先主爲海中之龍立說左將軍興詩思東扶法爲中從事○江淹
耳先主爲海中之龍立說左將軍興

師起西討江州春秋統統統統統
師起西討江州春秋統統統統統

鳳翔故... 臣零落盡誰佐隆中老

法正

法正字孝直扶風人也建安初避亂入蜀依劉璋為新都令度璋不足於有為乃奉使荆州見先主獻伐蜀之策既拔成都以正為蜀郡太守號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帝為漢中王遷正為尚書令一年卒

蜀書卷之七

七

翻然來荆州昭烈遂... 神龍悲失水

居於馬... 一夕掩泉臺白帝奔天子

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人也初為本郡參軍丞相亮伐魏維詣亮拜奉義將軍亮卒還成都進封平襄侯延熙十九年為大將軍魏遣鍾會鄧艾分道伐蜀維與會相拒於劍閣而艾從陰平道入至成都後主降因勅維解兵維降鍾會會善待之維陰欲殺會復立漢帝謀未發而為亂兵所殺

伯約

七

伯約負遠志弱冠氣從橫... 功名雖不立社稷亦云寧

高書今華語... 亦不知命在何時... 以幽蘭所生... 名震其... 分香且有令遷鼎獨無言... 此意也... 君看城魏人已... 蕭牆後...

詩史卷之七

千

西蜀有天王信義著四方... 龍興接漢緒... 因之千載後... 荀彧字文若... 穎川人也... 靈帝時為...

荀彧

亢父令董卓之亂... 其謀平定河北... 軍國大事悉與籌之... 亭侯建安十七年... 加九錫或議以為不可... 飲藥自殺...

詩史卷之七

廿

文若名家胤出身... 既云魏子房應非漢... 迎駕荆榛中... 無功本初滅無迹... 唯君運籌策... 羣雄假義...

以詩授書與或議武對操李共攻非能解倒懸
之操者以奇兵襲魏皆如或之果非能解倒懸
范曄論曰自漢帝西京山東魏清天下之命倒
懸於河江越河其間開以從漢氏崇明王累
以急適為齋盜食藉賊兵而齋盜食者謂國祚
將遷移九錫復何悲量無勤王意捐生當為誰
十七年董昭等欲共進操歸國公加九錫備物
家以訪或或曰曹公本與我兵以匡扶義朝雖
如此事也操心不能平會而江操操表請或
或早于魏或病將去操饋之食道與夷齊耦
論出蘇生口近子居其道似伯夷君看萬威亭
能生薇蕨否

曹植

詩史卷之七

世

曹植字子建魏王操之少子也善屬文每進
見問難應聲而對操甚異之特見寵愛建安
十六年封平原侯兄丕素憎植及僭尊號數
見貶斥十一年之中三徙封焉植表請自貳
丕不許乃以陳四縣封植為陳思王遂憂憤
而卒

陳思少英奇才調原卓犖
八斗冠羣英
南史調原卓犖本傳植年十歲讀論
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
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

古及今共七子存蔡邕與論曰今之文人曹國
分一斗
樂比海徐幹陳思王
七子者徐幹陳思王
詩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好文學與數子並見友善
有通直蔡邕
振筆隨珠落
賦成銅雀臺
甚異之
無所施
不成者
在釜中
何如春草作
竟日不就
大以馬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俗語也

王粲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也少有異才蔡邕見而
奇之辟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去而依劉表
表卒曹操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與曹植
相善競為詩詞號建安體後從操征吳道病
卒

漢南王仲宣秦川貴公子
曹植書仲宣獨步於
漢南謝靈運擬題

自臨陣太田與戰時大斬獲軍還論功行封亭
解不受曰時義遠家之人家恩全活為幸多
矣豈可責義遠之塞以易義遠之太祖
知不可厚乃拜讓即承明讓姓名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齊相管仲之後也性恬
靜不樂仕宦避亂遼東依公孫度度虛館待
之乃廬於山谷及度卒寧乃還故郡魏主覲
下詔徵之終不能屈身自耕作以樂其志焉
幼安潛龍德薄上管寧謂郭原曰越海避風煙
高士德重帝未嘗不以不見為德乃與其友就
郭原決海居遼東太守公孫度及度歸禮之就

山為廬室

山為廬室傳曰寧在遼東因山為廬室因稅
遼東田傳曰寧有牛暴寧田者寧為辛牛著

遺金揮不取世說新語管寧華

石不置華揮而撫之木榻但高眠寧常生一

股其期上當於膝皆穿淅灑清池裏邀遊園

園前傳寧居宅屋水七八十丈更布衣欣自

得白布單衣琴書常晏然謂詩書琴豆連東

不意蒲輪使持書下九天棲遲自有志肯為榮

利牽不受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榮於是

利牽不受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榮於是

軒冕客割席已多年讀書有來軒冕過門者寧
席分半曰子升吾友也

孫權

孫權字仲謀破虜將軍堅之仲子也兄策為
討逆將軍早卒以國屬權年十五舉孝廉為
陽美長繼策領會稽太守號討虜將軍建安
二十五年襲殺漢將關羽自領荊州牧曹丕
篡漢權稱藩于魏魏遣使立為吳王建興七
年乃僭尊號及卒謚曰吳大帝後三世滅於

晉

權承父兄業晉書傳孫權會稽曰承承虎視荆
吳陰虎視於天下依阻長江險固周瑜傳議者
以回曹操有吞天下心戰國策蘇秦曰天下之
心攻曹量非敵藉劉相併力見昭百計取荊州
終為漢家賊漢甲度已開投足未能安臨湘取
三郡令我被艱難蜀志先主傳建興二十二年孫
權急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漢

撫三軍悅士從後戰之刀文胸立死○孫策傳
曹公表策為討逆將軍策弟○許都客
擊傷創甚而卒○孫權傳策費以事授權○權

艾

九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人也性度恢廓美姿貌吳中皆呼爲周郎雅與孫策相友善策定江東以瑜爲建威中郎將及策死權兄事瑜瑜益盡敬奉職如初建安十三年曹操北伐權以瑜爲大都督破操於赤壁拜爲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尋病卒

周郎江東秀雅量真雄豪

辨音律

謠曲有交如飲醇醪

爭衡將拒曹

盡其心以作

花萼有餘輝奉之耳盡節

動蘇張舌

食肉大夫廣

之親使蘇張

所其誤豈足下

進當窺幽關退

巧能

以安吳越曹公下荊州

急吳人靡所籌是非周公瑾

入荊州

思謂乃以十數

無著吳中

通往吳口

舟

方斫案

新草

悉延

風風急北

生顏色

勢心

基宅

魯肅

以結士爲務

周瑜爲居巢長

大奇之遂相友

善。因薦之於孫權。權以客禮待之。特見寵愛。曹操破荊州。諸將多勸迎操。唯肅力諍其非。權以肅爲資。軍校尉助瑜破操。及瑜病篤。舉肅自代。即拜奮武校尉。轉漢昌太守。卒。

子敬稱奇才。

陳壽評曰。肅有建獨斷之才。避亂來

吳國。

吳書曰。中州流寓。皆起而爭。肅乃命其

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遠圖。

乃渡江。往見孫權。連榻相與談。遂陳分鼎策。

吳書曰。肅之策。與諸葛亮之策。其意略同。惟引兩合。權對飲

之功。若所以依之。肅對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

不可卒除。若將軍能據天下。則天下可定。

之。操草不隨風。從漢書光武謂王霸曰。願川

夜風。知一言能破敵。本傳諸將皆勸權迎操。肅

不足與圖大事。將軍迎操。欲安所歸。權曰。早定大

計。莫同。此天辱亡則商。公曰。傳官之奇。陳

以卿賜我。地辱亡則商。公曰。傳官之奇。陳

爲漢借公安。按先主得利。頃令姦雄主。西筆起

長嘆。伯之其。昨諸公。開權以上池業。滿方

作書。善於地。於吳計。雖短。漢實家。其援。百。家。傳。孫。權

一。短。不。足。以。論。其。二。長。也。吳蜀方交驩。條爾

悲相館竟令吳阿蒙秣馬章華宮。按魯國卒曰

日。大。人。之。志。也。○江表傳。魯。肅。爲。美

華。官。在。三。品。○

詩史卷之七

三十三

顧氏詩史卷之七

顧氏詩史卷之八

華亭顧正誼

晉紀

自有天地而有中國以來夷狄之亂華無如晉其舉先王之禮法而殄滅之亦無如晉夫昔猷猷嘗逼周匈奴嘗圖漢矣然僅僅稱兵犯塞志在標掠時侵鎬方與飲馬河朔之間已耳猶未徧寓內而半為虜也晉自遷其部落與齊民雜處於是土腥穢而人行禽於乎

詩史卷之八

此誰咎哉余觀晉室諸臣如祖士雅之擊楫劉越石之枕戈溫太真之絕裾陶士行之運甓其恢復中原之志非不矯矯一時而其他王謝之流神姿雋朗自是風塵外物第以揮塵清談傲然自放遂使神州陸沈而五胡雲擾晉亦奄奄不振以迄于亡甚哉禮法之關于世非眇小也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已而秦晉果遷陸渾之戎於洛余故叙列

晉之君若臣而以匈奴羯氐羗鮮卑次其後今後有君子得以晉為鏡云

武帝

武皇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河南人也祖父懿魏明帝時為太傅與曹爽共受遺詔輔幼主既而誅爽以專政父昭弑魏主髦而自立為晉王始建社稷于洛陽以帝為太子帝髮立委地手垂過腋有帝王之相初襲封晉王尋受魏禪而有天下平東吳海內一統在位

詩史卷之八

二十五年崩于惠帝暗弱賈后專政于是宗室相殘而起五胡之亂懷愍二帝並沒于匈奴帝嗣遂絕而宣帝之曾孫琅邪王肅即位金陵是為東晉

曹氏移炎與祖謀惟萬端

存○曹氏移炎與祖謀惟萬端安知造化巧狠顧來相

干○曹氏移炎與祖謀惟萬端宣帝紀宣帝諱懿字仲達武帝受禪上尊號

曰宣皇帝初魏武皇帝有魏主志聞有狼顧相

驗之乃召使前行帝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

動魏武甚定焉因謂太子王曰曆數苟有在消

流遂成淵李賀詩面始通石圖靈馬現劉長卿詩
國四丁李賀詩面始通石圖靈馬現劉長卿詩
鳳凰李賀詩面始通石圖靈馬現劉長卿詩
今高李賀詩面始通石圖靈馬現劉長卿詩
以問李賀詩面始通石圖靈馬現劉長卿詩
所得李賀詩面始通石圖靈馬現劉長卿詩
所見李賀詩面始通石圖靈馬現劉長卿詩
秋是李賀詩面始通石圖靈馬現劉長卿詩
不在李賀詩面始通石圖靈馬現劉長卿詩
作潛李賀詩面始通石圖靈馬現劉長卿詩
憐魏季主血灑金根丹李賀詩
三
詩史卷之八
放黜侍中王李賀詩
衡天子知事李賀詩
齊元地諸柏李賀詩
舍人城諸柏李賀詩
寫上李賀詩
魏志文帝紀李賀詩
音詩韓康李賀詩高官諸生李賀詩
貳帝紀李賀詩
有在李賀詩
帝乃李賀詩
其間李賀詩
以得李賀詩
初以李賀詩
得長李賀詩
君看典午世骨肉目相殘李賀詩

左右曰此為者為官乎為私乎或曰曰在金行
運未移琅邪方伏鉞王導傳論與牛發願本于
○按晉以金德王導安東潯陽郡有揚州諸軍事
五嗣位琅邪王導遷安東潯陽郡有揚州諸軍事
○嘉初用王導濟濟百六掾英才聚成列元帝
討始鎮建鄴元帝年零臣上導請不說請人時人謂之
通王計之乃即王位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
百六金陵王氣動江左妖氛詔元帝紀始秦時
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游以厭之元帝
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在於此
色改勞瘁妖氣詔天神光昔有徵元帝紀咸寧
洛陽有神光之玉璽今堪綵懸帝即位加帝大
異一室盡明玉璽今堪綵懸帝即位加帝大

詩史卷之八

時有王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龜出於江寧
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寶皆以海神與之象
焉○王遠楚也璧化龍謠詩璧化龍謠詩璧化
辭注錄璧也璧化龍謠詩璧化龍謠詩璧化
元帝紀王遠楚也璧化龍謠詩璧化龍謠詩璧化
為龍識者以為吳越之地當與王遠楚也璧化
陽漢南帝登位王沉吟易馬說元帝紀沉吟
覆濟而帝登位王沉吟易馬說元帝紀沉吟
氏以毒鳥其對牛金而泰王如夏氏氏竟過
小吏牛氏智哉中興主開基信明哲惜無恢復
而生元帝紀智哉中興主開基信明哲惜無恢復
意國耻終不雪東都賦恢復漢宇○元帝紀帝
之耻天下嘆惜祖將軍奮身空北伐注

明帝

明帝名紹元帝長子也幼而聰敏長而仁孝
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與溫嶠等為布衣
交時王敦叛逆元帝以憂憤而崩帝崎嶇遵
養以弱制強卒平大難有撥亂反正之功焉
在位三年崩

孝明善機斷神武揚威靈明帝紀帝聰明有援
朝野欽信○江德雲番髻指白日片語羣臣驚
○明帝紀帝幼而聰敏元帝所寵異年數歲
會生龍騰滿長安近不聞人從別處來居然
長安就建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別處來居然
可知也元帝之明曰要尊德又問之對曰日

詩史卷之八

國命擁衆方橫行中宗以憂死帝將雪其耻微
什人賊管夢日環其城追騎來何晚空持寶鞭
返明帝紀帝即位二年王敦舉兵內向帝密知
其誠驚起○此必黃龍早收束也帝母何氏
五時物色帝亦驚外氏驚黃龍故謂帝云於是使
至問編鍾曰去已遠矣因以懷示之五騎傳玩
不進帝健復兄飛檄召將軍金陵會如雲六軍
同時發斫棺鞭巨猾帝紀帝年十歲時比擬重

王遜等五人遷衛京師城之斬其前鋒有康王敦伯
敦伯死○王敦傳有司謀曰王敦有康王敦伯
割於死○王敦傳有司謀曰王敦有康王敦伯
懸義有司向軒轅者莫不屏除出尸既而川之
慶○王敦詩曰軒轅者莫不屏除出尸既而川之
信弘達○王敦詩曰軒轅者莫不屏除出尸既而川之
思天伐○王敦詩曰軒轅者莫不屏除出尸既而川之
年帝下○王敦詩曰軒轅者莫不屏除出尸既而川之
以有胡寇難方興聖期運當缺論衡孟子云五
也○王敦詩曰軒轅者莫不屏除出尸既而川之
五百有胡寇難方興聖期運當缺論衡孟子云五
也○王敦詩曰軒轅者莫不屏除出尸既而川之
菌沒○王敦詩曰軒轅者莫不屏除出尸既而川之
先朝○王敦詩曰軒轅者莫不屏除出尸既而川之

詩史卷之八

九

二王

王祥字休徵琅邪人也性至孝善事後母隱
居三十餘年魏徐州刺史呂虔辟爲別駕高
貴鄉公卽位累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行
幸太學命祥爲三老武帝受禪拜太保進爵
爲公年八十五卒
王覽字玄通祥異母弟也孝友恭恪名亞於
祥祥既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
曹掾官至光祿大夫卒

晉廷諸世胄王氏爲選首○史記謂世胄高門
通弟引威○庾刀光其前淮水昌其後○
○王敦傳有司謀曰王敦有康王敦伯
割於死○王敦傳有司謀曰王敦有康王敦伯
懸義有司向軒轅者莫不屏除出尸既而川之
慶○王敦詩曰軒轅者莫不屏除出尸既而川之
信弘達○王敦詩曰軒轅者莫不屏除出尸既而川之
思天伐○王敦詩曰軒轅者莫不屏除出尸既而川之
年帝下○王敦詩曰軒轅者莫不屏除出尸既而川之
以有胡寇難方興聖期運當缺論衡孟子云五
也○王敦詩曰軒轅者莫不屏除出尸既而川之
五百有胡寇難方興聖期運當缺論衡孟子云五
也○王敦詩曰軒轅者莫不屏除出尸既而川之
菌沒○王敦詩曰軒轅者莫不屏除出尸既而川之
先朝○王敦詩曰軒轅者莫不屏除出尸既而川之

詩史卷之八

親非二途王公知之否仁孝苟有餘忠貞竟何
如晉王加九錫猶為長揖客三晉傳王太尉荀顗性調頭謂祥曰相王等便當拜也祥曰三司而無拜人者及入殿遂拜而祥獨寢化為墟復戀承明廬張載詩園廢化為墟○客參本傳武帝踐祚祥拜太保君看魏范案終身不下車方被廢還于金墉城案奉腹拜迷東殿地不

羊杜

詩史卷之八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少博學善屬文
文帝時徵拜中書侍郎武帝受禪有滅吳之
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進據險要開
建五城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
之及病篤舉杜預以自代

杜預字元顗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
廢之道代祜為都督號鎮南將軍進兵伐吳
所向輒克遂降孫皓平江東封當陽侯預雖
多武功猶耽思經籍為春秋左傳集解行於

世

叔子幻靈質探環悟前身祥祜傳祜年五歲時孔母取所弄金粟樹中探得之先無此物祜即語人李氏東垣梁何持之謂李氏則祜之前身也鑿然消王氣以翼晉名臣有善相基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墓因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乾坤苦未一東南壓焉折臂至公而無祜乾坤苦未一東南尚風塵東吳醇酒軍中設祜出鎮南夏慨然有交兵勉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輕裘進講詩之策者祜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輕裘帳下親鈴問之下侍衛者不遇一殺人墾田充

詩史卷之八

晉食祜鎮南夏成運以主外以聖國八百餘城
至祜年有饋藥飲具人通抗常病祜對使交
服之無誤心人多謀抗管門恒納諫祜頗以吸
欲夜出軍即徐執榮當營門口將軍都督諸
里安可輕祜將軍之發危亦國家之安危也抗
政密謂之此後孫出矣敵國倍施仁祜與吳
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祜出軍行吳境劉毅為
為計所役送綈履之祜是山人禽風景必造
傳名也道遙岷山岷山置酒言談終日不
人悲傷涕泣曰自有字由便有此山由來賢達
今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不戰吳人服漢晉看

增修德信以懷其人苦抗每告其遠戊日因令

杜武庫舉之如破竹杜武庫舉之如破竹

號曰杜武庫號曰杜武庫

頭陳兵江凌頭陳兵江凌

者萬餘人者萬餘人

力而無蛇蛇水力而無蛇蛇水

莫不凍手莫不凍手

訂有功但當思訂有功但當思

順流之計順流之計

失受千餘人失受千餘人

上皆得號上皆得號

程既來賓太傅功堪錄程既來賓太傅功堪錄

滿日此羊太外寧多內憂滿日此羊太外寧多內憂

傳之功也傳之功也

吳以外寧多內憂吳以外寧多內憂

吳以外寧多內憂吳以外寧多內憂

所之至便家所之至便家

後居以豐後居以豐

都故云樂土都故云樂土

淚碣千古令人愁淚碣千古令人愁

其碑若更不流其碑若更不流

○陳子昂觀山懷古詩曰猶悲墮淚碑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也少有器量介然不羣

與嵇康阮籍為竹林之遊年四十始為郡主

簿武帝受禪遷吏部尚書以清儉貞慎為當

時所重云

山公金玉姿人莫名其實山公金玉姿人莫名其實

渾金人皆欽其渾金人皆欽其

實莫知名其器實莫知名其器

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陳其弟者

謂竹林七賢也談丘邁古風謂竹林七賢也談丘邁古風

七賢也談丘邁古風七賢也談丘邁古風

理會○杜周贈謝詩啟事推同好理會○杜周贈謝詩啟事推同好

運職十有餘年運職十有餘年

目時稱山公目時稱山公

章人頽然卧荒草章人頽然卧荒草

康乃與書告康乃與書告

若玉山之將傾若玉山之將傾

所以終日醉然所以終日醉然

阮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人也容貌瑯傑志氣弘放

任性不羈喜怒不形於色宣帝為太傅命籍

任性不羈喜怒不形於色宣帝為太傅命籍

爲從事中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
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
酣飲爲常籍聞步兵厨管人善釀有貯酒三
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籍善屬文作詠懷詩
八十餘篇爲世所重云

步兵方外士俗指散髮不拘禮節勇於義指往涉
哭便何爲哭問指凡平者士哭者乃爲禮籍既不
典我俗中之士故以執白眼傲流俗籍又不能
儒俗之士以人數爲兩得白眼傲流俗籍又不能
喜不擇而退喜象康間之乃齊酒缺琴造焉籍

詩史卷之八

山水每忘還琴書欣自足

洋船然獨得神附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
 潭水無日不流當其得時就當鑪眼郭家少婦有美色當
 便忽忘形體時就當鑪眼臨沽酒簫聲諸飲醉
 其夫容之亦不疑也莫測窮途哭籍籍到
 獨覺不由爲野中法所窮輒窮途而反○加維
 延之詠阮步兵遊物故不可論窮途而反○加維
 餘鸞鳳音冷然響空谷魏氏春秋籍少時嘗遊
 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曰打而已籍從之與談
 然會不爲魏氏春秋籍少時嘗遊
 皆虎聲門生亦謂若意鳳之音焉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人也。家于谿山之側，因以爲氏。康幼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後爲鍾會所譖，文帝斬康於東市。時人莫不哀之。

叔夜耽玄默採藥南山陰嵇康遺書云胡元鑑智秀
 傳傳常採藥南山陰嵇康遺書云胡元鑑智秀
 月中無聞是茂乃斲木閨之翳夏托興丘宅
 琴瑟常修養何服食之甚彈琴詠詩自足於懷
 ○左思詩歲久無酒一經彈琴一曲志意畢矣
 結構丘中有鳴琴石髓不得飲烈共康嘗遇王

詩史卷之八

得石髓如鉅師自服素餘半與康往歎而爲云
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蓋平與康往歎而爲云
月烈乃歎曰叔夜志趣卧龍還見侵康與呂安
非常而舞不遇命也
鐵提牧康初康顧於大樹之下鍾會往造安策
不爲之禮而輒不視良久會去康謂母何所聞
而索何所見而去會曰卿所聞而未見所見而
去會以此然之及云言於文帝曰孫康卧龍也
不可起公無憂天之下顧空傳養生論仙稟之神
以康爲慮耳康遂告之下顧空傳養生論仙稟之神
然非特瑜所自得可及乃若養生理則終絕廣陵音
安期彭祖之術可及乃若養生理則終絕廣陵音
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廣陵散於
今絕矣忽有客詣之博西暮宿華陽宮引琴而
彈夜沈沈有客詣之博西暮宿華陽宮引琴而
遂以法授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
人亦不言其姓字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性嗜酒嘗著酒德頌為建威參軍以壽終

劉伶閉關人

文中云劉伶玩世於杯酒傳贊依

一飲傾千鍾解醒須五斗

孔叢子平

時不逢

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謔荒弊子鍾孔叢子平

緩琴深治諫曰君飲酒太過非養生之道必宜

斷之伶曰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管耳

更何具酒肉妻從之伶疑祝曰天生劉伶以酒

為名一飲一醉五斗解醒婦兒之言誤不可棄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人也清悟有遠識雅好莊子而為之隱解以發明奇趣讀之者莫不起然心悟焉與嵇康呂安為友及二子被害秀經其廬而作思舊賦

詩史卷之八

十七

八荒為庭

劉伶酒德頌曰月滿

萬物皆芻狗

以萬物為芻狗向荷鍾復何心草木

同枯朽

本傳伶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

劉孝標命論候草木

以此影與乘鹿而同一死

詩史卷之八

十七

八荒為庭

劉伶酒德頌曰月滿

萬物皆芻狗

于期

于期探玄風樂道耽虛寂本傳秀好老莊少所

若旦夕

灌園息機心

謝○莊子共呂安灌園於山

一丈人方耕為圃畦繫隧而入其抱耒而出

子貢曰有披於此鑿木為機後重前輕犁牛若

拙其名為機者必為機事者必為機心吾聞有

知者必訪舊追遺跡

向秀思舊賦山陰之舊居踐二

子之遺跡訪舊追遺跡

向秀思舊賦山陰之舊居踐二

窮巷之空廬

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

厭序口余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

窮巷之空廬

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

厭序口余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

窮巷之空廬

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

詩史卷之八

十八

阮咸

阮咸字仲容籍之從子也放達不拘頗為禮法者所譏山濤舉咸典選武帝以咸耽酒浮

虎遂不用出補始平太守

阿咸素清狂玉缸盛美酒

李白詩三杯客小

詩相授玉缸本酒香○晉書本傳咸與從子

同共集不復用杯觴劉琨以大

醉酣無所知羣

聚皆賓友

屋然華之功也。樓頭窺紫氣，獄底發蒼龍。
 乃要驗登樓，仰觀曰：「何邪？」曰：「實妙。」
 上獄於天耳。華曰：「問曰：在何郡？」曰：「在豫章。」
 四羊即捕，與萬城氣，非尋常牛。有雙劍，並刻題。
 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牛咽氣，不復見。
 樂道便乃一翻，與華器一皮，不遂。華然書曰：「神。」
 物終當合，經年誅死，劍所在。張子華為州從。
 人反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燭妖，燃墓表。
 長勢大端，華有文章，度者謂然。張子華表曰：「必。」
 濟齊譜記，張華有司，究于明。然張子華表曰：「必。」
 我理化，可得見。司空卿公表曰：「張公制度，理不。」
 龍給，非但表子千許之，灌亦當滿。張公表曰：「理不。」
 從進諱華，於是論及文章，聲實事，有審。賤言辛。
 便思事，使人防門，不得出。潘煥謂華曰：「千年老。」
 精不復能別，恨于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某。
 前漢表曰：「富十年，使人伐之，至開。華表言曰：『王。』」
 還不自知，果誤。事於表，穴中得青衣小兒。
 是一斑，理成先數曰：「此二木，連根，以照之，書生。」
 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帝以同孤，桐傳。乃。
 片削，伐我，千年不復可得。帝以同孤，桐傳。乃。
 蜀中桐，材刻為魚形，封閉甚密。其化為雄。
 果榮，開雄蛇，有蛇。雄蛇，封閉甚密。其化為雄。
 數里，開雄蛇，有蛇。雄蛇，封閉甚密。其化為雄。
 也開地，蛇為。雄蛇，封閉甚密。其化為雄。
 此龍肉也。以苦酒濯之，必有異。而五色光。
 起，殊奇。問作主，果云：「園中茅，得卜得一百魚。」
 夫殊奇，以作主，果云：「園中茅，得卜得一百魚。」
 吳故以相獻，傳聞世無敵。幾微量，能識。物。

開世無
何此
如何戀枝豆不悟中台拆須更兵在頸
何以能修德枝豆蘇軾詩也○下黃帝書巨範
○曰純則者夫驚風迭戾○王謂濟曰
本費草少子謂以中台星拆○勤幸
以天運玄運推修德以應之耳不如煉以待之
筆華乃難之相安曰刀利加刃而治之於濟發
此不顧而出屏後收書是吉之於濟發
張司空誰云能竭忠儲皇一朝廢頭血傘汗地
賈后其勝人子命晉庾亮形式貌嚴議者至曰
語之曰卿爲家相任入下事太子之疾不能死
歸宮也華曰云云之議臣請事具存非不諫也
林曰僕等不爲何不去位華不能言○史記叔
活通傳謂爲太子次亡高祖故以地王如意叔
太子通諫曰陛下必欲廢康而立太子臣願先伐
計以聖血汗地高帝曰語曩公言太子臣願先伐
南風揚沙塵耳作塵中人南風賈后也立見
西師一如○昔慕鶴鶴翼一枝永棲息華初未托
鳳以自寄○而子鶴鶴翼一枝永棲息華初未托
迨一枝○近虎詩移棲息一枝安今也常栖
栖鷄鷺相爭食食鷄鷺相爭食海鳧如可
憑何不泛滄溟本所點滄中人不得毛三力
天下亂則
毛也出則
二陸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遷吳丞相父抗具

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可異才文
章冠世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張華薦之選
太子洗馬著作郎成都王穎表機爲平原內
史太安初穎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河北大
都督與乂戰於鹿死機軍大敗官人孟玖譖
機於穎遂遇害於軍中

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少與兄機齊名號
曰二陸入洛拜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成都
王穎表爲清河內史轉大將軍右司馬及機

敗并收雲殺之穎官屬皆爲之流涕

玄豹隱氛霧列女傳簡答子治陶三年名豹不

龍集九淵神龍居九淵者以自珍之物情猶自

愛幽潛樂其天奈何雄俊士徇祿忘歸旋

我觀晉詞人二陸最驚庭

發驚起丹穴丹穴之山名焉其狀如鶴五采在

發驚起丹穴丹穴之山名焉其狀如鶴五采在

日神鳥飲食自數百連璧秀藍田書夏保客

谷水煙長谷有煙崑山月神棲

洛篇洛篇本傳歷年二十而吳威居洛相有門

浪謔荀鳴鶴會張華生華曰相國下

爲鶴鳴鶴字鶴鳴

首浪謔荀鳴鶴會張華生華曰相國下

爲鶴鳴鶴字鶴鳴

爲鶴鳴鶴字鶴鳴

爲鶴鳴鶴字鶴鳴

爲鶴鳴鶴字鶴鳴

爲鶴鳴鶴字鶴鳴

爲鶴鳴鶴字鶴鳴

爲鶴鳴鶴字鶴鳴

爲鶴鳴鶴字鶴鳴

爲鶴鳴鶴字鶴鳴

爲鶴鳴鶴字鶴鳴

爲鶴鳴鶴字鶴鳴

無行檢常為荊州刺史。初遠使商客致富，不
貲與潘岳諛事賈謐。每侯其出，輒望塵而拜。
時人薄之。與貴戚王愷以奢靡相尚，後竟為
孫秀所殺。

古來豪奢士，惟稱石季倫。瑤臺含夜月，晉書石

金谷別離。登京臺，臨洛流。晉書石

之體。金○別離。登京臺，臨洛流。晉書石

障鎖奉雲。本傳崇與貴戚王愷，步障四十里，崇

作錦步障五。手擊珊瑚樹，世說：新羅武帝以珊瑚

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執以試，如

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愴惜，崇曰：「不足復尋還。」

刀命左右悉取珊瑚樹，高三尺四尺，條幹絕世

光彩，溢目者六七尺，如燈檠。比其焚，燭然自

足，踏沉香塵。拾遺記：石季倫侍人，覲者數千

人，使所步者踐之，無迹。故閭中相戲曰：「滿非

得百明珠，曲室椒塗壁。」謝安嘗延東方

室屋以椒塗，如石中厨。代薪，晉書：石季倫

曲度王明君。石崇王明君，晉書：石崇有妓曰

河陽谷孫管日紛紛。晉書：石崇有妓曰

河陽谷孫管日紛紛。晉書：石崇有妓曰

河陽谷孫管日紛紛。晉書：石崇有妓曰

於河陽別業，有觀閣，池沼多養禽魚。家素習伎
術，有秦趙之辭。○杜元凱詩：鵲城絲管日紛紛。
沈歡失晝夜，行樂迷冬春。蟬蛻徒振羽，詩：蟬蛻

建楚犀象，總焚身。其說：楚犀象，傳曰：大犀象，犀象

死，其齒於犀也。○歌妓如雲，遙一姬安足

寶。本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能歌。嘗曰：奴輩

利我財散之苦不早。孫秀嘗詔收崇財，崇曰：奴

財散之，苦不早。○家金谷園，千載令人憐。本傳

金谷水出河南大白鹿東南，流注金谷，謂之金

子竟來東市死。死於市。○本傳：崇被殺，東市

兄弟子皆被害。死於市。○本傳：崇被殺，東市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少孤，好田獵。州

曲患之，處乃勵志好學，言必忠信，克己甚年。

而州府交辟，累遷御史中丞，執法不撓。氏人

齊萬年，又朝臣惡處疆道，乃舉處西征，以五

千兵攻萬年於六陌，軍無後援，遂力戰而死。

周君好弋獵，不為眾所親，本非游俠子，翻然能

周君好弋獵，不為眾所親，本非游俠子，翻然能

周君好弋獵，不為眾所親，本非游俠子，翻然能

周君好弋獵，不為眾所親，本非游俠子，翻然能

自新射虎南山巔追蛟大河津蹉跎惜歲晚遯
學就機雲行修名易彰飛步入金門朝爲卿邦

靈夕爲卿廟臣史記范雎傳馳騁弋獵○高適

西山頭○晉書周處傳處奮力殺人射獵

獵不修細行○齊書周處傳處奮力殺人射獵

所意乃然有改勵之志○齊書周處傳處奮力殺人射獵

有虞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下城

射殺猛獸因投木博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

而處與之俱沒三日後果獲蛟而沉之吳王尋二

陸時獲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

臨可且患之及雲曰古人讀書朝聞夕死君前逢

好樂入洛猶果加平太宰徵拜散騎常侍○鮑

好樂入洛猶果加平太宰徵拜散騎常侍○鮑

詩史卷之八

三十一

忠孝無兩全辭毋揮長戟去去無生還耳心思

報國策馬觀西戎孤軍當勁敵路窮矢刃摧技

軀填草澤本傳處爲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

直曰虞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謀復侯

駁征而卒秀知其將死謂子曰卿有老母可以

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

父母志不生還時賊梁山有衆七萬而處適

賊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乃

夫身雖○鮑照詩技藝望明主○更忠臣棄
若遺邪伎方輝赫所以晉西京銅駝委荆棘
建詩二子素若遺○
銅駝見前元帝注
王裕
王泉字偉元城陽人也父儀爲魏安東將軍
司馬昭所殺泉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
辟皆不就晉永嘉之亂親族悉移渡江東褒
戀墳壟不忍去竟爲賊所害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康爲司
馬昭所害紹事晉武帝爲秘書丞惠帝時遷
侍中大駕北征王師敗績紹遂遇害
終天恨無極偉元淚沾相晉書李太后傳王康父
可馬東開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舉誰任其
咎衆引紹出責在王師帥然曰可馬東開之役
常掌相悲號涕淚若樹樹爲之枯主辱臣無歸
侍中血濺衣晉書王湛死○忠義傳王湛有壯臣
後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皆散惟王湛獨在
紹雖然端冕以身捍衛百官文節驚廉前雨集
遂被害於市割血頭懸於天子深哀歎之及忠
事定左右欲流去帝曰此忠臣也勿去也忠
孝各有所誰當議其非儀康何爲死實忤權臣

顧榮字彥先吳國人也為南土著姓祖父雍

為吳丞相榮機神朗悟少與陸機兄弟齊名

與俱入洛拜郎中為齊王冏主簿元帝即位

以榮為軍司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

彥先朝陽鳳名與機雲埤世說新語彥先

不意便見彥先陸曰公未都不得者其

弟同入洛時人號為三俊出身逢亂朝昏

消鬱結齊王冏召榮為主簿同撫撫驍恣榮

但無如作病何耳簪笏本無心思採南山

詩不傾論晉書文苑傳張衡謂榮曰天

下紛紛猶難木已入四海後榮執其手求

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藥飲三江水耳羽

三軍瞻前顧後相陳策於南渡江學及耳

人出不獲濟南兵士敏敏舟於南岸江東

以羽弱其衆南渡南金薦同列元帝鎮江東

士之土未盡才川華言登士凡此諸人皆

思忠貞盡誠實生沉潛青雲之士凡此諸

南金也三三江舊分流唐仲初吳郡吳興

海者為妻江東南流者為妻七十里分東

松江為三其地今亦名三三姓饒英哲

陸機吳郡行八族未足優四姓實名風

有鳴琴為爾彈秋月不傳張翰
之勝因而上非鼓琴數曲撫琴而數日琴聲
先後而此不因人而哭不平喪主而去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人也清才善屬文縱任不
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為大司馬
東曹掾冏時執權翰恐禍及乃命駕而歸著
首丘賦以見志焉
季鷹寥廓士性本耽林藪史記關雎傳天下
八音琴瑟於音扁舟聞琴聲中道逢佳友相
携入洛京投跡鴛鴦後晉書會稽賀正命
彈琴翰訪不相識乃到翰言譚便大相欽悅
滿知其入名前曰吾亦清事此京便同義卿去
而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
感事生歸心秋風動高柳軍艦吳足思危邦
不可久世說新語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
日人生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
而遂命駕歸隱而齊王冏時人皆謂為見機
揚帆五湖陰掛席三江口謝靈運過陽秋
湖見前記注宋傳翰謂儒哉張步兵生
涯何所有身後千秋名生前一杯酒自傳

本當世武備之曰新乃可殺速一時得不得身
後名邪答曰然或前乃改名不如即請一祭酒
時人皆其然○曰是則莫思
身外無物也其盡生能存其概

劉琨

劉琨字越石中山人也少有雋朗之目惠帝
時京師大亂天子蒙塵琨盡忠王室不避險
難以迎駕有功封廣武侯遷幽州刺史流人
歸者以萬計愍帝即位加大將軍北伐石勒
軍敗依鮮卑段匹碑竟爲所害贈大尉諡曰
愍

詩史卷之八

越石貞松質嚴寒心愈堅

晉書劉琨傳琨力

迎駕長安中千里犯風烟

六戎方構難白骨蔽平

起舞

吹笳夜不眠

力盡飛狐塞

路窮丹水山

復吹之賦並

大

中君子遭微矣枕戈空待旦祖生先着鞭
夫子故有窮枕戈空待旦祖生先着鞭
賈志義有繼顧之才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
用志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氣百倍常恐祖
生先吾著鞭其吁嗟百鍊剛繞指復何言
竟象相期如此死神也恰如也爲五言詩贈其
碑所拘貞如必死神也恰如也爲五言詩贈其
劉琨化爲
錄指未爲

祖逖

祖逖字士雅范陽人也性豁蕩不修儀檢與
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時中原蕩覆逖頗有興
復之志及元帝即位江東乃說帝北伐帝以

詩史卷之八

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與衆千人逃至豫

州大興攻討北地盡平黃河以南盡爲晉土進

逖爲鎮西將軍時右勒不敢窺兵河南會朝

廷欲遣戴淵爲都督逖怏怏不樂遂發病卒

書景淪伊穀

蒼鷄薄天飛

二水名

金

胡

對

推

推

江東中興主懷醜僊與師左傳孫人此等
 安醜毒不可祖生忿國耻提劍起匡時齊晉祖
 以社稷傾覆帝懷振復之志元帝方拓定江南
 意遠其後遂王爭權自相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
 毒在中原今謂繁既被誅人而奮擊之志大
 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越等爲之執主原我
 耶可謂大將軍之帝乃以越馬爲武將軍
 擊揖大江上能清中原而後濟者有如大江辭
 色壯烈寒鑄兵河水湄送屯于江陰起自號軍
 器觀數臺端運糞土驢背獲軍資鳩主陳州自號軍
 勳越東臺同一大堤相持四旬遂以布囊盛
 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壘又令數人持木偶
 爲戲掩而息於道賊果走之皆棄鎗而走賊既
 獲米謂進士衆豐飽而胡成饒久遠獨無後應
 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饒約送
 劉驢之豹乃背遁中九州半晉字百勝偃胡旗
 史臣曰士雅可建中敵人修塚墓送鎮雍丘親
 與勒復九州之半者老布歌辭送勳督農桑
 使成車馬修兵河南者老布歌辭送勳督農桑
 性感見晉五洲人會者老布歌辭送勳督農桑
 去更符安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義遠繁免老
 厲何三辰所遇惡女酒志勞其似誓將踰異
 朔一掃清關洛誰遣兵中兒奪我將軍懷煥中
 疑累生塞上妖星作河掃清異朔會朝延新越

戴若思爲督軍是以恭思吳大無弘致遠議
 之已聘荆林牧河南地言思雅客一旦來終
 分歷陽陳國謂人自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退亦
 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生平志未酬
 玉樹埋荒丘理王樹於中使人請何能也皇
 天實厭晉中原竟不收消鴻長江水萬古爲君
 愁

王導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少有風鑒
 識量清遠元帝爲琅邪王與導雅相善及徙

詩史卷之八

鎮建康遂委政于導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
 既踐祚以導爲司空歷事三朝尤被恩寵爲
 中興功臣之最云

茂弘將相器云是夷吾倫晉書王導傳導年十
 而奇之謂其從兄數曰此兒當爲名臣志氣將相之
 器也元帝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及徙鎮建
 康勳勳帝愛人君子與之國事恒憂初過江
 見朝廷懼帝愛懼不樂復見導極談世重還謂
 周顒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周顒傳時江
 左草創綱維未密瑯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
 於茂弘曰吾自居江左有渡江佐弱主能令天地新上
 言學校人風化之未存乎談序序談下書

直經輪轉古述明學業推轂進榮循循導進計日
以訓後生中至納之推轂進榮循循導進計日
莫不廣德故夫顧崇實德此土之望木若引之
以結人心導乃使導躬送備榮二人皆應命而
至太陽堪仰照帝登尊號百官列侍分尊升爵
太陽下同萬物帝主風景詎沾巾世諸新運
何由仰照帝乃止風景詎沾巾世諸新運
美日無相違自新有山河之吳甘相視流難王
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吳甘相視流難王
丞相似然變色日當其對力王勳力扶王室
注虎使神州何至作楚因相對勳力扶王室
大義滅私親本傳王敦以導忠誠有義乃謂
日導以大義滅私親本傳王敦以導忠誠有義乃謂
東時節殷之乃加導守尚書令丹心誠為國如
何殺伯仁幽冥負良友臺閣失名臣手伯仁以

史詩史卷之八
王

望望復海內盛名初設之舉兵也劉匪勸帝盡
仁以百口累卿願直入不顧既見常言導忠誠
申殺甚至帝納其言願出導猶在門又呼願願
不與士願左左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半
大衆所願出又上表明導言提切至導不知救
已而甚商之教問海內問願南之望當登三
司無疑也導不答曰便應令僕殺又不答救日
若不同正當計爾導又無言救遂誅願導後料
檢中書故事見顧表救已殺勳致至流涕日吾
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而持危信無策內難日
相因既亡蘇武節陶侃傳蘇峻作導入石頭城
今取故節侃笑曰蘇武復畏元規塵本傳使先
卿執是之權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與波俱上
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下優游以終身從晉得范汪若水中之鳥與
子曰王導只是塵尾驅青犢笑殺江南人本傳
陶侃字士行都陽人也徙家廬江少孤貧爲
縣吏荊州刺史劉弘辟侃爲南蠻長史破襄
陽賊張昌等以軍功封東鄉侯後爲荊州刺
史都督八州諸軍事蘇峻之亂溫嶠推侃爲
盟主遂將兵會石頭斬峻進爵長沙公
陶公惜分陰恪勤在朝夕晉書陶侃傳侃勤於
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留
退避荒辭○國語先王不畜朝夕恪勤可留
竹木間未有匡時策侃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
以修正會種雪始晴侃悉令衆掌之咸不辭所
屑布地及恒溫伏聞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
船其綜理微姦臣陷石頭侃軍居上流君王在
草莽何惜一登舟晉書侃傳侃軍居上流君王在
石頭○本傳侃據上流提攜兵○左傳申包胥
如秦乞師曰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本傳

史詩史卷之八
王

紫峰作述字部不字溫嶠要領同赴朝廷
議其登舟見上夫人請行登舟苦不早金陵
淨如掃宮闕成灰塵田野無青草○王傳傳
室如懸罄野無青草夫人為請行戎服始徵兵
總無社稷意但有妻孥情○王傳傳
星言蓋遇溫嶠便亮等俱奮石頭皇天未
絕晉一舉平蘇峻時非溫太真未必衝堅陣左
介子據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溫嶠傳
義軍奉天臣之大義亂臣與嶠同赴京既是在
一戰峻乃自無謂可一鼓而擒也且天子幽通
社稷庇始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也
保將齊中運甓時勤勞果為誰○王傳傳
無朝運甓於城外募運公府內人問其志
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遠近不堪其志
勤力皆如無折翼憂窺窬未可知○王傳傳
此語也如無折翼憂窺窬未可知○王傳傳
上天門九重已屈其左翼一門不獨入關者
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廢左股猶痛反
都督八州猶有窺窬之志
海恩折翼之義自抑而止

溫嶠

溫嶠字太真太原人也風儀秀整美于談論
大將軍劉琨北伐石勒以嶠為謀主入拜散

騎侍郎明帝即位遷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
綜帝疾篤嶠與王導等同受顧命出鎮武昌
會蘇峻陷京師嶠灑泣登舟布告諸將遂與
陶侃等擊斬峻迎帝于石頭封始安郡公還
藩道卒

太真功名士寒寒良匪躬○王臣寒良絕裾去

慈母驅馳荆棘中○王臣寒良王事方多難接踵

來姦雄○王臣寒良王馬共天下○王臣寒良蘇峻亂江東

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王臣寒良蘇峻亂江東

由隕賴此丹楊尹○王臣寒良晉書溫嶠傳嶠有

由隕賴此丹楊尹○王臣寒良晉書溫嶠傳嶠有

由隕賴此丹楊尹○王臣寒良晉書溫嶠傳嶠有

由隕賴此丹楊尹○王臣寒良晉書溫嶠傳嶠有

由隕賴此丹楊尹○王臣寒良晉書溫嶠傳嶠有

由隕賴此丹楊尹○王臣寒良晉書溫嶠傳嶠有

由隕賴此丹楊尹○王臣寒良晉書溫嶠傳嶠有

由隕賴此丹楊尹○王臣寒良晉書溫嶠傳嶠有

由隕賴此丹楊尹○王臣寒良晉書溫嶠傳嶠有

命際割愛遠辭親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 嗟溫太真表表真忠臣所悲將
 閭閻淚相續水傳蘇吹平 嗚族于武昌至牛浦
 蒼生自無祿然犀禍偏速身沒朝廷空
 尚從戎謝安 辭官歸英母寸心原不負
 不獲歸英固讓不拜請此歸莫將忠義士
 作西河守是前注

下壺 下壺字望之濟陰人也弱冠有名舉累遷御
 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跡明帝時為尚書
 令與王導等同受顧命蘇峻反壺力戰而死
 二子瞻玠俱被害
 望之大臣節角立中興朝書本壺登前使居
 府貴而傳馬中興史補太子于瓦石徒見
 謂丹心終不撓每謂之曰 瞻玠無閑奏常如含
 瓦石不亦勞乎 壺曰諸君以道德青溪賊兵
 授臣子寧相保忠孝各有歸季哥埋荒草本傳
 生塚間拳透爪面如生 手悉拳爪甲髮著白
 精靈如不磨長護晉山河左思
 驚病偷生者其如社稷何本傳
 王導以疾不至立正色於朝曰 王公豈社稷之
 臣解疾之時導聞之乃與疾而至

唐亮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元帝為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中興初侍講東宮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之交明帝即位轉護軍將軍出鎮武昌數年卒

南樓秋月明庾公興不淺把酒坐胡牀忽興塵氛遠晉書本傳亮在武昌諸族史載亮之健氣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亮于不覺亮至請入將典夜不覺亮徐曰諸君少住亮于不覺亮至請入將足多經綸竟如何在武昌庾公受秋九月興風流

誰令召蘇峻幾滅晉山河蘇峻傳峻為歷陽太守有黑犬明帝崩峻政事稍廢峻欲徵之遂下峻詔峻峻曰人司農峻謀殺亮微害已于是與峻約為亮以討亮為名遂陷宮城峻兵大勝峻遂以亮遷天子於石頭所遇無不殘滅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人也弱冠有美名隱居自高不受徵辟簡文時起家為揚州刺史為石季龍死朝廷欲蕩平關河乃以浩為中軍將軍軍次山桑為姚襄所敗坐廢為庶人

江左崇玄言互相爭勝負誕哉殷深源虛名高北斗晉書殷浩字深源清江左名士與叔父殷琰俱好老易為及流議浩所宗三府辟皆不就浩嘗出處以卜江左興玄言浩名度何不聞經國謀徒騁懸河口郭象

朝班右本傳浩居於山陰謝尚相與者之起當如常生十簡文時浩為建武將軍領江州刺史浩與謝尚相與者之起當如常生十簡文時浩為建武將軍領江州刺史一戰覆王師管

舊才烏有本傳浩居於山陰謝尚相與者之起當如常生十簡文時浩為建武將軍領江州刺史一戰覆王師管

辛多下夜浩詩史卷之八向來徒爭名須落桓公後

人長拍手後漢書以浩為尚書食道書告之浩

恒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彝爲韓晃

江播所害溫爲父復讐時人稱焉選尚南康

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都督進位征西大將

軍西定巴蜀北入洛陽兵敗於枋頭歸而廢

帝奕立簡文請加九錫未及受詔而卒

征西有奇骨鬚如蝟毛磔晉書本傳是生米基
溫嶠兄之口此元有

奇覽可試波嘶又聞此聲曰真英物也遂以暖所賞故遂名之曰景溫多與有風樂姿貌甚偉

與沛國劉侯言陵嘗稱之曰品眼如紫石一

積髮如桴毛。鮮孫仲謀皆宣王之流亞也。七星

自庚戌廿星
八陣前讀國於魚復平沙之

謂此常山蛇勢也。又武昔莫能識之。十五韓父

警枕戈人莫測

甲寅年進刀磨千靈中并追二象供之時人無

才堪度翼簾自煇墨頭墨下勿以常人遇之

王又初曰：以維安風底，是宜持以固之。轉後

現敵於北方得一巧作老鯉訪之乃理致女也

西戡巴蜀平

安撫將軍志在立製於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
巴州成都三戰北捷城衆大潰李勢即請乞
降停蜀三旬舉賢北還中原克溫自江陵遣使
慰勞百姓賦貨中興遠矣伊洛當繁耕耨集
衆西還溫能入金鄉
中興遠矣伊洛當繁耕耨集衆西還溫能入金鄉

六部都督黎庶喜官軍百年今始覲溫進王

人皆笑瑤與羊持牛酒遊歷於路者十攀柳惜
入九著光慈道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年華潘公經金城見少時所種柳皆已上闌慨然曰不猶如引人所以譽攀枝蒨蒨庶然

修陵剪荆棘品出元中諸陵陵被侵毀者皆
繕復之力故還郡洛陽上疏曰

臣願竭筋骨之力
洛陽未可都
降韓信桓溫以
所南相王時修

維洛陽人情懷懼莫敢先譏轉乃上疏溫見終

詩史卷之八 五十

金厚選作益縣志永嘉不競晉都江左

不應先事鍾美。出乃止。

安常清是論事溫令超張中所聽之風動懷開

謂入篇之實矣。竟遺押韻客。佳句獨而清之一。

天子之命卒親臨降臨而三秦豪傑未有至

士百姓未見云云。乃中。呼。以。不。工。溫。然。片。堅。

中書侍郎性廉子曰性混不識人三季孝廉

奈何材頭敗歸來空作色復續凡者三萬

遷覆賜名實頃減於是却却進嫁立之計溫乃

廢帝而立簡文帝○晉載記苻堅聞桓溫廢
西公也謂羣臣曰自敗枋頭不能思愈退以
謝百姓而作邑丁父者其桓溫之謂乎良無
伊霍心神器輕蟬翼○趙超謂枋頭之敗溫添
任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為伊霍之舉者不足
重○四溫溫溫溫溫溫溫溫溫溫溫溫溫溫
平之而○不能開石門等機○溫溫溫溫溫
容○以八千騎○石門等機○溫溫溫溫溫
廢為廢人終書孫盛策○溫溫溫溫溫溫
怨謝盛子以枋頭議為失利而理正溫見之
君所說者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倒版
驚文度○謝安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

請史卷之八

五十一

于生寄之既見溫坦之
謝安見而退拜溫曰安石卿何事晉祚未
乃爾安日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後○
應敗臨危邀九錫○溫溫溫溫溫溫溫溫
其病篤密綴其車○撫枕空長嗟遺臭于篇籍
錫文未及成而○撫枕空長嗟遺臭于篇籍
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
復通吳萬載邪

謝安

謝安字安石其先中山人也世亂徙家江東
少有美名為王導所器嘗寓居會稽陰蟬不

就年四十餘始有仕進意桓溫請為司馬簡
文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尋遷尚書僕
射符堅入寇加安征討大都督堅敗封廬陵
郡公及卒贈太傅諡曰文靖

安石大雅士丘壑為名高○
愛○史記貨殖傳○
中○石室○
孫興公諸人○
急浪猛諸人○
衆人即水響而回於是審其屢反以鎮安朝

請史卷之八

五十二

憂樂苟同衆安能久林巢不傳安歸碑不出
既與人同樂必不傳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
雲運詩工諸各所朝卧東山側夕歸典午朝
山專外愁胡馬驕○
亭列兵戟從容來就席○
正自不能不爾淮肥百萬誰夷然但奕棋
可遂語移日淮肥百萬誰夷然但奕棋
玄入問討安夷然無事○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善隸書爲古今之冠導深器重之太尉郗鑒以女妻焉起家爲秘書郎拜右軍將軍遷會稽內史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既去官乃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右軍工草隸筆勢信超凡飄如遊雲飛矯若驚龍翻筆勢以爲飄若游雲矯若驚龍臨池書扇罷使人洗之若足求必後之也○亦傳羲之

詩卷之八

王

王徽之

王徽之字子猷羲之第三子也常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拜黃門侍郎棄官東歸性放誕卓犖不羈時人多歛其才

而穆其行云

詩卷之八

王

王猷性豪邁不受簪纓羈西山有真氣翾然遂來歸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猷曰卿不羈高復以手故杜康云竹下不問主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事主已醉猷當門下猷謂其主曰卿家何如主曰卿出直微出門主人人不覺便令人左右門下猷乃留生書於而去雪中寧叩扉猷曰卿夜乘小船出之徑宿方丈門不閉而返人問其猷曰吾不覺而見其乘興任所適何必見心

何當謝時去餐霞卧赤城清健詩余亦謝時
天台賦赤城霞起以建霞○孔靈符會稽記赤
城山色皆虎狀似雲霞○孟浩然詩吾愛大乙
子餐霞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人也博學有
才氣桓溫引爲參軍性好諧謔善丹青圖寫
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
也桓溫亦稱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
正得平耳溫卒愷之復爲殷仲堪參軍並見

賞愛云

詩史卷之八

李本

長康稱三絕丹青妙入神晉書文苑傳脩傳愷
新聲妙入神雲覆殿堪目
明點雖有飛白拂上反如輕雲之蔽几豈不美
乃從之巖樓謝鯤真愷之爲謝鯤象在石巖中登
仙雖云誕愷之亦以一廚畫棚題其前齊桓玄
題畫而絨閣如舊以是之絢云才開愷之見封
猶人之登仙爲照信無倫手不暇目藉以問其
或答曰傳神寫遊遊會稽下蕭然出風塵新語

帆挂秋月彩筆生陽春文先傳仲堪在荆州體
布帷借之至破家而出行人支授布帷世有黃
子本滄洲客烟霞宿所親揚州刺史張翥世有黃
我性與道浮游○杜勝維編勝大業九年元藏
魏爲滄洲客烟霞宿所親揚州刺史張翥世有黃
聖花小帝如三凡人多不死毫端洞庭水袖
裏倉梧雲山走海五眼龍洞庭滿湘意渺綿
○歸藏啓室山有白雲今古一相接聊此挹清
芬

陶潛

詩史卷之八

李

陶潛字淵明或云元亮尋陽柴桑人大司馬
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傳
學善屬文而頹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所
貴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退而
躬耕自資遂抱羸疾起爲鎮軍參軍遷彭澤
令復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見志潛自以曾
祖晉世宰輔耻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
隆不復肯仕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焉宋元嘉

中辛時年六十三謚曰靖節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嚴霜凋百草不改青松陰江左多秀士誰抱淵

明心阮籍詩三江山典午宅絃歌向彭澤社稷

邪金刀三徑藏踪跡晉書虞遠傳潛為鎮軍參

馬三徑之資可事從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以

為五斗米折腰奉事加里小人雅義熙三年

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其辭曰三徑就荒松菊

猶存○典先拾晉卿金謂宋也柴桑堪避秦何

言潛在晉則仕在宋則隱也

必桃花津幽然北窓下真作羲皇人謝明太子

曰陶淵明河陽柴桑人也○淵明桃花源記晉

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

夾岸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便從口入

行數十里豁然開明土地平曠屋舍翳然男女

衣著悉如外人見漁人乃大驚便要還家設酒

殺雞作食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

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漁人既出後

遂無問津者○晉書陶潛字元亮自號五柳

先生自謂羲皇上人東籬黃菊滿看花忽忘

返白衣終不來未必傷秋晚陶潛詩探菊東籬

九日無酒出沽酒飲便就酌取時見白來人

來乃刺吏王弘送酒醉便就酌取時見白來人

晉書本傳潛遇酒則飲廬阜烟霞深藍與偶相

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

尋何來五馬客相對亦開襟廬山記述法師居

時

遂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遂造馬園晉書今

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潛為著作佐郎

門生二兄舉藍衣至欣然便共飲酌使一

至亦無忤也○五馬客指王弘謂為刺史使

出使馮太守增刺太守綱馬府臣葛巾漉美酒

醉眠依五柳延之十萬錢悉為酒家有南史

將候潛逐其酒熱取頭上葛巾漉酒漉便著

造之○昭明太子集詩酒熱取頭上葛巾漉酒

眠不知何真字如此○本集五柳先生傳先

眼謂以為詩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在尋陽與

州治後為始安縣經過日造潛等往必醉

致醉臨去留二鳥飲與潛潛送酒家猶就

取生平未解音但蓄無弦琴伯牙終已矣抱膝

空長吟陶淵明別傳淵明不辭音律而蓄無弦

書本傳潛性不辭音而蓄無弦琴以寄其意○晉

每上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

醺○淵明詩鍾子期死伯牙鼓琴絕弦長吟何

激烈每慕荆卿節非要後世名報讐心不報

失刑何詩曰荆卿弟士志在報讐出燕京

知去不歸且有後世為惜哉劍術殊奇身肝班

生廬心與偕侯俱恨無滄海士一擊秦皇車

詩即且憑代過終及庚生靈○唐國幽通賦終

保已而貽昭矣里上仁之○史記張良為

保已而貽昭矣里上仁之○史記張良為

保已而貽昭矣里上仁之○史記張良為

保已而貽昭矣里上仁之○史記張良為

韓報望東月海君得力主創
擊秦皇帝成沙中誤中尉車

五胡十六國附

五胡者劉淵曰匈奴石勒曰羯姚萇曰羌苻洪曰氐慕容曰鮮卑皆蠻夷而入居中國者初曹操分南匈奴爲五部處之內地其後種類漸繁稍侵中土晉武帝踐祚郭欽上徙戎之論帝不用於是劉淵倡亂天下瓜分凡爲戰國者十有六惟張軌李嵩爲晉臣餘皆五胡之種類也今悉列其名號於左方以被參

攷

詩史卷之八

本三

漢劉淵字元海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魏曹操以淵父豹爲匈奴左部帥淵少好學有文武才晉武帝時代父爲部帥成都王穎以淵爲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淵遂反自稱大單于永興元年僭卽漢王位永嘉二年僭卽皇帝位都於平陽在位六年死中子聰殺兄而代立遣石勒等攻破兩都

虜二帝聰死子粲爲靳準所殺於是淵族子曜殺準自立改國號曰趙後爲石勒所滅後趙石勒字世龍上黨羯人也初爲劉淵將攻陷冀州以張賓爲謀主大興三年僭稱趙王晉兵攻劉曜斬之僭卽皇帝位是爲後趙在位十五年死子弘爲石虎所殺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僭位十五年死子遵嗣位爲冉閔所殺

燕慕容儁字宣英棘城鮮卑人也祖廆事晉

詩史卷之八

本四

爲昌黎公父號僭稱燕王儁有文武幹畧永和九年僭卽皇帝位國號曰燕在位十一年死後爲符堅所滅

後燕慕容皝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奔于符堅堅以爲將禮之甚重及堅敗僭卽皇帝位是爲後燕在位十三年死後爲養子慕容雲所滅

北燕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也慕容雲爲幸臣所害推跋爲主太元

二十年僭稱天子于昌黎是爲北燕

南燕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也後燕既滅德僭卽皇帝位於廣固是爲南燕在位五年死子超爲劉裕所滅

秦苻洪字廣世臨渭人也世爲西戎酋長初歸石虎後降晉永和六年拜征北大將軍自稱三秦王洪死子健立永和八年僭卽皇帝位在位四年死子生立爲苻堅所殺堅字永固洪之孫也升平元年弒苻生而自立僭

稱大秦天王以王猛爲丞相渾一北土於是

詩史卷之八

本五

南伐晉爲謝玄所敗其將姚萇弒堅於新平佛寺

後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人也父弋仲爲石虎將降晉封高陵郡公萇少多權畧歸苻堅爲龍驤將軍弒堅而自立國號後秦在位八年死其後再傳而爲宋武帝所滅

西秦乞伏國仁隴西鮮平人也初爲苻堅將太元十年自稱大單于號曰西秦後爲赫連

所滅

涼公張軌字士彥漢趙王耳十七代孫也永寧初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威著西州化行河右加安西將軍封西平郡公其後子孫世爲晉藩臣號曰涼國

後涼呂光字世明云人也苻堅以光爲驍騎將軍討西域還自領涼州刺史及堅爲姚萇所害光僭卽天王位號曰後涼其後爲姚興所滅

詩史卷之八

本六

西涼李暠字玄盛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呂光末暠爲涼州牧居於酒泉十三年死國人上謚曰武昭王後爲魏所滅

南涼秃髮烏孤鮮卑人也隆安五年僭稱西河王是爲南涼

北涼沮渠蒙遜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義熙八年僭卽西河王位是爲北涼在位三十三年死子茂虔爲後魏所擒

後蜀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也本安元
自稱益州牧後為刺史羅尚所殺子維楷即
帝位數傳而為桓溫所滅

夏赫連勃勃字屈子劉淵之族也義熙二年
僭稱天王自以匈奴乃夏后氏之苗裔號曰

大夏起都城於朔方欲統一天下在位十三
年死第定嗣位為後魏所滅

大漢天驕子少長藉戈矛此處備對漢趙信降
而大漢之名始通中國也

詩史卷之八

本

為大國憂又曰匈奴之俗
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鳥舉陰山側長

制也漢書匈奴傳匈奴之俗
東有海西有河秦皇築紫塞漢書匈奴傳匈奴之俗
東有海西有河

漢武運邊籌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
武帝封狼居胥山

千載戰天子千載戰天子自將待邊下
武帝封狼居胥山

晉世祖御宇之鴻猷晉書世祖紀
世祖御宇之鴻猷

華夷渾神州華夷渾神州
華夷渾神州

中構累戎狄外生愁猘猘負奇謀
猘猘負奇謀日精匈奴

猘猘負奇謀猘猘負奇謀
猘猘負奇謀

猘猘負奇謀猘猘負奇謀
猘猘負奇謀

猘猘負奇謀猘猘負奇謀
猘猘負奇謀

猘猘負奇謀猘猘負奇謀
猘猘負奇謀

詩史卷之八

本

東門胡雛嘯東門胡雛嘯
東門胡雛嘯

陽天子囚陽天子囚
陽天子囚

鮮卑據銅雀鮮卑據銅雀
鮮卑據銅雀

符氏寶金甌符氏寶金甌
符氏寶金甌

池綠蒲池綠蒲
池綠蒲

秀節如竹形秀節如竹形
秀節如竹形

光留符野聖母荷氏常游水初子於西門
 生聖馬有神光何來驚春客風雲自相投
 自天獨其亮何來驚春客風雲自相投
 猛宇景崇北海潮人也少異蹟以驚春為業
 丁草山懷世之志希龍類之主驚春待時
 風雲而動符聖聞其名遣呂蒙探取一見便
 喜平生及聖留位以猛為丞相蒙敗公平勸課
 聖棄於是兵德固富二紀成王業棄之若浮
 符聖以於深長假龍驤號其記符聖冠貴以
 水國為立以龍驤建業龍驤之驍未嘗假人今特
 以相授山南重一以委卿至在將軍實衡進
 也堅然然後其果銳堅于新平垂真鷹隼儔
 也記語有符聖堅之甚重聖之政於淮南也
 潘請子龍展月陵聖許之權異諫曰諸猶鷹
 也僕則附人節則高感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
 之志推宜急其羈統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末
 果極燕秦迭興廢涼蜀通沅浮翩翩十六國
 詩翩翩任攘二百秋此世之征撫任撫任撫
 貌中原蕩無主兵革何時休寄奴空發憤幽關
 竟不收千年王者宅還與赫連游
 奴義熙十二年高祖比伐人長安號送姚泓
 杜陽公義熙十二年高祖比伐人長安號送姚
 亡青書赫連勃勃劉裕姚泓人于長安留
 賦詩建國長安時試言勝之方果夏德曰關中
 形勝之地而安以弱才守之不戰而自定
 宋陛下壯海開統其才陸之道可不戰而自定

詩史卷之八
 左

也於足勃勃人長天心方好亂南北割鴻溝
 安義真單馬而通史記項紀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
 割鴻溝以西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遂令拓
 跋士飲馬大江流拓跋魏也五胡諸國皆并
 人聞道清死頻歲南
 代有飲馬長江之志

詩史卷之八
 七十

顧氏詩史卷之九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南北朝紀

當東晉鼎移之秋而亂極矣五胡甫定南北分裂百餘年間天下四擅橫敵發於輩穀帝王起於匹夫彼其時即父子兄弟猶相屠戮况其強臣悍卒奮臂一呼而安得不視置其君如奕哉顧世變雖若江河人心豈盡磨滅而竊怪當時忠臣義士之出何其少也豈天地閉賢人隱抑雖有高賢才淪落損棄名湮滅而弗彰歟且非獨人品波流即其文章亦靡靡不復近古然以六代煙花之地而顧詞人點綴千古而下穠纖綺麗光景常新然則文章之爲用豈歎鮮哉余故次勛名貞節之士寥寥無幾而其他若二謝之英特顏鮑之雕繪江沈之精工徐庾之妖豔昭明之編摩而吾家希馮之博雅咸爲叙錄今後成學治古文者得覽觀焉

南宋

武帝

高祖武皇帝名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人姓劉氏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也雄傑有大度風骨奇偉不事康閑初爲劉牢之參軍起兵平桓玄之亂仕晉爲太尉封宋王受恭帝禪建國號宋都于建康在位三年而崩其後六世而滅於齊

宋武稱人傑虎步何雄哉

宋書武帝紀桓玄見高祖謂司徒王謐曰

詩史卷之九

一

詩史卷之九

二

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南史宋紀桓玄妻劉氏聰明有智鑒嘗見帝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宜早晉祚爲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

方淪替拔起蒿萊宋書劉裕傳裕起於寒賤

玄○李太白詩高祖與何無忌等收集義徒以討桓玄○高祖見臥覺龍章見口竹林寺閣時講空帝起高萊

上存五色龍章象僧見之驚以行探蛇藥回帝白帝帝獨喜曰人起妄言

獲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月後至洲上臨有竹曰聲往視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於榛中講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谷散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我之答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散藥而披堅先士卒武死後每遇金針以藥傅之並驗

一陵曰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
陵武帝康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元帝渭陵成
帝延陵哀帝義陵張羅空捕虎驅馬逐東來獨
漢入洛陽魏主嗣問於崔浩曰劉備伐魏大計
能拒乎對曰亮之計略奇起寒微不階尺土討
滅仇讐風俗淳樸室克恭而刑揚之化施之函
此無異於德而不通適足為寇敵之資帝素表
人情未耐遠而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帝素表
運方六周史元熙元年晉帝禪位於宋帝泰始
五虬見于東方古占曰五虬見于天子門聖人出漢
初至更末四十六年而禪晉祚窮於太始**長星**
至今月五年十六年三代揖讓咸窮於太始
午相催陳書隋高僧舊有受禪意而難於榮
乃集諸僧傳舊有受禪意而難於榮

四

詩卷之九

既命已移我昔偕大義衛與皇南征北伐平
庚四海今年猶蒙慕義奉還宮宦歸老氏既卒
長星曉叱雷亮抱赤白臣暫宜還都亮既出見
鄉里微尚南郊既受禪晉社已成灰保壽武師
位干輔承初元年夏六月區區亡國主何事更
設壇於南郊即皇帝位

疑猜弑君名偏著匡時志已類晉書恭帝紀元
劉裕密召譙帝弒位草諱請帝書之帝欣然謂
左沛曰潘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若子林
謂遂逃于琅邪范範以帝後零陵王居於林
討劉裕途遇范範以帝後零陵王居於林
提劍斃匡留于義真鎮長安赫連勃勃聞之
率兵攻長安追擊義真于鉅敗連氏其車馬而

六葉相魚肉爲爾發長哀李杜前詠朱武帝
內有知仙鳥阿誰○按武帝所子義符立義
行而不知仙鳥阿誰○按武帝所子義符立義
立而不知仙鳥阿誰○按武帝所子義符立義
莫即生

劉穆之

劉穆之字道和東莞人也世居京口初爲郗
郗府主簿從宋武帝起兵滅桓玄遷尚書祠
部郎帝北伐以穆之爲尚書左僕射拜前將
軍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

義熙十三年卒帝受禪追封南康郡公

詩史卷之九

五

穆之本布衣棲身在草澤憂浮大海波夾舫依
龍翼竭來從宋公佐命收京國初穆之嘗夢與
高祖俱泛海而一山峯望之見高祖與
龍夾舫而一山峯望之見高祖與
曰卿能自爲吾事清矣從定字邑諸大處分皆
從之所建舌底生風雲幕中工畫策
從帝征廣固還拒虜目能覽詞訟手復摩翰墨
不書穆之內物制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
擁滯日虎詞訟手筆嚴書正自聽受口並調應
不相飛書日百函續書於武帝坐與薛石並茶

書自旦至日計之得百函餘坐客常滿席
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穆之愛好賓客酌定時宜風俗忽改易
遊生客恒滿酌定時宜風俗忽改易
施威禁不日風俗頓改易
方構正不日風俗頓改易
鼎勲堪勒宋書高祖交穆之以渡心之任
惜未頒草露時相迫金章宗錄
王師中道息○按穆之未及封侯而卒
悲感龍行君
王師中道息○按穆之未及封侯而卒
悲感龍行君
王師中道息○按穆之未及封侯而卒
悲感龍行君

檀道濟

詩史卷之九

六

檀道濟高平人也武帝北伐以道濟爲前鋒
所至望風降服帝踐祚以佐命功封永修縣
公文帝卽位謝晦反道濟討平之北與魏軍
三十餘戰所向多捷魏甚憚焉時文帝寢疾
彭城王義康專制以道濟威名甚重乃矯詔
收道濟下廷尉子八人皆被誅道濟死建鄴
地震時人傷之

宋家開國將道濟氣無雙帥師徇關洛秦人望
風降宋書高祖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以道濟
風降宋書高祖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以道濟
風降宋書高祖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以道濟

四千餘人議者謂應老嫗以為京觀道清曰伐
 軍民之者比伐功未畢官車時晚出雲臺
 如論功非君誰第一一曉止見言宋武斷官車
 下而魏寇方縱橫身當萬里城捐軀三十戰
 拓跋頊亡精前史元嘉八年到房之役魏已平
 漢元帝臺河後失之進濟為郡比署地
 魏其桓之○萬里城見下注○廣義詩日逐次
 奈何具子輩自使長城潰目如炬光懸無辜
 就廷尉前史文帝飛疾彭城王義康慮官車晏
 編認致付史引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
 微隔間引發一劇乃脫胎投地日乃按汝萬理
 長城疑人聞之皆曰道濟可憐白浮鳩竟殺檀
 已死○于華不足後撰
 江州初道濟將還鎮有鴛鳥集船悲鳴及進濟
 死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
 漢家無李廣能無敵國憂道濟伐文帝問殷景仁曰
 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殷景仁名
 餘但才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
 復有幾人書生空論戰比伐奔如電廣之傳
 文帝謂比殷之國時不可上使除賊之等雖
 勝之殷之國時不可上使除賊之等雖
 事何由濟長恨秋掃宮氣奔如電未封狼
 居胥竟淮水甸南史王玄謨傳玄謨每津凡
 左傳○通鑑宋文帝
 使王玄謨○通鑑宋文帝

萬玄謨是遠亡唐南之地者胡馬飲江流若
 王登石頭時無糧將軍量沙誰唱籌不傳道濟
 飲馬城江之志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
 石頭城望見官軍○日帝更遣王玄謨
 道濟皮鞭○道濟皮鞭
 其土上○王玄謨謂道濟
 萬里寂無人歸燕巢林木通鑑魏人凡破南齊
 不可勝計○此者即如朝徐豫清廣江州撤撤
 舞以為滅所遇謝靈運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
 謝靈運
 謝靈運陳郡人晉車騎將軍玄之孫也少好
 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襲封康樂
 公初為琅邪王大同馬行參軍出為永嘉太
 守性好遊遨郡有名山水輒為詩詠以致其
 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復為臨川內史在郡
 游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收之
 靈運與兵叛逸詔於廣州棄市
 謝客競逸興登陟窮幽林鍾嶸詩品初錄唐山
 來入其館是夕謝靈運生於會稽傷風雨潮玄
 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靈運於江左之十五

正色動朝廷沙門釋惠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
此三台之生豈可使則餘居之上與色憤發五
君詠唐出爲示家太正之見然乃作五君
詩以沈云漢鴻不賢山清王及以資顯被照詠
傳二始名尚書令傳亮自以文表一時莫及
卽位遂始安太守謝瞻謂延之曰昔荀彧馬少帝
於平屈作可以測深情延之詩平屈於淵淵
卽祭屈原文以致其哀

鮑照

詩史卷之九

十一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也博覽羣書文辭瞻逸
初未知名獻詩於臨川王義慶王奇之擢爲
國侍郎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瑞照爲
河清頌其叙甚工獻之文帝帝大悅拜中書
舍人後爲臨海王子項參軍掌書記子項敗
爲亂兵所殺

逸哉鮑參軍樂府稱奇絕杜詩後逸鮑參軍
碌碌風塵中燕雀同啁哳發憤叩黃扉
詩奏臨川悅南史照始帝謂義慶未見知欲貢

經竹太玉照勃然曰千載上房英才異才
而不聞者安可致哉大夫夫豈可選獲知能
義慶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計
賞慶之場泉二十四尋價爲國侍郎
聲繁紅紫亦京師黃扉通曉
雲珠璣銜夜月同聲信相求良寶無埋滅宋史
買玉不論美惡必無良寶矣知音苟不逢蘭文
將誰別上君看潁水濱淪沒幾何人高士傳許
水之

宗炳

詩史卷之九

十一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也妙善琴書精於言理
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宋武帝領荊州辟爲主
簿不起去而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宋
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逼直卽並
不應性好遠遊所歷名山皆圖之於壁卧而
遊之以樂其志

少文有高志散髮卧空林栖丘三十載了無天
下心陳書隱居二十餘年高祖嘗召之對而止
上築三湖際結宇衡山陰南史少文隱廬山兄
俱還乃於江陵立宅宋書所訂山水愛
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遠

志遺道不知老年力五類侵歸來掩荆扉揮毫寫晉卒卧遊何所樂鳴琴發清音一彈衆山響再彈白日沈宋書明遊衡山有疾還江陵嘆謂人曰撫琴動操發今來山皆響○李白詩功高相敬不如老○余意在山水敢此忘華簪陶潛詩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安得金石弄一爲洗塵襟陶史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師揚歡

袁緒

詩史卷之九

十三

袁粲字景倩陳郡人也初名愍孫少好學有風操自遇甚高常著妙德先生傳明帝時爲尚書令帝崩與褚淵同受顧命蕭道成將篡宋使粲鎮石頭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與劉彥節等謀誅道成事洩爲道成所殺褚淵字彥回河南人也明帝卽位累遷吏部尚書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後與齊高帝同謀卒移陳祥官至司徒卒

江南最易主守節臣亦稀南齊書連使如魏魏主甚重齊人魏與陳

易主難獨憐袁景倩視死忽如歸南多奸臣曰江南多奸臣得臣李元固對曰方其釋褐年蕭然宦情微難死死獨憐袁景倩視死忽如歸易主難獨憐袁景倩視死忽如歸

詩史卷之九

十四

破賊金門側宋書王僧虔爲逆擊快也人毀時兵難大夏忽復崩一木強經營石頭氣方惡須臾難果作名義苟無虧含笑歸冥漠父忠子復孝三軍淚俱落不事二姓必有獨樂不答時齊高帝方事石頭

子最覺有異人。就抱父之先死。兵士人其不
隱。遂祭曰。我不失忠臣。決不失孝子。仍求其
公。目中生白虹。南史。陳。謝。萬。年。今。便。拜。
因。嗟。齊。褚
公。目。中。生。白。虹。南。史。陳。謝。萬。年。今。便。拜。
因。嗟。齊。褚
公。目。中。生。白。虹。南。史。陳。謝。萬。年。今。便。拜。
因。嗟。齊。褚

不及衣家狗猶能報主讐
宋。蔡。傳。祭。小。兒。裴。成。
不。及。衣。家。狗。猶。能。報。主。讐。宋。蔡。傳。祭。小。兒。裴。成。
不。及。衣。家。狗。猶。能。報。主。讐。宋。蔡。傳。祭。小。兒。裴。成。
不。及。衣。家。狗。猶。能。報。主。讐。宋。蔡。傳。祭。小。兒。裴。成。

高帝
太祖高帝名道感字紹伯姓蕭氏漢相國何
二十世孫也深沉有大量博學能文肩有赤
誌如日月狀宋時在軍中久民間或言其有

異相宋疑之而不能殺也初仕宋以功封齊
公進爵齊王竟代宋在位四年崩其後七世
而滅於梁

邪金罕恩澤二三運將終
宋。姓。劉。氏。故。曰。邪。金。
邪。金。罕。恩。澤。二。三。運。將。終。
邪。金。罕。恩。澤。二。三。運。將。終。
邪。金。罕。恩。澤。二。三。運。將。終。

如主原非一代雄新亭纔一勝橫行遂總戎
宋。元。徽。二。年。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南。
如。主。原。非。一。代。雄。新。亭。纔。一。勝。橫。行。遂。總。戎。
如。主。原。非。一。代。雄。新。亭。纔。一。勝。橫。行。遂。總。戎。
如。主。原。非。一。代。雄。新。亭。纔。一。勝。橫。行。遂。總。戎。

無煩一矢折拱手有江東
思。化。俗。黃。金。與。土。同。
無。煩。一。矢。折。拱。手。有。江。東。
思。化。俗。黃。金。與。土。同。

黃金與土同價以倚伏有常禮循環自無窮

宋家曾滅族南史宋順帝紀齊末帝為宋所滅

之王伊氏蕭氏且夷宗齊高帝後世

海陵梁簡文帝蕭氏且夷宗齊高帝後世

閣下龍蛇窟其中明帝諸賢高帝後世

帝立武帝蕭氏且夷宗齊高帝後世

生護使蕭氏且夷宗齊高帝後世

固高皇子孫空二紀更七主

帝立武帝蕭氏且夷宗齊高帝後世

生金帝蕭氏且夷宗齊高帝後世

謝朓字玄暉

謝朓字玄暉陳郡人也少好學有美名文章

清麗辭得豫章王太尉行參軍遷中書郎出

為宣城太守轉吏部郎江祐等謀立始安王

遙光朓不肯祐白遙光光收朓下獄死

桀桑既云但康樂骨復朽寒寒建安音人間絕

已久不意衰齊世有此凌雲手嚴肅浪詩

大江篇氣足吞星斗李太白詩

以李青蓮千秋思結友李太白詩

褚伯玉字元璩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人也少有隱操慕嵇康

隱瀑布山三十餘年齊高帝即位手詔徵之

辭疾不起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

太平館居之後以壽終

姦雄方竊國史記游俠傳

姦雄方竊國史記游俠傳

姦雄方竊國史記游俠傳

幽人恒在丘易

幽人恒在丘易

幽人恒在丘易

幽人恒在丘易

幽人恒在丘易

幽人恒在丘易

幽人恒在丘易

招身歸阿泰寺○南史順帝紀帝幸同泰寺講
四部無遮大會上○釋惠嚴拔法衣行清淨入塔
以使者爲房舍床几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羣臣
臣請還臨安殿三請乃許
東晉史帝升講堂法坐爲四部大衆講涅槃經
豫州自探石洞注傳人清二年八月候景發兵反
謂曰青絲白馬齊陽來時景果白馬青絲爲中興
帶如生野中仲亡不覺景出謂人曰五百人自衛
對敵失力又下而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謂
長多不獨言已吾不可得見之是後帝每微
戴兜帶兵騎隨侍夕於殿外景妙顏昭顯通知梁

單于宮南史梁簡文帝傳詩送卷之九
竹園之頭賦詩云吳甫在微服平叔注
禪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秘在藍葉化
武門人方岳出之大同末人士讚談玄理不習
果在昭陽殿

昭明太子

昭明太子名統字德施武帝長子也。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美姿容。每遊宴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囑於庶事。天下皆稱仁主。年三十一薨。謚曰昭明太子。性好書籍。引納才學之士。

藏書至二萬卷著又選三十卷傳於世

昭明性仁孝不樂居東宮

萬機坐自理亦

復工 周龍中者即謂所下以可奏

傳野人云：自光武示以可否，史記荷

過目有覺○鮑照詩十下樂三十一
雙龍文一巨數行丁篇翰靡不通本傳太子諱

五諷詩書蘊餘靡不通 女樂非所好山水聊披

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

詩史卷之九

太子寬和容衆喜愾不
形於色有帝皇之度
鶴駕何時及龍樓一夕

空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後陳白鶴驛橫氏山頭

○杜唐詩鶴駕過宵鳳輦備○漢書成帝紀江
上常急召太子出龍樓門注門樓上有銅龍江

南諸士女懷恨自無窮本傳太子夢朝野恍惚下男女奔走宮門策

微之人聞喪者哀慟

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人也少好學善屬文晝夜不釋卷齊明帝即位遷國子祭酒吳興太守

二釋者齊明帝自任遷國子祭酒梁武革命
約爲首謀既凌作以約爲尚書僕射封建昌

終身一語自足不復加焉

侯約好墳典聚書至二萬卷都下莫比焉撰
宋書及四聲譜行於世。

休文初事宋委質齊東宮

南齊書本傳約字文惠

初為征虜記室帶東陽令所奉之主即齊文惠

太子也入人居東宮多士約為少長校尉官書記直

親臨海直入見約為少長校尉官書記直

出懷中逐勢爭奔走攀龍唯恐後西邸與約遊

約建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洋風期萬物主大業

擊天人之夢脫有一人立異便損滅德且天子

運都若臣分定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高祖

所賦良無更隱情空復耽郊阜

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闢望郊阜常為郊

非君誰所為鄙哉重瞳子欺天良足耻

士帝以劍封其古臣生視之生言如夢乃得道

化帝紀帝位下梁梁帝為巴陵王宮于始

以問范雲雲未對乃曰今古殊事魏武帝所

立不可準庶名而受實禍梁武帝乃遣謝伯禽試

左日更贈子

江淹

江淹字文通濟陽人也少孤貧不事章句之

學留情於文章初為宋建平王景素客齊高

帝輔政聞其才召為尚書駕部郎高帝諫九

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少帝初兼御史中丞

甚有聲譽梁武踐祚為散騎常侍封醴陵侯

有集百餘篇行於世

大通採薪士何地獲貂蟬休徵既有在發藻何

翻翻爾史本無年十二孤貧常無薪以養母

曰此汝汝之休徵也汝才打若此豈長貧賤也

可憐得爾得中著之明帝時景遇侍中衛尉果

如母錦由張協與王僧虔書城太守時果

言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

深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悲曰卿得劉載都

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還

自爾文士筆自景純傳

曰吾前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

五色筆以授之兩波為詩絕無美句淹人謂

北梁篇

北梁篇今不爾王勃詩

范縝

范縝字子真舞陰人也博通經術尤精三

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仕齊位尚書殿中郎時

竟陵王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乃著

神滅論以非之于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也

梁武帝位以縝為晉安太守遷國子博士卒

人生如樹花高下因風改貴賤偶殊途因果將

安在而史本傳齊竟陵主于良盛稱無佛亦

如樹花同於隨風而墜自有拂搖悅墜於蔭

詩史卷之九

主

之上自有開闢猶落於真淵之中墜而歸者幾

果竟在何處花落難上枝人死無還期形枯神

亦滅輪迴非所知本傳縝還論其理著神滅論

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

用神之與質猶利之於刀形之與用猶刀之於

王融謂之曰以物之才美而利不至於中書郎而

常勰

齊梁主心醉浮屠語時無范子真宣尼置何許

武起義兵獻率郡人往赴帝大悅拜冠軍

軍多用其謀策帝即位遷廷尉出為輔國將

軍豫州刺史大破魏兵於合肥進爵為侯十

五年表致仕詔不許徵拜護軍居朝廷恂恂

未常忤視武帝甚禮敬之號稱名將普通元

年卒諡曰嚴

帝虎與名將兼有儒臣風內史魏人歌曰不畏

驅既百勝而不矜其功梁王兵未飭真人預能

詩史卷之九

主

識深書本傳縝顯達過京師民心惶惑而士人

子自結其驥駒可乘指節舉堅城南史武帝勉

上難其人久之縝敵日垂舉驍而不乘馬連連

而更索即日以為工更太守行即州府事○縝

於門外獻欲擊之家皆運疑縝欲出其節曰朝廷

皆外死戰縝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而縝兵上

鍾離鑿穴慶師發如風雨南史魏中山王元英

義之於鍾離帝詔縝救之○北魏徐州刺史昌

詔領龍環刀掃敵如鴻毛傳

地銀元英自... 楊魏人不敢... 快反盧以作塞... 境內方清平脫屣謝簪纓... 史乃奏致仕閑居希萬石圖形于屋壁

詩史卷之九

三七

見肅公亡賊兵度採石... 良臣堪禦敵實能藩大國不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也少有異操年十歲便有養生之志讀書萬餘卷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引為諸王侍讀永明十年上

表辭祿隱於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梁武少與之遊及卽位書問不絕甚敬重馬大同二年卒諡曰貞白先生

弘景非凡骨本是餐霞人心如明鏡臺南史景心如明鏡遇物便了... 履七星文... 堪畫地... 濁世不可居挂冠神武門

詩史卷之九

三七

無復論... 在白雲... 吾觀齊梁間于戈日紛紜衣冠無盜賊動名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人也幼好學七歲讀五

經畧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常製日賦長而過

觀經史精記嘿識天嘉元年勅補撰史學士

遷黃門侍郎即平著玉篇三十卷傳於世

希馮少好古二酉無遺編一統志湖廣辰州府有石穴其中舊有書千卷相傳昔人避秦隱學於此淳熙中王綽獻云訪商陽之遺與謂此

晚歲工丹青落紙成雲烟一爲宣成客齊中列

古賢陳書本傳宣成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卿丹書者國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豈惟難

蟲技忠貞九足宣揮戈赴國難扶疾強周旋本傳

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

百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體素清羸又居喪過

發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悠悠千

載後名與列星懸曜余忝苗族望古恒潛然試

登讀書臺悵望空林泉一統志寶雲寺在松江府城西南三十里

顧野王讀書處傍有土丘俗謂之讀書臺五經師孟頫寶雲寺碑記顧野王於此因以爲名又曰

寺南高基顧野王曾於此修輿地志墨池有遺

跡荒草何芊芊野王流規池一名墨池雲涼無

限意援筆著詩篇

徐陵

徐陵字孝穆東海人也八歲能屬文既長傳

通經籍縱橫有口辨大通二年拜東宮學士

陳武帝以陵爲尚書左丞大建二年遷尚書

左僕射凡詔勅軍書皆陵所草其文頗變舊

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即

傳寫成誦

夢中雲嶽鸞陳書本傳陵母臧氏常夢五色雲鸞鸞身經鳳雛天上石麒麟本傳實誌上人者

聖雖亦曰鸞鸞天上石麒麟世稱其有道陵

數歲家人攜以陳之實誌手三十一

信有神絲綸椽筆布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筆如綸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陳

世祖高宗之世國家編簡玉臺新詠編撰六

臺大手筆皆陵草之陳書本傳

江左烟花句如君更幾人

北魏

孝文帝

高祖孝文皇帝名宏姓元氏獻文帝之長子

道武帝六世孫也其先本黃帝之苗裔竄處

莫比號曰鮮卑姓拓跋氏晉武帝時有神元
者徙居定襄遣子如晉始通于中國云其後
道武滅慕容氏而稱帝都于平成國號曰魏
道武之孫太武奮三世之威渾一北土自後
三世而孝文帝立時年五歲獻文厭世而傳
位焉帝年十五而始親政事遷都洛陽改姓
元氏在位二十三年而崩其後三世而孝武
西奔魏分爲二滅於周齊魏自道武以來朝
廷草創制度多闕惟帝能變北俗而有王者

之風故論其事爲北朝之首

拓跋本荒夷控弦居廣漠魏書帝紀昔黃帝有諸蕃或外分冠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野荒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有長統幽都之北

之野天女誕靈維天而下降至見美神人曰渾川澤藏是輜帛爲天下衣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于此

終而別及其子也當世爲帝王天女以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天女而去男始祖携元道武平中山北史道武帝皇始元年

皇帝也帝生真定自常山以東守半或損城外荒或帝領軍門惟中山不下二年帝欲征齊降齊安始

山平世祖開關洛北史世祖初討赫連昌至

其大平陳兵臨大江宋人咸震愕其君十一
 之禍中平陳兵臨大江宋人咸震愕
 走宋將王玄謨敗於朐山馬南伐玄謨軍而
 來年二月玄謨敗於朐山起行宮於步山諸軍而
 日皆臨江遊城邑莫不望塵奔走武功雖云碑
 清宋文帝詔遣女於皇孫以求和武功雖云碑
 文德猶踈畧天地乍氣氲神光時景鏘魏書高
 祖獻之帝生於平城紫雲神光明君應運生英
 照於室內天地氣氲和氣充塞祖紀高
 姿何卓犖高祖有異姿而獻文方厭世天衢龍
 早躍其史獻文帝紀帝即位雅薄時務常有達
 世世號躍天衢五年八月丙午拜命皇太后卽位
 夏夷風革遷都帝里廓通鑑魏高宗好讀書手
 可觀有太平之風焉○天曰親土以平城地夷
 將遷都洛陽謂任城王澄曰年歲用武之地非
 可文治何如登曰陛下欲土宅中原以輕累○海
 此周圖所以興隆也親土於是遷都洛陽○
 歷年圖文昭成狄之僭修帝王之政崇儒
 典植樂其風聲文民更左衽衣網目魏主欲樂
 未諳然可觀矣民更左衽衣網目魏主欲樂
 朝庭列鈞天樂列主始崇文謂大聖其史
 服大和十九年帝尋古追三恪○其史
 魯味親祠孔子廟尋古追三恪其史
 左陽孫胡公於鹿野夏曆於安邑周文於洛陽
 梁二王後又封書闡垣朝翔上林賦修於手
 異彼謂之格書闡垣朝翔上林賦修於手
 之義覽之使講史傳百篇無不該涉明堂坐

三

盧君臣義旣昭黍離淚還落大和十七年十月

帝顧謂侍臣曰。總不修廢。毀至此。遂誅秦繆。時爲之流涕。余曰。綱目。魏王收鍾繇不克。遣使臨

江表齊主之罪而還按齊主穆穆文明主光

輝燦金鰲江淹詩辭義麗金鰲南北尚中分我馬猶交錯

嗟嗟江左政齊梁轉澆薄五德將安鍾真人在

河朔史記五行之傳。始終相次也。○隋書薛道衡傳。始。皇。紀。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注。謂。

鬱葱天子氣何獨金陵郭金陵王氣見晉紀注

崔浩

詩史卷之九

崔浩字伯深東武城人也父宏魏司空浩少

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

覽明元初拜博士祭酒太武卽位遷司徒每

有軍國大計。必先咨浩。然後行。帝數幸其第。

論議時事。於是西平赫連。北破蠕蠕。浩皆有

力焉其後以修史暴揚國惡太武殺之而夷

五族

司徒繼厯質胸中藏甲兵

弱手不能等乎持矛其臂中所懷乃喻於兵甲。

子房深自許三謀計自比張良謂已謂已性敏達長

卓陶云復生天師冠謙之。每聞浩論。右與亡之。常自夜達旦。深美之。曰。斯人言。

天文上堪辨祖姚典死之前

在匏瓜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

日辰戌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災熾
之。當在此二日之內。庚午。辛未。生於秦。辛未。

色曰天上失星人夜能知。漢人秦矣。諸人皆作

出東井秦中大旱赤地明年姚興死地理下能
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皆人乃足

明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

王奚斤曰彼徒西番下國地無水草攻則難拔

詩史卷之九

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於是遂遭遇英雄主計涼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

四海正經營

寧郡區夏謀謨自帷幄決勝在兩楹中時進以

實謀謨之功。○漢書高祖曰。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張勳詩。所

西征赫連破本傳時議伐赫連昌

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酉伐天應人和時會

比伐蠕蠕平仲康二年議擊蠕蠕朝臣盡不

蠅蠅先不設構於是分言同盞酒味畧有廊

名本傳帝與浩說至中夜賜浩繒膠酒十斛水
精或塩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塩酒故與卿

同其太武稱無敵所向皆君力太武高平
日始時劉台臣請之去而劉不許劉後劉
使皆此人再召台臣至出乃救諸劉書曰此
國大先治劉所不能鳥盡良弓藏五族無事亦
未傳論曰治難若世威刺劉主未途逆謬
不自洽治難若世威刺劉主未途逆謬
矣荒夷君凶殘不足論獨恨君臣際崔公道未
純直筆書編策誰令君勒石古人藏名山不聞
衢路側治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著作
令史閔堪素諳治乃請立石銘敘國書以彰
功三百萬乃從治書國書備而不與而石銘顯
在衢路人咸悉急為相與構治於帝帝大怒

詩史卷之九

三

任少卿書侯誠已沙門滅無遺信通鑑治系不
著此書藏之名山焚燬經像猶主從虛無素所
之由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牙遺不遇數十行
談本傳治曰此精誦之說不近人情生所謂
家入信自序治子以虛為王庭神仙何足貴師
事寇讎之下服食求松子不悟留侯奇功成當
杜門何事修書史欲備服食養生術而風謠之
有神中錄國新
崔浩因事之

高允

高允字伯恭勃海人也少孤風成有奇度擅
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神廳
四年徵拜中書博士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
徒崔浩共修國紀太宗即位遷中書令轉太
常卿進爵梁城侯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
十餘年初無遺咎年九十八以壽終

令公真偉器行高南北臣此史本傳又成帝重
制公○又曰允少時崔宏見而異之數曰三九
高子黃中內閣文明外照必為一伐偉器三九
官不徒允伯恭諸子無採自給茅屋其清貧矣

詩史卷之九

三

陸贄曰高允雖家嚴待而家貧布衣妻于不與
陸幸其策唯草屋數間帝使組袍廚中監菜而
已帝歎息曰右人之清貧豈有矯矯多風節
論此乎允與高子蘇廣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溫
所之者崔公謂余云蘇廣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溫
公聲主為之動客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
獨升階長揖向之所謂倏倏如鄙人曰高子內
史明而外柔弱其言不啻不能出口臨死不
易辭為臣不欺君允伯恭諸子無採自給茅屋其清貧矣
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

其死獨主問曰國書皆治所為乎對曰臣樂
 清其為之罪官誠然不重臣安親主顧謂太子
 曰臨別不別辭信以君之近故不忍彰君惡
 臣正獨慙慙或有上事陳得失帝省而謂羣
 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失臣有是諫諫者
 忠臣之義也今國家多事不能而諫而
 其諫者皆側目而視無所諫朕聞之
 門巷絕朱輪列侯官而父子第皆無
 方隆盛時東漢書曰帝嘗以弓刀奚足
 奇勲勞耳詩至公王允執筆臣我
 亦不吾觀太武朝名士罕全身
 無所寬假獨憐高著作年與道俱尊
 忠誠一顯著變貊且相親寄言當途客慎毋負
 翟黑州傳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
 乎諸平感言曰公請輕寵臣答謂宜實中書侍郎
 絕名而不以實對終獲罪及翟清難作
 謂仇人見主尊但便宮所言不見曰
 臣侍講日久蒙臣乞命耳允便與人言曰我不
 來東宮黑子也
 比齊

文宣帝
 顯祖文宣帝名洋字子進勃海人姓高氏東
 魏勃海王歡之次子也初仕魏封太原公兄
 大將軍澄為盜所殺洋代領部曲進封齊郡
 王既而廢東魏孝靜帝而自立在位十年而
 殂子殷立洋弟演廢殷而代之演殂弟湛立
 湛殂子緯立為後周所滅
 拓跋運將季陰孽玷清朝余未驟作難幼主沉
 波濤此史後北魏宣武帝廢皇后胡氏司徒國珍
 隔朝梁武帝廢王后劉氏始二三歲天
 下愕然及余未驟作難王后劉氏始二三歲天
 才破產結英豪此齊書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
 重士為東使所完鎮將段長壽其貌類曰君有
 神武之相產以結客奸臣既賜滅天子亦奔逃
 北史魏孝靜帝名洋字子進勃海人姓高氏東
 魏勃海王歡之次子也初仕魏封太原公兄
 大將軍澄為盜所殺洋代領部曲進封齊郡
 王既而廢東魏孝靜帝而自立在位十年而
 殂子殷立洋弟演廢殷而代之演殂弟湛立
 湛殂子緯立為後周所滅
 王入洛陽推清河龍虎雖相續未敢乘黃屋高洋
 王重承制決事

爾何人夷魏如轉燭魏書卷之九
平洋以告之才曰正何人不及父兄之輩
升尊位○乘其尾使侍中張亮等見東魏生
為天子也正見前天心恒好還兄弟相魚肉
安便傳太子廢立并第濟成廢而代之○更記
魚肉之矣星變誅遺孤墮馬君王祖此齊書太
為齊南王以常山王濟入墓大統是為孝昭帝
乃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步白孝昭以王當路
為崇於晉陽宮講武以厭之有免驚馬帝墜而
怒曰殺去不用吾言死其宜矣是夕帝崩

詩史卷之九

涼風池水赤仍效前人跡此齊書卷之九
為皇太子孝昭臨崩遺詔位於武成并育手
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之勿學前
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白虹貫日赤星
見式成獄以百年厭之三年見帝於玄都
風堂帝伊左有觀橋擊之又令人史百年達堂
且走且打所遇諸血皆通地氣息肝盡曰何人
強與所叔作知遂斬嗟嗟貧兒村王國恨何人
之齊諸武成帝書赤帝太子綿館兒是為後主
不喜見朝士於竹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樂末
自乞食兒又為時兒之市射
自交易後竟為周武帝所射

魏收

魏收字伯起鉅鹿人也年十五能屬文好讀

書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武定二年除正
常侍無領中書侍郎修國史撰魏書百餘卷
敘事不實時人號為穢史後主即位遷尚書
左僕射武平三年薨贈司空諡文貞

魏收驚蟬蝶輕薄洛陽街此齊書本傳
魏收下筆便就立草封禪書因稱七步才
以無義帝曰卿七步之才無以過此著書堪
發憤日夕在蘭臺此齊書本傳
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姻親咸作傳董狐安

詩史卷之九

在哉修名終不立眾口更疑猜此齊書本傳
以威服書房等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錄以美言
時論言收若史不平虛無專斷是收外親乃為
傳位止本師功費更無專斷是收外親乃為
也書法不隱○楚空令塚間骨西風吹作灰
離修名之立空令塚間骨西風吹作灰
骨於外○越絕書吳王公孫聖侯人棄其屍
大燒其骨東風至漲揚決灰

後周

高祖武帝名邕字彌羅突代郡人姓宇文氏

魏大丞相泰之第四子也。初，後魏有高歡之亂，孝武西奔，泰迎而事之，都於長安。是爲西魏。以泰爲大丞相。旣而鴆殺孝武，謀欲禪代。未行而卒。其世子覺遂受魏禪，國號曰周。羣爲宇文賀所弑，而泰長子毓卽位。是爲明帝。明帝崩，傳位於弟邕。是爲武帝。帝沉毅有智謀，以晉公護專權而誅之。朝廷肅然。起兵平齊。北土爲一。在位十六年而崩。其後再傳而滅於隋。

孝武奔

戰文中子開胡廟古義

林善而數口當今大選不週一弊傳書黑獺非
 有二維樂而中原分其後周齊果分諸秦字黑
 常人雙目尤如電刷書太祖文皇帝諸秦字黑
 太祖爲左丞齊神武既破爾朱武爲齊朝大臣
 欲賀之太祖詔陳忠款乃得天命○吳史齊神
 武以文帝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有異○晉書
 王戎嘗裴嶺下戊撤橋摧勁兵○魏史文帝紀
 眼爛爛如藏下戊撤橋摧勁兵○魏史文帝紀
 帝之齊神武拔橋而退披草開京甸○文帝紀
 帝弟長安民雖懷王伯禽終身還北面誰令
 卓葉立朝廷
 吳兒是道
 交程
 據守文泰辛酉子覺文興程
 時年十五○漢書高帝紀漢

武王曰始當口向乳
 羊質服虎文豹狼終入殺
 楊
 義言政問賢臣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剝而
 伯九月讓使人武王真英主龍德善隱規周武
 帝紀帝死後有智謀嗣以晉公護
 勅之於殿中
 勅惡中山夷
 周書高祖自臨述人莫嗣其澤決
 閔帝而帝所政武帝即征召讓入宮中以試
 自後擊之護昭
 除殘齊境宴
 於地擊之護昭
 北史周武帝建德
 帝帥諸軍圍鄆齊人拒守諸軍奮擊拔之
 大破之城陷齊主走青州開東平
 北土雄清
 平東宮更尊駐舉國屬隋公千古堪懷然
 布崩太子賢立足爲宣帝
 宣帝之在東宮武帝
 處具不堪水網過之甚嚴輒加捶扑及卽位荒
 滿無度於是朝政日
 亂而爲隋文帝所篡
 詩家卷之九
 四甲

詩史卷之九

四

庾信

庾信字子山南陽人也。幼而俊邁。聰敏絕倫。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信與徐陵並爲抄撰學士。二人俱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侯景之亂。信奔江陵。尋受御史中丞。聘於魏。屬大軍南伐。遂留長安。孝閔帝踐祚。封臨清縣子。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象初卒。

江南庾開府擣藻爛朝霞注後詩高譚一何出
 身逢世難飄泊向天涯長江限南北遠望不見
 家吳陸機文帝至廣陵望江觀兵有渡江之志
 徒酒楚囚淚謝道韞口嗟乎國天所以隔南北
 難期星漢槎東江南北賦所載路窮
 寒風更蕭瑟霸岸落秋花袁江南
 賦就空長嗟齊書本傳信鄉位望通顯常有
 反賦就空長嗟齊書本傳信鄉位望通顯常有

詩史卷之十

顧氏詩史卷之十

華亭顧正誼仲

隋紀

余讀史至隋怪其先世未嘗積德累功單及
 後嗣而開基之主又非有湛恩藏澤足以聯
 結民心而舉江南三百年分裂之主且暮混
 爲一家何受命若斯之亟也倘其後僅得中
 主猶可餘延數十世不絕而繼以煬帝之荒
 殘乃甫二傳而天下瓦鮮與始皇若同一轍
 豈太史公所謂鄉秦之禁適足資賢者爲驅
 除難耶此其國體人才並無足采者維是高
 頊而下十二人聊以備一代之紀錄云爾夫
 以彼河汾之賢儼然王佐自負而卒令獻策
 不見收時事可知矣余故就其可論者著于
 篇後有君子姑取節焉可也

文帝

高祖文皇帝名堅小字那羅延姓楊氏弘農
 華陰人也父忠仕周爲柱國封於隋帝生而

有異襲爵爲公女爲周宣帝后周靜帝立帝
以太后父秉政遂移周祚卽位平陳天下爲
一都長安在位二十四年爲太子廣所弑

江東王氣盡隋書藝術傳帝與相街大建中

畫堂田宅謂友人曰江東王氣江北昏風盈比

武旬日才不出謝朓詩三光厭分

分景六合將渾井景書然欲同爲三光厭

質懷中鯨角生說洗介子推歌曰有龍矯矯神龍

舛若寺紫氣充旋前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

兒所從來是異不可於俗問廢之泥滑清祖舍

於別館躬自撫養皇批常抱高祖怨見頭上角

出僑體驍起皇朝大駭壓高祖於地見頭上角

致令晚得天下內有椒房援高祖長女爲外連

諸鎮兵隋書高祖得政之端羣情不附擅強兵

失其用不諭於月克矣二帝生發其兆

久必大貴實則天下一家歲一公客親非常人委

庚子贊其成綱目周大二年周主贊建隋

微難可意測以人事何如李才相堅夜召太

隋王堅拱手周宗滅綱目隋主盡滅宇文氏之

揮鞭陳國平隋書文帝紀周皇九年帝擒就死

修廟封疆然天地清治黃鍾樂風雅正

縱橫謂人君之德及秦止用黃鍾一宮不似

律上謂人君之德及秦止用黃鍾一宮不似

問之謂人君之德及秦止用黃鍾一宮不似

國之謂人君之德及秦止用黃鍾一宮不似

太常謂人君之德及秦止用黃鍾一宮不似

潘屬謂人君之德及秦止用黃鍾一宮不似

新畫謂人君之德及秦止用黃鍾一宮不似

秦帝諸儒坑隋興學宮徹呂正及楊堅千秋同

一轍綱目王仁壽元年廢太學及州縣學

門及州縣刑峻黎元殘吏

事繁謂人君之德及秦止用黃鍾一宮不似

性猜謂人君之德及秦止用黃鍾一宮不似

有退謂人君之德及秦止用黃鍾一宮不似

雷震謂人君之德及秦止用黃鍾一宮不似

月地謂人君之德及秦止用黃鍾一宮不似

臣殿謂人君之德及秦止用黃鍾一宮不似

楚謂人君之德及秦止用黃鍾一宮不似

言帝龍高居萬世帝怒令杖之而殿內無其人安
知金門內豺狼自成穴帝指嬖膝下起干戈身死
癸倫絕嘆息陳夫人幸受同心結調沮仁壽
陳氏姿貌無雙高祖發於仁壽宮夫人與皇
太子同侍房于上出更太為太子所過夫人拒
之得免歸於上上怒其神有異問其故夫
人泣曰故太子房揚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後
宮並出就別室俄聞上崩夫人與諸後宮細頭
賜夫人夫人皆色動股操太子遣使者衛金舍以
氏不肯致謝諸官人共逼之乃開使者其衣太
馬

煬帝

詩史卷之十

四

煬帝名廣小字阿摩文帝第二子也初封晉
王未幾謀為皇太子仁壽末弑父而自立在
位十三年巡幸揚州為宇文化及所弑

隋興二十載天下方一家文皇躬節儉疆場變
桑麻隱書高祖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內修廟
殿務存節儉人母何來妖媚鼠幻質亂中華
開河記麻叔謀為開河都謀於楊縣士暴忽擊
一窺中有強火突焚武平即野秋去邪者請入
梓之行約百步入一石室東北各有四石柱鐵
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懸視之一巨鼠也須臾

見一人。願朱衣。高堂之上。呼力士。率取阿摩
士。以。大。掛。提。其。尸。上。人。貢。鼠。目。吾。達。周。晉。脫
臨。可。汗。帳。綱。目。大。業。三。年。八。月。帝。至。金。河。幸。密
呼。韓。氏。子。者。接。踵。來。東。浮。遼。海。棧。橋。高
業。如。漢。天。空。上。單。于。臺。東。浮。遼。海。棧。橋。高
東。城。分。道。出。計。高。麗。車。駕。遼。水。上。等。於。遼
楊。安。帝。後。征。之。間。龍。舟。入。下。水。天。下。丁。夫。三
百。六。十。萬。人。開。十。渠。功。役。畢。諸。江。淮。諸。州。大
船。五。百。餘。艘。無。不。咸。泛。江。淮。而。下。至。大。梁。又
別。加。修。飾。以。錦。纜。薄。天。涯。開。河。記。帝。又。取。民
七。百。金。玉。之。類。錦。纜。薄。天。涯。開。河。記。帝。又。取。民
用。資。役。十。餘。萬。餘。用。服。女。十。人。燬。羊。十。只。令
殺。無。辜。大。興。羊。相。間。而。行。○。所。部。煙。花。錦。楊。帝。重
不。錄。歸。日。角。錦。五。湖。十。六。院。到。處。生。煙。霞。楊。帝
龍。舟。是。到。天。涯。五。湖。十。六。院。到。處。生。煙。霞。楊。帝
記。帝。歸。地。周。二。百。里。馬。西。苑。內。為。十。六。院。聚。巧
石。為。山。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皆。至。京。師
認。定。十。六。院。名。景。明。○。遊。野。八。影。綠。○。晨。光。四
明。智。五。華。六。文。安。七。寶。林。十。三。和。明。十。四。綺。園
仁。智。降。陽。十。六。院。有。二。十。人。傳。布。客。色。美。人。實
之。又。鑿。五。湖。金。光。湖。四。方。十。里。水。中。日。廣。明。湖
迎。陽。湖。西。口。為。山。精。亭。梨。泉。堪。縹。樹。○。日。講。書
湖。中。積。土。石。為。山。精。亭。梨。泉。堪。縹。樹。○。日。講。書
映。皆。野。極。人。間。草。藥。梨。泉。堪。縹。樹。○。日。講。書
市。交。易。帝。命。整。飾。店。肆。剪。綵。自。成。花。○。日。講。書
盛。華。麗。宮。殿。以。結。帝。剪。綵。自。成。花。○。日。講。書
極。於。技。術。色。繪。則。以。新。彩。常。如。陽。春。迷。樓。樂

無厭西園日易斜時有須臾自言能攝宮室帝

映幽房曲室上欄朱楯互相連翼回環四合曲

屋自通几巧之極自古無有也人誤入者輒終日不能出帝手之大喜顧左右曰笑真此豈其

中亦當自計世可日之口迷悽詔選後宮良
家女數人以居樓中每一幸經月而不出
太

原飛赤鯉唐書場帝紀大業十三年唐公起義師於太原○陽帝海山北洛水西

獲生一尾。全鰭。諸尾鮮明可愛。帝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鰭已長數丈。手火見者。皆

乃沉後唐高祖生於此長白走修蛇綱

鄒平民王薄據衆據長白山剽掠素練終加頸

通鑑場帝至江都荒溢益甚酒庖不離只然見

詩史卷之十
木

備然且共樂飲耳因飲沉醉引鏡自照曰好頭
誰當斫之是夜宇文文化及帥令狐行達殺殺

帝以練巾繫頸而死雄才安所誇
情飾行以釣

歷名郎位之初天下承平
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
空殿餘螢火事文類聚清陽

帝大業末天下已盜起帝於景華宮徵求
螢火數斛夜出遊山如燄火光遍岩谷

啼暮鴉場帝開河記時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請用垂柳栽於岸隄明處上一則對饗

四散執護河隄。二乃牽舟之人。護其陰上。大喜。詔民間有附一株。賞一嫌。百姓競獻之。○李商

荒淫自夷滅千古一長嗟

高頻

高頴字昭玄。勃海人也。少明敏。有器局。累授

書史高祖得政引爲相府司錄及受禪拜尚

書左僕射兼納言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爲

比開皇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頰爲元帥。

長史平陳加授上柱國後坐事除名爲民

帝卽位拜爲太常。以謗訕朝政。詔誅之。天下

莫不傷惜焉

亭孤生柳百尺何葱青

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趙趙真宰相苗

民英本傳領苗初執改稱二十一年區馳績六

詩史卷之十
七

九月填清寧隋書高祖紀是考從周太祖
義開西賜姓普六茹氏○本傳

相齊政事。頗習兵事。多謀畧。意欲引之入道。人論意。頗承旨欣然。曰。曩受罪。緣令公

不成類亦不辭滅
以是爲相用司錄
運策平陳國
上閭類取陳之策類曰江

土熟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徵士馬聲
掩襲獲必屯兵禦守足得勝其農時彼穀稼

我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復更集兵。彼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東門手

上行其懸軍入虜庭突厥犯塞以頻爲元陳

入磧。駭蛟如匣中鏡。梟梟是虛負。蒼龍後短頰。

謂類曰公酒後猛口薄上鵠不傳類有文

務○東瓊漢紀桓康語勸
希臣道方合終

卷之五

韋昭謂宇文弼及拜舞宇文前纔繼王充側藩
韋昭王兄之孫也
難苦無限豈難藏草澤所以天策公閉門不許
觀本傳咸以隱生舊臣道遠喪亂所經之廢
於東都開門內咸請見魏老病不能拜起
今品物塗炭若誠國云是李密王文皆拜伏舞
唐書大元加
天策上羽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人也性寬裕好學傳聞在
周爲記室專掌文翰甚有美稱開皇初遷秘

書監議定禮樂轉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
而後文才凡所進用並多裨職煬帝卽位進

爵上大將軍深加恩遇從幸江都卒

牛弘稱篤行卓然能獨立隋書本傳弘榮寵當

言不得入弘有弟弘緒弘緒人而巳射牛若弗聞婦

射殺牛矣弘聞之以無所怪問答云作脯帝
定其妻又曰射殺牛大是罪事弘曰已如之
讀書不誤
億哉大雅士清芬庶堪挹史弘綱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安平人也幼聰敏善屬文辭
覲而理暢周武帝時爲內史上士高祖受顧
命德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時三方
構亂指授兵畧皆與之參詳高祖踐阼授內
史令高祖欲盡滅宇文氏德林固爭之大迂
帝肯是後品位不加數歲以官卒

隆周既封殷魏書本傳周東魏廢隆周之大寧○史

項氏已死楚地皆降漢諸隋書本傳項氏已死楚地皆降漢諸

太苦見下李君賈傳傳筆低長河流本傳德林

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至於經國大體是實生龍

筆治治如臨軒一強諍書生不足謀本傳高祖

長河東注臨軒一強諍書生不足謀本傳高祖

國事以爲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

諫之自是品位不加忠言遭擯黜時政方苛慝

謝宣達詩詩天心存性還陰禍終相迫史弘綱

多陰謀是過家之類也晉世即
廢終不復起故晉三子傳字文化及散亮文都
前悲布席
帝及王顯皇帝世此酒詞知其姪行本爾酒相見
不詩遂命皇女李虛傳况曰從今以去爾不生
帝王尊貴之家於吳仰擊不能時竟更以綿繼
之世名儒
為奉皇帝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人也六歲而孤專精好
學年十三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
後才名益著與李德林齊名高祖受禪除內
史舍人久當樞要聲名籍甚煬帝立忌其才
遂見殺天下冤之

詩史卷之十

十一

玄卿雖藝枝蹄壁好沈思揚子法言或問吾子
離騷刻而曰此夫不為也曰然童子
衡每構文必隱性空爾躍望而此謂書本傳道
思起其沈靜中得佳句空梁落燕泥隋唐嘉話
文而不欺人出其在司律薛道衡因是得罪後
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曰薛道衡
昔帝臨臨臨臨名高衆所嫉况此驕君側驕
柏楊帝史記蘇獻頌徒褒揚魚藻終成隙不
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帝之義也於是開司諫
曰道衡致美先朝此盡諫之義也於是開司諫

大夫斯首之罪詩小序漢判諸此言
物入其修王品鑄官料不能以用華故君子思
古之武可憐七十翁不作冥飛鴻下傳場帝將
爵不偶房老燕勸之杜絕寢食早解下氣而逝
爵不能言會燕勸之杜絕寢食早解下氣而逝
白使高祖不死今大富久行希聞之怒
曰成德高祖即即今自盡明年七古

韓擒虎

韓擒虎字子通河東人也少慷慨以膽畧見
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開皇初拜廬州總
管及大舉伐陳以擒虎為先鋒宵濟採石以
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執陳王叔寶平金陵

詩史卷之十

十一

進位上柱國壽卒於家

擒虎具良將力能威八荒奇驍如四練星流入
建康唐書本傳擒虎伐陳以姑熟半日而拔叔
建康擒虎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執陳王叔
寶先是江東有諺歌曰黃龍青龍馬孫自青陽
決東時冬氣未去日暮風起特不知所謂擒虎
是方擒也陳書擒虎回堂矣門見一世擒孔
子曰馬也李太白詩馬如一匹擒孔
擊南齊書擒虎天子渾一我封疆上謂之曰汝聞
然擒虎前日此是擒陳國天子者擒虎獨
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平定江

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文帝嘉之擢拜

州刺史

隋無明天子公卿皆備真史記自今蓋謂太

明天子○平原君傳毛遂史公曰今夫上遇

稱賢辛公化氓俗牀輿蒲廳屋傳辛

早病者多死公我微變其俗因建人

凡病者皆以出安其俗因建人

人死其病者皆以出安其俗因建人

我死其病者皆以出安其俗因建人

我死其病者皆以出安其俗因建人

我死其病者皆以出安其俗因建人

我死其病者皆以出安其俗因建人

我死其病者皆以出安其俗因建人

我死其病者皆以出安其俗因建人

我死其病者皆以出安其俗因建人

我死其病者皆以出安其俗因建人

我死其病者皆以出安其俗因建人

我死其病者皆以出安其俗因建人

我死其病者皆以出安其俗因建人

我死其病者皆以出安其俗因建人

我死其病者皆以出安其俗因建人

我死其病者皆以出安其俗因建人

我死其病者皆以出安其俗因建人

廊廟黜庶使羣生育孰與蘇威輩管管空食祿

王通

王通字仲淹漢徵君霸之後也家於河汾世

以儒術顯父隆開皇初為昌樂令通受書於

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

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不解衣者六歲仁壽

三年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帝

不用退而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

年而六經大就門人就學者千餘人煬帝時

辱徵不起卒於家諡曰文中子

漢李山河分兵戈日紛紜戰征三百載六籍滅

無聞河汾隱君子慨然惜斯文歷聖繼子曰文

極有格言長懷四方志高嘯擊青雲世來文

中子其父曰銅川府君居歌伏木文子中

曰敢問夫子之志銅川府君曰在三之義師居

一馬中子於是志有四方之志乳坤初息戰獻策金

文子於是志有四方之志乳坤初息戰獻策金

益殿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帝

因泰平二年見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帝

以生陽災也○詩書者獨在余懷歟天疾

黎曼未收麟鳳將何求無所猜其後彼邪在朝

臣等所容其月○凡子張唐歷世守德得道
今非其時矣○劉氏漢中子太業天子
公卿不悅○番翹歸嚴整爰有東征作
詩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
今將與太平之基時異事變今志乖願違人心
道之不行○今翹歸自之不辭今勞身西飛
帝周而再○散廬剛六經復麟儼如昨○物通仕通
口通有入人之散廬足以風風雨雨○田足迂哉
以其舉陽諸諸談道足以自樂不稱仕也○迂哉
文中子素王非可擬羊鄴續狐裘誰復能相似
庶幾蕭文中幽蘭獨青葱當時人莫識百世仰
清風○風清風朗然至見別蕭文中○

楊素

詩史卷之十

千

楊素字處道弘農人也少落拓有大志不拘
小節仕周爲開府高祖受禪加上柱國仁壽
初代高祖爲尚書左僕射晉王廣卑躬以交
素素謀廢太子勇而立廣爲皇太子既而與
廣弑高祖於仁壽宮煬帝大業元年卒于玄
感作亂煬帝誅之而夷三族
秦廷李丞相隋室楊司空無上心稍異傾邦罪
則同者無上潛謀易太子其跡還相似弑君

仁壽宮應非秦相比○隋書本傳高祖幸仁壽宮
殿應上有不諱須臾防禁乃手自爲書封出而
服應上錄錄事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
又今是衛侍疾上以此日崩出是煩煩素少而
憶昔彈冠年輕俠何翩翩本傳論素少而無
心慕富貴屈節媚楊堅○書下單立成帝命素爲
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答曰○但
恐富貴未至臣臣無心圖富貴素應答曰○但
結納○事君多反覆此中良可掬謬哉阿羅延
不辨珉與玉○禮記君子貴高公社稷臣棄之若
埃塵○見上素也何功德甲第連青雲○詩同

詩史卷之十

千

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奉傳素貴龍日陵
健數千後庭妓妾吏納羅者以千散第宅華
官制周隋鼎初華豈曰無纖力五牙狼尾傍
方圖江表開業信州總督素遠大鱗名曰五
容戰士八百人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
引舟趣三峽陳將威放守狼尾山騎龍庭側
難素夜掩之而放而下飲敗走單騎龍庭側
初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州擊大陳並行不
覺退走素夜追及之親將騎與陳並行不
覺之自是突厥遠遁無復虜患大戰伐信飛
騰威福太縱橫○素多權聚取成屬每將臨
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大吏相率抗表言素
作威作福上知素忌之○杜弼諫素曰素
奪宗既階禍寢廟一朝傾○楊師範初上自以素

素之詩皇太子勇失愛楊
 素因機構竊成廢立
 金屋此時視阿摩還如机上肉楊帝海山記文
 天崩未聞哭扶郎上
 疾不能脫及上崩我帝謂素曰吾自惟不免此
 去世亦能脫及上崩我帝謂素曰吾自惟不免此
 素出而視帝崩力不發素曰明君神道詔素
 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立素
 以手扶帝帝授之乃上素殿謂素曰素
 有功見乎多呼為即帝七廟素相影乾曰武三
 思初上
 文皇素昏迷泉下復無知金鉞說相迫
 須史殺汝兒楊帝海山記素欲入朝出見文帝
 語曰吾必死矣金鉞遂之素驚呼以望召子弟
 文帝語不移時而所素隨亂相耦是非無足割
 磨幾祖龍頭不落奸臣手
 詩史卷之十一
 主

顧氏詩史卷之十一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唐紀

余讀史至唐見其書機雜不可理而始嘆太
 史遷之雄於文去取當而序事覈也夫史記
 自五帝迄於漢武上下二千四百餘年其間
 明君良佐與夫賢士大夫蓋不啻萬而奇偉
 卓犖之行亦不勝書然僅僅八十萬言而止
 郎所創立十二本紀及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詩史卷之十一

意欲無總人物以盡千古而千古人物盡於
 此今後世卒莫損益之也彼唐不越三百年
 而紀傳倍之其叙一代行事直叢說耳其述
 公卿遷擢之顛末直家乘耳蓋增一人不為
 多減一人不為少夫焉能為有無余不揣無
 聞妄為詮叙自帝而相而將而忠義文章之
 士總得四十九人具列如左

高祖

高祖神堯皇帝名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

紀人西京武昭王嵩之後也祖虎仕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昶於周世封唐公淵襲封唐公爵隋末起兵受恭帝禪建都長安國號大唐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於垂拱歲壽七十一葬獻陵

煬帝滔天罪罄竹書無窮李唐後魏郡縣縣煬帝十子其日監而出之於書唐公思討逆宜追王者風上將周武並下與漢高同白旄懸紂首縞素數重瞳並見如何棄此意冠盜相爭雄

早辭臣突厥通鑑李淵遣使如突厥與之相結可畏安謂等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助淵不德機難用終自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過於時事不淫逸亂隋宮唐書裴寂傳天宮副監唐公雅與厚常以宮人侍唐公一聞兵恐事發洩洩公雅與乃白太子將事兵狀一聞兵寇起便欲棄河東唐書太宗紀劉武周據并州將棄河東以守關中太宗以為時無龍鳳子何不可棄願得兵三萬可以破賊

右一章

慶立奇功龍鳳子拾太隋鹿既云失鯨鯢相啖食綱目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左

右盼開中平左盼東都克綱目唐公李淵至四男長成敗秋化家遂為國世民安稱元吉世民聰明勇武長子有疑于桓桓神武師奔騰如電擊綱目唐公李淵至四男長成敗秋化家遂為國世民安稱元吉世民聰明勇武長子有疑于桓桓神武師奔騰如電擊

成何功德綱目唐公李淵至四男長成敗秋化家遂為國世民安稱元吉世民聰明勇武長子有疑于桓桓神武師奔騰如電擊

世亂先有功安論長與嫡綱目唐公李淵至四男長成敗秋化家遂為國世民安稱元吉世民聰明勇武長子有疑于桓桓神武師奔騰如電擊

右二章

太宗文武皇帝請世民高祖次子也年四歲

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高祖採其語爲名太宗爲人聰明英武有大志年十八舉義兵初封秦王唐得天下皆其功也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反爲所斃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崩壽五十三葬昭陵

太宗真英主皎然天日姿唐書太宗紀高祖遣退而默曰其英主也弱齡逢運改提劍籌匡時

詩卷之十一

緣義兵四合杜甫一征平霍邑再舉定京師
唐書太宗紀高祖起兵建大將軍府太宗幸兵
指麾若符圍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陣太宗自南
原馳下坂分兵斷其軍爲二而出其陣後老生
敗走避之太宗追仁果方就縛武德元年薛舉
攻長安太宗曰仁果乃平兵敗軍不動久之
仁果糧盡太宗曰可矣乃率兵至仁果乃出降
李密敗走大將見太宗開關建德虜入洛世充
武德三年討王世充敗之仁果乃出降
唐書太宗紀高祖起兵建大將軍府太宗幸兵
指麾若符圍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陣太宗自南
原馳下坂分兵斷其軍爲二而出其陣後老生
敗走避之太宗追仁果方就縛武德元年薛舉
攻長安太宗曰仁果乃平兵敗軍不動久之
仁果糧盡太宗曰可矣乃率兵至仁果乃出降
李密敗走大將見太宗開關建德虜入洛世充
武德三年討王世充敗之仁果乃出降

升州金剛寺僧玄奘太宗出龍門關三年四月
日玄奘二百里宿于雀鼠谷之西恩學士并隨
太宗不食者二三日玄奘則閉關進致德等并來降
齊王突厥羣雄咸蕩滌四海永清夷

右一章

貞觀初年政皎若日方升尹起莘曰太宗初政
其清明政象天子既納諫朝士竭忠誠貞觀
至今可想唐書太宗紀天同玄素力唐書太宗紀
李治爲民且東幸玄素上書曰昔乾陽平功隔
人解體今民力未及清日而後發創之人藥正
國弊巨恐陛下之過甚於湯桀也帝卽詔罷衛
驍獸開玄素言數日張公論事有回天之
力可

詩卷之十一

謂仁人鑑取鄭公明唐書鄭公明
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仁爲鑑可明得夫
民和刑且措唐書太宗紀太宗以寬仁鑑天下
延罪二兵息歲還登唐書太宗紀太宗以寬仁鑑天下
十九人下斷獄死罪者太平誰所致匡弼賴羣
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太平誰所致匡弼賴羣
英如何功成後魏家什碑銘魏家什碑銘
常薦杜正倫才任宰相友正倫以罪黜
藏人遂指爲阿黨帝不從乃什所爲碑

右二章

唐祚方中微乳鷄鳴雲表武常亂相仍昭陵沒

荒草按太宗崩高宗立高宗崩則天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食餅君王廟宮中罪堪討神龍元年唐高宗崩太子李重茂立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臨淄聚豪英乘時興義兵天快後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長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驅入禁城按武氏廢中宗復位皇太后親皇帝改國號曰周神龍元年中

月以揚太真為貴妃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當帝意者或言妃貴唐書后妃紀貴妃楊氏

爲相。必才幹功業出已右。反爲上所厭。勞位適
貶。以其言而罪之。有思文學之士。或陽助之者。
翰林甫口無二。腹有餘。謂君心一友履萬事皆
轉燭。奸臣乘累來潼關。如破竹。杜浦詩事。情
氣。數語。涉佳。轉。

則各言其女曰陳鴻長恨傳一名翠鈿宮○東都賦
開不竟翠華南宮出咸宜安馬鹿野六軍徘徊
不進上問之當時歌兒請以寶妃塞天下之
處上知不免則歌見其女安謝述而使幸而

霖鈴聞之淚相續華陽國志蜀郡西南江流
杜詩注萬里橋在成都浣花溪之東玄宇辛
甫謂司於使道中聞帝幸與山相憶希蹤易
 行行入巴蜀萬里橋邊宿長夜雨

清置如鳳探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南陽
氣已新鳳華來歸秦風光非舊日南內猶無人
社前詩可堪章叔泰風光已新○張祐詩雨
屢餘夜却歸免悲見淚飛一曲船長說上皇垂
皇城東市都之內內爲太上皇徙居此

乾坤置何許還思百媚女如何撥亂君幾成亡國主卡品書局失勢龍爲魚

失節兮誰爲魚雁歸兮
 海野死兮誰播種兮
 風波兮誰種兮
 酒長發兮南朝太道
 李滿國因哀言太上
 刑既下頒從太上皇
 數人自是快快不
 不勝至孝天丁

憲宗皇帝名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爲宦
者陳志弘等所弑諱言藥祭暴崩壽四十三

憲宗剛明主烈烈有成聲親賢能納諫煥然遂
中興唐書憲宗贊曰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
海內肅然發濟志平惜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
辛收成功當此之時命將成都復懸軍淮蔡平
唐之患於復振元和年高崇文克神策行營節度使高
崇文將兵討之劉闢文成帥衆據劍門度使高
崇文將兵討之○按吳元清及淮西李愬討平
叛之一境皆至○按吳元清及淮西李愬討平
叛之一境皆至○
邇方未全掃土木工偏早麟德殿後龍有池足
容千艘於是引木浸鳳翔迎佛骨通鑑力德使
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禁則
門寺法士進捨骨相傳三十年一開禁則
門寺法士進捨骨相傳三十年一開禁則

求藥草

上經餘紀神藥謂天下求方士山人樹

以必推知

上經餘紀神藥謂天下求方士山人樹

實通鑑

上經餘紀神藥謂天下求方士山人樹

內常侍

上經餘紀神藥謂天下求方士山人樹

臣辛苦

上經餘紀神藥謂天下求方士山人樹

馬不前

上經餘紀神藥謂天下求方士山人樹

劉裴

劉文靜字肇仁京兆人也倜儻有器畧隋末

為晉陽令高祖為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

志深自結納首與太宗定大討高祖起兵拜

為司馬及踐祚以文靜為納言與裴寂有隙

寂諸於高祖而殺之

裴寂字玄真蒲州人也儒容貌涉知書傳隋

大業中為晉陽宮副監唐公雅與厚寂以宮

人侍唐公恐事發誅乃勸起兵唐公即位拜

尚書右僕射封河東郡公帝呼為裴監而不

名貴震當世貞觀初坐事免官放靜州卒

常聞晉陽令首倡非常謀片言契真主自謂立

功秋

唐書劉文靜傳秦王以文靜首決非前之

謂裴寂曰唐公才非常人也裴寂為晉陽令裴王

獄裴王順他無可與計者私入裴之文靜舉言

其入故文靜曰非陽武高亮不能定王曰安知無

真主取而用之今汾晉避盜者皆在文靜舉知

其家保一朝廷之今汾晉避盜者皆在文靜舉知

王業成矣王笑曰若言正之衆可得而入關

與我合乃陰新署賓客入關謀既畢政匪秦

王出唐家帷幄臣蒲酒相親昵唐書裴寂傳

唐公雅與厚反密守太原裴分愈密至蒲酒通

畫夜言公身位曰漢氏至此者公也視朝必引

無不談言丈夫不飛騰雌伏難為情文靜傳文

居其上意下下後漢書趙溫曰文氏當雄飛

矣能怨言一出口命落權奸手山東猶未平無

辜烹走狗文靜與裴寂有隙常飲醉有怨言裴

兄裴寂遂下裴王曰文靜任選與寂多權諸

性猜除今天下未靖恐為後憂帝殺之裴寂不

刑無辜曰裴寂足為裴王高亮裴王裴寂不

劉裴未遇時意氣頗相期城頭望烽火子歌

予且舞一朝柄國權友目成豺虎通鑑裴寂與

見裴上終火寂數日裴寂如裴王裴寂與裴

以裴王終火寂數日裴寂如裴王裴寂與裴

食賄那○漢書張耳陳餘方知名利場何地非

羊腸限○高誘曰其山盤紆如羊腸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文中子之弟也性簡放不喜拜揖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秘書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乃還鄉里自號東臯子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復以疾罷壽卒於家

吾愛無心于酣飲東臯陽師本傳績之出以無心于飲見之結名奴卿殺人種黍居朝猶一斗乾坤皆醉鄉中傳歌連日給一斗時稱斗酒

詩卷之十一

石上祠焦杜

大業死後妻送酒不絕成吟又死

續曰天不使我醉美酒飛車官去所居東林頭

懸老莊續以老子莊子置采薇聊可賦懷古意

何長子集野望詩曰東臯薄暮望徒吟欲何依

招識長歌快采薇顧視隋唐主變觸空茫茫

見前諸伯玉注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人也姿貌魁奇通書史仕隋爲殿內直長高祖引爲三衛武德三年拜

行軍總管討蕭銑平之太宗時復爲大將北滅突厥西平吐谷渾封衛國公遷尚書右僕射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尋薨謚曰景武

李君王佐才孫吳少堪語唐書本傳靖常謂所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勇略擒夷每與諸將論戰曰可與語殊矣者非卿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郎中脫身斧鉞間幡然成義舉大業末靖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時察有平曰非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故就大車桓桓王以私怨殺義士平秦王亦爲請得釋桓桓王

詩卷之十一

者兵所向成霖雨蕭銑開門降布恩安率土

武德四年唐遣李靖伐梁梁蕭銑悉兵拒戰李靖親兵奮擊大破之入其外郭銑乃下令開門

出降諸將多言梁將帥拒闕死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無光賂彼爲

其主關死乃忠臣也豈可同之奴隸之料乎於

起至降霖雨○本傳靖率兵南進所遇同聖仍

疾清延見長老宣布天子德意遂迎款服荆吳

掃旣清朔虜尚憑陵電擊三千騎魚貫出長城

塞旗左賢陣蹀血匈奴庭渭水方凜恥燕然堪

遂今陰山北萬里絕人行本傳武德八年

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太宗踐祚突厥部落雖

時靖率勁兵五千趨惡陽嶺順利可汗大驚於

是夜... 帝曰李陵... 三邊... 全輕方叔功不數驃姚結何以表奇勲起塚齊

尉遲敬德

尉遲敬德名泰朔州人也以字行初為劉武周偏將降於秦王以功授王府護軍及建成元吉謀害秦王秦王用敬德謀殺建成元吉於玄武門太宗即位論功為第一封吳國公後與宰相不平出為襄州都督改封鄂國老

就第顯慶三年卒諡曰忠武

鄂公熊虎士彪起遭逐鹿行間值秦王解縛披心腹卑騎潰重圍相報一何速... 何所欲變生不可知于戈興骨肉忍令龍鳳君

惴惴如臨谷眾心咸有歸奸邪早傾覆賴教玄武門血濡朝馬足

武門血濡朝馬足... 非予敢要亂天命良有屬不然灑海內

何當休殺戮雄哉開國臣驍勇真超俗前奪齊
王稍後擊任城目通鑑唐德善殿請每單騎入
傷又能事神勇更利之齊王元吉以者馬前自
貞觀初德之能請與戰德戰負元吉得精驍
馬侍宴慶善宮有堪其者德曰爾何功坐
我上德王道宗解倫之
敬德勃然擊道宗目我眇

房杜

房玄齡字喬齊州人也善屬文書兼草隸杜
如晦字克明京兆人也少英爽喜書籍以風
流自命太宗爲秦王以玄齡爲記室以如晦

詩卷之十一

大人

爲參軍及太宗卽位拜玄齡尚書左僕射封
邦國公如晦爲右僕射封蔡國公二人深相
得同心狗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房本昂霄質

唐書房玄齡傳玄齡年十八舉進
士有如此此者當爲國器杜稱王佐才
但恨不見其年壯耳
房玄齡曰如晦爲用兵曹參軍時相外遷
事必欲經營四方指如晦無共
始者王曰非公言我幾失之
跡秦王臺玄齡傳中原方亂慨然有天下志
太宗用願保令德○幸紀高祖拜秦王爲東道

大行嗟枯人物集運策風塵開
上調重門一見如舊征伐未常不從
珍文數篇在人物志中更諸新審相
人願我來江海上靖國佐三台
下能我來江海上靖國佐三台
大地開左謀右善斷畢力贊康哉
見前公左謀右善斷畢力贊康哉
此日非如晦莫善之及如晦至李用玄齡
如晦善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契故能同心
詩心賦聖其學力讚康哉

魏徵

魏徵字玄成曲城人也少孤落魄有大志通

詩卷之十一

九

貫書術隋亂詭爲道士隱太子引爲洗馬太
子敗歸太宗拜諫議大夫帝常引至卧內訪
天下事二百餘奏無不悅切貞觀三年以祕
書監參豫朝政封鄭國公拜太子太師尋薨

諡曰文貞

文貞功名士傾側塵埃中賧難不能死幡然從
太宗唐書本傳房玄齡太子引徵爲洗馬徵見秦王
問吾兄象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批
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辭位拜諫議大夫
麟進忠謀萬變音無窮西域貢方輟中區歲已

豐仁義堪立國中外無兵戎

域諸國微因文太悉遺使者來獻帝謂趙之西

國馬時文泰入朝所過供帳不能具今又加諸

讓光武不謂不以發夷漢武時西域諸置捕

捕千嶺口大尉之易治營饑人今大亂之後其

夷君長棄衣冠帶刀宿衛求降漢帝下大封

失情不令封二陵言更切

德引微同凡微熱視曰臣既居若昭陵臣見之

之微引微同凡微熱視曰臣既居若昭陵臣見之

帝法為十漸疏尤工貞觀十三年自冬至五

緩觀為十漸疏尤工貞觀十三年自冬至五

在貞觀初詩史卷之十一

輕營為須既余却思用人力此不充終二漸也

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級微以勞人此不充

而三漸也貞觀初觀君子斥小人此不充

初不貴物而人加近之此不充

終五漸也貞觀初觀君子斥小人此不充

無田獵行此不充

漸也貞觀初觀君子斥小人此不充

常若不充此不充

此不充此不充

無一不充此不充

不充此不充

十漸也今早

勤之日也帝曰君且為堯舜身當似夔龍

臣以諫諍為心君若不惜哉忠良說應龍逢

節不諫諍臣不諫諍臣不諫諍臣不諫諍臣

龍逢月荷懷經濟心誰令蹈危轍謂從秦王蓋

世功豈合簪臣終攀龍惟所擇何事入東宮委

身既非智友而復非忠守成勳第一出處深堪

惜湯玄齡帝嘗問創業守成之難玄齡曰創業

見創業之難微與我安天下畏高貴則瀛州如

早登方是無瑕壁士登瀛州微不在其列

王珪

王珪字叔玠鄆人也性沈澹志量隱正恬於

所遇高祖入關李綱薦署太子中允太子與

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道流楊州太宗召

為諫議大夫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遷禮部

尚書貞觀十三年卒諡曰懿

王公事昏儲失道遭選謫及歸文皇朝傾心盡

匡益不傳太宗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

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致治惟君臣同德

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諍不用則禍繼以

陛下開聖德教才獨言臣僕竭狂贊佐萬分妖姬割款情通鑑上副
有美人兮則指小耳曰此盛江王姬之姬也焉
足觀其下之生也而取其妻卿何阿是共對
用然其下之知郭公之可以無異於郭公今
此美人尚在左在右臣以為聖人之也上悅卿
出貴主無驕色唐書本傳王下就直前平公
高行光男驕色曰王上循法度吾當與夫人
生貴主無驕色曰王上循法度吾當與夫人
確論君王側本傳王與玄齡李靖溫彥博其貴
謂孰與諸子臣曰臣通歸為厥言玄齡等物且知
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玄齡數奏請
明出納惟允臣不如玄齡治劇聚務必舉
臣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
長帝稱焉而玄齡等亦以古人有遺言君明臣
始直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嗟嗟二三子雄才信莫
敵不逢龍鳳君何所垂勲績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人也性沉靜寡欲與兄
世基齊名時人比之二陸為文章婉縹慕徐
陵煬帝時為秘書郎太宗踐祚拜弘文館學

士舉進識言貞觀十二年以銀青光祿致仕
封永興公卒諡曰文懿

世南人倫的五絕風驚延唐書本傳帝手詔
臣人倫準的帝又稱其五絕曰世南當代名
臣也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清高
隋帝側晚在唐宗前宮體不奉詔詩使摩龍
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雖非雅正靡不致奉詔
有甚者臣以此詩一傳天下情遠鍾洛陽獻公
卿耳司花舊成篇顏師古詩選鍾洛陽獻公
持之謂司花女時世南在帝側黃冠注視久之
帝曰實兒多應態今注目於卿可使卿之世
為絕句曰學直雅黃半未成看肩解袖太
燕生線整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華行素絲

惟所染逢時吐忠言世南子璽子見錄緒而道
身沒石渠空君王悲絕絃知音不復作焚詩靈

坐前本傳世南卒帝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捨遺
後人死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
運期其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耶教諸
童生焚之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人也家貧好學通春秋志
意曠遠不修細行鄉人薄之西遊長安舍中
即將常何家太宗聞其賢召拜監察御史數

上嘗存得失帝甚嘉之官至銀青光祿大夫

卒

馬周少落魄懷州人莫知試沽新豐酒一觴聊

自持

命酒

因與常何期

其妻

我馬

家何

調陳二十事天子驚疑經綸密已布小

儒安所為無煩一紙荐飛詔下丹墀朝為草茅

士夕成廊廟姿

未至

一介草

思

有所

視

恩

上

有

詩史卷之十一

廿五

期以解象意 清風何纔纔聽者盡忘寵

心賞非由假千秋此一時

因思六合廣何代無英奇明君苟不作去

去將安之

李勣

李勣字懋功曹州人也本姓徐氏隋末從翟

讓為盜推李密為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勣

啓密獻地帝嘉之詔拜黎州總管賜姓李氏

數有戰功太宗卽位拜并州都督封英國公

高宗立拜尚書左僕射勸帝廢后以起武曌

之亂

山東亡賴賊歸義稱臣

城能捍虜日與君王親

方和藥

用

有

上

詩史卷之十一

廿五

寵以極存亡心不易荷懷伊周意自應忠社稷何須幼主恩然後傾心力勤病歟天謝帝曰
自勞精以和藥乃御衣還覆身勸留要大醉帝
非能奉君終一言立武武誤國恨無窮詩云
日此陛下家事詩史卷之十一 定而王皇后廢諸勅未調立武氏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輔機文德皇后之兄也性通悟
博涉書史從秦王征討有功擢比部郎中與
王定計殺太子建成太宗即位以功第一封
齊國公進尚書右僕射與褚遂良同受遺詔
高宗立進爵太尉帝欲立武昭儀爲后無忌
固言不可武后怨之許敬宗揣后指告無忌
反詔削官爵置于黔州賜死

無忌椒房親義與秦王厚倡謀摧建成遂作功
臣首唐書本傳皇太子建成毒秦王王病瘳府
忌曰大王以宗何知人王曰潘哲文明又何議
哉對曰向使潘井出得爲孝子塗墮下得
爲仁乎大以說小杖受成有以也王乃與
無忌定計引難平之王即誅無忌功第一既爲
廊廟臣社稷懸公手立儲天下計豈得私甥舅
一言定晉王賢愚不復剖綱目貞觀十七年大
人魏王泰日入侍未上面詩立爲太子長孫無
忌因請立晉王治上從之乃立治爲皇太子上
疑太子柔弱密謂無忌曰雖奴獨恐不能守社
稷王能果爾我欲位之病如無忌曰固守
以爲不可上曰公以修非已之勞耶無忌曰太
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

昭陵土未乾神器歸妖婦

高宗崩武氏廢中詩史卷之十一 空齊力牧名難逃敬宗口
無忌進策司空神詔答曰黃帝得治牧爲五帝
先夏禹得咎舜爲三王祖朕得治牧爲天子公
其無辭太宗疾甚無忌與諸輔入受遺詔建
良曰求有天下無忌力也諸輔收物令受遺詔
展爲后無忌固言不可許敬宗數勸之無忌
忌變事帝未信敬宗具言反跡已露陛下不
乃詔削官爵唐祚且淪于君家復何有家國
兩無全風節愧當年車中金可却廷際論應堅
帝欲立武昭儀爲后帝以寶器歸帛十餘車賜
之後召無忌是夜召無忌入宮賜死

君看褚僕射碎首玉階前見褚遂良傳見褚遂良傳下訪之
尤勝黔州徙見褚遂良傳見褚遂良傳下訪之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人也父亮官至散騎常侍遂良博涉文史工隸楷累遷起居郎轉諫議大夫好直諫帝甚嘉焉與無忌同授顧命高宗卽位拜尚書右僕射以諫立武氏坐貶愛州刺史歲餘卒

詩史卷之十一

大

希明事秦王能預瀛洲列唐書褚亮字希明年大宇爲天策上將軍城西作文學館收勝賢
長詩後褚亮純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
中者天下所共向謂之聖賢子如芝蘭繼芬芳
名聲更高潔以拾遺之次廣善以滋潤之嗣
才士風矯矯貞臣節孤忠良不撓六藝咸無缺
書傳右軍名唐書褚亮字希明年大宇爲天策上將軍城西作文學館收勝賢

人君得藏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
善惡必記或人主不爲非法本期天乎自服史
官臣職較若君舉必書○龍門見前司馬遷字
聞維災祥分本傳遂良曰昔秦文公時問災祥
化爲雉鳴陳倉雉鳴南陽侯子日得雉者王
得其雉起南陽有四面陛下下不封身故雉鳴
見其告明處帝從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災祥
良所謂多占星封禪輟秦山主秦陽星字太微
識君子哉良諫曰陛下下秦山主秦陽星字太微
犯即值遂良諫曰陛下下秦山主秦陽星字太微
告成帝宗而遂良諫曰陛下下秦山主秦陽星字太微
嚴封禪征遼諫不行帝怒自討遼東遂良固
可必會李勣兵兵急者勝良不輔孤心更切謂
太子曰無忌遂議立武昭儀吐詞何激烈象笏
請還君金階盡沾血庸主羞無顏妖妃謀少折
何來亡國臣一語長河決高宗卽位何來亡國臣一語長河決
罪莫大於絕嗣皇居無子今欲立武昭儀何
遂良曰昔唐高祖不名李無他過今可廢昭儀
遂良因致笏殿前叩頭流血曰陛下何意蓋然
歸田里帝大怒曰李勣引武氏出後侍曰何不
讓朕命之臣曰臣以爲不可今止矣帝曰此昭儀
來而無須問外人帝遂遣之而王皇后廢詔
承冊立唐宗素知人托孤欠明詰三臣非一心
武氏請李勣牛驥伴同墉李勣武氏請李勣牛驥伴同墉

出王酒傳也 飛鳥侮忠賢 長孫無忌傳太宗曰
賜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范祖禹
曰諸遂良自道事君犯禁諫諍而太宗譽之東
鳥依人輕侮焉社稷期密說勅何賢社稷一木
臣不恭勤甚焉
難扶顛大厦終摧裂 一枯 皇后甕中醉 通鑑
王皇后甕中醉為庶人囚於別殿武后遣潘王
人際太子手授潘王中口令二姬侍衛
獄底滅 武氏誅滅唐宗室 忠邪混無分豈足稱
明君何如漢武帝獨任霍將軍

狄仁傑 五上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人也舉明經累遷侍御

詩史卷之十二

三十

史武后時常為縣令及刺史所在皆有政績
民為之立生祠武氏神功元年拜平章事勸
迎中宗歸於東宮未及復位而仁傑卒張東
之等因誅二張匡復社稷皆仁傑之謀也中
宗既立乃追封仁傑為梁國公贈司空張東
之字孟將襄州人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人敬
暉字仲暉絳州人崔玄暉博陵人袁恕已滄
州人五人並仁傑所薦中宗復位封東之為
漢陽王彥範為扶陽王敬暉為平陽王玄暉

為博陵王恕已為南陽王世謂之五王後為
武三思所誅五王皆貶死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妖孽竊神器唐寢化為周

補注下傳之子姓朱者優次以居下三思爲後且
結好與李嗣三思並廟下直靈坡上則千秋萬歲
終李嗣三思並廟下直靈坡上則千秋萬歲
日遺除步前庭羅漢王承宗名中伏大悅薦賢
實紫微桃李日芳菲身歿五綫在終能挾日飛
通位仁保壽齊宋之魏元學經義範筆數千人
博學昭臣民爲國弄爲也也本傳其取以族
世二虎既誅戮運開唐祚復暗哉中興臣竟留
机上肉亂本方居中五王安所終保身全社稷
獨有狄司空通鑑太后來此張易之謀呂崇節
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主玄武門新闢而入斬易之昌
東宮趙太子從王玄武門新闢而入斬易之昌
宗於廕下太后驚起恒步絕官天意人心愛
子託廕下太后驚起恒步絕官天意人心愛
思李氏故奉太一珠龍臣驕得恒太子以謝人
五王傳東之等之請策元年中宗徵使臣書至
賴曰二虎除陰左勢猶有請除之恒澤範下獄
等失儀而三思竊入宮中兩帝泣泣謝朝拜無死
皆被害奈何盧娼女猶聞識女主梁公不在朝
宗廟生禾黍品狀秋仁舉爲相有盧氏堂然
雪後外候候唐文安君趙建業表拔矢揚鏑
免束歸因啓曰月今爲扣表第夜何故頻悉力
飲事主仁仁解脫而去

悅與俱變法，奈何遭廟變不止東都行明昭
救時相逢君未可量通鑑上稱辛東都會太廟
以問宋璟對曰大廟屋瓦有異為妖物也修車駕又
問姚崇對曰大廟屋瓦有異為妖物也修車駕又
而姚崇對曰大廟屋瓦有異為妖物也修車駕又
於是崇遂有罪矣姚崇對曰大廟屋瓦有異為妖物也修車駕又
通鑑其言也甚矣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邪○
不為崇所容者其出類拔萃者乎應變信無儔得毋
戴稱無窮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澤○
愧忠亮應變以成天下之功
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
辭舉進士第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
其才遷御史中丞開元中代姚崇為相封廣
平郡公二十五年卒諡曰文正璟之為相務
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故中興名臣姚宋為
冠與房杜爭烈云
宋公未得意偃蹇沉下僚一為海北賦詞苑遂

相招劉禹錫對權舍人書曰昔宋廣平之風下
按以柳花賦盛稱之曰名逐臣觸邪女主世守法
方列於朝間人之目名逐臣觸邪女主世守法
暗君朝皆謂武宗命術貴素樸欲悅其兄弟
庶位得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也何乃下生現曰才
李何卿五郎以公為第一人也何乃下生現曰才
張○本傳神龍中宗嘉其貞遂安得門侍中宗
政思○本傳神龍中宗嘉其貞遂安得門侍中宗
不臣語引張說為驗授廷尉卿張說曰元忠吳
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死○通鑑吳
疏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諷魏元忠事
說唐初魏元忠事

唐室卒遇中興日下之務崇善守文以待天下
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鯁正君所憚宋璟
崇正贊曰宋璟剛正又過於愛理功堪述元
崇正贊曰宋璟剛正又過於愛理功堪述元
相公榮理陰陽宋璟作獨步開元間守文真第
一注兄上將玄齡儕下與元之匹宋璟儕唐
者何哉宋璟儕唐
宋何哉宋璟儕唐
鳩奏君前宋璟儕唐

等別封... 邊功不可長痛抑靈

荃賞明者見未萌靈臺一何朗君看天寶年蹟

武困三邊... 好得其首...

事得其首... 重鑒...

相如諫...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也七歲知屬文

擢進士以道伴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開

元二十一年拜同平章事進中書令後爲李

林甫所陷貶荊州長史二十八年卒諡曰文

獻

偉哉曲江公諤諤大臣節風度無與倫匡君言

更切... 紛然溷朝列...

紛然溷朝列... 益鮮濯等...

益鮮濯等...

益鮮濯等...

益鮮濯等...

益鮮濯等...

益鮮濯等...

益鮮濯等...

益鮮濯等...

日仙客... 終冥滅...

終冥滅... 與物...

與物... 防...

防... 得...

得... 何...

何... 其...

其... 無...

無... 子...

子...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得失言之未常不盡帝甚憚焉遷太子少師卒

自古嘆才難直臣良不數章意明皇朝數公相繼作韓休素無奇爲相天下宜本傳休直方不阿然宜天丁翁搜姦先巨猾李美玉有罪憲憲大臣規不濟萬年帝精放縱而休曰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大姦請得先治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宅與馬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守曰罪細且不密巨猾乃置不問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能奪大率堅正類此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爾和易制廣平乍驚喜韓休乃能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

詩史卷之十一

辛

之末環狀曰不意社稷得所依貌瘦天下肥李美玉有罪常常臨鏡默然不樂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我於焉何不迷之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廣平乍驚喜韓休乃能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黎園歌送酒丞相知之否君王語未終封章已入官美哉輔弼意道合始成功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有教坊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梨園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遊觀小有過差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作知否語未終封章已入官美哉輔弼意道合始成功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那可久休死九齡斤榮枯一翻手羯鼓池上震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李商隱詩能池九齡斤榮枯一翻手羯鼓池上震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禮樂志玄宗好羯鼓稱爲八音領袖稱鼓爲八音領袖稱鼓爲八音領袖

戎羯之戰骨湫南朽李商隱詩所以亂階成下殿西南走天丁翁

孟浩然

孟浩然襄陽人也少好節氣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常於太學賦詩一座嗟服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失意於玄宗因放還開元末病疽卒

詩史卷之十一

辛

襄陽孟夫子高卧鹿門山頗懷龐公意採藥幽林間李商隱詩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燈樹忽到龍公栖隱處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其妻子登鹿門松月牖中白巖扉空際閑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人寒何來輞川老相引入鴉班遂令江海士倉卒識天顏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著倦鳥自思還吟詩謝明主蕭然歸閉關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王維以家居輞川故宅○唐書文藝傳浩然游

下雖以貴封奉青曰廣開其人而不足也
而諸諱於此字問曰詩語然則月有詔所爲
至不才明主事之句亦曰解不才也
而勝未嘗博對奈何詎我因放還

李白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也十歲通詩
書及長好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天
寶初供奉翰林爲高力士楊貴妃所譖賜金
放還安祿山反白隱匡廬永王璘辟爲府僚
璘敗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
郎會赦還客於當塗病卒

詩集卷之十一

青蓮謫仙人云是長庚魄

本集答趙葉司馬詩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

青蓮名三十春注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按太
白生於蜀郭子儀避無○唐書史書傳白之生
因以命之獨步觀古今文章信無敵李陽水本
獨步唯公一人○杜甫詩步武楚三閭鞭驅揚
白也詩無敵○然思不尋詩步武楚三閭鞭驅揚
執戟來集得雙驕馬高卧徂徠山披雲陰松栢
軒冕了無心竹溪堪浪跡本傳白來出城與孔
明開鴻居徂徠山日沉歌樂竹溪六逸○李何
白詩披雲則松雲○楚辭飲石泉兮蔭松栢何
來紫泥書召至金鑾側李太白玉壺吟鳳凰初下
楚○漢書儒天子六聖皆以武都紫泥封之○
本傳天寶初白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

文獻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綵筆
戲論當時奏頌一篇事賜食觀焉白少時夢
舊生花片言雙白璧天寶進事李太白少時夢
才應進名徒傷貴臣意因番北漢翼力士也○
闕天下

本傳白常侍帝時侍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
之猶其詩以磨揚貴妃帝欲官白故輒沮止○
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
李白詩我輩此漢真君與南仙貌○莊子北溟
有魚其長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北
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北
逝登金臺南浮經采石李太白詩覆席黃金臺呼
湖四方常月與崔宗之白采石至煙波夢裏
金陵著官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
翻寒暑杯中易局促尋陽囚陽生事下獄棲其

詩集卷之十一

夜郎謫

永王璘敗即常聞寥士襟懷不可測白
也荷疎狂汾陽何以識不傳白游并州見郭子

馬微免○郭子儀傳
子儀連封汾陽郡王卓卓釣鰲公豈曰無奇策
白自稱海
上釣鰲客時清廊廟臣時否山林客君看天寶
世朝士誰忠直藉令貞觀年未必酒家眠本傳
飲使醉於中○杜甫飲中八仙歌李白與
同籍長安而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白爾
是酒
杜甫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之遠裔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之遠裔

也。祖審言以文章顯。用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舉進士。不中第。天寶十三載。詣闕獻三賦。帝奇之。擢河西尉。不拜。會祿山亂。肅宗卽位。鳳翔。甫奔行在。拜右拾遺。上書救房琯。出爲華州司功參軍。棄官入蜀。依嚴武。後南遊卒於來陽。

少陵詞人宗本

是文星。讀按本集。子美仙。猶少。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今宗。美于。唐水。覺而。問。公。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鵬。題。壘。子。告。曰。汝。本。文。星。也。與。天。使。游。下。高。鳥。唐。世。文。章。海。元。望。諸。已。降。可。於。此。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

詩史卷之十一

四

金宇曰詩王本在陳芳園九夜門之轉家就壁有聲曰解通福岳風齡抱高論自言齊契稷唐令汝文而不莫何藝詩而暇放不自檢然論天下大事而初心往而詩存懷有亦衣老大意轉細評身與樊大未必詩也然其詩云齊陳十六相身專道此自是誤樊華人口中語也懷古登吹臺放歌人莫識人傳甫常使李白高適遇汴州盧賦未蒙恩遭時悲削跡不傳安宗朝獻太清宮會稽山亂甫爲賊所得言走鳳翔共衆議帝孔子曰吾前歸於魯杜詩閉關共衆議帝奔岐陽捐生冒鋒鏑岐陽信無人遂却回眼寧

當落日死着寒風獨行相引送望風而救房卒被遷本傳甫出爲房琯爲布衣文無不直亮大臣亦然部三司慢武幾罹厄武南前見曰依武之爲此況武常醉我唐輕視曰依武之爲此況武常醉武甫形出冠詞下見飄飄水上萍習習籠中翼杜詩日月流中鳥孤舟萬里家橡果三秋食左思詩日月流中鳥孤舟萬里家橡關旁腸斷驪山側正遇周南客晚望關年事勝斷驪孤忠安所著高詠懷金石庸君終山清路廢

詩史卷之十一

四

不悟拳拳意何益惟于千秋下離騷同歎息傳甫道流亂旋歸無所爲歌詩傷時懷舊情不忘君人濟其忠云○錢起詩名誠濟金石

王維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也九歲知屬辭開元九年擢進士第一遷尚書右丞工草隸善畫名盛當時寧薛諸王待若師友有別墅在輞川常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爲樂上元初卒右丞好禪寂終年常閉關散髮松陰下似若厭朝班唐書文華傳維爲志求佛食不葷茹不娶孤居三十年表輞川第爲主

○王維詩終年無客常閑開如何鬱輪袍迺秦

朱門問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秦嶺王出錦綉衣謝靈運詩其歸長松下如何鬱輪袍迺秦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人也史失其名以字行祿山之

亂子儀以朔方軍收復兩京再造唐室代宗

時吐蕃陷長安子儀擊走之後又與回紇同

看杜少陵冒死歸天子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市翻為祿山使詩史卷之十一

入寇子儀單騎見回紇與盟擊破吐蕃於靈

臺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進爵中書令

封汝陽王號尚父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諡

曰忠武

周家尚父歿大將全功悠悠二千載始逢郭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詩史卷之十一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詩史卷之十一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詩史卷之十一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詩史卷之十一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詩史卷之十一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詩史卷之十一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詩史卷之十一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詩史卷之十一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詩史卷之十一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詩史卷之十一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詩史卷之十一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詩史卷之十一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詩史卷之十一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詩史卷之十一

令公勲庸塞天地信義感華戎詩史卷之十一

甲食人人競死敵是士卒帶甲而奈何一旅師
強胡那可支馬盡烹愛妾將十廿泣血救兵不

復來孤城一朝裂切齒罵胡奴表貞忠節千

古江淮間英風猶烈烈通鑑子靖久困陽城

又東陽長驅以爲無陽江非之以符之始

後漢書中書人以爲以符之始

必食盡拔其以爲以符之始

殺以人饗以爲以符之始

向拜曰詩史卷之十一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也七歲知爲文號爲奇

童及長博學治易常遊嵩華終南間天寶間
詣闕獻復明堂議肅宗卽位欲授以官固辭
願以客從議國事及京師平復請還山代宗
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貞元三年拜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封鄴縣侯卒於官

鄴侯智謀士詭託神仙道唐書本傳泌出入中

岐陽佐命時曾爲王者師雖從紫袍勅不奕白

雲期通鑑泌爲大子則泌爲布衣泌後

屬其志上與泌出行便軍士指之謂言曰衣黃

衣紫袍以絕羣衆泌受之上聞之以告泌曰且

無名稱出法中故以泌爲元帥府長史泌回

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泌爲元帥府長史泌回

志泌乃受父投西京泌遂辭去歸衡山陳子

簾鎮下清風亦何有綱目大曆三年泌於

未幾還拜相不復辭朝替相不辭則當年畏
輔國衡陽滅踪跡元宰更相猜相不辭則當年畏
宗時泌相元宰更相猜相不辭則當年畏
代宗時泌相元宰更相猜相不辭則當年畏
復泌相元宰更相猜相不辭則當年畏
也按泌相元宰更相猜相不辭則當年畏
了則泌相元宰更相猜相不辭則當年畏
既居權衡地當且

樹奇功再詠黃臺作護儲勲不薄通鑑大長公
歷代有主一李何漢唐之自古帝王臣故未
有不自國者其陛下下所記建章之事天子臣故未
家然保天門一月上仁孝實應飽也○又按
肅宗時以良婦謂是容王謀反帝殺之又謂張
王元謂帝曰賢臣皇后有四子長曰肅王幼孤
殺之立次子賢賢臣後置育黃臺瓜甜曰種瓜
黃臺下瓜熟不離根一摘使瓜朽然則劉氏種
金陛下瓜熟一摘使瓜朽然則劉氏種瓜
儲王都讓進賢責所先陸贄嗟淪落網目李泌薦
用上遂相之參學術謂充位而已胡氏曰當
是時忠言深計孰居陸贄之先必含贊而引參
胃何也豈固擇不取乎
如已者以日顯那大盈實私錢悵然不敢言言

楊綰字公權華州人也性沉靜不慕榮利玄

宗時第進士肅宗卽位遷中書舍人歷吏部
品裁清允人服其公代宗時元載得罪拜綰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未幾而肅帝曰天不使
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選邪

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邪

楊公不求名棄心甘澹泊唐書李嗣復傳楊公不求名棄心甘澹泊

始誰如也延之對何遜論著未爲相汰冗負

清聲滿臺閣坡館高相乘崔氏毀堂皇汾陽威

聲樂本博諒野千章律制下士相濟於朝中丞

第一即日道人號之承批尹黎特出公從勳

百數有相留十餘騎郭子儀郾州行營大

名選作奈何當途士苦
 利縛未擅振侈約
 所以肉食資取
 能速議○二
 取大英典贊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人也世以武力仕晟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數有功拜北庭兵馬使代宗出幸奉天晟以孤軍平朱泚之難收復京師封西平王進爵司徒兼中書

令貞元九年薨謚曰忠武

朱泚據京邑懷光反咸陽奉天蕪根盡大駕復

奔梁源長安還京師作勅上如奉天泚

於體衆諸將軍還京師李懷光尋有異泚

泚城守諸將不進皆與泚通泚未泚泚泚

帝復有西平萬人敵棄家存社稷忠義感三軍

同心思舊擊帶出奉天泚泚泚泚泚泚

質左右有言者咸曰泚泚泚泚泚泚泚

天下本若若執鞬對泚泚泚泚泚泚泚

死節自吾之仇公等效力一泚泚泚泚泚

日惟公命辛苦渭橋頭五月尚披裘孤軍當

二寇京師豈易收不泚泚泚泚泚泚泚

與下同耳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長安之人不識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彬仁義師所向輒清夷安而不知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黜乃以贊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復爲裴延齡所譖貶忠州別駕卒諡曰宣德宗之時朝廷多故乘輿播遷贊每論事必極言得失奏議數十百篇皆可法於後世云

宣公經濟才數奇遭百六唐書本傳德宗時

立朝志未行京師乍傾履則帝如奉天乘輿忽

播遷君臣並羈李晟傳來與播遷○按本傳

偃蹇守孤城○李晟傳來與播遷○按本傳

投險谷○李晟傳來與播遷○按本傳

艱難竭忠誠○李晟傳來與播遷○按本傳

萬謀拔心腹○李晟傳來與播遷○按本傳

下山東武臣咸慟哭感激衆心○李晟傳來與播遷○按本傳

歸王畿一朝復○李晟傳來與播遷○按本傳

功難抵才宜○李晟傳來與播遷○按本傳

庸君惡直言○李晟傳來與播遷○按本傳

在險偶相親居安終放逐○李晟傳來與播遷○按本傳

昔作千金軀○李晟傳來與播遷○按本傳

後之相濟也○李晟傳來與播遷○按本傳

夜召贊不爲命驚且泣詔軍中得贊今隨五斗粟謂爲閑戶理方書庶免含沙毒○李晟傳來與播遷○按本傳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

元和中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平吳元濟

勳封晉國公歷事四朝以全德始終與郭汾

陽齊名年七十六薨諡曰文忠

寂寞天寶後唐祚日陵遲主昏臣復佞強寇橫

難支竭來明君作發憤震天威○李晟傳來與播遷○按本傳

風列名臣聚成列○李晟傳來與播遷○按本傳

中裴公更超越○李晟傳來與播遷○按本傳

髮英滿書本傳○李晟傳來與播遷○按本傳

乃建議還第與士大夫相見○李晟傳來與播遷○按本傳

伐謂討吳元濟○說死將歸受命者皆比蔡人
通月拜指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鼓蔡人
 久逆命王師屢摧折奮身督征戰行管知曲折
 不與賊偕存言詞何則切不借王師討蔡以度
 取策與帝意食度以權紀未張王室度運泰改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討賊賊師益壯臣等請
 罷度度奏病在牀心不時去且為大患南以身
 督戰卒曰果為服行上度曰臣誓不與賊偕在
 必死賊未受首臣聞聲將士勇實行冒風雲坐
 看元惡擒就撫殘民悅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未
 後李愬使入繼領城轉受元濟以報○李愬傳
 憲宗討吳元濟以愬為節度師夜起襲蔡會大
 雨雪行七十里夜半至驛城雪甚晏然無知
 者李祐等拔城先登衆從之黎明雪止愬入駐
 元濟外宅元濟請罪愬送京師○本傳度入蔡
 撫定其人民始知有生之樂度笑曰吾為朝義
 討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編目三
 泰父老曰殘威武既垂勲卷舒威中節宸景厭
 照臨謂惡昏風漸飄發謂隔人用二天子擁虛
 器闢豎擅生殺本傳文宗立閣豎擅威天子推
 意功高位極隆聊舒遠世蹤午橋幽勝絕綠野
 旁林叢花月詩囊裏朝廷醉眼中野服時蕭散
 古木鬱青葱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憂辨別
 跡避稱乃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別

聖其煥解涼臺錦錦野堂激激其下度野服
 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達夜相
 不問人問事○常應物詩卿舒遠世蹤坐望還
 山雲○表渡詩門迴仙滿溪碑簪古木齊紅塵
 飛不到時柱石更四主令名全始終保身明且
 有木無命柱石更四主令名全始終保身明且
 哲美哉裴晉公裴氏見前華光注○四主憲穆
 郭汾陽始終不用常為天下輕重歷四朝
 以全濟始終以沒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白居易元稹附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也敏悟絕人生
 七月能展書九歲暗識聲律貞元十四年擢
 進士第元和中和對策為翰林學士貶江州司
 馬以刑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右僕射
 諡曰文居易為文精切尤工於詩與元稹友
 善相倡和世號元白體稹字微之河南人也
 元和初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文宗時為丞相
 三月而罷遷武昌節度使卒
 樂天經濟才飄零不偶俗唐書本傳居易空懷
 諫諍心屢為當路逐功名良已矣詩酒欣自足
 居然西窗獨坐時事無不言滿牀秋聲多見意
 力然西窗獨坐時事無不言滿牀秋聲多見意
 文酒既復用又皆切君側寒食不浩歌天地寬
 合居官無病去遂無立功名意

安能自拘束

全唐詩話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之詞也 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實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不任者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天地屬其性

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材改比部郎中

進中書舍人爲裴度行軍司馬伐蔡蔡平遷

刑部侍郎上疏論佛骨上怒貶潮州刺史召

拜國子祭酒官至吏部侍郎卒諡曰文宋元

豐元年詔封愈爲昌黎伯

軻死聖道喪遷殺詞壇空百家混無統藝苑生

蒿蓬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後作者

不世唐興二百載頽風未云改騷人逞虛辭學

士談苦海佛經苦海無岸吾昌黎公沉酣六籍

中崇儒斥佛老復古著文雄進學解

其心佛骨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曰佛者

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古來常

有也今陛下下令禁僧佛骨入大內傷風敗

天下之氣愈後三入大內傷風敗天下之氣

天怒按本傳愈前魚猶可還憲宗終不悟

愈至京問民疾苦愈自注德之今其民食民

且書民以是窮愈自注德之今其民食民

羊一豚按漢書而後之命吏而之修某風

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而之修某風

六十一里自是漸無魚氣節動三單車

六十一里自是漸無魚氣節動三單車

解紛鍾州羅範范田洪允正王延壽詔俞同機
賦曰天廷漢曰公爲有將帥材故易以範豈意同
軍將牛元翼者今國之何也廷漢曰師出神策六
之元翼亦漢國出廷漢不追愆綽帶大悅精誠
多所感作開衡嶺雲蘇軾文公廟理公之精
回憲子之感能刪無云之暴而不可殲皇朝鑑
李述古之說孟公之所不能者也其所以不能
氣味也本謂調諧微緒詩我來應登秋雨乾陰
感遇須臾歸靜衆空言爲百世則道濟天下溺
庶幾鄒魯風不愧龍門迹蘇軾廟碑匹夫而爲
下法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石師並起唐高貞觀
開元之盛杜以房杜杜未而不能救獨韓文公
起布衣議變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
蓋三百年於世久矣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
衰浩然而獨在者乎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也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犖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王叔文得政引入內禁與計事俄而叔文敗坐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四歲卒於官

名節古人重權門那可遊吾觀唐詞人深悲柳

柳州揮毫曰白日枝簾彈勅丘李伯詩泉動風
傳天子誥明珠不自寶以暗向人投劉陽書明
光之璧以照按人者道叔文何爲者爾與結網
路人不拔好星瞻太極謝靈運詩

繆言不徒廢結太為太子侍諸茂中得未遂身
本平昔指寄為父水山一朝化芳蘭爲藪幽
木山見卷五下章草書法名辱身易屈一

斤不復收授荒千里外故國遠悠悠小雅於文
州司馬臨窮兵馬困在蜀山澤間其死也永
一寓諸人之號金華斷子厚文所不從常讀
判天○原淚滿一身去國空今愚溪水千古浸
六千里萬里詩史卷之三

窮愁本集題說澧潭利之勝有溪鳥求清人
變是漢而家烏故更名之以思觸泥澧水江

溪於是竹八愚詞于溪石上

牛李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弘之裔也。幼孤，工屬文。第進士。楊宗初徙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武宗貶循州長史，宣宗立，遷爲太子少師。卒。僧孺素與德裕有隙，代爲宰相，牛入則李出，李入則牛出，然李竟貶死，而牛獨以爵位終。

李德裕字文饒趙州人也少力于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以父蔭補校書郎穆宗卽位擢翰林學士遷御史中丞爲李逢吉所忌出爲浙西觀察使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武宗立召爲同平章事討劉稹服三鎮進爵太尉封衛國公武宗崩黨人李咸譖德裕於宣宗貶潮州司馬明年貶崖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

元和政已衰刑臣方禰國時昏朋黨興牛李交

詩史卷之十二

六五

相嫉與謝安弟謝安弟謝石謝石字道愼謝石字道愼謝石字道愼
德初不徙德初不徙德初不徙
於帝白微納丁於帝白微納丁於帝白微納丁
事史引牛僧孺事史引牛僧孺事史引牛僧孺
主異已者德裕主異已者德裕主異已者德裕
本當朝雄爭先利名路及覆若飄蓬天子艱荒
宴將有官闈變僭儒方在朝不開六箴獻德裕
晉出為新西觀宗使時錄宗香虎數州也此北
視朝亦唯也二日正服謁犀象非注也五日罷
獻致珍珍澤也四日飭諫何遜何遜詩何遜詩
日傍狂風任辱小也六日防微何遜何遜詩何遜詩
許并明直飯切許并明直飯切許并明直飯切

詩史卷之十一 平五

五

牛僧孺爲相。通鑑載宗果溺嬰侍史事。出兩戎方
等所謀。○又魏徵不敵言。但求表裏時。
橫流因作籌邊樓。邊臣正歸義。何事棄維州。私
警滅公事。詎曰安邊計。邪佞滿君傍。太平何所
似。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民無寧生。德裕
乃遣左西面總兵按察南詔山川險要。與蠻酋入寨
土。左右西面總兵按察拔古國之有異部。召妻某
前討見賜之情。餽盡知之。率戶二萬。取一。人使
習戰。謂之雄遠子。充於是。二邊交臂。成詭請還
務。既得。口三人吐蕃。雖州將出師。但謀以城儲居
身阻其功。帥之即發兵。以著且降。出師之利。備儲居
身以爲報會。監軍王踐盈於虜。以信防。巡德裕終
拒逮人向化急。率亦捕之。口平僧孺傳志。但謀

勸業錄卷之二 本五

舉維州入之。詔諭於是李德裕。祿上持。擢虜之虎
可以得志。筆之。詔諭於是李德裕。祿上持。擢虜之虎
之。遂亦以爲不直。他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
有惠於人乎。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今四夷不
內服。百姓安居。生業未足。爲治矣。而更求太。非
及。臣所朝廷忽變更新主。特剛明平斥李還相興
師計不廷。通鑑文宗崩。武宗即位。仇氏李德裕同
黨如拾芥。取太原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逐成
丁得一傳。既爲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逐成
烈功澤潞兵威肅聞風三鎮服從德裕死後其從子
鎮撫留事以遊節度使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
比格而待以無恥以示四方衆望不可易乎。河
朝德裕所持以無恥以示四方衆望不可易乎。河
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

不食而卒

唐家全盛時義士良不少自遭白馬禍忠賢滅

如掃通鑑柳樂時未全忠之勢恐為威福會有

曹皆望望非宜以之慮災異生忠以爲然聚

於河○五代史唐六臣譚天祐三王盡統之故

變史張其範爲大常卿宰相權等於白馬禍

王太妃柳家布架王吉因殺權等於白馬禍

仲之士與唐不與梁者皆譏以湖黨生貶死者

數百人朝廷

爲之一空

六臣免絲質隨風任傾倒唐六臣

運梁遣張文蔚爲冊禮使蘇循爲副楊涉爲押

傳國寶使張東爲副薛昭輝爲押金寶使趙光

逢爲副又尉等奉冊寶朝梁于金祥發孤芳存

○李白詩免絲迴無情隨風任傾倒

者誰空山有遺老唐書卓行傳國本居山

墮笏奸臣傍綱目司空圖素官居王官谷昭宗

麗人見陽爲栗野屋象

法宣鄭子真精

宦迹亭上休室悉圖唐與薛士

中草國書多相推遜勝日引客生壙中賦詩酌

生死等蜉蝣世事良悠悠誰知忠貞

操獨與秋霜伴不傳寶國知命其志空寧

朝聞

唐鼎覆春絕梁家乘本傳未全忠已贊伯召爲

廉里首陽山千古同芬馥王莽遣使者

而卒

迎勝勝不食而死所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

其里門○史記伯夷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

顧氏詩史卷之十二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五代紀

余讀五代史至梁唐晉漢周臣傳未常不掩卷嘆也曰嗟乎春秋無義戰五代無全臣其然乎其然乎當時通經學古被儒服而稱先王者蓋不乏人而忠義之節多出於武夫悍卒其他朝仇暮君廉耻道喪如長樂老輩踵相接也求能不事二君者幾何人歐陽公叙

詩史卷之士

錄死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者則別爲雜傳以紀之。夫忠臣義士之生。雖國家全盛之時。猶不多得。况五代邪余故揭其君若臣之表表者。著於篇而又終之以馮道。夫道以宰相歷事四姓十君。亦可醜矣。而吾猶節取之。以爲士君子處亂世事暗君者之戒。昔蘇頌演有言。士生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兇爲五。奔之而去。食薇蕨。爰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溝瀆者。

何異噫士不幸而生當其時與其偷生苟活以立人之朝而終難免於不理之口夫亦思以早決計哉

後梁太祖

太祖名溫姓朱氏宋州碭山人也初從黃巢爲盜既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桷天子以號令諸侯弑二帝殺九王誅戮羣臣竟移唐祚在位七年爲子友珪所弑凡二世滅於唐

詩集卷之十二

11

太宗恩澤竭仙李日凋殘唐姓李氏
李璣撰太○杜詩仙

黃巢一倡亂四海皆波瀾
碭山無賴子烏

舉逐旌竿纔離鼎魚沸頃使沐猴冠通鑑書果

藍爲事祖涉書侍歷舉進士不第遂爲盜剽掠

人少。霸不能爲主。與其母。謀令。蒯。越。殺。太。祖。楊。山。黃。果。借。號。目。稱。大。齊。皇。帝。○五。代。史。太。祖。楊。山。

符四年黃巢起溫亡入賊中舉陷京師以溫爲

重崇以隆拜注州刺史之技簞生溫脫套中之

是時善士嬰危。叩明尊。專願

傳君之危龍囚以陽花刺蟲明端正昭宗

育山、西、夕、弄、東、之、章、並、光、化、元、年、

報警人

崔微與上審調書 詳定官宦官當備於是中尉
劉季述等謀逆少陽院李道以銀鉤當其數上
并殺十乃錄其門籍銀鉤之穴情以逆論食才
狼乘間入取國若探丸與派交欲假梁兵當請
官者編制召之王以兵七萬至河中官當備全
諄劫入于奔軍殺宦官七百餘人天子乾千崔
天子出手梁軍殺宦官七百餘人天子乾千崔
綱目全忠表請遷都上從之長安至賊民夾道呼
萬歲官謂侍臣曰都鄙云統于山頭來殺何
不肅去左布衣公卿白馬端等三十餘人聚裴柳
莫能即視公卿白馬端等三十餘人聚裴柳
舉進士不中者被唐公卿及裴樞等賜死白馬
驛板謂太祖曰此輩自言隋惡名流千古
建末友恭狀耶亦於板殿宮中恐懼不敢出外
我受忠聞之陽為笑自投於地曰奴輩自來今
臨刑大呼曰吾以塞天下之誘配行何須數
五代梁宋人將太祖張后崩無繼室諸子在約
皆避其婦人作文文妻王以有邑尤寵之太強
氏專房恃疾推兵膝下兒老賊種中暴
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文妻梁氏知曰
我固疑此賊不不早殺之太挂曰老賊焉能
廷議刺梁氏不出於背以臥聽果之痛於發
穢濁我生民豈復有君親梁家弑父賊唐軍

後唐莊宗

莊宗名存勗姓朱耶沙陀人也先世事唐賜
姓李氏父克用以沙陀兵平黃巢拜河東節
度使封晉王存勗襲爵起兵滅梁即帝位號
曰後唐在位三年為伶人郭從謙所弑
沙陀獨眼龍破巢功第一受屈於朱溫衛恨歸
泉室 五代後唐紀克用勇軍中裴李路兒其
宣宗師克用以少騎將七千來赴取巢將橫尸
擧伐首巢勝圖大屠三矢留哥兒今起復仇師
克用懷恨故以次子三矢留哥兒今起復仇師
存勗承父志悉甲墮三番五代初官衛晉王
克之曰吾仇也無王吾所共棄丹與吾約為
足範而背晉以歸梁此三番吾遺恨也俱滿三
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
後用兵則建策事以少半皆廟請其失盛以
錦囊書而前驅○後唐初克用破孟力立
之際聲譽甚生上懷備有景在側方五歲克
用慨然曰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此
王乃出兵上驚行至三番關數口此先王置酒
厚也遂攻之破之梁論梁梁戈倒
梁兵驚悸大潰李存勗呼曰梁人吾人父子
兄弟何多殺於足戰士悉解衣食而棄之
晉將劉 問禹燕都掃 王問之大笑曰僕復十年

威攻破其城執守光及其父仁恭晉道周先
獻于大勝判仁恭何來書日筆
故臣在者以備三官之請雖至親如弟未庶
距海門萬里以盡忠
傳國寶
九州居高心易侈傳粉狎俳優
國耻既云酬龍飛臨
粉墨登壇人
三軍變叵測二帝分南北
臨事既
爭遠登高空嘆息
王從王上十年百戰以累天下
威我華初無叛此臣死何大請主上
開嗣源已據大業登前漢百苦不濟矣如何萬

藥尊見弒一伶人骸骨成灰燼爲爾重悲辛

明宗胡人也。初名邈佖烈。無姓氏。以騎射事晉王克用。克用養以爲子。賜名嗣源。冒姓李氏。莊宗時。數有戰功。拜中書令。及莊宗遇弒。諸將立以爲帝。在位八年。殂。

莊宗旣失道衆心歸嗣源引兵南入洛衮冕遂
臨軒餞者易爲食時政頗稱賢目不知書籍又

學欄居前通鑑唐李昌言詩注曰不知書西方典義者

兵革雖未靖往往值豐年明宗紀

兵革唐史文之共事

秋禁唐史文之共事

內帑却私錢明宗紀曰物即稅廢內藏飛聖明

久不作焚香時祝天無疆明宗性不猜忌與物

代主明宗深足取如何宮掖間金華生師旅明宗紀

家人傳明宗子從孫節天丁兵馬大元帥明宗
 從孫人門起居帶已不知人乃謀兵入宮鳴
 鑾入見明宗起衣衣已決地門明宗走歸河南府
 從孫擁兵叩階門左掖門皆閉乃走歸河南府
 兵死盡城無守而從孫者再六日而節帥昔也臣攻君
 謂明宗明今來子弑父謂從倚伏遞相尋彘倫棄如
 土飲恨復何言從璟獨堪憐明宗紀書明宗從
 慮患焉防而變起倉卒帝亦飲恨而終明宗紀書明宗從
 節明宗長子從璟襲莊宗職有功累官至太師
 莊宗已渡梁陽欲遣從璟通問行教以為不可遂
 殺之歐陽公曰彼甥之子也所飲而得者其死矣哀哉

高祖名敬瑭姓石氏沙陀人明宗之婿也初

與路王有隙乃借契丹兵以滅唐建國曰後

晉在位七年而殂兄子重貴立是為出帝在

位四年而為契丹所執廢為負義侯晉遂滅

明宗之遠畧身死國且分養兒弒真子愛塔統

邊軍五代史明宗第五子從厚也明宗特愛之使監天雄明宗崩時從厚在河

天帝如德州本姓王氏母魏氏少寡明宗

得之有子已十餘歲明宗愛之為子名曰從

珂號勇善戰明宗受之明宗立封從珂為王

法明宗不聽及隱帝即位王遂反降天子為

郭王郭王即從珂也立為帝在位僅三日而殂

妻以女承公主明宗立拜僕義軍節度使鎮

太原○綱目從珂誦詩汝城曰公明宗愛婿

彼此懷危輒言露千春節天平一聞遷河東遂

倡蹶通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管閑長公主上

欲與石季氏又昭石敬瑭聞之益懼唐主欲使

遷移鎮鄆州唐主曰河東移亦不意即亦不

若先事國之唐主曰河東移亦不意即亦不

唐為天平節度使唐主曰河東移亦不意即亦不

非如千春節其公主所言言我不與卿朝足強

柔難翰等對曰唐主亦反發唐主遂大此時君

其不扣千古衣冠地誰遣腥膻至豈謂契丹兒

能勝唐家婿瓜分十六州永為中國憂南面臨

冠帶北面事種殺死事傳契丹記號滅唐

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劉處龍及馬門諸州與

金帛賂之自是以致其兵不以事之太為厚以

日大為中國之患無以救之故唐不從表至契

丹契丹主大喜兩國赴後唐主大敗契丹立石

契丹為晉皇帝後唐主大敗契丹立石

福今禍所倚出爾及乎爾後死調鷹君終向胡

塵死綱目晉主敬瑭兄平王重貴也

陶孫而不稱臣契丹於與三兄契丹大舉入

在死中調鷹解不見退謂所執四晉氏不血食

矣契丹入大梁以晉主為負義侯殺之而去

後漢高祖

高祖名知遠姓劉氏其先沙陀人也仕晉以

功封北平王及重貴被虜知遠乃即位於晉

陽建國號後漢改名勗在位二年殂子承祐

立為郭威所弒漢遂亡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五代史漢人傳高祖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五代史漢人傳高祖

後漢開基主晉陽一牧堅五代史漢人傳高祖

掉臂從石郎乘風思軒翥高祖紀晉高祖將宗
成之易馬恩既洽漢紀知速與晉高祖俱事明
勝晉高祖馬甲戰而還高祖德之馬戰守先
之使取馬恩既洽漢紀知速與晉高祖俱事明
為押銜劉知速明公平將皮使改號為天
勝之地士馬勝獨若稱兵傳檄帝號曰君宗
虎口脫晉君立國樹元勳何以一基制書自使
虎口苟懷金石意歸秘第趙堂拜請曰陛下昔
金石豈能成大宗晉主意解臨危當解紛
能解紛契丹執晉主閉門若不聞丹誠聞漢未

詩史卷之十一

晉國滅身當殉通鑑漢主稱天福年況持超乘
兵不擊天驕陣通鑑知速在河東富彊冠諸總
忽知速知其必死而末常論議契丹屠人分
遠初無邀應入援之志及爾契丹入汴知速分
兵守四境以防侵轍左傳秦師過周比門起乘
者三百乘○帝詔國語迄起乘師過周比門起乘
○漢書強胡者乘機入汴都師行不血刃知速
天之驕子也開出雷鋒石氏國為丘拱手有
安行人浴及汴兵不血刃知速
中州鷸蚌勢相角漁人得所求戰國策越且伐
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
肉蚌合而箝其喙稱曰今日不勝明日不勝

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勝明日不出即有
死鷸兩者不肯相舍鷸者得而并捕之今越王
代燕趙趙文相支以故大夫福徒存晉社稷已
歸劉後漢紀張彥威等士樓勳進即晉社稷已
漢仍稱天福年高皇目一瞭乾綱不復整鑄
劍及毛錐視君如土梗通鑑漢主屬國王承
兼相密使以薛達吉與議怒之因與成達吉楊
受議一何同其達吉與楊師亦舉勝曰是國未
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稱曰無毛錐則財賦一
錦大創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一
何從可出自是行知始有隱如木次矣賦一
士未乾周人來問鼎綱目漢主遣使使魏其主承

詩史卷之十一

後周太祖

太祖名威姓郭氏刑州堯山人也仕漢為樞
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建國號
後周在位三年而殂
郭威少勇敢使酒好從戎半酣殺屠者匹夫氣
何雄五代史後周紀威少孤依渚州人常氏
八以勇力應募為人具氣好使酒氣壯奇之
威常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刀法威之屠者威
示之以曰屠者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割殺

晉書 太原漢兵起矯翼共搏風後周紀漢高祖起兵太原

拜威權 朝君暮讐敵龜勉樹奇功吾與諸公拔

帝取天下 高皇棄世早託孤何草草通鑑漢主不豫郭

知等入受顧命曰永祐 羊將羣狼依爐炭燎鴻

毛渾年國醫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已出欲

楊賜政事之臣而禍不旋踵○賈錄德帝嗣位

上欲使太子持四人相謂曰太罕稱太子危矣

諸前皆帝與上天定天忌謂也今使太子危矣

此無異使子孫狼狽○劉孝 誰遣螳螂臂偏向

軼車驕 詩咸卷十○莊子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

則必不 反謀素所畜非緣密詔促通鑑漢主遣

語任矣 貶郭崇威殿召諸將告以密詔狀遂舉

兵及使郭崇威將騎兵前後自將大軍擊之濫

賞遍天下此時何所欲復調兵應帝立李守真

相字賢死隱帝勞威以王希威謝以破賊皆請

請加爵賞由是 一呼雲雨隨席捲還京師三軍

承意旨 君王道中死通鑑郭威至封立人情

漢注出榜軍兵敗為亂兵所伏 契丹未交兵

黃旗先蔽體 通鑑契丹人寇漢太后命郭威將

而人曰天下須待中自為之乃 黃旗以被威

尸滿山平江表迥窺瞻綱目周主賡江表水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唐主問南唐世宗存亡以慰有邊又耻降稱藩

方入貢北漢漸拔襟書王唐討奉衣球服與尚武朔守疆土

武防故據近解帶故諒言時隋附也橫行三

關北胡塵不敢侵世宗化世宗區區五六年武之從裴徽更注三閩趙益津淮洛後三開威

潮虎倚關門口闢重使中國於地庶幾區宇肉

魚鳥樂飛沉內魚鳥大赦定

兵威旣云振民事亦所先木刻農桑人羅列宮

應龍不爲天子使。虎豹乃命實價。論古今考正雅樂。不圖在欲均田。唐紀此致治之業。上唐元豫均由此始。詔期其國法。使大史先習。按時收井稅。綱目不候時收。限月起徵。民間便毀佛鑄金錢。六月。代稅以縹緞。謂之科。司日今更稅。以知。世宗即位。請以歲天下僧寺三千三百六十六。是時中國之稅。乃身世費天下銅佛像。以銷其真身。是豈可引於世。當欲討賊。臣即深堂所借。故由是。惜哉功未竟。天崩層殿遷點。臣若不敢言。

作天子今我倍悽然得水長三丈餘題云聖德
存天于時張才德滿殿前都點檢乃命巨泚代
之及世宗崩太子守訓立臣淵果代周有天下
是為宋太祖

王彦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人也少以勇力聞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末帝卽位梁晉相攻以彥章爲招討使破晉軍於南城已而爲趙巖等所讒罷其招討令段凝代之卒爲晉所敗虜彥章欲降之不屈遂遇害

虞彥章欲降之不屈遂遇害

常聞跼蹐徒慕義心無已游俠傳跼蹐暴天我
於賊溫朝更求全節士五代史節士無稱
言得全節之身死名愈揚得之王彥章五代之際
人不知書常為怪語謂人曰豹死彥章武
後人死當名其於之義溫天性也
者驍勇冠戎行跼足能履棘力戰恒輕敵本傳
為人驍勇有力能跼足履棘韋
而馳突勇疾如飛跼足人莫能抗韋
銀鎗常帶天下為勅敵國彥章心常輕韋
鐵鎗斷三日南城克本傳
鐵鎗斷三日南城克本傳

兩路賊去寒而梁末帝昏庸小人趙鼎用事
璋諫不見用卒拓跋嗣入見末帝泣曰事急矣
非璋不可末帝乃召璋為招討使問破賊
之期璋曰三日左右左右皆曰大言受命而出
甲士六千皆持酒大會治道人具舟於河上
趙鼎會飲酒半起更衣引兵數千沿河而下
趙鼎引兵急擊趙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
三日也○劉禹錫詩千尋鐵鎖沉江底
徒紛紛提書君不聞竭忠又得罪使酒罷將軍
本傳劉招討使段凝有異志與趙鼎謀漢漢文
通草草索阿慎月朔而趙鼎等所為常謂人
疑葉力破賊之其破南城也趙鼎等之權
者至軍獨賜勞獎而不及趙鼎軍士皆為色及
招討之政也凝乃止書而步趙鼎無敵而至
使庸君終昏眩猶生猶百戰兵殘身被擒臨
危色不變守義歸窮泉故主應相見忠逆迥殊
流朱溫當掩面不勝唐兵攻兗州末帝召
可用乃以屬臣有保鑒五少戰敗退保中紀
又敗與餘百餘死戰趙鼎謝曰臣與受其
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竭不死何待臣受其
恩死天下之
人皆見哭

郭安

郭崇勳代州人也為人明敏以材幹見稱莊
宗即位拜樞密使梁有功進爵侍中莊宗
伐蜀以魏王繼友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勳
為招討使軍政皆決崇勳及破蜀為李從襲
等所譖矯詔殺之
安重誨應州人也少事明宗為人明敏謹恪
明宗即位拜樞密使累加侍中兼中書今事
無大小皆使參決其勢傾動天下後坐事出
為河中節度使因上章致仕人或言其有異
志明宗殺之而滅其族
莊明諸朝士二子名最優郭進平梁策安多匡
國謀五代郭崇勳傳梁王彥章擊破德勝方召
兵莊宗召崇勳問計崇勳曰陛下與梁約罷
兵莊宗思休息郭願陛下長驅其果不出
半月天下安矣莊宗大喜曰此大夫之計也
即日下令夜發楊劉從郭進入魏州用八日而
破梁莊宗取天下崇勳以謀謀居義誠密之位
功○安重誨傳重誨以佐命功臣義誠密之位
任事無大小皆參決盡忠勞力神有補益相
高志止足寵極乃生愁崇勳以天下為己任
無謂回還而宦官作人非事特不脫也○重誨
傳重誨侍功於寵威極而後出旁無賢人君子之

[illegible]

九

腥膻宅遂使宋偏安日受羗胡逼如無

偏如

大聖起中土成夷貊被六州維翰勒石敬瑭以十
 之魄失矣宋有天下竟不能其後遼金相繼以溫中契丹來二帝而王寶龜步一閉至元遂
 有中土皆歸維翰之作偏重獨安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而十六州之地始復焉

劉審交

劉審文字求益幽州人也少畧知書通於吏事後漢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州人聚哭柩前上躡乞留葬近郊使

民得歲時祠祭詔贈太尉起祠立碑

漢高之遠謀羣臣負且乘

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況當承祐朝劍與毛

況當承初朝劍與毛

金競見上高祖注弘肇好殘刑五代史弘肇

務行發覺罪無入山

王章善詩政

苛政剥下民甚苦

帝室

下由此重困。帝室

若無人何地有陽春汝州防禦使爲政獨施仁

以尊使爲政獨施仁

有仁政此言濁世濁世有清止救彼方民而有良臣

初一方良而有良臣

雖無回天力亦足書編冊

切人書錄

王朴

詩史卷之十二

手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
依漢樞密使楊邠見漢稱亂去而東歸周世
宗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世宗卽位遷比
部郎中樞密副使世宗外事征伐內修法度
朴皆有力焉顯德六年卒贈侍中

卒贈侍中

騏驎伏鹽車不異駑駘步造父一揮鞭崑崙堪

造父一揮鞭

徑度賈謐弔屈原文驥毒而耳歷強車兮楚辭

笑不語，語而取。

記秦本紀造父以善駕幸於周穆王得辨駟駟耳之駟西巡狩樂而玉駟○漢宗元文古之書

○ 宗元文

有記周穆王八駿奔崑崙
之墟○楚辭云天路遠兮崑崙
寂不聞世宗振長策英俊聚如雲王公才卓犖
獨抱匡時畧避亂辭楊邠適遇賢君作五代本

校書郎依漢制使楊邠與王帝弘摩等
有隙計見漢典日淺將交還知其必死乃法
州東歸世宗鎮涇州言辭既偉然獻策欲平邊
本傳世宗即位遷行比部郎中獻平邊策世宗

議天下事無不調聲堪正樂正雅樂以十二
律管五吹雖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惟以九入
之弦十二依管長短十分散於用比聲為均當
和而推層暇窺天世之機至陰陽律曆之法莫

不變焉以應乾坤交明望廟用兵征九有破敵
知先後世宗有平一天下之志當時文士皆不
言用兵之策常謂淮南可最先敗升必死之寇
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者如

言周家運當移功半身還朽世宗叩地悲點檢
擬開着藉令朴也在陳橋未可知朴字世宗臨
叩地太公自戲四

馮道字可道瀛州人也初為晉王掌書
記莊宗即位拜戶部郎充翰林學士莊宗

弒歸明宗明宗以道為平章事明宗殂相愍
帝愍帝出奔道迎潞王而相之晉滅唐道又

事晉晉高祖加道司徒封魯國公契丹滅晉
道又事契丹德光德光以為太傅德光北歸
道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

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周世宗元年道
卒諡曰文懿追封瀛王

天造芳草昧四維滅不張賢人隱丘壑鄙夫居
廟廊陽天造芳草昧四維滅不張賢人隱丘壑鄙夫居

義三曰唐西曰聯○諸臣無足道所嗟長樂老
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難及契丹所得諸將熟
為矯行要虛名官朝何太早行以取稱於世

為相值豐年切戒明宗前既聞井陘輸復奏田
家篇本傳明宗拜道平章兼天成長興之節
東事書記曉來使三山過井陘之屬陳時憂
凡頭危於運運及至平地謂無反虞連城而
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安百姓猶
道曰計其言近而易曉明宗曰天下雖安百姓
自謂其言近而易曉明宗曰天下雖安百姓
新教醫得眼前病則却心頭肉國有無形寶

曉本傳小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
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懷明宗基

愛之以示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
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
寶也明宗

臣節爾何心飄若風中草唐亡晉復

死低蒼髯美丹栖梧戀榮寵老子真癡頑本傳皆漢

德光責道事賢無狀道不能對德光請之曰淵
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

漢朝受郭威參以傾周家譚契丹北歸道從至

歸漢。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見道不得已而拜。道受之如手。時乃賜立。用金帛。

嗣遣遼濟于除州營未至太祖替銀三十春

詩史卷之十一

十君。蓋以舊德自康其長樂老叙曰時開一卷

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富手彘臠。

澤潛耕猶盡力本傳莊宗時遷居父喪過歲餘

不耕者。盡力不能耕者。道喪往。潛爲之轉。其人後來。魏謝道韞不以爲德。今日青門。

傍豈無三畝宅

東○王維詩五湖三畝宅○列子三畝之園而

海內方無主志士當深藏麒麟可羈係誰

云真大率裁使麒麟可學焉而傳之又何以吳

碌碌風塵裏汚合真無耻如逢斷臂人

見當羞死之四修馮道傳以傳禮義廉恥國

道長樂老氣見其自述以爲登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子常得五代精

小說一篇載王凝事李氏事疑家黃齊之間爲
張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疑家素貧一子向

分李氏勢其方真出遺骸以歸申過開封止差
告主人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
幸其窮出之等氏曰天已暮不肯去主人

能守此而此于爲人執都示毒以一千并

封尹圖之曰其事于勞官展賜尊封蔭厚軒

以能生者。字戶之風。實乃知愧。故

卷之十二 二十册

1000

Fig. 1. The structure of the *Phytophthora* spp. genome. The genome is divided into 10 chromosomes (1-10) and 1000 genes (1-1000). The genome is divided into 10 chromosomes (1-10) and 1000 genes (1-1000).

[illegible]

顧氏詩史卷之十三

華亭顧正誼

宋紀上

世所稱國家之興而天下一統者必曰漢唐宋云遇宋何得與漢唐埒也廬龍十六州之地當全盛之時已非宋有而自是割寧夏割交趾縣寓從茲日削君臣日惴惴焉見事契丹而供歲幣至其後南竄江左而一隅之天下且岌岌矣獨其君多共儉崇禮而名臣賢士之興亦更無出宋右者濂洛關閩之間先王之道雍雍如也斯不足躡漢追唐而稱兄弟哉余於道學諸君子佩服遺言靡然心醉而崇竑淵遠莫罄揄揚故不敢輕置喙乃其他魁竒踔躐之士效米揚芬於時者又余未可更僕數也以余管窺之見妄爲標摘君自藝祖訖於高宗而其臣則於聞寶間若趙普而下得三人於太平興國間若呂蒙正而下得四人於咸平間若李沆而下得五人於

慶曆間至熙豐之際若范仲淹而下得九人於元祐間若司馬光而下得五人於建炎中興以及祥興之季若李綱而下得八人釐爲二卷使操尺管而臨千古者知不得以其形勢之積弱而獨誅宋也

太祖

太祖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也父弘殷事周官至檢校司徒母杜氏以後唐天成二年生帝於洛陽夾馬營體有金色三日不變既長

容貌雄偉器度豁如善騎射周世宗甚寵愛之與父弘殷分典禁兵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數從世宗征伐薦立大功世宗崩宗訓立陳橋兵變遂代周而有天下在位十七年而崩壽五十葬永昌陵

五季亂無象羣雄日戰爭初此○李自詩漢通自云李羣蒼生倒懸又傾心思聖明應隆明天下大開戎夷交使生庸主仰天祝真人應運生民之命急於創興宋徽宗之生自後唐明宗登極之年每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

平生學人... 香氣夜侵營... 赤光時照室... 萬里事長征... 龍質本飛騰... 逢周天子... 萬里事長征... 龍質本飛騰... 逢周天子... 萬里事長征... 龍質本飛騰... 逢周天子...

右一章

管閭漢唐主力戰樹雄圖如何宋天子擒肱取... 遺孤... 世宗恩不薄... 稷深相託輔政... 黃袍纔掛體禪詔已成篇... 宋太祖... 黃袍纔掛體禪詔已成篇... 宋太祖...

右二章

五星方聚奎太平應可久... 君迎取能順守... 銷兵一杯酒... 宋太祖... 五星方聚奎太平應可久... 君迎取能順守... 銷兵一杯酒... 宋太祖...

測人謀非一夕難慰區中思終慙馬上得... 宋太祖... 測人謀非一夕難慰區中思終慙馬上得... 宋太祖...

明曰守信等計
惟疾武典共
解裘得士心
全域之伐蜀聲
其彼眠如解
體道常憂念
西狂士衡肯
將目不能辨
中丞馳賜故
所成何有
負石先羣醜
路險多石不
可計行於
潭州
上賢殿
江寧晏唐
臨臨主危
乃遣其吏
耶訥語於
敘上表以
求發師
敘見曉
天覆論
天下一家
叶橘之觀
豈容他人
射騎
但千金
購奇書
常編不釋
手宋士性
嚴重寡言
獨喜
人問有可
書不
善言書
屏凡儒
臣居左右
卷十
本千金
歸之
鐵原

詩史卷之十三
五

士子昭平
爲四子傳
士昭素有
學行著
易論三
十篇
太祖召見
是今講
堂封至九
五飛龍
廟致客
封曰此又
正當隆
平今日之
事
則對曰治
世莫若
愛民
養身
凡文武道
無虧向
與三王友

汴京開帝里宮闕何雄哉聖心原豁達洞若諸
門開宋法華經明仁孝菩薩大度○羅品東廡
宮殿按因修之以佛重瑱城其後命南司置佛
王生右殿今洞開諸門皆館直對諸無有聖成
謁左曰此如我若天威震海內四兩降王
有邪態八皆虎之夫

來推謂置人腹中外絕疑猜錢俶感封既劉張
促辭孟以爲
吳越王以爲
先主以爲
謀之坦而公之命朱王臣武德
紀飲之而酌以賜銀錢大樂市邪命飯酒
軀封讓遺或歸國及獻今諸然而史太
感澤江南平遂乞納土客觀衣冠海澄視數
孩季年以爲
州定於契丹以爲
太祖不能復何當奮長策一上單于臺以爲

右四章

三王事石無未可追遺轍試問漢唐君與宋誰優劣仁孝由自然應無祖上愆宋史太祖紀帝初不事羈縻以祖上漢高祖分羹事見本諸法晉王傳帝業禁門寧集血大統帝光武初封晉王太祖崩前晉王立是時大統帝得門際自唐太宗徵建威事見前七寶鼎成灰永寧翠羽微爲天下守財終身甘儉節宋史太祖紀帝見王果寶美溺器於前永寧公曰漢以七寶飾此當以何高節在宋史永寧公曰漢以七寶飾此當以何高節在汝者以訓與我自今勿多言公主笑曰

此乃唐書何安主曰不然主家服此等詞
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怒謝主因侍生與皇后
同言以出入天子曰豈不能用黃金裝飾
以金銀爲飾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
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
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豈若玉華宮坐令民
力竭唐書太宗嘗言明明宋天子數事起
前列獨恨陳橋謀二代所深羞所以終微弱胡
獨亂神州

太宗

國詩史卷之十三

七

太宗名炅太祖弟也本名匡義初太祖父弘
殷娶杜氏生五子長曰光濟次曰匡胤匡義
光美光贊濟贊俱早卒而匡胤代周有天下
是爲宋太祖封其弟匡義爲晉王賜名光義
杜太后愛晉王欲立之及臨崩遺命太祖以
次傳二弟而後歸國於太祖之嫡子使趙普
爲誓書而藏之太祖崩晉王立是爲太宗太
宗不欲已之臣太祖也乃改其名曰炅復改
太祖開寶九年爲太平興國元年於是皆諱

負約傳國於子而一弟兩短並見剪滅故太
宗雖稱致治之主而不能免燭影斧聲之疑
云

趙家老寡婦生子何翩翩攘鼎陳橋驛大志今
果然宋史杜太后傳太后曰吾兒素
有大志大兒作天子小兒心未已母子潛相謀
神器爲可求臨崩有遺命光義繼王猷嗟嗟仁
孝主片語心相許遂令龍行弟繼踵臨寰宇
目杜太后刺書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宋主曰汝
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臣考及太后之積慶
也臣曰不然正田周世宗使幼兄主天下故汝
得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汝汝汝
美傳德昭昭國有長君相授之福也宋主泣曰
不如此教後願謂趙普曰願同記吾言不可違也
普即執劍前爲約誓書曰紙尾署曰臣普記
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宋史太祖聽明仁
孝○宋史太祖紀帝嘗謂趙普曰晉王能拱木
行流沙生時有異他日必爲太平天子拱木
未成陰此言太祖葬世未久須臾縱斧尋
後三年而德昭遇害又二年而德芳死又二
年而美昭去舉公于珠琛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
葉也若去之則木根無所庇蔭矣此語所謂虎
爲而殺弟也兄有唐虞意弟懷楊廣心
宗忿言利如矢武功劓頸死宋史宗室傳太祖
室

軍宗帝元興元年封武昌郡王四年使征西州
 不覺受降十王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上問
 起日始必自爲之嘗味晚也德昭退而自刺
 亡齒必集沉夏天興元則羊傳宮之奇曰晉
 命人老宋宗室德昭遇害德芳委金而興元
 十晉書藏石室廷美房州卒宋劉曰太平興國
 意欲帝傳之初昭獻太后遣命太祖傳位于
 德芳相繼天廷美以及德昭及德昭不得其死
 以備之廷美遂得罪五月紀秦王廷美寓治城
 縣公安置房州弟姪感賜除天下我安居安居
 傳諸子寧思太后旨毋言不復思兄則惟恨運

殘年稱興國無君心可知帝崩趙鼎賀九年十一月
 卽危至是越兩月又興國元年劉定之王光憲宗
 不肯少簡遽改明年爲元年則明年正旦矣而
 之許號順以祀之耳號稱乎天下復於前日見
 杖一兄之志也且聽其語也謂之興國言朝業
 由我兄謂之太平言政治治油氣也斯果可見
 其無兄之矣斧聲燭影下遂成千古疑歷代通鑑輯
 謂中興沈士召其叔晉王叔義入侍是夕宋主
 以離事宦官宮婢治不得近但遙見劍影下晉
 大聲曰好爲之哉而宋主唄宋主引柱斧戮地
 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王王曰其保富貴無憂
 世無董狐筆是非那可必窮第如蓬蒿弒兄

無乃寔吳心不待言範弒未應然神武蓋
一身不自今明神武弒君本危轍晉王計何
拙左右無專諸獨身探虎穴史記刺客傳專諸者吳堂邑人也公
子光喜符之因具酒請王簡使專諸魚因以
炙之時中而逆之既至王簡便專諸魚匕首
首刺王使王傳立不死左右亦殺專諸弟既有
後漢紀起傳立死左右亦殺專諸弟既有
盟何心甘逆節虎旅列宮門豈悉晉王臣李膺
空聞虎旅喚宵狻太祖饒恩澤獨無忠義人君
王虎旅衛士也太祖饒恩澤獨無忠義人君
王會遇害四方何不聞不聞則已矣湘山何爲
王會遇害四方何不聞不聞則已矣湘山何爲
紀傳影湘山郡縣下流謗所歸沈約馬融書下

三王何爲死足美封親王德昭封吁嗟燭下疑
得非因此起乃知豺狼心在彼不在此

仁宗

仁宗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也初封昇
王尋立爲皇太子及真宗崩遂登大寶在位
四十二年壽五十四崩于福寧殿葬永昭陵
宋家守文主仁廟貌無儔母影登大寶施仁四
十秋帝卽位時宵旰勤朝政死困罷巡遊宋史
起明道二年皇太后崩帝始親政抑僥僥中
外人攬○兩司請以玉清宮地爲御苑帝曰吾

助於是役... 一木... 情入... 此乎... 五國... 左祖... 人不知... 漢家... 康王... 位於... 義士... 不知新天子何以慰羣情

右一章

高宗既得國義當復興秋金人拘二帝不共戴天... 天警... 當統... 帝不... 亦無... 爲片... 疏片言不見收和議心所許戰攻非所籌

舟... 軍... 於... 州... 臣... 未... 宋... 漢... 軍... 夜... 不... 嗟... 斯... 何... 放... 秦... 帝... 見... 所以武穆王粉身不見恤

右二章

詩如君材誓書藏盟府一言負太祖誓書見卷之十三

是濟州史贊書藏盟府一言負太祖太祖注

傳位下世在盟府一言負太祖太祖注

而帝尊不以有道普論以太后遺命故帝即

再誤更不致引罪偷合媚新君忽忘故主恩不

念塵埃際援引入生門使王君論論合取密

見者多矣從前加告上曰不可居塵埃中德昭

弟遭遷逐夫久要不可忘相捐何太促篋中

空有書魯論原太讀通鑑事少習史事案卷之十三

論語一即以半師佐大祖定天下以半師佐陛下致太平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也氣質淳厚有將相畧

漢乾祐中爲成德軍牙將周世宗時遷西上

閣門使太祖乾德初拜左神武將軍平定四

方以功遷樞密使歷事太宗真宗咸平二年

薨追封濟陽郡王謚曰武惠

豪俊本天成應知少明懸左手操干戈右手持

俎豆江表清談形始十歲成日父母以百之

政親見須臾更相奇使相將相既有徵適與雲

龍進通鑑華蓋高調大相日每見戴九字父分

崩四方猶格闕海內未平天子命將軍西南掃

窮寇是時王全斌總戎名最專功成又獲罪清

廉惟一人爲人將彬爲督監城中郡縣悉下兩

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滿無

復破之手新繫平罕戮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

龜鼎棄中惟國書衣衣而已以還上盡得其

以全斌等國書衣衣而已以還上盡得其

卿可裝婦女咸能遣搬運彬封蜀初充成都

歲以度食泊事罷威訪其親以還之無若備德

以除之及師還輜重甚多卒謂言季奇貨也

無錄金十錦之附焉江南猶未平杖鉞始專征

浮橋度彩石大衆圍金陵開寶八年書彬

進圍金陵初唐人樊若水請開上書言江南可

取狀請遣浮梁以濟師白石碑口至彩石大軍

遇敵敗之遂圍金陵攻城憂絞虜稱疾疑軍

伍焚香相約盟師剋民安堵肅州刺史○記

條忽陵三宮飄搖戲九垓回瞻宋宮
茫茫皆切及武帝初穿昆明池得黑石
人知乃問胡人胡人曰胡漢之別也

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也太平興國二年擢
進士第一累遷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代李
昉為相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
敢言上嘉其無隱真宗時授太子太師封許
國公卒贈中書令諡曰文穆

詩史卷之十三

主

蒙正少流離嘗為父所屏宋史以蒙正父龜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峨渝賸窮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進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
一旦升青雲三調宋家鼎本官同平章事國朝以來三八相者持德臨台穎脫囊中材史
惟趙普相之子曰我為相但有一能每用人兩此
公嘗問諸子曰我為相但有一能每用人兩此
罷語必問其有何人才能去隨即應之悉分
門錫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
賢取之幾中故公為相文何須百里鏡鑑物有
靈臺歸田錄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
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探子大謝病居田野道
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言

蓮花木下宋史蒙正二年來請解洛有園亭花
自怡然聖主漫相譏乎非眼穿者蒙正罷帝曰
他家正望復
他眼穿矣

張齊賢

張齊賢字師亮曹州人也少孤貧力學有遠
志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太宗時擢
進士補大理評事典國六年為江南西路轉
運使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
淳化二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詩史卷之十三

主

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終喪不食酒肉
真宗即位復召為相以司空致仕卒贈司徒
諡曰文定

西都一布衣畫地陳十策所公筆劄太祖幸西
太祖召至便坐令西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
陳十策一曰并分二當民三封建四敦孝悌
崇賢六大學七籍田八選良吏九懲姦十恤刑
內四說備言文定堅執其六說皆為太祖悉令
武出取盤中饌傲然無懼色聞見錄太祖幸
馬前召至行宮賜衛士廚餼文定就公殿策於
食且對畧畱相太平君辟政咸能為錄太祖
無懼色

我幸而部... 運使... 地... 悉... 訴... 分... 越... 拔... 上... 幟... 一... 會... 遠... 比... 之... 數... 其... 盛... 其... 共... 呂端... 神交裴晉公今古齊踪跡

呂端字易直幽州人也少敏悟好學五代時以父蔭補秘書郎太祖即位遷太常丞太宗時代呂蒙正為相時歷官四十年矣太宗深恨任用之晚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

務太宗崩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謀立楚王元佐端謀執繼恩奉太子而立之是為真宗明年罷相卒贈司空諡曰正惠

呂公台輔器頗以糊塗聞丁晉公議繼恩趙普謂人曰吾親見公奏事得嘉賓未嘗不喜太宗用為

相材堪佐幼君笏端書大漸閣中鎖繼恩大臣安社稷坐使奸謀釋皇后默無言少帝時登極

開簾識聖謨廷際始高呼通鑑太宗不豫宰相趙普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閣中見太子

趙太子人待來史本傳太宗不豫真宗為皇太子

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漢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

繼恩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若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乃奉太子于御寧廣中真宗既立唐繼恩見

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三呼萬歲武帝紀帝登龍山使率咸問呼萬歲者三今當呼之義本此臨危能定難大事不糊塗呂氏家塾記太宗欲

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也幼聰悟好讀書太平

興國二年進士高等遷著作郎改左拾遺好言時務數上疏論事忤宰相出知陳州又謫海州團練副使至道中復舊官真宗時與魏廷式議論不協出知秦州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宋白以錫應詔擢諫議大夫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尋病卒

表聖耿介士諫爭以爲心棲神千古上思

裴聖餘介士諫爭以爲心棲神千古上思與鄭
公林陳史本傳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
爲人以直規厥躬爲詩史表微封章五十奏匡君意已深
已任鄭公詩表微

錫所上章

1111

錫所上章疏御屏風託諷興亡究古今蒙求錫
凡五十有二御屏風託諷興亡究古今蒙求錫
要言爲御屏風二是

臣擬貞觀佐君之文皇度言錫

帝無太宗之度放流不見客人鑑那能慕論

事見唐太宗人鬱鬱且終身臨歿空焚旛木傳

臣任職之常言苟漢以來章蹕五十有二皆諫

可藏副示後訪

李沆

李沆字太初洛州人也少好學器度宏遠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爲將作監丞咸平

初同平章事契丹犯邊直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秉德元年以官卒上臨哭之輟贈太尉中書令諡曰文靖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于以私宋初賢相惟沆爲最

李公識大體雅望衆所欽

文正公遺書張詠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
眞聖有雅量燭焚天子詔臣遣使持半詔欲以
劉氏爲實臣靖燭焚天子詔臣遣使持半詔欲以
矣曰但道臣流以爲不可引燭焚遂發絕臣南臣

W

主夫

音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

和親邊寇悉患軍生侈心記聞真宗既與

問曰和親何如流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悉

宮觀曰乃潛葉曰李公心王詩曰卒耶又冬三

可謂有先知之明矣。水旱相警，聊以禁荒。

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臣以爲細事不足煩

氣方剛不留聲色犬馬則上木甲兵清祠之

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
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發陳則業已同之歎

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浮薄賊不用老書自

龍川別志真宗初卽位流爲相帝雅敬流

凡才當門治道所宜先沈曰不用浮薄新進喜

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婦謝曹致電
等是也帝深然之故終帝贊人皆不盡用
陋巷軒車入頽垣風雨侵居陋巷自來甚薄所
類垣墉壁居窮豈獨古必相國世家行置田宅
不以屑處居窮豈獨古必相國世家行置田宅
屋缺陷良在今本傳失人勸居居爲未嘗答
陳時有機賜以常服亦可治第但念日身食厚
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來稱足應
事僅旋馬身後慮還深益公訓後位門內聽事
前此爲宰相聽事其太極公笑曰君第當傳子
嗟嗟李文靖料事如獨應封禪降天書奸邪
操國柄天書見下王旦法奸寇準思其言筆錄

冠萊公始與丁晉公嘗常以丁之才爲於荒流
曰如斯人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
乎萊公曰如謂才矣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
相軋文互類奪至有海王旦稱爲聖見上水太
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王旦稱爲聖見上水太
平第一人千古令人敬

王旦
王旦字子明魏州人也幼沈默好學有文太
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真宗時
代李沆爲相進爵太尉卒帝臨喪哀憫贈太
師尚書令封魏國公謚曰文正

庭中三槐樹歲久轉青葱且有休客度指日登
三公宋史本傳旦父祐何隆德手植三槐于庭
也旦知法然好學祐器賜予稱膏血平居維素
風名臣遺事曰生民膏血安有賜予見人多處
服飾似過即曰生民膏血安有賜予見人多處
肅公天禧初爲江表運司辭公公但云東
南民力尚乏時退謂人曰眞宰相之言也
比撫老戎注見下德明懲取果趙德明言民
求報百萬財大臣皆曰德明新納餉而取果
萬於京師詔德明來上大喜寇準愧先容
德明得詔怒且拜曰朝廷有人寇準愧先容

碑應平爲德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
驚曰吾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沒私準疎戚
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君陛下知臣何以至此
準始愧嘆以爲不可及
客悅如何受美殊卒從欽若說天書不復諫公
役何時歇通鑑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爲辱居
山可以鉅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
不可乎欽若曰臣輪以聖意意無不可乃得
爲旦言曰臣輪以聖意意無不可乃得
之飲歡其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共
而封禪之事成矣後帝謂準臣自是不敢有異議
人星冠結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箇通

觀皇城司奏在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帝廟
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帝廟
進冬十月封泰山碑首作玉清昭應二
觀而於雖非馮道倫終與公孫垚
後不終成此之馮道云○又記公孫垚為丞相
自終成此之馮道云○又記公孫垚為丞相
不肯而折旋爭常公卿之議以順上旨

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人也少英邁通春秋年十
九舉進士授大理評事太宗奇其才加給事
中真宗時為相與契丹定澶淵之盟為王欽

詩史卷之十三

于九

若所謂罷知峽州天禧元年倭召為相時帝
抱風疾準請太子監國丁謂因陷之罷為太
子太傅封萊國公貶雷州司戶參軍卒仁宗

時追復本官諡曰忠愍

方枘內圓鑿鉏錫難為工
臣主不同量安能樹奇功
萊公宋家兵力弱契丹每侵掠萊公欲振之何
所施韜畧韜畧不自施強君親率師深宮怯懦

主嚮肯犯胡旗料敵知虛實料主偏倉卒難止
金陵行難澶州蹕生平氣飛騰胷中藏甲兵
運籌能破敵何必帝親行親行事瓦解俯首盟

詩史卷之十三

主

城下歲輸三十萬中原還牧馬
門下平章事時契丹內寇徵其時
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當一過五
以問準準曰陛下下此不日五
幸澶州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
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
日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
將臣鍾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
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驍騎以
請澶河黃議皆擢準力爭之不火
寇準言是也準曰宜速駕幸澶州
遂渡河與比城門樓遠近望見
賊軍數十里契丹相親驚問不
軍事欲許之準欲遣使相持十餘
兵遂許之準欲遣使相持十餘
下計許之準欲遣使相持十餘
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比
臨戎帝所疑孤注遂乘機之功
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謂帝
為其有注澶州之功也其何如
之準是城下之盟也其何如之
下準是城下之盟也其何如之
虎矣出是年願軍復變北平管
鎮鑰通鑑準

月使過人各謂其口出公望何故不在中書
 無路引君衣望勿準為拒密直學士營奏事
 乃退帝嘉之十年居外鎮廼以天書進傳來公別
 祥符九年天書降是歲二月封泰山是時出
 都監本館便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
 天書者遂開中書侍郎王旦等今準上之事復
 同平章唐中書侍郎王旦等今準上之事復
 認為宰相神異耶謂之不曉公作草表立儲君
 謀洩奸臣聞雷州再貶謫沒身滄海濱宗抱風
 史卷之十三
 王
 靈感枯竹無由全鼎鍊出京南公安縣人皆道
 光傳垂老方能讀出京南公安縣人皆道
 可憐霍

嗟嗟冠參軍英才空逸暮天馬益車下安得騰
 青雲李白天馬歌天馬來自月氏窟則青雲
 哉澗淵後不克遂奇勲當時能一戰豈復患邊
 塵通鑑帝至澗州凌河契丹氣奪軍傲其無
 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乎蓋欲擊之使失輪不
 廷希方靈重乃日數十年後當有行擊之者吾
 姑聽其和可也臣真臣石庸君非野人鼻
 終難斷徒勞運斧斤臣真臣石庸君非野人鼻
 斤成風靡而斷之盡聖而鼻不傷野人滿之矢
 和曰臣則曾能斷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因
 悲百年後胡馬度通津人攻通津道化門郭京
 遂入京師宋家諸天子守株以沒齒郭京子京
 局促棘間死人攻通津道化門郭京
 如何見下
 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人也善為文辭咸平中由
 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宰相寇準奇之特

授秘書省著作郎天禧中拜叅知政事真宗崩奉命入殿廡草遺詔仁宗既立宰相丁謂擅權曹瑋其姦而罷之因代爲相封沂國公與呂夷簡不合罷判鄆州寶元元年有大星晨墜其夜後一月而薨贈侍中諡曰文正

王公釋褐時志不在溫飽東軒筆錄公青州除起中書對子儼爲翰林學士諡謂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者不盡公正色答曰會平生之志不在色正色立清朝偉然稱國寶通鑑仁宗初立

名利兩無心公言公德器亦未光近名要與上書咸別稿公言行錄公

詩史卷之三

三

臣橫施巧非君挺忠誠社稷令誰保陰消孔鷄

禍不改稱權草政要章聖不復對后漢辛卯丁

公謂其威威推漢口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非

及公矣惟漢大懼入白之其說遂止公言行錄

初章聖上仙遺命皇太后權聽斷軍國大事公

示後元言猶在耳何可改也公言行錄

呂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也以進士及第補絳

州推官再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治嚴辨

有聲真宗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宗卽

位進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頃拜集賢殿大

學士封許國公執政十餘年以太尉致仕卒

贈太師中書令諡曰文靖

夷簡性機巧柄國年最深智謀善防愚預得君

王心宋史本傳太后崩帝與夷簡謀以張貴妃

爲后曰夷簡獨不用太后不從後宸妃具禮葬

公奏宜從厚章諫召公問曰一宮人死何云

陵中丁謂奸邪能一掃通鑑志丁謂既逐李迪謀去之乃止夷簡謂爲山陵使說恭儉殺山陵上有石志水出公差官按劾其事謂既得地秦之太后大驚卽命差官按劾其事謂既得而山陵竟就下大謂邪謀深遠公言行錄以爲非沒身民不忘圖形光四表言行錄治政益信於民居卑伍成畫像以事之時廣使往來八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入而

州餽 雖嬰朋黨議朝廷終見收本傳吳中侍御史韓琦希字用吉請罪仲淹罷黨之朝堂仲淹執法去

戎難方陞老苦鋒鏑宵中十萬兵奮身并赴

敵元昊即中書相趙鼎出失守仲淹即日請行還戶

選將日夕訓練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

老子明也人呼中有銳兵不見仲荒

州爲老子大荒謂鑑仲淹軍令既分明未傳仲荒

明日夕練邊兵人分六指領之日夜謂諸軍曰千

象爲使更焚書將軍幕多不遜仲淹人持書至語

記因仲淹奏乞所書將軍便短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收

功大順城本傳西北馬舖峯在賊境中仲淹欲

據令之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

賊遂不元昊驚破膽接踵來求盟仲淹謀必

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連上詔曰軍中有一賊

驪人吳大寇平方秦凱君王開閣待太平殊可

懼遂稱臣

期弊政難卒改本傳元昊請和召仲淹相繼使

應致參知政事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

朝夕可事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嗣非

之立朝未期年訪起君心遷十事徒匡主長城

還備邊宗室子侍從以天下為己任裁削舊法
漸覺秦關大吏是誇詆厲行致太平然更須
上通會達強名譽因請行邊○死文正公言行
拾遺○公為長城言人必逐安相曰邊上有龍圖公為長城言
屬何事○公為長城言事見上○公為長城言
吾之遇夜就寐自費與所食飲食未養之費及所
熟寢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生乎言不負天下
賜明日必求義以贈之者
樂已久見何往義莊能贈族○公輕財好施尤
蘇近郭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羣從之貧
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饋餉人日食米
一升歲米總一四萬石
堅凌糞甘有滌穢
交舟堪贈友○在離陽道公
夫到姑蘇與友五百斛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
三張在淺水即以前載交舟付之單囑自長蘆
拔徑而去到某邦起得立良父公曰東吳見故
舊乎曰曼卿為三張未幾方留滯丹陽時無郭
某舟與之充末曰已付何不以何須亭毒功仲渚
為首○丹青名不朽獨光前畫像位生祠
夷簡亡邊人號哭否○光前畫像位生祠
父蕭三
日而去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也風骨秀異弱冠舉進
士授將作監丞累遷陝西安撫使平元昊有

功召拜樞密副使嘉祐中爲丞相定策立英
宗進爵右僕射封魏國公英宗崩琦又奉神
宗而立之熙寧元年加司徒兼侍中罷判相
州八年卒贈尚書令諡曰忠獻琦歷事三朝
定策二帝相業莫盛焉

宋家開國久膏澤贍區中天降阿衡佐實維韓
魏公諱幹字伯時桓桓廊廟器梗梗大臣風五

雲英日飛相隨入紫宮公家傳天聖五年仁
宗初臨軒試進士公年
二十名列在第二時問名第一甲方終太史臨邊
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於殿上

寒賊膽見上范當國亮天功書推時輔經三

世宋史本傳琦謀立二宗本傳仁宗得病不
能御數月外傳
臣下爭以立嗣爲言琦乘間進曰陛下春秋高
未有建立何人不得宗室者以爲宗嗣社稷計高
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
所可議當出自聖裁帝曰宮中當選二王大臣
可也琦贊之乃下詔立爲皇太子明年英宗嗣位
琦遂力贊之乃下詔立爲皇太子明年英宗嗣位
治平四年帝復病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久不
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曰卿學士乎
制立穎王神宗立慶危忘身慮遇變復從容

拜司空兼侍中琦奏有盛名識量英倫臨事不爲不見于色嘉
祐治平間再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
從琦奏疑之陰知無不爲或諱曰公所爲誠
從琦奏疑之陰知無不爲或諱曰公所爲誠

琦奏有盛名識量英倫臨事不爲不見于色嘉
祐治平間再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
從琦奏疑之陰知無不爲或諱曰公所爲誠

琦奏有盛名識量英倫臨事不爲不見于色嘉
祐治平間再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
從琦奏疑之陰知無不爲或諱曰公所爲誠

琦奏有盛名識量英倫臨事不爲不見于色嘉
祐治平間再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
從琦奏疑之陰知無不爲或諱曰公所爲誠

琦奏有盛名識量英倫臨事不爲不見于色嘉
祐治平間再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
從琦奏疑之陰知無不爲或諱曰公所爲誠

琦奏有盛名識量英倫臨事不爲不見于色嘉
祐治平間再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
從琦奏疑之陰知無不爲或諱曰公所爲誠

日見何言也人臣書於事君死生以之至於
從地見婉言周子母不爲政事甚舉措或
常慶左右共爲謫臣道所以坤曰此時
國事艱難必以意相和後數日母獨見上曰
曲隨言太后意相和後數日母獨見上曰
不足道事太后意相和後數日母獨見上曰
不慈者哉帝曰母意相和後數日母獨見上曰
別錄英宗即位已數月初掛服于柩前發未
而疾暴作大平語言恐人所惜公遂扶杖於地
走趨至前抱大平語言恐人所惜公遂扶杖於地
人驚散公呼之徐斂方來遂擗上以扶之曰皆
須用此照官客卿三慰安以出仍成當病見

者日今日事惟甚人見某外人未有知者
後魏公遇事撤簾防擅政公以語所親曰
撤簾防擅政公以語所親曰

真不可及公以語所親曰

次悉當及公以語所親曰

稱太后馬公以語所親曰

后起起琦公以語所親曰

太后衣也公以語所親曰

定策著款公以語所親曰

恨獨無窮公以語所親曰

富達公以語所親曰

富達公以語所親曰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也少篤學有大志
材樞密作監丞累遷知制誥會契丹來求
南地弼奉使報聘遂定盟而還至和二年拜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
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母憂去職英宗立召
爲樞密使封鄭國公神宗時王安石用事弼
乃請老年八十卒於家贈太尉諡曰文忠
鄭公稱王佐雅與韓齊名宋史本傳弼少有太
日主佐才進○諱時諱時直言犯夷簡遂使凶

詩卷之三

平

奴庭激昂虎口下吐氣風雲生邀地謀旣釋和
親議不行不爲所爲知制誥射察在東荆蘇掌
執奏議以吏何爲爲簡樸者開封不敢治而白
上其情臣請吳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張勝者皆
使報聘使王吳丹主曰南朝使來地求而不發
請舉兵未幾也弼曰此朝廷志章聖皇帝之德
澤弼之使弼諸引言見兵無得說者且見朝
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尊其利而臣下無獲其用
六朝則歸兵而人主任其禍今中國提封萬
里情兵自法今修明上下一心以朝發川兵
能保其不勝乎弼曰此朝廷所以得地爲樂南朝必
以失地爲憂兄弟之國豈可恃榮辱哉

六朝口舌上聞公結客之言意甚感德今計
出丹所送不過一萬緡若放那無窮之利哉
契丹主曰彼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弼歸後命
國書辨奸佞再往盟方定增弊非得已獻納還
死爭弼以書書詞與口傳異弼得敗侯客視衆不見
行次華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
國書弼以書書詞與口傳異弼得敗侯客視衆不見
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弼使使致臣於
之弼怒曰珠黨夷簡以敗陛下遂易書以行既
至契丹不復議婚得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
獻我歲幣其辭當曰然則爲弼字弼曰南朝既
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
議之乃使劉六符與弼偕來議獻納二先弼至
入對因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
也弼用吳珠議竟以弼字與之於是和好使定
一介能安邊史記謂弼相如傳大王兩極真致勝
張協詩折衝將祖問制勝在天子深褒功使臣
兩端○弼子因敵而制勝在天子深褒功使臣
慙受命焚書義既高當膽言允正通鑑弼始使
未嘗憂極焚之曰使則人意欲除兩國之奸
曰智成幣弼非臣之意而臣意欲除兩國之奸
使弼辭不拜弼見流言契丹問弼話好議者使無
事萬一敗盟臣死且弼有罪弼臣下思其輕侮之
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修其於弼不豪上在
敢濟者其德堅致政資政學士
人心未發還秉政君王喜得人朝野咸相慶

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制之日
士大夫相慶於朝或謂修之曰以謬學士敗焉
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明良相協和江
海靖無波朝廷數更主青苗亂還多當仁宗相
年數歲而英宗立彌爲樞密使又四年而
非所習木門歸卧疴不傳爲書南法出謂持不
劉言新法所不曉不可以治樂道賢人退社
鄰顧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鄧綬請治
稷竟如何不傳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
而後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歐陽修

詩史卷之十三

四三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也四歲而孤敏悟過
人母鄭親誨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舉進
士試南宮第一以文章名冠天下遷館閣校
勘坐范仲淹黨貶夷陵令久之復校勘著朋
黨論以進修爲諫官論事切直帝獎其敢言
遷翰林學士修唐書及五代史嘉祐六年拜
參知政事後爲王安石所詆以太子少師致
仕卒諡曰文忠
文章經國寶往往開世道與諸文章經唐室中

詩史卷之十三

四三

興時始生韓退之五季文運厄詞人不復出神
廟方興隆爰有歐文忠昌黎去世久辭壇席鹿
走遺編幸未銷千古神相交沉思忘寢食數年
堪與敵宋史本傳修以百年而文章體裁獨
廢書讀史歲而心慕焉若志探賈至承恩青瑣
臺食必飲粥修嘗修其志探賈至承恩青瑣
閣舉筆不忘規拜○呂氏家塾二公在朝執仁
宗一日乘閒見修問春帖于讀而愛之問左右
篇篇有真修曰舉筆不天子稱忠直斯人何處
得取言而修五品能領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
高得貢舉收羣英險恠時文更以修知貢舉時
士于向爲險恠奇澁之文號曰太學體修痛精
抑之凡如是者俾點舉事向之嘉薄者何修此
然揚屋之謂從其相樂以黨議去修上疏極
遷逐宋史本傳修以黨議去修上疏極
自劉勞州及被邪黨忌修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
沾悲起治之出知何川青苗亂已成歸來卧柴
荆不復修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報優詔弗許
故求歸愈切遂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
歐六一居士曰不樂六一居士傳家有同居士
歐六一居士曰不樂六一居士傳家有同居士

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其一
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
曰以爲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
乎○左傳機杖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其次有立言雖風節與文章皎皎伴星斗
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風節與文章皎皎伴星斗
本傳修以
風節自待

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也善騎射初爲散直元
昊反詔爲延州指使討賊善談兵韓琦范仲
淹奇之授以左氏春秋青乃折節讀書悉通
兵法由是益知名累功至招討副使儂智高

詩史卷之十三

如五

又仁宗特除爲宣徽南院使賊平帝嘉其功
拜樞密使後罷知陳州疽發髯而卒贈中書
令諡曰武襄

武襄田家子器度超常倫聞見錄青出嶺起行
伍間表表爲名臣宋史本傳請起行虜人稱天
使韓范名國士豈特匹夫勇折節馳書史筆述
溫原常以寡敵衆故虜人謂青爲天使不傳公
器度深遠備韓范仲淹咸奇之曰此國器也況
常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白其爾儂智高
今匪夫之勇爾公於是益著書史其爾儂智高
敢與大邦驕七州一朝陷東南皆動搖曉將推

殘畫便有霍縹緲以南豐雜識廣南蠻
劉勳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掠東南
野朝走連號將張忠諫餘驛計之甫至則皆
爲所獲縹緲又連號將張忠諫餘驛計之甫至則皆
功於宗父之逐連號將張忠諫餘驛計之甫至則皆
以青見是見本詩師行畫舍止萬馬奔如矢惟
知將令嚴安知有天子按法斬敗軍士卒皆膏
死潭州遂立行旛明約東軍行止皆依行旛軍
人向奪逆旅某一把者斬之以悔於是一軍肅
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亦常開盤方青之未
至諸將屢敗屢走皆以爲常前至劉州悉召
諸將元夕酒未闌已破晁倫關無賊西歸
謀之心

詩史卷之十三

如六

智高守昆崙關青至賓州面上元節今大觀
便與元規實主席行酒客已曉未敢退騎兵縱
忽有號報者云是三鼓青已破晁倫矣騎兵縱
衝突標牌豈能欄望風盡披靡於城早遁還決
勝千里外果在堂戶間高僧公亮所以爲方
智勝者青曰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又問賊之
驍兵則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見驍兵也當
軍退則不能勝死戰先者是青已獲善馬二匹
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所著馬軍所
衝突皆不能勝逐枝離相性籍死賊所料名將
高果於城通去青先與公亮言皆明雖古名將
戶之上詩兵千望之公亮約而度明雖古名將
之武人崛起者乎一時用兵貴張勝不尚苛求盡

逐比不窮追明大將今所以戰必克終無覆

車失古稱名材如君豈多得事談高兵賤

從其指實者不從以謂趨利乘機入不測之

城非人指實者不從以謂趨利乘機入不測之

最多人為名將時無鄂千秋大志安能酬上賞

與薄賞均非為身謀記開初青自請擊高謀

專任同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則上言請擊高謀

廉諸將為相對以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

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且青沉

勇有智若專以智高事委之必能辨賊幸性

節度於為上曰多於是詔嶺南用兵青受青

節度於為上曰多於是詔嶺南用兵青受青

節度於為上曰多於是詔嶺南用兵青受青

節度於為上曰多於是詔嶺南用兵青受青

節度於為上曰多於是詔嶺南用兵青受青

節度於為上曰多於是詔嶺南用兵青受青

節度於為上曰多於是詔嶺南用兵青受青

節度於為上曰多於是詔嶺南用兵青受青

節度於為上曰多於是詔嶺南用兵青受青

節度於為上曰多於是詔嶺南用兵青受青

包拯

包拯字希仁廬州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
事解官歸養後親亡廬墓終喪猶徘徊不忍
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累遷權知
開封府立朝剛毅聞者皆憚之童稚婦女亦
知其名呼曰包待制拜樞密副使尋病卒諡

曰孝肅

孝肅性嚴毅笑比黃河清事談公天性峭嚴未

仁笑比知端不取硯足以觀廉貞

命前守錢貢事數十倍以速權貴人公及為開

封尹私書絕不行唯宋本傳探權知謂封府

之賊手京師之語曰趙張不足數編簡為君

又曰封侯意疎

又曰封侯意疎

又曰封侯意疎

又曰封侯意疎

又曰封侯意疎

又曰封侯意疎

又曰封侯意疎

又曰封侯意疎

又曰封侯意疎

又曰封侯意疎

又曰封侯意疎

又曰封侯意疎

又曰封侯意疎

又曰封侯意疎

文彥博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人也舉進士第知翼城
縣遷天章閣待制至和二年與富弼同入相
封潞國公元豐三年拜太尉以太師致仕居
洛陽紹聖中卒年九十二諡曰忠烈
潞公剛毅士直亮立朝端峭公忠貞亮臨事
即果斷事果斷案獄挫權奸不降虜以金
帶賜平妖使問已試以羅平家二口皆城繁
識其欲至遣他御史來彥博在平不稍屈朝是
獄不就故遺君今案具矣宜速還事或弗成

詩史卷之十三

四十八

博觀其得志如折衝千里外見下定策廟廊間
 本報平其志也日擊稟稟大臣節不傳論
 真定策稟稟大臣節不傳論
 貂蟻咸震怖下傳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
 因對曰帝不暇言帝曰兩出疾暴作
 不令中帝不暇言帝曰兩出疾暴作
 抱必以帝不暇言帝曰兩出疾暴作
 固足以帝不暇言帝曰兩出疾暴作
 耶律帝不暇言帝曰兩出疾暴作
 日何甘也帝不暇言帝曰兩出疾暴作
 麼勝雄精帝不暇言帝曰兩出疾暴作
 天下黑如何帝不暇言帝曰兩出疾暴作
 人也帝不暇言帝曰兩出疾暴作

銅結宮殿內之盤用介似更旁他山石愈攻自
 玉轉堅登詩史卷之三
 煩卧護帝着益加隆本傳
 使制河陽從大名府身本傳
 監司多抵違少年轉運本傳
 不事帝帝提其奏以付本傳
 煩卧護帝着益加隆本傳
 傳別外舉不避讐厚德就典本傳
 有慶因言介頃為御史言本傳
 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事本傳
 為厚德天心厚元老壽考樂優游一時者矣
 會千古仰風流元祐初司馬光薦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也少好讀書一
 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擢進士上
 第神宗召為翰林學士尋拜參知政事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封荊國公引用凶邪排擯忠
 直行青苗均輸保甲免役等法而天下騷然
 宋室之亡自此始

宋人不識寶燕石誇奇珍宋王不識士安石稱
 聖人舉朝辨其惑總同觀寶客開王宋之愚人
 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開而觀焉
 日端冕元服以發寶半匣十聖中
 首掩口匿而笑曰此持燕石也與瓦甕不殊
 主人大怒曰爾貴之貴賢臣之心與瓦甕不殊
 否對曰詩稱周公之德公孫頤齊亦曰凡聖
 人蓋如此若安石則剛偏聽自生奸貽禍將無
 編自任恐聖人不然安石何為者自言齊契稷
 極難陽書福慶生安石何為者自言齊契稷
 本傳一石謂鹿羣臣退帝歸安石生曰有發
 得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則勝必
 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

其僞帝自即位以來嗟嗟宋神宗學步
邯鄲童上蔡也嗟嗟王安石
杏樹壇邊賊年上孔子遊子嗟嗟王安石
為子思子總然學不絕何事進奸臣宋于日安
心道其學不絕立威有鷹犬宋史唐明體
定為安石乃安石傳法有沙門宋史其武模
張少失特號傳法沙門宋史其武模
奸黨偏天下階禍竟誰因君看滅宋者悉是熙
豐人通鑑哲宗初中興係熙豐黨人得志橫

詩卷之三

五五

鄭俠

鄭俠字介夫福州人也閉戶苦學舉進士高
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後監安上門王安石居
政府行試法之令俠初為安石所知乃毅以
書言法之為民害者安石不悅熙寧七年大
旱俠為流民圖以獻坐徙英州哲宗立始得
歸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遇赦還家以
壽終

鄒哉王安石新法為民戕暴殄華天和萬物皆

焦枯四野無青草窮塗多餓殍如何臺諫中骨
鯁皆為空監門素忠直悵然憂社稷流民繪作
圖區區補廟謨精誠感天地甘雨隨車至既解
蒼生憂何事謫英州宋史本傳熙寧六年七月
無生苦東比流民每風沙飛扶三月
或茹水實草至身被鎖而寒木為
饋官累累不絕快時監安上門急為國
臺司其累曰去年大蟄今元參苗枯五
逐今臺諫充位靖而草木魚鱉亦其生
敵之杖上問首臣誰以迷日所見者乎如陛下
行臣之言所去新法十日不雨即乞輔臣宣
門外以正欺君之罪陳奏梓宗及屢慶圖長野
穀四望日麗青苗充役諸法凡十八事民聞之
謹呼相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
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
去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殺馬通
罪致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諫人信罔
忠誠亦可嘉宜直罪但徙英州○○
極貞臣不容跡何貞臣之無辜今彼誘誘而見
尤○史記耳故傳茂得罪去去絕人羣垂老不
忘君本傳徽宗立俠仍舊食屏廢田餘然言
十話未朝廷譬如奕衣冠幾遷易惟鄭公坊
千載有輝光本傳俠字介夫人開其間處

詩卷之三

五五

顧氏詩史卷之十四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宋紀下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人也生七歲凜然如成人手不釋書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除奉禮郎遷天章閣待制英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作資治通鑑帝欲以光爲相王安石毀之乃止拜樞

密副使後復與安石議論不合因求歸洛自

是絕口不論事哲宗立太皇太后臨政以光爲相悉罷安石所行新法天下便之尋卒贈太師封溫國公諡曰文正

大臣國柱石行藏關社稷我於司馬公每爲三歎息於赫仁宗朝釋褐初投跡三章協帝心建儲因定策宋史本傳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議光在并州開禧下果斷力行帝沉恩久之曰得非欲遷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行道言但人不敢及耳未幾遂立英宗爲皇太子行道

方有幾驟遭時否塞熙寧新天子妄分羣與奸邪聚如雲忠亮將安適赤幟詭旣行青苗辨

何益本傳神宗微聞光訪名安石安石曰光之事所與盡害政之名內懷用而欲實之左右使與國

則異論之入倫以爲重權信立漢亦憤越卒氣

賜光爲之與與論者立亦憤也帝乃止○錄

法於食將若之何帝不聽遂行之後十餘年

五秋街校井靜默蒼生望公起如飢思得食

光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居

起當如蒼生何○苛法燎方揚維新鼎還聖

后起番簾逐臣咸返國熙寧元豐八年神宗

半蕭萊公其無還洛留以佐三台庶幾活吾人

再令天地開宋史本傳神宗崩光此

天子活百姓所蘇蘇自登州召還錄過人相聚

拜相通鑑云如過獨光光耀遂還太后還內侍
 為門下詔以光除法蘇蒼生
 以觀帝之法而諸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忠貞趙家運當厄諸葛前途迫諄諄憂中語臨
 危猶盡力沐傳元拜左僕射時兩宮虛已以聽
 親勝務不令若夜賓客見其體靈樂諸葛亮食
 少事願以馬戒元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業
 諒然昔朝廷人下事也
 威折傳與呂公著云元以身付國以來事付愚
 所託今以屬公勤王心未已運去忠臣死朝廷
 失股肱間聞亡考妣鬻衣爭致其奔喪皆罷市
 本傳光薨京師人罷市往吊哭水封致其哀以
 遇車及焚哭者如哭其親親南封致其哀以
 惠使以祀飲食必祝
 爾本傳論熙寧新法病民光一旦起而為政凡
 之間刻華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
 由如刻華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

生平薄身謀安知身後憂熙豐黨人進義士又
 蒙羞陰陽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問上則禍作
 夷光正色曰天若許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
 九誼詩先帝盡忠貞法章得宗京請張公真社
 稷器興王所關係進使生靈安退今天地開
 頭方用世生為安石擠沒為蔡京忌
 奸黨碑於公轉增輝當時諸忠直惟恐勿登石
 所以安石工姓名不肯勒通鑑徽宗崇寧元祐
 諸賢乃籍軍執司馬光等從臣職等凡百二
 十人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本傳
 蔡京撰姦黨碑令即國皆刻石于端禮門○本傳
 當儲字辭曰民愚不如此謂之姦黨氏不恐
 刻也前官怒欲加罪法口校役不取職之先歸
 安民二字於石未幾得姓名不肯勒又得傳竹
 帛君看立碑人萬古作奸臣
 呂公著字晦叔號衡少子幼嗜學至忘寢食
 登進士第通判潁州仁宗獎其恬退除崇文

院檢討英宗時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
學士王安石行書苗法公著力爭之安石怒
誣以惡語出知穎州八年召爲端明殿學士
元祐元年拜尚書左僕射與司馬光同心輔
政革去新法百姓便之四年嫌辭位拜司空
同平章軍國事明年薨年七十二贈太師申
國公謚曰正獻

正獻相門貴迥非統緒倫漢書自序班伯與王
猛缺終之周紛華靡所好養性得其真

詩集卷之五

五

六

時章名泥日與親公著始與王安石誓安石兄
與公著誓以相識約言服之安石常謂人莫敢
與公著誓者曰安石怒其深初帝使舉呂惠卿爲
司馬光曰每聞卿言便覺已謂公著誓人必行
如此言其不可安石怒其深初帝使舉呂惠卿爲
語安石安石知益州謝病去朝廷時昏耳遁跡
元祐五年公著番廉政清明拔茅羣士征召宗
宗安表宰相王珪乞早薨願入奏請皇太后權
同樂政神宗首肯三月甲午朔皇太后薨于

福寧殿政成八神宗崩太子即皇帝位○英宗宣
仁后傳居宗嗣範太后諡敬遠京城役人止務
展工技以中外切勿紛以復祖宗法度爲先務
一時知名士棄進於廷○平生公輔量今始
運權衡不俾公著少嘗學父亮簡器異之自使
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同尋常○言路不
宗常言其於人村不欺如權衡之稱物言路不
復塞十事且施行本傳公著以侍讀直朝太皇
太后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謹言任賢納諫肅
欽省刑法者無逸又乞備置諫官以開言路同
心佐司馬倒懸一朝解羣毒既掃蕩譴呼遍天
下本傳公著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木先帝之
志以救世而不定者一二舉行之民譁呼鼓
舞咸以爲便司馬光論光起爲海內之民
如解倒懸如解倒懸○西都賦流大漢之世猶
蕩于秦趙朝啓北扉恩榮世所希元祐五年公
之毒蠱趨朝啓北扉恩榮世所希元祐五年公
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以家居其相以三公平
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朱熹以家居其相以三公平
此舉以便宜決事會議宋家自無祿良臣捐館
促幸司馬相公既死呂公同空復進趙鼎入之巖
廊日已空奸邪充輩蔽積衰乃成亂胡馬中原
牧按者宗徽宗用無雙黨人若張鉞蔡
京等自後朝政口風遂有靖康之禍

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也生十年父洵游

於時公書夜封業其檢帳中夜分不寢
 勤學密運也勸帝息邊功
 郭祖全甲兵相修儲備甲兵糧儲如神然曰解之
 如足所信何為皆無意違功若未精之離
 意外患愛兄辭寵祿
 貴有桑成著作林本傳裏城民不離職純仁
 命多桑除其罰民益植桑而勝者視所
 平桑振其條屬請奏而須義純仁曰報至無及
 夫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
 授稅會秋大檢民謹曰公實活我忍累朋黨論
 雖工羣奸還側目直道信難容世途多反覆昔
 為安石排今受章惇逐
 公若於所史純仁處刑黨制職與文彥博呂
 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諸昌府既而呂
 大防等黨論以觀文殿大學士知諸昌府既而呂
 願安等黨論以觀文殿大學士知諸昌府既而呂
 武安等黨論以觀文殿大學士知諸昌府既而呂
 祖安等黨論以觀文殿大學士知諸昌府既而呂
 石大等黨論以觀文殿大學士知諸昌府既而呂
 履危無怨毒皎皎忠臣父子同芬馥
 永州命

下忠宣公於然而每語于彰章特慮宣必怒止
 之江行也張所舟覆我忠宣出而盡焉願語子
 仁曰卿及仲淹可謂忠民儼當似之純仁泣曰
 盡忠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登政和二年進士第
 積官至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
 外郎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綱刺臂血上疏
 使傳位太子天下可保疏上內禪之議乃決
 金人逼京城命綱為親征行管使敵兵攻城
 綱身督戰殺其衆數千人復命綱為尚書右
 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衆無不奮躍金人懼
 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高宗即位拜尚書
 右僕射無中書侍郎不久去位九年除知潭
 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次年薨
 贈太師有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行於世
 嘗聞漢昭烈運遭炎燼絕尺土不可階東摧復
 西折一朝得卧龍卒就三分功飲馬思河洛俄
 悲大星落
 之土方之大國其賢士人民蓋有一州

分之一月。而以貞觀大吳統對北敵長壁。祁山。漢滅。良由天宋亡。則不然。中原本無恙。棄之深。可憐。常觀李綱傳。廢書每三嘆。欽宗定策。臣惟。綱最明。斷決勝。有奇謀。廟謨。嗟失。算。免綱。謝金。人宗社。委灰塵。○宋史。本傳。金人渝盟。朝廷議。以死。皇太子。以位。遣使。為。陛下。宗。使。收。將。土。若。以。死。捍。敵。天下。可。屈。膝。上。內。淨。之。請。方。決。欽。宗。即。以。金。帛。犒。師。所。不。可。去。之。意。上。感。憤。遂。命。殺。行。敵。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觀。王。宰。相。得。賢。授。還。報。綱。謂。所。割。金。帛。場。天下。且。不。足。充。餉。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違。賢。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也。帝。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不。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帝。徐。議。之。綱。退。則。誓。不。已。行。所。求。皆。與。之。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非。用。師。不。可。且。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援。非。已。二。十。餘。計。取。之。不。必。與。肩。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匈。進。如。周。亞。夫。以。困。七。國。者。使。其。食。盡。力。疲。然後。去。金。使。來。求。計。見。會。統。平。仲。榮。敵。管。不。充。罷。下。平。仲。非。朝。廷。意。於。是。免。綱。以。請。金。人。其。重。昏。無。足。語。通。鑑。金。主。封。欽。獨。恨。中。興。主。宗。高。綱。來。成。朝廷。宋。方。成。朝。廷。綱。去。捐。彊。宇。按。綱。始。失。執。政。

綱七旬日月煥然新。○宋史。綱。高。宗。即。位。開。十。尚。書。右。僕。射。直。學。士。軍。法。以。為。典。範。之。舉。一。朝。罷。黜。又。奏。遣。戰。艦。於。江。津。東。南。之。議。綱。言。於。帝。曰。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下。東。下。為。安。便。哉。綱。一。去。中。原。後。忠。奸。不。可。勝。言。者。類。陛。下。以。二。聖。未。還。以。念。後。招。撫。綱。買。馬。帖。單。之。異。遂。落。職。右。郭。州。即。縣。相。招。撫。綱。而。中。司。皆。廢。事。歸。遂。東。幸。兩。河。郭。州。縣。相。盜。賊。益。起。矣。○神。州。宋。自。失。非。為。金。人。逼。不。然。諸。葛。才。何。以。頻。還。譴。○本。傳。綱。以。李。綱。之。賢。使。得。莫。或。掩。之。一。帝。何。至。於。此。幸。而。未。宜。至。為。南。渡。語。語。呼。老。綱。之。心。其。可。不。少。貶。不。以。用。舍。為。謂。非。諸。葛。才。何。以。頻。還。譴。○本。傳。綱。以。李。綱。之。賢。使。得。未。傾。星。羅。三。十。郡。何。難。抗。胡。兵。○本。傳。綱。入。秦。曰。之。屏。蔽。也。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河。北。所。失。者。真。定。等。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屬。朝。廷。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宣。諭。天。子。恩。德。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徑。自。為。守。非。朝。廷。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樂。敵。之。力。武。侯。一。巴。蜀。猶。然。志。興。復。李。公。百。萬。師。破。敵。豈。無。時。當。時。籌。社。稷。勢。異。三。分。策。時。無。昭。烈。君。吉。敞。終。何。益。○綱。不。見。成。功。未。克。斬。胡。奴。先。聞。休。僕。射。上。徒。上。萬。言。書。卒。踐。中。分。跡。馬。角。何。時。生。抱。心。空。太。息。方。知。二。聖。誓。不。在。長。城。北。○風。俗。通。雅。

馬頭白生角乃計耳耳乃即天數鳥
頭白亦生角○此借以况二帝

趙鼎

趙鼎字元鎮解州人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
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
斥章惇誤國累官爲河南洛陽令金人陷京
師虜二帝議立張邦昌鼎逃太學中不書議
狀高宗卽位除權戶部直外郎知樞密院會
邊報偕至每陳用兵大計拜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惡其逼已乃諷謝祖

詩史卷之十四

十五

信論鼎受張邦昌僞命貶潮州安置遂杜門
謝客時事不掛口檜復欲害之乃不食而死
天下聞而悲之孝宗卽位贈太傅追封豐國
公諡曰忠簡

李公執政日中原猶未崩性性陳大舉志在全
東京趙公繼其後鴻溝已分割中原難與爭江
南惟固守寇來兵整飭寇退民敢阜
宋史本傳
南比之勢成夫故鼎之爲國事以固本爲先
根本固而後敵可圖譬可使北鼎之心也
帝使親征一戰金人走恐鼎論其懼之計請
時

詩史卷之十四

十五

鼎在吉陽三年僉命本軍月具存云忠烈遺人
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死汝其無慮不爾
禍及一來夫乃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
氣作山河壯木朝暉不食而死○和詩功名圖
麟建朽

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人也幼豪爽有大志元祐
六年登進士第累遷朝奉郎靖康元年知磁
州與金人戰數敗之虜陷京師詔爲兵馬副
元帥高宗立李綱薦爲東京留守澤威望素
著既至盜賊屏息民賴以安金人不敢南向

中原今未分竟不取奇勲晉東真力屈宋南言
不識子弟苟偷生父兄忍拋擲何不一興師同
死龍沙北宋亡不足憐諸臣深可惜

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也風骨偉岸目瞬如
電早年驚勇絕人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年
十八以敢勇應募挽強馳射勇冠三軍積功
至武節郎欽宗即位金人壓境世忠揮戈力
戰大破之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康王即

位金人再攻河南世忠數建奇功進太保封

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會秦檜將權

四月拜樞密使與檜不合上表乞骸十月罷

進封福國公晚喜釋老號清涼居士薨贈太
師孝宗朝追封衛王謚忠武配享高宗廟庭

中興諸名將衛王勳最優忠勇復明哲委身知

去留不贊中興武功以世忠為第一○通鑑編

古名將何以加○不傳李機進師討偽齊議建
大將以世忠勇故遣之手書忠勇二○通鑑
賜苗劉亂輦轂君王遭廢辱張浚使連兵得書

因慟哭酌酒誓三軍不與賊俱生大呼冲陷陣

一掃逆臣平通鑑從從制制傳制正彦作亂

長等承皇子殺國公勇即位諸龍移太后臨朝

大赦赦元明受○本傳面傳制正彦太后臨朝

在平江諒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發喜躍不

自持世忠得波書大哭至更相慶慰發喜躍不

賊數載天酒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不

滿以待世忠願目大吐挺刃突前賊騎易勢持

及發遂賊傳正彦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通

金人渡江促天子舟中宿曉敢當其鋒大將金

山曲環甲八千人橫遮十萬兵夫人執桴鼓胡

維咸震驚通鑑兀不聞帝在明州道阿里滿盧

越四以帝后次昌因器○本傳兀木人侵邊道

渡江諸也皆敗帝如浙東及金兵至則世忠

已先屯其山寺約日大戰將士舍塗夫人親執

拜敵登其終不得渡世忠以海臨迫泊金山分

為兩道出其背兀木窮蹙求會語折請甚哀世

忠日還其兩宮使兀木窮蹙求會語折請甚哀世

忠日還其兩宮使兀木窮蹙求會語折請甚哀世

忠日還其兩宮使兀木窮蹙求會語折請甚哀世

忠日還其兩宮使兀木窮蹙求會語折請甚哀世

忠日還其兩宮使兀木窮蹙求會語折請甚哀世

忠日還其兩宮使兀木窮蹙求會語折請甚哀世

忠日還其兩宮使兀木窮蹙求會語折請甚哀世

○不傳世忠穆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涿州
與士同力後夫人親織薄為屋在楚時聞三
州十餘年兵燹三萬而全人不取死
宇獄無辜殺武穆奸臣怒與爭將惟含沙毒三
獄見下獄沙○不傳世忠穆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涿州
與士同力後夫人親織薄為屋在楚時聞三
州十餘年兵燹三萬而全人不取死
酒西湖聊寄情本傳世忠抗疏言增誤國捨復携
揚酒後一二美重續游西湖以自樂君看權相
側孰能免遷謫保國復全身功名留竹帛

岳飛

詩史卷之十四

三王

岳飛字鵬舉相州人也生時有大禽若鵠飛
鳴室上因以為名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
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兵兵法有神力未冠
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宣和四年募敢勇士飛
應募補承信郎兀术侵杭州飛要擊六戰皆
捷後平江淮定湖湘飛功為第一遷湖北京
西宣撫使加少保興師北伐大敗金兀术于
郾城又敗之于朱仙鎮兀术走還汴飛遣使
修治諸陵中原響應奉詔班師秦檜誣飛謀

反遂下於理尋遇害獄中年三十九孝宗知
位詔復飛官以禮改葬建廟於鄂號忠烈淳

熙六年諡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莫極淮陰侯鳥盡良弓收毋悲檀道濟威權震

天地歷覽三千年誰如武穆冤康王賣父主和

議心相許即君賣主臣深與胡奴親高拱即

終相苟如此鄂王安所恃生平報國心百戰

終心江淮掃既平秣馬湖湘濱江漢西蜀飛

與飛俱相人以其書論之曰吾與汝同里敵賊則

出不同則同得書遂帥衆陰江淮悉平○綱

目岳飛大破楊太于上書陳大計擒豫滅金人

通鑑岳飛留光廟見帝數論恢復之策飛上疏

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

日月使則畏兵迫京洛遠王師前進彼必棄汴

豫成擒金人可滅江長次之謂實濟此則劉

連摧兀术陣大捷朱仙鎮騎胡馬不行捲甲將

宵遁宋史本傳岳飛為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木人勸曰一馬不能行當以步軍於營邊大喚之元
仙請復戰元不從過還以京牌鞭行臺今行視
諸陵舊 萬衆焚香迎日望官軍進豪傑聞風來
指日中原開通巡照晴梁固會太史忠義祐及兩
動息山川險要派將得其真中原盡磁相潭
暫息照關之境昔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指
權以岳馬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挾
糧以饋義軍頂盔簪香迎候者才滿道路未醉
黃龍府先頒金字牌黎元動地哭公歸嗟不復
無論十年功竟成三字獄論曰每輕動侯岳謀
軍卒即降及金封軍韓龍敬以諸萬衆內附飛
大喜歸其下詩案之十四 三
指日渡河而惟微雪淮以北秦之嶺臺東請再
師乃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檄曉諭上京問班
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舉飛亦悲師民避馬嘶哭
曰吾不得擅留安慶侯理從而南者如市示之
鑑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以張憲為飛部
詔妄言意謂結草揚灰賜張俊檄以張憲為飛
檄無完膚謂得飛于雲子充令憲督運兵為飛部
飛父于庭與雲就大不理自擒令獄中丞何縉謂召
飛飛至庭詰其及狀飛聲哭以背示縉縉驚問
縉曰俄國四大字軍人聲哭以背示縉縉驚問
臥伏向案與飛有密語詎飛受詔退歸傳會其
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也賊擒害忠賢
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賊擒害忠賢
大謀既昭然庸君雖蒙蔽豈真無片言吾觀班

師際未必非上意踏破賀蘭山不果而江表
蘭山當歸淵聖帝時徽宗已崩欽宗尚猶沙漠豈唯秦檜
實乃高宗忌噤昔賜旌旗精忠素所知一朝誣
大逆能不念平時都人入飛帝府請殺于雲
以製旗幟邦君居黃屋不忍加誅戮金人李綱其
百拜與文天祥並位黨大楚遂升文德殿召官俱
請死之及幸王即皇帝位於應天邦昌來見伏地
厚者戚族之一切不問於此獨何心恬然殺
武穆綱目秦檜放少保桎梏一死千秋悲
皆言檜所爲宗君欲恨卒斯時當怨誰通鑑
成疾讀羽人詩澤曰吾以二帝蒙君王愾興復
塵捕龍王此無一語及家事而卒君王愾興復
義士將安歸成敗非無兆書生尚能料元本方
元本方去前書生呼馬曰太子毋走留少保且遇矣
沉木曰岳侯以五百騎破五十年擢京城日夜
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日自騎未十萬臣在內而
大計能立功於外者年少身壯且不免況汝城
力乎元本捷速焉誰云武穆王獨不悟行藏鞠躬唯盡
瘁寧敢論存亡諸葛亮死而後已捐生終殉國
孤忠貫金石千古西湖傍拱木生顏色南村梅
武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左君看宋家陵
傳泰湘調羹奴叔鍾元重祖至元十五年西僧
冬青井無迹楊妃真跡怙恩橫肆孫範氏諸使

開義上書王肅之痛前不忍度骨之暴露收遺骸其瘞之於前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藏焉

張浚

張浚字德遠漢州人也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詭言識者知爲大器中進士第高宗卽位除樞密院編修遷侍御史帝幸錢塘留浚守吳門起兵討苗劉之亂除知樞密院事帝欲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乃以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紹興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史記卷之十四

王五

下平章事後罷相爲秦檜所陷貶永州槍死復觀文殿大學士將兵守建康孝宗卽位封魏國公尋薨贈太師諡曰忠獻

魏公將相畧膽氣一何雄宋史本傳論讀者之

張浚者可以謂善養其氣者矣首發苗劉逆遂

成浴日功平江浚不宣王義傳敗元叔書至

功請行鎮陝蜀開府秦川曲宋傳浚謂中興當武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聽從人請行身任陝蜀之事置募師於秦川長驅攻金人兀術剪髮奔其後復東南諸軍之速決軍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承與金人太惡急調病將兀術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與吾爭者胡馬臨江秣公復起操刀胡人夜遁逃朝浚行在平陽復効浚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兀術擁兵十萬於揚州約口漢江決戰浚長驅將士見浚勇氣十倍韓世忠進麾下王愈謂兀術約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術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上書黜秦檜精忠反獲罪天心祐孤臣槍死公還存本傳秦檜用事州法大魁令臺諫論浚以特遣提舉上觀撫諭心慕之武大將言浚者必容嗟不肖其不顧今臺正有所彈劾論必欲殺之會槍死乃勸王心愈切浚爲國賊必欲殺之會槍死乃勸王心愈切買舟冒風雪金亮兵大入中外震動浚親文方焚米石煙炎漲天憤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

之急知直前求力能退金師敢將老病辭本傳
乘與在而曰已即值凌上疏論戶橋姦臣必誤國所或勉凌勿
復以時事為言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日
之問言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日
望上心感惟荷有所見安忍病為辭臨終命諸
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竊然臨終命諸
子還思二帝耻子還思二帝耻
雲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負我備哉宋長城表表
先人墓左孝宗曰朕倚魏公如
垂青史長城不零浮言揣奪

文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也體貌豐

國詩史卷之十四

王

偉美哲如玉眉秀而長目顧盼燁然年二十
舉進士對策第一歷官至尚書左司郎與賈
似道不合累為臺臣論罷咸淳十年詔天下
勤王天祥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入衛元兵破
常州除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恭宗既降
天祥與張世傑共立益王於福州以圖恢復
天祥兵敗卒為元人所執元主欲官之不屈
以遇害有吟嘯集行于世

宋廷養士綿延三百秋天厄文丞相獨令遭

此憂勤王徒感激獻策不見收不史本傳
詔天下勤王天祥捧節調汝使陳繼周張瑄
應有眾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
其衣止之日今大兵三道鼓行破城而入
君以烏合萬餘壯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
餘人一旦有急彼天不兵無一人騎入關者
忠臣深恨於此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勝立人眾
足言本朝德五季之亂則藩鎮都邑一時難
地力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
夜以圖之復備多力分戰于亦命而吾民之蒙
係者又伺間出於其心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

詩史卷之十四

王

主將奮回天謀本傳元兵破常州宋帝降天祥
能起從者乞得餘糧委行人叔橋兵又至聚
走仗叢篠中兵入索之偶不見獲免至高郵
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免至高郵
院事天祥命呂武招索銀于江五坡嶺兵敗
溫州復開府南劍州經畧江須史五坡嶺兵敗
西進復即武軍黃萬石賊走須史五坡嶺兵敗
見縲囚刺不及戰皆頻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
走千戶王惟義前執長揖左袒相不惜嚴顏頭
之置之崖山嘆事不長揖左袒相不惜嚴顏頭
正氣歌激昂萬古愁投足非吾地餘生獨

倚樓無憑又天祥至與宗元丞相李顯召見於
席上之跪于南人行南揖欲發號天祥曰信之
羅然者四下獄其忠義見之於詩乃作正氣歌
曰為嚴平軍頭為拾侍中血番燒三年止氣歌
小兒戲不免地○
顯忠見前次飛天○
本傳見前次飛天○
斥而免數日固如生年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曰孔曰成曰孟曰知事而後成其義盡所以仁至
諸賢故鄉望曰倫生計通而後成其義盡所以仁至
冠歸故鄉望曰倫生計通而後成其義盡所以仁至
有欲刑之天祥曰國亡已分一死耳儻可寬假
翁欲請歸故鄉俯仰曰吾方外死爾儻可寬假
如里不請歸故鄉俯仰曰吾方外死爾儻可寬假
言者乃江左雖無家故舊滿天涯總無草廬駕
猶堪博浪沙下句則諸葛恢復事妖言一朝起
引頸并就死下句則諸葛恢復事妖言一朝起
人跌取更重相力召天祥入帝前命之曰汝何獨
一死之足矣乃召天祥入帝前命之曰汝何獨
兄族子善字之榮市既知處義方遂得成仁旨
帶注成仁無所疑迂疏乃有之通鑑天祥志
死嘗聞古人語嚴牆不可依宋亡在朝夕君匪
皇家威空抱比干心不踐淵明跡似道罷君時
致仕及茅茨江南無寸地再起欲安之祥當制

告賈少通不舉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
數斥謫錢若水刑部侍郎等三十仕歲終九年
復斥爲湖南提刑○通鑑注
立信曰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凜凜忠臣節保身
欠明哲庶幾文筆峰首陽同皎然天祥所居對
山

張陸

張世傑范陽人也有罪奔宋隸淮兵累功至
少傅樞密副使陸秀夫字君實楚州人也景
定元年登進士第累擢至禮部侍郎使軍前
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張世傑
等追從之遂相與立益王昴於福州三年益
王崩復立廣王昺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
共秉政元兵破崖山俱與帝赴海而死

元師如雷擊江南望風奔天子解璽綬稽首端
明門通鑑元伯顏帥湖廣市人城大宴諸將所
謝與皇太后出宮稱王及度宗崩陷國夫人黃
氏并宗室附馬都尉楊瑄知樞密謝安客流寓
應州威懷三學諸生內侍等皆行二王駕閩海趙家餘燼在立
以奉宗祧天心或未改是時倡義臣文陸張將
軍許身乃其志存亡非所論宋史忠義傳元軍
也臨安二王入福

由來非一夕君看蘭蕙花肯長蓬蒿澤

遼金附

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爲審吉國本號契丹後梁太祖時有耶律阿保機者始稱皇帝號太祖子太宗德光嗣位遣兵助石晉以滅後唐晉因割十六州以賂之由是土地浸廣侵畧中原矣德光死世宗阮立阮死穆宗璟立時宋太祖始受周禪璟死景宗賢立賢死聖宗隆緒立遣兵入寇宋真宗自將次澶淵與盟而去隆緒傳三世而宋用童貫計約女直以滅遼而宋遂有靖康之禍

詩史卷之十四

三十三

金之先出赫靺氏號女直古肅慎之國也宋徽宗時有阿骨打者起兵滅遼稱皇帝國號曰金是爲太祖阿骨打死太宗晟立悉兵入寇虜宋二帝高宗南渡而中原遂爲金有晟死熙宗亶立亶死海陵王亮立暴虐國人殺之而立世宗雍金自太宗以來戰征不息至雍始與宋結好而南北得以少安雍卒國勢

日衰四世而蒙古氏起與宋約兵以滅金

戎狄有荒服不與華人通國語及秋荒服之臣食不與不與華同貨漢唐昔前盛席捲陰山空

中原失其鹿胡馬始乘風唐垂契丹奮宋衰女

直注史太祖紀唐昭宗天復元年唐僖宗可

與和五年女直完顏阿骨打討之制人

四母夢日應懷天際五雲重宗肅有五色雲樓

言主異人建康清之喜是時太祖生其氣遼人起

沙漠憑陵我城郭繆哉石敬瑭求援邊愁作素

表割盧龍稱兵犯河洛見蕭後晉高祖敬瑭骨

未朽出帝車中縛爲契丹所擒宋家兵力微不

復征幽朔幣金五十萬年年供養懷順日真宗

契丹主僭虜州帝遣曹利用如契丹里賊虜於

年契丹主僭虜州帝遣曹利用如契丹里賊虜於

是歲虜銀絹各十萬與前共五十萬臣兩賊虜

至自清和好復定○李晟結盟二百秋夾攻情

亦薄通漢女直阿骨打屢敗遼兵阿骨打

敗虜及金人取燕宋歸燕京六州之地燕之下

而宋雖存空城而已金人瞰幽都戰馬踏空

詩史卷之十四

三十四

波中流不陷沒天命將如何通鑑初金主大混

王使一人專前乘指自馬徑渡曰紀吾懷所結

而行諸軍隨之宋及馬腹既濟便舟人測其渡

其底滅遼苦翻掌破宋一揮文徽欽見俘虜

受辱良已多綱目欽宗前康二年金人入京師

四姓兵皆潰金人焚南薰門三月金人入京師

物止人而此法姑設所以帝及皇后太子

鄱哉南渡主休兵但請和稱臣復納貢割割

漢山河見上高猶夏古來有誰若遼金久書堂

夏宗注永嘉及靖康今古同其醜永嘉書堂

戎人已昌華人已亡遂令蒙古氏混一我

封疆蒙古胡元木號○通鑑世祖綿綿三百載

衣冠化堯鎧李東陽樂府金元相承二真龍起

濠州鯨鮪復誰在皇明通紀元至正十三年

太祖高皇帝游獵在野始居濠州之西鄉乃樂哉

決先於御監以偶義加胡元之典竟還

惟吾曹逢此盛明朝悠悠東窓下援筆叙腥臊

顧氏詩史卷之十四終

顧氏詩史卷之十五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元紀

夫元之得有中國也其去匈奴羯氏羌鮮卑
索虜之割據而雄者無幾而中國之有元則
自有天地而有君臣以來而腥穢之禍未有
兩也驅吾冠裳文物之雅而無不推而髻左
而社侏僂而語而囿吾中國之民若羊豕畜
焉直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而已於乎仕元而
人者幾行禽哉非我

明詩史卷之五

明高皇帝之興遂而出之大漠之外而嚳焉
雪百王耻除千古鬼揭天地日月令重朗也
余讀元史無論其君臣之間驕淫恣驕靡靡
無復紀綱而卽此恢恢宇宙中日擁推髻左
衽侏僂之夫相與譁呼蒲伏其下而至尊稱
之曰君亦可醜矣實生有言天子者天下之
首蠻夷者天下之足而足反居上寧詎創懸
元之亡也固知天之厭之而啓我

也。余作詩史。自盤古而下。詠乎元。雖我
明人文蔚起。雲蒸龍變。而不復染指。夫亦曰
天地由此重開闢。吾姑歿筆而藏之。以俟後
之君子。

世祖

世祖名忽必烈姓奇渥溫氏蒙古人也宋理宗時有鐵木真者起兵西北滅夏破金而稱帝自爲元太祖其後四世而世祖立在位十九年而滅宋混一區宇又一十六年而崩至

千世順帝堯。滔天厭戎狄。我

太祖高皇帝逐而出之大漠之外。而中國始安。

載筆

載筆窺萬古洪荒世悠悠自從唐虞來曆數可
推求三千六百載腥羶方橫流大運有終始得

非渾沌秋

太宗滅金始侵中國始聞鐵木真勇悍抱音

一戰勝西夏稱王建九游

力古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

邇後忽必烈歲歲窮征伐南人斃于戈城

池瑩風拔亭山德祐二年元伯顏帥師次于阜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二月

言諸君鼎
降于元
江潮靜不流
時元軍分駐江沙上

而測汐不至
天星散如雪
祥興元年有太星南流墮海中。小星千餘

趙家君若臣同向波心滅見陸秀夫注。

華夷混無分普天盡披髮陸沉晉神州猶爲百

王羞鯨吞宋九有獨非中國醜天豈助胡元潛

萌開闢端燕都方虎據皇覺已龍蕃元建都於燕○江淹

詩幽并逢虎據。○皇明通紀元正十三年。我太祖高皇帝龍在野。託身於榛之皇覺寺。

詩史卷之五
三

百年運將已

大聖乘時起霖雨涵天來羣生一朝洗漢書匈奴傳贊

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胡主順天心北走出長

城皇明通紀徐達克通州元主聞報大懼左丞相失烈門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夜半遂開

建德門比去。如上都。元鑑我太祖高皇帝以元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待謚

依然舊沙漠還作漢邊庭

隔以山谷瘴以沙幕
天地所以絕外內也
夷人王中壤古今亂無兩

吾

明蕩胡塵洪猷誰與倫鄙哉夷虜轍奚足書篇

聖明朝因歌遂成史繼續三千禩攘狄揚皇威
竊附春秋旨天地既重開五德週還始車書垂
萬年同歸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也
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博極羣書旁通天

詩史卷之十五

19

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構者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太祖定燕聞其名而召之得見親用太宗卽位拜中書令事無鉅細以身任之無負於國薨於位年五十五雖居相日久得祿分其親族家惟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數千卷而已至順元年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鵯鵯目有翼莊子鵯鵯巢於深林不一枝注鵯鵯小鳥也井鮒亦有元史本傳

魚注解

小魚也

श्रीगुरुः नमः

元國獨

無不利

目錄
本

圖

水田

五

商稅。

三十分

而一。器

題
博
報

1

100

王杜樊封曰吾圖撒合里卓卓信殊倫地州年
美將宏聲帝傳之曰吾圖撒合里而不為八尺
藏公出蓋國語長壽人也○補選楚村天資英
人皆曰不野射無以爲解辯列星文長生見月
樂報五日不野射無以爲解辯列星文長生見月
矣明主令官宗果男上夏雲師偏克冬雷敵友
淪三外吳八月帝西詩回回國傳湖之日雨雪
醉之疾也庚辰之楚封曰玄室之氣見於盛矣克
帝回回國王帝死于野後背驗破國無屠衆
走從以詔來降者予有楚村請製事急則降緩則
民渡歸田里至楚村無異胡元攻郢已獻以大
石相如者無異楚村無異胡元攻郢已獻以大
不台司金人扶持矢師暴死數千下所欲置
土地人民得地無氏特馬用之帝然簡文恐
屈臣時說兵居法秦簡天下室女謂士是判凡之
擾民不行帝怒楚村進曰阿擇美女二十育八
五歲覆秦耳帝良大曰可罷之三科堪舉士
取儒楚村素業器械必用良工守成必用舊
主曰果勝可富其人楚材諸試武之命脫黑
利爲人故修爲奴者亦令就試得士賦分爲三
凡四十三人兒爲奴者四之一賊封一何
輕國焉王戶出番二斤以給諸王功臣陽洋之
貴此種中田庫約二錢又半上田三庫田二
貴此種中田庫約二錢又半上田三庫田二

南四十戶... 胡人武方... 百姓哭... 威解色... 生一事...
南四十戶... 胡人武方... 百姓哭... 威解色... 生一事...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別號松雪宋太祖十一世孫也上世仕宋皆至大官賜第於湖州故為湖州人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

筆立就以父蔭補官調真州司戶參軍宋亡事元積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帝眷甚隆得請南歸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諡文敏書畫

絕倫為世所寶
元臣... 孟頫仙中人宋祖真雲孫國滅不為耻去作胡

元臣... 孟頫仙中人宋祖真雲孫國滅不為耻去作胡... 下帝覽之... 孟頫仙中人宋祖真雲孫國滅不為耻去作胡

中原遭燼

松雪吳生稱大儒何曾居草廬史記陸賈傳辭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父汲宋亡僑居臨川集三歲即知書母楊氏口授羣書聞輒成誦大德初至京師大臣薦為儒學

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父汲宋亡僑居臨川集三歲即知書母楊氏口授羣書聞輒成誦大德初至京師大臣薦為儒學

教授以師道自任泰定初除國子司業文宗
卽位除奎章閣侍書學士帝方嚮用文學以
集弘才博識甚見寵用文宗崩謝病歸臨川
元統間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卒年七十七
贈叅知政事封仁壽郡公

伯生宋世家委質耳胡服鮑魚亂其真殺身不
自覺家語與不計人君如入鮑魚之肆館閣十
二逮著書在天祿徒誇太史書終媿愚公谷元

文宗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徵唐永會要修終世

大興命集其書平章政事趙世榮剛仕總裁

之見一若父而問之曰是爲何公對曰爲愚公
之公相公曰何故對曰臣故畜犗牛生子而大

詠若溪編說彼玉堂仙何意邵菴側亦少種瓜

田不集題趙鼎君國詩吳興公子玉堂側
郎種瓜田○木傳周鼎早歲與弟等同開繁金

脫脫字大用胡德王馬扎兒台長子也生而

元年襲授成制提舉文宗見而悅之遷內
宰司至元統二年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進御
史大夫大振綱紀中外肅然至正元年爲中
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修宋遼金三史十二
年平紅巾之亂十四年討張士誠於高郵連
戰皆捷爲哈麻所譖罪其師老費財遂削官
爵安置淮安復流雲南哈麻矯詔鴆殺之二
十三年張冲上章雪其冤追復其官

詩史卷之五

九

大聖將龍興夷元應電滅因咲昏庸君自使藩

籬徹脫脫本胡人生平抱忠節元史本傳脫脫

私親伯顏謀早洩左傳大義滅親○不傳脫脫

脫脫伯顏謀早洩左傳大義滅親○不傳脫脫

弊政中外人心悅相乃悉更伯顏舊政復科舉

敬上法旨... 王岳... 時來濟黃河土崩疆宇... 至通... 外... 內... 一... 年... 詔... 河... 脫... 集... 臣... 是... 河... 北... 主... 道... 云... 石... 人... 一... 隻... 眼... 而... 淚... 動... 河... 天... 下... 又... 河... 東... 河... 石... 人... 一... 隻... 眼... 而... 淚... 動... 河... 天... 下... 世... 天... 下... 土... 崩... 紅... 巾... 野... 敗... 亡... 高... 郵... 復... 猖... 獗... 未... 族... 大... 將... 師... 先... 聽... 讒... 人... 說... 街... 恨... 竄... 滇... 南... 飲... 鴆... 嗟... 見... 殺... 本... 傳... 汝... 謂... 之... 間... 妖... 邪... 聚... 衆... 以... 以... 紅... 巾... 爲... 號... 有... 尾... 單... 爲... 號... 大... 師... 之... 之... 服... 李... 過... 去... 十... 四... 年... 張... 士... 誠... 罪... 其... 師... 老... 將... 則... 其... 官... 置... 清... 安... 先... 是... 脫... 腹... 之... 西... 行... 內... 除... 社... 誅... 於... 皇... 太... 子... 及... 皇... 后... 奇... 氏... 逆... 有... 淮... 安... 之... 命... 而... 士... 臣... 歸... 其... 兄... 弟... 之... 蒙... 議... 於... 是... 已... 上... 向... 容... 朕... 後... 謹... 詔... 進... 使... 之...

古國方唐中原運當達致命我

高皇杖鉞施天罰因東都賊下人號而上

顧德輝

顧德輝字仲瑛吳郡崑山人也幼穎敏善記誦輕財喜士以意氣自豪年三十更折節讀書崇禮文儒師友其賢者後淮兵入吳則德輝賢將用之乃謝絕塵事營別業於嘉興之合溪漁釣五湖三泖間晚年好佛遂祝髮自

稱金粟道人徙家臨濠而卒

仲瑛東南秀意氣本豪華好客不知倦名士蒲其家園池辟疆偶辭賦野王詩何氏語樹顧仲瑛好客一詩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之盛甲一時才清如顧風流文雅諸鄉東南之盛也時瑛有年國弱齡探二酉晚節悟三車山藏書之所見前注○法華經舍利弗如彼長者初知諸子等先心所好珍玩奇異之物而告之皆隨汝所欲玉山藏圖史語林顧仲瑛藏書甚富與汝題曰玉山佳金粟寄生涯總序詩虎

詩史卷之十五

金粟向來豪俠事盡作優曇花法華經佛告舍高僧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鉢花時一曠哉真達士人莫知其旨語林顧仲瑛晚年閑佛者有其僕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皆可埋若說向詩家休處五陵長馬路陽街一時適其隱達亂世貴全身憚犧應斷尾左傳寶玉斷其尾且曰爲其彈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矣舍乎廢中權豈獨募金僊

楊維禎

楊維禎字康夫別號鐵崖舍稽人也潦其經

傳雄於詩文泰定間舉進士補天台尹積官
至儒學提舉未上會兵亂攜家華亭與張昱
諸名人爲文字游洪武初徵至京師作老客
婦謠以見志上知其不可強因放歸卒於家
廉夫善傲世曠邁不羣才登高每逞眺懷古心
悠哉阿氏詩林楊鐵崖序于各山川必能高選
寄情三江水浪跡小蓬臺松江志楊維禎會稽
亭築室面花潭謝山先生集○原語路維禎
亦無日卧病書爲伴危坐不伏文則秀割翰或

詩卷之十五

聖音當歌鞋作杯楊應太典倪元鎮曾會飲於
懷抱幾時開酒賜士誠士誠聞應夫至花事
今飲以餉酒未半燕燕如作詩曰山中歲歲
煙抱幾時開士誠律詩茫茫皆百六新詩
彈冠信非該成書王陽在仙真公清冠天地重
開闢何復卧蒿萊吠非其主竟勞非所喜歸
來百花潭高眠不復起宋玉蘭汗州人其
犬非其主下宜速殺臣必不爲陛下用

太祖將用之應夫作老客婦謠以見懷感勸士
成其名曰老客婦謠高具事

倪瓚

倪瓚字元鎮別號雲林無錫人也生而俊爽
博學好古工詩畫家故饒資至正間知天下
將亂乃日鬻其家田產不事家人作業唯遊
暎吟詠寄情山水後兵亂遂游四方洪武初
遂解時已無家卒於姻親鄒氏

元鎮高潔士世外託幽襟見下棄捐千金產

詩卷之十五

五湖心湖間人望之若仙去笑傲烟霞際逍
遙松桂陰我清閣閣古鼎燦成林倪氏語林
左右清閣閣南通絕塵中有古鼎燦名琴陳列
客與歌歌以境望之者議其爲世外人也
荀勗尺西陽雜俎編曰我家有荀勗尺窓下
孫登琴陰微變化好潔終成癖遺

白馬通詩林元鎮清閣中夜書張千卷皆手
 成誦○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勝千不校○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元鎮書○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嗟榮○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密外○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更吳○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增其○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耳兒○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竹寫○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氣冷○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冠古○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今讀○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山水○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踪跡○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每相○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尋異○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代堪○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同調○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與爾○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結知○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音聖○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剪桐因嚙染

詩史卷之五

十四

詩史十五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舊本題明顧正誼撰正誼松江人萬曆中官中書
 舍人考錢希言戲瑕曰昔嘗於太原齋頭見雲間
 刻顧氏詩史閱之乃中翰正誼名也余與王先生
 相顧驚嘆王先生曰此豈虎頭公所能辦哉後余
 過雲間乃知華亭有詞人唐汝詢仲言者目雙瞿
 著成是書顧氏以三十金詭得之嗟乎唐生之文
 誠賤何至此甚也千古不白之冤俟異世子雲者
 起故當有定論耳云云據此則是書為唐汝詢作
 正誼乃買其稿而刻之耳然是書以列朝紀傳編
 為韻語各為之註以便記誦不過蒙求之類不知
 正誼何取而竊據之也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十

二卷

〔明〕郭大有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二年周對

峰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評史心見

十二卷》提要

凡例

一評史以通鑑為主。參以綱目。史記。春秋。左傳。兩漢書。三國志。晉書。隋書。唐書。南北史。宋史。遼金元史。諸家詠史。揚鐵崖詠史。古今史斷。諸臣奏議。名臣言行錄。致堂劄見。諸儒鑑斷。及我

朝

皇明政要。文衡。凡古人言行。先儒或有所未論者。或論而有所未當者。或有已論而餘意未盡者。或有諸說不同而莫知適從者。予引六經四書為証。妄以己意參酌可否。而評之。微顯闡幽。則是非得失。昭然可見。非敢蹈襲前哲以為己能也。寒窓草創數年。始克成編。讀史君子。幸有教焉。

一鑑者乃後人之龜鑑也。鑑古人之得失。以為己之從違。諸史所載。古人言行。固有以為鑑者。亦有不以為鑑者。如漢文帝好黃老。因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南越謀反。卑辭厚禮以誘之。朱子乃稱其善用。殊不知養成驕橫。肆無畏憚。遂至兵連禍結。延及七國之變。而不可救。此所當戒而不可法也。至於直不疑償金。晏師德唾面不拭。自乾之類。矯情要譽。欺世媚俗。恐後人信以為美而效之。不可不辯。此評之本意也。

一評史諸題。凡可以為策論者。學者任意擇取。以備

今時之制也。
觀覽利於舉業最速

一評史補遺凡古人言行之善有關於綱常有補於風化者因觀子書隨筆以評不拘先後次序也
一評史或字意難辯或引証出於他書予皆分類註於本題之下他所易知者再不音釋

官板大字評史心見目錄

卷之一

成周

武王

武王不納夷齊之諫

宣王

姜后待罪

幽王

舉火戲諸侯

襄王

在德不在鼎

敬王

季札之才近伯夷

覆楚復楚

伍員鞭平王屍

元王

越子致貢於周

周烈王

豫讓真義士

安王

在德不在險

顯王

性理大全

徙木立信

程嬰立孤

齊威王實賢

敝袴待有功

報王

致士先徒隄始

王蠋死節

蘭相如金壁

相如屈應顏

秦始皇

始皇築長城

李斯諫逐客

魯仲連天下士

趙使趙意代李牧

張良為韓報讐

燕丹使荆軻刺秦王

作阿房宮

坑儒

卷之二

始皇不殺茅焦

趙高立胡亥殺扶蘇蒙恬

西漢

史畧

高祖

高祖還軍霸上

范增舉玉玦者三

設壇拜禮

陵母伏劍

紀信誑楚

項羽欲烹太公

奪信耳符

養虎貽患

魯守禮義之國

漢以魯公之禮苑項羽

田橫之客皆義士

斬丁公

雍齒封侯

六出奇計

蕭何治未央宮

顏回安條

陸賈新語

魯兩生不肯行

四皓輔翼太子

惠帝

曹參遵何約束

鄭寄給說呂福以兵屬太尉

左相為劉

卷之三

文帝

却千里馬

陳平不對饒毅決獄之間

袁盎却坐

耕藉田以率天下

三表五餌

張釋之言當夫利口

周勃下獄

校尉忌器

文帝誅薄昭

魏尚守雲中

申屠嘉屏鄧通

勞軍細柳

文帝貽詔短喪

文帝好黃老

文帝仁柔之過

作露臺

文帝不責人之財力情

景帝

減管注

直不疑償金

袁盎以計殺晁錯

亞夫堅卧不起

武帝

公孫弘布被

智囊

衛青不斬蘇建

霍去病何以家為

不冠不見黜

踞廁見青

官長詳上心見明目錄

漢武帝遣繡衣使者發丘擊摩盧

卜式助邊

公孫賀不受相

蘇武守節

司馬遷言陵無罪

王賀陰德

田千秋一言取相

輪臺之悔

卷之四

昭帝

昌邑王廢

不學無術

宣帝

王成以偽增戶口蒙賞

蕭望之不欲外補

閉閣思過

帝王以全取勝

張敞五日京兆

國功臣於麒麟閣

元帝

二疏請老

漢元帝不用馮野王

榮感守心

孝平帝

劇奏美新

孺子嬰

樊勝死節

薛方辭聘

東漢

光武

王霸水合

識與辭封

宋弘不諧

下詔慰安馮異

嚴光不屈

郭伋諫用南陽人

李業等不事公孫述

漆身為殯

郅鄴拒關

却獻馬

隴蜀王俊不言兵

王丹助麥

劉昆反火

馬援戒子

明帝

鄭眾不拜

耿恭拜井

却官上應列宿

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

和帝

竇憲勅功燕然

班固漢史

王允殺蔡邕

安帝

震畏四知

以薛苞為侍中不拜

綱目

桓帝

楊喬辭婚

綱目

獻帝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

綱目

不得已而降之可也

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

操以荀彧為子房

關羽報效曹公

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

綱目

呂蒙襲關羽

官渡詳史之見
漢昭烈

丹陽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

綱目

三分天下

諸葛亮受顧命

漢後帝

孔明擇婦

春正月丞相翼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

晉武帝

竹林七賢

羊祜德信懷吳

晉武焚雉頭裘

晉武知所取舍

將軍周處擊蛟萬年死之

綱目

卷之五

惠帝

劉淵寇太原

劉曜獲晉惠帝后羊氏復立為皇后

綱目

名教內自有樂地

愍帝

祖逖擊悍

溫嶠絕裾

陶侃運甓

顯帝

石勒比高光

穆帝

苻堅得王猛

帝奕

矯情鎮物

謝玄救秦

孫盛執筆

六朝

宋文帝

檀道濟萬里長城

柱理大全

宋衡陽王出獵

綱目

齊

齊主鸛弑海陵王

戎服講老子

梁

梁主釋笑圖書

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不克而死

梁高州刺史李遷仕反高州太守馮寶妻沈氏討

敗之

魏

畫誅天下沙門

綱目

魏有芝生太極殿

裴延雋上疏

高允恐負翟黑子

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

魏主進至魯地以太牢祀孔子

魏大丞相泰以蘇綽為行臺左丞

魏大丞相泰殺其國臣王茂

古弼忠直

文帝

秋八月詔犯罪三奏然後行刑

綱目

高顯取陳之策

高孝基知人

上加綬因來

龍門王通獻策

久十二月文安侯牛弘卒

煬帝

指孔雀為鸞

道士潘誕伏誅

卷之六

唐

高祖

世民誅佞人

秦叔寶程知節降唐

二月平陽公主薨

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李勣真純臣

李素立守法

以契徵王珪為諫議大夫

張旗周不私故人

太宗

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

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賜絹愧賊吏

至誠治天下

禦戎上策

張玄素諫修洛陽宮

谷那律諫遊獵

太宗善推其所為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

王珪諫太宗出廬江王瑒之姬

縱囚來歸

蕭瑀真社稷臣

秋八月遣使詣高麗募隋戰士

冬十月詔議封建

十一月林邑新羅入貢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

聘鄭氏為克華阮而罷之

創業守成孰難

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鄆州都尉

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

吳王恪英果太宗立之

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太宗親征高麗

貞觀政要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段志玄真將軍

帝寵賜太子

徐惠妃諫征伐

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卷之七

高宗

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水

韓瑗諫立武

以長孫無忌為朝散大夫

冬十一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

張公藝九世同居

寵辱不驚

身言書判

以李敬玄為洮河道大總管

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

鳳鳴朝陽

中宗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敬逸擊之

唾面不拭自乾

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宮居嵩山

薦賢為國

安全藏剖心

綱目

綱目

稱為國老不名

雨雲

十二月以張嘉貞為監察御史

殺五王

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崇訓兵潰而死

睿宗

祀欽明八風舞

玄宗

玄宗識人君之體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伴食宰相

捕蝗

宋璟賢相

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

玄宗以馬懷素褚無量為左右散騎常侍

夏至賜貴近人綵一綵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王毛仲嫁女

以詩書賜吐蕃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為荊州長

史

夏四月殺咸寧太子趙奉章

卷之八

六月遣前李林甫官爵罰其棺

肅宗

祿山驅樂工

永山

雷海清擲樂器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代宗

單騎見虜

宦官典兵

楊龜清儉

四月以裴諝為左司侍郎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潭誠拒之

夏六月隴右獻獬鼠同乳

德宗

却貢獻

論大事不計小費

劉晏可法五事

敘忠州刺史劉晏

盧杞進

窮奢極欲

段秀實以笏擊朱泚

朱泚僭號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

洛州刺史田昇入朝

始定公主見舅姑之禮

詔拜白起廟贈兵部尚書

唐宗

國討傳

裴瑒不私故人

貶楊憑為臨賀尉

李勉克蔡州

李光顏以身許國

以公綽為京兆尹

韓愈闢佛

筆諫

劉栖楚碎首玉階

敬宗

秋七月監鑄使王播進奏餘絹百萬疋

文宗

劉蕡直言

牛李維州之議

三澣衣

武宗

以杜宗同平章事

以景讓為浙西觀察使

宣宗

流祝漢真於天德軍

遣道士迎軒轅集於羅浮山

昭宗

歌後鄭五作相

五代

後唐

唐主不許法外稅民

卷之九

官源詳史記見綱目錄

宋

宋太祖

禁嚴攘奪

范質卒

孟酒釋兵權

以郭進為西山巡檢使

太祖悔過

賜金帛以闢逆諫者

解表帽賜金帛

宰相須用讀書人

撞碎寶器

雲夜幸普光

晉王不釋卷

恤繫囚

治世養身之術

命薛居正監修五代史

不與彬使相

太宗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搏入朝

命搏為諫議大夫不受

蒙正雅量

官板詳史心見

貧義門衆

半部論語致太平

不欲宦官預政

呂端鎖鑰恩

君子之處事何異

真宗

陳恕不進府庫條目

李沆無密啓

田錫焚疏

出王欽若知天雄軍

沆不用丁謂

寇準却例簿

霍光傳不可不讀

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為皇后

北門鎖鑰

王曾正色立朝

旦薦寇準

貶寇準知相州

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

契丹行三年喪

仁宗

官板詳史心見

魚頭參政

孔道輔使契丹

却瑞草

彥博薦介

宋仁宗廢郭后

富弼終喪

仁宗命侍臣講讀通鑑

出犀合藥以療民

仁宗節儉

英宗

杜鵑鳴於洛陽

綱目

綱目

十九

神宗

會天下財庫

安石割地畀遼

徽宗

石工不忍刻元祐碑

以安石配享孔子

大晟樂成

卷之十

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

陳禾引落帝侂

圖燕之議始此

官板詳史心見圖自錄

欽宗

罷李綱以謝金人

詔太常禮官集議金主尊號

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徙

李若水死節

高宗

殺陳東歐陽徹

洪浩真忠臣

進拜二帝不受賀

汪黃不以金兵上聞

八月張浚殺殿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綱目

金粘沒喝陷襄慶府

岳飛班師

金主親祀孔子

韓世忠罷

洪邁使金不屈

孝宗 附金紀

倚張浚為長城

金主貴絲帛

施全刺秦檜不克被殺

楊甲對策

金主禁女真人不改稱漢姓學南人衣飾

官板詳史心見圖自錄

寧宗

角端

理宗 附金元紀

嘉定十年以伐金詔四方

以陳埴為國子司業

許衡卒

殺故丞相文天祥

謝枋得至燕死之

復徵劉因為集賢學士辭不至

太傅伯顏卒

元

綱目

仁宗

求訪遺逸

禁諸王母得以農時出獵擾民

近臣獻七寶帶却之

英宗

賜幣旌直

吳澄天下士

勅寫金字藏經

宋恭帝

趙昴發死節

元定泰

官版詳史心見綱目錄

十二月以西僧輩自吃刺思為帝師

順帝

余闕死節

元普顏不花死節

卷之十一

補遺

孟母三遷

捲土重來

寧必吉天

劉平妻殺虎

遇賊守姑

平原君斬美人

卞和泣玉

不受嫁資

誣牛不校

韓伯愈泣杖

王祥卧冰

羊續懸魚

時苗留犢

不敢育為亂階

練氏全城

范蠡歸湖

子胥奔吳避難

不辭盲女

求婦不欲高門

叱狗去妻

乞命歸秦

不責吏碎瑪瑙盤

卷之十二

郭巨埋兒

同巷不求見

不與官酒

不傷蟬蟲

私食不欺

帶還婦人

巫還王帶

取石擊甕

薦福碑

出祿賑荒

寄銀還子

嫁前令女

割席分坐

賓氏二女

張詠殺賊小兒

第五倫

麥舟助喪

皇甫規妻罵董卓

官板詩史心見

宋名臣言行錄

二十四

新刻官板太字評史心見卷之一

南京

後學

郭大有用

監祭

御史

吳郡王以旂

賜進士第

按察司

會事

古潤殿

鑒

批點

金陵

書林

周曰校應賢

刊行

武王不納夷齊之諫

君尊臣卑冠履之分截然不容以毫髮紊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武王豈甘為不忠之人哉不幸時遭其變勢遇其逼惟欲除殘暴而拯生民於塗炭之中紂不容於不伐矣嗚呼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日無君固武王之憂亦夷齊之憂也武王憂一時之無君夷齊則憂萬世之無君愛一時之無君所以奉天討以伐紂故不納其諫也憂萬世之無君所以伸大義以正名故不得不諫也鄒魯乃議武王當立微子以承商統不當自取天下吁此蓋不知聖人革命順天應人之舉也昔舜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奔之後不使堯之子而從舜矣孟子曰皆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自后稷大王王季積功累仁至於文王三分天下已有其二武王繼之遂成一統設使武王不取鷹微子於天下歸周久矣民不從微子而從武王亦猶民不從桀而從湯是知武王伐紂乃救民而復一時之權有義也夷齊進諫乃尊君而重萬世之經有道也經與權而得中義與道而不悖則有以合

子天理之正而則乎人心之安矣豈可輕議之哉乎田

太后待罪

大抵女色迷人未有不致殺身喪國者桀之亡也以妹喜幽之滅也以褒姒豈不昭昭矣乎况婦人之性多嗜淫佚莫不悅夫之晏起得以恣其貪佚之歡令后自認其愆而進規諫之誠宣王悔過勤政而臻中興之治周家八百年之業幾絕得續邦內助之力乎

舉火戲諸侯

昔齊妃笑跛而卻克師興趙姜笑釐而平原客散幽王舉火戲諸侯以發褒姒之笑先儒謂其失信遠致殺身吁自古婦人一笑雖微而貽無窮之禍人豈可以笑為輕忽而不致其謹哉宜郭子儀屏去姬妾不見盧杞也

左傳宣公十七年晉侵卻克徵會於齊齊項帷婦使觀之

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於此不報無能濟

河獻子歸請伐齊齊於是行之行不正也卻克臥而發指齊

公之孫也獻子即卻克也十八年晉伐齊齊以公

子彌執於晉成公二年晉師敗齊師齊侯使嬪婦人賂以

紀嬪子蔚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三年齊

侯朝於晉將授王卻克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謂

謝婦人之笑也非為修好而來

戰國趙勝驕平原君有樓臨於民家有甕者極踞行汲于原美人居樓上見而大笑之甕者造手原君門曰臣聞君喜士而士不遠千里而至以君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而羅謗君之後宮見而笑臣得笑者願于原應曰諾乃笑曰觀此賤士乃欲以一笑之故投吾美人不亦草率終不校居歲餘請門下賓客稍稍引去平原陰而問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甕者謂君愛色而賤士故云於其勝乃斬笑甕者美人頭造甕者謝之後士復來以強其國

莊德不在昂

楚子問昂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昂其與吳起對武侯在德不在險之言意相似觀其立談之頃辱王道而抑霸功卑權官叔評史公見力而尚德化使彼羞懼以退而折其欺凌營繕之心辭嚴義正有合聖賢之旨且起所能道哉蓋無昂可也無險不可也有德無昂猶足以致王有德無險不足以保邦二子立言優劣自見

季札之才近伯夷

泰伯三以天下讓孔子稱其為至德季札泰伯後裔也亦遷其國而卻子稱其才近伯夷予以季札之賢足以承吳之祚父兄皆欲立之使札導先君之命從三兄之言如季歷嗣位而不辭如武王不讓伯邑考則爭端息而社稷安夫上不違天下不負兄孝敬兩全不亦韋韋何乃狗匹夫匹婦之介節夫去之延陵以致光偉事莫大焉夫國比諸伯夷大有門

相讓之而孔。遂許其仁。父兄之賢。不及季札。諸侯之賢。不及夷。夷與同讓。公心也。季札相讓。成亂而孔子深致其辭。然則季札所載。孔子使札來聘。則宣聖修經。經而讓季札。讓國之大。豈不寓於秉筆之間哉。

子按季札泰伯十九世之孫。父壽夢生四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妹札其季子也。壽夢及諸兄皆愛之。同欲以為君。札辭不受。乃立諸樊。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妹立。夷妹卒。欲授季札。札又避而逃去。乃立餘祭。季札為王。諸樊之子光曰。吾父兄第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不愛國。吾父兄長五世。遂弑僚自立。為王。是為閭閻。

遷楚後楚

平王無道。伍奢進諫。被殺。伍員入郢。鞭屍。以覆楚申。包胥亦楚臣。與員為友。赴秦乞師。以輔昭王。遂覆其楚。夫以覆之者。是則復之者非也。以復之者。是則覆之者非也。二子必居一於此矣。嗚呼。父無可殺之過。君有逆天之惡。員報父讐。是也。歷世為楚之臣。當有宗社之義。君復君國忠也。友道。義。職。顧哉。二子各安其生而已。故曰。易地則然。

伍員鞭平王屍

禮載復讐之文。春秋重復讐之義。孔子告子夏有復讐之文。不仕弗與。其天下之訓。君父之讐。臣子所當報也。平王殺子夏。遂賢任佞。暴政虐民。伍奢進諫。被殺。伍員破楚入郢。鞭

屍。辭子由讓其逆天傷義。不獨不然。孟子曰。君之親臣。臣之親君。則臣親君如寇讐。然紂無道。湯武放伐。平王罪惡。於紂。入皆得而誅之也。況殺其父而員與不共戴天。尤當誅之。公羊傳曰。父不當罵。誅之復之可也。是知誅無道之君。義也。報父兄之讐者。孝也。員之此舉。正所謂順天合義。子由所譏。不攻自破矣。

越子致書於周

朝貢當禮也。時因王室不競。名分倒植。一壞於犬戎之征。而荒服不朝。再壞於下堂之見。而諸侯不享。陵夷至於繆葛。天下不知尊周。又夫勾踐平吳。後乃獨倡明大義。會諸侯於徐州。致貢於周。君子美之。但封伯之後。再不復朝。原其本心。不過假此沽名於天下。易於取威定霸耳。豈真有尊王明君之大義之舉哉。

豫讓且義士

昔張良欲滅秦。以報韓讐。無尺土甲兵之資。乃借高祖之力。而豐始復讐。該欲為智伯報讐。使其有見能如張良。擇鄰國之野。君禮天下之豪傑也。兵備餉事。有備饒。饒待時。金鋒復發。報怨之功。未可量也。夫何不為伊呂之謀。乃為荆毒之計。即孔子所謂暴虎馮河之流耳。豈非輕舉妄動。不學之過歟。及觀智伯貪人土地。無厭。是自取禍也。讓既有愛君憂國之心。當移湯身。吞炭之忠。而為碎首批鱗之讓。庶免其君禍。讓矣。讓也。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夫人臣

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生復讐於既敗之後亦已晚矣治名要譽徒死無益胡致堂以真義士稱之非定論

在德不在險

觀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言雖近於理然不能無未失均之然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國孟子曰禦斯城也禦斯地也是知德爲本固所當先險爲末亦不可廢便有其德而險固可恃固不可無其德而專恃其險尤不可二者相濟以濟而不偏此乃長治久安之道也斯言得之

徒木立信

商鞅變法將行苛政恐民畏之不從乃徙木與金是詐謀非真信也使令便民自導之何待賞及觀綱目書鞅伐魏魏使公孫印禦之印與鞅故交也鞅遺書與印會盟而罷兵印以爲然遂襲而虜之信何有夫信爲人君之大寶若湯武之彰信恃信是也鞅豈知此哉今乃以詐謀傷信欺民實及率天下於僞溫公正當明言其非以爲萬世之戒可也何乃謂商君以刻薄之資處攻戰之世猶且不敵忘信以畜其民則是以鞅之僞信可取而美之也將不炫天下後世效之哉然令一行便先王良法美意蕩盡無餘不旋踵而鞅死秦亡曹無一人遵信以守國則鞅昔日不忘信之心皆出於諂諂而非誠意交孚以畜其民爲可知矣溫公所謂國係於氏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豈不與鞅所行相背之速哉

程嬰立孫

昔屠岸賈滅趙朔之族有遺腹子武公孫杵臼乃藏他兒於山中與報岸賈得孤并杵臼而殺之要撫孤厥賈復逐自盡嗚呼中心沈沈杵臼以圖復其讐杵臼之慷慨絕身也易櫟櫟調護孤終雲其耿程嬰之周旋其間也難一財不苟幸生以忘君忠也一則不棄靜靜以存友信也所處雖異成仁取義之心一而已矣其視世之人後君背友以貪貨者豈非二公之罪人乎

齊威王寶賢

戰國諸君皆以珠玉爲寶齊威王獨以四臣爲寶固可嘉也然四臣不過以富國強兵之術佐其君威王亦不知寶賢之官叔評史心見卷之一道也使王有王天下之志尊禮孟平行其所學必能轉國而爲唐虞使天下之人無一夫不披其澤也豈但照千里而已哉何乃棄而不用此所謂好畫龍而不好真龍也豈但吾道之厄抑亦生民之困

擊柝待有功

書曰車服以庸易曰開國承家詩曰彤弓召予古之待有功者悉是物也君與之以答其忠臣之節臣感之以盡其國報之恩未聞擊柝以待有功者夫成湯功懋懋賞之意宜乎賢者不爲己用而國勢不絕也哀哉堯人君其尊如天臣民之所瞻仰一嘆一笑雖微而關乎君體甚重豈可輕發乎今日擊柝豈待發笑則是重擊柝而輕嘆笑矣昭侯豈知前者哉

致士先從隗始

燕昭王欲招賢以報燕怨郭隗對曰致士先從隗始於是昭王乃築黃金臺以隆禮賢之禮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郭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燕雖弱而後強齊皆隗招賢之功也使隗有見勸王以禮聘孟子必能致王於天下豈但優賢而已哉惜乎隗不知此也

王蠋死節

三代後士風掃地而降貴國者比比皆然王蠋一聞樂毅之召以死自誓其言足以扶綱常振風化可謂忠烈之士矣毅下七十餘城皆北面以事惟蠋不然豈非朝陽之鳳歟及毅殺報昭王之書其待故國事舊君恩義盡書君子予之毅可

爲不以此而處蠋哉吁使毅以此處蠋則蠋不死矣蠋不死節不白

蘭相如完璧

相如完璧先儒有論其當完者有論其不當完者殊不知不完則秦必欺趙完則結怨於秦二者皆取禍也愚謂當時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完璧之功也使其一完之後畏秦如虎患患而預防之尊賢修政屯兵儲餉事事有備秦欲伐之亦足以却敵矣相如雖誤趙可保也何乃驕矜自滿溺於晏安見卜利而効大義要近功而無遠圖不數年而有長平之歎吁始於完璧以保趙者相如之勇也拙於謀終以覆趙

者豈非相如之不智哉

相如屈廉頗

馬騶與李抱貞有隙父無成功魏延與楊儀交惡禍流三族嗚呼相協和然後可以保國相如深知此義因廉頗見而辱之寧息抗秦之勇而引車趨避非爲怯願也爲趨避願也審大義而忘私讐全友道而弭外侮可謂有爲國之忠忠客人之量也卒使頗聞言悔悟肉袒負荊以謝罪亦可謂之服義夫尚何有鵲蚌相持漁人得利之患乎相如固可嘉也觀其先國家而後私讐之言則報怨之心猶存不若當時答曰爲國家而不報私讐愈見公賢

始皇築長城

官板評史心見卷之一
秦始皇築長城以備胡自以爲子孫不拔之基其慮固是然不能修德結人心以守城亦可謂愚矣既而斬木爲兵揭竿爲旗皆長城中人也城豈可長恃以爲保障哉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者兼備然後可以保國

李斯諫逐客

李斯逐客之書其言近理然坑儒焚典導始皇於不仁雖有嘉言善士亦莫之用宜乎二世而亡噫客固不負於秦斯實有負於秦矣

魯仲連天下士

秦罪浮於桀惡人之朝也仲連不肯北面以事醉金却祿富貴浮雲其高風勁節豈不優於當時推尾乞憐者哉雖然徒

知不帝秦不能尊周室倡明大義而聲罪致討以誅秦也後
爲齊通書不能教臣民死守聊城而保全社以金師也此
皆學術疎而見道不真謂之天下士子恐未必然

趙使趙奢代李牧

秦命王賈代趙使李牧禦之趙王信讒使趙奢代牧其與
樂毅伐齊齊人聞趙無使騎劫代之無異也愚謂牧乃趙之
良將手握重兵必君信任乃能成功今既見疑當謝真權退
休散地可也乃不受命而自取滅亡何其愚之甚哉及觀樂
毅被讒遂奔於趙燕王使人責毅毅報書曰懼殿辱之誘墮
先王之名臣之所以大恐也君子美之此牧素所知者使牧
所處如毅何致於殺身

張良爲韓報讐

昔荆軻刺秦王計不善而被戮豫讓殺襄子伏橋下而受誅
良乃目擊耳聞也然欲報讐不爲伊呂之謀夫何使人狙擊
始皇於博浪沙中哉其計亦危其智亦疎矣且始皇出遊必
陣兵道前後左右護衛者不知幾千萬人也况惟中一百
二十員當時力士操之不知置身於何地以擊之手既中副
車必殺其人其人既獲良亦不能逃其生也乃謂大索天下
十日不獲而後已子有疑焉夫以良有儒者氣象智仁勇
全其連善決勝過人遠矣豈肯效荆軻聶政之爲哉子意恐
作史者誤紀之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讀史君子宜詳

張良

燕丹使荆軻刺秦王

越王報吳怨含忍二十餘年而後舉張良欲復讐吳之
高祖之力而後成古人不敢輕舉妄動而厥力可圖也燕丹
欲雪其耻使荆軻以刺秦王溫公謂挑怨速禍愚謂燕之亡
不係於軻之刺不刺也亦不係於刺之不中也不何以見之
秦以虎狼之威吞併六國其視燕有泰山之壓卵耳其勢孤
力弱豈有獨存之理乎故刺亦亡不刺亦亡設使荆軻裁中
其計吾知其子扶蘇之賢必能爲父報讐不滅燕不已也故
中亦亡不中亦亡何其不智之甚哉使丹有見於政施仁深
結斯民之心儲糧備武以爲克敵之具養其金鋒待時而動
報怨之功未可量也夫何舍此而爲盜賊之計豈非輕舉不
謀之過乎司馬遷作史記以軻政均爲刺客予意軻爲列國
除害舍死以殺秦近於義理之勇政爲貪金勇往肆劫以輕
生誠爲利誘之徒淵明作詩以詠軻聶政惡可同日語

作阿房宮

秦始皇作阿房宮竭民財力達失天下其視我
皇祖指宮中隙地論

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所今但令
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且爭奪有四
海而建山岳不拔之基天地無窮之業也漢文帝罷露
臺豈得專美於前哉

坑儒

國家長治久安皆聖道扶持之功。用始皇坑儒焚典，扶蘇諫而不聽，使監恬軍鳴呼。若蘇可謂恭謹，尊孔子皆不為胡亥矯詔殺之。必能遵六經行聖道，致王於天下，奈何自而亡乎？子意始皇暴虐，天復儒讐，故主胡亥殺蘇，使不得以平國，非秦坑儒儒坑秦也。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卷之二

始皇不殺茅焦

始皇殺諫士二十七人，乃置鼎鑊於庭，曰：「敢有再諫者，烹之。」茅焦厲聲以諫，責以四失，何異蹈虎尾之危哉？且嫪毐毒害與太后淫亂生二子，始皇欲殺之，毒懼發兵為亂，幾危社稷。幸伏誅矣。當時茅焦以母子天性之愛，感動始皇，迎回侍養，可也。夫何諫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賞探二弟，有不慈之名。愚謂嫪毐清亂，天倫有傷，風化乃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嫉妬不慈之有？」豈可猶以假父二弟為名，說君以父弟為名，不惟彰后之醜，亦以秦秦王譟天潢之派，設使始皇無嗣，抑將以為弟而傳秦之祚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順言不順，始皇有何顏立於百官萬民之上哉？吁！二十人敢諫不當殺而殺之，始皇之殘忍也。雋化暴生，使母子復全其恩，諫雖可取，立言則非當殺不殺，始皇之昏庸也。遂失天下，不亦宜乎？

嫪毐與太后亂生二子，始皇欲殺，嫪毐發兵為亂，王使昌平君攻之，夷毒三族，殺其二子。茅焦入諫，責以四失，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探兩弟，有不慈之名。遂母者，陽言有不孝之行，徒發怒於諫士，有桀紂之治。

趙高立胡亥殺扶蘇家怙

始皇崩，胡亥矯詔殺扶蘇以篡位。蘇子誦雖不敢請者，以秦法太嚴也。愚謂請亦死，不請亦死，與其不請而死，孰若聽恬。

其所以殺之之故如其所請必如胡亥矯詔之事其誠
兄篡位此乃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斯時也愛房下握重
兵三十萬當效伊霍之爲夫斯高之惡備明大義證罪致計
戮多立蘇乃反其政以安民則其所處本爲不可當時蘇不
能審其真偽而自殺恬亦吞藥而遂亡何其不智之甚哉溫
公稱其明於爲人臣之義子獨不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
死今乃輕生死於賊手傷於勇也所謂不善其道作義何有
沛公還軍霸上

高祖待天下人但知三條之功而不知樊噲贊襄之力不多
讓也觀其誦還軍霸上使帝不爲聲言實利宮室玩好移其
心志漢業致王之基造端於此矣不然帝必能進敗度蹈秦
覆轍與始皇一聞耳將不至於亡乎噲之一言深識大體
曹平勃其見豈不出於下耶

范增舉王玦者三

范增爲羽謀臣既令人望高祖之氣皆爲龍成五采已知爲
天子矣夫何勸羽急殺之則其不智誠可笑也嗚呼嬰母知
廢陵母知與尚識天子於塵埃中增反不若女子之見數觀
其謀固雖以各爲主之意然計不行其當去何乃栖栖春
寒而起其疑哉徒有謀國之忠而無見義之明君子惜之傳
曰識時務者在俊傑蘇子以人傑稱增子恐非人傑也

故壇拜將

漢得天下信功居多使無蕭何之薦不能展其所蘊誠令觀

此聖君從諫而盡設壇拜將之禮戶口人而有廢廢爲國之
中其辛贊成四百年之業也及天下已定而廢之計出於帝
官負之謀出於何然則薦信者何也而殺信者亦何也高帝
固爲少恩而何惡得無罪未幾何亦下獄得非自啓之歟

陵母伏劍

王陵以其爲漢項羽執其母以招陵母因使至伏劍而死嗚
呼母誠爲女丈夫也然其死陵致之矣方其歸漢之機范圖
全母之計則孝得以盡於母而忠得以盡於漢臣子之道兩
得之多智不及此陷母被執當求生道萬不得已棄漢歸楚
如徐庶之降曹操以全母生視其可輔則輔如其不可託故
遠遁復歸於漢可也再不然漢業既成母當已慰當就死以
報母亦可也胡乃安享爵祿以終天年嗚呼嬰母尚不自作
猶自盡及母承陵乃昧此聚斂數年既不能全其母於始及
母被執又不能全其母於終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皆不爲也況陵之去就得以自專今爲功名而陷親於
死獨何益哉

紀信誑楚

昔人論紀信誑楚脫高祖於虎口萬死一生以成漢業其功
宜與三傑並駕厥後論功行賞及於諸將而信無一爵之贈
嗚呼雖尚且使帝其少恩自義哉林氏誠班固不能秉筆
以褒信之賢故虛藏用作碑美公仁義祖知信明勇兼全使
顯顯公德垂於無窮蓋有以愧漢負公之罪也

項羽欲東太公

項羽與高祖爭天下。欲東太公。帝聞即有公。姜之對。曹滑。乃百行之原。萬事之本。帝王所以化民成俗。長治久安。皆賴此也。故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亦猶人君躬行以率之耳。何也。蓋朝廷四方之極。臣民之所視效於此有乖。則天理滅。人倫廢。何以表正萬邦哉。況當曹外物也。父子之道天性也。獨不觀古人輕當貴以重親者。督喪殺人。建竊負而逃於海濱。大王欲傳位於季歷而泰伯逃於荊蠻。孤竹君欲傳位於叔齊而伯夷寧餓死於首陽山。誠以天下可棄而親之身不可辱。使帝痛父之難當。華天下以全其生可也。幸而得脫。昨薪膏膽。養其全銖而諄羽亦可也。乃昧昊天曰。極之員而陷親於鼎鑊。其與自辜何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何其不仁之甚哉。況高祖創業垂統之君子。孫視以為法。設使當時亦被人執而欲烹之。爲了孫者。將欲棄天下以全高祖乎。抑欲烹高祖而得天下乎。若效高祖身太公而得天下。則是高祖先導子孫爲不仁不義之事。夫父不父子不子。茲非放亂之道歟。雖有天下不能一朝以居。何以成其善治哉。孔子曰。明王以孝治天下。則高祖得罪於名教中。誠可惡也。

天下之物不齊。必待權而較之。則輕重可知矣。天下輕而親重。此萬世不易之定理。不待權而後知也。碩論乃以高帝分羹爲虛構。豈識權字者哉。欲得天下而置親於重。此

殘忍薄德人也。今乃名之爲權。天下後世不仁必士之言。夫然高祖固得罪於名教而作是言者。又萬世之罪人也。

奪信耳符

高祖奪信耳符。楊氏謂其兵無節制。故也。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敵。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格言也。然韓信兵雖無制。而屢出師以取勝。孔明兵雖有制。而致王業於偏安。其故何歟。蓋韓信兵雖無制。無有制之兵。以勝之。孔明兵雖有制。遇用兵如神者。以當之。則功難失。勝況又備之以謹畏。衆之以哀柝。所以難於一統也。使信當司馬懿。豈待兩奪而已哉。

養虎貽患

秦既滅韓。張良借高祖之力以復其讐。及項羽又殺韓王。使據鴻溝之約。而不誅羽。秦讐雖報。猶未報夫。夫鴻溝之約。小信也。君父之讐。大義也。良背小信而全大義。則養虎貽患之言。亦不爲過。況兩虎共鬪。勢不俱生。良之一言。不惟確鑿。以報而漢業亦興。正所以盡君臣之義也。程子遂以不義非之。愚謂程子之意。乃欲以忠信取天下。此處常而定萬世之經也。張良之論。欲雪前人之耻。乃處變而行一時之權也。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其良之謂歟。

曾守禮義之國

節義士之大閑貴乎始終惟一豈計利害學廢其心哉
高祖欲以兵屠魯至城下聞絃歌之聲謂其心誠
其主死節誠可嘉也夫何持項羽頭示之即降則作禮義何
有吁田橫不肯歸漢與其徒五百人皆自殺為能近之

漢以魯公之禮葬項羽

羽之亡帝亡之也然既亡夫宜快足其心也又何為而哭之
葬之以厚歟昔羽欲烹太公未聞帝有一毫哀痛之意今謂
不忍羽之死豈其本心哉湯武之於桀紂君也周公之於管
蔡兄也一誅之後未聞念君臣之義思手足之情而哭之葬
之漢與楚讎敵也方其未亡陳平反間紀信誑楚張良謂秦
虎貽患韓彭彭以兵擊帝帝樂從之未嘗無一日不欲滅楚也
官版前史心見卷之二

今為此舉致堂稱其有英雄心事磊落之態然則湯武周公
獨無是態歟吁湯武周公誠也高祖偽也誠則王偽則霸故
曰漢治雜霸

田橫之客皆義士

田橫因高祖之招既至自刎二客與五百人聞之皆自刎
謂五百人其聲音笑貌不同其飲食嗜欲不同及其捐生就
死則同豈真能輕生而不重死哉蓋以良心有所感激而然
也昔紂行暴虐而億兆之臣離心離德武王躬行仁義而三
千之臣皆同一心豈封之臣稟性俱惡而武王之臣性皆忠
歟顧上之所為何如耳橫之德行雖無可稽而其士卒同死
而無叛意則其恩信素結於人從可知矣其與臧洪金闕城

陷被害自刎以至妻妾子女割股將之是而死者千人無是
矣吁忠義實發能使人致死同一心故韓愈之作文以弔而
深美之何胡致堂不嘉其節反病橫不臣於漢死為傷勇豈
激勵人臣之道哉

斬丁公

高祖斬丁公以為不忠者戒當矣然李布項伯亦當斬也不
惟不斬而又封之吾恐世之人臣皆曰彼二子皆背楚扶漢
亦不忠者也今蒙爵賞莫不爭先效尤責國以圖富貴然則
成人以不忠者帝也教人以不忠者亦帝也詳觀此舉子意
帝之心以為天下已定俯思創業之初招亡納叛多不忠之
臣苟不懲戒其將來尤恐仍懷二心向日叛楚歸劉者安知
異日不叛劉而又歸他人乎故借丁公以狗彘誠為虐後之
私意豈有公平正大之舉哉不惟賞罰不公亦且導人為叛
謹書以為世之人君用詐者戒

雍齒封侯

雍齒果賢宜封爵賞以安士卒之心不當以素怨忌之豈可
必待以中偶語聞張良之諫而始封乎當天下已定有功者
良當開釋帝意而速封之則人心悅服變何從而起耶今乃
不能封功安眾志於未變之先而反封讎敵再變於將萌之
際智亦疎矣向使群臣不為偶語一旦變生不測將何處之
張良雖能因事納忠無由可入不若魯圖之為善也

六出奇計

門平以六出奇計佐高祖取天下其功雖多然不過
漢高之餘風遺俗漢治雖霸平倡之也其後呂氏叛逆平既
奇矣何不用之以安劉耶然終不能以排大難者良由素尚
詐術未聞君子之大道計雖奇何足貴哉他日呂后問以身
後之事高祖獨舉陵勃而不及平素有以窺其心術之不正
矣先儒並無一言以譏之故予特筆以為世之人臣用機巧
者戒

蕭何治未央宮

昔項羽焚秦宮室高祖入長安見其灰燼意不欲居愚謂關
中自古興王之地舍此則無以繫屬人心而控制羣雄天下
大勢去矣何治未央宮規模壯麗蓋欲以此挽留高祖觀其
志無東歸之意計則善矣不思創業之君子孫視以為洪富
時轉移帝心豈無道以啓之或明言以諫或託喻以諷未有
不開其蔽使帝自悟而留之也夫何大興土木奢侈過度智
亦疎矣厥後桮棊建章之作千門萬戶勞民傷財滅祚天下
豈非何啓之哉

顛倒豪傑

所謂豪傑者明道義而知自重審去就而不苟祿人君不致
敬盡禮彼將高蹈矣焉能為我用乎故燔肉不至孔子行醴
酒不設修生去高祖踞洗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嫚罵
以挫趙將隨以千戶之侯封何異弄鷹鷂而御大馬乎東萊
稱其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所以示鼓舞一世也愚謂點

布趙將為功名慕爵祿蟬營狗苟皆項鈍無耻之徒何足謂
之豪傑哉吁是固無豪傑耳豪傑豈可用不測之辱施不測
之恩而顛倒之手欲顛倒一豪傑且不為屈况敢望能鼓
舞一世乎誠能尊位重祿遇之以禮付之以權厚之以賞待
之以誠此御將之道也高祖舍是乃以狙詐之術籠絡之此
其所以終不能保全功臣也呂氏不斤其非而反美之不亦
謬乎

陸賈新語

陸賈嘗以詩書說高祖因罵乃以文武並用告之其意固善
乃謂湯武逆取順守其言則非夫以湯武革命順天應人豈
有逆取者哉及帝命賈著秦漢所以得失天下與古成敗之
國使賈有見因其明而通之宜對曰帝王長治本於六經之
道慮秦亡國由於坑焚之非立談之頃庶幾有以感悟帝心
必能用詩書以圖治化此乃善引其君也舍是不言附會已
意著為新語曾何有補於治乎觀司馬遷以當世辯士目之
則其所著徒可知矣

魯兩生不肯行

魯兩生沐浴洙泗之化久矣其於禮樂之道出處之節謂之
素明然其召而不至一則見高帝非興禮樂之君一則見叔
孫通非興禮樂之臣故設辭以拒之耳楊子雲以大臣目之
豈過乎哉

四皓輔翼太子

高帝欲易太子四皓因張良之招始上元楨議其不能輔漢於滅楚之時止定惠帝於將易之日大業不克以成小功嗚呼四皓既為太子出則其功不小矣何也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而篡奪之禍隨之齊桓不蚤建太子致五子爭立以失霸業始皇不蚤定太子致斯高廢立以失天下蓋建儲所以止亂而平定所以開基止亂之功無愧於開基之績四皓豈不欲出以開基哉使不待聘而輕就則是枉道以徇人也況高祖素不喜儒故乃隱於商山即舍之則藏也聘而後出即用之則行也建儲安劉有四天再造之功也不受爵祿有清風高節之操也孫明復責班馬不能為公作傳表其賢垂於無窮王元之引易以美其知進退存亡之道至於官板評史心見卷之二

曹參遵何約束

道在天地間所當因者三綱五常所損益者制度文為是已三代之制被秦廢弛高祖當草創之初雖能約法三章蕭何雖定法律叔孫通雖起朝儀然所當因革者尚多豈止三者而已哉書曰政由俗革易解之彖曰無所往其來復吉謂天下之大難既解宜復先王之道况參之時天下已平治七八

年矣參雖武夫苟能親賢納善以古之賢相為法凡政之所當因者因之所當革者革之庶幾先王之遺訓復而唐虞三代之治可興矣度已不能薦賢以代可也夫何沉酣於酒全不治事因循責備猶且自飾以固位遂使秦淫遺存流毒百姓至於肉刑及誹謗妖言之今至文帝而後除六經正朔曆數至武帝而後表章政定然則參在相位不過伴食而已其罪豈容有乎當時民歌清淨亦謬矣

鄭寄給說呂祿以兵屬太尉

昔鄭寄說呂祿以兵屬周勃勃乃入據北軍遂誅諸呂人皆以資友誼之左孺辯杜伯非罪宣王怒而加誅史官以為友美之過謂國重友輕然責友誅諸呂以安劉者忠也友順君逆寧順友不易言以求生者直也二子各安其志而已孺則止全友道非若鄭寄為社稷生民之計可比也寄優於孺人不察而反譏焉何其評論之不當乎

左袒為劉

諸呂叛逆為平勃者當察為之謀或與齊王連和待變而動或合縱諸侯反旗西指或薦賢以為輔或聲罪以致討倡明大義與天下共誅之必有以安劉矣何乃畏死阿順方北軍一入遂有左右袒之問斯時也宗社危急存亡之秋設使右袒雖有貴胄之勇良平之智亦無所用而挽回左矣予觀周勃之意視左袒則扶劉以誅呂視右袒則附呂以判劉不吐赤心以擊國惟懷二心以要功為計不為國計忠君者顧

如子以產祿堂比軍已八年矣或結之以或以或先誘之以利是未可知也幸而人心思漢桓者皆方又得劉章灌嬰率兵內應以建偉功不過因人成事勃何與焉及論功行賞當以劉章為首灌嬰平勃次之夫何章要不得識者不能無議也安劉大事乃付於不學無術之人謂帝知人善任使何其明於彼而獨暗於此哉方諸王孫賈右袒以誅海盜其智不有愈於勃歟

評史心見卷之二終
史記評史心見卷之二

上

新刻言板大字評史心見卷之三

部千里馬

西旅貢駘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乃作書以戒武王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中文帝獨鑑於古部千里馬深合召公之盛節其天寶之美不亦偉歟綱目稱其有清淨玄默之意海內富庶黎民醇厚豈非謹於端好尚之所致哉凡有天下者當知所鑑矣

陳平不答錢穀決獄之問

陳平對文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帝稱善愚謂平之言誠是也但無踐履之實而於相道有愧及考文帝之世日月薄蝕地動毀壞民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兩雹如桃李深厚者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雲蝗蟲內而淮南王謀反外而匈奴猖獗謂相調元贊化使天地萬物育奈遠人懷憂后果安在哉又嘗觀當時呂后擅權立假子為帝封諸呂為王包藏禍心盜竊神器國事之末有大於是者乎在相位十三年若罔聞知豈后之所為亦如錢穀決獄之事各有司存而不問乎

袁盎却坐

宮闈雖隱風化所關實在嚴嫡庶之分別尊卑之禮也當慎夫人與后並坐袁盎却之扶綱帶正名分忠愛之心何其至哉嗚呼武后聞褚遂良諫而有撲殺乃獠之語其視夫人不

可嘉也帝亦可識凡唐人之家尚有内外之别禁苑之中宜
容人臣直入而無所忌憚乎禮曰深宮固門閤守之男不
入女不出不惟嚴内外之别而亦防奸雄不軌之心也謹書
以為有國者戒

耕藉田以率天下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文帝因賈誼論蓄積詔開藉田親
耕以率天下之民所謂先之勞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當
時海內富庶生民樂業豈非務本力穡之效哉人君當念農
夫之勞古無事蹟武無監饗爵以冗兵冗食而耗國家之粟
也戒之戒之

官板評史心見賈誼卷之三

三表五餌

自古夷狄為中國患久矣帝王禦之自有常道非詐術所能
懷服也愚按賈誼表餌之說有所謂愛之以仁作之以義約
之以禮此三表也然狼子野心朝服暮叛安保其不肯盟而
叛之乎有所謂車乘聲色以壞其耳目珍味堂宇以壞其心
腹此五餌也然以內幣有限之財而填丘壑無窮之欲安能
厭其所求乎以至金絮厚遺誼嘗以國用罄竭恤之矣今反
以利誘而裕其貪得無厭之心匈奴桀驁誼嘗以足加首喻
之矣今反屈萬乘尊嚴之威而日與娛樂其立言何其前後
之相悖哉吁耗國家之元氣致名分之倒垂其為術也顯其
治悞也夫先儒稱誼通達國體吾於此事不然

漢釋之言當夫利口

孟子曰有官守者修其職文帝問上林會獸簿尉左右皆不
能對而當夫代對甚悉是盡職也文帝與之官不亦當乎釋
之乃引周勃張相如不諳為賢而以當夫為利口者顛倒是
非妨賢病國者也非言當夫所對皆分內之事使不知而妄
對是欺君也知之而不言亦欺君也既知之而應答無遺則
無愧於其職矣豈若出位以便佞迎合人主之意者可比哉
大抵百官分職實在詳明庶政設或問以錢穀錢穀不知問
以決獄決獄不知問以禮樂教養禮樂教養不知是縣官曠
職尸位素餐者則何以實亮天工而贊襄治化哉三載考績
公黜矣今釋之不能答文帝黜上林尉而反不拜當夫之官
則是官守失宜勸懲無道也謂廷尉乃天下之平獨無愧乎
官板評史心見賈誼卷之三

周勃下獄

周勃佐高祖有功封侯其後諸呂作亂勃司兵權天下安危
皆係掌握勃欲反其時也而不反乃易少主立文帝則其
無反之心可見矣文帝不察乃聽讒遂令下獄使非薄后之
辭不幾於赤族乎觀大甲不義伊尹放之後大甲悔過而終
不疑成王幼冲周公相之後三叔流言而成王不惑昭帝以
少孤而繼大統霍光為輔因上官桀之譖而昭帝為之辨呼
文帝漢之今主也恭儉有餘則斷不足既不能效三君之為
又不若一文后之見也惜哉

去嚴忌器

君猶鼠也臣之近君猶鼠之近器欲惜其器尚不
敢投鼠然則欲重其君者豈可辱其臣乎言雖近於理又
謂古之利不加於大夫其言則非該使大夫有鼠之奸貪暴
虐抑將忌而廢法不治乎不治則鼠肆無忌憚然意橫行器
反爲之散矣獨不觀四古管蔡虐周崇禘禘之鼠也大舜
周公何嘗忌而不按哉惟其一誅之後宗杜莫安四海咸服
使天下重器如金甌不缺則誼之立言不攻自破矣况文帝
仁柔之過不患其不忌而患其忌之過也吳王不朝不正其
罪而反賜以凡杖張武受賂不懲其貪而反賜以金錢南越
叛逆不誅其惡而反卑辭厚禮以誘之因其忌而不按縱鼠
盡行鼓牙掉舌釀成七國之變漢家四百年之元氣幾何不
言類評史心見卷之三
不爲登鼠噉斷未必不由賈生忌器居之也

文帝誅薄昭

文帝誅薄昭先傳有論其當誅者有論其不當誅者紛紛卒
無定論愚謂法乃高祖入關三章之約所以攝服人心維持
治化獨賴此耳故陳氏以爲漢世不刊之典誅之知母不食
而死固不孝也不誅則違高祖之成憲亦不孝也嗚呼誅昭
以傷母其不孝之罪小廢法以存昭其不孝之罪大獨不觀
諸呂王莽篡竊實憲皆漢家庶幾也因其狎恩恃愛有過弗
懲釀成大惡而懷叛逆之心傾覆社稷流毒蒼生其道禍亂
如此然則薄昭今日之殺漢使已有無君之心矣安知他日
不效諸呂輩弄兵而盜竊神器乎斯時也將欲純之以全母

子爲孝抑欲誅之以保宗社安天下爲孝歟使其不誅而
故縱爲亂母豈有獨存之理乎乃較量輕重而必誅蓋惡產
祿之獻而廢復猶堅冰之戒也使奸雄貴戚心寒膽破潛消
不軌之念而弭禍於未萌此其所以爲善持法者歟

魏尚守雲中

大抵山有猛獸則狐狸不敢盡行淵有蛟龍則蝦蟇不敢夜
舞魏尚爲雲中守匈奴聞風遠遁邊塞安靖而無烽煙之警
即頗牧之亞匹也文帝不能用而反思頗牧豈非孟子所謂
舍近而求諸遠哉

申屠嘉辱鄧通

鄧通神恩恃愛一戲殿上哀由文帝寵遇之過所致也申屠
嘉以檢召而議斬不亦當乎然錫與鉅萬帝已過矣言嘉正
當力諫而止以抑其驕矜之心夫何謂帝曰陛下欲愛幸羣
臣則當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嗚呼既欲執法誅
臣以正不恭之罪又欲容君濫賞以開寵幸之門屠嘉此言
則失之夫固可諫也而帝亦可議庶人之家尊卑貴賤禮度
肅然夫以天子而有弄臣使之褻狎侮慢於尊嚴之地豈不
失人君之體乎

勞軍細柳

文帝勞軍細柳周亞夫屈天子之尊伸將軍之威戴氏讓其
失君臣之禮予亦不敢盡非其失也但人臣見君於廟堂之
上足於跪拜進退擊奉曲躬自有常禮豈容以臺髮廢至於

軍中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朱子謂其靈法如此宜文帝稱工為真將軍也不然晉鄙之兵無忌得以矯奪韓信之壁高麗得入卧内豈非兵無節制而然哉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其斯之謂歟雖然天子既入其營非臨陣對敵可比亞夫當勦躬櫓自可也夫何尚以介冑自居攝之則是過於守法而幾於慢君乎

文帝貽詔短喪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豈容有所損益文帝貽詔所短者臣民之喪未嘗短為子之喪也孟子曰親喪自盡而已矣使皇帝斷然行之以後古制不亦善乎乃不加察惟令是送以月易日之制還使後世襲以為常非文帝之過乃皇帝之過也

文帝好客

朱子謂文帝好客猶能善用如南越謀反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校等事惠謂吳越果能感帝德化改過自新以消不軌之心此乃用之善也然養其驕橫兵連禍結延至七國之變却乃勞師費餉糜爛其民朱子才議其用之不善而反美之豈不謬哉

文帝仁柔之過

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人君當奉若天道而不可以私意廢之也淮南王至京師擅殺列侯已欺朝廷夫使帝以誅誅昭者以誅之明正其罪懲一戒百則諸王莫不欲手畏懼

而不敢肆其惡矣夫何較而不誅厥後七國效尤篡逆禍延宗社流毒蒼生皆由文帝姑息含忍之所致也何其明於誅昭而獨暗於淮南王耶向非恭儉玄默維持治化幾亦危矣漢氏病其沉潛不能剛克宜虛語哉

作露臺

魯莊公即位之三十一年春而築臺於郎夫至夏再築臺於薛至秋又築臺於秦然三時而築三臺是不知務本節用妄興力役以勞民也所以財盡則怨力盡則怨對怨對之氣積於下而陰陽之氣洽於上是以不雨之應遂見於冬此春秋所以深譏之也漢文帝欲作露臺計費百金值中人十家之產遂罷嗚呼若帝可謂能遵孔子節用愛人之訓夫惟其不勞官假非史心見卷之三民則邦本固不傷財則國用充所以當時和氣致祥海內富庶黎民醇厚豈非一儉之所致哉謹書以為安興土木之工者戒

文帝不盡人之財力情

呂東萊謂文帝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三者可盡而不可繼也愚謂財可也力可也而情不可也觀吳王二十餘年不行朝享之禮已有無君之心夫為帝者當賜以詔書命兼舊過許以自新如再不朝然後聲罪致討如此則體統正而朝廷尊法度彰而恩情洽使列國諸王皆知所畏而且王竊逆無由矣夫何賜以几杖以致驕橫漸生釀成大惡兵連六國遂成尾大難掉之勢豈非停蓄含忍之所致哉

至於賄賂公行有傷國體將貽宗社無窮之患嗚呼賜杖賜錢不當賈也而賈之不受朝賂所當罰也而不罰文帝賈罰失宜乃貽禍亂如此呂氏不斥其情不可盡而反美之故予為之辯

臧否法

綱目書景帝三年恤刑之政者三可謂愛民有哀矜惻隱之心矣然晁錯以忠謀殺皇后太子以無罪廢丞相周亞夫以守正不阿死仁不施於夫婦父子君臣之間而乃舉舉留意於罪囚則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矣施恩顛倒豈非盛德之累乎

直不疑償金

昔孟子館於上宮館人失履夫以一履之微孟子償之亦不為費乃力與之辯何哉然獲雖微而盜賊之名不可冒認也況金之重乎同舍即失金使不疑棄行者子於人彼將敢仰不暇安敢以盜賊目之苟有疑言亦當直辭以辨夫何歎然自飯買金以償意其事又必明似為寬厚長者嗚呼曲意徇勢喻情譽其害小冒認盜金以損名節其害深幸而全有庶釋汙名若終無所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何其不智之甚哉大抵聖賢取與毫髮不苟冉有與公西華衆五乘孔子責其過與微生高乙鄰醯與人孔子譏其不直然甘受盜名以償金方諸孔子諱盜泉而不飲也獨無愧乎

表益以計殺晁錯

表益以計殺晁錯景帝惑之晁錯其族愚謂晁錯為國之謀雖忠而削地之舉未善使用賈誼父懷之策分國邑以錫子弟則恩亦遍及而彼勢自解矣然後致討吳王不朝之罪至於六國有過又當徐徐削之不亦善乎夫何驟加裁抑以激其變景帝不容諫言而遽戮及聞鄧公上書又不誅益則失之矣雖然晁錯不仁而錯亦自取觀錯與益有隙欲陷益於死地而益先以計害厥後假手於梁王而益亦誅即晁之殺錯也反覆相報如此然則以私讐而交相陷害者可不深戒之哉

亞夫堅卧不起

將為三軍之主兵以節制為貴亞夫會兵於繁陽軍中夜驚其變吳漢討賊於平原夜驚何異哉二子堅卧不起以安衆心即秦兵壓境而謝安圍碁賭墅廣臨澶淵而寇準歌謠慷慨呼同一謀也方諸無制之兵一旦變生不測倉皇失措不能鎮靜以待者固為善矣不若不驚尤為善

公孫弘布被

公孫弘為相乃為布被汲黯譏其為詐司馬光為相亦為布被人皆稱其為儉陸務觀書布衾銘曰布被可能也使人白儉不曰詐不可能也愚謂此銘未見其詐弘之心明其所以為詐蓋溫公之儉由於天性孫弘之儉出於偽為使儉果出於誠見武帝開邊啓釁窮奢極欲宜當推己之儉正帝之侈庶免蹈亡秦之跡耳當時未聞一言以諍之豈有自處儉約

坐視君奢而召敗亡之禍愛君者願如是乎方諸馬溫公
進五規於神宗首以窮兵黷武窮奢極侈為言是性心節用
之心以防人君多欲敗度敗禮之失也觀於此則二公之儉
詐俱可見矣

智囊

是錯也當時為御史大夫素號智囊則何異於戰國秦穰里
子之號也錯勸帝削吳遂致七國之變則亦何智之有愚謂
智可取者必如孔子之稱齊武子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可
也使錯知此尚何至於殺身

衛青不斬蘇建

衛青率師以擊匈奴裨將蘇建失軍軍法當斬以示衆青乃
留蘇建史史見之
不誅於境上何也蓋以刑辟不專於已乾剛獨斷於君不惟
守臣分而無僭上之失亦且尊朝廷而有敬君之心方諸田
穰子之斬莊賈不同也直則假權變以立功青則守經常以
尊主因時裁制各適其宜豈可以一槩而論之哉

霍去病何以家為

嗟夫功高天下若見忌威震人主者身危吾觀霍去病手握
重兵六擊匈奴所向輒克以建偉績處武帝之見忌也因帝
有治第之舉遂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為對豈無所見哉蓋
人孰不愛其家也愛其家者累其家也蕭何惟其功多而買
田宅實召高祖之廢田物惟其權貴而萌害宅不免武帝之
怒此乃主病目擊其弊也寧為國謀而不為家謀深得居寵

思危持盈戒滿之道夫宜乎功在社稷名動寰宇而免刑戮
之禍也歟

不冠不見黜

東坡謂武帝無道固不足觀惟於踞廁見青不冠不見黜為
可嘉正其宜也蓋謂踞廁見青外雖若慢而內實親不冠不
見黜外雖若尊而內則薄何以謂之宜未幾而淮陽之命下
終以嚴憚疎矣使帝以任青者任黯斯謂之宜

踞廁見青

人臣見君當於廟堂之上苟能自重君亦重之不敬慢也方
君踞廁豈臣子所宜進見之也青輕身往見先失禮矣豈武
帝故欲慢之而見哉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人臣
可不知所自重耶昔竇儀見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
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吁儀之自重如此夫何議

漢武帝遣使發兵擊羣盜

漢武帝時盜賊蜂起乃遣繡衣發兵以擊其與唐僖宗今天
下鄉村各置弓刀數板以備羣盜何異哉夫盜賊起於饑寒
困苦所迫也良由武帝窮奢極欲大喜功勞師費創海內
虛耗唐自懿宗季修日世用兵不息賦歛愈繁二君所為若
合符節所以財盡民窮盜賊蜂起今不求其本而徒以兵擊
器備其不知何如哉愚謂弭盜之策當任循吏勸課農桑去
奢省費輕徭薄斂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矣此得本之論
也世之人主當以是為鑒歟

卜式助邊

武帝窮兵黷武使式有愛君恤民之心當諫而止在海上虐耗百姓靡敵之手人反輸粟助邊所謂達君之惡助暴為虐也也官不受非直辭輕當責故假辭以為愛君之辭也後拜為郎中賜田十頃未幾擢為齊相遷御史大夫即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之術也前不受官而今乃受之則其懷奸媚上豈非穿窬之徒歟

公孫賀不受相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公孫賀曰擊耳聞者也方其拜相之初如唐之鄭祭自揣不勝其任固辭不受去之可也夫何栖栖不去以倉貴貴又不能訓戒其子使守分循度其後父子俱不得其死無異驚餌之魚復不其釣傷乎之鳥故入網羅何其不智也哉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彼惡足以語此

蘇武守節

武在單于賜之以爵祿恐之以刑辟不屈不撓可謂烈矣夫矣其後納婦生子蘇氏識其色欲之心武亦不免嗚呼武知武者哉推原其意一則安虜無旋使不害己二則保全性命完節歸漢愚謂春秋謹華夷之辭胡婦之子固不可歸歸於中國而武之大節又不可使無後也歸之何害夫以一人其節尚能抑強虜之心方諸竇武陳蕃群賢反召嚴鉞之禍曰氏謂東漢節義不若西漢以其務名不務實誠哉是也

司馬遷言陵無罪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觀陵降虜如失節之婦罪不勝誅矣遷乃言其無罪呼史官萬世是非之權衡所以優善貶惡勸於人也今以忘君事讎之人而美其有國士風所謂不處美不隱惡安在腐刑之辱非自取乎陽節潘氏議其罪過於天其論足以破遷子陵之失矣

王賀除德

武帝窮奢黷武嚴刑暴斂以至海內虛耗民窮盜起有迫於饑寒限於不知者固君子所當深恤亦有乘機劫奪殘害良者此又君子所當深惡而懲治之也王賀巡行郡縣宜當反思致盜之原察其情之輕重而刑之宥之可也夫何為身言板詳史心卑其廢法樂之以矯福哉呼釋已捕之盜反肆其暴陷無辜之之深受其殃何異終桎中之虎以食人也然猶以為除德而望後世顯榮不亦愧乎

田千秋一言取相

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雖左右諸大夫國人皆以為賢尤必察焉而後用昔江充誣蠱以陷太子帝於父子之間寧無一日之思哉而千秋一言適逢帝悔悟之際所以感動其心遂拜為相單于聞而譏之帝何輕朝廷之名器而濫授之乎方太子被冤之時未聞千秋如安金藏剖心以明其賢及死上書亦已晚矣果何益哉大抵宰相上佐天子以出治內則以安百姓外則懷服諸夷庶有以塞其職矣昔司馬光入

相違人武勅邊吏慎勿生事聞邊蠻其敬畏如此今千秋不能起單于之敬畏而反致其譏則其不足以當委任也可知矣吁仲舒汲黯正心多欲之一言誠有補於治道帝何其不悟而相之使其以相千秋者以相二子其治化豈可量乎

輪臺之悔

武帝輪臺之悔胡致堂美其為帝王處仁遜義之法也謂非帝之本心乃因衰老不欲為而悔之也何以見之觀帝窮奢極欲聚斂嚴刑神仙宮室盤遊黷武以致海內虛耗民窮盜起則何異於始皇哉蓋始皇無道由於不知道之者李斯固亦足責矣武帝明知故為觀其平日與衛青言曰如朕所行是襲亡秦之跡也其言可謂洞察敗亡之道者矣當是時也

官板詳史心見卷之三

新刻官初八字評史心見卷之四

昌邑王廢

霍光受權樞之託擁昭立宣奉太后命廢昌邑南軒潛室二儒稱其當大任屹然如山仗義舉動光明嚴延年奏光擅廢立主無人臣之禮不道嗚呼湯放桀武伐紂伊尹放太甲則何異於是光雖不敢比湯武伊尹之聖然安社稷排大難綱目予以大節呂東萊美延年為夷齊之後一人則是以夷齊之非武王者非光也武王伐紂孔孟辯之已明不失為聖人然則延年効光乃憂一時之無君耶夷齊叩諫之心所以守經也光廢昌邑乃憂一時之無君耶湯武伊尹放伐之心所以行權也經權得中異世同轍豈可泥延年之効而以光為不道乎

不學無術

人臣當國步多艱之秋非有大學術不能託孤以安社稷觀伊尹誦詩讀書而後於太甲桐宮周公多才多藝而後輔成王於櫟櫟愚謂武帝窮兵多欲海內虛耗光承生民凋瘵之餘國勢綴旒之日乃能仗忠復義舉動光明擁昭立宣而有私殺果敢之才廢昌邑王而有撥亂反正之術雖伊周何以加此力薦張安世杜嚴延年贊成宣帝中興之治皆光之功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何以言之楊雄荀或非不學也一則失身以事莽賊一則失身以事操賊然雖學貴天人演獵書史而於大節有虧何異不學無術之人哉

王成以偽增戶口蒙賞

一或偽增戶

爵賞朝廷之名器非人君可得而輕授於人
口以欺孝宣遞封以侯孝宣因之以欺天下使天下悉歸於
虛延竊偽而不可枚置非誇盛喜功不察之所致哉然非軍
功不侯乃為朝之成憲今違祖訓濫行爵賞所謂錄後名實
安在

滿望之不欲外補

滿望之上雖不欲外補宣帝使之乃徵入少府蓋欲間遇而
有省身不及之意帝則以直言之士補外官其惡諫可知
矣宣則勵精圖治而天下又安以成中興之功章則廢太子
而殺梁竦封黑防而罪耿恭燕以外戚跋扈東漢之衰實基
於此治亂懸絕如此世之人主豈可一日而離正人手。

閉閣思過

韓延壽為左馮翊有民昆弟爭田公乃移病自責訟者悔謝
轉相勸勵四十餘縣莫敢以訟言其與蘇瓊謝普明兄弟爭
田之事何異哉嗚呼吏務德教而不尚刑威反已責責而百
姓感化語曰道之以德有耻且格其斯之謂歟世之為民牧
者蓋亦反求諸已而已豈可一於鞭朴以治民哉

帝王以全取勝

范帝王以全取勝貴謀賤戰之言則知克國平羌養威持重
無輕舉妄動之失不遺一矢無勞師費餉之虞存國體活民
命抑虜情誠為萬全之策矣其視李陵輕敵莽謀以取敗惡

可同日而語哉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孫子
曰以逸待勞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公皆有焉

張敞五日京兆

周公戒成王曰小人怨汝訾汝則皇曰敬德威怒曰朕之近
初未嘗罪之也况殺之絮舜之誦張敞雖曰背恩負義其罪
不至於死何乃竟誅乎忘朝廷之幸而擅專典刑無容人之
華乃假松然方諸李沆為相時有狂生叩馬上書屈詆其短
而不恤其休休有容相業奇偉則其人品之高其識所能及
哉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敞何足以語此

關功臣於麒麟閣

宣帝繪功臣於麒麟閣當以武居先次班表其大節可也夫
官無許之小見麒麟閣之四
何置於諸臣之末吳氏謂帝此舉蓋為憐服我心以狀中國
人之盛歟謂繼漢猶夏命將征豈麒麟閣虎名所能禦哉
使序爵失宜士必辭體故首級少差史純以法鳴府以賞太
輕而議文宣余為漢戰解甲委鶴魏人以挫不及而拒懿公
然以武之大節而居下位恐失天下忠臣義士心孰肯蹈湯
赴火以效忠乎况人情莫不欲富貴苟不滿所願則又轉而
他適矣如武剛正者幾人故李陵遺書與武得以播為口實
而與衛律降虜由宜帝導之也使麒麟閣果能懾服戎心而永
絕侵陵之害不亦善乎當時單于雖曰欺塞不過詐耳耳然
狼子野心朝服暮叛宣帝初崩章帝即位未久而大肆猖獗
故非延壽與師以擊西羌陳湯矯制發兵以擊郅支然後中

國始得又安是知辭閣誠不足以禦戎尚賴二子之力帝之此舉計亦左矣使當時無武又將何以狀中國人才之盛乎人君臣民之有功者尊位重祿以酬之彼將感激莫不捐軀以報雖有外侮不足為慮後世漢元帝唐太宗當處凌煙閣旌表功臣未聞為幘服戎心以狀中國人才之盛而舉也漢治難期即此可見

二疏請老

三疏因元帝哀憫不足輔導又見趙廣漢之死已知時之不可為也乃飄然長往可謂見幾而作夫夫人孰不欲立治朝事賢君然事變之來不能盡如吾意亦當勉力以盡其職豈可避禍以為便已之計哉昔伊尹五就桀箕武于邦無道則愚使其可以遠害吾身聖賢必先去之而不為矣二公卒漢大爵已非一日正當竭忠以報知元帝非桀之暴虐可比觀其納賈捐之諫畫畫珠犀有以蓋武帝窮兵黷武之愆似亦可與有為者也苟能委曲開導庶幾一悟治道豈可量乎然輔之不佞而後諫之諫之不佞而後去之則事君之忠行已之志兩得之矣夫何處太平之世安享尊榮見嗣君哀憫先事隱遣使百官皆效而去置君孤立於上則天下國家萬民庶政望誰理乎或曰亂邦不居公為柱石撥亂反正可也況時未至於亂乎觀其言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專為身謀可知矣乃以所賜之金日與親故宴樂而無憂君憂國之心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吳氏稱其加人數等然

則孔子之言非歟

漢元帝不用馮野王

羣臣舉馮野王為御史大夫元帝因石顯之言遂廢其與文帝避嫌不用實廣國意相似愚謂野王果賢雖抱必用不降雖跡必廢吾何容心於其間哉昔周公之於成王叔父也漢宣帝之於霍光外戚也二君皆能用之一則教化大行一則中興漢治後世不以私親為嫌而以用賢為羞呼元帝懦弱固為可哀石顯嫉賢誠為可罪元帝不察而猶委心信任宜乎不能繼孝宣中興之業也炎祚不振實基於此良可悲矣

樊感守心

成帝時樊感守心責罷言大臣宜當之帝乃詔方進賜冊貴讓使尚書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方進遂自殺嗚呼六事自書而桑林之禍可應一言既善而樊感之災可移使帝能如成湯宋景側身修行未必不回天意以致祥也今乃歸咎於大臣迫人於死進肉未寒而帝隨朋曹謂天可欺而禍可移手

劇秦美新

儒者著書之言所以扶世教正綱常明節義也故文山泰帝一贊至今生氣凜凜猶存讀之令人景仰楊雄作太玄運易而昧進退存亡之道莽暴漢祚乃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稍知義理者必羞見其面目安肯為之臣妾拜伏膝下而其心以事乎雄既失節又稱莽功德而劇秦以美之則其奸佞

尤為可惡雖有大義矣以為當時葉勝死節梅福先夫以
分明雖辭學多不及也先儒李氏諸人讀書不識字亦
謂難於而後不識

葉勝死節

王莽遣使以單于印綬送勝稱疾固辭不受諸罪遂不食
飲食至十四日乃死其與文天祥八日不食猶生乃復食謝
枋得不食二十日不死乃復食同一轍也嗚呼人以食為天
也七日不食殺氣絕必死今觀三公已過七日不死何也愚
謂天不遽爾奄忽公者蓋欲恭白其節義愈堅志誠愈篤浩
然之氣愈剛大而不可屈撓使之垂於千萬世以為忠臣義
士之勸也不然何其死異於人哉三公不食而死無愧於受
爵耻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也

薛方辭聘

王莽篡漢乃惡人之朝也當時梅福逢萌見莽先去龍勝死
節薛方辭聘皆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吾獨於薛方有所
不足因其初聘固辭可也再聘危言力拒可也不然或迷或
死亦可也如梁卿之罵安祿山寧斷其舌而不降如孫按之
罵李克用寧錮其身而不屈不惟使莽賊知篡漢之非亦有
以除折其腰危之念而吾之節庶不失夫何以非言卑辭
阿諛莽賊益從感悅其心使不聘耳繫身絀善反何以騙其
僭竊之心莽賊必曰我之謙恭受禪始與是舜揖遜同也不
然何以來賢者稱我為明王方降唐虞之德乎安意舉為肆

無畏而達莽之盜常自方始此蓋守節不貲視莽之盜以
為出處之計耳設使不聽其辭以刑戮迫之吾知方如魯
之就董卓夫耳薛其心就死以全節哉班固不病其非反以
貞而不諂諂之過也雖然猶愈於楊雄劉向孔光屈膝以事
乎

王霸水合

凡行師當先察其地形如遇川澤必須預為舟楫所謂惟事
事乃有備無患今觀王霸水合不過倖倖成功設使眾
軍臨河若水不合無舟可渡且有追兵在後進退掣肘俄頃
之間立敗公事何異陰陵失道而亡楚哉使霸有見用兵合
詭計以安眾心也兵便地急營濟其雖有追兵庶得渡河此
乃臨機應變之策也大抵三軍所向斥埃為先苟不能知其
山澤夷險高卑廣狹淺深之勢而率意妄行一遇不測將貽
無窮之患乎凡為將者不可恃其天幸尤當出於萬全也可
不以是為戒哉

識與薛封

諸呂榮寵過盛謀為不軌遂致族誅無忌拜官三子厚賜十
車終遭禍敗自古戚里狎恩恃愛播弄威福不惟有危社稷
亦且自取滅亡予觀識與薛封之言蓋以盈滿為懼深得保
身之道也所謂居寵思危知足不辱二子有焉世之戚畹當
以此為鑒夫

宋弘不詣

光武欲以湖陽公主妻弘弘以大義方耶蓋當肯為之
所欲也弘獨無是心哉誠以夫婦人倫大綱風化之也
此有平則天理滅人倫廢豈非名教中之罪人乎况朝廷
方之極臣民之所視效也帝既不能戒勉其使守節以
風化反致臣子無故出妻而廢綱常何以表正萬邦哉
雖入官而郭后隨廢自處不正而欲進人於不正茲非
道無咎重綱常而不垂糟糠之憂輕色欲而不慕椒房之
貴不賢而能之手

下詔慰安馮異

功高者見忌權重者身危不有明君知臣之賢而無猜忌難
免殺身之禍矣馮異治關中三載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
百姓歸心號為成陽王帝以章示異絕無一毫疑慮猜忌之
心乃下詔慰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
疑而有懼意其視高祖一聞人有言韓信反者即為偽遊雲
臺之舉所以當時君臣多不克終然則光武此舉豈非有懲
前毖而欲保全之哉

嚴光不屈 備介聘傲之士

昔公山氏召而孔子欲往以行道惠王禮聘而孟子開示以
仁義此聖賢不脫有忘天下之心也光武即位嚴光遂變姓
名帝以物色訪之已有圖治之心似足與有為者非若公山
氏梁惠王可比也及駕幸臨光方高寢後迎入官與之共卧
光以足加帝膝帝不與校亦可謂助畫止寵矣愚謂帝初訪

光既變姓名不出可也既出應聘得君行道以濟時亦可
也况平定之初庶事草創生民凋瘵使光有憫蒼生之心
陳治道弘濟派難飄然長往不亦善乎夫何一語不及而去
其節雖高而無化益行道濟時之心也惜哉

郭伋諫用南陽人

郭伋言選補舉職當簡天下賢俊其言切當以為不宜專用
南陽人則足以私意而廢公道矣使南陽人果賢抑將廢之
乎立賢無方彼未知也

李業等不事公孫述

伏節死義非輕當貴重綱常者不能李業等耻事公孫述或
死或為得狂或托盲事雖不同原其本心皆欲成就一箇
是各安其志而已因視失身以事英雄者豈不賢乎光武平
蜀後即舉盛典祀以太牢表其門閭徵費貽拜為太守深得
帝王旌獎節義之道恢復前烈宜哉

漆身為瘡

費貽不肯失身以事公孫述乃漆身為瘡佯狂以避之可謂
能全大節矣其與豫讓為智伯報讐何異哉貽則效箕子之
為得保首領光武權為太守讓則效荆軻之計遂致殺身徒
死無益於事嗚呼貽則忠與智而養全讓也忠有餘而智不
足成敗雖殊其本心則一而已

郭伋拒開

光武出遊後遂郭伋拒開不開帝往東門入次日憚上疏以

諫帝嘉其直乃以布賞而罪東門吏呼臣執云而不從君之私君服義而行賞罰之典所謂君明臣直也據事直書交美自見

却獻馬

光武隴蜀平後卒不言兵因外國獻馬遂却不受即武王克商之後歸馬於華山之陽同一意也吁既踵文帝之美又蓋武帝大宛來馬之德謹書豈過乎哉

隴蜀平後不言兵

光武當草昧之初欲平群雄以復舊業不得已而用武也自隴蜀平後卒不言兵因皇太子問以攻戰之事即舉孔子對衛靈公之言以止所以抑其尚武之心也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光武以之方諸唐太宗詔太子知左右屯營軍馬事不亦賢乎

王丹助麥

王丹因鄧禹西征關中缺糧乃率宗族上麥二千斛以供軍需其與卜式約粟助還無異也禹表丹遂拜為馮翊稱疾不視愚謂卜式乃有為而為之丹則無所為而為之也夫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無所為而為之者義也卜則擢為齊相遷御史大夫賜田十頃其心以受丹則辭爵稱疾恬退高而觀此則君子小人待辯而明矣

劉昆反火

反風滅火誠以動天虎比渡河化及惡獸此乃德政所致非

偶然也昆不自居光武嘆為長者之言而命書於冊以臣不伐功君不沒事表而出之交美之也

馬援戒子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客援在交趾使其遺書以子貢方人者為戒以古人可法者為勉不亦善乎夫龍伯高何如人也微子效之至於杜季良則非其為天下輕薄子而之比之為畜類已先譏議乎人矣所藏乎身不恕而依詭諸子者豈有是理哉以致繁愁怨望光武收其印綬不保令終皆援自取方諸孔明柳班王果不及

鄭衆不拜

夷狄凶虐雖王者至尊亦且結好和戎况以一使之微敢與官叛許史心見卷之四十一之抗哉鄭衆尊中國抑虜情其與季義琰不拜高麗王楊由義胡昉不拜大金同一轍也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四子可謂能達聖訓者矣王倫不有辱於宋乎

耿恭拜井

神雖至幽可以誠感非誠必無應矣耿恭屯兵疏勒城中絕水恭拜祈之即湧出吁誠能動物况神之靈有不感乎然祈之得泉非神之功乃誠感神之功也傳曰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斯言信夫

即宮上應列宿

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明帝因陶館主為子本郎寧賜以錢而不許嗚呼帝誠有意於愛民也

不惟慎重守寸土保惜名器不以私而害公深得帝王建官慎重之明於知人良可嘉也

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

帝近出鄴城弟微遂伐獵河內前因鍾離意疎而罷其官之徒因王莽謀而罷進畋之行若帝可謂從諫弗咈勞作政過而樂於受言也豈非效文王不敢盤遊而以大康卜旬弗反為戒哉

賈處勸功燕然

凡椒房之親人上但當尊位重祿不當參以兵政之權權柄一專謀為不軌觀諸呂掌北軍而為篡逆王莽執政柄包藏禍心載史可見肅宗至於和帝大戎頗遵德化四十餘年未聞犯違今憲肆凶威以挾幼主握重兵以欺朝廷觀其師出無名理不當伐也盛夏役眾時不可伐也出境三千餘里勢不必伐也夫何傾無量之費繁無罪之功誇張功德紀於燕然何有補於漢哉和帝年方十四獨能誅之世謂可以作德孝昭乎與當

後尊國於內而慮專權於外父子兄弟根

株連結連勢難天難於動也帝也不勞心力一旦剪除有如反掌非剛明英武時克圖哉其視孝昭殆或過之謹書以為寵任外戚者戒

班固以史

實貴寵納妾郡國皆賀漢中郎當遣吏戶曹王仲諫曰實貴不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起足而往願明公勿與交通

後漢中郎敗相與者皆被戮獨漢中郎免愚謂固為良史之才所以譽其耿忠也意乃姦臣罪不勝誅夫何附之征夷而勸力燕然其是反不若一吏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固不違聖王宜其輕仁義賤守節不敘殺身成仁之美也竟死於獄非自取乎

王允敘蔡邕

班固附實意遂死於獄苟或事曹操卒亡其身自古博學之士所與非人皆足取禍董卓乃篡逆之賊王允誅之百姓歌舞道逢士女雖賈衣裝市酒肉以相慶所以泄其憤也蔡邕在允坐列聞之驚嘆允遂責邕而殺之嗚呼邕為一代文章之名士也生則附卓以苟祿死因哀卓而殺身何其不智之甚哉世之君子凡於出處之際當慎擇其人而相與也

震畏四知

楊震暮夜却金固為可嘉不若使密不敢遺金尤為可貴焉賢為國古之人皆然未聞以金耐薦王也然密遺金於震吾不知金何自而來耶今日遺金於震安知他日不遺人遺金於已乎密之奔競貪利昭然可見况震性公廉不受私謁人皆知之密為故人豈有不知而遺之以金哉以為不知震而遺之是不智也度其不受而遺之是以詐欺震不誠也為酬其引薦而遺之是教震以貪不仁也察之為人若此則其素行不端可知矣尚以茂才薦公廉有餘而知人之明不足惜哉

以齊包之付中不拜

薛包父喪後其母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去累改設使不得已廬於外旦入視母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必廢後父母俱亡第子世新包不能止乃中分財產其奴婢器用田宅之類皆欲劣弱散家產薄者後第子廢財零費包復服給安常聞其賢乃以車迎拜為付中不受嗚呼公之令德始則孝於親中則友於弟終則見重於君處人倫之變委曲以盡其道如此乃不拜官而固辭其高尚獨出人表也即孔子所謂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其為為政惟公之謂歟

楊喬辭婚

官版詳史心見卷之四

漢光武欲以公主妻宋弘而弘力辭唐太宗欲以公主妻敵德而德不受竇武所薦楊喬儀容偉麗數言政事中理桓帝愛之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遂不食而死嗚呼喬豈真慮輕生而無所見哉蓋光武太宗英明之君也桓帝昏庸柔懦之主也當時官官專權宦官起為禍將及矣從婚有損名節違婚必致殺身不若一死之為優淑後堂人被戮不可勝數若公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愚謂宋弘敬德所處也易楊喬所處也難使宋弘敬德處喬之地又不知能如喬之不食而死否耶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

鮮卑然其母欲包降母遂謂包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溺

忠義爾其勉之愚謂以陵母訓陵事漢王伏劍而死意相類也嗚呼甄二母之賢德固無不同論二子之忠孝亦有可議蓋包委質為臣固無棄城降賊之理乃舍母以全忠者不得已也陵則君臣之分未定去就得以自專然不能如徐庶金傅歸操以全母者得而已也已也夫不得已而不能全母亦為可哀得已而不能全母後當深罪併書於冊以為天下後世臣子之鑒戒耳

不得已而降之可也

趙苞為遼西太守鮮卑執其母以招降苞遂戰母遂被害程子謂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未其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遂戰乎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又曰必不得已而降之可也愚謂忠孝既不能兩全當酌其尤重者成就一箇是若無計以全母生不若遵孟子效死勿去以保一郡之人民為大蓋毋輕杜稷重也今曰不得已而降之可也又與以君城降求生其母固不可之言相悖矣設使後世臣子不幸處苞之地懷程子之言將欲舍母守城以盡其忠歟抑欲全母降賊以盡其孝歟方寸亂矣無所適從二者不可得兼將何所處為當讀史君子請折衷之

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

昔漢哀帝幼帝幼冲章卓專權謀為不軌生民困於水火之內示社稷於累卵之危關東諸將曹操等共推宗室劉虞之賢欲立為主觀虞所對力拒不受一則見公體當道不為

逆賊一賊已公肆朝廷以守臣節其視宋太祖因循不獲追而滅之豈不亦愧乎

子房、韓信、彭越、張敖而後皆功成身敗。故程子稱其有儒者氣象。曹操挾天子以篡漢乃姦臣賊子也。荀彧屈膝于房。大節有虧。方語子房重道義而輕富貴。多不及也。擬或爲子房何異以鴟梟而比鳳凰哉。呼。蘇子司馬溫公皆名儒也。一則稱或道似伯夷。一則稱或功居管仲之先。二公評說高下失其當。况操蛇虺之見哉。

初操壯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

問之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受劉將軍恩瑣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曹立效以報曹公乃去其後不忘父要之言遂殺頗良拜辭而奔劉氏其言足以斷金石信鬼神也一日操從劉備出獵羽力勸殺之而備不從使當時聽信其謀中原故地盡復於劉操豈得以寡敵衆而肆其姦哉其謀所以憾先業裕後昆也戴氏誠羽輕信寡謀愚謂羽之信可取正在力却老瞞之數語羽之謀可嘉正在勸殺老瞞之一言忠義智勇獨出人未識者當觀其大節不可以成敗論也戴氏所識豈待辯之而後明哉

洪為東郡太守。嘗為廣陵太守。張超功曹。後超在雍丘。曹

擲關之急，洪請兵救。紹衣紹不發，以致江都洪與紹絕度。紹遂舉兵攻洪之糧掘鼠焚廂，削已盡。後敘愛安慰上城陷男
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並無叛者。洪被執，以大義責紹，遂殺
之。嗚呼！若洪可謂仁人義士也。惟其義故不負貽，惟其仁故
感一城之人同死。其與張巡之守睢陽何異哉？予竊曰：謂
漢獻帝常乘輿播越奔走荊棘之中，衣紹累絮，六輔新受上
將之命，手握重兵，不能奉迎大駕而阻洪請援以救，振起遂
致喪師而亡。楊龜山乃謂雅丘之圖非切於己，欲其背好用
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應末以為過。而洪之絕紹亦不
量已彼歟！其不屈而死，蓋亦匹夫匹婦之為諒也。愚譚雅丘
漢郡也，張超漢臣也，曹操篡漢之賊也，以曹攻超，紹當協力
十六
誅之可也。夫何阻兵而不救哉？後紹被操擊而敗，欺凌漢
室，秦虎貽患，由紹自取。既失於不智，擅殺滅族，無君親國則
又失於不忠，其罪不可勝誅也。龜山不責紹助桀為虐而反
譏洪為匹夫匹婦之諒，立言謬妄。春秋褒善貶惡之道哉。

呂蒙襲關羽

曹操雄猛篡漢，乃亂臣賊子也。羽奮忠勇，輔昭烈以誅無道。
呂蒙正當協力扶漢討賊，以正天下之大分可也。夫何襲羽
而殺之？則是舍順就逆，助桀為虐，亦桀耳。未及受封而亡天
報之速如此。故綱目削其官爵，不書所以惡其同惡相濟之
非以為萬世鑒戒之戒。

伍員鞭屍以雪父讎，後孫臏以身以報君讎，蓋所以快一時之憤也。夫聞婦人之報讎，豈哉？按：打陽督為賈庶幾，太守孫綽，明妻徐氏，信我討之，觀其假以除服，是賊使不迫，已以行其身潔也。客約夫，將傳嬰等協力共圖智也。然一呼二將，響應以誅賊，蔡夫勇也。愚謂徐氏婦人也，尚能為夫復讐，能為男子不能為之事，為人臣子，豈獨不當報君父之讐乎？老瞞無君，篡漢奸臣，賊子神人，共憤當時在朝之臣，無有一疾首痛心以討之，反又屈膝以事，豈非徐氏之罪人乎？後世劉平妻胡氏殺虎報夫，同一貞烈，併錄以為後人之龜鑑。

三分天下

大抵學者之評人物，當觀其時之難易，勢之順逆，天命人心之去留，向背何如。昧此妄議，亦非定論。郭璧議孔明之輔昭烈，其謀不正，兵出無名，無恢復一統之志，非堂堂正正之師。愚謂此蛇鼠之見也。然孔明豈不欲扶漢討賊，而混一區宇哉？觀其言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睹，故立談之間，即以三分為言，必有所見也。蓋遇難為之時，處難支之勢，況天命人心不助漢耳，豈易為之哉？且以周家積功累仁，至於文王聖德，三分天下止有其二，必待武王繼之，順天應人，然後一戎衣而有天下。方諸孔明獨處羣雄之中，力弱勢孤，如一支十數難孰易孰順孰逆乎？當時審天下大勢，定於胸中，一見之頃，告以荆州用武之圖，謀非不

臧也。輔帝室之官，綱目書劉備起兵討曹操，兵非無名也。又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志非不欲大一統也。兵有節制，正義明律，而不為詭計，師非不堂堂正正也。奈何老瞞未誅，而先主已殂，隴軍方出，而營星夜墜。孟子曰：君夫成功則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其斯之謂歟？故楊誠齋有曰：人心歸漢，王即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郭璧不觀其時勢，天命人心大節，乃以成敗論，豈不謬哉？

諸葛亮受顧命

自古君臣授受顧命，上無嫌疑，下盡忠悃，未有若昭烈之與孔明也。觀其言曰：嗣王可輔則輔，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有是舉，擇遜之氣象。若非始皇、隋文猜忌之君也。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其言有伊周、箕畢之忠，愛非若董卓、曹操欺孤弱寡之徒也。一則見昭烈得人勝託孤之寄，一則見孔明得君有委任之專。嗚呼！方三顧初遇之時，魚水相投，似若有為矣。奈何功未成而中道殞然，倡明大義，聲罪討賊之心，雖死不忘，足以建綱常，扶正統，蓋與日月同明也。惜乎天不助漢，良可悲夫。

孔明擇婦

李晟因娶營妓與張延賞有隙，以誤國漢超強娶人女為妾，太祖密令還其主。自古名將貪色而舉事功有如此者。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而公處之樂然，夫好色人之所欲也，然所欲有甚於色，則亦不足欲矣。觀公聲大義

以計賊竭忠誠以恢復朝躬盡瘁維時末造先儒諸君
天之氣經綸之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
隆重良由寡欲養心所助之多也此蓋與李光顏力辭難弘
絕世女色岳武穆不受異姓名妹同意衛書以為世之將士
貪色者戒

春正月丞相趙鼎王貽謀還至洛陽卒

朱子作綱目效孔子脩春秋之法凡史所載前代人臣有虧
節義者則去其官爵封諡斥其姓名而以死書蓋所以深惡
之以為萬世鑒戒耳曹操謀為不軌以篡漢祚此乃奸臣賊
子天人共怒罪不勝誅矣及終書官書爵書姓書名書卒乃
與賢人書法相同無他愚謂朱子之意正所以表操素受漢
家爵祿今乃無君而行篡逆則其奸逆盜竊神器之罪愈暴
白於天下後世矣其與五代馮道書法無異操之正所以深
貶之也觀史者其表目見

竹林七賢

賢之名未易稱也必道德有一善可稱若孔門高第然後足
以當之以管仲一匡天下孔子既許其仁曾西猶且鄙之不
以為賢况其他乎觀竹林七子肆情放蕩滅絕人紀蓋有所
為而為之也目擊桓靈之世李杜諸公起權議以訕朝廷嫉
宦官而遭黨錮遂往轍乃反其道於是沉酣為樂以曠
達為高王衍何晏輩更相效尤專以清談老莊是尚以致朝
野為之尚士大夫習為風氣欲與世浮沉以為免禍之計

耳竟使紀綱不振而教化陵夷權傾下移而晉祚衰微末流
至於五胡亂華生民塗炭何足為賢若已斯名種特不若下
臺之忠義淵明之高節斯無愧

羊祜以德信懷吳

羊祜伐吳敗陸抗對境命使常通款遺枯酒飲之枯遣抗
服之吳與吳交兵刻日乃戰不為掩襲之計出軍行吳境刈
穀為糧皆計其所侵者送絹償之專以德信懷吳子獨不然
晉與吳無敵也二子身係兩國之安危生民之存亡當各為
其主以圖成功可也夫何命使相通哉設或謀為不軌雖悔
何及昔狄青行師野宿皆為營柵陳兵數重今精銳將士守
衛所以防刺客也岳飛出征因軍旅取民一縷以束芻者即
官報詳東心見卷之四

新以狗彘所以禁剽掠也康子饋擊子拜而受之曰丘也
不敗嘗與乃凡簪之饋也其謹如此况敵國乎司馬懿用兵
如神諸葛亮兵有節制此皆古人之成法今乃違此吾恐接
毒而殺按七而糾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陷生民杜稷於危亡
忠於謀國者顧如是乎胡致堂謂非良將保守境土之長策
其議甚明凡為將者當以是為深戒也

晉武焚雉頭裘

夫奢侈為眾惡之門以明入者以昏出以治入者以亂
出人君豈可不儉乎晉武踐祚之初焚雉頭裘以示儉
可謂賢矣其視我

星祖之毀陳友諒鎮金床拒方國珍金王師馬鞍轡千載一

轍也然節儉雖同而與亡懸絕其故何歟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夫何晉武平吳之後侈心復萌窮奢極欲昔日焚棄特出於矯情好名耳逮基禍端滅於懷愍誠可哀也恭惟我

皇祖崇儉之心惟精惟一所以締造

丕丕基蓋與天地相為始終也不亦盛哉

晉武知所取舍

識詳之說曲學也以光武英明尚迷而不悟晉武獨能毅然以知所去取稱之何異哉二君所行既同一轍綱目予晉武而議太宗何也愚謂晉武剛明不惑故綱目與之者偶因一事之善而稱之也太宗大節已失故致堂議之者一善不足以其善也若論優劣太宗為勝豈可以是以而遽忽之哉

將軍周處擊齊萬年死之

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由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顧人志向何如耳周處少負氣敢始則勇於為惡中則勇於改過末則勇於從義遂為善人以致顯位乃以五千兵擊齊萬年七萬之衆矢盡無援左右勸退處曰此正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並非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哉責之以為處仁遷義之法

子史心見卷之四終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卷之五

劉淵寇太原

漢主劉淵寇太原遣喬晞取介休介休令賈淳不降被晞曉欲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亦被害嗚呼子節不屈於虜見夫有不平二姓之忠貞勢不汗其身見妻有不更二夫之烈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特書以為風化之勸也

劉曜獲晉惠帝后羊氏復立為后

晉惠帝羊氏見獲於劉曜遂納立為后羊氏每謂曜而短惠帝愚謂秦主苻破秦主苻輜重見登后毛氏美色欲納之毛氏罵且泣曰姬長汝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容汝乎遂殺之予觀毛氏乃夷狄之婦也羊氏乃中華帝王之配也毛氏尚守節而重綱常羊氏反失身以事虜賊吁心其死志不二天若毛氏可謂流芳百世而羊氏誠為遺臭萬年也

名教內自有樂地

古人造酒為祀神祇而燕享賓客過飲則濁性傷情亡身喪國將貽無窮之患也故大禹惡旨酒以醜儀狄武王作酒誥以免康叔豈非禁之嚴而防其漸哉夫何畢吏部能嗜麴蘖而盜飲鄰酒常人且不可而況貴為人臣者乎噫飲水耳於列鼎理義倪猶芻豢名教內自有樂地今乃圖口腹以失大體耳為盜以損名節何其無耻之甚哉予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其斯之謂歟愚謂樂廣識卓

國當奈何乃亦尚清談廢時失事不能請師復中原城壁
遂使夷夏表冠陷於左袒所謂責人則明恕己則昏損庸之
謂也

祖遺學根

人臣欲排國家之大難固當有安天下之志尤當有容天下
之量志則有所為而量則有所忍也勿踐欲雪其耻則新嘗
勝必待二十年而後成即書所謂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
乃大祖退痛中原陸沉生民塗炭渡江擊楫誓以恢復其志
不亦壯哉既知王敦叛逆宜亟就圖協力共濟從容以圖坐
待其變乘其勢而聲罪以討之若夫成敗利鈍付之天可也
何乃昧乎消息盈虛之理欲功速成慮其不就感病遂亡可
謂志大而量小才高而智疎胡致堂譏其未聞道也信夫

溫嶠絕裾

溫嶠因劉琨之遣不聽母命絕裾而去則何異於毛義一聞
府檄適至喜動顏色而欲赴之乎愚謂義為親而仕就祿以
養孝也方琨命將之遣嶠當毋能鍾如李密力辭願乞終
養而舉佩舉進以代可也夫何不念劬勞罔極之恩一旦棄
之飄然長往則是慕富貴以立功名賊天性以戾至愛重其
所輕而輕其所重夫獨何心哉可謂政辭金不忍離母以報
仲子之雙存展辭對不忍陷母死於擄賊之手方諸太真豈
不賢乎

陶侃運甓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保在廣州無事坐經督傳言可也
則明夫見危授命之理殺身成仁之道一旦當夫大變有難
疾赴不計利害而為之夫何乃舍此不學而事無益之勞哉
方蘇峻叛逆晉室顛危侃握重兵且當當援以討賊夫何運
甓而無救援之意必待溫嶠舉激始肯赴進未幾又欲還鎮
觀其昔日運甓曉人之言不有違於安臥矧目所以識此見
義不為而於君臣大節有所未盡遂使五胡雲擾四海鼎沸
實諸不動聲色挫秦符百萬之師談笑從容消桓溫叛逆之
畫執優孰劣乎夫何吳氏謂侃賢於王導謝安遠矣愚謂安
與侃伯仲也安豈導比哉安亦不能恢復中原以成混一之
功者亦由清虛所絆良可悲夫

石勒比高光

石勒謂徐光曰朕若遇漢高當北面事之可謂自知自屈矣
一日問諸漢書見鄭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
遂得天下後聞留侯謀乃曰賴有此耳據是而觀石勒之智
又若過於高祖也愚謂高祖處利害之中故其智昏石勒處
利害之外故其智明所謂旁觀者而當局者迷也勒之智果
出高祖之右乎

符堅得王猛

符堅得王猛語及時市大悅自謂劉玄德之遇孔明也殊不知孔明因昭烈三顧而後出倡明大義罪討賊吳氏稱其
為三代之佐然晉正朔相承猛既知失忠協力贊襄以成一

統之盛可也。夫何失身事虜，以弱晉乎？乃助桀為虐，亦非耳。方諸孔明輔帝室，之肯以圖恢復，豈不賢乎？先使諸將堅之於王，猛其相得之情，委任之專，與昭烈之於孔明無異。予觀王猛臨終，勸勿圖晉，卒後背其言而伐之，以致澠水之敗，其不及昭烈之信任孔明也，豈不相去之遠哉？

矯情鎮物

昔秦其廢境危如累卵，人皆憂之，而安不憂秦師既敗，晉室無虞，人皆喜之，而安不喜陳氏譏其矯情鎮物，愚謂方下戈擾攘，內外震恐，人心所倚仗者，惟一安也。乃視彼以為存亡，使其怯懦而倉皇失措，人皆相率投降，以求生矣。衆叛親離，晉祚豈能保乎？安乃圍棋賭墅，鎮靜不驚，虞之自若，所以安人心於危，急存亡之秋，即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虜臨澠淵，安寧歌謠，惟呼之意也。其智量豈不過人乎？及捷晉一來，當如孟子所謂以安社稷為悅可也。夫何了無喜色，與客圍碁如故，及送客出門，過戶限不覺齧齒之折，則其真情發見，豈非矯之之過乎？大抵兵凶戰危，杜稷生民，安危存亡，易於反掌之間，其勝負隱微，無形雖智者不能預待也。一或不謹，將貽無窮之憂。書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矯情鎮物，固非應變之權，而敬畏圖成，實為行師之要。夫以國之大事，乃置於從容博奕之間，計亦危矣。雖云成功，實人莽枯，不過僥倖耳。而使謝安乘於風聲鶴唳之餘，決戰於符師疲弊之頃，養茲微虜，殄滅無遺，豈宜。

故土克復為一失，奈何兵驕自滿，溺於安，安卒無以成混一之治，遂使五胡亂華，懷敗名辱，生民糜爛，宗社丘墟，可勝嘆哉。

謝玄救秦

昔金鐵僅使完顏忽針虎帶求糧，其辭甚哀，而宋不與何哉？蓋宋被金辱，不可勝言，觀其劫二帝，侵疆土，虐生民，領社稷，此誠不共戴天之讎也。然所以不發粟以賑，貸有正欲弱彼之勢，使陷於死地，以泄其憤耳。秦之於晉，亦然當時與師掃境而來，意在城晉，不有肥水之勝，晉之亡何常一髮之引千鈞乎？今丕被困於鄴，兵疲糧絕，此乃顛沛危急之秋，玄因求救，正當乘危搗虛，掃除胡俗，恢復中原，以雪其耻，不亦善乎？奈何因其來求，濟以兵食，而私恩以資敵，弱中國以強胡，遂使神州陸沉，夷狄猾夏，堂堂天子屈膝虜庭，何異開門戶而招寇賊，養虎以貽後患哉？傳曰：天與弗取，反受其殃，此之謂也。

孫盛執筆

桓溫以跋扈之強，專權廢主，生殺係於掌捥，朝廷畏懼，吳敢與抗。雖王坦之亦且倒執手板，孫盛乃作晉春秋，因桓溫榜頭之敗，直書其事。溫雖宵以破君門戶之語，而其志不移，則何異於異競之執筆哉？愚謂異競之於張悅，輩不過一時之好惡耳，豈溫震主者可比一忤其意，死之隨至，今盛不計利害，竭忠而無少回互，不惟無阿諛權臣之心，亦且有剛直不

捷之捷固可嘉也亦有可議者夫大將欲觀其才也必
不見見今盛學是非優劣之筆未必盡上當理以地於人
植藏之可也却乃輕泄以觸溫怒皆由自取豈保身之道之
計哉

和議萬里長城

大抵人處地險不可恃也龍長城雖築秦且丘城塞
士雖固而連城是知邊地以城為固而邊城以人為固也
情道皆西平師秦北却元魏唱言沙不遺一矢而胡人遠
避直無形之長城也使宋文帝始終信任置不足以控制羣
州而謂以六合哉何乃疑而殺之未幾虜騎臨城悔亦晚矣
嗚呼唇既亡而齒必寒藩籬撤而虎狼入即孟子所謂象必
自斃而後人斃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其宋之謂歟

宋衡陽王出獵

宋衡陽王義季在荆湘會春月出獵有父老被占而耕左右
斥之父老曰盤於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
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乎義季止焉曰此賢
者也賜之飲食不食問以姓名不答使義季當時下馬待之
以輕訪諸左右知其姓名乃力薦於朝一或用之必有補於治
也智不及此遂使遺賢可勝嘆哉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失人其義季之謂歟

蕭主筆試海陵王

蕭主筆試海陵王
蕭主筆試海陵王之子也高帝愛知已子故思其恩而以徐

報德可也胡乃弑帝之孫而自立何其不仁哉
殺人之嗣以得國欲圖永享天祿不意禍而
賊之謀以竊位欲皇長治久安豈期五戰而遽亡乎
亦死他人之手國隨以亡所謂黃雀利於螳螂而挾彈者又
在其後也天網之密反覆相報良可畏乎謹書以為萬世奸
謀篡國者戒

戎服講老于

四方無虞不當講異端况虜騎臨城危亡在待齊之君臣
宜憤併自強以圖退敵之策可也夫何率百官戎服聽講老
于乎其與唐代宗當藩鎮跋扈虎狼侵凌而百官座講仁
王經無異也吁唐則功勳國危齊則城陷身辱二君昏庸如
出一轍有天下者當以是為深戒

梁王繹焚圖書

夫人讀書所以明忠孝友愛之理也梁王繹見君父之難而
不救虐兄弟殺姪而不慈一旦魏師壓境已入江陵執繹而
殺之初城將陷也繹聚圖書二十萬卷焚燼殆盡或問其故
繹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思謂梁王殺身亡國緣於積惡所
致其書之過哉今乃歸咎於書吾不知當時讀何書有以誤
之也呼始皇無道焚詩書於未亡之前梁王繹不仁焚圖書
於將亡之際使梁王讀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詳味深思為善而不為惡尚何敗亡之有

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不克而死

任景滔天之惡神人共怒梁之子孫未聞有一痛心者以討賊為念者獨梁永侯雖天心報國雖不克而死使賊臣於天下使賊景之罪益以暴曰誠有補於風化也夫所以予之所以愧當時奸說貴國者

梁高州刺史李遷仕反高州太守馮寶及沈氏討賊

之

丈夫濟國難以討賊者世不多見況女子尤不多見也沈氏齊然勇敵襲擊李遷仕而敗之可謂能為男子不能為之事矣方諸世之人稽首迎降曾不若區區一婦人乎後命為石鏡夫人綱目於婦人封爵者十二者皆識之獨於沈氏予之何也前則相夫養義以討賊後則教子忠貞以事君其節義官版詔史心見卷之五豈不與孫胡妻徐氏同流芳於千載之下乎

書誅天下沙門

自佛入中國歷世崇信未有收廢者魏主嘗然悉去可謂明足以辯異端之非勇足以斷天下之惑似優於漢明帝唐憲宗然沙門為害甚於洪水猛獸不誅不可也上誅惡傷於殘忍也但誅一戒百既誅之後如韓子所謂火其害處其居人其人又如歐陽公所誅修其本以勝之吾道既勝浮屠自息何必誅夫佛與道皆異端也為害則一魏主既除佛法可謂能開邪夫夫何又前造壇而受符籙蓋造輪堂官費用萬計嗚呼滅佛而信道何異驅羊而養虎哉綱目嘉其誅沙門而不斥尚道教故予評之以破魏主兩道之惑

魏有芝生太極殿

雖鳴於鼎木生於朝古人曾以為敗下之兆予觀魏有芝生太極殿其與宋宣和殿樹生芝芝無異也魏則西南二方兵革不見蠶句之內大旱踰時不旋踵而尚書令高肇殺皇后干氏及其子呂宋則春檜專權誤國以致夷狄亂華生民塗炭千載之下若合符節上天垂戒之意信不誣矣崔光上表以諷之惜乎當時魏主不能脩省以回天變也哀哉

裴延雋上疏

魏主恪專尚佛老不事詩書中書侍郎裴延雋上言以諫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還都行師手不釋卷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陛下觀覽大覺應藏俱開然不釋卷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陛下觀覽大覺應藏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陛下兼存則內外俱周矣予觀延雋之言不幾於援儒入墨之意乎反復度之延雋善於開導君心者也蓋好佛乃魏主之固疾使延雋厲言正色以諫曰此佛法不可尚也彼方溺意於此豈肯從而遽絕之哉今乃勸其互覽兼存使魏主誦書日久自知聖賢之道可法而佛老虛無寂滅之教為非將不久而自廢也所謂入乎此則出乎彼矣吁不待辭說而引君於正道其亦可謂善於諷諫者

高允恐負程黑子

程黑子受布千疋事發謀於著作即高允允曰公惟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嗚呼君允可謂善為程黑子謀也又曰庶幾見厚斯言不幾於以意度其必免而告之乎夫意其必免而告

之是圖為僥倖何異唐太宗縱囚來歸以下賊上之心也及
觀崔浩作史被收太子欲為品之釋罪後常問兄曰思其過
而不敢欺嗚呼好生而惡死固世人之常情臨死不易辭者
君子之所難不是帝嘉其貞信遂赦之兄退謂人曰夷不赦
本求官指尊者恐有相累于故也愚謂設使當時兄不為崔
里子諫抑將以修史之罪獨歸於浩而臣諱以欺君子由是
而觀則兄實告之情特出於為友而忠直事君之意乃出於
偽為也蓋為友之義小而世君之罪大孰謂兄之賢而為是
乎先儒矧靜修疑為作史者之誤庶有以表兄之忠亮於天
下後世夫

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

官評史記卷之五

古曰官不必備惟其人于觀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

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叅之哉固辭
不受其與唐鄭縉一開并相慨愧驚疑固辭不拜無異也二
公自揣才力不稱故乃為辭不食其視世之人不自審已私
為奔競以求進而不知止者豈不深可惡哉

魏主進至魯以太牢祀孔子

魏主以太牢祀孔子豈不與漢高祖過魯以祀千載一轍哉
然漢中華之君也魏夷狄之主也然于戈接攘之秋而盡崇
儒術之道典用夏變夷卓越千古其視晉武帝永中華正統
本意請修孔子廟不報不亦賢乎

魏丞相泰以蘇綽為行臺左丞

宇文泰一聞蘇綽之賢問以政事夜半不覺齋席即拜為行
臺左丞其與漢文之於賈生前席無異觀綱目予泰而不予
漢文何也蓋泰所問者皆國治之急務而又官人得正當非
若文帝之於賈生問既非其宜任又非其在綱目一褒一貶
而伸彼抑此豈非效春秋予奪之意乎

魏大丞相泰殺其國臣王茂

安定國臣王茂無罪宇文泰誤殺之及聞左丞相慶之諫盡
赦不及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不惟足慶有不拘刑辟
之意而又見泰有悔過之明遷善之勇也其與郭子儀悔殺
張靈何異哉然悔過雖同而論泰之人品其不及子儀也遠
矣

古弼忠直

十一

魏侍中古弼稟性忠直一日以上谷范固太廣乞減太半以
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園恭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
不得陳言忽起捧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汝之罪魏主失
容曰不聽奏朕之過也何罪置之嗚呼若弼可謂切於愛
民而急於事君以國治也當時見弼固恭良久進言曰園
恭博學實足以喪志而妨政誤事臣有言進上望置之如此
告君未有不答帝之聽而納汝之奏夫夫何遽捧其頭而毆
之哉禮不敢齒君之路馬况樹君之近臣而毆之則其褻狎
侮慢不恭甚矣魏主不加其罪固見其有容直納忠之量及
於內訟又見其有悔過自修之心不賢而能若是乎

秋八月詔免罪三秦然後行刑

約曰王叔文第三子然後行刑以謂所罰矣然唐虞則王世績之亂藏相繼而施故事書其殺何也一則見隋文體讓而施之則見三子無罪而均遭殺戮呼使重其命而輕臣所謂厚其罪而其所尊者厚矣

高顯取陳之策

陳后主荒淫無道政虐民望天下義主以解倒懸也高顯與隋帝言曰弔民罰罪當以安氏為先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何事有不濟哉夫何勸燒江南廬舍儲積使陳氏財力俱盡其國雖亡民已凋瘵而夫來蘇之望矣呼塵臺之財鉅橋之粟未聞武王焚之也顯之策豈待貶而後見哉

高孝基知人

高孝基一見房杜而以偉器棟梁奇之裴行儉一見王楊盧駱斷非爵祿之器厥後一則二子為宰相以佐唐一則四子皆不得以善終二公之言如卜筮之驗史稱均有知人之鑒信夫

王伽縱因來歸

王伽縱因來歸其與唐太宗事相同而意相悖焉伽則一時側隱之心發見偶為之也隋文則重其篤信如醵而至偶赦之也唐太宗則矯情干譽求為此名而故縱之也律以天下之法皆未盡善併歸行冊交貶自見

龍門王通獻策

伊尹抱道自樂非成湯三聘不出孔明高卧隆中非昭烈二顧不就古人寧屈道以重己不枉道以徇人王通有經濟之策待時求之可也夫何不待求而自獻即胡五峰所謂以文行于其君者何異人之處于禮聘親迎不嫁却乃私奔其門以就手故綱目書龍門王通獻策不報不惟見隋文有求賢圖治之心亦以見通有狂進自輕之意併錄於冊交貶自見

冬十月文安侯弘卒

牛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第好酒射殺弘駕車牛弘自外至其妻迎告弘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恃問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弘曰已知之夫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嗚呼重第輕牛所以全友愛之情不聽妻言所以絕妬忌之意其視世之人因財爭論信妻分異皆弘之罪人也

高德儒指孔雀為鸞

小人欲專持國柄必先蠱惑君心使之昏亂莫知所守然後得以售其奸也高德儒指孔雀為鸞何異趙高指鹿為馬哉蓋指孔雀為鸞不過舛謬也指鹿為馬將以示權也然示權甚於舛謬而高罪實浮於儒儒言所以深著其欺君誤國之罪也世之入主要當慎於聽察豈可遽信其言而忽之

道士潘誕伏誅

潘誕為帝合煉金丹謂用石膽石髓命三鑿石求之不得乃以童男女脂髓各三斛六斗代之帝怒斬於涿郡故綱目書以伏誅其與武后之殺來俊臣亦以伏誅何異愚謂煬帝武

后漢刑監辟殺人多未得其當者惟於潘誕俊臣書以
付諱所以見煬帝武后惡惡之心一時出於天理之正而施
刑無不得其當矣事雖相悖而書法則同併錄于冊豈非效
春秋爲辭比事之法乎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卷之六

南京

後學

郭大有用身

著

賜進士第

監察

御史

吳郡王以旂

校正

賜進士第

按察司

金事

古潤成

批點

金陵

書林

周曰校應賢

刊行

世民誅佞人

書曰朕聖謚說珍行孔子曰惡佞口之覆邦家也太宗之誅
高德儒當矣然宇文士及逆當篡君罪浮於儒尤當誅之何
乃明知其佞而又官乎今但知德儒之佞爲不忠不思守城
不降可取也皆誅脅父起兵以篡隋忠乎不忠乎吁責人則
明恕已則昏其太宗之謂歟

秦叔寶程知節降唐

予觀上古不忠之臣皆王以事二姓若楚之季布漢之李陵
隋之蕭瑀李勣不可勝數也秦叔寶程知節嘗爲王世充將
軍二子見世充多詐預料不能成事因世充與唐戰於九曲
二子與數十騎西馳百安下馬拜曰僕倚公殊禮漂漂思報效
公猜忌信讒非僕託身之所請從此辭遂降唐愚謂二子不
惟有知人之明而長於料事亦且審去就之義而擇主依歸
吁識賢君於草昧竭忠悃以贊襄有若巢鵲之知大歲園葵
之企太陽也厥後果能輔成唐業圖形凌煙閣不亦宜乎

二月平陽公主薨

唐主起晉陽入關中平陽公主將精兵會世民於渭北與其

夫樂紹各負幕府。娘子軍以助唐復卒。唐高祖謂太常曰。公主親執金鼓。與義兵以成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遂用鼓吹以葬。惡按男子生而受之以干戈。祖豈故有事於天地四方者。男子之常事也。女子之生習之以瓦。示之以楊。卑之於地。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者。女子之常事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於政事。况可使之以專征伐乎。昔漢光武因皇太子問以攻戰之事。即舉孔子對衛靈公之言以告之。豈非抑其尚武之心哉。嗚呼。聖嗣尚不使之知兵。今以公主而習戎事。一失也。助父為叛以篡隋。二失也。乃以鼓吹殉葬。而違先王之典。三失也。秉筆直書。不惟罪高祖之虧臣節。亦以惡公主之不守婦道。

唐殺隋河東守將克君素

夫人情之所愛莫有過於妻也。然所愛有甚於妻。則亦不足惜矣。克君素因唐執其妻以招降。引弓射之。應弦而倒。所以示不降也。其與張巡被愛妾以結士心。何異哉。嗚呼。劉恩愛以令臣節竭。忠誠不事二君。若公可謂能審取舍矣。直書所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予又考唐涇州守將劉愿守城不屈。為薛仁果射死。鄧州刺史呂子臧守城與朱繁戰死。令君素守城以首付左右殺之。三人死節皆同。而綱目於劉感子臧皆書曰死之。於君素則書曰殺。不知其意安在。至太宗嘉其忠烈。乃贈為清州刺史。詔曰。君素雖壯大。人兒有爭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義氣之心。庶有以白

公之節矣。旌表節為勸人心。太宗其賢矣乎。

李勣真純臣

勣本星盜。不學無識。太宗乃以為託孤。使君伊周之任。而猶為真純臣。其謬甚矣。厥後高宗廢后立武氏。決於一言。自以為長享富貴。貽禍子孫。也不意武氏殺滅宗室。貽禍百端。不有狄公諸賢維持左右。唐祚不為周乎。孔子曰。一言而喪邦。此之謂也。阿諛取容。陷君於不義。真奸臣耳。卒致其孫敬業羅於叛逆之誅。以及父祖剖棺梟屍。固雖天道禍淫之報。豈非源流不忠之所召歟。齊黃氏謂太宗平生之治功。盡壞於託李勣。李勣平生之戰功。盡壞於立武氏。呼。太宗無知人之明。而李勣有違君之惡。表而出之。互貶之也。

李素立守法

素立不徇太宗之辟。遂執法以諫。其與張釋之諫文帝。驚栗與焉者同意也。意雖同而言則悖。釋之之言有以開人主妄殺之端。不若素立之論善也。嗚呼。臣執法而不徇君之所命。君納諫而不撓臣之所守。厥後太宗讀明堂錄。鍼灸書。禁宮皆惻隱之心。何莫而非公啓迪。濡養之功所致哉。

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

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先儒已有明論。予請辯之。唐有天下。固雖太宗之功。然高祖在上。總攬乾綱。凡發號施令。設官分職。皆自高祖出。雖建成亦不敢有所措焉。何哉。蓋以天無二日。國無二王也。當時王魏之輔建成。非建成之命。乃奉高

祖之命耳命既出於高祖則天下者高祖之天下也既為高祖之天下則高祖君也建成子也土魏臣也王魏既為高祖之臣建成又豈可自立為君偁父之臣而臣之子王魏既不得而自立則亦不當死其雖也然高祖尚在欲死於其雖則王魏不以高祖為君而以建成為君也凡有所命無不從之其視高祖如路人是以子而奪父之權也該使高祖不容而與建成爭抑將必死於所事而尊高祖乎若然則王魏未遠建成為無父無君之事矣茲非廢亂之道儼使王魏有見於古人遜位之事修陳開道建成太宗可也其或不從再引大王欲傳位於季歷之事告之若高祖能聽其言以位傳太宗大詰天下則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建成又豈敢言異議乎夫何坐視相殘不能論之於道而遽成弑逆之禍陰太宗於不義又不能其為肥遯後雖有功惡得無罪

張鎮周不私故人

張鎮周不私故人即蘇章二天之意也愚謂立法以刑故舊似傷於義廢法以全私恩惡害於公二者皆不可也鎮周既為都督以治百姓欲執其法當於未赴任之先凡於親故道之以書戒其改過遷善如有不悛者奉法刑之之語使人皆知畏畏各國自新之路則私恩公法兩全而無害矣或有不遇又當周旋以全之若事有不可為則之亦不傷於義豈可該酒肴贈金帛焉得人人與之敘情乎

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

溫公謂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子觀矩之佞於隋者偽也忠於唐者亦偽也何以言之矩見煬帝昏侈窺其志在於驕或乃撰西域圖記獻而說以征高麗遂至殺軍亡國及見太宗英明納諫欲效一貪吏則面諍引之以正吁同一事君也何其趨向之殊乎大抵臣之於君所遇雖有昏明之異事之當以一定之理君之聽不聽惟盡其在我者而已觀伊尹五就桀以正道未嘗因桀之昏庸阿諛逢迎其惡也及事成湯亦以是道初不變其所守而異其事哉今矩遇煬帝則以佞遇太宗則以忠使太宗所為皆類煬帝吾知矩亦將以事煬帝者事太宗矣坐視其惡必不肯導之於善觀太宗親征高麗勞師費餉望歲生民皆由矩獻圖記啓之也忠於君顧如是乎況失身事唐大節已虧溫公不考其素履而遽以忠許非定論也

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宰相代天子以敷治獨攬萬幾權不少假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亂秦用趙高卒成殺蘇之慘梁用朱异遂召臺城之辱此乃偏聽成奸獨任成亂之所致也太宗目擊其弊命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凡有所失得以糾劾使不至貽禍患於天下國家此乃防微杜漸之意不亦善乎固可嘉也亦可憾也當時房杜為相馬周為御史大夫王粲又從而獻替之止能成貞觀之治而不能輔太宗正心簡身端本於閤門房閤之間以致父子兄弟大臣之倫乖鳴呼朝廷之政事異有

大者此數者乃舍此議不知當時所議者何事耳徒為
樂良可悲夫

賜絹愧賊吏

賞有功而罰有罪此乃人君勸善懲惡之典也長孫順德貪汙
太宗法行時應一戒百可也不然若白其罪或就親
功而省之則法正而恩治使羣臣皆知所畏憚而不敢犯行
賄賂之私可也今既不能正彼之罪反賜絹以濟彼之貪何
異漢高帝以金錢而賜張敖哉呼四罪而天下咸服帝王不
立異以為高不矯情以干無亦違乎王道而行也焉有賞物
而勸犯法之人乎

至誠治天下

太宗即位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為誰對曰願陛下
臣言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
也上曰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以權術小數接其
臣下者輒嘗耻之御策雖善朕不取也并氏美太宗可謂知
君道矣予考太宗素復皆非至誠觀其下詔連負官物悉令
歸免而又獲督如故一也以新興公主嫁薛延陀及納謂絕
其婚二也慮更受賊密使左右試之以略及今史受絹即加
刑戮三也憂後嗣不能懷服手勅而以術數出之四也至金
主難言及大示出勅之事謂人君者五月偽為朕御臣下惟
以至誠耳呼若太宗可謂言與行違有愧於君道矣大金胡
也尚知其非并氏下之不亦過乎

禦戎上策

唐太宗謂昔人禦戎無上策今朕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非
上策乎高祖謂太宗可謂言不顧行以取八也及觀今年伐高
麗明年討突厥窮兵黷武勞師費餉蹙血生民動搖王室及
延陀不服尚欲以新與公主妻所謂上策何有呼親其言誠
為確論考其行託諸空言不亦愧乎

張玄素諫修洛陽宮

秦始皇作阿房宮勞民傷財罷斂天下貽譏千古太宗修洛
陽宮一間張玄素之諫即罷則何異於漢明帝因鍾離意上
疏而罷北宮之役乎呼臣無阿諛之私君有納諫之量不惟
惜國用亦且舒民力誠遵孔子節用愛人之訓矣漢文帝罷
露台評決心止上卷之六

谷那律諫遊獵

太宗宴出遊獵魏徵虞世南劉仁軌進疏以諫不止千言谷
那律乃以瓦為衣不漏而對太宗感悟遂厚賜之嗚呼貨直
而寓諷諫之意豈簡而有忠愛之心觀公平素淹貫書史稽
遠良稱為九經庫然亦不負其所學矣

太宗善推其所為

五十謂古人善推其所為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太
宗踐建成元吉賊恩害義仁不施於外氣而反留意於罪囚
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矣則何異於不能三年之喪而總
小功之祭哉胡氏因之請明堂賦奏書戒撻因言此乃一時

良心發見就其一事。蓋稱之也。若夫金節有虧。豈暇論哉。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自古皇后之寵外戚。養成叛逆。未有不自柱楔而自取伏誅也。觀漢諸呂霍山王莽。實為可見矣。唐太宗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太后固辭曰。妾備位椒房。恩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臣在官。可為以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嗚呼。不使預政。所以杜驕橫之心。盈滿為懼。所以為保身之道。書曰。若寵恩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太后能遵是訓而無忌違之。所以不免黔川之禍也。惜哉。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子翼處隋亂世耳。以仕及唐。語微而反。不至何哉。惟原其心。蓋不以人主無道而累身。不因世道方隆而敗節。託以老母為辭。豈非忠臣不事二君之意乎。綱目書以隋官。正所以表其赤心於隋。而非唐之爵祿所能餌也。即視封德彝蕭瑀。迎降賣國會大馬之不如。子翼起卒乃謂士君子出處當適其時。子翼能仕於無道之隋。而不能屈於有道之唐。苟有志於當世。舍是則無時可矣。感謂尹氏之言。但可以論隱居君子出處當適其時而已。若子翼守道不變之人。豈可反教其敗節以事二姓哉。况太宗篡隋。且為君父多慚。德稱為有道之君。其言失之。

王珪諫太宗出廬江王瑒之姬

夫人心固各有所蔽。小各有所明也。善諫君者。因其明以直。

其不明。且有回天之功。因其悟。以通其不悟。庶成補衮之功。蓋好色乃太宗之所蔽。而敗亡則太宗之所明也。故王珪必先論環。所以得妻之由。而後告以邪。八善善之事。則太宗遂悟。環妻不可留。而隨出。立待犯顏。苦口諫之。哉。當時使王珪屬辭。正色曰。此姬決不當留。彼方溺於美色。而怒其出言之暴也。豈肯聽出之哉。易曰。納約自牖。王珪深得此義。

縱囚來歸

唐太宗錄大辟三百餘人。縱使還家。與囚及期而至。以就死。遂赦之。方諸我。

太宗文皇帝因三司錄奏大辟三百餘人。一旦惻然不忍。既令行人持節諭之。使有冤抑者。以自陳。又命羣臣。

日以處決。則何異於周書所謂服念五六日至於一。時不敵要囚之意也。嗚呼。既存於恤。以愛人。又不廢法。以縱惡。非君唐太宗遵道義。以千百姓之譽棄天討。以市一己之恩。可也。一念之仁。結於民心。保金甌於不缺。延國祚於無窮。蓋與天地相為始終也。書曰。以長我王國。其斯之謂歟。

蕭瑀真社稷臣

古之所謂社稷臣者。不事二君。死生以之。觀王燭不歸燕。以死自誓。蘇武不忘漢。大節不移。斯稱之矣。蕭瑀歷事梁陳宋隋。一聞高祖之招。奮然趨附。諫或唐虞。又失安保。其不轉而之也哉。太宗無知人之明。輕以一言許之。范祖禹正當明其。

失節而議太宗過許之非可也夫何反稱焉介然自有隕無二太宗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所以嘉之可謂知臣矣吁
貪利祿而失節義輕去就而重死生者若事雖迎降背國真無恥好諛不忠之臣其與馮道無異則何大節之有據事直
言不惟貶太宗失言輕許其瑀而又識祖禹過許逢迎其君也

秋八月遣使詣高麗楚隋戰士

觀分註前書太宗下詔收瘞隋末暴骸至此又瘞隋戰亡之
士綱目稱其可謂仁也已夫可謂遠也已夫則何異於文王
澤及枯骨之意哉嗚呼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以
至於誠和萬民則存沒均沾其惠矣今觀此舉誠為仁死
亡而有惻隱之心也既存此心虐民之政必不為矣
路隋轍志在高麗勞師費餉使無辜赤子死於鋒刃之下何
其重死亡而輕生民哉先儒謂太宗假仁大類若此綱目不
究其言與行違而適以仁也遠也美之不亦過乎

詔羣臣議封建

封建帝王所以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昔堯封子於丹國
舜封弟於有庾禹封以國為氏者十三湯封以國為氏者
七武王封兄弟之國者十五封姬姓之國者四十書曰以
蕃王室詩曰維周之翰易曰先王建萬國以親諸侯使各
治其國各子其民森羅建列相與維持然後治化淪浹而
兆民允懷邦本鞏固而多歷年所何莫而非封建之功乎

後世桓文廢置不行以失遺業始皇分為郡縣卒亡天下
歷世遂寢至唐太宗慨然有志於復古奈何魏徵李伯樂
不能詳考而阻之馬周於志寧不能輔翼以行之使唐虞
三代之良法美意不復見於後世可勝嘆哉厥後柳宗元
范祖禹以為非胡五峯胡致堂以為是尹氏蘇氏各執一
說紛紛卒無定論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下已定革前朝之弊創一代之規分封

諸王以藩府處以土腴之地豐其廩祿翼以護衛之兵平
時無專政預事之權遇變有相維救援之力置三司大夫
相制彼有所忌而不致發立撫按糾察其弊此有所畏而
不敢肆內之權足以弭外之變外之勢足以戢內
古準今因時裁制是以

諸王各守爾典無替厥服有江漢朝宗之念無觀鯢不軌
之心維持國祚安如泰山天與長而地與久也不亦盛哉

十一月林邑新羅入貢

書曰內作色義外作會義年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
或不亡此五之作歌以傷太康盤遊無度也林邑獻五色鸚
鵡新羅獻美女使其受之未必不喪志迷心而傾國也太宗
洞見其弊各遣而歸之嗚呼不受鸚鵡則外不荒於禽不受
美女則內不荒於色創莫大之業垂於三百年之久何莫而
不由於端好尚之所致哉

削工部尚書段綽階

晉呂公著上去奢之說於宋神宗謂人主當有四德何欲不
遂而侈心易生諛佞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欲無所
不至矣是以先王法制作為奇技淫巧以導上心者後無放
此若臣愛君之深意也以輪為工部尚書引君以當道使
不至於玩物喪志庶幾上愛之心也夫何奏微巧工以啓其
敗度敗禮之為哉太宗一聞此奏宜當懲治以正其蠱惑之
罪可也何乃既知其非而又命工以試及綸使造傀儡方惡
之以削其階嗚呼臣不當進淫巧以蠱惑其心君不當命工作
以試其制胥失之失綱目獨譏太宗而不罪綸豈不失春秋
褒貶之義乎故予補其未備之旨

聘鄭氏為克寧既而罷之

夫好色人之所欲也溺情於此未有不喪國而貽無窮之
禍觀晉之亂也驪姬吳之禍也西施所謂傾國傾城之驗矣
太宗前聞王珪諫而出盧江王瑗之妻此聞魏徵諫而罷鄭
氏之女若帝可謂寡於改過而樂於受言也尹氏謂與漢明
帝大起北宮既而罷之同意愚謂孟子嘗言人知好色則養
少艾好色之心非宮室可比蓋太宗之罷鄭氏也難明帝之
罷樂官也易豈可以一律觀哉千載之下若宋仁宗聞王素
之言即出美人此與太宗事相同也併錄於冊以為世之人
主溺於女色者戒

創業守成孰難

太宗除隋舊唐削平諸亂以有天下在位三十餘年身兼

創守之責絕無而僅有也作以太節不能無愧孟子曰君子
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太宗但知創業守成之難而不知端本
貽謀之道觀其脅父臣虜跡血禁庭門慚德安誅大臣此
創業之無道也天下平定之後鮮克有終魏徵十漸條陳切
中其病此守成之無道也大本已失雖有他美何足美哉魏
徵玄齡不能勉帝正心修身以為創業守成之本而徒以末
節言之亦非善道其君者矣厥後高宗玄宗繼父妻亂典常
殺三子寵妖妃顯獲杜稷流毒蒼生固非守成之主皆踵太
宗所為也夫貽謀不善貽效之所致哉嗚呼周自后稷教民
稼穡積功累仁至太王王季延及文武克紹前烈上有開創
之聖祖下有守成之聖孫此其所以為創業守成之也

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都尉

太宗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對曰臣妻雖陋
相與其患難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所願也
乃止嗚呼振芳之親富貴也公主之美好色也二者人之所
欲而不動其心若公可謂重天倫而輕色欲也周俾宋弘專
美於漢千載之下豈不使人景仰二公令德以興思耶

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

志寧為詹事所以輔導太子在手綱常倫理也非有金革之
變豈可奪喪忘哀而居官乎宜太子不從其諫反命刺客張
師政殺之則何異於隱憂遺刺客楊賢之殺杜林也嗚呼秉
齊好德之良心人孰無之張師政一見志寧寢處苦惱而不

忍殺所以重其孝也。楊賢一見杜林推弟畏車而不忍殺所以重其弟也。然則孝弟足以感化強暴也。徒可知矣。刺客豈不賢於太子陳寶乎。

吳王恪英果太宗欲立之

太宗建儲之後見晉王治懦弱恐不能勝其社稷之寄。而有志於吳王恪無忌乃擁護晉王而疎吳王。後太宗崩無忌奉遺命以立晉王。而又陷吳王於死其意以晉王為已出欲藉之以長耳當貴也。其謀不亦遠乎。豈知害己者不在吳王而在晉王。妃武氏也。武氏怨無忌而坐以反即無忌誣吳王而陷以溺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天道昭報其應如響可畏之甚乎。史稱吳王英果誠諸王有所不及也。使無忌官說評史心見卷之六不陷於死則亦有以扶唐而折武氏之奸心矣。不惟乎晨鳴之禍而無忌亦得以保其令終也。尚何有殺戮之慘哉。

忠臣憂君必防其漸

太宗間薛逆潘聚虞臣謀者十餘人褚遂良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遂良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憂君必防其漸。若獨患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愚謂妹之受珍會奇獸之漸也。而召公防之桑者之為玉孟珙之漸也。而其子防之古人不以一事之微而忘獲衛堅水之戒。厥後遂良之事高宗當武氏長髮之時宜與羣臣力排正教庶弭高宗邪淫之心。此亦防漸之一道也。夫何置而不言及事已成然後碎首流血以諫亦已晚矣。嗚呼遂良言與行

違何其明於告太宗而獨昧於告高宗也。

太宗親征高麗

高麗有罪但當命將出師豈可以萬乘之尊不侵戎事而投於不測之險哉。褚遂良力諫不從後征無功乃深悔之。嘆曰魏徵若在在不使我行也。命使復立所仆碑。范祖禹謂帝知過而能自悔予意不然。觀遂良之諫無異於魏徵之諫也。何必於微之諫致思而於良之諫不從乎。設使徵在雖諫帝必不從也。何以見之。昔薛延陀猖獗李勣謂太宗曰陛下欲發兵致討魏徵乃諫而止。至今為患若用陛下之策何至如此。上曰然此誠徵之失矣。朕嘗悔之。予所謂使徵在雖諫不從之說也。帝誠有悔過之心。徒良之諫即罷東後夫何連也。官說評史心見卷之六而遂良之諫終之諫此知過而不能改也。祖禹不識也。而反美其知過而能悔斯言謬矣。觀太宗之思魏徵不過矯情耳。豈其本心哉。

段志玄真將軍

段志玄字文士及分統衆卒太宗夜遣官官至骨士及納之志玄閉門曰夜半不辨手動真偽遂不納。吁若公可謂守軍法而不聞天子之詔得將體而有集欲之心誠為周亞夫之儔耳士及豈待貶而後見哉。

帝寵賜太子

太宗作帝範以賜太子。呼帝誠有愧於是範也。觀其曾父起兵推刃同氣淫亂弟室安誅大臣所謂君體求賢修身治國

之道何有厥後高宗皆棄斯寵寵武氏幾危社稷任奸邪瞞禍百端孔子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徒誠哉是言也

徐惠妃諫征役

國雖強大好戰必亡太宗之征高麗勞師費餉殲生民徐惠妃上疏以諷不惟奏威持重以尊朝廷亦且恤軍省費以安百姓數言之間雖古之大臣啓告其君亦不過是其與曹太后諫取燕薊千載一轍也后妃之賢若此惡有英明之君其見反出於女子之下哉誠為可笑

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程子謂漢大綱王唐萬目舉愚謂大綱者君臣父子夫婦之倫是也觀高祖安誅韓信獄繫蕭何而於君臣之義嚴官板評史心見卷之六孟姜如意被鵠而於父子之恩虧溺愛戚姬而於夫婦之義薄大綱何由而正乎所謂萬目者禮樂兵刑教化之類是也觀太宗開門懸德驂血禁庭而於禮樂何有累征高麗妄殺織女而於兵刑黠濫大誅名儒增廣生員無明倫教化之實萬目何由而舉乎漢魏約義帝發喪斬丁公以拘衆先儒護其假此以正彼之罪也何凡謂之大綱唐雖定府兵之制立租庸調之法即孟子所謂舉一而廢百也何足謂之萬目程子不究其大本徒以末察言之故子所以辯

評史心見卷之六終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卷之七

貞觀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水

綱目前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至此繼書帝在萬年宮夜大水恐謂洪水泛溢降氣之甚也隆盛之徵乃應武氏得寵權權是禍亂唐之兆也上天垂戒之意豈不昭矣乎吁桑林禍應緣於六辛自責焚燬災移本於一言既善使高宗因洪水之災恐懼修省以出武氏何有北鸛司晨滔天之禍哉謹書以為世之人主溺愛權寵者戒

韓瑗諫立武氏

韓瑗諫高宗立武后詞意懇切無異於薄好禮諫立武惠妃者夫吁二子所言雖同一則高宗大怒遂立一則明皇遂止非明皇從諫賢於高宗但好禮舉前車覆轍為戒其言易入所以固其心也若韓瑗則諫於朕光之前不亦難乎以長孫無忌三子為朝散大夫

高宗欲廢王皇后而立武昭儀儀無忌不從乃挾昭儀幸其宅而又賜以金寶綰帛十車授三子以美官蓋以此誘之不放言也使忌有愛君憂國之忠力辭不受豈不有以潛消高宗溺愛之心哉夫何見利而遂忘義居寵而不思危以致武氏然終遭誅戮嗚呼以王旦之賢相真宗猶以美珠媚况無忌不學之小人豈不為利誘乎

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

官成北鸛晨鳴詩刺唐婦喪國此通志界所成之格言也予

觀高宗之寵蕭淑妃而王皇后妬之無計可施一見武氏嫉
足入宮陰令長髮高宗納焉蓋以此欲問蕭妃之寵愛也豈
料武氏得寵專問遂殺王后蕭妃呼武氏之妬王后即王后
之妬蕭妃特一間耳向非王后陰謀則武氏何由得寵以肆
其志哉武氏亂唐之禍實緣於王氏所召如此然則婦人相
妬之害不但忘家喪國亦足以殺其身而已世之為后為妃
為公卿大夫及庶人之妻妾者當以妬為深戒也

張公藝九世同居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宅問其所以睦族之道公藝請
紙乃書百餘忍字以對予意不然使一人能忍未必人人皆
能忍也一事可忍未必事事皆可忍也使事之無害於
忍之而無所妨事之有害於義者忍之必有其室苟不
是非可否輕重曲直而一切忍之則將流於委靡不振而有
敗當亂俗弒父與君不勝之患矣欲一世和睦且不可而况
九世乎予推公藝睦族固以忍為主設或尊卑之人事有不
合於理者必不忍也亦有其道以處之見帝幸臨觀就忍權
倉皇失措偶因所問初不暇分別其事有可忍有不可忍之
義一舉權以忍字半爾應對也若據其忍可以睦族豈有是
理哉何以見之觀高宗乘橋過於容忍遂致武后流毒四海
幾危宗社則其忍不足以睦族為可証矣凡有家國者固效
公藝之忍尤當以義裁之庶不壞事也
謂高宗過於忍
之大責公藝不當又以忍字告之宜曰臣
所以同居之久

由家長重法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如此萬一有警焉予
意公藝不過一田舍翁耳何足以知此哉知此者雖古之大
臣終告其君亦不過是諫威知之以對猶恐武后聞其言以
取禍公藝不言之意恐為此亦未可知也

寵辱不驚

上曰敕奉以言明試以功半服以庸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明此唐虞三代考課之良法也今不考其人之長行偶
因一時容貌可觀而遽信以為賢吾恐大詐似信大奸似愚
未可知也以帝克之聖神尚以知人為難孔子之大聖且曰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又曰論
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聖人觀人其詳如此然則
考課子未敢以為當
身言言判
唐以身言言判選士則古人良法廢矣唐虞三代取士以德
行後世有賢良方正茂才明經孝廉等科尹氏謂言言判亦
可也子意不然蓋善於言語者不免於孔子之責言石經在
自附於董卓之門判度文者乃同於桑弘羊之列不可以此
取人也明矣然欲取此三者先以德行為本否則不用焉至
於身又不可以譽論也若以身之偉麗而取之則防風氏之
長楊魯之夫猶不免死於非命若以體貌之鄙惡不取焉則
皋陶之鳥喙姜師德裴度之跛癯醜陋皆在所不取也選士
豈可拘於一定之法乎

以李敬玄為洮河道大總管

劉仁軌鎮洮河軍時李敬玄為中書令仁軌每有奏言多為
玄抑仁軌由是怨之知敬玄非將帥才故反力薦使守西邊
未幾敬玄與吐蕃交戰敗師遂貶敬玄為絳州刺史累請仁
軌唐之賢臣也所奉事必當理而玄抑之固非也今仁軌陽
雖薦玄陰懷報怨之私意在害玄實誤國家之事有斯忠之
心無容人之量其視爾相如之待盧頗不有愧乎

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

少府監裴舒為唐高宗造鏡殿上與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
下殿走上問其故軌曰天無二日氏無二王適見殿間有數
天子不祥孰甚焉上即令剔去吁高宗可謂明也已矣因
官報詳史心見卷之七

四

其明而通之庶盡納約自牖之義乎是時武后僭亂事李
義府播弄威福武三思盜竊神器則是三天子矣政出多門
不詳孰甚使仁軌舉此三者明言而直諫之必有以開高宗
之蔽而群奸亦不敢大肆其惡也舍此不言而指壁間所繪
之像以諷之當時一見高宗不悟宜再言曰殿庭之上非照
鏡之所奸邪之情豈能鏡可知陛下誠能不以殿為鏡不蔽
於私不諂於欲光明正大可照萬物雖有奸諛貴國惡能逃
於洞察之下哉智不及此乃以鏡殿圖形為不祥而高宗終
不悟武后李義府武三思為大不祥可勝嘆哉

鳳鳴朝陽

長壽死後中外以言為諱無敢逆意進諫者卷二

十餘年矣李善感因高宗封泰山追及五嶽乃力諫而止之
誠為鳳鳴朝陽矣獨不思當時試擅權盜竊神常作為殺戮
流毒蒼生未有甚於此事也善感正當力排正救以開高宗
之感庶幾一悟而弭亂於未萌可也夫何坐視不言釀成滔
天之禍延至暮齡始諫營繕之事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繼
小功之祭也吁朝陽之鳳吾獨不喜善感鳴於高宗時與土
木之時每獨恨不能鳴於堦后作威借霸之日幸使其一
則此龍息唱又何有司晨之禍乎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武后之立本於李勣之一言遂貽無窮之禍至於孫敬業乃
舉兵討之使其果有吊民伐罪之心誅孽后以泄神人
官報詳史心見卷之七

五

豈不有以蓋前人之愆乎愚謂李勣乃以諛佞逢君而立武
氏以亂唐固不忠也敬業本以失職怨望而討武氏欲復唐
亦非誠也黃氏謂駱賓王徒敬業討武氏之檄文有可取
者以其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二語足以發孽后之
罪也吁勣之剖棺固不足惜而敬業遭手兵戮亦可哀也

唾面不拭自乾

婁師德處撻手觸諱之時處榮寵過盛人或嫉之無以自免
故教其弟以唾面自乾此固避禍全身之計也夫爾汝之稱
人猶慚憤而不肯受實諸唾面之辱殆有甚焉何乃甘心隱
忍自受之而無愧乎苟以是為自全之計則凡可以持祿固
位保身全家雖撻尾乞憐吮癰抵時皆將不顧體面應恥而

為之矣。豈非師德教之歟。然彼罪人之嫉。必如傳所謂功蓋天下。守之以謹。任極人臣。守之以讓。勇力過人。守之以怯。又如孟子所謂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如此則自治。非詳而身無不正。人皆敬仰之。不暇自育。以消其妬忌之心矣。時何從而至耶。此其所以為罪嫉之道也。

周安平王武攸緒奪官隱嵩山

自古外戚每希聖寵。專權借竊。以致亡身。滅族。若漢之呂王莽。實意是已。武攸緒則天姪也。方后僭亂之時。集官歸隱。安貧樂道。不以爵祿繫於心。及三思禍敗。無所干累。吁。若公可謂見幾明決。而待其身之道也。易曰。同人于野。亨。其謂此也。

薦賢為國

晉板渚使心見

六

濟天下之難者。在豪傑為天下之豪傑者。在大臣韓信不見。奇於蕭何。則輔漢之功。無由而成。寇準不見。重於王旦。則澶淵之績。何自而建。武氏亂唐。幾幸宗社。狄公撥亂反正。而忠誠懇切。引拔士類。而外濟艱難。由是莫安王室。再造乾坤。知人之明。為國之也。辨變之智。事其不可及也。楊氏以詩美之。曰。一語喚回鸞鵲。九雷奪得鳳雛還。豈非真社稷之臣乎。吳澄稱為百代珠。絕人物確論也。

安全藏剖心

于按綱目書。武后殺太子廢太子。滅宗族。戮謀臣。其凶威暴虐。亘古所無也。有人告皇嗣潛蓄異謀。后命來俊臣鞠問。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子之死。問不容見。不亦殆哉。今藏

乃持刀剖胸。以明其枉。太后聞而釋之。唐宗由是得免。嗚呼。捐軀命以辯太子。無反之心。當忠義以弭孽。后嗜殺之慘。亦猶當酷熱而解。以清風熾炎。火而濯以涼水也。其狀顛瀾危之心。何其至哉。昔江充誣蠱陷太子於死。武帝後問田千秋。力辨其寃。悔悟感涕。遂拜為相。厥後金藏。未聞唐宗有旌嘉擢用之典。其少思負義。蓋與漢高祖之負紀信也。豈不同於一轍乎。

稱為國老不名

武后內殘殺賢士大夫多矣。獨於狄仁傑雖面引廷諍。言聽計從。且稱為國老。不名。無他。忠誠動之也。夫以暴虐一婦人。尚可以誠動。則君子之待人接物。事上臨下。豈可不以義而相與哉。范希文謂公居相位。而能復廢主。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嗚呼。言誠有之矣。謂之如神。惟聖人足以當之。予未敢以公為然。

兩雪

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庚辰大雨雪。此陽氣失節。而陰氣經公。子登之說。兆夫鑽巫之難作矣。愚謂千載之下。後見於唐觀武后僭竊克廢中宗。擅攬乾剛。國政皆由。已出唐宗。雖若君位。不過擁虛器而已。是以人道反常。而天意大變。其應如響。何以言之。大雪陰物也。三月陽和也。三月而兩雪。陰盛陽衰之象也。大異若此。何足為瑞。然則武氏之敗。若連國以坤逆。乾以泰勝。剛豈不昭然見於天變之際哉。蘇味道奸邪諸佞。

帥官賀王求禮正以諷之當時薛后淫亂後春之時不阿中苟隨有獨之依之者公可謂明明者大味道阿諛取容其罪罪勝許

十二月以張嘉貞為監察御史

侍御史張嘉貞為御史探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史曰此有佳七可與議事者手史遂舉平陽尉程才張嘉貞及與之議果中其節節諸意力薦請以已官授之不下問行取人為之意同升於朝無嫌忌之心公叔夫子多讓乎

敘五王

大抵斷蛇不死懷毒愈深刺虎不斃為害愈盛薛李景謂二凶雖除張薛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此乃深識也也也以予論焉東之等謂始何其不意哉使當時協力共濟明大義薛罪致討魏武后廢為庶人置之於死地戮三思五王使少長無遺尚何殺身之有嗚呼舍元惡而不誅擅輕舉而取禍所以楊絳伯有誅史之議而明致堂雖許其忠又有智不及之嘆也

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崇訓兵憤而死

三思亂亂宮闈盜竊神器賊虐忠良潛移唐鼎雖萬死不足以贖其罪也太于重俊不勝憤恨乃起兵致討保社稷救生民可謂能于大矣以天子在上太子稱兵而綱目不甚反何也蓋予其為天下國家兆民計耳豈有異謀哉嗚呼父為君不供前誠而主討之以攻其貴百已中宗廢庸之

失反罪重俊於死曾父其事為逆不亦誅乎

祝欽明八風舞

祝欽明以經授中宗以周官大義授桓彥範等朝廷尊之乃擢為祭酒上宴有官欽明請作八風舞夫以斯文宗主非為伶人之態豈不深有玷於名教乎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技藝以為樂國子司業郭山樞獨歌鹿鳴蟋蟀之詩又嘗宴侍臣命各為詞諫議大夫李景伯黃門侍郎李日知皆獻所賦而襄陽規諫正君之義方諸欽明媚上無恥豈不笑千古之一笑哉

玄宗識人君之體

大臣不當親細事况萬乘之尊乎玄宗不應姚元之奏請序進郎更司謂識人君之體夫豈不賢於魏明帝按行尚書之事哉後綱目書帝分吏部為十銓親試決判則又下親庶職夫吁前識人君之體而後昧之所以不免是統上表以諫而致尹氏之議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玄宗之謂歟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觀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其儉出於天性故終始惟一玄宗勵精之初去奢崇儉焚珠玉錦繡於殿前此意甚美至晚節不堅遣御史求南海珠翠環寶何其前焚之而後求之哉蓋禹文誠也玄宗偽也誠則心純於理而不累於欲偽則進銳退速而不能克終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玄宗何足以語此

仲食宰相

處懷憤懣雖崇同相日以其才不及崇母事推之時人
伴食宰相遇謂伴食者無所作爲尸位素餐而已懷憤懣居
相位家無儋食道言則爲宋璟諸賢親其誦平謹厚無矜已
傲物之心自知自屈有推賢讓能之美新以同心相濟以成
開元之盛也夫何議奉告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人之人之度聖
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惟公其庶幾乎

捕蝗

捕蝗亦古人救災之一策唐懷慎以爲後蝗太多恐傷和氣
愚謂捕蝗所以愛民也恤蝗所以愛物也先仁民而後愛物
此古人善推其所爲也緹之食苗坐視民饑而死也不傷和
氣乎然捕蝗雖一時救災應變之權不過揚湯止沸之法耳
不若朱子所謂君臣交修感召和氣致豐穰以安百姓
本之論也凡爲君相者當知所鑒歟

宋璟賢相

大抵帝王之功以人而建臣子之功以貴而勸人君所以奔
走豪傑使之捐軀效力者無他慕吾爵祿而已貴廷於世帝
亮所以致治功機學賞成湯所以興邦易曰王三楊命詩曰
彤弓紹弓書曰紀于太常與帝王崇德報功之典也漢高祖
不封功臣遂致沙中偶語非張良策計雍齒幾何而不危漢
乎默啜自武后時爲患朝廷食傾天下之賢不能克邪靈
零斬首自以爲不世之功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生事者心
生微倖捕抑其實逾年始授以卿將靈臺捕哭而死漢氏稱

爲賢相惡謂璟之賢固無可議獨於此而憾焉及觀當時王
駿誘殺突厥降戶僕固夕磨綱目譏其生事殺降也隨封峻
同三品兼朔方軍節度大使王君義追擊吐蕃至青海西破
之綱目譏其勤兵於遠也隨遷襲弱林大將軍此正所謂生
事心生微倖者乃璟目擊耳聞也皆不抑賞而獨於靈臺何
哉以賞之者是則抑之者非也以抑之者是則賞之者非也
二子當抑而反賞靈臺當賞而反抑璟何所見之偏乎況默
啜侵凌非靈臺開邊釁之過也一旦剪除安社稷救生民玄
宗正當厚賞答其忠貞以激勸人心可也夫何聽璟抑之幸
而簽守臣節若救沙中偶語之變將何處哉此一失也卒致
抱恨而亡失一千城之將此二失也吾恐簽死天下聞之解
體或有他夷作孽誰肯蹈湯赴火弘濟艱難以救國難此三
失也璟以天子好武功何不諫而止之然既不能勉君修德
以懷遠又不能籌畫良策以制禦而徒屑屑以抑邊功豈非
不正其本而徒治其末哉

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

初嘉貞爲天兵軍使入朝有人告其奢借贖賄者按驗無狀
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君罪之恐寒言路使天下之事
無由上達其人遂得免死夫不報謗已之私讐固見其有容
人之量也豈不異於張放因繁鋒一言之訕遂致奔於死乎
然以國法論之不能無議也大抵人君聞言路所以納忠言
當論者欲聞闕失欲劾奸邪皆開乎天下國家之治體也未

問反招誣誘之未平今人枉已欺君宜當抵罪反坐此法律之正也夫何有而不戮乃曰恐寒言路則是欲聚主問其門以招小人排陷忠良而設也吁當有而誅張敞過於殘忍當誅而有嘉貞近於沽名二者皆失之大嘉貞能遵孔子以直報怨之訓夫何說

玄宗以馬懷素褚無量為左右散騎常侍

人惟求簡歷庶之格言無遺焉若召公之明訓蓋老成之人聞見多而諳練熟也玄宗以馬懷素褚無量為左右散騎常侍更日詰侍因無量羸老乃遣腰輿命內史御之親自迎還待以師禮尸氏謂玄宗置侍讀之官而以羸老充之大書於冊雖曰幸之蓋惜之也愚謂人君求將當選精力少壯日欲其執器械以禦寇羸老者不可用也無量名儒所以明以道達時務玄宗置之不過資其顧問講論而已雖老亦何傷哉君撫尸氏之言則凡老成之在經筵者皆不用乎斯言失之

夏至賜貴近人絲一練

昔周世宗命工刻農夫奪婦置於其庭欲其常接目目不忘勤苦也傳以美之綱目前書文宗命妃嬪以下宮中皆養使知女工至是以絲貴近人所以重親桑也繼書躬耕於艱慶宮側所以重農也文宗踐祚之初留心於此使其終始惟一則其治效將與貞觀之盛同轍矣夫何晚節不堅流於荒淫侈靡雖有志於農桑亦不足以弭天寶之亂哀哉予觀史稱周世宗之時而玄宗乃中華之主反不及可耻之甚也

工部尚書嘉貞卒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歿之後適足以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觀公之言不惟示後嗣以儉而又禁之以奢也不惟遺之以安而不遺之以危也豈非保身全家貽厥孫謀之良法乎予嘗怪世之為官者不以愛君恤民為念專為身家漁獵之謀不顧廉耻惟利是貪或一朝敗露以致喪家亡身者有之或子孫浪費財產為乞丐為娼隲者有之有玷名節貽笑鄉黨豈不深可愧乎司馬溫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合二公之言書之以為世貪利者戒

王毛仲嫁女

昔孟子因齊宣王好貨好色好勇乃引詩引書以格其非心蓋無微則君不信不信則弗從王毛仲嫁女玄宗詔宰相諸達官詣仲宅索璋日中方至進門先執酒西向拜誄飲不盡厄少頃連稱腹痛而歸胡致堂美其以禮遜義待客中節剛貞之操至於老而彌篤予意不飲禮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使璋亦如孟子引經以大義開導乎君心必不謂也何乃順意曲從既入其門又飲其酒雖有剛貞之操已墮權臣計中雖飲不盡厄連稱腹痛而歸其與同誦同飲若不殊矣則何異於走五十步而笑百步者哉然以碩德重望之老

臣使臨於壁律之門玄宗不免容顏失矣

以詩書賜吐蕃

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孟子稱其為豪傑之士吐蕃慕詩書遣使以求蓋欲明先王之道與禮義之風誠可嘉也于休烈呼大義請去春秋吁春秋所以謹華夷正名分也彼知春秋則知尊中國探夷狄之道自有以成化其桀驁之心矣然班經獨大春秋果何見歟

夏四月錢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為利州長史玄宗初政清明樊珠王錦繡禁奏祥瑞置侍讀官相九齡韓休次傳道禁酷吏善政史不絕書皆足可取其後晚節不堅錢周子諒而貶張九齡何哉予觀綱目前書以楊慎欽官板諸家心見奏卷之七太

府出納則知好貨之心萌矣繼書冊立壽王妃楊氏則知好色之心起矣又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則知信讒之心作矣中庸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玄宗皆蹈三者之弊宜其殺諫官而貶忠貞豈非天實禍亂之胚胎乎

夏四月錢成寧太守趙奉璋

自古剛正之士職雖不居諫垣凡於君之失德臣之奸邪不與利害皆能上言以諫觀朱少微里令也而彈張禹范仲淹待制也而劾夷簡豈非忠愛之心乎李林甫專權靈政排陷忠良奉朝欽手結舌生視誤國趙璋不畏權勢歷數其罪而奏之林甫恨嫉遂致於死嗚呼無阿諛朋黨之私有憂國愛君之意若公可謂獨立敢言而有砥柱中流之操也胡致堂

不嘉其忠憤而反譏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出位而言其死自取據是而言則朱雲仲淹亦出位不當諫者也寧不問天下後世敢言之士哉

六月遣劄李林甫官劄制其棺

嗚呼世之奸臣欺君誤國雖苟幸生以享大壽至於死後亦不能保全其身何哉蓋罪惡貫盈皇天震怒有以報之也觀李勣以一言立武氏遂致唐室之危而後暴其屍林甫以奸諂媚玄宗遂致天寶之亂而亦制其棺天道禍淫惡髮不爽誠可畏也書曰從違凶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其斯之謂歟世之人臣蓋亦知所鑒矣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卷之八

梁山驅樂工

東平王謂爲善最樂蓋蓋積則心廣體胖情怡志遠雖說武不足以喻其美也玄宗不以仁義爲樂窮奢極欲荒廢政理乃爲霓裳羽衣之曲爲鼓妖淫之音自以爲帝王之樂矣踰於此矣且知絲竹之聲未享而禪山之版運興以致四海沸生民塗炭一旦失國奔蜀不四千里而已無食昔日之樂轉而爲今日之憂也昔日之歌變而爲今日之哭也昔日之胡樂易而爲今日之戎兵也張龜古曰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其玄宗之謂樂世之人主觀於此而加戒矣

水山

昔郭弘霸嘗觀元忠之使浚宋之間奉張易之溺器蓋阿諛取容欲有以保祿位也雖名節廉耻奚暇顧哉張象不欲諂楊僧忠而以爲水山其與張九齡之論當時朝士皆以爲向大乞兒無異也愚謂士君子之立朝不幸與權臣相處但秉吾之忠直不附於彼而彼勢之盛衰時之久近不必較量也張象度國忠氣焰可立而收故不趨附使其若有泰山之固亦將阿諛以求榮乎二公之言實足取禍使象不隱嵩山難免殺身之慘也觀其此去亦有可取不猶愈於屈己以事者哉

唐郭弘霸以諂史事武后爲御史當時御史中丞魏元忠

病僂屬者僂謂獨居後前視便溺即染指嘗驗疾之輕重

言曰且者可憂今以苦無傷也元忠遂惡之

唐宋之問汾州人武后時爲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於時張易之等榮寵甚時人以五卽日之而之問傾心媚附至作爲之奉溺器後易之敗之問貶龍州

張九齡見在朝文武僂屬趨附楊國忠爭求富貴九齡未嘗及門楊甚啗之九齡嘗與識者議曰今時之朝士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止灰燼煖氣何在當陳寔裂裳棄帶於溝壑中不遠矣後祿山之亂附炎者皆赤族不可勝數九齡之先見信夫神智轉也

雷海清擲樂器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不以辱卑貴賤而有間也海清一伶人耳知大節不肯仰面事賊嫌奸諛策國以亂紀綱所謂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也視死如歸則其忠憤剛烈豈不與東魯臨河蹈海之徒千載一微哉其視當時陳希烈居相位張垠兄弟同在翰林皆甘心屈膝苟圖富貴反不若海清一伶人之賤也吁清固可嘉而楊廣夫惜其不能懷一七以殺祿山遂至於徒死也哀哉然七非君子所尚但嫌惡之甚不覺形諸言耳

久十月尹子奇陷雅陽張巡許遠死之

張巡許遠堅守孤城以疲卒而抗強虜食盡遂殺愛妾以結上心可謂忠於謀國者夫其後又括城中婦人男子食之陽

鐵崖議其守城所以為民食民以守城何異成四肢以守身
我嗚呼此蓋不知巡之意也以權處變一則厄疲卒之命以
俟援兵一則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扼東南牽制皆尾錐力
盡城陷而唐得全江淮財賦以濟中興柳子厚謂即城陷之
日為赴敵之辰人徒知力守手雖陽而不知功靖乎醜虜殆
猶去猛虎之為害者而焚山不顧野人之殺粟去蛟龍之為
患者而斷流不顧漁人之網罟蓋忍棄其小者必有大不可
棄者也其巡之謂歟夫以許敬宗而有許遠之孫蓋不可以
門第論也豈不足以益前人之術乎

單騎見虜

晉胡人犯關重兵壓境杜稷危如累卵于儀挺身而出卒使
虜虜屈服唐室奠安戴氏譏其一時幸會不可為法其言固
是豈知子儀仗忠義義有以感動之哉其勇敢也內壯國勢
外抑虜情其約誓也剛不取禍奈不取辱既以大義責其負
約誘以貨利裝破吐蕃故不勞寸鐵而功成再造一則見公
有量敵致勝之謀一則見公有處事應變之智楊維禎作詞
以美之曰人生一誠裂金石執道大狼心不測豈非忠信行
存靈猶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乎

宦官典兵

春秋襄公十八年諸侯伐齊後齊師有寺人風沙衛者連大
車塞隧而殿齊臣殖綽郭景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寺
人殿師若木其害而齊人遂謂厚國况可使之專征伐哉且

兵者國之大事當付以干城之將可也玄宗作俑始以高
士為驍騎大將軍至肅宗乃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代宗安
以典兵肅宗又以為驍將夫以宦官掌兵不惟外夷輕視中
國之無人彼亦得以磨其不軌之心矣由是大阿之柄落其
掌提視天子如委裘凌宰相如奴隸殘朝士如草芥其後敬
宗弒於宮中文宗受制於家奴唐之宗法如此豈非貽謀不
臧之所致哉凡有國家者當以是為鑒成也

楊綰清儉

宰相為百辟儀刑貴乎修身以率下也楊綰為相朝野相賀
然清儉簡素之風聞之者莫不觀感向化當時大臣損音樂
減驕從毀第舍俄頃之間振起浮薄頓華侈俗果何道以致
之哉蓋廉潔足以弭人之邪心容色足以消人之逸志書曰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惟公之謂然則人君欲化天下豈可不
端其本乎

四月以裴諝為左司郎中

丁謂進景德會計錄以媚真宗諝者諫之裴諝因代宗權治
之問不對可謂遵孟子何必曰利之訓矣吁臣不懷利以諂
君若能服義以美臣併書於冊交予之也

夏六月隴右獻貓鼠同乳

小人欲媚君心以取容悅雖怪異之事猶以為祥不有正直
之士明言其非末有不中其所欺而移其心志哉愚謂米泔
跋位盜竊神器之鼠也代宗不誅縱使書行鼓牙掉舌謀為

不執此猶鼠同穴之兆也。大黑若此，非上天譴戒之意乎？董
家獻諂以為祥，而帥百官賀其奸佞，固可惡也。使崔祐甫借
此明言攻訐之惡，豈不足以啓代宗之悟而弭禍亂於未萌
哉？當時雖斥衆一奸，固為可嘉。然咏此義亦可惜也。

却貢獻

唐德宗初即位，澤州刺史李錫進慶雲圖，乃下詔不受。以
至雲之環禽奇獸，條草異木，亦罷獻。可謂有國治之心也。
賢諸我。

太祖高皇帝因方國珍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故斥之曰：吾
今有事於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鞍轡其他寶玩，
非所尚也。遂却之。嗚呼！我。

官叔解史心見卷之八

皇祖端好尚之心，終始惟一。豈前却之而後受之哉？其視唐
德宗晚節不堅，不務養民而酷於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
橫斂，以致諸道進奉市恩，遂成亂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德宗之謂也。

論大事不計小費

天下之事，悉棄其不可棄者，必有。大不可棄者，也。必在。頭目
斷指不顧，病在心腹，灼膚不辭，觀劇晏論大事，不計小費之
言，非但造船可法，雖禹世平治天下，國家亦可法。歟？昔漢高
祖捐黃金四萬斤與陳平以間楚，既而項羽果疑范增，遂謝
病以去，是間楚之利大而黃金不足惜也。向使高祖計一時
之小費，不惟無以致楚君臣之疑，抑何自而創四百年之

漢高祖孔子曰：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晏之言暗與此合。

劉晏可法五事

胡致堂謂劉晏可法五事，愚謂四事可法，至於事無開創，必
於一日之中決之。凡獄訟文移，目上、行下，未有不以決遣為
利。海端為患也，吁！獄訟重事，死者不可以復生，斷者不可以
復續。虛心敬忌，終容詳審，尚不得其情，若以決遣為利，吾恐
急遽苟且，未有不差錯而於人之真偽無以悉知矣。豈有不
和其人而受其害乎？孔子論為政，必曰：無欲速，欲速則不達。
武王告康叔之慎罰，乃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赦。
要囚，觀二聖之訓，則晏之言有弊惡，可以為法乎？

敘忠州刺史劉晏

官叔解史心見卷之八

唐自肅宗兵火之後，中外艱食，斗米千錢，百姓授穗以給禁
軍，官中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漕運有法，權益有方，由
是國家足食，以濟中興，皆晏之功也。胡致堂稱其可法者五
事，而理財次之，又謂不免於誅戮，蓋議其利於上而不利於
下，利於公而不利於私也。愚謂晏之死，乃被楊炎誣陷，豈理
財之過哉？何以言之？觀其理財以養民為先，即有若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之意也。豐則貴糴，歉則賑，羅即耿壽昌常平之
策也。或以穀易雜貨供給官用，乃於豐處賣之，即書通工易
事以利其用也。是皆古人良法美意要用之，而利於上下公
私之間，誠為後世之龜鑑也。豈若王鉞楊慎矜欲虐虐民自
取伏誅，可比哉？致堂既謂晏敘身由於理財，則其法不善之

法既不善何以致財賊之虞以供國用乎又何必謂其可法而教人效之乎何獨曰書殺而不去其官乎觀此數者則致堂立言之謬不辯而自明矣

虛杞進

子儀每接賓客雖妾不避至於虛杞妻屏去之獨隱几以待惟恐見杞貌陋必笑以召後退呼公之虛誠是也不思居將相之位而妻妾與賓客相見亦於大體有失安知所見之人尤有甚於虛杞之險者乎獨不觀陳侯宣淫於夏氏之室宋督目逆於孔父之妻武承嗣奪碧玉得詩而喬知之受戮孫求綠珠弗得而石崇被誅敗國亡身不但笑貽其禍至於妻妾見人足以召禍尤甚於笑也人可不深戒之哉

官制詳史文見卷八

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二卿孔寧儀行父通於大夫御叔之妻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於朝謂儀父難近身之衣叔笑於朝也大夫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二卿怒遂殺洩冶明年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以汝微舒之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馬廐射殺之

左傳桓公元年宋太宰華父督見孔父嘉之妻於路目逆乃美之曰美而醴二年春督殺孔父嘉而奪其妻宋殤公怒督督懼遂弑殤公後莊公十二年督為南宮萬殺之喬知之有美妾名碧玉武承嗣奪之知之作綠珠怨詩寄之碧玉投井而死水嗣得詩於裙帶中大怒諷酷吏羅吉

畫詩其族

晉石崇任荊州牧使客航海致富以珠三斛買潘氏女為妾名綠珠時趙王倫嬖臣孫秀聞珠之美使人求之崇不與被秀誣崇與淮南王允為亂倫兵至崇謂珠曰我今為汝得罪於君珠曰願當死於君前遂墜樓而死崇亦被誅

第奢極欲

予觀古人窮奢極欲而取殺身之辱者若石崇則當被趙王倫而遂誅王鐸修靡被樂崇訓而盜殺可驗矣史稱子儀亦然方孝儒謂公因握重兵功高任大上虞德宗猜忌之君下遭元振懷恩虛杞妬忌之輩乃故為此蓋欲消疑釋忌以見禍耳嗚呼公欲免禍不當當時謝權辭歸退休散地不允愈於此也豈可甘為小人敗度敗禮之事乎夫音樂大臣用之常事亦不為過既為免禍之計當使中外聞之不必微也一開楊綰入相而遽徹則其守法信度檢身循禮而無窮奢極欲之事可知矣况公德望素為元振懷恩虛杞之所深忌無隙可投使其果有奢僭越禮犯分之非彼得藉為口實交相譖毀未必不微德宗之怒而陷於死也然欲免禍而反召禍欲弭讒而反招讒孰謂子儀若是之愚乎且吾門東風王旦所以為賢相家素清儉仲淹所以為名臣以子儀為窮奢極欲乃二公之罪人也惡有為人臣師表而以此示法於人哉

官制詳史文見卷八

既秀實以笏擊朱泚

朱泚盜竊神器乃奸臣賊子內歲虐讓舉朝共敢犯秀實獨吐罵不絕而以笏擊額遂被害嗚呼忠義無終不問殺身豈無自而然哉觀其母疾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止孝於親者如此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公無愧於斯訓矣

朱泚僭號

朱泚僭號唐神人共憤也僖系既有殺身成仁之志何不死節以為忠乎今撰冊文已成乃仰藥而死則何異於苟或先失身以事操賊而後吞藥以死漢室哉嗚呼忠亦死不忠亦死與其附賊不忠而死孰若抗賊盡忠而死之為愈乎士有不寧遭此危亂之際其死盡亦當知所擇矣

冬十月左僕射楊炎

楊炎小人也為相專務徇私固不足道綱目稱其獨有請歸財賦於左藏及言李希烈不可用二事有係國體其與劉元城之稱公孫弘奸詐人也乃能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二事得大臣之體何異哉大抵君子之取人公而恕不因彼事之不善而遂沒其此事之善也語曰不以人廢言傳曰惡而知其美者其斯之謂歟

洛州刺史田昇入朝

嗟夫平勃交權安劉於一時之間庸庸忘憾強趙於九鼎之重史書美之李抱真與馬燧有隙交惡久無成功燧聞李晟一言單騎往見釋怨結權而終濟國難吁若燧可謂出義則

服而晟可謂全人之交也胡致堂稱璉為百世師豈不信夫

始定公主見舅姑之禮

胡安定公曰娶妻不若吾家故使勝吾家者惟恐舅姑不執婦道而於禮度有乖故有是訓也況以天子之女下嫁庶人鮮有不輕其夫而敬舅姑者哉自漢以來制為尚主之法於是夫屈於婦降凌於陽其失甚矣自太宗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始見其執婦道厥後其制已廢至德宗始定見舅姑之禮嗚呼禮華世俗相襲之弊而有超越古今之見豈非帝王之盛舉乎若太宗可謂貽厥孫謀而德宗可謂率乃祖之攸行矣大書於冊交美之也

詔葬曰起廟贈兵部尚書

德宗感於時人之言欲立祠贈白起為司徒使李泌明言白起之殘忍不仁坑降卒四十萬乃帝王之罪人也宜毀其祠庶有以啓帝之惑矣夫何謂葬猶祠又曰贈三公太重贈兵部尚書可也何異孟子月攘一雞之喻哉方諸宋太且立法其何剛明果斷宗多不及也

國計

人主知內帑充實必生侈心窮奢極欲而敗亡至矣夫何李吉甫進元和國計簿於憲宗哉憲宗謂吉甫蓋欲上知艱難故舉此耳其與陳晉公不進府庫條目事雖殊而愛君憂國之意則同也故綱目予之冊視下謂進會計錄以類其宗不待史直而義自見

裴瑒不私故人

裴瑒因故人求京兆司判乃曰君才不稱典官不敢以已私而傷朝廷之至公也嗚呼資給優厚不失鄉曲之情並才授職愛惜名器之重公與私而兩全情與法而不廢方諸黨鎮周以酒肴金帛相贈先敘私恩而後刑之吾恐金帛有限而犯法之人無窮又不知此物何自而來耶裴公所處之善夫何

貶楊惠為臨賀尉

京兆尹楊惠因李夷簡劾奏貶為臨賀尉惠之親友無敢送者獨楊陽尉徐晦不避禍患送至藍田夷簡聞而奏為監察御史乃曰君不負臨賀肯負國乎吁君公可謂有薦賢為國之意也胡氏稱其無是已非人之心而以君子目之當夫

李愬克蔡州

大抵兵非出奇無以致勝謀不法人無以成功雪夜平蔡乘機掩取破廣梁颺遂建偉績一則見公取人為善而李林之謀一則見公將相協和而聽美皮之斷孫子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按之亡地而後存恩蓋有得於此矣黃龜齋稱其為三代仁義之特信夫

李光顏以身許國

夫好色人之所欲也迷心於此末有不取敗亡之禍哉李光顏因韓弘遺絕世女色以結其心遂力却不受其與吳玠嘗感飾名姝以遺岳飛不受無異也貌顏所不以一己之樂

為樂而以將士之心為心蓋欲與之同其苦也吁不受女色有剛毅不屈於欲之操以身許國有矢志無二之志誠可謂鐵中之幹幹若數方諸李晟成成都取禁妓以還達官張延壽有隙以誤國事不亦賢乎

以柳公綽為京兆尹

柳公綽為京兆尹小將躍馬衝道綽乃校而殺之唐文宗行至中渭橋有騎求與馬者上命捕下廷尉張釋之太妃踵者當罰金夫文帝君也公綽臣也豈乘輿馬者止罰金行人臣道若何遂至於死乎臺宗既不能按法行辟以正其罪而反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朕亦畏之嗚呼公綽殺人由已壞法敗君乃不良之臣貶之可也臺宗猶曰畏之不知當時所畏者果何謂敬東筆直書一則見帝乾剛不振不能正綽之罪一則見綽擅殺無辜明欺朝廷之尊合而評之文帝固優於臺宗而釋之誠賢於公綽也

韓愈闢佛

唐憲宗信佛法迎朽骨於禁中韓子力排正教可謂冠狂瀾於既倒矣史稱功齊孟子而力倍之詎不信然李性學謂韓公闢佛是說吾道有來歷浮屠無來歷不過辭其邪正而已若永叔闢佛乃謂修其本以正之吾道既勝浮屠自息其意高於百倍于味厥公之言豈非正本清源之論乎

筆談

世傳公愛師公權書法之善因對而需忠諫之章帝悟知其

爲筆諫嗚呼若公可謂因事納忠者矣當之失德多矣公雖不居諫垣而有若君之心預諫以革其非庶有以補於治也夫何坐視不言必待釀成過惡因問書法而後諫亦已晚矣使其不問則終若不諫而陷君於不義乎吁參本當性固足以瘡疾不若調護於未疾之先爲優然爛爛固足以救焚不若戒勉於未焚之日爲愈公固失於蚤諫尤愈於不諫者也穆宗徒知爲筆諫而不能悔過遷善豈非悅而不諍從而不改者乎

劉柄楚碎首王階

穆宗初即位嗜宴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殿鼓吹日喧柄楚請辟首王階可謂忠愛之至矣然卒不能回君心而終於荒淫何也嗚呼袖中之鵠趾魏徵之見苑中之遊曼韓休之聞章待面折禽荒交章益遊哉蓋樂望足以彈君之邪心容色足以消君之逸志及觀柄楚阿附李逢吉輩竊弄威福妨賢病國自己尤不正豈能導君於正乎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柄楚何以語此

秋七月監鐵使王播進義餘絹百萬匹

王播進義餘絹百萬匹於敬宗綱目識之曹王韞韓滉遣使貢獻於德宗綱目予之何也蓋王播於當貢之外持獻利民以奉其上此不當貢而貢者媚君也韞當天子在難南方藩鎮各閉境守各無奉國之念而乃各貢以助軍需混當東與播進舉餉不元門海諸臣各自思忠實無動王之心而獨

以助國用此當其而不失其節者忠上也并歸於冊忠後自見

劉黃寬言

小人一遇主考之選莫不持自聖驕淫誇誇謂人莫已若也孰肯自知自屈哉劉李部謂劉黃言下第我輩外科之言及上疏請黜已而黃言不惟無是已非人之心而亦無急仕慕祿之意語曰願無伐善書曰推賢讓能其言之謂也上不報遂使黃忠言真氣不得伸於當時也惜哉

李李維州之議

祖宗朝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此李綱告徽宗之言也朱子謂趙壁乃傳國之寶子孫不能謹守被人物去便是不孝况維州唐之土宇又非一壁之微可比也當時唐不宜輕與吐蕃結盟而遽與之已失之矣豈可負信而有復取之理哉今幸悉但謀舉以還唐其來降之日又在吐蕃敗盟之後納則不惟有以蓋前人之愆而又有以復祖宗之業非強取之也於信而無所負於義而無所妨德裕之議不亦當乎牛僧孺欲守小信而還之是棄中國之衣冠淪於左衽矣又總送悉但謀使歸於吐蕃而盡誅則其殘酷不仁尤爲可惡設或河湟故土盡欲來降而不畏其執而取殘豈不有以阻其歸向之心哉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諂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僧孺何足以語此

三潞衣

唐文宗於便殿穿衫袖示卿公權曰此衣朕已三澣矣
皆美上德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昔為天子
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
服澣濯之衣亦木節耳其視我

太宗文皇帝一日退坐端順門所服素衣袖敝垢納而後出
侍臣有贊

聖上曰朕一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思我
皇妣曾穿補緝故衣

言考見而喜曰皇后處此富貴乃能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
孫法朕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為萬世之法嗚呼唐文宗澣衣之心與我
太宗服敝垢之衣無異其儉既同宜其治化同矣然唐祚遂
衰而我

國家一統之盛何哉蓋唐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奴雖能節
儉亦不足以扶特未造幾何滅亡我

太宗德魏乾剛中官不得預政又能任賢分治所以建天地
無窮之業也猶歟休哉

以杜琮同平章事

人君所為不善不有正直之臣執法而拒絕必至於敗度敗
也唐武宗聞揚州娼女善為酒令敕監軍還而獻之監軍
乃請節度使杜琮代還而琮不從監軍怒以其狀奏敕琮
還帝惕慚愧自責梅琮得大臣之體乃罷其選嗚呼不逢吾

惡見琮有格心之志內於目慚見富有改過之勇表而出之
交美之也豈可同其他事之不音而遂沒其此事乎

以崇讓為浙西觀察使

李德裕母鄭氏家寒貧子幼宅後墻隙得錢盈船母況天
而掩之觀其所言蓋不以天之所賜為慶恐以己之所獲為
災惟願子成賢不圖僥倖之富此所遺不以利為利以義
為利也母之賢其過人遠矣聞視世之貪官不顧廉恥名節
世利是求以致亡身喪家禍延後裔其反不若女子之明何
其不智之甚哉厥後三子皆登顯位蓋由母教以義方之所
致也

流祝漢真於天德軍

宣宗雖苛察之君固非盡善至於流漢真於天德軍杖羅程

其於必死去邪勿疑剛斷不惑一以見帝不為嬖倖所媚而
于節于朝政一以見帝守法不縱奸惡而較廢乎典刑其視

唐肅宗寵伶人郭從謙自傳粉墨與之戲出入不禁挽亂
國法而竟論於賊亡伶人之禍何其至於如此之慘哉後世

人上無徒以為傳資戲笑而遽忽之易曰竟陸夫夫言曰爾
無視於伶人宣宗其近之矣

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

奉始皇好神仙而徐市有入海求仙不死之言以惑其心
漢武帝好神仙而李少君有丹砂可化為金之語以盡其志
嗚呼小人欲希恩寵以圖爵祿而無所不至矣唐宣宗迎道

士軒輶集問以長生之術觀其所對自非德仁義之言雖古之賢相啓告其君亦不過是故綱目書迎所以深予之也位宣宗以是而迎賢士豈不愈於此乎

歎後鄭五作相

人莫難於自知亦莫難於自屈鄭紫一聞入相慚慙驚疑問辭及拜相半載致政而歸果何意哉一則審已才力不勝其任即澤澤開不仕之心也一則宦官專權滿鎮跋扈即君子見錢而作之意也原其所自良由平日出守處州而盜入境為緡錢而盜不敢犯非養之有素能如是乎故宋徐仲車讀公傳深嘉知其量其視當時孫綽崔昌遐輩尸位素餐猶且悻悻自以為人莫已若不至於誤國敗事不已也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身卷之九

禁戰撰奪

太祖初得天下遂發號令諸將禁戰撰奪乃曰用命有官賞不取當族誅此乃人君創舉垂戒綱常之大法也其後民有訟李漢超強娶已女為妾及所貸民錢不償太祖正當按法行時德一成百可也然不罪其起而反古所罪之人但容令還其女并所貸其意何哉蓋創舉之初主權跋扈還即責辱萬一激變不能制服不惟損朝廷之威嚴而人生一歎矣夫不聽所告而弗罪超者所以安邊將之心容令還其女而并所貸者所以釋小民之怨一舉兩得上下相安因時裁制深得御將之道三百年之業豈偶然哉

官板評史心身卷之九

范質卒

范質為周宰相忘周事宋及卒乃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則何異於許衡以宋人而事元哉觀其遺命與質君將節故綱目皆削其官爵不書其非因其失節而貶之哉不然太祖何譏質曰但欠世宗一死

孟酒釋兵權

觀唐臣李之亡由於君弱臣強滿鎮權重所致太祖一聞言乃以孟酒釋兵權竹談笑之頃其為一時之計則善矣不思唇亡齒寒而子孫受胡人無窮之患乎蓋滿鎮乃係又王家之臣不可一日無也顧人主駕馭何如耳況太祖嘗言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

臣視君如腹心使將與太祖處置得宜分乎人
碑藩鎮不得獨擅其權又欲尊位重祿待之以禮委心
示之以誠有功厚賞施之以恩必得藩鎮之心矣彼皆感
圖報如子弟之衛父兄如手足之捍頭目孰敢懷不忠而叛
乎如此不惟不必削而亦不當削也夫何猜忌日生一旦遽
削自以為萬世磐石之計也豈知後嗣力弱勢孤遽金得以
欺誘卒社稷如卵那雖有張韓劉岳李綱趙鼎宗澤岳飛
不能支持於萬一遂使二帝播遷萬民塗炭堂堂天子屈膝
不室奄奄不振何異撒藩籬而縱虎狼入室以吞噬哉
思諸唐與五季相亡由於專任藩鎮而有尾大難掉之勢宋
時徽宗緣於盡削藩鎮而外無夾輔救援之力胥失之矣吁
其權一解而後世宗社丘墟當時皆為太祖喜吾獨為徽欽
諸君惜

以郭進為西山巡檢使

太祖以郭進為西山巡檢使有人告進陰通河東劉繼元將
有異謀帝怒執其訴告者與進自處立偉度而無猜忌之心
豈不賢於漢高祖間人言韓信反者即為偽逆雲云計哉
進不加戮乃命曰爾能為我取劉元一城一寨不但免爾之
死當請賞以一官厥後其人請以一城來降進具其事於朝
太祖不允所請進奏曰使臣失信不能用矣於是帝命
以官嗚呼不誅一人而勉以圖功不食其言而請賜以爵若
進不惟不以告者為人言顧其行也方諸太祖命曹彬伐至

煙不踐使相之言豈有創業垂統之君反不若邊將之全信哉

太祖悔過

秦穆公悔過孔子猶存於書漢武帝悔過致堂遂置於史蓋
人生不無有過而患不能悔也不患悔過而患不能改也太
祖初好弋獵嘗狩於近郊因逐走免馬蹶而墜乃以佩刀刺
統所乘之馬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而輕視遊畋非馬之罪
也自此不復獵矣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太祖不但悔過而又能改秦穆漢武豈能及哉

賜金帛以慰進諫者

予嘗觀人君宰治天下凡宮闈之中蒞政臨民之際外朝則
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是
非善惡實不詳記無遺宋太祖一日後苑挾弓彈臣僚中有
一人稱其急事請見帝出觀奏戶常事耳帝怒曰此何為急
事其人對曰亦急於彈雀耳帝以斧鉞柄撞其兩齒墮馬其
人徐跪地拾齒置於懷中帝曰汝持此齒訟我耶對曰臣不
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帝怒方釋於是賜以金帛慰勞而
遣歸之吁對以急於彈雀防其遺畋會荒之失儆以史官書
之戒其不敢非禮之為臣有諷諫之忠君有旌諫之賞所謂
君明則臣直也大書於冊交美自見

解袞帽賜金帛

君非將之賢不賦成其業將非待之厚不能結其心王全斌

伐蜀太祖解策帽以賜則何異於漢高祖解衣推食以與韓信哉所以得士死力蹈湯赴火不辭宜其收聲雄如走蜚虛而搏寒兔也雖欲不王惡可已乎

宰相須用讀書人

太祖因嘗儀辯古鏡而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似知用人之體然所見亦不到也蓋讀書之人有才勝德者有德勝才者然欲任相以才德俱全而後可苟務讀書之名而不擇之以德行吾恐經生腐儒挾才以為治者未有不壞天下之事哉李斯王莽石非不讀書也坑儒焚典變法殃民不若不用之為愈世之人主凡欲任相不可汎太祖以博學多聞為貴尤當以才全德備為優觀趙普手不釋卷亦讀書者渝金匱之

撞碎寶器

宋太祖一見孟某寶裝溺器令撞碎之何異我太祖高皇帝之毀陳友諒鑲金床哉蓋創業垂統之君子孫視之以為法故節儉示朴以為天下先因其奢侈亡國為之鑒戒耳其深識鑒於治亂之體者歟方諸漢隱帝嬉戲珍寶玩物喪志不亦賢乎宋則享國祚三百年之永我朝

列聖相承恭儉圖治筆

宗社如泰山磐石之安將與天地並立而不泯也一統之盛何其至哉

宣使李普家

君為宗社民物之主所係匪輕不可不慎也昔漢高祖輕出被白登之圍非平奇計必斃然則人君舉動豈可輕為而不出於萬全乎太祖殿下太原當謀畫於廟堂之上可也大有輕宗社繫神器晝夜而蹈不測之險哉或有奸雄乘隙而行弒奪之計雖悔何及吁創業垂統之君子孫視以為法不效上古竊拱之聖而及庸君疎畧之舉厥後徽宗微行肆無忌憚豈非太祖貽謀之不善哉人以曹輔尚能力諫普居相位坐視不言朱子曰宰相以正君為職不能無愧

普手不釋卷

普以史道聞素參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惡謂人言無益史心見卷之九讀書所以明節義而盡委實為臣之道也夫何背金匱之盟而有陛下寬容再誤之語嗚呼文山衣帶三十二字足以扶綱常振風化其有補於名教也大矣普雖手不釋卷然所學若何事先儒李氏謂人讀書不識字吾於趙普亦然

撫繫囚

史前書太祖定大辟覆奏之法至此又書撫繫囚則何異於漢景帝之減笞法唐太宗之禁拷囚皆同一欲恤之心也然景帝以無罪而殺屠錯周亞夫太宗為爭位而殺建成元吉仁不施於君臣兄弟之間而反舉奉爵意於罪人此乃失其輕重當然之序耳何足取太祖則開心見誠而信任羣臣以傳弟有克齊氣象一念之仁親疎無間先其所厚而厚其

所薄四海聞而歸附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夫誰不信夫

治世養身之術

太祖問昭素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奸諛之徒必以富國強兵止納修煉為對公曰治世莫若養民養身莫若寡欲且昭素曰孔孟之明訓太祖愛其言於屏几非深於服義者能然乎

命簡居正監修五代史

史官所以褒善貶惡為天下萬世之警戒必得其人斯稱其職無秦之薛居正綱目以為周之鵠泉太祖不惡其貴國之奸乃命其為世是非權衡之筆不亦謬哉傳曰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身既失節五筆修史寧無愧乎及卒故綱目前其官爵不書其貶之之意自見

不與彬使相

曹彬伐江南歸太祖曰伏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及凱旋乃曰本欲授卿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止賜以錢予意太祖不過以使相誘彬伐李煜耳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各盡其道而已豈可誘而使之哉今功既成不踐其言吾恐失天下將士心蘇子謂御將將以信安在夫信乃人君之大寶匹夫尚不敢違天子豈可得以欺將相乎然既知使相位品已極不若當時不許之為愈也况彬才德足以堪任使太祖與之未為不當不惟見天子無戲言而能功之典亦稱

呂氏中謂他日有功何以處之不恩彬之功豈有大於是哉彬曰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此乃詭詞太祖令舍之失則為意愛其意雖善立言則非親史者不當深病之也

冬十月帝崩晉王先帝即位

附本

大抵親人者以行事以驗其心術推將來以知其已往事雖微德亦可得而明也太祖嘗謂昭素曰子約定之以太宗傳位行弒奪之計夏原吉立為太子昭素曰太宗之辭說同異予不敢執已意以為有無但恨昭素一言以陷太宗於不義使太宗克遭母訓體堯舜擇選之心以報太祖則太祖不得其死之疑不待辯而明矣惟其以位傳子太宗雖無弒奪之心其迹似否觀其不踰年而政元初即位而改名及不成開寶皇后之服暴露三年而始葬無皇后者無太祖也則其祿為路人可知矣因王禹偁譏遂黜知滁州後光義德昭皆不得其死尤為可疑及立皇嗣元佩為太子京師民擁道曰少年天子太宗聞之詔冠隼曰人心獨太子置我何地則其貪慾力位始忘太子之心昭然可見自非準善以諭之太子未必不為他日廢也其子尚然况兄嫂弟姪乎論者不考太宗平日所為皆賊恩害義之事故子表而出之即此而推則太祖不得其死之疑胡陳劉三子不為無見尚俟識者折衷以破千載不決之疑

命搏為諫議大夫不受

周世宗顯德三年十一月召至汴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

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命為諫議大夫不受還華山吁君博可謂守正不阿而引君當道矣其視我

皇祖固有獻道經者遂却之曰彼所獻書非存國見之術即煉丹煉藥之說朕焉用此然所用者聖賢之道治人之法將蹈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哉嗚呼大哉

王言有公平憐愛之仁一哉

王心有闕躬崇正之學豈不下陋周世宗所問之非而上續堯舜禹湯中之傳也哉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搏入朝

宋太祖遣宋琪問玄默修養之道搏以君臣協心同德興治勤行修煉無出於此遂賜號希夷先生吁君公可謂以道德佐人主而不阿諛逢迎以干富貴也方諸奸佞小人以黃白吐納之術蠱惑君心取容苟祿其賢不肖相去不啻若天淵哉宜宋景濂稱其為振世人豪

象正雅量

象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象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欲詰其姓名象正遽止之曰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為愈焉嗚呼不問周見公休休有容也乃曰君問則終身不能忘該使當時素識其人則亦不忘而欲報怨乎不若若曰雖知其人決不與校愈見公之賢也

登義門梁

陳統九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上下嫻睦人無間言有大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不食嗚呼九族既睦而化及畜類其視世之人有因財爭析遂成異越之讐豈可人而不如大乎故歷代表其門閭至太宗乃以粟修其統弟旭止受一半時當歲凶錢貨或勸其全受以糴而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十口賑以此粟豈可見利而忘義耶吁當饑寒窮迫之際救死且不暇猶能守節不失則其故家堂風流俗百世同美謂之義門信夫

半部論語致太平

論語乃聖賢之格言脩齊治平之道備載也創業守成初無二理不知當時趙普以何半部佐太祖以何半部佐太宗況聖賢全書豈可析而二之以為兩用哉及考普之素履多援是言觀陛下豈容再誤之言是不知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嗚呼一言遂陷太宗於不義則其餘可知矣當何用論語以佐之哉方諸李沆自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視普大言不慚誠可愧也

不欲宦官預政

自古宦官預政乃貽國家無窮之患太宗歷觀前代史悉知其弊故不以宣徽使授王繼恩可謂有獨見之明矣然不思徽宣使因為執政之漸而宣政事又非執政之漸乎使太宗當時畫革其職置諸散地不亦善乎慮不及此厥後臨崩繼

恩忘太子英明隆與李昌隆等乃有異謀不有呂端鎖入宮
聞恩非杜稷之福也至微宗赦尤寵任重賞累時成慶元天
下豈非太宗貽謀不臧之所致歟

呂端鎖恩

太宗不豫李太后與宣徽使王繼恩忘太子英明隆與參政
李昌隆等乃有異謀欲立諸王元佐太宗崩端知有變鎖繼
恩於閣遂以太子即位屹然泰山之安也立長君以為杜稷
之福革孽奸以弭禍端之憂若公可謂仗忠義臨大節而不
苟隨者也非深識機權大體能如是乎太宗謂端大事不糊
塗即此可見

君子之處事何異

小人欲希榮寵惟迎合人主之意以取悅何人主之心向乎
善則以善迎之入主之心向乎惡則以惡迎之初非有所擇
也昔裴矩見隋煬帝昏侈寬其志在於曠武乃撰西域圖記
獻而說以征高麗及見唐太宗英明納諫欲統一食吏則而
諍引之以正予觀欽若丁謂即裴矩之意也豈可遽以君子
之事目之方貞宗春秋鼎盛志氣清明通釋因罷兵撫寇
意欲為也則迎其所欲而啓以為之及貞宗中年持節不睦
將有聚斂嚴刑用兵之事也則會計之錄西夏之師懷政之
錄於是已行而無佐於是德大中祥符間矣是知前之請獨
請釋而請罷者因貞宗之意向於善而迎之也後之上錄出
師而行誅者因貞宗之意向於惡而迎之也是皆隨時遷就

才力乃能推遠君子之謀矣

諫恕不進府庫條目

真宗初即位常命條其中外錢穀恕久不進惟恐怒君奢
之心至於敗度敗禮以亡國所以防微杜漸也及寵真宗與
章穆皇后并後宮遊玩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貨財
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欲耗散
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耳帝深然之遂止嗚呼后之諫與恕
不約而同也不惟引人主去奢侈以崇儉約亦且惜財用以
備不虞雖古之良相告君亦不過是豈有英明之君其見戾
出於女后之下哉特筆以為萬世官闈之鑒

李沆無密路

自古大臣獻可替否必明白條陳使中外無不知之君伊傳
周召之於湯武太甲成王是已觀李沆謂人臣有密啓者非
諫即佞惡謂諛言進則顛倒是非而陰以害己之私快心起
則阿諛脫容而將以從君之欲二者皆不忠之事也以不忠
之事欲明言於朝猶恐諫官聞之必劾而人君納之豈不為
所欺乎善哉宋昌斤周勃曰所言公則公言之所言私王君
無私其意正與沆合并錄以為萬世人臣諫君之法

田錫焚疏

朝廷設立諫官所以正君之失德而維持治化也凡一言一
疏史官莫不備錄者蓋將以為萬世人君之鑑戒又為人臣

公孫越其非二公之言也。謂其書其意。不若其言而實之也。田錫將卒。其意。以爲。其意。不若其言而實之也。世人。無所見。而懲創其邪心。亦使後世人。臣無所效。而匡救其惡也。今錫。但知焚。欲泯其迹。竟不思當時史。已記之矣。呼使伊。召當焚。而猶存於。其子必。剛之。夫觀錫。此舉止。所謂。不。伊。召。亦。其。直之。懲。歟。

出王欽若知天雄軍

寇準爲澶淵之謀。恐欽若以阻其議。乃出知天雄軍。其意固善。不思真宗有言曰。今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爲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若真宗。可謂。逆料而慮之。密。夫。使。準。有。見。議。一。名。將。副。若。保。守。天。雄。軍。尤。爲。要。害。之。地。及。重。兵。歷。境。彼。乃。閉。門。東。手。脩。養。誦。經。鳴。呼。當。國。勢。緩。疏。危。急。之。秋。而。付。此。重。任。於。奸。說。無。術。之。人。準。亦。錯。矣。幸。而。虜。退。可。保。無。虞。萬。一。城。破。將。貽。無。窮。之。患。手。恩。謂。澶。淵。之。役。乃。準。再。遣。之。功。天。雄。軍。免。禍。實。天。祐。宋。之。福。準。之。見。何。其。明。於。彼。而。獨。暗。於。此。幸。哉。幸。哉。

沈不問丁謂

甘準。使。薦。丁。謂。李。沆。曰。丁。今。爲。兩。禁。稍。進。用。則。富。國。夫。若。此。人。者。果。可。使。當。乎。其。與。當。衙。之。薦。王。安。石。而。韓。琦。以。爲。此。人。不。可。當。使。在。人。主。左。右。必。生。事。也。厥。後。丁。謂。欲。目。擅。權。乃。結。當。元。泰。安。石。爲。行。斯。法。貽。禍。於。天。下。二。公。之。言。若。合。符。節。

其行所見而然哉。蓋鑑明而人之妍媸自別。其言不虛故也。然準獨爲賢之心。雖爲國而知人之明。不若二公之見。劉惜哉。

寇準却例簿

自崔亮立停年格。而視之選法。失其入自老。庭。用。資。格。而唐之才士。多怨望。綱目。皆。議。之。寇。準。惟。賢。是。任。不。以。次。序。可。謂。建。官。之。要。矣。吁。疏。通。賢。才。諳。識。大。體。居。相。位。夫。何。難。

霍光傳不可不讀

伊尹誦詩讀書。以成伐夏之功。傳說格心論學。以臻中興之治。蓋宰相佐天子以出治。責在多聞博洽。諒聞準入相。嘆曰。真宰相也。但蒼生無福。門人李暉。極而問之。諒曰。惜乎。任太發。進太遠。恐不及學耳。後見準曰。霍光傳不可不讀。蓋欲準知不學無術。則無以經綸邦國。而平治天下。使準悟其言。以勉於學。非教準以學先也。後觀傳曰。張公謂我失。觀其歷事兩朝。退契丹。成澶淵之功。狀國勢有鋪鑄之對。議建儲君以安社稷。必出全緒。以惜國用。非有大學術。惡能辨大變。定大業。而建大本哉。原其所蓋。蓋由張公啓迪之功也。雖欲準亦有可議者。力薦丁謂。贊數王旦。語媚天書。豈非學術不純之故歟。嗚呼。詠有與人爲善之心。準有。其之意。謹錄於冊。交美之也。

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爲皇后

親德億存丁謂之言不肯草詔。立德妃劉氏爲皇后。則其明。

竟不阿而有泰山之操所謂入角聲也
幾子可李迪諫於前楊億拒於後而真宗猶立焉則其為愛
抗席之私情非露矣二公不惟輕貴視如浮雲亦且扶綱
常以正名分方諸丁謂阿諛取容希圖恩寵不待貶而來自
見

北門鎖鑰

觀國勢之存亡係夷狄之向背夷狄之向背係人才之盛衰
寇準以身係天下安危不幸被王欽若出知天樞軍契丹使
過有公何不在中書之問嗚呼虜之問殆有深意也使準不
能隨機善對則彼得以覘吾中國之強弱豈不大肆侵凌之
宰哉然鎖鑰一言足以狀國體抑虜情表朝廷委任之重不
能計其心見卷之九
惟潛消其睥睨之心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夫一則見公
忘私聖而有為國之忠一則見公善應對而有得變之智孔
子曰一言而可以興邦公皆有焉

王曾正色立朝

真宗晏駕太子幼冲皇太后臨朝聽政時丁謂專權雷允恭
又從而黨之斯時也國本動搖人心危殆曾乃不避威勢力
詆二奸正色立朝無阿諛之容詞嚴氣壯有剛直之操數言
定國本以安人心消禍亂而延壽祚可謂重厚守正不動如
山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
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公無愧焉至於力薦呂夷
簡黃氏謂其操入室之戈味於知人豈能辭其責哉

日薦寇準

日薦寇準為相準數短之則何異於狄仁傑之數張柬之
臣聞真宗之言反躬自責安受厭惡呼為鷹犬也知
人之明智也忘私讎而不與校休休有容也傳曰以能服
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觀公佐宋致君澤民相業奇偉是以
驗夫準則有才無度不有愧於日耶

貶寇準知相州

寇準不聽李流之言力薦丁謂嗚呼猶不可近也而魚近之
類食魚人皆不怪鰕而怪魚鰕不可近也而雀近之鵲食雀
人皆不怪鵲而怪雀丁謂小人妨賢病國竊政迷君可相遠
而不可相近也準先薦而後鄙其拂憤乃致怨望反復詆毀
遂貶貶屈所謂養虎貽患也豈非自取之哉孟子曰薄乎云
爾惡得無罪其意正與此合世之為士者當慎擇其人而相
與也

祖宗朝未嘗有南人富國者

天生賢才何地無之豈有東西南北之異哉王欽若奸邪不
可為相王旦當明言以告真宗必不相也夫何舉祖宗朝未
嘗有南人富國者以私之說疑成南人迭出其才德足以堪
任宰相亦將廢而不用乎其與立賢無方背矣厥後周願范
仲淹歐陽修朱熹輩皆南人也然道德文章政事卓冠古今
觀此則旦之失言可見矣

契丹行三年之戎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上駭一也漢文乃始臣民之喪常不察遂為子之喪歷世相因其禮雖廢其月食然舉而行之可謂振一代之綱常復千載之廢典用夏變夷豈非出幽谷而還喬木哉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特筆以見漢景之失

魚頭參政

既折太后呂后何如主之問又止小人方仲弓七廟之立夫死徒子之語使策不敢先帝而行數言之發凜然如秋霜烈日可畏呼既安仁宗之位於不易又弭獲奪之禍於未萌若公可謂社稷之臣耳目之以魚頭參政豈非以鯁介自持而有獨立敢言之勇哉故卒具其官謚以肅簡蓋所以不泯其官微即史心見國卷之九

孔道輔使契丹

人臣出使於外不辱君命非但臨大節而不可奪至於言動之微亦不可屈然後為不辱矣孔道輔因契丹宴享見伶人以文宣王為戲則斃然不悅徑出而謝雖禍及身奚暇顧哉觀其畫飲大邑曰不和固無害辭讓而氣直外方而內剛不過借此以狀國勢抑虜憤而已契丹雖強亦莫敢抗厥後當溺之定和議反復辯論百折不屈而得伸其辭實自公培植之力先為之張本也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二公其邁是訓者歟

却瑞草

小人欲媚乎君必獻祥瑞而祥瑞之類不一而足而荒廢政理也非人主謹於好尚幾何不為妖物哉乎仁宗因茹芬標獻芝草詔天下勿獻瑞其賢於真宗遠矣

彥博薦介

彥博造間金紫龍奇錦綸閣侍通官掖以獻張貴妃得執政唐介劾奏仁宗既介後博再相其受其過切無然而及薦之不惟見公有樂善之誠而又有為國之忠自勉容人之量也回視世之人懷私讐以誤國事者惡可同日語乎公之薦介固為可嘉然已不待人薦而殞綠執政尤為可耻方諸包革肅之於呂文靖而同卷不求見劉安世之於司馬光而無書抵政府其高尚豈不優於博乎

宋仁宗廢郭后

綱目書廢后多矣未有繼書立后者今觀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者先武所以廢郭后也仁宗雖廢郭后尚氏楊氏亦見斥何哉蓋仁宗因郭后妬忌尚楊而呂夷簡憾后力贊成之厥後遣使慰問密召賜以樂府又賜號冲靜仙師則其追悔之意訖然見於春戀不忘之間矣愚謂光武止因郭后惡立廢非若后傷帝頭無禮之甚也仁宗雖曰廢之至於尚楊亦不敢立以為后豈不優於光武之少思哉嗚呼自古廢后皆成厲階觀高宗廢王后寵武氏其禍至於流毒蒼生幾危宗社仁宗有廢之失無敗亡之禍惡可同而語耶

獨以母喪去位累召固辭不賢於張九齡身居苦次以請
京師手觀其昔日奉使契丹臨行有臣不愛其死之言厥後
果與虜反復辯論獻納二字百折不屈尋朝廷抑虛情可謂
不辱君命矣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惟公之謂歟

仁宗命侍臣講讀通英殿

胡致堂謂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反理乃書於冊以
訓後世使人主觀之正其心術後常循理以圖治化也昔宋
仁宗命曹昌朝講春秋每至諸侯澆亂之事則畧而不說常
問其故昌朝對帝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世鑒戒何必諱
也愚謂聖人作經記古人君行事得失予以垂戒天下萬世
常板評史不見卷之九
凡善可以為法惡可以為戒豈徒虛設而已哉昌朝正當因
事納忠開導君心使知所儆而不敢為非此亦臣子忠愛之
意也夫何諱而不言乎方諸伊川為崇正殿說書每於文字
之外推明餘意啓沃人主殆有間矣

出犀合藥以療民

至和初京師大疫仁宗出犀一株付太醫合藥以療民及解
則一通天犀也內侍李彝舉奏曰此犀之美可作御所服帶
帝曰朕以為帶易若以療民之疾乎命立碎之嗚呼仁民之
心重且長而愛物之心輕且短所謂疾痛疢癘舉切於身若
帝可謂有意於愛民矣回視唐玄宗受交趾辟寒犀以為玩
好而無恤民之心何霄壤不同哉

仁宗節儉

帝一日思生務校有司言已用盡近侍曰有舊弊請言之
曰不可買怨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即漢光武
因南海洞獻生龍眼荔枝恐窮民力竭民財下詔勿貢同意
也嗚呼端好尚不綴口腹之欲楚增供以免科征之擾君二
君可謂節用愛人矣方諸唐明皇因楊貴妃欲荔枝下詔
夜傳遼勞民傷財竟貽天寶之亂世之人主當知所鑒

杜鵑鳴於洛陽

邵子在洛聞杜鵑而知將亂所謂聆音察理聲入心通也不
二年王安石盡惑上意變法殃民引用羣奸妨政病國其言
有若卜筮之驗吁公不但有先見之明而又有格物窮理之
學也豈若後世識緯術數之流可比哉厥後胡元將傾杜鵑
至於大都三百餘年敗亡之兆若合符節謂非其數可乎

會天下財用

神宗詔三司會天下財用出納之數皆著為定式且謂古什
一而稅足矣此乃遵周之徵法蓋欲取民有制賦完官節國
用可謂深識為治之體者吁宣公初稅鬴而春秋用其此衷
公欲加賦而有若致其譏今安石乃曰古非特什一而已則
是閭人主橫征暴斂之端以剝民之脂膏耳他日又曰善理
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則又言賦不可加矣賦不可加則與
古不止什一之言何其前後相悖耶率意妄言卒貽禍亂天
下其奸佞豈不深可惡哉

安石割地割遠

遠便蕭倍等復來求故地沈括檢得故牘所議疆地指古
城為界所爭止三十里傳已無辭及括至遼與其相議亦不
能少屈虜氣蓋言安石王安石乃以老予之術告徽宗遂與
其地七百里方諸李綱曰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
人尊君抑虜詞氣侃侃安石豈能到手

石工不忌刻元祐碑

司馬光歷事兩朝功播社稷道德文章冠當時雖匹夫匹婦
皆知其賢何徽宗惑於蔡京書元祐奸黨碑而公寓焉石工
安民不忌刻公之名此固天理人心有不吝限予不意宋之
君臣昏庸不若一工人耶

以安石配享孔子

孔子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三千之徒惟十哲得以從祀
安石不以道德佐人主乃執偏見曲學行新法亂舊章嫉賢
引佞流毒四海至於宣聖筆削之書目為斷爛乃聖門之罪
人也徽宗反以配享孔子則失之矣至理宗遂黜宣聖

大晟樂成

帝上始定功成而後作樂也徽宗踐祚四載史書流生燭地
蟬蟬蔽天胡人猖獗未聞有恐懼脩省之意尚且置文綉院
議坑冶財斤賢任佞荒廢政理此衰亂之兆也乃作大晟樂
受質於殿庭予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不知當時播諸樂者
果何德哉

評史心見卷之九終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卷之十

京倡聖子豫大之說

人主知府庫充實必生侈心窮奢極欲無所不至蔡京因視
內帑盈溢遂倡為聖子豫大之說以蠱徽宗方諸陳晉公不
進府庫條目則京之奸佞誠可惡也

陳禾引落帝裾

童貫竊竊迷君竊政妨賢虐民舉朝不敢言惟陳禾不避權
勢力劾其奸遂引落帝裾可謂剛正之士矣當時徽宗能聽
其言以誅宦惡衣雖碎而國未至於碎也靖康之禍何有今
徒留碎衣以旌直臣不思不即直臣也然不能旌而反謂之
則其昏庸可見矣嗚呼衣碎尚可補而國碎不可支况童貫

黃經正破家碎國之運賊者夫何寵任益專遂使胡人猖獗
糜爛生民二帝蒙塵神器機樞以貽滔天之禍於無窮可勝
嘆哉

圖燕之議始此

春秋謹華夷之辨晉昧此義乃引五胡亂華遂至偏安千載
遺恨重賞欲結好於女真引入中國而相約攻遼不思今日
與宋攻遼安知他日不以攻遼者攻宋乎此議一從何異開
門戶以招盜賊之來撤藩籬而縱虎狼之入也不惟無利於
中國亦且貽禍於天下貫之誤國其罪豈勝誅耶卒至南渡
與晉如出一轍此又萬世之明鑒也幸而當時有識者遂阻
其議可謂見高一世矣

李君水死節

前李綱以泄金怨怒羅李綱以謝金人。是乃自撤藩籬。虎狼入室以吞噬也。耳心必厚不能奮然一擊以雪。遂致胡虜侵凌國勢存奄不據可勝。漢或即孟子所謂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其宗之謂也。

詔太常禮官集議金主尊號

青夏曉。吳春秋之明訓也。宋被金虜國勢不支。統于京和。惟命是聽。故使尊之為伯。不伯則金不悅。和不成也。故宗不能選將練兵。防患禦敵。徒以卑辭講和。求免其害。中國之體經已大壞矣。嗚呼。禮莫大於分也。今乃尊之為伯。自稱為姪。以足加首。名分掃地。何禮攸存。不惟無可議。而亦不必議矣。厥後金虜再至。而後稱臣。汴京已破。使去尊號。未流至於封為東昏侯。吾不知當時欽宗亦使禮官議之否乎。

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

欽宗求徽宗信道教。窮奢極欲。民之膏血殆盡。宜乎民皆疾首。感額而叛矣。今乃詔之降金。不從何耶。予觀金乃胡虜腥羶之俗。為中華文明之統。民慕文明而惡腥羶。是知貴夏賤夷之分。宜其不從降也。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民心戴金而不降。金用之猶足以滅虜。電馳使欽宗撫之以仁結之以恩。加以任賢使能。練兵備餉。殆將持挺可捷金之堅甲利兵矣。夫何棄而不用。反詔降金。則是驅已之子弟歸附虜虜。以資敵而縱之侵凌中國。不亦昏乎。

李君水死節

靖康間。金師入汴。欽宗往金師而還。後遣使再邀帝至營。有難色。何真李君水以為無虞。勸帝復至金營。胡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罵不絕口。遂被害。呼若水可謂不智矣。雖死何益。方金再遣使。能如唐恪之言。力諫而止。帝必不往也。何至困辱乎。今乃不能審利害。輸君脩手。戰攻之備而死守。社稷反又節義再辛。其管以就俘。執不忠。孰甚。愚謂與其為臣而死。節義若勸帝不往之為優。今雖萬死不足以贖其陷君於虜之罪也。綱目不究其死之原。而遽以節許予。恐未當。雖然猶愈於降虜屈膝者乎。

殺陳東歐陽徹

靖康間。陳東、歐陽徹等上書。言六賊擅權。將移宋鼎。舉朝箝口結舌。不敢吐氣。二公奮義力排。迷君誤國之非。遂陷於死。身雖死。然芳名入節。凜凜與日月爭光。垂之永久而不泯也。黃潛善、汪伯彥、胡國寶、賁賁萬年。雖三江之水。何足洗乎。米黻、徽宗。悔悟贈官。榮錄子孫。而公之忠愈暴白於天下。後世矣。四明李鼎仲當群凶烈焰之時。不畏禍患。乃贖其屍。首歸葬於故里。蓋義不避死。亦少陽之流也。併書於冊。以為世之人臣不忠者戒。

洪皓真忠臣

皓奉使虜境。深入不毛。觀其願就鼎鑊之言。意謂平與秋霜。烈日爭嚴。及流落冷山二年。衣食不給。乃食馬糞。煨餅度日。

豈不難哉哉及卿帝選粘沒喝願去其親月金正朔也
於此臣中國之體已奄奄不振矣方皓將命之時知其不可
力諫國謀厥賊然後啓行不亦專乎今乃不以身之寶爭之
於出使之日而以身之受爭之於虛庭之間計亦危矣雖然
若公可謂不愧孔子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之訓者也

遣拜二帝不受賀

二帝蒙塵受制於虜虜其德不其戴天使高宗齊然一慙豈
不為孝弟之至乎今乃從事虛文而忘大義深原其病蓋儒
有節而剛斷不足故也遂使祖宗陵廟久陷腥羶神州赤子
淪於夷虜可勝嘆哉嗚呼洗氏婦人也尚能奮義討賊救綱
目深嘉之豈有堂堂中國之君甘心忍耻獨無愧乎

汪黃不以金兵上聞

金兵橫行羣盜蜂起黃潛善汪伯彥不以上聞內侍邵成章
劾奏誤國高宗不正其罪及竄成章於遠方厥後賈似道效
尤亦不以襄陽之圍告度宗未必不由二姦倡之吁成章憂
國愛君之心雖古之大臣不多讓豈不賢於童貫梁師成哉
傅書於冊雖曰不沒其善亦不以人廢言

八月張浚殺嚴前戚武大將軍曲端

昔晏玠王庶與曲端有隙互相譏毀張浚遂下端獄而康成
亦常憾端乃致於死惡謂浚聽讒言殺端固非也原端之死
亦天報焉及考曲端素嫉李彥仙金宴堂陷陳州彥仙支持
不克求援兵不發以致彥仙投水而死然則吳玠軍之陷也

端即曲端之陷彥仙也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尺網之
密假手於浚正所以報其謀國之罪其應如響誠可異乎世
之人臣當以嫉賢妬能為降戎以相如岳廉頗為龜鑑也

金粘沒喝陷襲慶府

觀分註載軍士欲殺孔子墓粘沒喝一聞高慶前之言遂殺
軍士嗚呼彼乃夷種也當兵戈擾攘之際尚有秉彝好德之
良心而不忘尊崇聖人之意豈不優於秦始皇焚塚坑儒焚
典哉此亦可見聖道扶持之功用也

岳飛班師

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君子於常則守之以經於變則處之
以權何則君命我所重也國難亦我所重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君命而救國難此所謂權也觀岳飛班師未嘗不深恨為
公惜焉當二聖蒙塵萬民塗炭天下岌岌危如山崩高宗寢
閣命飛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其信任可謂專矣飛乃以濟
艱難以必取中原滅虜虜為已任然功高見忌屢詔班師此
乃秦檜殺飛之謀耳斯時也君輕社稷重班亦死不班亦死
與其班師中義臣之謀孰若行權圖恢復之計如周臣夫軍
中不聞天子詔可也如陳湯場制而斬郅支可也如孔明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亦可也誠能據高宗親囑之語陳情上
言未稍好惡如檜阻遏即當矯制發兵倡明大義與天下忠
臣義士共誅之舉麾一呼莫不響應侯其虜平耻雪恢復中
原甘受典刑以贖矯制之罪亦不為晚豈非深謀尚見者哉

權不觀古人遇變而行權者湯武以匡而伐桀紂周公以弟而誅管蔡孔孟不以爲過况權欺君誤國流毒四海乃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當時飛手握重兵使其先誅檜而後滅虜守固二帝真安宗社有回天之力建再造之功亦湯武陳善救民之意也孰敢以公爲過乎吁使守一節之忠遂遭無窮之患即孔子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豈非忠有餘而智不足惜哉

金主親祀孔子

天地位萬物育國家長治久安皆聖道扶持之功金以吳狄君臨天下乃親祀孔子尚書崇儒重道之禮其視宋人禁嚴儒學殆不可同日語漢高祖豈得專美於前哉故春秋美在夷狄責在中國

韓世忠能

世忠見機而作以爲自全之計可謂明哲保身矣然所以得保身者岳飛之功也予獨恨忠負飛而不救焉觀飛同張俊如楚後因世忠非和議忤秦檜俊與檜乃摘置者將以窮桎誣陷世忠飛持書以告檜意世忠見帝自明得以免禍由是俊極恨恨岳飛密訴桎獄當時官有言曰民有上書如薛仁輔劉允升輩力爲飛辯忠於斯時也何獨不思今日得歸田里乃飛昔日救已之功今日飛陷於獄乃飛昔日馳書之禍正當抗疏爲飛力辯感愴帝心庶幾俊桎之謬可破岳飛之冤可釋而以德報德之義盡矣夫何生視不言陷飛死獄其

視靈輶感趙有一飯之恩必報卒免其難則世忠肯負義可勝責哉

洪邁使金不屈

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謀不善終貽後災雖欲更之不可得也秦檜請和稱臣納幣於金已二十年矣洪邁因使館三日不食詞氣雖嚴欲正敵國之禮彼安能遽從之哉雖遣遣可謂不辱君命而無忤於父夫

倚張浚爲長城

國家長治久安固賴長城以保障然長城乃有形之險人力尚可破若以人爲長城豈非無形之險哉愚謂檀道濟宋文帝之長城也李勣唐太宗之長城也張浚宋高宗之長城也

道濟無可議李勣一言以立武氏而召無窮之禍張浚自手握重兵富有富平鄆環符離之敗及考其心陷李綱忘岳飛使二子掣肘不能匡扶宋弱遂致二帝幽居於沙漠萬民塗炭於燕雲宋社丘墟禁宮灰燼誠有愧於長城之寄也觀宋史議其重扶不能下士智黯不能知人斯言得之矣

金主貴緣帛

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金主貴緣帛而罷却夏國之珠玉可謂暗合召公之旨矣嗚呼既能端好尚以戒奢欲又能惜財賦以儉國用方諸中華人主受遠方珍怪之物荒棄政理廢出無經何其反不如夷狄之君子

施全判秦檜不克被殺

本主和隋帝虐民達使中國衣冠滿於左衽矣神人共怒
舊不足以及隋短全刺奪不克披發嗚呼全雖冠然則大之
氣也猶存也當雖生其好諛之名遺臭萬年也觀公嫉邪
惡佞之心忠憤激烈刺雖不中張廢僧之惡討檣之罪不猶
愈被槍於市朝也哉讀史君子不可以全為刺客之流而目
之也事政惡可同日語

楊甲對策

楊甲對策二事切中時弊孝宗當思其言奮志雪耻以滅孽
虜而迎回二帝此乃有為之君也夫何不滿其意實之第五
其與謀疾忌醫何異昔武王一戎衣而成文王三分有二之
天下中庸稱為達孝乃曰大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者也予觀孝宗萎靡不振無報怨恢復之心此為隱憂有臣
服屈降之態遂使二帝蒙塵國勢衰弱衣冠左衽萬姓流離
此乃不孝之大者也今不能數責夫前人之烈而徒盡三年
之喪謚以為孝斯名豈能稱其情哉

角端

楚材因角端而戒殺元主聰嘉言而班師不但恤軍省費亦
免生民喋血之苦也吁且因事而納忠若徒諫而弗聽孟子
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雖欲不王惡可已

金主禁女真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飾

中國帝王所自立衣冠禮樂之盛聲名文物之美女真仰慕
其德教而遵行之豈非出幽谷而遷喬木哉金主不嘉其慕

而反嚴其禁是不欲用夏變夷志亦卑矣後世乃有中國之
人習胡語衣胡服豈非女真之罪人乎

嘉定十年以伐金詔四方

昔勾踐欲報吳怨卧薪嘗膽奉奉不忘而讐於復史書美之
金虜凌宋稱臣請和三世相承莫敢議伐至嘉定十年始下
詔伐金嗚呼理宗素無勾踐之志也久矣使有志於滅金何
不早而圖之觀其立國幾二十年矣伐金之策言未嘗形之
於口計未嘗密之於人運籌規畫未嘗謀之於心今乃一旦
下詔以諭四方不過因元敗金藉元之力乘金之危欲取金
耳咏其詔曰狐兔失其故穴人共逐之則其本心畢露豈真
有復讐之志哉

以陳埴為國子司業

小人欲貪富貴必曲意阿附權臣雖節義廉耻有所不顧陳
埴史彌遠之甥肯一屈已何顯榮有不至哉觀其上疏乞去
疊媚從公論蓋指彌遠而言也嗚呼重道義重名節乎貪賤黷
奸諛不黨乎私親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處也其公之謂然當時稱為中興國學之師夫何忝

許衡卒

春秋謹華夷之辨胡銓謂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倣
之拜則拂然怒今醜虜大家也童子雖愚尚知非可拜之物
許衡以宋儒仕元反不如童子之見哉然其失節在人耳目
嘗語其子曰我子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巨寇後慎勿請諡

立碑但書許其之墓四字觀公此言自愧之意蓋欲掩其非也及卒綱目削其官爵不書所以惡其失節也明矣

宋丞相文天祥

天祥初登進士對法天不息之策萬餘言官王應麟左曰此卷古語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以為得人賀理宗拔為第一後公輔治相業偉然及宰相袁筆以義死則其精忠動節已寓於廷對之時矣所謂直氣壯而星斗寒忠言進而金石裂果不負其所對鸞鳴呼以一死而扶宋家三百年之綱常誠為天下第一等人物不惟見理宗取得其人亦以見應麟之言有驗回視當時積首虜庭者豈非公之罪人乎世祖感於胡僧之言殺之其無人君之度也可知矣

宋臣謝枋得至燕死之

謝枋得因元世祖詔以書上丞相雪樓等不應聘觀其詞氣慷慨激烈殆如百鍊之鋼惟求一死嗚呼精忠勁節文山偕於前疊山繼於後實其所行如出一轍扶綱常於夷狄亂華之時振風化於宋祚將頽之際身雖死至今英氣凜凜猶存毅身成仁舍生取義二公可謂遵孔孟之訓矣

後徵劉因為集賢學士辭不至

儒者所以明節義之理諱筆吏之辨劉因不肯失身事元辭詔不至非見道分明者能然乎世祖遂其志而不強致之固可嘉也至於殺文天祥謝枋得不食而死何以明於彼而獨暗於此哉不然二公不死則節不白

太傅伯顏卒

伯顏負良將之才手握重兵平定天下不啻衰絳一人然有功不伐清介自持及卒綱目具其官爵豈非深予之哉史乃方諸曹彬恐或過也

求訪遺逸

元乃夷狄尚知求訪遺逸偶合有周舉逸民之盛制宋為中華之主反棄賢良而任姦邪何其顛倒錯亂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以無忌無荒四夷來王使宋諸君能遵是訓尚何夷狄猾夏之有

禁諸王毋得以農時出獵擾民

五子作歌傷太康外作禽荒周公作無逸述文王罔遊於畋所以垂戒後世也仁宗下詔禁諸王毋得以農時出獵擾民嗚呼不惟知小民稼穡之艱難亦且不作無益害有益其偶合周公之訓也大書於冊深予之哉

近臣獻七寶帶却之

觀英宗却七寶帶而欲臣下進賢之言暗與召公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實惟賢則邇人安之訓偶合矣原其所自良由仁宗不愛寶人美珠倡之也吁仁宗可謂貽厥孫謀而英宗可謂率由舊章矣并錄於冊宜虛美哉

賜幣旌直

大抵人主聞過非難悔過為難拒諫非美納諫為美元英宗因張養浩之諫不惟罷養浩息宴而又賜幣以旌其直嗚呼舉

朝不敢言而公獨言之可謂肝膽鐵石商古水霜也豈非其
應鳴於百鳥之間歟君有納諫之量臣無阿諛之私方諸唐
之中宗玄宗觀燈於市里御榻大誦惡可同日而語哉

吳澄天下士

元右丞董士選稱吳澄為天下士則何異於新垣衍之稱魯
仲連哉仲連雖不及澄道學文章亦非天下士然深明大義
不肯當蘇子美其奇氣疎節足以顛頑一世亦可取也吳
澄宋人一代大儒而於出處大節必講之素明矣今乃失身
以事大夫何味孔子修春秋謹華夷之辨哉比之仲連高潔
似不及也嗚呼管仲責楚春秋貴之以其尊廟室而攘夷狄
然則楚稱五伯者反不如五伯之徒歟

官板詳史心見

勅寫金字藏經

異端惑世誣民敗常亂俗其害甚於洪水猛獸在王法之所
必誅也元主勅寫金字藏經命吳澄作序澄雖拒之但立言
不能無議于考仁宗時嘗寫佛經用金三十九百兩其內庭
佛事之費十餘萬皆生民之膏血當時澄目擊耳聞者也正
當修陳其弊力諫而止以蘇民困夫何對曰主上寫經為民
祈福甚盛舉也嗚呼尊聖道行王道使天下之民樂其樂利
其利福民盛舉無喻於此今尚浮屠溺意供奉方氏傷財國
脉目促何福民之有乎大抵人臣進言以格君之非猶良醫
用藥以治人之疾書曰若藥不服眩厥疾不瘳今不能苦口
以啓其良心乃耳言以阿其所好律雖有輪迴焉拔之說戒

諭懇切然君於福民盛舉之言已先存於胸中矣豈能破彼
之惑哉方諸韓子力排佛老嚴如斧鉞多不及也

趙鼎發死節

丈夫死節者萬有一人也女人死節者億兆一人也元兵臨
城池州將陷鼎發知不可支與妻婁氏從容就死全大節於
干戈擾攘之時扶綱常於蠻夷猾夏之際其有補於風化也
大矣固視張林董賣國迎降苟希富貴殆猶夕糧朝餉師
皇喬公如松柏父有餘香夫婦遇呂社吳氏豈不揚手含笑
於地下乎

十二月以西僧輩貞吃刺思為帝師

西僧大氏之國也圖帖睦爾以彼為帝師乃命大臣俯伏奉
觴而賜恩端坐不動夫以無父無君之人而使居百官之上
是以足加於首也冠履之分豈不至於倒植乎惟祭酒李木
魯辨字正不阿東陽直立乃以吾夫子為師言溫而氣壯自
有以抑其驕恭不恭之心夫呼春秋責備賢者于其夷何誅
然魯辨有聞邪翼正之功豈可沒其善而不嘉之手

余闕死節

匹夫死節者固鮮匹婦死節者亦鮮况一門與將士同死也
豈不為尤鮮乎余闕守安慶孤城六年羣盜環布外無援兵
內無糧餉以致城陷遂自刎則其精忠之氣凌逼霄漢身雖
死而名愈彰應萬世而不泯也然闕一死固職分之所當為
又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將士死於君豈自古所無也公

於五經皆有傳註。自非見道分明。實識字。安能視死如歸。而求其忠烈。立祠以祀。蓋有以表其靈於已往。而又振風化於將來也。

元普顏不花死節

大明重丘廢境普顏不花。力不能支。乃與妻妾子女死之。嗚呼。顏夷人也。尚知成仁取義。遵孔孟之訓。以致一門身死。而建萬世之綱常。回視堂堂中國。公卿大夫。其心降。而不忍失富貴者。曾大馬之不如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信夫。

新刻官板大字評史心見補遺卷二十一

孟母三遷

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蓋以人之近於善人。則善。近於惡人。則惡。其風聲氣習。漸染陶成。而然也。今觀孟母三遷。而後軻言性善。遂成大儒。然則人豈可不擇正人而處之哉。他日軻謂戴不勝。喻欲王之善。而舉楚人學齊語。乃曰。引而置之於莊。微之間。數年。雖日拉而求其楚語。不可得矣。愚謂此等議論。其源蓋出於三遷之教也。

捲土重來

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今觀杜牧之之諫。項羽曰。勝負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傑。捲土重來。未可知。吁。牧之不知仁足以興王。而殘暴非可以得天下也。書曰。同力虔德。同德度義。受有億萬。惟億萬心。昔羽渡江。有子弟八千。今乃眾叛親離。無一人而還。是一獨夫耳。則何異於紂哉。是知天命視人心。以為向背。人心既失。天命弗保。紂已亡矣。羽亡可知。縱使乘舟而渡。然江東之民。皆厭羽之殘暴。而歸漢高祖之寬仁也。豈有獨王之理乎。據此論。則勝負兵家之誅。涉於女諺。而非三代得天下以仁之訓矣。

事必告天

趙清獻公平生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拜首告天。若不可告者。不敢為也。則何異於司馬溫公。有言曰。吾無過人者。但平

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事必告天。見其素行。至於神明。行對人言。見其不以闇時廢理。此皆君子之獨。功也。二公為宋名臣。德業著時。流芳千古。何莫而葬不自歎。中來耶。孟子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公傳是言矣。

劉平妻殺虎

劉平妻胡氏。從平戍襄陽。平為虎所捕。胡氏驚心。扼腕乃挺身而往。觀舍生殺虎。其死有若朝露。為夫報讎。此其重於泰山者。氏可謂能為男子不能為之事矣。趙孟頫乃作劉婦行。以美之。嗚呼。孟頫乃宋宗室。宋亡。既無力復讐。高蹈遠引。可也。夫何甘心事虜。曾不若區區一婦人。反能知節義而不失哉。當時作行美婦。寧不自愧於心。

遇賊守姑

鄭義宗妻盧氏。一夕有聲。孟持杖鼓譟踰垣而入。舉家奔竄。獨遺姑在室。氏冒刃刃往侍姑側。為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遽可委棄之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吁。為姑不避艱險。所言皆殺身成仁之理。孰謂一匹婦反能識正義於倉皇顛沛之際乎。嘗怪世之為人臣子者。見君父有難。乃不顧而逃。之以偷生。皆氏之罪人也。

平原君斬美人

昔齊人饋女樂。魯君三日不朝。而孔子行。以其重色而輕賢也。平原君因美妾笑。覺者覺者。願平者頭而平原不允。後

門下賓客稍稍引去。平原從而問之。人對曰。以君不優。美。覺者謂君愛色而賤士。故去。於是平原乃斬美妾。謝之後。士復來。吁。欲妻以歸。士心有遠色。勸賢之意。平原時強國而列於四鄰。世之人主欲求賢以隆治化。當以平原為鑒。而以魯君為戒也。

下和泣玉

下和得琬琰。既知為美玉。割而獻之。可也。夫何不割而獻。蓋所以矜己之能識玉也。初獻懷王。不信。則其左足又獻平王。不信。則其右足三獻。荆王抱玉而哭。始信焉。嗚呼。和之則自取之也。且王無補於國。不獻可也。獻而受。則斯已而矣。乃又獻之以復取。則何其不智之甚哉。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

不受嫁資

裴坦稟性簡儉。其子娶楊收女。器用皆屏。王坦命持去。曰。殃我家矣。吁。坦之所為。雖優於婚禮。而論財者固可嘉也。不若胡文定公曰。娶妻必須不若吾家者。今不能謹始。擇其名門。素風。然於既娶之後。乃却其裝資。不受。豈非矯情。要譽者哉。

誣牛不校

劉寬為司徒。有人失牛。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車步歸。後失牛者得牛。而返還州里。以為寬厚。予獨不然。伊尹曰。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聖賢取與權度精切。毫釐不訛。正所以嚴其公也。誣

牛不牧固為實庫或有問公之風故牛失牛而再誌其手不校手若不校而又與之是中小人之詐也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貞公不以直待人而舉人為詐以遂彼奸偽之心惡得賢至於是哉與馬不爭直不疑誣金不辯婚情要其皆類乎此何足道哉

韓伯俞泣杖

伯俞少有過母以杖擊之而受之及母衰杖之不痛遂乃大泣傳稱以為至孝予意不然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得乎親不可以為子觀母以杖擊俞想是所為不善觸親之怒罪莫大焉則其不從可知矣人孰無過改之為貴母已垂老尚不能率德改行以為善人必俟有過杖擊知母力衰泣之以為孝吾未之信也

王祥卧冰

王祥繼母朱氏不慈病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欲卧冰求之忽雙鯉躍出冰里稱為孝感所致予意不然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然解衣卧冰求魚此固人之孝心哉成漢死殯身滅性而母亦失其養天何以謂之孝乎况祥曾事魏王髦拜為三公後髦被晉司馬昭弑之祥忘君事髦屈膝於昭故揚鐵崖作詞評讚之愚謂惟其不孝故乃不忠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誠有愧於斯訓矣

羊續懸魚

羊續為南陽太守佐二以生魚饋度可受則受不受於羊

當力却之可也夫何既受而又懸之乎庭以杜其再時不當時不受之為愈焉夫以前受之者是則後却之者非也以後却之者是則前受之者非也嗚呼士君子之廉猶人處子之潔也貴乎始終一致豈有先汗其身而後却之以為潔可乎

時苗留犢

時苗為壽春令初至縣乘駕重牛越歲餘生一犢及去任謂主簿曰來時無此今有之是爾土所生故留之而去因目以為盧呼犢可留也使苗生子亦肯留乎欺世要名何足道哉不敢首為亂階

南宋樹淵字亮回明帝時為吏部尚書有美容山陰公主欲與通請以自侍召之西上宿十日公主夜就之憐見逼迫

淵整身拱立從夕至曉不移其志以死自誓曰回雖不敏不敢首為亂階乃得免嗚呼伐性斧斤皓齒蛾眉毒藥猛獸越女齊姬杖乘作七發以教楚太子可謂至言矣子觀樹淵不以閑味廢理而有尚德之心不以女欲動心見其執守之操所以免於刑戮而無殺身之禍也固可嘉美夫何晚節不堅失身事齊有虧於前行也惜哉

西漢枚乘作七發曰皓齒蛾眉伐性之斧斤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燕縱恣於曲房幽室之中此其殲之毒藥威猛獸之牙也七發者說七事以廢楚太子也見文選

練氏全城

出置有二將後期該斬夫人氏密令將
夫人曰吾將解城可植此旗作門已戒將士勿犯也夫
人反其所賜拜雖不愛曰君念舊德以報顧全此城之人然
必欲屠之吾家與身俱死不顧獨生二將聞其言勿竹思謂
婦人之心不明義理但知以活人為慈祥而不知誤夫貽國
之害存焉觀其令將私逃既壞軍法於前止勿辱城又壞主
法作後練氏因所當責也背君命而違天討廢公義而全私
恩二將惡得無罪耶夫人之德斷不可負使二將屠一城之
人釋練氏一門之死則私恩以全然公法雖廢而於義亦無
所妨我

朝為善陰陽書所載練氏全城一事詩文交美並無貶辭故
予評之凡為將後期者當以穰苴之斬莊賈為鑒全私恩者
當以庾公之斯而釋子濯孺子為戒

范蠡歸湖

范蠡輔越王以成伐吳之功即載西施而去豈無意乎蓋越
王可與其患難而不可與其富貴蠡之熟矣故舊志雪耻
勇也明哲保身智也載西施以歸湖恐王迷於傾國之色而
蹈吳之覆轍忠愛之至也其過人遠矣乎

子胥奔吳避難

子胥奔吳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子胥之急乃
渡之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曰楚國之法得子胥者有罰

拜置徒百金耶不受一笑刺船而去嗚呼孫人於公室也
之中有仁人君子之心酬人以價直百金之劍此以報德
之義然且不受則其視利如浮雲而漠然無所動於中非若
世之人有施小惠而即望人以酬者有受大恩而不報人以
德者曾二公之罪人也

不辭育女

華陰呂君聘里中人女及笄進士其女喪明而女父母辭
呂君不許遂娶之嗚呼好色人之所欲也富貴妻此又人情
之常况居榮顯之地而不嫌為廢殘疾之女則其存心制行
與古聖賢無異矣厥後生立子俱中甲第一子汲為丞相蓋
天報公厚德之意也予而竊笑世之為官者一旦幸登

官報諸史心見卷之十一

仕路即娶妻妾數多有嚴家虞災而亡軀命者有偏於寵愛
夫妻反目而為此去官者有中年蚤亡其妾媚亂而損名節
者若皆不能熟思謹始徒求一時之樂而召無窮之患也方
諸呂公輕色而重天倫完女以成婚媾不使有終身之怨是
亦能人之所不能者大書於冊以為出仕者之鑒戒也可不
慎哉

求婦不欲高門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客當為求婦但小姓足使生子天之福
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愚謂此言有合胡文定公
要類必須不若吾家者之訓矣予嘗慨世人為婚必擇大家
貴族更相誇尚求無名門遂致子女失期有終身不婚而成

亂者有嫡恃其家豪豪愛大而傲慢舅姑豈知娶婦以貞
崇榮禮為賢乎虞公之言足以警世之不智者矣

此狗大矣

鮑永事母至孝妻常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謂嫡有七去
孔子之明訓也母前叱狗亦無大害而遽出不幾於絕恩傷
義而過於忍乎觀古人有假慕慕不識以出妻者下意此事
亦然世之人不可藉為口實以出其妻

乞命歸養

張禮遇賊欲殺兄弟互相推讓代死賊見其賢釋之嗚呼拾
萊以養母者也舍生以代兄弟也縱而復至以就死信也賊
重其交愛肯不殺可謂有東家好德之良心者也孰謂孝弟
不足以化蠻暴乎

不責更碎瑪瑙盤

裴行倫有瑪瑙盤廣三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蹌觸碎之惶
懼不自勝叩頭流血行倫笑曰爾豈故於何乃至是耶歸觀
公不片碎玉蓋更之心也意謂天下之事可以毀為惟休休
有容人之量不可操為也非其見高理明涵養有素且能於
倉卒之間安然不動其心哉觀公平日論四傑先常識而後
文藝即此可驗雖然有容固可嘉也書曰玩物喪志不若呂
蒙正安用古鑑王且不買玉帶尤為賢

十史心見補遺卷之十一

評史心見補遺卷之十二

郭巨埋兒

郭巨一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不能供給其汝
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遂掘地三尺餘得黃金一釜子
獨不然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又曰父母
之所愛亦愛之孟子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今巨但
知埋子省食以養母為孝設或母憐子死思慕哀痛及傷其
生可謂孝乎由是觀之巨不過一田舍翁耳不明大義惟知
孝毋以飲食為養而不知逆親違志傷恩絕義之害存焉律
以聖賢之道固無可取原其為母之心豈可過責之哉然又
使妻不取違命則妻為尤賢矣其視世之人畏內孝養於妻
子不可同日而語也

同卷不求見

呂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侍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
額及歸聞居開里意以拯欲便於求見也竟不私謁夷簡因
其賢而遂薦鴻呼拯自重而無昏夜乞食之態簡引掖而有
知人為國之忠方諸世之為官者奉競以干進妨賢而病國
皆二公之罪人也

不與官酒

昔曹彬為周世宗史掌茶酒一日太祖求酒彬曰此官酒不
敢私與自沽以飲其後太祖即位謂群臣曰世宗嘗之不欺
其主者惟彬耳由是委心重任嗚呼官酒不欺小節也肯也

宗之恩比高以事太相可謂不欺乎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祭也

不傷發蠱

曹武惠王塋所居屋宇壞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互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遂止吁不為一己之私而傷百輩之命公可謂有惻隱之心矣然是心不但昆蟲板之雖百姓亦蒙其澤也觀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可見其平出將入相子孫顯榮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其斯之謂歟

私食不欺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與從官屬皆蔬食禮畢帝慰宰相王旦曰卿等久蔬食不易焉知節儉對曰蔬食惟陛下下一人耳臣無不私食肉其與嘗宗道微行酒肆宴飲告君不欺同意宗道曰齊明欲服以承祭祀然齋戒私食其肉不惟先欺口而亦欺其君矣雖曰實告謂之不欺可乎愚謂宗道實告其君所謂之不欺固優於知節然居輔弼之職而於酒肆私飲則於大體有失書曰不於細行終累大德人臣豈可以為小節而不致其謹哉

帶還婦人

裴度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致緝於僧伽欄楯上乃析薪久久不取而去公知其意遂携以歸明日往寺婦人求其罪下獄昨告人得王帶一犀帶一以賂洋婆云云

父無所遺矣公即還之其與寶貨鉤金環物至事則同也愚謂天下古今人情之所同者貨利也况金玉貴重易以動人心苟非真能輕財重義必不能視此物如敝屣耳嗚呼不義之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二公誠遵夫子之訓者也厥後皆居顯位度庇子孫豈非積善天報之驗哉

王旦為相時有寶玉帶者因弟以呈還却之何異呂蒙正安用古鑑之意乎愚謂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自至此理勢之必然也二公皆不尚此由其儉以養德有朴素清白之風廉恥無後無玩物喪志之失不但為子孫之龜鑑亦且為百辟之儀形觀楊綰拜相子儀猶音繁繁幹滅驕從崔寬敗第舍蓋聞公簡儉之風觀感向化如此世之為臣工者惡可窳奢極欲不先正己以化人乎

取石擊甕

司馬光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甕水中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始得出識者已知公識見不凡矣及長為相奇才碩德極溺扶危遂建儲統朱子論公平生立朝大節有智仁勇活國救世其次第規模稍大愚謂公於天下之達德不但推於政治之間雖重難之時已具擊甕智也極溺仁也然取石而無翁皇失措之態勇也體用之學天性風成豈非真豪傑之士哉

薦福碑

昔文正公守饒時因一書生上謁自言極貧時稱歌陽公
薦福願字墨本直千金文正為打千本使售於京抵京已具
一夕雷轟碎其碑愚謂斯人不能審理以安貧乃強違道以
求富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世人貧者宜遵聖訓不可因貧妄有所求而濫
亦為非也

出使時

危諫議名穆為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飢荒道經相里得先出
棧米以賑民富家大族皆願以粟輸入官而全居者數萬人
子意公之所為亦子產以乘與濟之之意也昔子路為蒲令
備水災與民恭修溝瀆念人煩苦故與一簞食一盞漿孔子
聞而使之貢止之子路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以簞食盞漿與
修溝瀆者此行仁也夫子以仁為教而禁其行何也夫子曰
爾以民飢何不告君發倉廩以給之而以己私體是汝不明
君之意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
路心服而退嗚呼給以已採則私恩所及若有限告君發粟
則博施所及者無窮焉夫子公平廣大氣象不於是而見執
世之為民牧者當以是為鑒也

寄銀漢子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與其
子不肯受顧召其子與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
妻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呂崇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真好人

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知
之為謂利乃人心之所同欲也見利忘義雖縉紳士皆將
不顧禮義廉恥名節而貪之今觀二子一則重信而不背其
所託一則輕財而不妄取諸人聖賢所為亦不過是耳此尚
不負其友使為人臣負國乎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
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人實足以當之用錄
以為合史戒

嫁前令女

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離女將嫁適買得婢倍之問其
故乃前令之女也離君遂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
得前令之女甚憐之義不可久辱當報吾女求娶求婿先嫁
前令之女也僕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家可乎許
君答書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自專為仁義願以前令
之女配吾子待君別求良配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
許氏嗚呼舍已之女而先嫁前令女見鍾離有仁恕之心許
鍾氏婚而納婢以為婢見許君有長者之德愚謂鍾君之行
人或可能而許君不以婢為婦人皆不可及也謹書以為世
之厭貧求富為婚者戒

割席分坐

管寧少與華歆同學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見捉而
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過門者歆費書往視寧却之曰
子非吾友也乃割席分坐後歆為廬州太守被孫策襲之不

能... 遂... 明帝聞章之賢安車蒲輪常壁以聘... 不...
... 遂... 惟其立志遠大也故視富貴如浮雲... 尚節...
... 遂... 惟其立志卑汗也故重利祿以忘義... 賢...
... 遂... 其立志不同人品懸絕人惡可不高尚其...
志乎

六二二女

唐... 二女生長草萊幼有志操永泰中... 盜竊發...
... 二女生長草萊幼有志操永泰中... 盜竊發...
... 二女生長草萊幼有志操永泰中... 盜竊發...
... 二女生長草萊幼有志操永泰中... 盜竊發...
... 二女生長草萊幼有志操永泰中... 盜竊發...

也今觀世之為士者受君爵祿一旦臨患難失身以事二姓...
... 也今觀世之為士者受君爵祿一旦臨患難失身以事二姓...
... 也今觀世之為士者受君爵祿一旦臨患難失身以事二姓...
... 也今觀世之為士者受君爵祿一旦臨患難失身以事二姓...
... 也今觀世之為士者受君爵祿一旦臨患難失身以事二姓...

二女生長草萊心堅若鐵遇賊忍汗身投崖全大節一死...
... 二女生長草萊心堅若鐵遇賊忍汗身投崖全大節一死...
... 二女生長草萊心堅若鐵遇賊忍汗身投崖全大節一死...
... 二女生長草萊心堅若鐵遇賊忍汗身投崖全大節一死...
... 二女生長草萊心堅若鐵遇賊忍汗身投崖全大節一死...

湯周列入列傳

張湯仕周嚴刑暴飲流毒天下司馬遷乃入酷吏傳蓋所以...
... 張湯仕周嚴刑暴飲流毒天下司馬遷乃入酷吏傳蓋所以...
... 張湯仕周嚴刑暴飲流毒天下司馬遷乃入酷吏傳蓋所以...
... 張湯仕周嚴刑暴飲流毒天下司馬遷乃入酷吏傳蓋所以...
... 張湯仕周嚴刑暴飲流毒天下司馬遷乃入酷吏傳蓋所以...

惡者可以為戒豈容虛美隱惡哉且以大舜之聖不能...
... 惡者可以為戒豈容虛美隱惡哉且以大舜之聖不能...
... 惡者可以為戒豈容虛美隱惡哉且以大舜之聖不能...
... 惡者可以為戒豈容虛美隱惡哉且以大舜之聖不能...
... 惡者可以為戒豈容虛美隱惡哉且以大舜之聖不能...

吳起與將士同甘苦

官... 吳起與將士同甘苦... 吳起與將士同甘苦...
... 吳起與將士同甘苦... 吳起與將士同甘苦...
... 吳起與將士同甘苦... 吳起與將士同甘苦...
... 吳起與將士同甘苦... 吳起與將士同甘苦...
... 吳起與將士同甘苦... 吳起與將士同甘苦...

張詠殺戲小兒

詠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杜其父...
... 詠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杜其父...
... 詠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杜其父...
... 詠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杜其父...
... 詠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杜其父...

笑和道以為戲要及長凡飲食衣服餽酒博奕玩好悉意要為略不加戒豈知男女從初便教嬌壞了到長處凶狠所以畏其長知長能昧夫孝弟之道而為干犯作亂之事亦且浪費財產為不肖子何莫不由少時養成其惡之所致哉

第五倫

哲命併錄以為世人溺愛幼子者戒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可謂私乎愚謂父子主恩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即孔子所謂父母惟其疾之憂雖欲安寢不可得也此蓋出於天性之愛人情有所不容已者即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之意雖聖賢處之亦如是而不自知其所以不眠也正所謂公豈可反以為私乎觀古人制伯叔之服止於暮年而於父母之喪必於三年何也誠以父母劬勞教育之恩同於天地之大故耳若因疾以退而安寢為私則是渾父子伯叔姪為一途而愛無差等矣豈不失推恩之序哉傳載鄭伯遺棄子抱姪先儒譏其賊恩傷義蓋以愛姪之心不本於天理人情之至而棄子於野特出於反常要譽此所謂私也觀子評則第五倫立言之失不攻自破矣

麥舟助喪

元文正公遺孀到蘇州殷麥五百斛及婦舟次丹陽見

石曼卿言三喪不能舉喪夫即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到家對父云曼卿不能舉喪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竟夫曰已付之矣愚謂竟夫助喪繼文正之志也昔文正鎮越時有戶曹孫君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以俸資治巨舟差老衛校送歸作詩一絕曰十日相携泛巨川果時船熱去凄然關中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呼主公所為皆義舉也不惟有輕財濟困之心而又見父作子述之矣其故家遺風相繼不絕備書以為世之薄故舊者戒

皇甫規妻罵董卓

董卓篡漢奸臣賊子也皇甫規卒其妻知卓欲娶之知不能與計卓門立罵之曰羌胡之種焉一天下皇甫規文武上才漢忠臣豈可致行非禮乎愚謂婦人尚知守節寧死以扶名教蔡邕文士也及苟圖爵祿以致絕身何其所見之陋哉

萬曆甲申秋月金陵對峰周氏刊行

評史心見補遺卷之十二終

評史心見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郭大有撰大有字用亨江寧人是書取古人事
迹標題每事爲論其凡例云凡可以爲策論者擇
取以利於舉業則其書可知矣

讀書鏡十卷

〔明〕陳繼儒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秘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書鏡十

卷》提要

自叙

張芸叟云頃游京師常聽司
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忠
為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余素
學者見公莫不致問道德文章
序一

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君子
時才異日能事當自知之大抵文
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
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雖求
漢史一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

序二

其聞此語莫不歎服我

朝李康惠公承勛為刑部屬林見
憲公為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
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為天下
國家故多一日無賢士大夫注來門

序三

下今旁門深察窺多不能屈已耶
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
為何人曰內官張公實太宰楊應
寧司諫楊文震請各問所長曰某
長於某者問所短曰某對於某請問
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慄
然李曰承勛每侍教所聞惟節義
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
所短亦在是乎林亦歎服夫天下
文章金賴文章節義人提却然

不可不講明學問與實事學問如切
肺更事如藥方知脈審方然後國
家之洗痾痼疾應手即除不然未
識病夫之生死不辨庸醫之是非
或因循以待亡或執拗以速禍是果

序四

惟之咎哉故要做天下第一奇男
子須要事理圓融要事理圓融
須要講明學問更事此愚讀素
鏡之所以作也陳繼儒素于漱石
齋

讀書鏡序

私嘗惟淵明讀書不求甚解似
若無心世業把菊沉酒了却一
生及閱其次弟節孝諸理出處
豁然通古之士所不及當日清
談玄塵流風點染祖企謝景夷
輩校書馬肆專攻浮義淵明節
之作此語自掃除耳今世文藝
之士不乏揆天繡雲雕績滿目
如小兒泥羹塵飯不當飢飽雖

序一

多奚為陳眉公先生抽其腹笥
作讀書鏡十卷為世資鑒天下
事本末消息各有其漸智者之
所卜愚者之所忽也古之耕莘
築岩釣渭者非必事、經歷開

序二

門造車出門合軌其取諸模索
者豫矣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
才仁知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
不同而求無不獲其在是書乎
眉公謝落塵雜衣帶之間挾有

薜蘿而論次俱當世關切之語
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
老氏曰不出戶而闚天下以此
裁余兄弟暨友人元稹雅有同
好故刻而公之

序三

庚子冬杪沈師昌識



題陳眉公讀書鏡

雪廬居士范應宮

莊生有言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浮華
今人惟慕讀書恒貴韜錦賤若柯即
下隲了了於箇中真實未漱涓涓何怪
鮮補世用仲醜以文霸海內尸往古酌
寸心券物理鏡其齊與不齊之間亦鏡
其合與不合之際機鋒理溢咸得懸而
解之其所述著大緊什七經世什二規
畫什一超世片言緒說儔非挽江河之
楚慮稀茸之波哉秉為安鑑炯然莫
適矣該有之鏡成於金而明於金夢使
然也予爰是知仲醜胸若武庫筆無
纖翳以我轉書而不為書轉故縱橫

押闔又奚疲於屢照焉余友沈仲貞氏
夙受知仲醜欲懸是鏡以範吾之讀書
者與七松隱人嚴校而重梓之且命予
贊一詞余私謂讀書鏡之行世也當序
十竹齋鏤板尋易他氏矣豈仲貞更欲
草菅余言哉隱人曰昔楚人三抵而後售
器在同鑒者而益我貴倘逢按劍乎

則仲貞自為前驅矣余幸心無睫

庚子嘉平月顧佩
書於漱石齋中

讀書鏡小引

世人號稱讀書者梯崖絕澗
從方軌左屈門下竊展一商
者亦輒以辨香遙致千古而不
知古人往矣則未有當吾世而

有陳眉公先生也者先生今

人也開卷而知其非今人也先

生日提不律吐花弄舌烟霞殊

玉供我指揮而走我脏下名山

千秋輝映兩曜先生文章大矣

乃又小貶其言而近之曰讀書鏡

先生瀑鏡洞開遇形觸物無不

朗然故讀其書者若攬其鏡

國事鏡家事鏡世事鏡世外

事隨在劉覽各得意去則豈非

人倫之鑒而邨郭之黑肉哉客

歲吾家貞卿庀材鳩工雪廬

園曹出而同余校讎雒陽紙紫

誦貴矣會有嗾者貞卿乃顧

西幕下高千金遂以荒年之穀

而竟致陳、乎夫先生之言若儕
笑容人鏡也世不乏磨磚者即一
知半解尚豔于得先生之鏡而
鏡益扁則仲貞今日之役斷不可
已矣仲貞涵覽博雅其家多藏
眉公抄書故其增訂為確勒成
客笑謂余曰蜀王宗壽得鐵鏡
晦不可覩一日見青衣小兒角束
訪曰鐵鏡神物當見還宗壽出
鏡与之光采陸離長揖而去審

是則眉公之鏡汎不至與匣俱塵
矣即不見還而水心明鏡其能禁
仲貞之爐錘手執余笑而不荅第
并記之

繡水張昞元跋南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一

雲間陳繼儒者 橋李沈豫昌沈師昌公校

王昶戒子云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歐陽公歸田錄跋曰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譴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爲法而小異于肇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讀書鏡 一卷之一

君子之志也劉元城先生又曰吾友後來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歎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又齊景公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年三十其後孔子之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年六十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深矣故其著述始可爲後世法譬如積水于千仞之源一日決之滔滔汨汨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

終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爲此大抵著書上者羽翼世道次者磨礪身心又次者淘汰俗氣又次者資輔聰明又次者摩娑歲月若歛口皮眯心目橫索錢米恣逞胸懷近觸尤悔遠釀奇窮皆公論失真之罪也嗚呼士傳言厖人誦三代盛時則可若後世則處士橫議小人無忌而已可不戒與

韓持國知潁州時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讀書鏡 二 一卷之一

身卿之馬涓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秦師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旣爲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之予嘗舉此以問客曰二事絕類而一啣之一謝之何與客曰人品不同耳予曰固然持國厲聲而咤之故其人多怨晉伯平心以道之故其人多悅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于崖岸拱抱之梁必沉溺于川淵者何哉

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目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荆棘，黃山谷云：『目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窄則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于峻及離人而立于獨者，可以警矣。

趙抃罷政開居一士人以書贊見公讀之終卷正讀書鏡

卷之一

三

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以卒業却與閒退之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山人范知璿獻所爲文于宋璟，璋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詭譎文章，若高請從舉選，不可別奏。古人云：『當官不接異色，人亦不可久留。』」家與之當疎絕，至于工藝之人，亦不可久留。于家與之親狎，此輩皆能變易聽聞，蔽美是非，又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即墮術中。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

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遠，亦省事遠謫之一助也。

王伯厚云：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王道蕩蕩，何亂之有？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問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熱水。」嬪曰：「大家何不

讀書鏡

卷之二

四

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銚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林岫公位極人臣，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豐洲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爲駭浪所驚，左右呼不至渴甚，自潑茶喫也。以此視

仁宗度量豈非酸醋大骨頭？天地懸絕。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史報曰：「太祝方饗，李爲絕句曰：『公子乘閒卧絳厨，白衣老吏慢

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平曾
謁華州李相不遇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
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
來劉魯風煙接謁所知爲與謁所阻嗟曰萬卷書
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
名紙毛生不爲通自古公卿家專有此病故古
人以將命典謁爲重然爲士者宜使王公聞其
名而不得見則前詩又覺多事矣

東坡云余謫居惠州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
讀書鏡

卷之一

五

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甚惠
州不在天上行卽到耳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
順涉江渡嶺盤固蠻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
問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求故來惠州若有求則
在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鄰陽一枕
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周之魯公
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
順雖無米與公然萬里之勤尚可援明遠例得
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爲書歸去來今詞以貽之

庶幾契順托此以不朽也慶曆中諫官李兢坐
言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元時爲黃蔡門
郎益念言事坐謫者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
與之辦行號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有言人切
不可有意有意卽差事固不可前料也余每笑
范元百萬家財不如卓老僧東坡半紙

崔湜拜中書令父以吏部尚書致仕數爲請託以
干湜湜每不從由是父子相失大爲時論所嗤
鄉愔思于王室而其子超有重名黨桓溫愔疾

讀書鏡

卷之一

六

溫而不知其子與之善超將亡以一箱書付門
生曰本欲焚之恐翁年尊必以傷慙致疾吾茲
後若損眠食可呈此箱愔後果哀悼門人呈之
皆與溫往反密計愔于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
矣更不復哭夫湜太平公主客也超桓大司馬
客也二君立身草草然一則宦情重故逆情于
生前一則名根輕故苦心于身後今矯跡潔身

藉亂命者其將爲湜乎爲超乎
漢陳涉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叩宮門求其關

讀書鏡

八卷之一

七

吏不肯爲通會涉出遮道而呼乃載歸後宮舒自恣言涉政情涉怒殺之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詰之弘食以脫粟飯置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哉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服麻臬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宋向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猶素情自許不推先之范劇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

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子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日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屢審請竣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富貴后久要困窮過貴望遂便與之盟須越中路王公高誼削跡布衣斯亦末世友道之羞也

宋太祖一日罷朝俯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恩問其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慢失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挾弓彈宦有臣僚扣殿稱有急事請見上急出見之及

讀書鏡

八卷之一

八

所聞奏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于彈雀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乃知宋初史書核實朝廷尚知畏憚如此

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雖食老葉而已宋高頤有所乘馬老以糜飼之曹彬每冬月祭勿備并牆壁謂瓦石間百蟲所蟄動之恐傷其生伊川在經筵見哲宗盥漱噴水避蟻夫王侯將相猶仁心不殺如此今人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虐者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爲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爲怪夫貪生畏死人物同也愛戀親屬人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耳哀哉

呂甲公二子謁歐陽公於潁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嘆以爲前輩不可及韓魏公留守北京

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爲校待之其禮俄路公代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來謁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徐語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確襟旆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薦爲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馬援有疾梁松來候獨拜床下援不答諸子問曰梁一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乎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印授臺尹城西妻子草索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夫納拜以定其公正言以折其傲泣像以動其心此三君子之行事皆古人也若如援之長當於之挾貴遂至執友之誼不復可施而前輩一切執手無勤之誨亦從此杜口矣可嘆哉

壯齊安德王延宗高文襄第五母陳氏魏廣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駢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個封定州刺史于上大便使人拄下張口承之後爲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椒塞口而夾宣和問芒山有盜臨刑母來與之訣盜對母云願如小兒時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之乳盜齧斷乳頭流血滿地母死盜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蔬吾母見而喜之以至不檢遂有今日故恨殺之嗚呼異矣夫語教子嬰孩不虛也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宋大本圓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爲此不作佛事語乃知通佛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

仁宗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祭襄寧王其後命

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
曰此待詔職也鄉志完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
教授呂公著克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
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
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成化初
章編脩懋黃編脩仲昭莊檢討杲以史官辭撰
煙火致詞得罪以去吁亦由執政無純仁故至
此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一

六卷之一

七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二

雲間陳繼儒著 楊季張晒 沈元鼎全校
昔武王問五帝之誠于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誠曰
吾居民上桡桡恐久不至朝乃鑄金入三封其
口曰唐堯堅慎勿言故孔子于易傳著慎言者
十二于論語著慎言者十五于戴禮著慎言者
八亦既拳拳矣老氏猶識之曰凡今之世聰明
深營而近于成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闕達而
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蓋言之流禍深人
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噫危哉

六卷之二

田文問其父嬰曰我聞將門有將相門有相君用
事齊相至今三年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
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切怪之黃魯直云人
生須駁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
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溫飽又當
尊敬之久而不勌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
功毋見士大夫家養客略與僕使同耳如此何
緣得佳士執麻必不能爲粟也余觀縉紳之家

養士多矣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則漢墓入室
毋論子弟未得一士之用而向之讒譖面諛者
且悉轉爲下石裹甲之人矣故座有佳賓家雖
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衛茲弱寇與同郡 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
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響直文生嘗呵減價
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露情此二人非徒
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茲以烈節
毋名雪峰巖頭欽山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吳山
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榮葉而喜指以謂二人
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雪峰志曰汝智
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
爲哉後入山果無名衲大抵情爲欲根偷爲福
本有多情之文生必不能爲一擲百萬之劉毅
有惜福之雪峰然後能爲竹頭木屑之陶荊州
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論務在安
靜在熙寧力排募役在元祐乃主免役蓋惟是
之從而不同時之好惡此其所以爲君子楊畏

在熙寧則從熙寧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聖元
符則從紹聖元符時人目之曰楊三變不顧是
非而惟時是徇此其所以爲小人昔衛鞅徙木
之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
曰此皆亂化之民盡遷之于遠城夫立法之時
不難徙言不便者而難徙言便者鞅一切不顧
直是有豪傑骨膽要亦厭其變遷不情耳若使
楊畏富之其在首斥之列必矣故君子寧爲獨
立鶴母爲兩端鼠寧昂昂若千里之駒母泥泥
若水中之鳧
宋郭進造宅既成以酒席犒工令子弟之席設于
諸工之下指工人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
屋者進死未幾果爲資政殿學士陳彥升所得
蘇振仕至監司家富甚音每置產吝不與直爭
一文至失色尤喜聚人窘急嘗置別墅與舊者
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多金吾輩他
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增夫世有
如此父子可以免營造初劉溫叟之生也其父

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爲溫洛之叟耕釣煙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文語遂爲名臣慶曆中張宗晦以秘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其子唐言唐質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錫以鑑湖今洛中尚少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裋服優游其間何必事請謁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攀緣顧覲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覲之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厨覲之

悉焚燒宜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王殉好積聚及死其子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積聚

梁祖既有移鼎之意求賓客直言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趨于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幹甚大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遍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此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

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擒言作車頭者撲殺之楊恩與秦檜善至飲食動作悉効之檜嘗食因噴嚏失笑恩亦陽噴飯而笑左右哂焉檜亦厭之誠御史排擊而去吳頤雍爲人寡言動靜特當孫權亦歎服之每飲安左右嘗恐酒失爲雍所見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譚如此張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王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余謂丈夫處世談笑言論當防識者在傍如顧與張原自使人心畏楊恩

及樹下五六人原自使人心鄙至于取譏君子而反不見容于小尤可憐也

隱士趙逸述晉人云自永嘉以來三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六君目觀其事國亡之後史書皆非實錄天后時有獻三足鳥者左右或言一足僞后笑曰但史冊書安用察其僞乎周公瑾云定哀多微詞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國史凡幾脩則是非凡幾易矣元劉靜脩詩云紀載從來已失真紛紛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

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故史不可輕讀古人亦不可輕論

馮漢王云吾三入相每不如前以擢任親故知之初入能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遺補三入不過州縣是宰相之權日輕也桑維翰常謂交親曰凡居宰相職位有似着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大抵宰相權重固非好消息若權輕則叔向所謂國將亡必多制可不畏與

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讀書鏡

六卷之二

六

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拍摘纖瑕細務強置人于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王綰時爲監察御史擢御史遷左司諫時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宜爲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啓沃君心者高宗嘗稱其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稱帝曰王綰論事可思慶曆中余靖歐陽脩蔡襄王

讀書鏡

六卷之二

七

天之巨奸無復開口着手處矣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晦翁曰今時秀才直會說廉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鸞鷟雖忌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雖然鸚鵡可也鸞言煩興交亂四國曉曉爲百舌鳥則不可也司馬允入相時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餽役無一

達者請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張浚始與趙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嘗論人才浚劇談趙鼎曰此人得志吾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及引趙鼎共政方知其間浚之被論也鼎約同列救解趙鼎見帝獨無一語浚遂謫遠州趙鼎在樞府惟聽趙鼎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遇于閩言及此始知皆爲趙鼎所賣各有讀此者曰小人難知如此余笑曰小人何嘗難知只緣君子未到難悅地位耳

讀書鏡

卷之二

八

元朔中徐偃爲齊相至齊偏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肉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我之門義熙中何叔度子尚之爲吏部郎告定省傾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別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彥德也勢在則樹鐵聚麀勢去則飽鷹屬漢悠悠濁世今古皆然何足怪者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執何叔度之冷

眼

奉檜嘗語王孫曰檜欲告老如何孫曰此事不當問孫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孫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釋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君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秦左史汝南陳景明晨上詩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重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恐凝威鳳起風雲長議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畱取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夫大臣去就出處上係社稷安危下係士林瞻表故薦得數輩賢才乃可弛乾和之負擔養得百年名節方能傲風月之全身

讀書鏡

卷之三

九

李沆爲丞相東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侯歸詳覽生訕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等無愧乎公千馬上踏踏再三曰某屢求還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當別半

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爲相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夫朝廷用人事論才德而獨于輔臣又責以相度二字蓋相地道也婦道也地欲耐物婦欲耐家不然佛氏所謂毀譽禪一跳卽倒耳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壺逐勝遊于逆旅風雨暴至有縻水翁領二童子避雨于此穎士頗侮之

讀書鏡 二卷之二

十

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爲吏部侍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忽其止于一第乎果終于楊州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嘉正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君座耳後年爲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也呂文穆公亦第時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過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于詩宜少加禮胡

問詩之聲句客舉一篇其平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第二人及第當寄一書說面次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喜此同輩不可輕也

葉石林出蔡元長門下所著尚有避暑錄中間紀蔡元長事多稱爲魯公而不名此雖近於私然亦見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終處今之失足權門

讀書鏡

二卷之二

十

自甘廝養者一遇其敗輒反戈攻之冀文其醜其又石林之罪人哉然葉公文人也猶不足異獨陸放翁所載包明事則又士大夫所不如者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側一府之人皆罷過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微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宜往曰是常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且爭之雖事平解矣不之顧

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及嗟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祿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二

八卷之二

士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三

雲間陳繼儒著 楊李鼎撰

沈師昌全校

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活真名臣不能也我朝陳尚書壽性孤特不矯許在諫垣積陳時政得失無隱然嘗曰吾父戒弗作刑官刑官在人言官在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士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余頃于瞻爲司馬溫公神道碑言上卽位之三年人人自重耻言人過夫公當熙寧搆黨之時也而人猶若此今聚訟紛然釀成一片罵世界可恨哉然則彈劾可已乎羅豫章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蘇易簡特受宋太宗顧遇性特躁進罷參政知鄧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間吟嘯贈老僧詩曰憔悴二郎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疆仕而卒世言噪進有

讀書鏡

下卷之三

二

夏侯基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水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嘆曰使我于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黃兼餌盧服以反之未幾皓白宋李宗諤云先公少多病炙灼殆無完膚故從伯趙相國謂曰大凡壯年宦仕忌于太速肌體患在太豐觀于氣質神深雖體中多疾無足慮也范鎮東齊記事云嘉陵江上見二鵲宋

成曜出巢穴往往墮崖下死其天性俊勇是疎進之類也吁可畏哉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僧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恐亦只如此也夫儒者威儀掃地遂使明道先生亦贊嘆佛氏賴有箇莊嚴尹和靖先生始得向波羅門吐氣乃知吾曹不必以言

勝佛要以躬行勝之耳

讀書鏡

下卷之三

三

孟郊落第詩云題詩怨還怨問易蒙還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離羣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達器曹邨及第詩云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肩吾云憶昔將貢年把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猶未能忘情于得喪也杜荀鶴老而未第詩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贈之云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山谷和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青座主歸過于已門生歸命于天其賢矣乎

陳繹晚爲敦朴之狀時謂之熟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詰于衆曰文仲狂躁乃杜園賈誼也客有舉此以告余者曰今狂躁之士進不得于朝則退而

禹行舜趨以踴躍于鄉是杜園賈誼又欲作熟熟顏回何其不易簡也余曰此語不詳就中亦大有天下第一等人

高子娶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王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免于非乎漢王吉之子駿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會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喪知故勸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當妻之豈違其本心哉予讀書見此

六卷之三

四

觀今之繼娶多慘酷孤遺甚至以人之家亦不少矣不讀陶學士載黑心符乎其略云講再醮倫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常有扶筐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閑家以蕭絮示薄許氏以鉄杵表醋歷歷可見爲夫者耽少安入巧言纏愛細情寧不可按妻計日行夫勢日削棄勢饑飽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有家國則妻擅其家國有天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快簾守一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筵養廉則于飛對

內殿連理入都堂粉黛判賞罰儒儒執生殺矣甚者殺夫首子禍綿刀鋸冤者市朝祭祀絕而門庭蕪而怪且畏者曾無也萊州右長史于義方黑心符略黑心者繼婦之名也噫危哉

元兵入閩執建寧朱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殺朝奉郎張唐南軒諸孫也起兵復湘潭等縣及敗被執曰若降何面見魏公地下遂遇害二公家教能重習子孫如此後世少年無識輒以道學爲賣平天冠者其誠未之

思耳

六卷之三

五

陳後山機所作謁南豐一見愛之因畱款語適欲作一文字因託後山爲之後山窮日力方成僅數草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南豐就坐取筆抹處進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簡潔如此牛僧孺赴舉之秋常接賃券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

讀書鏡

卷之三

六

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
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
卷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
人休論世上景沈事且闌尋前見托身珠玉會
應成曠睡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特酒輕言語
曾紀文章韻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
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
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
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

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
主印可以陞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
驅劉乃戒其子咸久丞雍曰吾成人之志豈料
爲非汝輩進脩守中爲上夫文字之交本是淨
緣前常結惡業故虛心者宜待之以魯南豐盛
氣者不宜待之以劉禹錫

劉禹錫云至正兵燹後吾家圖籍一空不從祖兄
炳文家遺書尚有存者其宮板荀子七卷余嘗
就觀焉累欲惠予以其口誼而非手授終不忍

讀書鏡

卷之三

七

取後爲他人所匿及觀張肩護却虛家郎猶以
其家藏王內史借船帖黃太史不受宋元壽之
子古長所惠閭右相校書圖仁者處心古今一
律近世持玩好之物貶人者貪忿之輩一目而
覷鏡之心萌焉力者挾以勢巧者餉以計是誠
何心哉

宋哲宗朝范純夫爲諫官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
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
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純夫
也此其所以爲元祐也王黼爲宰相與宦者梁
師成鄰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
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謂王黼也此其所以
爲崇觀政宣也

李衛公德裕在珠崖郡北有望閣亭公題詩云獨
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
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
見老僧壁內挂十餘葫蘆公情曰中有藥物乎
僧曰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出干

此者貧道憫之爲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返悉心痛而死然公頗爲兼進開路及南遷或有詩云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公太和七年自西川廻入相上問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曰忠良甚喜小人亦有怕者此公只是恩仇分明恩者不足令人德而仇者適足令人畏故王且亦曰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而寇準自以爲已任此其短也

讀書錄

卷之三

八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企慕不足企慕而爲善者少矣今援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時人服其言富丞相一日于墳寺髡度一僧劉貢父微聞知笑曰彥國壞了幾箇人才度得一人問之曰彥國每與人對話往往獎予太過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放目擊數人矣

非學乎乎余以爲學人者不可不開龐士元此言見譽于人者不可不開劉貢父此言

河東節度使王鐸昭在邠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鐸可兼宰相字藩遽取筆減宰相字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仁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三代君臣

讀書錄

卷之三

九

丞相可否後世則遺黃門下審命而已故旋乾揮日之手全在中書或曰得無過乎余曰此已翰格心大臣一看矣雖然以今日之時勢度之即沆沆沆在要自難行然正人立朝常使人主動必有所畏此意自不可少

言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爲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自量則欲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攻金攻木

崇飾車服此工役之殫盛陳妾嬖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瘼也一有于此無間遠邇民怨神怒無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也昔元城劉先生處瘴而神觀愈強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也處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此可爲校官憚遠避難者之戒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當知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鬱隙如此不過同貳耳

讀書錄

六卷之三

十

於公無所益已遂罷勉爲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地於旁近延希之其親家如此遇中秋啓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遂見方罷真日罷相宋當草制頗極詆斥至爲廢置產以植私多後兵而燒利之語及于京極臺之際余醉猶在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亦赧然而去林希子中枉元祐作

從官與東坡爲僱車在杭則爲支水東坡入翰苑林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景董公孫之學後東坡謫惠州林草制詞極其貶謫云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非皇帝赦而不降于軾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爲已助自謂得計固有懷心若譏朕之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軾詆聖考華父子之親害君臣之義在于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閭

讀書錄

六卷之三

十一

寺矜詫佯用市井不爲循紳共耻尚屈盡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軾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固有常刑朕非可赦有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軾辨足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度副使惠州安置林草制時接筆曰壞了一生名節夫一人之身而作賢作佞作炎作涼人情閱險一至于此不聞歐陽子之待陳恭公乎陳恭公素不事歐陽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追陳拒而不見

後公遂朝作學士陳爲首公遂不造其門已
而陳嘗知臺州罷使相將觀文公當草制陳自
謂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
爲公定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
公其意相難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
書一本寄比門下客平中郎曰吾恨不早識此
人吁三子聞歐陽之風可以懼死矣

增補讀書鏡卷之三

主

增補讀書鏡卷之四

雲間陳繼儒著 構李王體元 沈從先全校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惟而問
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
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
有無爲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黷以鄙文冠
天下而謝于公公不問而獨問生事豈以黷爲
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
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名在第一則其學不
讀書鏡 卷四
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恨其生
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爲廢祿所拘管耳賈爲之
嘆服唐王起歟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于理家
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者年寒餒至於伶人分月
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權節稍豐則
餒及拘彘稍歉則困彼妻孥腹節苟得盡弃其
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
可不思儉以足用乎嗚呼若認作未田間舍則
前語醒關普成毒藥

王則公亦有痛恨之公當國時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區畫凡議論有異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詞亦甚嗚辨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荆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荆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其為人才近縱橫言近押閣而薄于行不知引薦者何人而聖聰聞知也上出其章以示公公耻為所詰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祥正遂以本官中丞致仕李師中平日講論多與荆公違及及

讀書錄

八卷四

二

公權盛李欲合之乃于舒州作傳巖亭蓋以公嘗停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吳孝宗對策方詆熙寧法既而復為恭議十篇其開卷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投公公薄其翻復尤不禮之此數君者所為枉了做小人也

宋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荐一人則焚香捧俎望再拜而遣之其所荐雖少而無不顯者正獻公既薨常服喪改節嘗對伯淳有恠荐之意伯淳曰願侍公寧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

心少背公敬納馬余嘗謂人臣荐士與薦賢同然醫誤特殺一人官誤幾殺萬姓今荐者不復慎誤者不復悔至于悔而復荐益又罕矣此非特為國家舉劾無連坐法亦由為國之念不及古人也

讀書錄

八卷四

三

有士人賡作韓魏公書讀其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于魏公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為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為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公甚愛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卽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倘因

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見也語云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今富貴人不知貧賤痛癢亦是一過况貧賤中往往有豪傑須是大着眼寬拄腹可也

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鬚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辜剔齒戴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慷慨淚常淹移床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簾冠徐延之云非身處老境真知灼見者不能語此悲夫洪浩熙寧中游

讀書鏡

六卷四

四

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颺式微浩得詩卽歸養錢塘吳槩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翎閣素雲鳥道遙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泣然敬夫卒而槩始以丁憂還家嗟

平世之宦游者多矣嗚呼千里親老不獲從其則倚廬瞻視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於賓客笑語及郵筒年栢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至虛者豈少哉則前詩可念也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快快不事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我朝劉忠宣公大夏張簡公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李

讀書鏡

六卷四

五

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官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遂爲名臣夫錢明逸以翰林爲重故見得民事輕劉忠宣張簡肅以民事爲重故見得翰林輕今新郎君胸中若使具此則未入館選者請托之心自消而已出秘書者怨尤之念自民

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柴喻之曰汝曹

讀書鏡

卷四

六

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社稷可固言畢而卒素紹遣人招張綱欲許之賈詡于綱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紹二子譚尚俱未立紹卒二子治兵相攻王脩謂綱曰兄弟者手足也群人將鬪而斷其右臂曰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卒爲操所滅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古人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萃久遠固難必也父生子妻配夫其蚤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四三年相繼而生合竹馬遊戲以至駢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意浹洽猜忌不生其樂寧有涯哉乃有不相往來不通問問遇于途則耻下車問于牆則思角公結異姓爲弟兄迎讒夫爲上賓家殺擄戈野鬼賊室此非佛經所謂第一顛倒相者乎桓玄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轡直進忱對玄便鞭

讀書鏡

卷四

七

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時苗子賢爲壽春令蔣濟爲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恨刻木爲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階下旦夕射之于嚙牲見趙鳳鳳辭以冰髮嬌直吏又溺于從者直虛而去吁何其甚也昔晉齊泰政折節下士南兆士大夫皆願見之公每患閹人不爲通是日不出卽懸一牌子門曰胡存齋在家然則三君子之詬訾公其見夫唐肅宗爲太子上使割羊膾以饌餽牙徐噉之上喜曰福祿當如是惜此李德裕載天寶十七事中語乃李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襍珠玉寶具雄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卽棄其滓公之侈汰如此何也崖州之行豈可專咎牛奇章求趙韓王宅園謀畫倖于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扈輪爲常歲時惟斷養擁旌負鍾者於其間而已宋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爲闊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輒發而

已人謂之三不得若不得修不得營不得營
黃山谷之言曰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司
當居闕城中乃抱被出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
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譁人不堪其聲余
以謂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虛舍如是
又何不堪其憂耶

人王宮闈之中少有偏體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
不可過爲排擊如漢高文時帝欲易太子張子
房惟安太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戚夫人

卷四

八

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闕燕私人臣之分
自有不敢與者若使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
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
齊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聖賢皆有深見而少年
者形之章奏刻之書帙至過千輦轂市肆
之間此在布衣交友不能堪而天子能容之乎
不曰立黨則曰離間不曰樹功則曰挾制吾懼
國不因之而動搖也

韓退之與鳳翔邢尚書書云閣下之財不可以偏
施于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
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
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
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
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杜祁公銜性好施張
環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
不能及也吁今之施者半及于沙門窮子止矣
余以爲此不惟施之三寶而當施之三教不

書鏡

卷四

九

惟施之三教而當首施之三族
昔諸葛孔明爲相惟城都八百乘唐元載爲相及
其敗也藉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夫人以百年
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十姑以八十爲率
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而已豈有三四十年
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
相位者何嘗死于饑寒而常死于財貨可笑也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于留封臣留
侯足矣薛包與子弟分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

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夫謝賞則辭尊居卑遜產則舍肥就瘠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不惟使議者無名且使受者無愧古人至德如此

樊仙叛吳主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往足可擒仙吳主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仙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權遣濬往果斬之宋時御史有闢

諸書鏡

一六卷四

十

史隸臺中事二十餘中丞矣善評官之優劣每聲諾時視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挺此語傳於縉紳范諷爲中丞聞吏適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觀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論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叮嚀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

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夫小事得大事尚會錯閒時得忙時尚會錯今饌客設食且如此况其他乎故于潘濬之笑樊仙可以知將于閻隸之笑范諷可以知相

蔡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英宗入爲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卽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

諸書鏡

一六卷四

十一

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琦因爲上言蔡襄事出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可以爲鑒歐陽脩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觀之否上曰文字卽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脩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僞往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僞作介與弼書譏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

得免禍主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欲忌臣者乃爲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澤闈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中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實見辯真偽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爲臣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真廟時有上者上封事言于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牘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過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旦得之以歸明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命選日草本卽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自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旦曰臣不欲因此上祝賤流累及朝廷上乃解公至政府卽時焚却縱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旦曰得旨已盡焚之事乃寢余嘗謂古今文字之禍其端有三或君子以此攻擊小人而爲背城一戰之舉或小人以此排陷君子

官願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四終

而爲打盡一網之謀或有山人游客攪亂于小人君子之間而爲快心報復之計國家若遇此事執政從中調停而諫臣不得從旁過爲窮究則庶乎羣渙而黨解矣且一切私揭冤單歌誣謗帖皆不必論其真仍是非但俱付之祝融一炬豈不爲天地間潔淨了無數齷齪公案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五

雲間陳繼儒著 楊李沈豫昌林有學全校
仁宗朝諫官累言陳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性
下脊意不替者得非執中嘗于先朝乞立陛下
爲太子耶先帝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
而誰上曰非爲是但執中不欺朕耳嘉祐中文
潞公富鄭公爲相劉公沆王公堯臣爲參政議
立皇嗣事秘不傳永豐中三公已薨獨潞公留
守西京召赴闕恩禮隆厚及還上作詩送行有
讀書鏡 卷之五 一

報狂不言功之句乃知兩言而後如若公者非
特謹厚得體可憐九重亦恐譏小人如陰螫執
中者借以爲口實耳
杜舍人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常與同輩
城南遊覽至一寺禪僧擁禍獨坐與之語玄言
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脩何業傷人以
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嘆訝因題詩
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
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鄭禮臣初入內庭

矜誇不已同席諸人皆不能對其戲權笑有妓
下簾指禮臣曰學士言語妙乃得色然學士一
時清貴亦在人耳至如李墮劉承進亦常爲之
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諸人躍起喜不自勝禮臣
因引滿自飲更不復言韓退之三子縮衮皆擢
第衮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狀元
衮者史亦缺之以此知科名難恃也而況不足
以驚黃面頭陀紅顏女子乎

讀書鏡 卷之五 二
紹興二年歲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

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章治六如亭烹
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
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間
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
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毀甚衆王榮老
嘗官于觀州龍官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
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靈當獻之得
濟榮老顧無有止有黃塵尾以獻之風如故又
以端石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宜包虎帳獻之皆

讀書記

六卷之五

三

不驗夜計念日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爲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黃鸝啼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公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夫文人翰墨卽盜賊鬼神且不能忘情如此後世嫉賢如讐諱文若崇豈別具一肺腸耶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與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

讀書鏡

六卷之五

四

耳余聞之師云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余謂直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後生曉曉只爲不遇蘇邵兩先生鍾錘然究竟坐胸中書少耳白樂天一帖云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縣縣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于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異孟三卷象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資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洽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偏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胷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廨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

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
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
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
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
矣特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蕭侍郎家有楊
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
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
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

經國大傑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
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意且得一士必亟告之
其禍予公者亦多矣吁王公不下士久矣有耳
不聞有睛不轉有口不噓有手不授此詎可令
香山肩山兩長者見也

中黃先生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
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察明太盡惡
討爲直是也但當生大慈憐惻心方便譬喻引
之歸于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若忿嫉于頑

極口攻之則是與之脩怨何取其爲明哉玉真
先生云大凡人自己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
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福證驗若平生數奇多
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故諸人翩翩貴夫喋
喋非有真禍則有奇窮而呂公著約識精言孫
真議論有根底韓琦明足以照人之奸未嘗形
諸詞色真大人相也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
及幕府有閹門下有以璟爲賢者公曰此人氣
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收
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杜正獻公有
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
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
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
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
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
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
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從取禍耳

予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余謂子弟曰此言味微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微則世語便是古大臣

胡忠簡貽謫李彌遠贈以十事其最警策者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適宜更進步又曰子厚居柳絮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又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夫萬里接荒孤身禦瘴人生至此那復可堪今聖朝寬大被謫命則討差而歸開除書則授袂而出此亦士大夫不幸

讀書錄

六卷之五

七

中之幸也然古人則反有以此銀鍊一生者黃魯直答劉文學詩云人鮮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兒曰秦奴姓宇文氏眉目嬌麗家世佳京師定國南遷歸坡問秦廣南風土應是不好秦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夫山谷天生鐵漢若秦奴兒女子乃能如是使羈人遷客聞其言真可謂炎海變清涼也

自居易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以向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譽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陳搏嘗戒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名之將成有物敗之放晚節果以侈飾遂喪令聞甚矣名之可畏也名盛則責望倍實不副則咎咎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謫角與齒缺骨竭翠銷孰非名爲的而招之射哉故噉名不如逃名逃名不如無名

讀書錄

六卷之五

八

漢馬武爲蘇茂同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將軍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勢輕進馬將軍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疲疲勞吾乘其敝乃可克也已而果然勸諍受知于王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縣公屬吏也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

及至任略不加禮諒其職事甚急朝大失望於是
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倚吏幹矣其後王公入
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荅曰鞠詠
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
成其德耳嗟乎此二事爲人最微知已最深悠
悠道路其誰解者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
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
世變餘欲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爲

讀書鏡

卷之五

九

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祇足貽達人笑范文
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遐志乘間請治第
洛陽對園圖以爲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
樂形骸可外況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
幾乃謀治第對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
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
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
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耶張叔夏過錢
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序云慶樂園韓平

讀書鏡

卷之五

十

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但有碑石在荆榛中
耳詞云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
園東窺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
憐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
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裏寒雲老桂隱香
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却
要知有園者仍未嘗有園讀文正語要知無園
者仍未嘗無園如李衛公平泉痴淚正不必如
霞矣故王珣舍虎丘爲院王維舍輞川爲寺
真可謂具身後眼者

胡端敏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
也余檢點多戲之病又往往從多言中來此不
惟不見諒于君子而甚且有重得罪于小人者
劉放劉恕同在館中劉放一日問恕曰前日聞
君猛雨中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訪丁君開冷無
人過從我冒雨往見也放曰丁方判刑部子得
非有所請求耶恕勃然大怒至于詬罵放曰我

讀書鏡

卷之五

十一

何與子戲耳何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惻然莫測異時方知是日恕實有請求于丁敬初不知誤中其諱耳元祐中黃魯直先生與趙挺之俱在館閣先生意常輕之趙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詩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壘爾趙街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夫士大夫在廟堂之上言模行楷豈宜以嫌語抵諱人如劉攽黃公可鑒也衛武公之詩曰善戲謔今不爲虐

今余謂卽善虐二字亦可抹撇去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祖禹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然則未能抹去戲謔者得一二畏友束之足矣

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李勣張仲方倫申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毆曳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矜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寬永言不恭亦不

讀書鏡

卷之五

十二

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釋其罪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人詢其故不荅其後子由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之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正是激宣帝之怒爾寬饒以犯許史章有此禍乃再許之是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

耳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怒乎劉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止之余曰此謂止罪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凡家庭鄉黨皆然不獨諫法也

宣子趙盾舉韓厥其僕乘車于行厥執而戮之宣子謂諸大夫曰二三子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

乃今知免罪矣晉崔洪爲左丞薦郗愔以自代後詔劾奏洪曰惟官自視各明至公洪聞其言而重之嗚呼此宣子崔洪之所以曠絕一世也雖然門生之于舉主大過則絕之小過則掩之可也挽逢蒙之弓射含沙之矢安乎不安乎東漢鄭弘字巨恭爲太尉時舉主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蕭遼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相鐸年高升階足跌踣勾陳中遼旁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遼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遼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爲主司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遼謝而還夫古人之待舉主如此柳子厚云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白樂天云南山老皓雖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世道之薄久矣士大夫當日誦此言

劉器之謫潞州時小人有爲部使者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竟不得其纖毫至過往驛券亦無法外者部使者亦嘆服之東坡告王定國薄俗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謂意東坡曾傷于虎老更事變遂能爲人言之從來士夫以小疵累大德者多矣若使日慎一日豈怕有人來點檢耶唐德宗時張洎以儒學入侍洎以文雅登朝繼以賦敗而帝心始疑不復倚伏文臣周世宗違衆破北漢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夫用人聽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惟此二着不信人則顛倒在手而忠佞不分不信言則裁奪任心而利害莫決此天下之大害也然此當責之君乎臣乎品格不重朝廷安得而不輕議論不確聖明安得而不厭

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六

雪間陳繼儒著 楊李包衡

范應宮全校

朝廷之屏莫大于大臣交詬而其故有三一則爲各位不相下而起者劉文靜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是也一則爲議論不相入而起者鄭畧盧僑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繹嘆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是也一則爲好人挑之以速其鬪而起者唐李紳爲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勦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于是兩罷之是也獨韓魏公與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下殿不失和氣當時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至于車可行而已豈爲已哉

讀書鏡

卷之六

一

王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且袖此詩求送就得謝意準

自求與被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福州每題前詩于憲朝夕吟哦之說者謂寇萊公之南遷不如王文正之早退然公題驛亭詩未必不晚悟于魏處士者其詩云沙泥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輪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夫榮辱猶自小事若夫一朝縮印千里輿棺此又更輪牖下老人一着也

讀書鏡

卷之六

二

開天地之間幾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開而開豈人之所易哉高爵厚祿清資顯秩不知其機其間樂恬退者甚鮮日惟買田營第不獲一見而先身殞者有矣又有築舍返耕高潔自許一入私室作搖尾乞憐之言于于時求進之牘囊篋鎖鑰惴惴于手收支簿書介介于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所謂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風景何嘗識此青趣勞勞擾擾死而後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又不足道也

中峯禪師云入世間則忠于君孝于親以盡其
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扣以
盡其道又不可不忙惟孜孜以安閑不擾為務
而不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為無佛人夫
此二語皆非定論但當極忙時宜省東谷之言
以滌俗情當極閑時又宜省中峯之言以翦情
習

太尉韋儔為領軍于忠所害歎曰吾一生為善未
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又宋詹事劉湛以

讀書鏡

三卷之六

三

義康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
勸為善正見今日此即范滂臨刑時語其子之
言也惟陸務觀云為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邀
身後福報若市道吾實耻之吁二子聞此言可
以瞑目矣

王太尉問眉子云汝叔澄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
子曰何有名士終日晏語黃庭堅磨直作艷語
人爭傳之秀鐵面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于此
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于馬腹中耶秀曰汝以

讀書鏡

六卷之六

四

哉

申屠嘉以蹶張武夫為相能辱鄧通張禹以經學
儒者為帝師而諂秦董賢留臺炎以狀元宰相
降元丁好禮以小吏致公卿死節人品無定分
至此而甚則有父子之間迥然相絕者唐來文
濟父護兒本隋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
虞世南子和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
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然如敬
宗奸邪而其孫許遠以忠節著則忠邪又豈有

種取賴子孫何如耳

至右軍諫毀浩北伐書事理通暢深中當時之弊勸其輯和朝廷又見明識逮略趙子昂論至元鈔法與脫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宗杞當已世獨以善書稱之何待幾之之淺也楊載子昂曰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未知其經濟然則孰謂翰墨人了不曉事耶朱仁宗注寬容言者務許以爲名或誣人陰私范文忠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讀書鏡

六卷之六

五

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圍門之秘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趙叔平與歐陽公同在館趙重厚寡言公意輕之公知制誥曰韓范在中書以趙爲不文除天章閣待制趙不以屑意會公甥女淫亂事覺語連公時疾歸韓范者皆欲文致公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趙乃上言修以文章爲近臣不可以閤房懷

讀書鏡

六卷之六

六

昧之事輕加污衊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侍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傳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受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忍乎余嘗謂人有好談閨門者吾嘗當引而避之况披無影之事形于奏牘之間媒孽至尊照辱士類此小輩節乃祇自傷耳一刻三洗耳一日三易腸惟恐不及况可褰裳而蹈之哉歐陽文公玄歸于鄉省墓交謁公應接紛紛一日令勒馬入隘巷問某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左右矮梅先生過五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日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唯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啖此者第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矣前輩重風誼而忘貴賤如此吁

今亡已夫

牛僧儒與李德裕交惡李氏客不敢言及牛丞相門戶如仲郢先爲牛公所辟後李衛公奏爲京兆仲郢謝曰不期太尉恩遇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衛公深嘆其無苟同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敝衣爲儉以求合于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綰甚重之夫大丈夫不將不迎不諛不隨每事自斷于心足矣若依阿附會以取憐于世者非婦人則侯客讀書鏡

天卷六

七

也徐節孝嘗問崔子方何如人江端禮曰與人不苟合議論亦如此節孝曰不必論其他只不荀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

章子厚嘗延太學生在門下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略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爲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擊足其人哀鳴乃得釋魏昭者陳國童子也師事郭泰泰命作粥呵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擲杯于地昭復進之泰復呵之如是者三

泰喜曰吾乃知子之心矣余觀佛氏所呵者人我山驕慢幢故王生結轡黃石進履古之至人皆有深意如郭林宗陶鑄少年正所謂以嗔作佛事若草丞相便是風墮羅刹鬼國耳

蔡京專政日久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甫入遽握父手爲切脉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

讀書鏡

天卷六

八

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長州之相城一丐兒每詣沈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沈異之令人聊其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繁有老嫗處其中丐出物另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盃方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丐不復見夫攸亦人子也丐亦人子也與其爲攸也父孰若爲丐也母嗚呼然則人子何常之有

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

讀書鏡

卷之六

九

賢卿大夫有未能知止自歛者也。庶願既老飯
斗米肉十飴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
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
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
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
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于老臣者卽馳至金
城關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邛光武
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
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
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將軍有
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
邊卽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可一行旣平其國
而有高甌生誣罔之事幾于不免太宗將伐遼
召入謂曰高麗未復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
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
儀年八十餘僉爲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
不求退身竟爲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
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讀書鏡

卷之六

十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
貴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公齋每偷暇
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
日青衫遇知已今來白首再陞堂蓋未嘗一日
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荆公哀詞有慟哭一聲惟
有涕故時賓客合何如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
人人諱道是門生蓋當時已病人情之薄如此
若今則弁髦蒙師寧弓座主吾不知歐陽芸叟
見之當何如嘆息也

詩文小技耳然深沉則力勁絳博則灑鮮由淺而
達由達而老由老而化而絢爛生焉以此行世
卽百營譽未必得我之骨髓百彈射未必損我
之皮膚若素無包畜深往之致而揮毫對客行
卷贊人且甚有哀刻以希遇者此欲迫得名耳
而反爲有識拾作笑端不可不慎鄭光業兄翁
每柄文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句有可嗤
者卽投其中號曰苦海用資諧戲每有宴集卽
命二僕舁苦海於前共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

韓熙載性好詭浪有投贄大荒惡者熙載使妓
姪文惠之俟來即歸之出乃喚之曰子之卷軸
何多文氣聞者大笑如此事余嘗自愛亦往往
以此笑人曰何不文明以止何不自貴無咎而
少年輩解有省余語者苦海波瀾文九熏燄何
將是息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六終

卷之六

士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七

雲間陳繼儒著

稿李王體元

王體國全校

唐太宗泛遊春苑愛奇鳥閣內傳呼畫師閻立本
應旨畢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屬詞今以丹
青見知躬廝役之務屏莫大焉爾宜深戒恭允
恭工詩隋煬帝有所賦必令吟諷遣教宮人恭
甚耻之章誕奉帝命書匾以籠盛之轆轤而上
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鬚眉盡白戒子孫勿學此
法因思古人不以書畫顯一則俱倭藝見稱一
讀書鏡 卷之七
則俱同儕貴忌一則俱中官權幸以此漸熈又
甚則人奴賤隸展轉暗托涸落名號遂爲終身
白璧之瑕故唐混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
其能而鮑昭多累句王僧虔多拙筆良有味也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坡
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
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樑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
塊卽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
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

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千錢亦自有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亭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鹽醃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

讀書鏡 卷之七

二

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跡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倉溢之過未有不生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者晉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醺飽解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而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悶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王天正公凡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藏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鶯名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于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夫有文正忠定之

讀書鏡

卷之七

三

用人則真才不爲虛名所奪然以知名之故而一切以奔競待之所謂雖不能使之在人上其能抑之在人下乎惟試以政事而名實立見矣此又待名士法也

開元間刺史楊濟坐賊當笞上命杖之六十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云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于士人上從之唐明皇時監察御史蔣挺生法敕令朝堂杖之張守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

犯當殺即殺當流則流不可決杖士可殺而不可辱也 我朝秦襄毅公紘總督兩廣軍務時因發總兵官安達侯柳景就反爲所誣朝廷命錦承衛官校逮公至京訊之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食軍務檢處既畢然後就道軍容驍從略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及度嶺公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自衣囚首堅請自繫曰頃者吾非故違朝廷旨不就囚服顧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蠻夷之所具瞻一旦至此吾一身焉足惜苟囚首就繫正自恐損朝廷威故優游至此者存大體耳乃就繫而去正德間朝官有罪輒命錦承衛官校擒拿霍文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承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趙介胃之職侵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鎖梏屈禮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汚獄剛氣由此折盡矣或又暮脫汚獄朝立清班解下拘繫便披冠帶使武夫悍卒道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

小人迷無忌憚君子迷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恩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余嘗謂國家忠厚立國久無此事如有之當如何已發在臺省力爭未發在閣臣密救至于平日調養聖心尤在士大夫奏疏間勿得輕易動稱某可拿某可斬耳
張浚自淮西歸與鼎同在相位以招採賢才爲急務從列要津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呂頤浩與檜同秉政檜知公不爲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爲助欲傾頤浩奪其朝權上頗覺之乃下詔戒朋黨大夫要須于此處見得分明其人是浚是檜其意是推轂是牢籠不然藏舟于山夜半爲有力者負之而去安用名爲也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千葉傍觀欲損神他年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又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去卧林丘余嘗聞前輩言 世廟朝通州書院急怒大司馬丁公汝

裴置之辟當時縉紳見而嘆曰仕途之險如此有何宦情其中一士夫笑曰若使兵部尚書一日殺一個我只索拋却若使一月殺一個還須做他呼若此人雖日以文正文靖之詩告之亦復何益富貴之能迷人如此

慈覺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塞飢倉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骨肉并屎糞疆作嬌婉詭惑人千古英雄肯坐此百年讀書鏡

卷之七

太

同作一坑塵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嗔怒矣

皎然以詩名于唐有僧袖詩謁之皎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溼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艷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于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皎然展手視之遂定交呂氏董蒙訓云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頗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啻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韓子蒼云

今集本東坡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許偉尚寬定如此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

千客易而來嘗于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之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唐于西語錄云詩語最難事也吾于作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疪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

讀書鏡

卷之七

七

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真可愧哉

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然之道也秦帝于思萬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戀戀不絕一日

忽招胡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爲贐如欲論其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曰此秦老筆也夫昉賢相也純是一團生意檜奸相也純是一團殺機檜固不足論已昉亦未免少涉機權何也王者不令人怒亦不令人喜

爲吏最忌作俑自古有以土物獻貢遂貽地方無窮之害者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蟲猛獸之害臨武長

讀書鏡

六卷之七

小

唐堯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我朝各鎮戍鎮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木實名榲桲內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甚香其味酸澁以審制之歲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常熟知縣郭南上虞入虞山出軟栗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其爲民遠慮如此東坡荔枝數注云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

叔聞君謨進小龍園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乃知始作俑者不特與厲階且至壞人品故曰無爲福先無爲禍始

范鎮劾王安石落職去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長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開元末壽皇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裴積陳申生疾國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積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斧龍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議止不拜夫古之諫官退不求名進不求榮如此後世乃有一言而自謂九鼎一日而屢墜九遷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讀書鏡

六卷之七

九

曹州于今饑市井人也長厚晚年家頗豐一夕盜入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盜因詰所欲遂予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爲邏者所獲曹至明使去盜感愧率爲良民孔守

讀書鏡

八卷之七

十

承教以文行推在汝州僕有執盜竹木者牧釋之問所欲之數俾如其意盜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水盜蔬果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卽焉製橋盜斷不復渡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稅遣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云夜間以盜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歿于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瑣之說不記乎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辦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耳司馬君

噓也

崔浩仁師之子弟澄液從兄澄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晏自比王謝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浞時執政年三十六嘗春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

讀書鏡

六卷之七

十一

陽城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可致其年不可及也然湜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懷帝誅蕭至忠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諛賜歿荊州夫進取不犯卒罕今終文章富貴門第少年四者亦何足恃列子謂孔子廢心而用形謂心不着於物而廢之矣唯用形以應物而經又有天人禮枯骨者傷云汝是前生我我今天眼開寶象隨念至王食自然來謝汝昔勤苦令吾今快哉散花時再拜

人世莫驚猜又有餓鬼鞭死屍者傷云因這臭皮囊波波切切恹恹只知貪快樂不肯暫回光白業鎗鋒少責泉歲月長直須痛棒打此根株難忘此言化俗則可以爲誠然則不可何則人神託於形骸之中所以用形骸者皆神也譬如匠人用斧斤用之而善則爲善器用之不善則爲惡器故爲天人者用形骸者也爲餓鬼者不善用形骸者也其得其失皆在一心及其受報而禮之鞭之亦何益若吾孔子之廢心而用形又

并形骸俱化矣

韓欸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白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若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晏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之勿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指擊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茲四臣者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湮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終身誦之可也

讀書鏡

卷之七

主

陳後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責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范忠文公既還居有園第在京師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故人或爲具召權貴不拒也大抵處權貴之道在朝則踪跡宜疎遠所以避嫌在鄉則交際宜往來所以敦舊

讀書鏡卷之七

讀書鏡卷之八

雲間陳繼儒著 構率林有聲 包衡全校

宗蕭惠開嘗爲益州刺史及明帝卽位惠開因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才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爲夭未幾發病數吐血物如肺肝而死蕭楚方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某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

讀書鏡

卷八

一

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楚一字師也唐人詩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崑山俞仲蔚諫劄云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讀此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爲冰霰矣

元帝優游不斷聞儒不武恭顯擅權許史恃勢蕭太傅之死劉向周堪之下 宗社幾危至德日損不可不諫也薛廣德以御史大夫之貴而不聞以死爭之徒循默保位而已至于從船從橋

相去幾何乃欲自刎以頸血濺帝劉元城言哲
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賜茶
自起折一柳枝程頤爲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
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
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
儒生正爲此輩夫薛大夫程伯子意非不善而
人主厭以爲瑣俱以爲迂則不若小處放他一
路大處可以邀其必聽此亦諫臣所當知也

漢史部侍郎張允家贊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

讀書鏡

二

繫獄鑰於水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
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陳朝沈歟性
吝書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
養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
未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
芒屨以麻繩爲帶又携乾魚蔬菜飯獨啖之朝
士共謂其所爲歟性狷急於是忿恨遂歷訟公
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囚其休假還康遂于吳
中賜死夫儉美德也爲國家守分爲子孫惜福

此何不可若纖音傷雅道刻薄斷元氣此孝氏
所謂多藏厚亡可鑒也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
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曰儉然
吾儕爲之自與俗人不同

山濤晚與尚書和逵交又與鍾會裴秀等并申款
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
俱無恨焉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
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
孺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

讀書鏡

八卷八

三

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處處如二公亦足
矣然余嘗考山濤一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
見聽樂天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
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
去再除同知制更不拜二公功名心淡故能翔
翔容與于去就愛憎之間以此意推之雖入虎
狼穴可也況士大夫之同朝者乎

陸象山曰往時充員勅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
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方看詳或書生

貴游不諳民事，雖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當時竊罷偏庠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謫，或成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富弼素荐王安石，後爲通濟言，弼沮革新法，落職判汝川，過南京，見張安道門下客，私相謂：「二公天下得人，其議論何如？」立屏後聽之。張富相對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仁宗皇祐間，集知貢舉院盛

荐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其惡其人，微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僥首有愧色，大抵祖宗所立法度，極是穩便，老醫看病，多故用藥，不至益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要之擇其利多而害少者，則爲之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滋弊紛紛，此劉元城之言，不可不讀也。

宋真宗宮火，災王旦馳入對，上驚惶，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

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榮王宮失火，禁諸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旦持以歸翼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帝欣然聽納，減死者數百輩。歸融、唐文宗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時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災，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源利，生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帝乃詔置其錢於何陰院，以虞水旱，吁後世有如此宰相，臺諫則早魁之說，捐俸之例，尚可止也。

楊用脩云：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

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既編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僞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下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恕真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即深魏公乞薨董傳書軾再拜近得秦中故

讀書鏡

卷八

六

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適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軾死者歟矣賴

讀書鏡

卷八

七

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勉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入皆公之賜軾既爲傳言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禍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恐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泥塗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婦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嗚呼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迎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欲衆人之贊并以云陳而致之宋使蔡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上肩左右無任戰越又與孫叔靜書云眉山人有巢子者子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百

里來相勞問至新與病亡官爲藥錄其遺物於官庫元脩有子蒙在里中早已使人呼蒙來迎受願助其路費仍約過水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云蒙暴露顯公愍其不堅固巡檢至其所特爲一言於使守令得稍節治其殯常成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思及存亡耳死罪死罪夫世人但有范氏之妾舟而不知蘇公之急死者至此又人無行托言在簡如此事其可誦耶

讀書錄

八卷八

八

自宋山入詞客與達官貴人出文視客動稱之曰此咸陽東西京出詩視客客亦稱之曰此開元大曆夫孔子作春秋而游夏不能資一辭柳下惠之妻誅其大門人不能竄一字其他如呂不韋置千金懸之國門而卒莫敢一人損益也嘻達官人則可不然其不爲呂賈之書者幾希陳執中在中書不欲外聞差除每退朝即閉省東門說者譏其不知相體李昉爲相丁謂擅權至

除吏不以聞起甚不平唐元宗疑吏部選試不公分爲十銓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與吳兢表言陛下曲愛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也夫宰相以知人用人爲職故吏部與閣臣斟酌天下賢不肖以候朝廷處分其體執固難遜避亦難異同而後世閣臣俱收福之名不復問吏部吏部俱權貴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水火而朝亦不復信部閣矣是權也其將安歸乎此不可不爲深長思也

讀書錄

八卷八

九

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遂絕飲食積十四日死公孫述徵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令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于不測之淵乎今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

讀書錄

八卷八

十

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欲毒而死又聘譙玄
玄不諳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
勸之行玄欲遂受毒藥其子瑛叩頭於太守願
奉家錢十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
徵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聚其妻子使者謂嘉
曰速娶妻子可全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
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復之哉謂死遲
於王皓也乃對使者仗劍而死費貽不肯仕述
漆身爲鰓陽狂以避之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
辭徵命夫君子伏于巖林之下平日露光耀米
稻養不密或爲鄉曲見推或爲邪人橫劫從之
則違曩心抗之則櫻奇禍至於漆身抉眼亦良
苦矣語有之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其惟幾先乎
漢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戶曹
李邵諫曰竇憲不脩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
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
遣之邵請自行途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執
凡交通者皆坐免太守獨不與焉唐張九齡見

讀書錄

八卷八

十

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
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求裂肌膚啖骨髓溝中矣
邵堯夫云盜之竊物也方其盜也唯恐其不多
也及其露也唯恐其多也此言極可爲阿附權
門之戒九齡先見故自不易獨李邵所在遲留
猶稱高士
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卽苟全性命于亂世七字不
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鐸盡忠唐室舊討巢
賊功垂就今我問之于內解其都統錄詩云二
座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
志者然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家鉞之任
乃攜妓妾輜重慢藏台客行于虎狼之都三百
口遂併命于高難泊惟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
欲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要須十分清苦庶可
自全甚則古傭保髡奴皆此意耳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
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
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

讀書鏡

六卷八

士

求人不識耳國朝史良佐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宋往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者老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悞卻曰倪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輒或走匿使人論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足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還之倪尚書謂文毅也大抵居朝廷則爲公卿歸

則原是鄉里中一措大耳特以完服裝成貴賤不知其故吾猶在也乃擁笈直撲呵叱父老聞倪文毅司馬溫公之風得無顏乎

范文正用人取氣節然闊略細故爲帥府多辟置故謂李誦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無環類者且應用于宰相惟寬有可用不幸陷于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溫公在朝欲盡去冗豐閑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

讀書鏡

六卷八

士

若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沈忠敏公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其悉出范宗尹之黨公曰近世人才視宰相出處爲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正邪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爲進退哉噫言今脫此局者罕矣余故謂黨之一字宜論于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太分別于宰相捐印之後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毘不與往來毘子敞諫曰劉孫用事皆皆影

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耶宋孔琳之爲御史中丞劾奏尚書令徐羨之弟瓌之解釋琳之使停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近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勸二耶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集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顧顗之獨不降意常以爲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已守

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特虧雅道無關得喪
乃以其意命第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呂東萊
公又言凡治事有涉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
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
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
常公事者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
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
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
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
讀書鏡

木卷八

西

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
是矣夫士君子功名淡禍福理知命確自然不
落權貴泥滓中而更于處權貴之事心氣平形
跡畏是真不爲權貴所動也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八終

寶顏堂增訂讀書鏡卷之九

雲間陳繼儒著 鶴李費慧

徐藩全校

陸務觀云吾聞淫吹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
暴又可挾摘刻削靈其情狀乎文人發露至于
摘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謂也長吉大東野窮
王川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此耳華陰縣民
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接之有道人
笑罵縣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
通可至六七十者若其壽短促則漏逝于未死
之前矣此木蓋將摘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
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
然則後生詞彩綢然宜洩太盡者蓋甘露之類
也客曰功名亦然

讀書鏡

木卷九

十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作詩文當得文人許可乃
自不疑所以前輩汲汲于求知也杜工部云文
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
貴以此觀之乃知子蒼尚未能自信故匍匐焉
求信于入所謂問津吏過關者必非曾過關者

也若二老胸中何曾有如此鬧事

張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
誠善挺之惡誠好侯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
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
旁奉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
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范祖禹除右正
言客有言於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事溫
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
也夫故人文尊名高謂之不幸若使身至宰相
讀書鏡 二卷九

何不幸之有其病專在不聞過耳誦弄功德遂
移漢祚積漸之勢夫豈在多軟美之士可不惧
哉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上者然三
四傳而支胄不復振及宋慶曆四年訪求厥後
得裔孫元亨于布衣中僅爲末興軍助教而已
狄梁公會孫飄泊岷漢于謁王侯宋相三李文
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
亦相繼達宦乃數世後漸益蕭條南渡轉徙三

裔址居餘千無一人在仕版者而文正文靖寂

絕無聞尤可太息至于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官
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
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米米得一斗八升
用爲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不聞一
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
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暖氣旋出取柴歸坐火
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圍坐地
上觀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技酒

讀書鏡

二卷九

三

闕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綉往往餒病相
枕而死嗟乎此皆帝王之苗裔將相之名胄耳
逢時不辰顛越至此今遭際太平生長樂土雖
家徒壁立而書富五車白衣一裘黃鰥半菑天
付兒曹可謂多矣我復尚安求哉其各書一通
以置座隅以代擊壤之樂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命不堪命
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
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奉免稅租及

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秦免租庸十餘萬緡困
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杜
子美稱之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
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夫文
人作吏非厭其煩則厭其俗使攜章之士盡如
元次山孰謂詞賦家不可入循良傳耶

亮所與友善者徐庶本名福單家子少好
任俠擊劍嘗爲人報仇白晝突而披髮而走爲
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于車上位杜

讀書

不卷九

四

維碑之擊鼓以令于市屢莫敢識者而其黨伍
共篡解之得脫于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練布單
衣折節學問始詰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
與共止乃卑躬早起常獨埽除動靜先意聽習
經業義理精熟與石韜廣元相親愛平中中州
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因與亮交焉周處少孤
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州里患之處自知爲人
所惡有改行之志謂父老曰今歲豐樂否答曰
三害未除曰何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

子爲三曰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虎沒水搏
蛟入吳尋二陸廟志爲善築臺以讀書任爲御
史大夫後死難諡孝侯夫千里之駒性必踴躍
千人之英性必踴躍今輕俊少年一杆文網遂
爲鄉愚所嗤罵然少能折節就規矩居然便成
名士如不信者徐元直周孝侯故是榜樣

馮當世慶曆中以鄂中薦至江風濤洶湧幾至沉
沒春來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
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向

讀書

不卷九

五

敏中拜相門庭悄然無一人昌武向親也徑入
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
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降瑞
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
此公復唯唯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
烹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
辭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
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
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

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夫向敏中能耐宰相而焉當世不能耐第一要是識量不足若使第一時不諱在人前則爲宰相時定不落人後宋田元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爲非况退而著論曰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事不立夫上之取下亦在作其好名之實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于盡忠亦決不爲不忠之事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

有過中求無過且諫臣拚一死擲一官忍謂之過也乎哉
邵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哲宗朝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復郡既中止范純仁請置徙咎而念及私情微宗朝呂惠卿告老執政欲罪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王安石薨溫公方作相病中聞之萬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凡一切贈恤之典宜厚人以爲不惟感德而且知大體後世詞旨故相幾等兒童欲鑄秩奪諸沒產發尸當太平不諱之朝加以臣子必不忍言之罪置網羅天卓雖無地得無甚乎昔李公異奏賈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于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據加重辟變動不細乃更貶參司馬嗚呼得之矣
哲宗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司馬光曰升之才

讀書鏡

一卷九

智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少類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王文正公嘗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如何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謂果被流竄大海內才士誠國家藥籠中所不可無然必如調鷹者縱之九霄之間而繼鐵在臂輕馬者退之百步之外而繩絡在手如是而可以御士矣不然烏頭重重苟無以制其性其不至于殺人者幾希自古有盛名之士一爲宰相遂失令聞者此何以故曰或以廉穢判若兩人或以恩怨橫遭兩舌故也崔烈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子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寺論者不謂當爲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熯其銅臭余神宗新用文富爲相自以爲得人謂麗莊敏曰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

讀書鏡

一卷九

也公曰富弼頗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蓋其進用而巳有所利焉稍拂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然則宜何如斥苞苴則人服無私而位望自重避權勢則人不歸思而怨謔亦輕
司馬溫公作相日親書榜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都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于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籠絡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于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于身計址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核語及光再拜咨曰宋初執政私接賓客有數康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荊公欲廣聚人材于是請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貨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生明言其情性徃皆以送

讀書鏡

卷九

十

嘯之周公私謁多則宜有謝客之司馬

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爲師適以將略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頗頗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猶遨遊無度侵夜歸必備酒文正雖意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生書室中燦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以愧之有頃達道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讀何書公曰漢書卽舉手攘袂曰高皇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愛之如故陝西豪士劉

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公宣撫五路荐之賜處士號易善作詩韓公爲書石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觀公欣然再書不憚秋青每燕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之卽叫怒無禮邊城無之秋爲求于內郡后每燕集終日唯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夫秋武襄出于機不若范文正公出于誠要之獨馭英雄爲將相者如此俱少不得

讀書鏡

卷九

十一

宣和時傳忠肅公察爲接待使時金人已淪盟公

至燕山聞韓商不入寇或勸其毋遽行公曰衛命而行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去不顧陳忠肅公過庭當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須大臣皆行聶昌耿南仲皆以事辭公曰主憂臣辱臣願效死欽宗揮涕嘆息遣之壯哉兩忠肅也苟有聞二公之風者則奉使渡海必不捐卬而還遣勘出關自當膏車而去庶幾所謂東西南北惟上所使者歟

揚升應云大抵人情中生焉能無情但不遇甚

而已宋儒云禪家有爲絕欲之說者欲之所以益熾也道家有爲忘情之說者情之所以益蕩也聖賢但云寡欲養心約情合中而已朱良矩嘗云天之風月地之花柳與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戲語亦有理也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一日宴散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惡一不得言呂晦叔平章軍國時

讀書鏡
不卷九

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夫大臣掣笑所係不淺賓客探聽于外僕隸竊伺于內甚則子孫親族窺其議論之是非意旨之好惡以因緣爲奸者故藏垢納瑕特其一事若器宇深沉終身不見喜怒之色尤宰相所當鍊習也豈特宰相凡居要路者皆當以李少師呂晦叔爲

法

寶願增訂讀書鏡卷之九終
讀書鏡
不卷九

特願室增訂讀書鏡卷之十

雲間陳繼儒著 樞李沈元熙沈從先全校

宋史云蘇軾喜諧戲程頤以禮法自持軾謂程頤不近人情每加玩侮以至成隙立置交章互詆世說高座道人在丞相坐相隱卧見下堂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壺不賢於頤而能以禮法使人見重則整恃才縱誕張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蔡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整不賢於東坡也而能以禮法重人此二事可以定

讀書鏡

卷之十

一

程蘇兩先生之是非矣司馬君實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謹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勸於蘇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者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公知處君實而不知處程先生豈程先生疾公無禮法亦無處公地耶東坡於伊川猶溫嶠之於下壺也晉書云嶠喜慢語壺以禮法自居

而二人各相得也當時恨無以此告之者告之則蘇龍翰攻程弛暑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和約酒行與賓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子瞻在黃州與鄉里往還子瞻既絕俗而往還者亦多貧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藥石林云山居饌具不時得吾又不能多飲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戲以語客曰古者行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殺也施之各有宜

讀書鏡

卷之十

二

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集者用溫公以當燕饌所當用必先舉以告客雖無不笑然亦莫吾養也近如吳越之俗水陸餽饌至客散而饌不止使司馬東坡見之當推案不食矣

人法一 市里自若已乃折節同師蜀僧克勤相與磨

一半

礎浸灌至忘寢食遇中原亂同舟下汴果數視其笠一怪之伺果起去亟視笠中果有一金釵取投水中果還色頗動一叱之曰吾期汝有生死乃爲一金動耶吾已投之水矣果起整衣作禮曰兄真宗果師也交益密於座世多詆浮屠者然今之士有如一之能規其友者乎藉有之有如果之能愛者乎且功名之事亦策中金笠中釵也世情擾擾我不敢望以管寧若回首風塵豪傑自命則華歆之擲法一之投尚可救得

唐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餽不稱輒殺人李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馬燧自請豐辦具乃先貽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券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此二事可爲駕馭客兵之法

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劉丞相筆家法儉素闔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雖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數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與市井譏浮畧同而不以爲非此何理耶

常衮辭賜饌時議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位而不當辭祿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近年兩宮三殿火災閣部而下無不預捐一年俸者有一大臣云本職去志已決無俸可捐是爲得體

飲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懷憂懼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辛綽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爲長禮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綽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晏公殊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有所諮詢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書進示不洩其後悉聞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彙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後世有東樛大臣弼贊兵謀漏洩詔旨以至爲小臣所持仰干廷威削藉還里語曰機不密則禍隨之其是謂歟雖然更有一說背鄭綱爲門下侍郎朝廷以虜從史與王承宗有逆詔從史歸洛從史辭洛之棧請留軍曰東李吉甫嘗請綱漏言於從史帝怒生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帝曰吉甫爲言絳曰綱任宰相稍稍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內忌遂爲醜辭帝良久曰吉甫幾誤我

劉靜脩曰天生此一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匱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萊苡以治氣魚蟹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不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無論上古如我朝土木之變則生千忠愍寧藩之變則生王文成有是病才有是藥有是亂才有是人如今亦不乏賢才只是庸醫多不能拈着一味好藥耳

明皇開元初資格未廢之際以蘇廷碩之能明皇欲大用必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書其果宜乎宰相以爲惟賢是用何資之計明皇乃敢從之李元紘之才公卿交薦藉甚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書斯未爲驟進也然宰相以其資薄止拜侍郎及其意林甫之姦欲相牛仙

客則自河渥使典權班尚書還不復計資而九齡雖倦倦盡忠懷故事而且不聽矣明皇卽政之初其資格雖毫釐必計及其終也雖顛倒不恤豈非資格一廢彼固得以肆情而無忌耶宋朝李定以資淺入臺事宋敏求不奉詔蘇頌又不奉詔蓋資格已定非特臣子無所容其攀緣卽人主不得恣其愛憎故曰上有道揆下有法守雖然亦非定論丁文簡公度爲學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守資格與權材能孰先讀書鏡

卷之十

七

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此又可以救資格一定之弊

蘇峻渡江司馬流之守江濱忽聞其至當食不知口處人事直有兩者流何足語此彼但直畏怯耳然庾亮本以召峻自任乃以流當衝其不亡何待劉玄德是何等氣宇人與魯肅議借荊州忽聞震雷遂失匕於地凡此皆氣不足也嘗讀陸游劄子云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日手抉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之爲嗚呼陛下之

言與謨也軾歟且九十年學士大夫皆知其言其文而未有知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臣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爲主軾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欬伏狄青氣懾領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博之數勞唐玲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爲主讀書鏡

卷之十

八

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關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故文章功業皆以養氣爲第一義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遷毋喪淑來脩市旣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吊不違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國體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五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善士中常侍張讓父歿歸葬潁川雖一郡舉至而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寔獨吊焉及誅黨人

議以寔故多所矜宥夫林宗受吊感悟齒頰太
丘昂人全活善類故虺蛇革其毒性鵠鵠懷以
好音只是有轉旋手段何如耳雖然未造兩先
生手段莫學帶水拖泥且防墮坑落塹

讀書鏡 卷之十
青蓮士後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
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駕元施有
吾皆本書生近歲有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
以儒士得道定今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
採藥道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夫身作神

仙尚不廢書乃知住世出世俱少學問不得不
然凡俗子胷中數斛俗氣何時淨耶黃山谷云
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不然醫俗
病者獨有書耳

陸游上執政書云某小人生無他長不幸束髮有
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
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
古人迎見逆決然譬如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
且久矣原愛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過福如

是自六經左氏雖駭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
不附不絕不誣不吝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爲新
橫驚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
正則綴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
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臬盧之方勝也陸游又
上辛給事書云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逆篇
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簡憤懣戲笑所
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鄙俚之題
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

讀書鏡 卷之十
類皆可以洞見其入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
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棊枰而指白
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鼻總不待思慮搜索而
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
之誅然後知其刺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
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策策
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由前言
之必如此方是誦讀文字法由後言之必如此
方是鑒文字法

呂申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
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聞之前輩云我
朝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
已上名姓懷之袖中暇即展閱余嘗謂秀才時
不可有帳簿有則能俗人治天下不可無帳簿
無則能失人

御史胡紘嘗謁晦庵朱先生于建陽山中先生飯
以脫粟紘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
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共誡文公于罪林栗論先

讀書錄

卷之十

士

生時其友入止之謂朱侍制當今聖賢何仇而
必欲痛詆林曰吾但見其面貌可憎此二事所
謂其不善者惡之于公何損王文成公少方太
古處士一歲而以聞道早處士亦嚴之其過錢
塘也處士出脫粟蔬簋享文成爲飽明日報如
處士處士正色曰野人爲野具固當公徹侯也
而野具得無非人情耶文成禮謝之陸放翁作
司馬溫公布被銘云公孫丞相布被被人曰詐司
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

不曰詐不能也要知淡泊者必爲濃艷人所疑
檢束者必爲放肆子所怒君子不可以此處變
節亦不可不于此處進一渾融曰太上夫子溫
良恭儉讓以得之其次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
李瓊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毋
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給侍我免
汝之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
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張用聞
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熙寧初有朝士集於
相藍之燒院俄有一人未至問之則王元澤也
時荆公方有召命衆人問舍人不堅辭否元澤
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固
不難得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
二丈卜鄰以其脩身齊家事可爲子弟法也
語曰德不孤必有鄰

讀書錄

卷之十

士

寶顏堂增訂讀書錄卷之十

跋

仲貞以高格文人家武水上日擁百城爲南
面樂於其結譟之暇取眉公讀書鏡與伯兄
爾侯及張君元發盡紕魚亥而刻之詮次位
置蔚爲佳觀矣抑眉公不獨以是爲文字禪
惟其有之斯爲超乘耳若余撮囊無益惟當
作老蠹其間用蔡君謨玩茶故事可也至於
明鏡無臺更尋究竟則有仲貞在

袁皆竟

一

讀書鏡十卷

浙江孫館
曾家藏本

明陳繼儒撰繼儒有邵康節外紀已著錄是書乃
所作史論或一人遞舉數事或一事歷舉數人而
以已見折衷其間欲使學者得以古証今通達世
事故以鏡爲名所言亦不甚精切特持論尚頗平
正視所著他書差爲彼導於此至所稱人主宮闈
中事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不可過爲排擊而少
年喜事形之章奏刻之書帙至過於登穀市肆之
間此在布衣交友尚不能堪而況天子乎此言蓋
爲萬歷間爭國本者而發於明季臺省之樊可云
切中不以繼儒而廢其言也

青油史漫二卷

〔明〕茅元儀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青油史漫

二卷》提要

青油史漫卷一

明茅元儀撰
明沈國元校
錢橋散人錄



劉龍

呂邦

父洪

富萬

劉龍字惟馨洛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外威慶雲壽寧二侯令家人以輕貨易鹽引侵牟商利龍歷陝五害不聽已論文選郭張練顛倒銓政尚書馬文升為辦乃已武

宗踐阼未數月漸改孝宗之政龍疏諫曰先帝大漸召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於櫺前託以陛下今梓宮未葬德音猶存而政事多乖號令不信張瑜劉文泰方樂弗慎致先帝升遐不即加誅容其奏辨中官劉瑯貽害河南宜按治僅調之薊州戶部奏汰冗員兵部奏革傳奉疏皆報罷夫先帝留健等輔陛下乃近日批答章奏大率以恩侵法以私檢公是閣臣不得與聞而左右近習陰有干預矣願遵遺命信老成政無大小悉咨內閣庶事無壅蔽權不假竊報聞正德元年吏部缺尚書廷議歸劉大夏御史王時中疏侵之龍極言其謬部議無所是非帝遂詔挾私妄言者必罪語若嚮落實以鉗言官口也孝宗在位時深悉內臣出鎮之害所用皆慎選劉瑾

等竊相盡召還之代以其黨謫言用新人不若用舊人猶養
虎不若養飽虎不聽尋與給事中張文等極言時政缺失
忤旨停俸三月劉健謝遷去位復與刑科給事中呂坤各抗
章乞留語侵璫兵科都給事中艾洪亦劾中官高鳳姪得林
營掌錦衣衛諸疏皆傳至南京爲協同守備武靖伯趙承慶
所得應元尹陸圻錄以示諸僚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太息於
是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徵等各具疏言健遷顧命元臣不
宜去國陛下新政之初奈何要朝廢學與六七內臣日游宴
馳射璫等大怒盡逮銑彥徵等下詔獄鞠治并誣卬洪俱廷
杖削籍詞連承慶瀚亦皆得譴承慶停半祿閒住瀚圻貶
秩調外任既而列健遷等五十餘人爲奸黨謫及卬洪並預

焉璫敗起謫金華知府舉治行卓異未及遷輒告歸嘉靖初
起如長沙遷江西副使卒御史范承詒於朝特予祭葬神
廣信承豐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其請留健遷言二臣不可聽
去者有五孔子稱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爲難二臣皆
先帝所簡以遺陛下今陵土未乾無故罷遣何以慰在天之
靈不可一也二臣雖以老疾辭實由言違計沮不得其職而
去陛下聽之亦以其不善將順非真有意優老也在二臣得
去就之義在陛下有棄老成之嫌不可二也今民窮財殫府
藏虛罄水旱盜賊星象草木之變迭見雜出萬一禍生不測
國無老成誰與共事不可三也自古剛正者難容柔順者易
合二臣既去則不順之人必進將一聽陛下所爲非國家之

福不可四也書曰無道善者健等諄諄有素非新進可倖今
同日去國天下後世將謂陛下喜新進而厭舊人不可五也
帝不聽既削籍歸後起雲南僉事遂四川副使修成都江堰
以資灌溉水利大興嘉靖初卒洪濱州人弘治九年進士擢
兵科給事中多所彈劾奉采澤然武宗立因巡視京營給事
中葛嵩言詔清覈騰驤諸衛及在京七十二衛軍高尉扶無
所徇積弊大革營帥朱輝張偉及中官魏興蕭壽等挾之嵩
抗論洪亦率同官屢疏爭竟不能得正德元年春又劾英國
公張懋懷寧侯孫應爵新城伯譚佑彭城伯張信并請斥陝
西鎮監劉雲薊州鎮監劉那不聽雲召爲南京守備乞以其
養子倖爲錦衣千戶洪復率同官劾之事乃寢洪在兵科久

諫疏多可稱後起官終福建左叅政當字鍾甫無錫人弘治
十二年進士由行人權禮科給事中孝宗時閱薊州軍儲核
貴戚所侵地歸之民及武宗之初遂以釐營弊力抗權倖既
又請出先朝宮人罷馳騁射獵因劾魏國公徐備已又偕九
卿請誅奄暨璫乃斥爲奸黨罷歸
戴銑字寶之婺源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
中數有建白久之以便養調南京戶科武宗嗣位偕同官請
劾六科檢詳弘治間所行進賢退奸節財訓兵重祀慎刑救
災恤困諸大政備錄進覽凡裁決機務悉以爲準報聞踰月
言四方歲辦多非土產勞費甚巨蠲其所無又請勤御經
筵保密勿大臣從容察詢以稽違益既乃與給事中李光翰

徐蕃牧相任惠徐還奏留劉健謝遷且劾中官高鳳遂逮繫詔獄廷杖除名復列之奸黨世宗立銳已卒贈光祿少卿光翰新鄉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正德改元災異求言公疏劾太監苗達高鳳李榮及保國公朱輝帝不省既削籍歸後起台州知府與蕃同舉治行卓異尋卒蕃泰州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十七年劾南京太察三人武宗嗣位復先朝所汰諸冗費蕃等力爭不納後起江西參議從都御史陳金討平東鄉寇嘉靖時累官工部右侍郎相餘姚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南京兵科給事中公疏請罷禮部尚書崔志端等孝宗特御便殿召各閣臣皆留位正德元年奉命與御史呂鉉覆南京御馬分給營軍極陳冒濫之弊及中官李棠杆詔旨營私罪不納至是罷歸授徒養母後復官擢廣西參議相已前卒惠澤州人弘治九年進士武宗立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嘗諫依遊語切直後起山東僉事未任卒還歷城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武宗即位擢南京工科給事中正德改元還等因災異上言七事且請斥英國公張懋尚書張昇等撤諸添註內官明正張瑜劉文泰用藥失宜致誤先帝太監李興擅伐陵木新寧伯譚佑侍郎李鏐同事不舉之罪帝下之所司後起山西僉事進副使平巨盜混天王民頌之卒官當孝宗時南北臺諫率皆得人進言多聽納迨武宗初言路猶以名節自勵銳等六人有關軼軼者以諫大端指斥奄豎故並遭黜逐

陸崑字如玉歸安人父虞廬州知府崑姓七月而生弘治九年舉進士授清豐知縣以廉幹徵拜南京御史武宗即位疏陳重風紀八事一獎直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墨宋制御史入臺踰十旬無言有辱臺之罰今郎署建言如李夢陽楊子器輩當加旌擢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及當否爲殿最二復面劾舊制御史大班彈劾被劾者趨出待罪即唐人對仗讀彈文遺意近率封章奏聞批答未行彌縫先入乞道舊典面奏立取睿裁三明淑恩尚書劉大夏王軾允去侍郎張元禎陳清見留賢不肖倒置宜勉留二人放元禎等還田里四嚴命令近者言妨左右頻見留中事涉所私輒收成命乞令諸曹章奏俱具疏送閣已行者得考稽未行者易奏請五

養銳氣御史與都御史例得互相糾繩行事不宜牽制六均差遣御史以南北爲限顯然重輕自今除巡按面命外其他差遣及遷轉資格宜南北一體七專委任河南道有考數之責請擇人專任八勵庶官郎中田若姚汀張覲員外郎李承勛胡世寧張嶺顧璣等二十人皆宜顯擢章下所司正德元年劾中官李榮高鳳苗達保國公朱輝因請汰南京增設守備內臣廣開言路屏絕宴游時射帝不能從時八黨竊柄朝政日非崑偕十三道御史薄孝徽葛浩黃安甫王藩史良佐李熙任諾姚學禮張鳴鳳將欽曹聞黃昭道王弘蕭乾元等上疏極諫曰自古奸臣欲擅王權必先蠹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以極耳目之娛和士開說武成母自勤約宜

及少壯爲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如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頽然望治乃未幾龍倖奄寺類復與刑太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傅興羅祥合大用輩共爲蒙蔽日事宴遊上千天和災履疊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陛下廣殿細旃豈知小民窮蹙都屋風雨之不在錦衣玉食豈知小民和寒暑而凍餒之弗堪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額赴訴之無路非者雷震郊壇豈出紫微夏秋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橫行顧可恣情縱欲不一顧念乎閣部大臣受顧命之寄宜聞事匡救弘濟艱難言之不聽必伏闕死諫以悟聖意顧乃怠緩悅從異順退

託自爲諫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亟屏承成輩以絕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疏至朝事已變劉健謝遷皆被逐於是彥敬爲首復上公疏請留健遷罪永成璫等璫怒悉逮下詔獄特探養諸詭言不預知爲主獄者所叱獄成各杖三十除名貶道弘乾元逮捕未至命卽南京閣下杖之後列奸黨五十三人璫彥敬等並與焉瑾謀復舊官致仕世宗初詔錄用有阻之者勿果召彥敬陽曲人弘治九年進士嘗論道士崔志端不可爲尚書歸未及起官先卒浩字天宏上虞人弘治九年進士由五河知縣擢御史數陳時政闕失孝宗多采納正德元年帝九司禮中官高鳳請令其從子錦承都指揮得林掌衛事浩等爭之言先

帝詔錦衣官悉由兵部推舉陛下亦悉罷傳乞官今得命由傳奉不關兵部廢先帝命壞銓舉法虛陛下詔一舉三失由鳳致之乞治鳳罪而罷得林御史潘鏗亦言鳳得林韓中外大柄中人效尤弊將安底帝皆不聽治既則籍瑾憾未釋復坐浩劾武昌知府陳晦不實與安甫審照學禮罷六人逮赦閣下璫謀浩起知邵武府入覲陳利弊五事悉施行嘉靖中廢官兩京大理卿帝郊祀有犯諱者法司欲置重典浩執奏得不死十年夏雷震午門自劾致仕歸年九十二卒安甫字克仁江陰人弘治九年進士授長垣知縣孝宗時擢御史嘗疏劾壽寧侯張鶴齡正德初考功郎楊子器以山陵事下詔獄安甫疏力救兵部尚書劉大夏爲中官所扼謝病去戶部

侍郎陳清遷南京工部尚書安甫率御史請還大夏罷清退大臣毋使左右譏人得預報聞彥敬等之疏安甫輩也璫知之故列奸黨以安甫直南御史家居十年終歲不入城市起山東僉事甫三月引疾歸良佐字禹臣亦江陰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行人擢御史後起雲南副使平十八寨苗賜白金文綺潞海口溉田千頃滇人頌之熙上元人弘治九年進士由將樂知縣擢御史十八年奸人徐俊等造謠言帝遣官齎駕帖至南京有所捕治已而知其妄熙公疏言陛下於此事威與明少損兵倚奸人效尤妄以蜚語中善類害何可勝言事下法司亦力言駕帖之害帝納之正德元年九月以災異復偕御史陳十事請罷鷹犬射獵以慎好惡正中官張璠

等罪以彰大討斤中官所薦順天巡撫柳應辰江西參政王綸以抑奔競罷侍郎張元頌王華實督巡撫李進畢亨啟信太僕卿王斯尚寶少卿祝祥以熱不職退按察使李善參議林沂知府陳晦等十三人以清庶官他五事不具載章下所司謹錄得禍者皆起熙獨廢世宗嗣位始起饒州知府選浙江副使以清標聞學禮巴人家京師弘治六年進士嘗公疏劾大舉張昇等五人正德元年復公疏諫佚游不納後起雲南僉事終參議鳴鳳上海人弘治九年進士正德初劾大察張元頌等六人方議有所遭鳴鳳創籍事遂寢後起湖廣僉事進副使鳴鳳初令永康有政績在湖湘治復最母憂歸卒欽欬死別有傳聞上海人進士爲沙縣知縣被徵民號泣攀

留累日不得去既與崑等同得罪後當起官以養母不出母終枕塊得寒疾卒昭道平江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後起廣西僉事再遷雲南參政撫本邦益密有功終左布政使弘乾元無考蕃諾抵不與知不足載

趙佑字汝翼翼流人弘治九年進士由警昌知縣召爲御史正德元年六月武宗因災異下詔修省而耽樂如故佑上言太監丘聚劉瑾馬永成輩日獻鷹犬導騎射萬一有銜服之變豈不爲兩宮憂鎮守內臣鄧原泰秀頗簡靜而劉瑾梁裕濟代之戶部議馬房草場召民佃種甯瑾竟自奏止李興擅伐陵木已坐大辟乃欲賂左右祈免他如南京守備劉雲倉場監督趙忠韋萬段循俱實緣增設乞遺聚瑾輩於法罷環

裕母違而汰革額外冗員自今政事必諸大臣臺諫不爲近習所搖則災變自弭奏入羣奄大恨帝將大婚詔取太倉銀四十萬兩佑言左右以婚禮爲名將肆無厭之欲計臣懼禍而不致阻閣臣避怨而不敢爭用如泥沙坐致耗國不幸與師旅遠餽饁將何以爲計哉九月宛平郊外李花盛開佑言此陰擅陽權非偶然也帝皆不納是時中官益橫舉朝憂憤佑乃與御史進賢朱廷聲江夏徐鉉交章極論章下閣議將重罪中官事忽中變瑾既得志大遂廷臣忤已者指佑與廷聲鉉及陳琳王良臣潘鏗等爲奸黨勒罷之瑾誅用薦起山西僉事卒廷聲字克諧弘治十二年進士嘉靖中終刑部右侍郎鉉字用礪弘治九年進士終四川左布政使琳字玉晴

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上端本修政十五事出督南畿學政劉瑾逐劉健謝遷戴銑陸冕等琳抗章言南京窮冬雷震正旦日食正宜修德弭災委心元覽博采忠言豈宜自棄股肱隔塞耳目瑾大怒謫揭陽丞瑾敗遷嘉興同知世宗時終南京兵部右侍郎良臣陳州人弘治六年進士官南京御史劉瑾逮南京科道良臣方清軍江西馳疏請宥之瑾怒逮下詔獄廷杖三十斤爲民瑾誅起山東副使終按察使鉉字宗節六安人弘治九年進士有孝行爲滿城知縣憂歸裝不滿一車瑾知滑縣擅御史陳時務大計四孝宗嘉納之正德初以論高鳳爲中人所惡傳旨指鉉黨太監王岳除其名八年起廣東僉事謝病歸

葉劍字時勉豐城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南京刑部主事獄囚久淹悉按法出之守備中責侵廬洲歸之民應天諸府災上荒政四事尋進員外郎武宗立應詔陳八事中言宣大被寇殺卒幾千人監督中官苗達妄報首功乞召還候勘宦官典兵於古未見唐始用之而宗社丘墟我正統朝用之而變與北狩自今軍務勿道監督鎮守者亦宜撤還且國初官官悉隸禮部秩不過四品職不過掃除今請仍擬之部易置司禮俾供役罷革東廠移爲他署斯左右不得擅權而後天下可安也瑾見劍疏甚憤劍又乞召還劉大夏等諫官戴銑等瑾益怒坐斷獄誅誤逮下詔獄削籍歸講學徽麓石鼓詩書院瑾誅起禮部員外郎奉閔命卒學者祀之石鼓書院

中瑾初得志惡言者譏切之每假他事生以罪有湯禮敬字仁甫丹徒人弘治九年進士授行人權刑科給事中正德初上言陛下踐阼以來上天屢示災譴不謹天戒惟走馬射獵遊樂無度頃四月中旬雷電雨雹當六陽用事時陰氣乃與之抗此倖臣竊權忠鯁疎遠之應也已又論兩廣鎮撫章經又偕九卿伏閣請誅八黨既逮刑科右給事中署科事請當審奏因決之日有想寬者屏勿奏瑾遂指爲變祖制謫劉州判官復坐奸黨罷歸永幾卒王渙字時霖象山人弘治九年進士由長樂知縣徵授御史正德元年六月上言陛下臨御永隆年而災異紛然南京雷擊紫牆鳳陽水濟民舍京師星隕天鳴陛下恕不加省方與宦官各太用劉瑾輩遊無厭

臣愚不知其可乃條上應天要道五事語復多斥宦官明年出視山海諸關以病謝事未行盜殺其部內都御史劉宇承瑾指劾渙失報逮下詔獄杖之斥爲民瑾敗忤瑾者咸起官大用獨渙復官致仕何紹正淳安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正德三年擢吏科給事申中官廖堂鎮河南倚瑾勢至奏保方面數人且擅擬選調吏部尚書許進等不敢違紹正劾堂瑾以其言直責堂自陳而心甚銜紹正及冬坐頒曆導駕失儀杖之闕下謫海州判官屢遷池州知府築銅陵五十餘圩以備旱澇震濠反攻安慶池人震恐紹正登陴固守增倖一級遷江西參政致仕池人爲立祠與宋包拯並祀許天錫字啓衷閩縣人弘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乞假省親

孝宗方重文學士特命乘傳行還朝授吏科給事中十二年建安書坊火天錫言闕里孔廟甫災建安又火古今書版蕩爲灰燼闕里道所從出書林文章所萃聚也春秋書宣榭火說者曰榭所以藏樂器也天意若曰不能行正奈何以禮樂爲禮樂不行天故火其藏以戒也今書林之火得母類是請遣官臨視判定經史有益之書其餘晚宋陳言及一切舉業餽釘禁毋錄刻所司議從其言就今提學官校勘大同失事天錫往核具得其狀巡撫洪漢中官劉雲總兵官王璽以下咸獲罪內使劉雄怒儀真知縣徐淮廚傳不飭愬之南京守備中官以聞逮淮繫詔獄天錫及御史馮允中救之帝不聽卒調之邊縣御史文森張津曾大有言事下吏崔志端由道

士擢尚書天錫皆力爭十七年五月天錫求言上疏曰外官三年考察又有撫按監臨科道糾劾法無可加惟兩京堂上官例不考察而五品以下雖有十年考察之條居官年限九載或年勞轉遷或服除改補安能待十年今請以六年為期通行考察其大察曾經彈劾者悉令自陳而簡去之用微有位古者災異策免三公陰霖輒遊位今大臣不引咎陛下又不行策免宜且革公孤銜侯天心協和徐還厥職祖宗御內官恩不泛施法不輕貸內府二十四監局及在外管事者並有常員近年諸監局掌印食事多至三十四人他管事無數留都亦然憑凌督暴蠹蝕民膏第宅連雲田園遍野青梁散於輿臺又繡被乎狗馬凡若此類皆足召變乞勅司禮監會

內閣嚴行考察以定去留此後或三年五年一行承為定制帝善之於是大臣並聽自陳五品下六年考察遂著為令惟大臣制公孤及內官考察事格不行尋與御史何深嚴馬牛房條上便利十四事歲省芻豢費五十餘萬孝宗廟武宗即位天錫言山陵事重臺吏不足信詔即令天錫偕中官扶安侍郎王華檣葬師相度吉土遂定泰陵之地其年七月又因災異上疏請痛加修省廣求直言帝報聞屢進工行左給事中正直德改元奉使封安南在道進都給事中三年春竣事還朝見朝事大變敢言者皆貶斥而瑾虐加甚天錫大憤六月刑清殿內庫得瑾侵匿數十事知奏上必罹禍乃夜具登聞鼓狀令家人於身後上之遂自經時妻子無從者一童侍側

匿其狀而遁竟不獲上或曰天錫朝罷見御史張葛荷柳長安左門天錫伏如哭歸不勝憤自縊死或曰瑾懼天錫發其罪夜令人縊殺之終莫能明也時海陽周鑄為兵科給事中勘事淮安奉使還者瑾皆索重貨鑄故與知府趙俊善賁千金俊不與計無所出舟行至桃源自刎從者救之已不能言取紙書趨知府悞我達卒事聞繫俊至京責鑄死狀竟坐俊罪平定都變為禮科給事中正德五年出覈延綏戰功瑾屬其私人夢倉從之則違國典不從則得禍遂自縊死瓊山馮顯為御史嘗以事件瑾為所誣自縊死顯初為主事官軍討叛黎符南蛇久不克顯歷陳致變之由請購已革土官子弟俾召集舊卒以夷攻夷有功則復舊職尚書劉大夏亟稱之

奏行其策正德初偕中官高金勘涇王所乞莊地清還二千七百餘頃瑾誅天錫鑄憂顯俱復官賜祭且恤其家嘉靖中天錫子春訟冤復賜祭葬周璽字天章廬州衛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三遷禮科都給事中懷慨好言事武宗初即位請毀新立寺觀屏逐法王真人停止顯事頃之以久兩偕同官劾侍郎李溫太監苗達九月以星變劾尚書佳志端熊游賈斌侍郎李溫都御史金澤徐源等泐溫澤並罷帝遣中官章典分守鄧陽璽力言不可並論前中官齊元煉丹康金罪頃之復偕給事中言邇者聰明日蔽膏澤未施講學一暴而十寒詔令朝更而夕改冗員方革復留鎮監撤遣吏遣解戶困於文收贖政壞

於陳乞厚威晚而駕帖頻頻私近習而幣藏不覈不可不亟
整正帝不能用正德改元復陳八事中勅大寮賈弼等十一
人中官李興等三人熟戚張懋等七人邊將朱廷解端二人
帝罷弼及廷端餘不聽未幾言陛下卽位以來今日取肉啖
鷹明日索米飼犬凡娛玩戲嬉之事可悅耳目蕩心志者將
無所不至光祿上供視往日十增七八新政已爾何以克終
禮部尚書張昇請納其言帝竟不省明年禮順天府丞時朝
多紕政鹽諫諍深切率與中官抵牾劉瑾等積不能堪至是
勅近縣皇莊與監丞張淮侍郎張縉都御史張鸞錦衣都指
揮楊玉共事瑾黨三人皆下之璽詞色無假公移准等皆
用中呈而王止牌報王奏璽侮慢勅使瑾卽矯旨逮下詔獄

磔死瑾誅詔復官賜祭恤其家嘉靖初錄一子福王時追
諡忠愍時御史徐禎新淦人也初為江陰知縣正德初巡鹽
長蘆瑾欲私人中鹽又命其黨單真託取海物侵奪商利禎
皆據法裁之比還朝遇瑾止長揖瑾怒矯旨下詔獄江陰人
在部下者謀斂錢賂瑾解之禎喟然曰死耳豈以汙父老哉
寬勿許遂杖三十永成肅州創重死獄中瑾怒未已取其子
樸補伍瑾誅後乃還禎復官賜祭

羅倫字繼升吉水人性純靜寡嗜慾受業張元禎講學輩中
舉弘治十二年進士除新會知縣有惠愛正德初入為大理
右評事五年四月京師旱霖上疏曰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
政事失則災沴作頃因京師久旱陛下特沛德音釋道戍之

囚弛株連之禁而齋禱經旬雨澤尚滯臣竊以為天心仁愛
未已也陛下視朝或至日晨御梅群小號呶達旦其何以承
天心基大業乎文綱日密誅求峻急盜賊白晝殺人百姓流
移載道而宰執諫臣卒不聞有一言入告者此壅蔽之大患
也古者進退大臣必有體貌燕劑之罪不上大夫過來公卿
云不以體先朝書舊如劉大夏者誦戍窮邊已及三載陛下
置之不問非所以敬大臣也本朝律例參酌古今足以懲奸
而蔽罪近者法司承望風旨巧中善類傳曰賞僭則及淫人
刑濫則及善人不幸而過寧僭無濫今之刑罰濫孰甚焉願
陛下慎遊遊屏玩好放棄小人召還舊德與在廷臣宵旰
圖治并勅法官慎守成律卽有律輕情重者亦必奏請裁決

敬慎堂

母擅有重輕庶可上弭天變下收人心時朝士久以言為諱
倚疏上自揣必死與觀待命劉瑾果大怒欲抵極刑降中旨
詰責數百言令廷臣議罪大學士李東陽力救得改原籍教
官自僑上疏交親莫敢視得薄譴乃交相慶其秋瑾敗刑部
員外郎夾江宿進疏陳六事一言忤逆瑾死者內臣如王岳
范亨言官如許天錫周鑑並宜卹一請斥附瑾大臣兵部尚
書王敞等而治內侍餘黨彌時張永急傳召東陽等言帝
怒甚欲親鞠之且趣入見東陽聞帝已中酒語承曰後生狂
妄且日暮非見君時請奏上寬之永入少頃執進至午門杖
五十斤為民益瑾雖死其餘黨猶熾也進斥歸卒於家僑尋
召復官引病去宸濠反王守仁起兵吉安僑首赴義世宗卽

位卽家授台州知府建忠節祠祀方孝孺延布衣張尺詢民間疾苦歲時循行阡陌課農桑講明冠婚喪祭禮境內大治嘉靖二年舉行卓異都御史姚鏐上書訟僑曰人臣犯顏進諫自古爲難至若首擊豺狼之橫獨處雷霆之下難又甚焉叢八黨弄權逆瑾亂政廷臣結舌全軀自保而給事中劉渚評事羅僑殉國忘身發摘時弊幸存餘息遭遇聖朝謂宜顯加獎擢用屬具臣乃僑知台州渚知長沙使懷忠竭節之士淹於常調臣竊爲朝廷惜之詔納其言權僑廣東左參政未幾上疏引年竟歸撫按並請留吏部又牒起不得已之官踰年遂謝病去僑敦行誼動則古人羅洪先居喪不廢講學僑以爲不應古禮遺書責之其峭直如此進世宗初贈光祿少

卿

徐文溥字可大閩化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劾尚書劉櫟都御史李士實侍郎呂獻大理卿郭欽而請召還致仕尚書孫交傳珪時論以爲當寧王宸濠求復護衛文溥抗疏曰曩因寧藩不靖英廟革其護衛屯田及逆瑾亂政重賄謀復瑾既伏誅陛下又革之正欲制以義而安全之耳乃曰驅使之入夫晏居深遯靡討之勞安享尊榮無居守之責何所用而乏人且王暴行大彰剝削商民挾制官吏招誘無賴廣行劫掠致舟航斷絕邑里蕭條萬民莫不切齒及今止之猶恐不逮顧可縱之加恣假翼於虎乎貢獻本有定制乃無改馳騁飛騎出入都城伺察動靜況今海內多故天

變未息意外之虞寔未易料宜裁以大義勿徇私情罪其獻謀之人遂彼偵事之使宗社幸甚時宸濠廣結權倖威行中外疏入人咸危之帝但責其妄言而已未幾虎請擇建儲貳不報十年四月復率諸給事中上疏曰頃因災異禮部奏請修省伏讀聖諭謂事關朕躬者皆已知之臣惟茲一念之誠足以享上帝近休命矣雖然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陛下誠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布寬恤以安人心躬獻享以重宗廟孝養慈闈敬事蒼昊舍豹房而居大內遠嬖倖而近儒臣禁中不爲貿易皇店不以閹財遽遷兵於故伍斤番傳於外寺母昵俳優盡屏教子馬氏已醮之女弗留乎後宮馬昂鼎梟挽之族立奪其兵柄停諸路之織造罷不急之士太汰倉局門戶

之內官禁水陸舟車之進奉出留中奏牘以達下情省傳奉冗員以慎名器則陛下所謂事關朕躬非徒知之且一行之而不轉禍爲福者未之有也報聞初帝聽中官崔瑤史宣劉鄆于喜誣奏先後逮知府翟唐部曹王鑾王瑞之御史施儒張經等既又入中官王堂詣下僉事韓邦奇獄文溥言朝廷刑威所及乃在奄侍一言旂校繆結於道塗掃紳駢首於狴犴近震駭上下屏氣向一瑾亂政於內今數瑾縱橫於外乞并下堂法司且追治瑤等誣罔罪帝不聽遂引疾去世宗卽位廷臣文薦起河南參議未幾以念母乞歸撫按請移近地便養乃改福建尋遷廣東副使上言十事多涉權要恐貽母憂復引疾歸行至玉山卒程唐字堯佐長垣人弘治十

二年進士田壽光知縣召拜御史正德四年出按湖廣奏言四川賊首劉烈僭號設官必將爲大患湖廣陝西壤地接入竹山可抵荆襄入漢中可抵秦隴今內外壅蔽獎諭切責率皆虛文宜切圖預備之策時劉瑾竊柄久中外無敢言時弊者彙蔽之說尤其所忌欲重罪之兵部尚書王敞希指言今邊潯宿弊無彙蔽患唐乃云然宜令指定會瑾怒稍解乃切責而宥之久之遷寧波知府市舶中官崔瑄進貢名擾民間爲唐所裁抑且杖其黨王臣尋病死瑄奏唐阻截貢獻管教所遣使帝怒逮下詔獄巡按御史趙春等交章救給事中范洵亦言唐被逮日軍民遮道涕泣請宥令還任帝不聽請雲南嵩明知州再遷陝西副使卒王鑒字廷和大庾人正

德三年進士投邵武知縣入爲都水主事出轄徐沛沛河十一年織造中官史宣過其地索輓夫千沛縣知縣胡守約給其半宣怒自至縣捕吏鑒助守約與抗宣怒奏於朝逮繫詔獄以言官論救輸贖還職守約爲民已分司南旺又捕誅中官廖堂姪廖鵬之黨嘉靖初遷武昌知府鎮守中官李景儒歲進魚鮮多科率鑒疏請罷之帝爲飭景儒楚府征稅茶商重困鑒謂稅當歸官力與爭王詆爲毀辱親王鑒遂請終養不待報竟歸後吏部坐以擅離職守奪官張士隆字仲修安陽人弘治八年舉鄉試入太學與同縣崔統及寇天叙馬卿呂楠輩相砥礪以學行聞十八年成進士授廣信推官正德六年入爲御史巡鹽河東勸貧吏建正學

書院興起文教九年乾清宮災士隆上疏曰陛下前有逆瑾之變後遭劉盜之亂猶不知警方且興居無度狎昵匪人積戕醜於禁中戲干戈於臥內微旦燕遊萬幾不理寵信內侍濁亂朝綱致民困盜起財盡兵疲禍機潛蓄恐大命難保夫哀哀博帶之雅孰與市井技獍之屠廣廈細旃之娛孰與鞍馬驅馳之險不報時戶部主事戴冠亦於是歲陳時事有所譏刺帝貶其官士隆幸得免出按鳳陽織造中官吏宣利黃挺二於鰥前名賜棍有抗者輒杖殺之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獨劾奏其罪錦衣千戶廖鍾從中官廖鑒鎮陝西大爲奸利士隆偕同官劾之且曰鍾從中官廖鑒鎮陝西大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鍾又欲亂陝西乞置鍾父子於法

并召還鑒以釋陝人之憤不報鍾者倖臣錢寧所腹也寧見疏大恨寶坻人薛鳳鳴先爲御史坐罪削籍詭譎事諸倖藉聲勢橫邑中寧通其妾元相善與從弟鳳翔隙鳳鳴懼事者發其私下吏論死刑部疑有冤并捕鞫鳳鳴鳳鳴懼使其妾訴枉自殺長安門外事聞鳳鳴得釋而詞所連引寶坻知縣周在并素所讐者數十人悉逮付法司士隆與同官許完先後按治復捕鳳鳴對簿釋在還職寧怒鳳鳴女告士隆完治獄偏枉遂下詔獄論官悉罪鳳翔及諸所讐者士隆得晉州判官久之擢知州世宗立召復故官出爲陝西副使漢中賊王大等結回回爲亂所在布賊黨急則投募家士隆下令匿賊者屠及妻子賊遂破滅築堰溉田千畝民利之卒於官冠

亦復職

青油史漫卷一終

青油史漫卷二

明茅元儀撰
明沈國元校
鐵橋散人錄

霍翰

字清先廣東南海人正德甲戌會元授廣寧南巡撫
言尼從諸臣無不受餽遺折取夫隸直者第問之夏言令自
述至各官取賄實跡勦具悉始末當不欺如必欲臣言請假
臣風憲職循途按之當備列以奏章下所司鞫懼不當帝旨
尋赴京列所遇進鮮船內臣貪橫狀帝亦不問鞫初累辭言
示恬退乃自請還職欲藉以快恩怨帝亦不甚直之明年十

月卒於官年五十有四贈太子太保諡文敏軀尊博才高量
弘處所至與人說帝願心厭之故不大用先後多所建白亦
頗涉國家大計且嘗屬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及廢籍李蒙陽
康海等在南都禁喪家宴飲絕嬖女人寺觀罪娼戶市夏人
亦毀淫祠建社學散僧尼表忠節節去士民思之始與璵等
結誼而比郭勛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議禮不合
遂不復稱爲座主及總裁己丑會試亦遂不以唐順之等爲
門生其議禮時試司馬光後議薛瑄從祀至追論尤不可祀
孔廟其不顧公論如此子與瑕舉進士授應縣知縣鄒懸卿
巡鹽行部與瑕不禮爲所劾罷起知鄆縣終廣西僉事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寧王宸

漢將爲變決與同邑御史能蘭草奏授御史蕭淮上之宸濠倉卒舉事卒無成本兩人早發之力也出核松潘邊餉有副總兵張傑者倚江彬勢職累鉅萬誘殺熟番上功啓邊釁至死千戶以下至五百人又嘗率家衆遮擊副使胡澧撫按莫敢言決至盡發其狀保遂職職世宗踐阼延議追崇禮未定決絕疏言陛下起自藩服入登大寶夫體緣人情陛下已貴爲天子而與獻母妃曾不得尊爲帝后於聖心安乎否也況薄郡舊臣如袁宗聖輩貴爲長史審理者今已爲大學士少卿矣官爲奉儀衛司官者今已爲司禮錦衣矣顧至尊至親如尊獻母妃乃反仍舊號不得緣子貴之義享帝后之稱乎倘必執爲後之說考孝宗而母慈壽則興獻母妃當降稱

伯叔父母矣不知陛下承懼內庭時將仍舊稱乎抑改而從今稱乎若仍舊稱而不得尊之爲后則於慈壽徒有爲後之虛文於母妃則又缺尊崇之大典無一而可也臣愚謂興獻王尊以帝稱別建一廟以示不敢上躋於列聖母妃則尊爲皇太后而少殺其微稱以示不敢上同於慈壽此於大統固無所妨而天性之恩亦得以兼盡矣疏至會興王及妃已稱爲帝后下之禮官嘉靖初由右給事中出爲河南參議外艱歸六年服闋召修明倫大典起推右食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四月遷大理寺卿俄遷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八年二月遷提右都御史掌院事京師民張福訴里人張柱殺其母京廠以閹刑部坐柱死不服福亦泣訴官謂母福自殺之

其鄰人之詞亦然詔郎中魏應召覆按改坐福東廠奉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應召詔獄決是應召議執如初帝愈怒種決職給事中陸粲言福親屬鄰里咸証逆狀而其姊尤痛憤決掉此定獄乃蒙嚴譴近日會審侍郎許讚嚙不言聞淵及寺丞簡霄辭疾不出而少卿曾道竟諛詞附和此無他人務自全也風紀大臣議獄一不當斥之若胥吏然如國體何決不宜罪給事中劉希簡亦以爲言帝大怒并下兩人詔獄讚等竟抵柱死應召及鄰人俱充軍邊衛而杖福姊百人以爲寃當是時帝方深疾孝武兩后家柱乃武宗后家夏氏之僕故帝必欲殺之獄情謬戾不顧也決家居十載至帝幸承天與近臣論舊人乃召爲南京禮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檄榜二

十一年召爲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居二年代許讚爲吏部尚書帝篤信左道禁中築乩仙臺間用其言決威福決疏論其妄帝大怒欲罪之以前議禮故不遽斥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太保坐事奪俸者再決知帝意終不釋遂稱病乞休帝大怒褫職爲民又十年卒淡少有志節自守嚴雖由議禮顯然不甚黨比尤愛護人才故其去吏部也善類多思之隆慶初復官予祭葬諡恭肅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九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嘗從王守仁論學軍主展濠反上江防三策武宗南征抗疏諫事請告歸嘉靖二年起南京刑部郎中張璉桂萼爭大禮自南京召入都未上三年四月璉萼黃綰及宗明聯疏

奏曰今日尊崇之議以陛下與爲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爲入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小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天子至尊誰與爲敵哉大哉舜之爲君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言者徇私植黨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在陛下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圖乎比聖諭令廷臣集議終日相視莫敢先發者勢有所壓理有所屈故也臣等六懼欺蔽因循終不能贊成大孝陛下何不親御朝堂進百官而詢之曰朕以憲宗皇帝之孫孝宗皇帝之姪與獻帝之子遵太祖兄終弟及之文奉武宗倫序當立之詔入承大統非與爲人後者也前者未及詳稽遽詔天下尊孝宗皇帝爲

皇考昭聖太后爲聖母而興獻帝后別加本生之稱朕淚用悵父今當明父子大倫繼統大義改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爲皇伯母而本生之稱爲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此萬世通禮爾文武廷臣尚念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大倫於天下如此在朝百工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更以此告於天下萬姓其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此即周禮詢羣臣詢萬民之意也奏入帝大悅卒如其言宗明亦遂蒙帝眷明年出爲吉安知府遷福建鹽運使六年召修明倫大典以母憂歸服闋徵拜光祿卿十一年擢兵部右侍郎其冬編修楊名以劾汪鉉下詔獄詞連同官程文德亦坐繫詔書責王謀者益急宗明抗疏救且曰連坐非善政今以一人妄

言必究主使廷臣孰不懼況名榜掠已極當嚴冬或困斃將爲仁明皇帝大怒謂宗明即其主使并下詔獄謫福建右參政帝終念宗明議禮功明年召拜禮部右侍郎遼東兵變極辱巡撫呂經而帝矜姑息納鎮守中官王純等言將逮經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生於有激今重賦苛徭悉已釐正廣寧復變又誰激之法不宜復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討罪取其首惡用振國威不得專事姑息帝不從經卒被逮宗明尋轉左侍郎卒於官初議禮諸臣恃帝恩眷羣爲氣勢恣行覬聽宗明雖由是驟顯持論頗平於諸人中獨無畏惡之者

黃綰字宗賢黃巖人侍郎孔昭孫也承祖廕官後府都事嘗師謝鐸王守仁嘉靖初爲南京都察院經歷張璁桂萼爭大禮帝心嚮之三年二月綰亦上言曰武宗承孝宗之統十有六年今復以陛下爲孝宗之子繼孝宗之統則武宗不應有廟矣是使孝宗不得子武宗乃所以絕孝宗也由是使興獻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絕興獻帝也不幾於三綱淪九法哉故奏入帝大喜下之所司其月再上疏申前說俄聞帝下詔稱本生皇考復抗疏極辨又與璁萼及黃宗明合疏爭大禮乃定綰自是大受帝知及明年何淵請建世室綰與宗明斥其謬尋遷南京刑部員外郎再謝病歸帝念其議禮功六年六月召擢光祿少卿預修明倫大典王守仁中忌者難封伯不給諫劾歲祿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璉陳槐御史伍希儒

謝源多以考察熱綰之於朝且請召守仁輔政守仁得給賜如制珣等亦敘錄綰尋遷大理左少卿其年十月璉等遂諸翰林於外引已所善者補之遂用綰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直經筵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明年大典成進詹事錦衣食事璉能遠者初附錢寧得官用登極詔例還爲百戶後附璉等議大禮且交關中貴崔文得復故職大典成諸人皆進秩能遠獨不與大恨鳴罷閉主事翁洪草奏誣王守仁賄帝書得召用詞連綰及璉疏辨且乞引避帝優旨留之而下能遷法司遣之成洪亦編原籍爲民綰與璉輩淚相得璉欲用爲吏部侍郎且令典試南京並爲楊一清所抑又以其南音不令與經筵綰大恚上疏陳詆一清而不斥其名帝

心知其爲一清也以浮詞責之其年十月出爲南京禮部右侍郎偏攝諸部印十二年召拜禮部左侍郎初綰與璉浚相結至是夏言長禮部帝方擢用綰乃潛附之與璉左其佐南禮部也郎中鄒守益引疾詔綰劾實久不報而守益竟去吏部尚書汪鋐希璉指疏發其事詔奪守益官令鋐覆覈鋐遂劾綰欺蔽璉即調旨削二秩出之外會禮部請祈穀導引官帝復留綰供事鋐不悅再疏攻綰且撥及他事帝復命調外綰上疏自理且言璉端所由起者三因詆鋐爲璉鷹犬乞賜罷黜以避禍帝終念綰議禮功仍留任如故綰自是顯與璉貳矣初大同軍變殺總兵官李瑾據城拒守總制侍郎劉源清提督卻永議屠之百道攻城中恟懼外勾蒙古爲助塞上

大震巡撫潘倣急請止兵源清怒馳疏力詆倣璉及廷議竝右源清綰獨言非策及源清罷侍郎張瓚往代未至而郎中詹榮等已定亂亂卒未盡復軍民瘡痍甚代王請遣大臣綏輯之疏下禮部夏言以爲宜許而極詆前用兵之謬語璉怒力持不欲遣帝委曲諭解之乃特以命綰且令察軍情勸功罪得便宜行事綰馳至大同宗室軍民牒訴官軍暴掠者以百數無告叛軍者綰一無所問以安其心有爲叛軍使蒙古歸者綰執戮之反側者復相煽綰大集軍民曉以禍福罹害者陳牒綰不問而密以牒投給販官按里核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卒尚欽殺一家三人懼不免夜鳴金倡亂無慮者遂就擒綰復圖形購首惡數人軍民乃不復虞詿誤乃

令有司樹木柵設保甲四隅創社學教軍民子弟城中大安還朝列上文武將吏功罪極詆源清永綰以勞增俸一等璉及兵部阮源清陰抑綰綰累疏論帝亦意釋之源清永卒被逮綰尋以母憂歸十八年禮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號及皇祖諡號請遣官詔諭朝鮮時帝方議討安南欲因以覘之乃曰安南亦朝貢之國不可以通年叛服故不便與聞其擇大臣有學識者往廷臣屢以名上皆不用特起綰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爲正使諭德張治副之帝方幸承天趣綰詣行在受命綰憚行至徐州先馳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帝責綰不馳赴行在而舟詣京師爲大不敬令陳狀已而釋之綰數陳便宜請得節制兩廣雲貴重臣遣給事御史同事吏禮兵三

郭擇郎官二人備任使帝悉從之最後爲其父母請贈且援建儲恩例請給詔命如其官帝怒褫尚書新命令以待郎間位使事亦竟疑久之卒於家縮起家任子致位卿貳初附張璠曉贊附夏言時皆以傾獲目之方大禮之興也首繼璠上疏營爲襄府襄陽王祐摠其言曰孝廟止宜稱皇伯考聖父宜稱皇考與獻大王卽興國之陵廟祀用天子禮樂祝禱孝子皇帝某聖母宜上徽號稱太妃迎養宮中庶繼體之道不失天性之親不泯時世宗登極歲之八月也自時殿後諸希寵干進之徒紛然而起失職武夫罷閑小吏亦皆懷賢努目抗論廟謨卽璠等輩亦羞稱之不與爲伍故自璠等八人外率無殊擢至致仕教諭王价遂請加諸臣貶竄誅戮之刑

懲朋黨蔽蔽之罪而最陋者南京刑部主事陸澄初極言追尊之非遠服闋入都明倫大典已定璠等大用事澄乃言初爲人謬質之臣師王守仁乃大悔恨專悅其言請除禮部主事而帝見澄前疏惡之謫高州通判以去澄歸安人守仁極許之爲刑部時嘗請武宗擇宗室親賢早建儲位御史程啓充劾守仁交通逆藩爲之抗章極辨駢馬京山侯崔元屬獄情發其簡及稱自悔初說逢迎反覆爲世所咤嘉靖四年七月席書將輯大禮集議因言近題請刊布多繫建言於三年以前若臣書及璠等獻天箱所正取者不過五人禮科右給事中熊浚南京刑部郎中黃宗明都察院經歷黃綰通政司經歷金述監生陳雲章儒士張少連及楚王晷陽王二宗室

外所附取者不過六人有同時建議者監生何淵主事王國光同知馬時中巡檢房濬言或未純義多未正亦在不取其能罷職投閒之夫建言於璠等名召用後者皆望風希旨有所覬覦亦一切不錄其錦衣百戶聶能遷昌平致仕教諭王价建言三年二月未經採入今二臣奏乞附名應如其言帝從之因詔大禮已定自今有假言陳奏者必罪不宥至十二年正月蒲州諸生秦鍾伏闕上書言孝宗之統訖於武宗則獻皇帝於孝宗實爲兄弟及陛下承獻皇帝之統當宗之於太廟而張宇敬議禮乃別創世廟以祀之使不得預禮之次是幽之也又謂分祀天地日月於四郊失尊卑大小之序云先師王號撤其塑像損其禮樂增啓聖祠皆非聖廟

之意請復其初帝得奏大怒責以毀上不道下詔嚴覈訊令供主謀鍾服妄議希恩實無主使者乃坐妖言律論死繫獄其後又從豐坊之請入廟稱宗以配上帝則璠輩已死不復見矣

青池史漫卷二終

以上原缺

應下賊下招之送上據其險官軍進攻內外合擊擒斬無遺乃於下荆立和平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荆頭廣東尚未承檄守仁所得皆書生及偏僻小校平數十年巨寇如拉朽遠近驚爲神進右副都御史于世襲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十四年六月奉命勦福建賊軍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知縣顧必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募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印中曾直御史張鯨山周魯評事羅倫同知郭祥鵬進士郭濬平降請驛丞王思李中成來赴義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

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商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挽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徽府縣言都督許泰卻永將邊兵都督劉輝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泰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各十六萬直搗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蠲書通偏相李士賓劉養正叙其歸國之誠令從火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之宸濠果疑與士賓養正謀則皆勦之疾趨南京師六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調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樞居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遣黃鎮知府趙江戴德攜袁州徐建賴州邢琿都指揮余

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吉安談儲推官王諱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梅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等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我背腹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所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賊不勝矣衆曰善已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前鋒庚戌夜半文定兵先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垣登梯拱衛營官人多焚元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有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二日遣文定珣德撫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黃家渡

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璉德播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陂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會璉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賊官軍却守仁新先却者文定以身當礮石火燎類不動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其副舟草妃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大膠淺倉卒易舟逃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寶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獲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璉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賊至是果奏捷帝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

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爲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勝將京軍數千由江而上抵南昌諸營侍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觀觀者非特一享王請黜奸諛以固天下蒙傑心諸營侍皆不悅宸濠既平則相與煽功且懼守仁見天下發其罪殺爲發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思泰以威武大將軍徵邀之廣信守仁不與聞趨玉山上疏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領其賢因極言江西因做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

永爲軍小在側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勸永知之第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闕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罵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病者予藥死者棺京軍喪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軍府富厚申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興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儘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固辭不得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日長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長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與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章

繪聽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忠以江彬得帝意問之曰守仁將興兵誅君側忠爲首次郎公又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忠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阻不令見帝遣燕湖不得命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規知之曰王守仁學道入關召即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永威武大將軍方豎討平叛亂而盡入諸營倖名江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議邪構煽禍變巨測微守仁東南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卽位起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家未畢不宜舉宴行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

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銀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賞其他皆召示還而陰細之廢斥無存者守仁不自安且憤甚時已丁父憂屢疏辭歸乞錄諸臣功咸報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屠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以議禮得幸言於張璁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銜守仁不爲特薦復阻之屢推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畀用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鏌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綰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并叙討賊諸臣帝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

聽官征調說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隣交趾深山絕谷悉稱蠻獠必仍設土官新可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憐章下兵部尚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今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今請置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給我陳兵入見守仁欲二人罪故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到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父子相爲吏目潯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

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并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猛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蠻盤亘三百餘里郡邑懼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改留南寧龍湖廣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留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賊盡平八寨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奉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關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璽書薦獎故不能尋守仁以聰強之後聾長吏部璫入內閣積不相下璽書責言功名風守仁取交趾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守仁而會黃綰嘗

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招毀一清一清亦不能無憾遂顯誅守仁征撫交失實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將爲慮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絕深巖絕國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筆數金帛當時大臣湯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日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居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疆固有寧誰復爲陛下任之帝但報聞而已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

學鄭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矣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妻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諒龍場窮荒無書日經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說曰聖人祇還良知本體更無所加良知之虛即天之太虛良知之無即太虛之無形凡日月風雷山川民物有貌有象有形有色者皆從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能爲天之障礙聖人順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流行發用中何有一物能爲良知之障礙守仁既以此自信故其爲教專提致良知三字爲主

明史漫二卷

明都御史黃
登賢家藏本

明茅元儀撰元儀有嘉靖大政類編已著錄是書
雜論史事多爲明季而發如稱漢高祖令吏敬高
爵則爲當時輕武而言詆魏徵抑法以治直太宗
矯情以聽諫則爲當時科道橫議而言論西漢亡
於元帝東漢亡於章帝則爲神宗而言亦胡寅讀
史管見借事抒議之類而矯枉過正改其詞多失
之偏僻

秋士史疑四卷

〔明〕宋存標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君子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疑四卷》

提要

序

史之闕文孔子傷之傷其不得見於時也太史公曰百室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故尙書斷自唐虞春秋托始隱桓蓋傳信也而猶有疑焉者仲尼大聖筆

周序

削爲萬世賞罰其所書若天王之狩詩世子弑其君之類今左傳不作孔書獨用則後且爲事核而文直矣況于內隱于外章苟非親授亦烏觀所謂褒諱把損者哉遷史囊括舊聞整齊故事言五帝三王

時時取之他說而所傳游俠貨殖
則又中以己意是非乖刺又何有
於班范以下紛紛者也嗟乎一代
得失之林而差次一人間見既難
周廣而或以喜怒或以禍福真偽
相含遂令千載下謂古之作者徒

周序

謬不近情事乎夫賢人之在世也
進退各有見焉盡忠宣化以明朝
廷爲者之事也稱論貶說以覺失
俗記者之志也以是而寵之簡冊
使善者知所勸而惡者有所懲艾
以不至于爲非豈非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哉而志行純篤者疵累
于讒慝之口滅沒于湮塞之餘氣
勢隆赫雖日積邪僻莫之彈劄而
後之兢兢守其傳者沒奪正是心
筆爲擾何惑乎識者之憤然而求
其故也且灾祥之以類見告山川

周序二

城邑之以時乘除而棄散無序拘
牽失經作必爲妄讀必不明是使
千萬祀而后終無所流傳以爲考
驗矣繇此言之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艸野知經誤者在諸
子非虛語也讀史者不能有所辨

折而徒恨作者之莫詳則仲任可
無案書而知幾之疑古亦可不著
書之爲害大矣子建通覽之士也
網羅記牒意有屈舒遼文軼跡更
類存黜撰史疑五十餘卷嫌疑隱
微盡可名處惟迂譎璅之事亦得

周序四

載焉非斌斌不述而作者之比哉
昔柳宗直論次西京文類子厚猶
壯其書况子建以一人之疑發天
下好古之是非而細說闕言惟務
擇雅二十一代之載紀爛若天文
之照地理之順則安得而不謂之

功哉

社弟周立勲勒鹵題



周序五

史疑序

逝者如斯之去而不復留也昨之事絕勝不可追况所歷年歲動稱千百及夫事之介在僻幽者宜飄沒無見聞乃不煩湛索隱稽坐而致焉豈非史之力哉苟無傳述有

陳序

事于古非遇轡車之使通異代語言與夫破冢出古人恍惚不可詰者又將何詢焉然遷固壽輝而後相譏尤皆以鑄辭命體銓次襲述文事簡多時日參錯斯文章之嚴寂又何所怨慙然作史之家多星

當世之綱而說者謂重以陰禍雖誕不經乎烏可盡廢也嗟乎嗟乎是非之間毫末所爭他文雜說所引合咸有托寄或反覆濟辨不稽情實載辭互殊而無歸而世之人亦以爲提槩之所尚驅策恣遠無

陳序

當信稽至于一代之史其彰彰者也人之賢愚皆在焉其所敘述表見者雖天下淹該迂僻之流他微通何舍是煌煌者不遵而眇散自信爲故一入定衡終古無幸于財擇權盛域中曷天王之儕儷焉

倘所識傳巨細顯幽蔑有攸爽豈
直美惡之燭戒今後世坦然歸之
無所發憤以爲後終有所伸更何
可哀耶然誣媚廢公奮矜市權進
顯人而摘失志兼以困于約聞易
襲前說幸不沒其名又不幸失真

陳序

者可勝道哉繇前數家之言義則
與嚴辭善緣潤庶幾盡才難免滯
詆蓋世遠事廣傳聞異辭獨斷然
建立將無得失歟有所難也旣已
難其人而罔闡釋厥衷不之恤予
甚痛之後之君子知傳者之細多

爲之尋討變置雖藐辨慨恣有之
猶有所疑也疑則未必然未必然
而幸不幸混乎其間然學者卽意
在搜度見浩遠焉如涉海不見其
涘何所能震發携拙吾友子建旣
厚屬斯事兼觀要領作史疑五百

陳序

篇皆發憤之所爲也余嘗觀當世
黑白倒易南威敦洽慶忌跛辟僞
售好姍稍削舊觀之辱隨循故武
世之號握筆者輒著言以媚好其
時是終不減磨世率好誣猶今之
視晉也繇此觀之三千餘年之間

何可一二數焉又余嘗怪古人雄剛之姿凌鏢當代豈難所表立而痛自閼晦務無譽名以湮沒爲喜此何爲者人孰不好名畏絀于史而卒莫白也悲夫士所以修行砥名任意徑行不學微巧博銜陰陽

陳序五

雜襲以取榮顯或至戮辱誠何所冀于當世僅欲心跡見于後而收采失真是非莫究時舉跡之所非而乘時達運之人既厚其身復全其名士何不極欲于當年愉快縱適而蹈義自困折耶既欲從吾所

好則遁世落名又奚過也嗟乎嗟乎使世之讀史者能如子建之善疑而又能發之于書則信志之士猶或得當于一人而無無聊之嘆且作史者既鮮盡美尚不敢奮其一見之說太史公得之矣多傳疑

陳序六

云夫史縱不能令人信柰何令人不疑也

社弟陳子龍臥子題于獄起堂



史疑自序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堯典雖唐事本虞史所錄掌虞史者伯夷也夏太史終古考圖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摯考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以圖法歸周遲任

史疑自序

一

爲盤庚之賢史皆司典籍之官也禹有史疇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叙錄功美垂之無窮著在篇籍歸乎勸戒各有深意存焉古者生子則問史書之二十五家爲問問尚有史況一國乎養老之有信史也歟

酒之有佐史也宮中之有彤史也道彌繁而官愈盛他所爲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分史官之事而總獻其成三科之條五家之教史莫備於周官矣顧諸侯有史僅見於封康叔封伯禽而他國無所

史疑自序

二

考晉有乘秦有記楚有檇杭魯有春秋皆私史也自夫子筆削之而撥亂反正舉得失以明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昭然目星矣魯之史進爲經而綱目編年師其遺意此作史之大槩也古來正史當以司

馬氏爲宗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
皆稱遷有良史才服其善序事理
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
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
武帝間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
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
此兩紀有錄無書褚先生半取封
禪書補之非遷本意也馮商受詔
續太史公七十餘篇在別錄拾其
皮毛遺其神髓失之愈遠矣然余
考史臣榮遇無如班氏一家班固
欲續父業潛精研思此亦腐史紹

明先人之意談之書遷能終之彪
之史固能修之兩人真史中世家
也遷以上書救陵帝怒下之蠶室
故感憤卒業其言多不平之鳴固
則召詣校書卽徐蘭臺令史得縱
觀漢室遺書其文贍而不穢詳而
有體良有助也固卒所著八表天
文志未及竟和帝召其妹班昭就
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父兄弟
男女修一代大典而俱自尊召
諸無私作國史之嫌此已與孝武
之怒而投地削牘不傳者大不相

侔矣而况標青閨闈彤管創藏山之秘寶勒石燕然史臣肇鐘鼓之奇勲天人經緯帝政絃維漢室之信史班氏之家乘於茲爛然矣識者猶譏其排死節否正宜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美以此遠不及子長

史疑自序

五

耳使司馬生當其時採撰前記綴集舊聞抒千載一時盛舉其輝煌掩映更何如哉張輔持論劣固而優遷矣王克著書又申班而屈馬何也余謂讀史無識其失更甚於不讀胸中疑案不明黑白混淆耳

苦迭進又安望選方布子時辨局上之雌雄定脉中之洪索也今夫人在閭巷聞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其笑也有情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可解不可解惟其人之精神足以遇之而况古今成敗得失之

史疑自序

六

故其人莫來其道莫往始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外而駭然易所爲反覆其道利有攸往若無妄之行窮爲之災矣書有九疇七在稽疑曰貞曰悔皆疑爲府謀也欲於千百世之後見千百世之人善讀書

者莫如用疑古之人有賢聖帝王
貞臣孝子幽人高士今之人有我
非甚相遠也誠能深思靜悟恍然
勃然無數鬚眉意氣拂拂從紙上
會我實持鑒以照之不畏我不見
古人亦不恨古人不見我也大丈夫

史疑自序

七

部

夫明不畏人幽不畏鬼折衷辨難
務求意氣所歸而止已成之案直
魚筌兔蹄耳某曰是某曰非幾番
披駁幾番銷算一部十七史俱從
疑中翻跳出來非大解悟人未易
與言也余從帖括之暇較史漢兩

家長短曲直已十有三二而復參
之三傳以求其斷微之國策以肆
其端廣之三國六朝以博其趣合
之唐宋五代以極其致雖不敢謂
自立榜樣論世知人而飛蟲弋獲
正欲與深心有識之士商確千古

史疑自序

八

部

使古人生面不至爲俗儒抹殺因
書其大畧如此嗟乎幼童而守一
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
不見展卷非不了然纔掩卷而輒
茫然矣繇其疑關未剖中藏之所
淺淺也夫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

之朋友以講習之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之一人行三則疑也余小子
自疑之不服而敢自信乎玉樓未
結修文案青山先了讀書綠庶勿
負予夢中語耳已巳菊月秋士宋
存標子建自題於君子堂

史疑自序

九

序

讀史與作史均難之夫文人多史
才少作史之難夙昔念之矣若讀
史則自五尺童子以及王公鉅卿
搢紳先生居今志古以自考鏡靡
不從事於茲乃猶幾幾未易遇者

史疑序

一

豈徒以斷義夸辭博而寡要勞而
無功窮年歲之力哉夫史不必盡
讀讀不必盡竟固無論即使博聞
強記自正史以及稗乘罕不覩記
掩卷而手摸之不能誤一字至與
之商確往代進退人才畫諾坐嘯

僅僅舉已朽之成論使作者之精神湮沒汗簡而已之性靈遼牢藏於混沌之皮面亦何足深貴乎所貴者好古而樂得其大指掀髯抵掌酒杯墨汁搜龍脉以奪犀出獨裁以救板局事久而定得情而

史疑序

喜口如懸河吐納甚深目如電光形影畢供縱之橫之擊觸馳突而率歸至當使前哲是非美醜與當年作史者意向愛憎予奪自悉就吾衡鑑此其所以貴也昔丘明作左氏子長作史記備寫情形審求

成敗君子寶之與六經並勤降而范曄陳壽之徒揚激風流能體裁以紀事韓退之之毛穎優孟衣冠宛宛欲肖任膏纓以修文然左之失也誣而腐遷以羞語貧賤尊尚黃老見譏於孟堅豈孟堅相忌也

史疑序

轉而相誚以其擅美於前有意暴振其短耶若唐韓昌黎爲一代醇儒每以孔孟與投閣之莽大夫同日而語斯言之玷胡可磨也至與劉秀才論史豎義布詞更歷微鬼神之禍患益屬寡昧夫見毫毛而

史疑序

四

不見目睫謂之目論假令子長昌
黎見及此必不爲之矣非見及此
而故爲之辭也大較識力少虧恣
其偏見往而不返苟非聖人何多
責乎蓋千里之馬知者必伯樂不
然且不免與凡馬同駕連城之壁
辨者必賈胡不然且不免與燕石
並雜此理雖邇誠足爲有識無識
之明喻故惟登著作之堂始可與
論識識定始可與論力伯氏子建
著作已衣屨天下舟車所至聞姓
字而趨者如春風之拂林龍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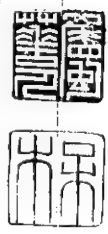
史疑序

五

赴澤而伯氏夷然曰此易萎耳爲
千秋計曾莫若史遂發憤下帷廢
勤慷慨口不停頌手不停披一切
起居燕息搔癢櫛髮俱廢凡志有
所鬱結必求其大通始于疑而究
安于信書成而文理炳如奇而不
詭深而不刻步變擿微窮源叩本
橋古今舛謬以交之正卓爾不群
非有弘才鉅識超出尋常孰能爲
此也哉因嘆劉知幾竭蹶一生條
分縷析爰成史通乃持論膠執瑕
瑜難掩未爲盡善與史疑孰工孰

拙懸之國門必有口能道者藏之
名山傳之其人又何俟焉

弟存楠讓木題於謂閣



史疑序

六

史疑卷一日次讀史漢

五帝本紀 夏本紀 周本紀

秦本紀 秦始本紀 西楚本紀

漢高本紀 孝文本紀 孝景本紀

孝武本紀 孝昭本紀 孝宣本紀

孝元本紀 孝成本紀 哀平本紀

三代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六國年表

秦楚之際月表 高祖功臣年表 惠景侯年表

外戚恩澤侯表 百官公卿表 異姓諸侯表

史疑 卷一日次 一 弟存楠

律書 曆書 天官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律曆志 禮樂志 刑法志

天文志 地理志 五行志

郊祀志 溝洫志 藝文志

吳太伯世家 齊太公世家 魯周公世家

燕召公世家 管蔡世家 衛康叔世家

宋微子世家 晉世家 楚世家

越王勾踐世家 鄭世家 趙世家

魏世家	韓世家	田敬仲世家
孔子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齊悼惠王世家	荆燕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絳侯世家	梁孝王世家	五宗世家
史疑	卷一 目次	君室

秋士史疑卷之一	同邑陳繼儒眉公選定	華亭朱有標子建論著
五帝本紀		
五帝之有黃帝實天生以開萬古殺機納三官五意受八門九江往來無常以師兵爲管衛此已盡握奇之神髓始誅蚩尤終戮四帝應之所擬而敵開戶何武也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此千古息兵佳兵至言孰知實本於黃帝其涉洹沙陳王屋登崆峒封東山策大面入金谷訪大伾仰神牧陞鴻堤受神芝亦總以自懺其教戰好殺之過故又曰歸藏氏易云天事歸藏兵動而思靜其亦夫有惕心也顓頊恪共厥業遂濟窮桑五星會於天歷主水協平八音其功焉可沒也高辛致學柏昭而師赤松授書鍾山而拜牧德發節移數順天恩序不失爲有道魯孫顓丘臺上龍鳴數聲令人衰制不能去云帝堯登興好謀能深和不怒設四嶽八伯以典諸侯而臨民以十二固非淡漠無爲也咨若予采而獲象恭之	君室	
史疑	卷之一	

夫齊又滔天而得比族之子帝之心果何如耶乃疇

咨于衆詢四獄明明揚爰隨得諸服澤之陽舜之潛

德走井不知也亦謂天下重器謀于衆則公矢于難

則復故克如舜賢非難也不以所聞敗所察其難也

舜既受終天府齊七政傳六宗輯五瑞遷四守舜之

恭已儼如是耶大舜之治天下在攝相時姪四凶舉

十六族而克剛簡惟克有濟矣易曰乾元用九乃見

大則克之所以同天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舜之所

以亦天也總之五帝治局黃帝總其綱舜享其紀五

史疑

帝殺逆黃帝開其端舜克其緒天下惟人聖人能生

人亦惟大聖人能殺人殺正所以爲生也天發殺機

其星晝伏地發殺機蛇虺起陸殺亦何可盡少哉

夏本紀

禹八年於外通九州道九山禹之明德遠矣以禹之

功而家庭間抱不世之痛禹之心終不自憐也卒授

政早陶而陶卒舉蓋任政而天下屬意謂非天哉

固以報禹之功亦以償禹之痛也且不獨禹明聖即

鯀亦大有作用人羣臣四獄皆曰鯀可便知非漫無

表見者特遇非其時竟以負命敗耳安知治水之功

非鯀啓其端而禹底其績也使盡如鯀腹內頑在野

不任事固安然天子之父也鯀之死才累之四獄成

史疑

之死猶能爲神豈生不能爲謀事之人鯀之遇不如

替腹逆矣惟不材者終其天年信哉

周本紀

周家祖孫父子兄弟俱有一段至性而皆自艱辛中
來后得爲農師公劉務耕種開于古粒食之原周道
之興自此兩人始也太王于流離播遷中何獨戀戀
一姜女其營築城郭宮室勸恤民人老幼實內助之
力居多嗣是而思齊思媚婦德世美宜才輝之致慨
卜婦人矣他若泰伯之讓王季之任文王之柔順武
王之普定周公之制作管蔡之達忠各自行其志而
總以求其安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成康刑措四十餘
年不失爲守成令主昭王南狩問諸水濱穆王東巡
乃獲八駿神仙付碑實開端於此然不猶愈於防川
止謗索笑典戍千女爲禍竟使周家有道之長一
旦不振乎王東遷竟以亡周也嗚呼可不鑒歟

史記

卷之一

四

周本紀

秦本紀

秦之天下不取之周而取之六國并不取之六國而
取之分晉之三秦慕齊之田氏而略夷之楚也秦何
負於周哉予謂周之天下則實秦與之穆王西狩樂
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御王一日千里以救亂其
存周者一也厲王無道西戎及王宣王以秦仲爲
大夫誅西戎其存周者二也世父爲大夫保仇將擊
戎其存周者三也平王時周避犬戎難襄公以兵送
平王曰戎無道侵奪我岐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是
秦自取之戎非取之周也且捐岐以東悉獻之周其
存周者四也叔帶之亂秦繆公助晉文公入襄王其
存周者五也秦何負于周哉繆公之霸天子賀以金
鼓孝公之強天子賜以黼黻非不問而取之猶賢於
請隧問鼎矣周主赧王所音僅空名六國之不取周
畏秦耳秦不取六國亦必取之周之上與不亡無異
也嗟乎太伯之懸武王之待獨大何如者而九萬
秦秦猶歸其君於周彼帝令靈父不與殷離壇當爲
成者何人哉秦之代周亦以繩先志也

史記

卷之一

五

秦本紀

秦始皇本紀

從古未有以宦者而亡人之國滅人之宗甚若趙高者也李斯聽趙高立二世賊扶蘇執知殺李斯者即世也二世用趙高李斯與諸公子孰知弑二世者即趙高也二世戮辱諸公子至其死時求為諸公子不可得孰謂天道無知哉趙高立子嬰欲因其齊兄廟因廟中殺嬰孰知嬰即因高往請而即刺殺高夷其三族快哉網羅甚深機關愈巧嬰實為扶蘇報仇孝也為秦室驅患也為天下除奸義也然則項羽

史疑

卷之

項羽本紀

殺降王子嬰不已甚乎曰項氏與秦不兩立之仇也懷王之客死丁奈項氏名將之戰死丁秦六國降王之與穢自縛餓死丁秦子嬰之殺猶恨晚耳此亦天道也嗟乎宦者為丞相自趙高始宦者夷三族亦自趙高始扶蘇家殺蒙恬自此昭目夫

項羽本紀

推項羽我不知其所變化矣夫而學書以為苦生也學劍以為劍客也學萬人敵教習兵法畧知其意以為大將材也部勒賓客觀秦皇以為游俠也召桓楚襲會稽守以為能吏也以八千人渡江擊秦嘉殺宋義以為智士也沉船破釜諸將皆從壁上觀呼聲震天莫敢仰視以為天神也鴻門置酒叔沛公壯樊噲以為仁人也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為天下報仇以為義主也立壇而盟封諸將王天下以為西楚霸

史疑

卷之

七

項羽本紀

王也身經七十餘戰未嘗敗非一旦而天下我以為天之孽子也悲歌慷慨泣數行悲數闕以為詩人也左虞姬右駿馬可奈何奈何以為有竹疑也楚地皆降獨魯不下守禮義為主死節以為學道人也身死而項王化為柯虞美人化為草以為神仙中人也安期之策于項也老嫗之哭白帝子也其即留侯之黃石赤松子舜日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我不知其所變化矣

高祖本紀

項王始終不負漢王漢實負項耳王巴蜀地險而當此羽與漢王以霸王之資也鴻門之會不殺而封太公甫脫高祖盟而宋乾而友戈隨後冥冥之中負此其友且高祖不獨負項王奉王厄而擁耳則負父記小忿而誦美則負兄弟翼成而人疏之偶始則負妾儲嗣搖而鬚眉之妻來則負子沛官游子置酒復沛不復豐則負故鄉詠淮陰酈彭越長樂鐘鳴則負將請范而下廷尉械繫數日徒跣以謝則負相斬丁公

史疑

卷之一

八

君子堂

封雍齒恩怨倒置則負天下英雄馬上翁綿叢生溺儒冠殺罵長者則負先王有道學總之高祖一生負心其不敢負者惟留侯留侯用帝者也其不欲負者惟呂后呂后負帝者也走向烹而空思壯士牝雞索而屬意安劉嗚呼沛公死何以見羽地下哉

文帝本紀

齊王朱虛鑿呂產馳非軍不世之大功也其寵絡召平取卿卿下濟南不世之奇材也且齊王爲高帝孫以嗣惠帝各至廟也奈何舍此而外求人其意實忌齊王英武且未舉兵時一種陰謀誦詩罔結呂氏者來虛已悉知恐他日見誅而代王又以寬厚開立之出其不意則彼之德我必甚此迎立代王意也渭橋拜謁願請聞言正其君功市德處帝已窺其微矣他日廷尉之獄有以也

史疑

卷之一

九

君子堂

景帝本紀

孝景于平年即位以來無歲不災而彗長星出天火
災地一日三動天下大旱旱潦民疫日月皆食災害
已極不自修省而刻削諸侯卒有七國之變若無亞
父未得安枕臥也乃又謂非少主臣卒賜死背文帝
重託安在其錄義而濟手無故廢太子疎嫡后開後
世廢嫡立庶廢長立幼之漸均非盛德事也幸承文
帝富庶之遺天下無事說者乃以文景並稱豈不謬
哉雖然以文帝爲父以武帝爲子其前後增降卒成
史記

卷之一

君子堂

今名無憂者其孝景乎

武帝紀

春秋大復九世之讐呂后時匈奴報命加設特甚文
帝已有復讐之志特爲諸呂方靖惡兵端一聞民不
得休息且南有尉陀內有淮南乘間竊發故棘門細
柳特嚴其備以示薄伐其欲自將擊匈奴此心未嘗
一日忘也至武帝休息已久不於此時復讐則乎戚
之廢何時而酒元光三年之詔從此發端爲他日衛
霍張本詔問公卿敢求衆心非好大喜功也至天子
自上單于臺幕而無王庭于年何當一以治清所謂
史記

卷之一

君子堂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雄材大畧如武帝有一朝
必不可無一君耳

孝昭帝紀

漢之有昭帝天資明察不減孝武而親賢有訓敦本睦宗仍一切用君子長者之道封之故泗水戴王後官有遺腹子煖相內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立煖爲王則皇曾孫在獄上亦必憐其無罪無窮治意矣宣帝嗣立其保全之恨實在此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因宗盟以翼公室無彈壓權貴之跡而維城旣固驪脫自濟帝實有妙用焉年十四而知上言之詩上官大夫將燕王長公主雖欲以隱事相射殺機相投風波陵谷之險遇實光而自失使昭帝得享年邵隆之治當嗣美成周矣蘇頌謂昭帝短折踪霍光之過夫昭帝享國日淺未聞其近女色也伊尹相湯以及其子而太子外內仲士豈不三四年死豈皆女色興而伊尹之罪與假使成王短祚亦皆周公之過管蔡之流言愈煩召公之不悅滋甚矣昭帝短折天實爲皇曾孫故太子自起立柩樹枯骸自生獄中有天子氣寧能盡殺之于昭帝崩不聞其以何疾崩也于夫所拊無故而死豈昭帝之謂耶雖然

此亦霍氏之不幸也若使昭帝在者禹顯必不敢矯逆卽爲逆帝必于帝崩之外議故有典章光之功德猶在而逆幾不免其身遠竟不庇其後于夫勞于先世子孫降在氓隸已非救錄故舊盛典而況于更有不可言者雖霍氏自獲誅夷歟之首何人談吾于是蓋思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之語也

史記

卷之

上

君

宣帝紀

帝嚴于御禁下獨平心治獄蓋帝生長獄邸實見夫增辟飾非以成其罪故求明察寬恕者為廷平減慎之也大抵人君視藩邸入繼必先知民情疾苦閭里奸邪故首躬萬幾機周審無苟且之意文帝得力在守代邊一生不輕用兵宣帝得力在繫獄邸一生不輕民命祖父子孫咸得相匪而殊死以上猶許廷尉以聞綜核為治者偏有此仁心惻怛嚴中有平與文帝慈中有斷並行不害也念宗室屬末盡而以罪

史錄

卷之一

十四

君子堂

絕者改行勸善使得自新何拊循族屬諄切無遺也嗟乎朕太子之冤不過子弄父兵江充以一小人傾覆之皇孫何罪皇曾孫又何罪儼然坐收分條視察此時宣帝之命僅懸于獄吏之手若非丙廷尉始終調護何以得入承大統業垂後嗣念宗室正其故瘡痛耳其以客禮待單丁位在諸侯王上誠本蕭望之亦是巧于羈縻非定體也以神岡數集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撻栗探卵彈射飛鳥事雖後而不經然照染生機可悟飛躍之趣然則神魚舞河亦當令三輔毋

得設網張罽驚游鱗耳他若復功臣之後除犯諱之令以軍旅而罷天下歲朝因太守而恩及封內皆典也

史記

卷之一

十五

君子堂

元帝紀

自古惟仁宗之人有一言偏聽幾于亡國者元帝是也元帝一生優游不斷宣帝嘆為必亂吾家幾欲用淮陽王代之皆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肯焉余謂亂吾家者實始于宣帝之一言元帝激而誤聽平方帝為太子時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明名純下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真持平至言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帝始自悔失言而有厭薄儒生之念矣蕭望之以經術為帝師八年非所謂儒生乎以弘恭石顯之譖聽其自殺所謂學宣帝之持刑而誤用之者也元帝資本家開使宣帝始終教以王道選馮異孝德為輔翼猶可匡勸善政惟宣帝欲以勸工阻難之而資識既闇趨向文殊其敢于持刑深敢于蔑儒生則宣帝作色一言為之牽制于胸中也弘恭石顯乃得窺其疑而制之矣使守其太子初服仁柔文雅猶庶幾孝文萬一何至白鵲笑白蟻飛涇水逆流安陵岸崩使孝宣之業衰于一旦也嗟乎暴猛瘖瘖而直諫氣衰房博要棄而經術頽廢所

萬寬弘恭儉材藝史書者安在哉

史記

卷之一

十一 君子堂

成帝紀

宣帝愛淮陽王，幾危太子。元帝愛定陶恭王，亦幾廢太子。然卒得不廢者，天正欲藉此兩人爲亡漢之漸耳。不然，何以淮陽定陶俱明察有材藝，而元成兩君終于受制陵溺也？趙氏姊妹寵冠後宮，未嘗于豫朝政。自成帝尊崇舅家，而王氏世統國命，遂釀王莽篡逆。趙氏之禍，小王氏之禍大也。成帝臨朝，有穆廢天子之容，而外家擅朝，太阿倒握，所爲淵默尊嚴者，安有哉？古者聖王恭己而天下治，成帝恭己而天下壞。

史疑

卷之

周治有樞綱，解則紐自弛。成福所由來，固當防其漸耳。天變頻仍，火災屢降，日求同心憂國之士，固其不逮而上的宰相下自博士大夫，俱非爲權門薦夫貴客。四京則王氏專國之象也，青蠅無萬集，未央宮則杜欽各求衆，禹巨衡諸小人黨同比昵之象也。君弱如婦，爲陰所乘，而兩月出矣，母黨擅權，濁亂朝政，而眩形冒學，天無雲有雷聲，光耀耀猶侍王章，朱雲漢室所以少也者，此一二人力也。帝以一人孤立，幾如晉旒，具非與趙氏淫溺亦知，惟飲酒遊婦女，足以傷

至故或有托而述耳。趙氏以孤媚惑上，萬幾荒廢，識者恨之。然而羽狼當道，安閑孤裡，雖日上治性正家，雖而匡弼無人，徒欲以一人端拱默清，天變豈不謬哉？成帝善政，惟造冊者求遺書于天下，舉勛差佚者，夫宗社與言之於邑，天下事已不可爲矣。

史疑

卷之

上九

君子堂

袁平紀

孝家負傳敏之才留心國政防奢誦術行舉錯斐然
可觀矣憤王氏專擅屢誅大臣欲以強威至曲陽侯
王根有罪流國成都侯王況免為庶人王氏大懼已
去此正漢室可為之機也使得一為國大臣宗室
如劉向大臣如朱雲梅福左右輔翼之一如魏相諸
人謀所以去霍氏者王氏何患不衰况太皇太后詔
外家王氏田非家學皆以賦貧民王氏且束手待斃
耳無奈舉朝品庸人不以王氏為慮袁帝又不保無
東漢
卷之一
字
君子堂
嗣亦精于之識天寶為莽伏此孽兆而賀良不知也
總之王氏禍成成帝有其名無其權袁帝有其志無
其時至平帝立僅九歲耳以一女主輔之已不能德
威輝逆而況新都大司馬之印綬已在莽手加安漢
公號口尊衛嗚呼莽漢者此其人矣劉向封事極
言王氏與劉氏不並立已知有莽今日又笑婦人內
夫家外父母家此不易定論也元后不悟至察之日
乃始投壘怒罵噫晚矣然自古亦無母后擅權以一
婦人歷元成哀平四君如元后者後宮若趙氏失德

無論獨惜以傳后守法其主貶其位號退居杜宮則
元后之專肆無忌可知嗟乎此猶婦人耳彼莽臣秦
高太后馬功德比周公者何人哉

史記

卷之一

字
君子堂

十二諸侯年表

篇言十二實敘十二者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也然則楚獨非夷乎於異姓則進之於同姓則斥之是秦伯讓周適以自損耳若謂霸在後世家又何以首秦伯黃池之會色雖果猶賢乎不禽二毛也且既賤之則不宜復敘之曰闕問霸盟上國故也若然勾踐獨非霸乎何以敘吳而棄越嗟乎是必斷其義乃安其意秦代周有天下者也十二諸侯宜列吳於中而以周始以秦終焉亦書終秦誓之意也表名六國實

史疑

秦之一

三

君子堂

紀七雄名十二諸侯實載十三國史遷所爲約其文辭去其煩重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六國表

秦何能亡六國六國則自亡也秦之師未出而六國之地已剖矣張儀視楚主如小兒周薛等魏王子鼠首秦何智六國何愚也意者諸侯之客無有能謀秦者乎直有而不用驢而入秦商鞅范雎其明微也惜哉秦林時爲晉謀楚者皆楚人戰國時爲秦謀諸侯者又皆諸侯之客也天下何無義士哉魯連一叱聲若雷霆剖卿一劍芒寒星斗六國猶藉此兩人哉嗟乎秦之強非自一日然也其始也諸憂損之比於戎狄爾時知有六國不知有秦也損秦不已轉而親秦親秦不已則割地於秦割地不已則質子送女於秦質子送女不已則往而朝秦朝秦不已竟以國從也悲夫

史疑

卷之一

三

君子堂

秦楚之際月表

秦本漢初諸侯王之立如傳舍楚一也而陳涉立之
襄強立之景駒立之侯王立之項羽立之八年之間
楚五易姓要當以而楚爲正陳涉首事之功廢義哉
餘無足取也燕一也而韓廣立之臧荼立之盧綰立
之呂通立之三十年間燕四易姓要皆庸夫也趙一
也而武成立之趙歇立之張耳立之呂林立之二十
九年之間趙四易姓惟張耳爲漢名臣賢于陳餘遠
矣韓一也而韓成立之鄭昌立之韓王信立之四年

史疑

卷之

三

第十卷

之間凡三易姓嗟乎韓成死而子房乃始終事漢矣
百世相韓其爲韓報仇有以哉齊一也田儼立之韓
信立之數年之間凡二易姓韓信同一時人傑田橫
兄弟爲能得士五百人俱死海島中爲義也夫魏梁
也魏咎立之彭越立之數年之間凡二易姓吾獨
悲大梁王之不以罪死也又有國亡而復封者英布
是也同徙而更封者吳芮是也數年之間真如奕棋
蓋制國若斯之難也

高帝功臣侯年表

高帝時封侯者百有餘人封王者七人封王者盡受
滅夷王與帝相去一間勢逼則忌王之所以危也雖
然侯如蕭如絳或徒就詔獄或檻繫乘傳猶懼不免
焉功臣人人自危猛士空思走狗安在其與周室藩
封異矣漢書載令士卒從軍死者爲韓歸其縣縣給
衣衾棺槨其祠以少牢長史視葬令史卒從軍至平
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漢之恤戰亡勞戰士
者如此而薄待功臣夷于奴虜帝亦善于將兵而不
史疑

卷之

三

第十卷

善將將矣光武待臣下溫文柔密如家人朋友保全
之術無所不至而一時功臣亦譯爲明哲保身之計
馬援之諫子也李通之謝病不視事也鄧禹之遠名
勢也寇恂之守河內自求奔軍也馮異之謙退不伐
也賈復之論功不言也耿弇之上書求請洛陽也其
亦有遜于漢高之待韓彭乎然功全實三矣

外戚恩澤侯表

古稱甥舅之國必先齊太公夫中伯諸舅之比於諸父也相去寧有間哉漢成帝尊崇母家本爲過也而竟以威權擅政滑稽漢祚亦復何哉吾以爲其失在高帝高帝功令不能行於身後諸呂之王劉氏不絕如帶矣其後孝景之侯王氏武帝之封衛氏皆高帝誤之也昭宣爲漢英主上官霍氏俱以功受爵錫賞過侈卒至覆族則又武帝景帝誤之也待外家宜降其禮貌不宜授以事惟三代而下惟東漢庶幾焉顧

史疑

卷之一

君子堂

人主上制於母后內牽於椒房重違其情不能自裁全恃左右輔弼者持以大義凜然不阿外戚猶知所戒也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餘侯犯色卓茂有古大臣風矣

百官公卿表

書稱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有能奮庸熙載者使宅百揆時亮天工而又云惟治亂在庶官知人安民其惟古之慎之哉禮稱天子使人夫爲一臨臨方伯之國國三人而方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又建六太司六典立五官司百衆設六府司六職制六工司六材功崇惟正業廣惟勤慎之哉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矣秦兼天下罷侯置守其所建官吏總臨聽自便耳漢興因之叔孫絳嚴光立規條度帝所能行者爲之未嘗於先王官制講求無弊也余考漢書百官表傳左氏稱古官內史司隸較司誦周官前後左右將軍輔周木官餘皆秦官也他如門羽林將作匠射聲士頗有改制然或不數年而遷其秩更其屬無常制也所爲慎始敬終自度惟貞者安在哉上養恭從古官而史氏勿安降禮備制固非所望於借道之人也彼百官公卿者豈非坐哺則有餘典禮和樂則不足吾於是而益思唐虞之命官矣

史疑

卷之一

一七

君子堂

律書

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是以聖人作樂博舉人倫制于法故大人不徹懸上不操琴必所以迎和氣之始也記又曰樂者樂也天地氣賦雷雨潤益是以聖人作樂見其平之冠帶上化之本源所以養和氣之終也無傷和光無伐和後移風易俗秉德普功皆樂之矣俗儒聚而議五音則元聲中聲變聲半聲后變所不能齊聚而議黃鐘則清濁上下進退可偶李札所不能察聚而議候氣則樂室布灰籥合律黍子史裁

卷之一

人

君子堂

雲所不能占夫匏已善歌能令馬師抹魚出淵劉楨一囁而能召太守七世以上之祖此二人者以聲用非以氣用也今之精于聲氣者曰窮秋毫之末耳竭絲粟之細然而臥不翔麟不游異類莫從鬼神莫格者蓋將以爲無專門而樂舞諸生能執齋束矐矣以爲無專官而宗伯奉常及協律都尉具矣以爲無專精而七士六經下至琴子新書朱子通解已汗牛充棟矣上右之世博上鼓削鼎堯考黃桴擊野壤皆可啓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中右以來聰聞伎倆自謂

曰空古人口歷往哲而卒之甲乙雖黃若爛若蠅迄無定論蓋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器勿與焉曲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曲勿與焉是故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則金玉不鳴絲肉不冬謳絃下張麗鼓不伐可也君政龍而驕人心變而若雞農之惡虞之琴聖之鐘和之磬女媧之笙雲門之舞亦何足以故不佞而留亂亡之轍哉易之有豫雷出地中退動淑暢先王以豫爲易中之樂而太史公律書不言律而言兵械于文帝發兵息民三鼓之乃呼有擊其吳發

卷之一

君子堂

言之也

歷書

余觀周季天子不協時日御不分朔閏分年次而莫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積蠱之不載也于是孔子作春秋司曆失閏則讓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曆者天下之大典也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尚體以經數尚文以考類尚象以作事尚時以古往尚源以知來尚流六事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重之爰命羲和分主四方其器則曆璣玉衡六合三辰四游公輸所灑指而不敢進其法

史疑

卷之一

十一

君子室

則土圭正影律管飛灰離朱所閉日而不敢窺其人則變龍櫻辟伯夷臯陶所比肩而友其位則四獄九官十二牧所接武而班曆之難非難于理而難于數非難于常而難于變以理馭數以常馭變斯不可易之曆也三代以降漢之曆更計一家而不能易司馬太初之起于黃鍾唐之曆更二十六家而不能易太一行大衍之根于普篆宋之曆更二十有一家而不能易元會運世之本于圖書元之曆更三家而不能易詩衡郭守敬之歲差定朔此校時律法大較

史疑

卷之一

十一

君子室

也第法久而差時窮而變積抄忽以迄是竟積毫釐以迄分寸積分寸以迄尋丈將何如斷管丘星若走味四時若亂轍萬物若驚塵鳴呼豈細故耶畧觀漢事漢興以司馬為太史御史大夫明經術上詔寬與博士其議正朔遂改夏正亟釐秦舊太初始作皇官奏不能算乃更募治曆者下時唐都洛下閔出焉大紛紛曆家尚之則欲使大槐握前律有執籌獨步三代之前而不知卑出漢下遠之則欲躡影天路飛弘日月而不知石室靈臺之上所謂神而明之者誰

其人與鳴呼王者豈承大統必慎始何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噫嘻微矣

天官書

昔者先王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以布政，依分野而命國，體眾星以敷官。此天文之助也。自古談天之上，無慮數家，皆之言隔重殼，倚流垣，承臆聽聲，都先影響草木，生落言風者，謬也。石牛黑蟻言，而者誕也。仙火金門言，雷者妄也。堯壁漢曲言，雲者舛也。銅駝王馬言，室者怪也。至于斷釐煉石，走出不經玉斧，蟾蜍終蟬，鈞說此與蓋天，宜夜之說，何以異哉。今之談天者，名山石函，不乏研討星之書，日之官，靈臺之子，第不善于握算，然而三光不必順序，五緯不必順度，人人類應之，間不必其盡合者，何也。嘗讀古史，天官五行所爲，志分至啓，開泰諸機，祥太史領之，占驗吉內微以洪範，斷以春秋，儒者領之後世，以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徒，專言災異，至比于卜筮者，流以爲祥符妖詭之占，聖賢所不道，而惟刻蒲博上及望靈諸神官，藏測管窺于尺寸，尋常之間，而禮曹諸君手不觸河洛圖緯之文，目不飽渾天儀象之象，於是辟師若占夢，廷臣若射覆，天子視天，人微應，誰謂若

史疑

卷之一

三

君子堂

史疑

卷之二

三

君子堂

兒戲吾以爲欲人主欽若昊天，莫若專精天文，而欲精天文，莫若兼重五行。天母也，五行子也。王者居于中央，爲兩儀上元，有福極上則象朕于天下，則象朕于五行之中。故天非遠五行，非微渺星經靈臺之籍，非謬于洪範春秋，伏生京房劉向之流，非悖于南正北正義，仲和仲昔者，帝王有遺官人四十八，就太史局教以星氣業成者，進以參驗，又有太史言日食，下書草澤上書言日食，日夜及驗如草澤之言，夫一女子猶能習之，民間之布衣猶能精之，而謂儒者間于握算難于屈指，天下有是理哉。余讀腐史，天官諸書，其所謂望雲氣辨五宮察五方所主象山川人民所積聚而于客主，蠃縮終始古今之間，深觀時變，蒼帝行德，天門焉開，赤帝行德，天牢焉容，黃帝行德，天矢焉起，白帝行德，畢昂焉爲，黑帝行德，天關焉動。五行吉內洞若觀火，讀者誠能審思曲察，探其幽贖，際天際人，當必有了然心目，而四應不窮者，雖代車至布普漢儒執簡可也。

封禪書

婦人好佛男子好仙而英雄帝王爲尤甚蓋所畏者
惟死耳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明知三神山不可即
不死之藥不可求而猶冀幾望之庶乎其一遇焉雲
旁先生曰法有三成仙有五等所謂見仙者五仙之
下一也雖曰仙實鬼也所謂人仙者五仙之下二也
雖曰仙猶人也地仙者天地之半神仙之才惟以長
生在世而不死人間者也地仙歷居片世而得起脫
乃曰神仙神仙歷居三島功行滿足受天書以返洞
東嶽

卷之一

天是曰天仙于天地有大功于今古有大行要不過
制機作樂助流正教堯之放勳舜之重華皆天仙也
神明之君誠能坐修玄默則一身之營衛肢節皆清
虛之府也天下之齊治均平皆玄妙之門也又何必
求洞上之鼎舉鳥號之弓含養命之下法採集神之
小術必待天遣朕上而始大通乎箇中耶云雖本擬
二山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寒窗濡足余
謂此正其緣淺耳即賞窮五嶽游歷門道亦終于乾
目而止焉肝可以託人安見安期巨菓不黑焉小果

所嘆而丹砂化爲黃金其能買鬼關無姓地肝無名
乎其效可觀一語冷而嚴深而刺真諷諫之刀圭也

史記

卷之一

律曆志

十二律之變至于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十四也
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柔剛立人之道曰仁
義此三律之謂矣王朴曰樂作于人心而聲成于物
物聲既成復能感入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
鍾之聲爲樂之端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
益之以生十二律律之長以立度以視天下律之實
以萬量以秣四方律之重以起權以運萬物律之數
以治曆以順四時律之聲以和樂以昭述作上儀之
史疑

卷之一

律曆志

天陽啓既同下探之地入風候從天地是符而況于
人乎況于鬼神乎司馬云中知樂之本聲律樂之本
誠知樂矣聲音之生生于無形聖人以有形之物寓
其法數然後無形之聲音得矣黃鍾爲萬事根本天
子爲萬民根本樂之君民之君至尊無與並也中氣
既定則中聲亦定矣何公孫赤之言師爲東京郊廟
之樂而與漢四方之音亦無俟後世之論矣而不知好
矣七十一葉爲一月凡三百六十日有半自子至
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騎滿焉以合歲之

日而律曆行元吉元日書十書而月不書常滿以御
虛也作曆之法必先定方隅驗昏旦測時氣齊晷刻
候中星又驗以農事之早晚物類之變化然後中氣
可得而定間餘可備而推天地之氣惟奇測無窮置
閏所以補奇數也立之作曆仰觀象于天俯觀事于
民遠觀宜于鳥獸黃帝迎日推策漢歷日月而運送
之曆雖定數必本于敬順折因夷隲仁民之政華希
德能愛物之政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行
可準治曆明時義易存乎故之象源歲告朔周官述
史疑

卷之一

律曆志

太史之職其來尚矣自黃帝迄三代之末凡二千四
百十四年曆凡七變漢四百有年曆凡三變能布算者
洛下閎也能推求者其公石公也能知曆法又知曆
理求詳于未差之前者楊雄也若夫審晷度之長短
度星間之廣狹繩九道之臚臍糾五精之進退而去
僞辭存正義研九疇五紀之與者班固也觀止矣

禮樂志

律歷志大約本之劉子政父子五行陰陽變化之數已悉備矣淮南子云雅頌之聲皆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雅頌之音不誦而妖淫之曲是等延年歌造新聲漢武色思靡曼矣安望其反情和志端性觀德乎惟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同律審度嘉量平兩法所爲以律起曆也治律明時以和人道則天下之能事畢而禮樂興焉賴自周之衰諸侯踰越法度去其篇籍述秦滅學遂以亂亡而禮樂一阨叔孫之

卷之一

卷之一

史記
綿叢陋而不足救也文帝欲定制度草具其儀卒阻于大臣絳灌而禮樂弗阨賈誼之所草佚而未有聞也董仲舒對策思欲更化善治武帝以銳志武功不留意文事而禮樂三阨河間獻王所采雜寢失其遺矣宣帝時野王王吉上疏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志而上不納禮樂之四阨也成帝時劉向說上興辟雍設庠序以風化天下帝以其言下公卿議而向病卒禮樂之五阨也及王莽爲宰衡欲靡衆庶迷典群靡因以篡位海內畔之阨之極而國因以亡

嗟乎非其人則禮樂勿爲用存若損益豈不難哉或曰刑措者政治之基鐘鼓玉帛隨不陳之福堂與治和民斷不問之獄吏而阜聽八議周建三典亦復何哉吾且與言刑法志矣

東鄉

卷之一

刑法志

黃帝治天下置法而不變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自早陶造獄法律有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免者聖人用刑之法豈行不悖也昔叔向曰更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伏官大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司刑中士二人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而以辨罪之輕重注書籍此二十五百罪之目畧也秦法酷于

史記

卷之一

四

君子堂

尚君李斯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叔孫通蓋律所不及傍章十九篇漢法如是止耳自武帝時任張湯趙禹諸人而漢始繁于刑前王所是若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儒術不行專以法律爲詩書漢德所以衰也周書云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國不更立法以典民則祥三王爲法令合人情而已王者之法猶江河當使民易趨而難犯若使條繁于秋荼網密于凝脂民走死地如禽矣嗟乎今之治獄求所以殺之古之治獄者求

史記

卷之一

四

君子堂

所以生之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不輕不重之謂也武帝以專殺爲威詆欺文致卒至太子犯法相繼誅夷吾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孝文寬仁除同產相坐法除田租稅律除肉刑專務以德化民武帝之酷烈而民不畔者文帝之德澤猶在人也元帝爲太子惡官帝以刑名繩下從容進言宣帝至曰爲亂吾家則漢法刻深漸漬于人君之焦臍而不可救藥帝實憫憐獄中其言猶如此况生長深宮者乎諺曰霜降者欲歲之疫非情人欲殺之在利于人死也衆刑之禍言之亦深切著明矣而傳次孫卿之論欲復古肉刑以治天下孟堅于是失言矣

天文志

禮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大者掌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配供之坐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禘地祭牲醯醢或象天酒旗坐星局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又有似虛危則祭天闕丘象非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轸營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

史記

卷之

四

卷之

也貫流晉也過晉秦也過火周也過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特字之氣爲象也而布度定紀分州繫名九州之封域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碣石至屋祇并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梁州至州屬機星梁山以東至南江會稽東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剗以東至雷澤九江荆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岷山星梁州屬片星外方熊耳以

泗水陪尾豫州屬隅星此九州屬北十星有七州

有九但兗青徐揚并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紫官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廉天市有坐若龍連蟠于左白虎猛踞于右朱雀營翼土明靈龜蓋首于後狼蛇魚鱉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明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本存焉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星之紀于是備矣李淳曰紫玄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顯衛主黃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主焉此

史記

卷之

四

卷之

爲輔故次帝廷女官在後聖人承天贊賢易色取法于此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星之先後避日就月水合內景火燦外景此皆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乎天者也高帝手城被闢月華參畢七重他若強將官上則天裂陽不足破軍殺將則畢出天向下蓬星之爲亂臣見也星孛之爲民勞兆也占驗所推倘備輒應孝昭元平元年有黑雲狀如

炎風亂蒼矣孝宣地節元年月食彗或在角亢矣元帝初元元年客星大如瓜有南斗第二星東四尺矣

孝成建始元年有流星出文昌轅搖如龍蛇形矣
 帝建平元年白氣出西南箕地上至天胃天廟矣此
 豈漢室諸君俱不能齊七政宰三能故臨除禍至與
 人政治變上下日月應于五星之變必然之數也
 是以明君視之而怡傷身正事思其咎謝自可轉禍
 爲福五星同色天下無兵百姓安寧歌謡以行書曰
 早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人君之能風雨天下
 也由此養靜修持則五氣朝元三花聚頂紀天地之
 交合助萬物之生成誰謂微嘆玉衡不足宰陰陽而
 史記
 極天下乎

卷之一

聖門 君子堂

地理志

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每九州八極之廣東西二
 億萬三千里南北二億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
 治東海內地止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
 止耳黃帝在位禹子禹遣使乘白鹿集帝庭授以地圖
 舜在位遣使獻白土環及益地圖遂廣黃帝九州爲
 十二州自禹平水土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仍止九
 州九州凡九百十萬八千二十頃境墉不繫者千五
 百萬二千頃也而周禮職方所載周之衰于禹貢侵
 徐州之地周之青于禹貢侵豫之地周之雍豫于禹
 貢兼梁之地周之冀州小于禹貢以其北有幽并也
 周無徐梁禹貢無幽并至秦地偏天下南有沙羨西
 有巴戎北與胡貉爲隣其困寒險形勢便是形勝也
 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關籍他惟張蒼秦時爲柱下
 史亦能明習之武帝時遣使窮河源而入下要領盡
 在張騫指顧中其壯游也繼之者有甘英抵條支歷
 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距下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
 不周盡若其境俗物類川河嶺障氣節涼暑梯山棧

谷之道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此目概耳騎也吾
讀班採地理志知其所自來矣其叙各國風土及海
外風俗俱以務本業紹造風興禮樂教化爲言意深
且遠也古來惟秦地最險爲帝王之都五方雜居風
俗不純其書次各國半詩書所載而西羌巴蜀百越
燕趙各以物產習尚墨綬馬寧必曉單方之民辨盜
賊之戶訪兩面之客裁長臂之衣而不足震耀哉游
丁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系弧蓬矢余請從
事丁斯矣

史疑

卷之一

君子堂

五行志

五行各有其事而總以上爲君本爲觀職在使民大
爲明職在知人金爲武職在止亂本爲藏職在終孝
上居中央而萬物以生得其性而文教揆武衛營此
盛王之治也不得其性而各以變鳴陰或乘陽陽或
避陰水侵木而木水木不立矣火犯金而金飛火不
炎矣金不從革而火亦燥水不潤下而木亦枯貌之
不恭自上慢也舉趾高乎受玉幣乎威儀亂而何以
觀人奴冠矣雞斷尾鼠食角則其類也言之不從自
史疑 卷之一 聖王 君子堂

上僭也盡言以招人過乎命名以兆亂乎神人怒而
何云明賢人逃天雨毛夾鸛鶴來巢燕尾啄矢則其
駭也視之不明自上舒也周襄亡寒乎秦滅亡燠乎
六沙作而易悔武李悔實矣旅人先笑後號咷燕生
鷗詭候銷則其應也聽之不聰自上急也限霜殺故
乎雨電殺人乎賢聖遭害而易和滅河魚大上失黃
食穀爲災災臣下爲亂人相食倭人依刑則其尚也
群天地間皆五行所生尅政失於此則變見乎彼猶
景之象形響之應聲也聖人在上五行不爲災水出

乎震而萬物潔齊火生於離而萬物相見金役乎兌而萬物悅戰水止乎坎而萬物成終成始然俱必以坤爲輿也五行藏於土萬物皆致養焉人君貌言視聽總以思爲主而宅中不得其中何以立萬事而水火金木亦安從運也春秋戰國妖祥迭見卒無有男化為女女化為男如襄平閭之怪者宮刑誑與婦政行與斬蛇當道而老嫗哭識者已知其不祥至後而上母傳書白髮守樞此即王太后莽之應矣漢之興也有呂氏其亡也有王氏禍從老人生者今又從老

史疑

卷之一

四八

君子堂

始生也漢武求神仙燕西王母漢竟以王母之兆亡禍福之驗微哉

郊祀志

黃帝封禪大地少昊歲時以象天顯帝命重正司天以屬神高辛順天之義先欽若昊天郊以明天道所從來尚矣舜禹類上帝祭園丘廢祭南郊孔子曰萬物本于天人本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郊所以明天道也周之始郊其月以口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漢興高祖六年長安始置祠祀官九天巫祀九天皆以歲時祀宮中九天者謂中央鉤東方蒼龍北星北

史疑

卷之一

四九

君子堂

元西北幽西方浩西南朱南炎東南陽是也呂氏春秋載天有九野中央鉤其星角亢氐東方蒼其星房心尾東北是其星箕斗奎牛北方元其星婁女虛危營室西北幽其星東壁奎婁西方類其星胃昂畢西南朱其星前諸參東井南方炎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陽其星張翼轸此神明臺上九天道也後更議五時而以黑帝輔五帝公孫臣以漢當上德張蒼以漢爲水德議者爭如聚訟漢之視郊蓋自文帝始制是百景帝中六月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矣武帝元尤

年冬十月丙至雍郊見五時矣後常三歲一郊而
白麟自漢遂踰隴登空制而還宣帝一幸雍在五鳳
年也元帝五年在初元五年永光四年建昭元
年也成帝罷雍祠在建始三年春而復雍在永始三
年冬也秘祝之典大畧盡此矣嗟乎古者帝王置郊
祀不過齋戒自新與萬民而史始蕭脂載烈興嗣歲
以祈豐耳至後而誇雄休祥至比德九皇雖以文帝
之節儉黃龍一見猶伏爲異物况好封禪如武帝喜
祥瑞如宣帝安得不白馬傳車相望于境外也嗟乎

星宇三能亦災異之大者而王朔獨指填星附會爲
德星大報姦人惑衆挾左道以欺罔主上者可勝道
哉

蒲湍志

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教不防川不寶澤夫川氣
之導也澤水之鍾也歸焉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庠
以鍾其天故氣不流滯而亦不散越地官遂人掌邦
之野遂溝洫滄者所以通水于川也以南嶽圖之則
遂從蒲橫洫從滄橫九滄而用同其外焉天下惟越
人熟于水田故河東渠廢今越人補入少府井可爲
渠渠斜之水何不可通清武侯屯五丈原餉關中卒
其苦惜未及此耳兒寬遷左內史奏請開六輔渠董
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劉德
曰于六輔界中爲渠也而考之班志則皆非河渠書
亦曰關內則輔渠索輒是也馬說三河之地哉白渠
關而齊人延年上書言多誕罔上不罪而壯之何也
曲渠通河惟清河節尉馮遂及後待詔賈讓深知利
弊爲萬世不易之議數十年來無人行之杜欽則王
延世之屬各相傾阻兩智不競能雨而不品用任事
之難如此吾謂天下大勢山則人之骨節山水其脈
絡也兩山之間必有川大川之上必有涂凡蒲必因

史記

卷之一

五十一

君子堂

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滿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漲之凡
 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武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
 方自漢以來請求九河設世近古止得其三年治水
 者濫因分之以殺其怒寒則疏之以引其歸期于行
 所無害而止牧九山通九澤惟禹之功爲大武帝時
 泰山家宣防復禹鄒文澤東野武作瓠承是宜萬福
 來也古者治水或以佐耕或以通漕自公引涇嚴
 安導洛農民獲其利而轉漕之功勿聞宇公斷流韋
 堅餽渭漕運僅得其便而灌溉之利勿著兼斯二者
 史疑

卷之一

君子堂

厥惟美哉

藝文志

聖人作經載道學者因經明道不詳說無以發辭獻
 之吐情不文約無以所學言之發軔知性知天易之
 興也以意逆志尚之綱也言備充寄書之要也井田
 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例之詳可以知春秋自
 秦之滅學也悉諸廷尉雜燒之民間所存者僅仲植
 卜策諸書耳漢興始摭拾秦燹廣開獻書之路至後
 劉向父子與校經籍考而正之立於學官凡易十三
 家凡書九家凡詩六家凡禮十三家凡樂六家凡春
 史疑

卷之一

君子堂

伏二十三家凡論語十二家凡孝經十一家或曰五
 經或曰六經或曰七經或曰九經皆先王之道也又
 以其餘旁及訓詁書字凡小學十家所謂六甲三蒼
 之說是矣凡六藝一百一十家序六藝爲九種皆儒流
 也而總計之儒五十三家道三十七家陰陽二十一
 家法十家名七家墨六家從橫十一家雜二十家農
 九家小說十五家諸子百八十九家詩賦百六家兵
 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
 三家凡兵書五十三家天文二十二家歷譜十八家

五十一家書龜十五家雜占十八家形法六家
數山自九十家醫經七家經方十一家房中八家神
仙十家方技十六家網羅眾家括囊百氏經傳治
就綱為純備矣若稽建元五年春五經始立博士元
朔五儒過一藝者試之孝元好儒通經者復之博
士十四躬於建武選受四經徵於建初傳文明事舉
然可觀而必以五經六藝為先務此道德之本也解
釋多者為上第演文明者為高說小弁述親親之言
王制述貢助微之法爵德尚釋於大學經界釋於小

史

卷之一

五十四

君子堂

司徒圭田市廛關畿釋於載師厘人司關及函矢之
說又詳刻於考工記蓋傳得其宗故博而有歸否則
續以華藻汙以綿帛蔓茲譌辭稽古憂辭燕說鄙書
吾道秀矣而徒以經史為餽列之塗子術作釣名之
藉適以愚黔首亂天下也豈古建策實官意乎

吳太伯世家

諸樊條祭餘昧以次立欲讓國于札耳使無讓焉諸
樊之子孫世世為王餘昧且不得立况僚乎季子不
受兄弟之讓自應統歸諸樊公子光義自當立且僚
之賢實不如光先父子吳猛沉深即僚實應立猶當
克讓况又不當立乎光之刺僚非弑也子胥之追專
諸無損于吳而有益于已專之可也總之子胥以社
稷為重平王無道則鞭之未嘗覆楚之社稷王僚無
能則刺之未嘗易吳之社稷屬鏐之恨可見楚先王
于地下亦可見吳先王于地下即季子亦深諒其忠
恨不以徐君塚上之劍轉贈之也

史

卷之一

五十五

君子堂

齊世家

太公因俗簡禮桓公一匡九合故異姓之國惟齊獨
強齊之病病于四公子敬傳而頃公七年不飲酒不
食肉可謂政以嚴終矣後此者流行不度暴弑變典
雖賢如晏嬰止于諷諫不能佐君自強蓋錄金之憂
必有伏陰桂滿之夜必有虧輪景公淫晏子笑其星
可僅陳氏不可據也嗟乎公量多私量薄陳氏厚施
于民自工正時已卜其昌矣即夜衣而行何以自謀
蔡家出陽生曰此乃齊君夫以閔君使人玩弄如嬰

身身

兒鮑子弑悼公即在謀立與盟時也蒼兒蒼兒吾處
夫嬌漢芳何又將有衛魚腹而去之者古多陰謀道
家所忌太公陰謀之祖也善乎管子言曰非人情不
可近千古用人行政只在人情中口陰謀便已非人
情桓公之霸實管仲一人力仲死而豎刁易牙開方
作亂屍在床土蟲出于尸亦未必非奸肉之報也齊
以兵車開國鷹揚跋扈而玄鳥之符忽諸迨自田和
稱諸侯姜氏之族亦如鯁禽其美天道惡陰謀也

魯周公世家

周公盡忠王室而其季也惟盡歸于私家如小侯焉
宋人此亦大道之不可知者然以提髮吐哺之澤而
生夫子焉古教道修明不可謂非多士無逸所致也
且周公獨享天子禮樂金縢之報不為薄矣至漢高
時猶絃歌不徹謂是守禮義之國則三年報政未為
遲也

宋紀

卷之一

五十七

君子堂

燕召公世家

吾讀召南而知伯之民謹久之疑王之民忘久之思也于鵲巢志應馬于采繁采蘋志微馬于草蟲志思馬于行露標梅志貞馬于羔羊志儉馬于殷雷志震馬于小星江記志命志仁馬于白茅志節馬于懷矣志肅雖馬于騶虞志瑞馬而總以非棠為本矣召公之德如是是其為惠鮮之澤乎乃又作召誥諸篇夾輔王室其功當不在周公下又有賢子孫以世其業城謝城齊城韓皆穆公經營力也江漢間宣寧王心史疑

卷之一

五八

君子堂

而肇戎功主也土田用錫爾祖實惟召公是似矣顧召公之政恒在漢南召公之封偏于薊北則亦天所以兼惠南土也齊桓始霸命燕復修召公之業其後雖無聞于諸侯而亦無謠亂俗逆自貶厥時所恨者蘇秦亂燕之後復有燕噲子之所以措齊難也自非昭王卑身厚幣招賢士雖燕幾不振矣迨其亡也荆軻高漸離驚切秦王事雖不成猶愈于諸侯之客張張無聞而楚懷王幽死齊王建餓死其一也惟此俠客為太子丹生氣豈非敬賢禮士之報乎社稷血

食八九百歲其棠猶在望也嗚呼召公

史疑

卷之一

五九

君子堂

管蔡世家

人同有父子而各行其志者文王事殷武王克商是也亦有兄弟而各行其志者周公相成王管蔡佐武王是也夫人命集周若崩厥角之象豈例戈以迎而欲于事定之後圖僥倖于不可知管蔡豈不知其無成特耿耿此心上無以對殷先王內無以對文考外無以對兩義士三仁人故憤而為此舉耳柰何以作亂日之卒也蔡仲立率德馴善其後復昌獨借管叔無後耳大封姬姓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豈史佚之

史疑

卷之十一

六

君子堂

耶抑忠臣義士固無後乎使邑考而在武王安得立邑考之以死詠紂也亦泰伯以逃讓王李之意也嗚呼民無得而稱焉其斯為王德乎太史公附曹叔管其世家之後亦以終同母兄弟十人之局曹有子臧之節有保負羈妻之賢曹亦不可謂無人也國人一妻而日宮之立又近三年神武曹叔死猶能救亡則其生必有驪行有令名同于康叔冉季矣其不媿矣斯之類也無

衛康叔世家

衛之備起于愛憎偏移賢愚倒置兄弟爭死所云二子乘用汎汎其景也鴟乃白旄之變翟繇入室之妖歌南子以妻豬大聖蒙天厭之讓入廟贖因陽虎賢者與結纓之難所遭亦不幸矣周公戒康叔曰酒之失婦人是用其亦先義之哲乎使盡如武公老而共恪文公壯而寒濶康叔保父之規猶未艾也雖然聖如武公而弑兄自立賢如文公而不禮重耳此亦衛事之可疑者也

史疑

卷之十一

六

君子堂

晉世家

文非桓匹也。或曰：桓公二十餘年養晦蓄威，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盟合而于溫之會捷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鄭失魯盟，兩失衛首，正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于桓公。今日文非桓匹，何也？曰：文公之功多于桓公者，罪亦多于桓公也。事速于桓者，義先壞于桓也。名盛于桓者，實先衰于桓也。春秋不以功掩罪，不以名誣實。文豈桓匹哉？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失此桓公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邇山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抗矣。盟于虎則背矣。且又召王，此桓公所不敢爲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于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爲訓。文公爲元帥，執衛侯，則綱常紊矣。且惟小忿是報，此又桓公所不忍爲，不屑爲者也。觀此夫子正誦之論，孟子獨衣桓公五禁，不及晉文信矣。嗟乎！從亡者數人，僅得伯管仲以一人。

史疑

卷之一

六十三 君子堂

平戎致肅管子與天下才文非桓匹正以咎犯諸人非夷吾匹也

史疑

卷之一

六十三 君子堂

楚世家

楚始以荊蠻蠻夷披荆棘斬草萊始終乎齊秦晉而抗衡與中國爭盟天子賜卬諸侯來歸何雄也蜚冲天鳴驚人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靈王平王各有雄畧皆以計弑得位不善始者不善終大禍不罪王亦知之終無救于死亡鞭屍之慘直王自取累焉惟昭王通大道而不失國然吳寇于外白公亂于內楚至此亦多故矣戰國惟楚爲大堪爲從約長柰以繩速難謀雖多而事不集何天下爲秦相割秦魯不出刀

史疑

卷之一

六十四

君子堂

天下爲秦相烹秦魯不出薪秦安得不強迨楚懷王直如嬰兒上官子蘭之徒日蠱惑之又冇鄭袖爲內戎幸受欺而客死于秦焉天下笑嗟嗟討失于陳軫過聽于張儀懷王實亡楚之節也後之相繼爲君者今日竊上庸明日割漢非救過不給終以滅亡楚雖三尸亡秦必楚痛哉斯言乎

鄭世家

鄭非有失德徒以晉楚之故盟晉楚兵至盟楚晉兵至殆無寧歲卽命行成非文辭不爲功若非博物君子如子產革而又以和衷協共矢之則肉祖率平將日望于境外安得日以十二牛勞軍也至其修火政天道人道無清倚焉微疾患流參沆瑩謹女色馬其言確而有徵規而能諷善乎公子或之言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力也李杜見之如舊交孔子過之如兄弟死而鄭人哭之如親戚真爲古之遺愛乎

史疑

卷之一

六十五

君子堂

繩衣之餘風今在子產矣太史伯于諸侯未大而知齊秦晉楚之將興也日其先皆有功于天下然則鄭介南大而無故六卿協力非以司徒之舊勲和集周民功德猶在人乎甚以開國創始者必以德爲基也

魏世家

魏之始賞聞于卑萬而功充大于和戎其後文侯商
賢禮士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亦庶幾能見餘風下
邇而達視其所舉蓋薦賢者受上賞王有師臣有賓
臣天下無比周之宰相察賢定相固收上盛典也迨
自文侯沒魏已無人惟有信陵尊賢好士恩國家之
難而魏王不用其矯奪晉師軍有弱于五國兵敗秦
河內秦所畏者獨信陵耳卒也晉師之客之間行信
陵知飲酒好婦女足以傷生而魏不可為矣所謂自
史疑

七之一

棄女萬里長城也

韓世家

韓之先為德于晉淺其分晉韓獨弱地又賓秦又無
賢君無良將無謀臣故其質于他國恒輕于諸侯賢
子昭侯憤然自雄而時謂舉霸自高門不長出雖有
中不害修術行道特支持早暮耳敵勝實有功天下
謀臣勇將先已氣沮果足不入韓大功想懸賞止有
形弓甲也水聞敵榜以罰罪之具為庸勲之銘韓之
弱也宜哉

史疑

七之二

六上

五下

田敬仲完世家

三卿分晉猶本國臣而田和篡齊則自陳而奔三卿
分晉各以其國爲國田和篡齊即以齊爲齊譬如賈
人登塔蒙外家之月却因外家之姓何其逆而有成
也求爲諸侯晉助之天子許之公議謂何其後諸
侯皆不朝齊威傷朝周非真修共王室亦以答諸侯
之賜耳齊有孫子田忌復有淳于騶忌出使諸國稷
下文學風行齊應皆富強禮樂之資也況前有威王
封即墨烹阿人人不敢飾非而務盡其誠其補雄淵
史記 卷七 齊世家

上三晉來朝宜哉潞王特強不修欲與秦爭并周室
爲天子之周爲二十晉天下所知也凡天下所忌
而以強濟人宜共起而攻齊矣法章之立安于君力
居多然而殺賊求王則特有王孫法章于君幸困脫
賄獲一賢石支齊四十餘年嗟乎初齊之強其實可
服于里而其將亡俾賴一婦人事秦諱與諸侯信奉
漏卮沃焦釜若無后勝受秦間修攻戰之備以自衛
齊雖獨存可也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齊王建餓
死于共亦以償康公海上之城之慘耶

孔子世家

伯牙學琴于成連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嘆
曰先生將授我情伯牙人悟類立地成佛畢竟從精
神寂寂來寂寂到品頭處纔是精神深固處纔是精
神靈動處于春豈能移人之情亦我自移其情海水
也山林也華鳥也我也與前而一矣夫子遇文王曰
穆然深思怡然高望正從靜處參驗出在齊聞韶三
月不知肉味總是神學志一所謂間解也

史記

卷七

齊世家

孔子堂

陳涉世家

自盤古至秦從來有匹夫為帝者陳涉發大難之端
雖上思歌即欲以大名自居置書魚腹篝火鳴狐作
事但倉卒無師而一種癡懷莽氣亦能號召豪傑事
雖不成君子壯其志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
涉首事也豈非漢高之先驅乎馬置守第二十家
月隱士首事之報亦何負于陳涉也哉

史記

卷之

史記

外戚世家

呂后自高帝時已擅權帝崩益復驕蹇自尊欲王諸
呂女德無厭婦怨無終觀呂氏前車之覆禍如矣薄
氏素無仁善而薄昭哭死田蚡以肺腑為相權柄上
上乃得善終諸貴中無如魏其賢幸近淮夫之難天
其貴奸習善乎漢自文景至武帝外戚素著者吳若
竇氏衛氏竇氏以謙讓開好黃帝老子之所交皆
賢士大夫彬彬退讓君子也崇高節實元切其與楊
水也成母家一棄一判非其倫矣衛氏起于微能以
史記 卷之 史記

軍功自齊封侯者五人誰謂奴房中無英雄乎郭家
金穴馬氏椒房所誅來漸矣顯宗將封薄諸舅明德
馬太后不聽和帝欲官兩鄧氏和熹觀家請謙遜故
兄陽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其亦有鑒于霍氏耶既
無倫吉去病擊胡之功而欲車侯果將無其實敢有
其子乎雖然此亦在撫御者何如耳趙氏之族未聞
因緣得恩鉤弋夫人無故賜死則又防閑之過也外
戚與國內德隆替微焉若大枕席間或抱衣以望恩
或專房而恃寵雖曰女史授環九嬪奉屬有內則焉

而關雎之和樂江記之嘯音定命不同自古歎之矣

卷之一

七
君子堂

齊悼惠王世家

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諸侯大功亦無過齊悼惠王身先峻音諸呂者朱虛也與灌嬰連兵待呂氏變者齊王也為文帝清宮者東牟侯興居也而皆自齊悼惠王之後當年若無此三人太尉必不敢入莊軍代王未得連立也即其以計劫召平衛卿而盡殺其兵謀在樽俎間不煩折衝大事已定朱虛軍法行酒陳歡善斷齊王舉兵西攻沉滌善謀其福與德不如代王其功則過之矣

史記

卷之一

七
君子堂

荆楚世家

諸項中用項伯以敵攻敵之道也諸劉中用劉賈以
我制敵之策也荆王劉賈累累助漢擊項王建奇勳
有功受賞勝似諸劉坐而受封者此真同姓中號將
也劉澤因田生畫策借諸呂獲封始退固不以正然
卒能與齊王合謀屯兵西界爲朱虛聲援酈况賣交
劉澤賈壽李離奇總以安劉亦個儻有智人也吾故
于漢室宗子中獨推較兩王云

史記

卷之

七

君子堂

蕭相國世家

蕭何佐高祖陰德于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襲秦
之舊而已無良法美政燁然史冊也蓋何爲刀筆吏
沛公亦以亭長起家非真有器遠大度識天子宰相
于塵埃之外也幸而事成遂爲開國功臣其請美田
宅非以便民實欲自便械繫數日徒跣以謝何速也
士也可殺不可辱曹謂入朝不趨帶劍上殿之大臣
竟與獄吏爲伍雖在繯絏之中是誰之過與或謂何
之功全在推轂韓信以得有天下追信失職淮陰未
嘗畔也何承呂后之意給而誅之是豈大臣所宜爲
耶何之用人自用始終操一訟師之術而以文無害
全身者也

史記

卷之

十一

君子堂

曹相國世家

曹參爲將因淮陰故其功多爲相因蕭何故其名重漢之立國一切分封過制及處功臣定帝業多草昧不遑何之定天下法令不盡明其而參之守職亦無斟酌潤澤其間是皆清淨無爲一言誤之也大惠帝既弱不任事呂后專權正當得一宰相觀權自衛毋后雖奸不能與宰相爭况兩時尚有惠帝乎乃日不事事養成呂氏之變天下一日蕩幾非齊故俗也齊獄吏可以并容內廷呂氏亦可并容乎且所除爲丞

史疑

卷之

七

子

相史一惟謫于文辭之本吏已又日以醇酒爲事而不愛天下呂氏且倪漢爲無人矣黃老之術本乎清淨及其治國法令愈明人不得相隱爲奸若徒以覆盆細事爲事吏民安知儆乎呂故曰誤貴老若蓋公也誤蓋公者曹參也

曹侯世家

子房爲漢客非漢臣也其邀項伯爲沛公解圍趣銷印爲沛公留者一言解紛非事事與謀也辭曰而曰與陛下會留則留是矣可留則可去意實不屑以功臣自居其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不欲與漢家事耳去帝與高后所畏服惟留侯侯不謝事帝必以如意託侯侯受帝託廢嫡立庶于千古大義不受帝託則呂后氣益壯謀益肆而諸呂之變即在目前不如謝病辭殺而帝與呂氏俱失所恃則邪心寢矣故其謀

史疑

卷之

子

爭太子非不能得之帝也三寸舌爲帝者師正破漢高三人皆人傑吾能用之之語赤松黃石皆子房自爲之所以終博浪一推合神仙與英雄而一之也或曰老子履中藏無數雷火金經敢不長跪取納手持博浪之椎足穿配之上履此何人狀貌乃似婦人女子也

陳丞相世家

陳平爲帝耳目又謀身善媚陰附呂后呂后欲盡誅大臣故平先告策高信相繼執淮陰臨彭越平實有陰謀焉自知陰禍必及爲道家所禁而持祿養奸亦不敵焉平孫謀失信可擒喻平言析非以假房故平美如冠玉又多陰謀呂后所以悅平也諸呂之亂陳平不任事蓋袖手以觀成敗劉勝爲劉呂勝爲呂其心事殆有不可言者陳平之言曰大王慢而少禮故上廉節者不來無能饒人以爵邑故士之頑鈍無耻嗜利無厭者亦歸之矣頑鈍無耻嗜利無厭無如平矣蓋接受金豈士君子所宜爲乎陳平一生黨附呂氏幾以覆劉而乃謂安劉其何以服王陵之心乎

史記

卷之

十八

弟子堂

絳侯世家

絳侯誅北軍內有朱虛外有齊王灌嬰爲援故得成功絳侯以一人當七國堅壁自守絕吳楚糧道夜軍攻擊擾亂至帳中稱臥不起此即廉頗下與挑戰王崩投石起距意也卒以選兵追擊擒吳覆楚具將畧嚴整遠過乃翁多矣絳侯爲丞相問決獄多少不知問錢穀出入不知惟有汗出沾背謂橋迎立輒請問言爲中尉宋呂所訶何其不達大體也絳侯爲相廢太子則周爭侯王皇后兄則周爭侯何奴降人則又固爭難以是禍帝忌而大節不挽尚席取籍豈不知危幾將及特以存相體耳卓哉絳侯與漢室社稷臣矣文侯之河內守細柳分軍至爲改容式車敬謝將軍嗟嘆者久之文帝虛心邊畧謂得一亞夫不啻周之吉甫方叔也前而滅太子謂有緩急亞夫可大任孰知殺亞夫者即太子也絳侯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曰今日乃知獄吏之貴絳侯品壯烈至誠以不反地上即友地下卒也絳侯以賄薄昭得赦而絳侯嘔血竟蹈鐵死之相總之絳侯本強故能耐辱絳侯氣

史記

卷之一

七九

弟子堂

節爲重不啻以大臣對薄吏安得不死死而不失其
正雖死猶生也絳侯與陳平同爲安劉大臣而絳侯
有賢子獨其家以仇陰謀陰偶一廢不復起者何
如哉

梁孝王世家

婦人愛少子竇太后請立梁王爲嗣即趙后不遺長
安君爲質意景帝以母故推恩賜旌旗輿從東西馳
獵擬于天子梁王以爲帝愛我況又值太子膠東廢
立之際惡能無覬覦乎若使正人輔之猶可陳善閉
邪自羊勝公孫詭一人而詭言日至其刺殺袁盎及
他議臣勢所必至也猶幸不至如吳楚淮南舉兵犯
關則梁王慈孝恐驚太后耳田叔曉獄詞處有事如
無事真通經術知太體矣梁王至關謝罪從兩騎入
史疑

卷之一

匡公主聞相泣如故使人惻然然自是帝益疎王不
同車革矣總之景帝內深而外有餘袁盎諸人又以
深大激成其禍若非田叔善治必生以謀危社稷民
布十粟之請將見于景帝矣田叔一言取相謂善
處人父子聞田叔空手來見又善處人母子兄弟間
何田氏之多奇也

五宗世家

東魏王有河間獻王好學崇儒遂為五宗之冠程姬子推賢其王晚節尚推惡不足下時以儉自實亦賢王也賈夫人子中山靖王問樂而泣天子因薦親親之好祖樂酒好肉為小疵耳唐姬子從暗申摸索來張帥小舉手對以地決不足回疑卒益封可謂滑滑善諷矣王夫人子惟膠東王得上心雖有過不絕其後其候淮南之起有意無跡正與齊孝王三國通謀景帝以齊為首善迫却通謀非其罪也同一案耳

其餘或好宮室好音好氣力好法律好吏事情性既殊與廢不一未得彈指定案也然而事之顯微已纖悉畢其夫嚴子待宗室者無如漢獻王漢之賢維城也子一以收維失侯一以酌全失侯不問以賢父原之意者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于其子也

史疑卷二目次

管晏列傳	伯夷列傳	老莊申韓傳
孫吳列傳	伍子胥列傳	仲尼弟子傳
商君列傳	蘇秦列傳	張儀陳軫傳
樗里其茂列傳	穰侯列傳	白起王剪傳
孟驕淳于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虞卿傳
信陵君列傳	春申君列傳	范雎蔡澤傳
樂毅列傳	廉頗趙李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鄒陽傳	屈原賈誼列傳	呂不韋列傳
李斯列傳	蒙恬列傳	張耳陳餘傳
魏豹彭越列傳	黥布列傳	淮陰列傳
韓彭陳列傳	田儼列傳	酈陸列傳
樊鄴婁侯灌傳	劉敬叔孫通傳	季布栾布傳
袁盎晁錯列傳	石杏列傳	扁鵲舍公傳
吳王濞列傳	魏其淮夫列傳	韓安國列傳
李廣列傳	衛青列傳	司馬相如傳
淮南王傳	楚元王傳	楚元劉向傳
汲鄭列傳	酈伍江息夫傳	賈誼傳

賈鄒枚路傳	景十三王傳	董仲舒傳
公孫兒卜傳	張湯傳	杜周傳
張騫傳	司馬遷傳	武五子傳
東方朔傳	霍光傳	趙克國傳
傅常鄭其陳傳	魏丙傳	雋疏于薛傳
王貞姜鮑傳	駐夏侯京翼傳	蕭望之傳
趙尹韓張王傳	馮奉世傳	匡張孔馬傳
谷杜傳	楊雄傳	王莽傳
刺客列傳	匈奴列傳	南越尉陀傳
史疑	卷一 目次	君子堂
東越朝鮮傳	西南夷傳	大宛傳
西域傳	儒林傳 <small>論易</small>	儒林傳 <small>論易</small>
儒林傳 <small>論易</small>	儒林傳 <small>論易</small>	儒林傳 <small>論春秋</small>
儒林傳 <small>論春秋</small>	循吏列傳	酷吏列傳
游俠列傳	佞幸列傳	滑稽列傳
貨殖列傳	外戚列傳	元后列傳

秋士史疑卷之二	同邑陳轅儒翁公選定	華亭宋存標子建論著
管晏列傳		
管子功蓋天下而知我者獨歸之鮑子叔知管仲不離在知其貧知其時有利不利知其不遭時知其有老母知其不羞小耻而難在既進管仲之日以身下之總是欲盡管仲之才爲小白致霸非特交誼摯亦臣誼貞明矣晏子才不逮管子而夫子稱其善交越		
史疑	卷之二	君子堂
石父請絕知己而無禮其失甚于不知正以堅其父敬一念耳總之管仲受人知而因禍爲福轉敗爲功知時者則管仲也晏子知人而石父規之御之妻頌之誦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己知禮者則晏子之上客也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豈非禮之一言點爲匡救手君子有恩于人則忘之君子受恩于人則以德報之鮑叔與石父管晏實在範圍中功名顯于天下兩人成之也		

伯夷列傳

子陵虎武之故人也伯夷獨非武王之故人乎扣馬諫責之以不忠武王亦驟然受之而至詆以不孝然則宣尼所備武周達孝者非耶嗚呼武王之爲此者蓋甚難矣伯夷出而始予之以名曰此爲以暴伐暴大獄君之罪武王不敢謂者定之烈武王不欲讓劍于古木劍之局者武王也開于萬世不敢開之口者伯夷也君行惟臣行意度乎其兩得之矣他日武王問表暴使以首陽一席地爲夷齊湯沐則周之大春

史記

卷之二

君子堂

老莊中韓列傳

老莊以遁世爲奇故其言虛中韓以用世爲事故其言實天下知名無如老子其來青牛出關著書五千言猶龍紫氣使人耳而目之身將隱矣焉用文爲自隱無名者如是乎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蘽而行未嘗一日忘用世也先以藏室史爲兆兆不行而後去其託言神仙推原道德惟恐名之不傳立言不朽獨其言在耳莊子又逃爲怕世嫉和之論以仰其詠謫佚宕周滑稽開端也居身甚肆取名甚奇而要歸于性命逍遙游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修身也蓋言美則響美身長則影長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以自恣爲適已以自然爲歸宗此又求名別徑也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蓋人意智可觀誦之故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數名實韓子攻事情皆權略智謀之書也申子相韓兵強國治韓非爲說難卒死于秦不能自脫則所遭有幸不幸耳嗟乎此四人者

史記

卷之二

君子堂

馳名如驚肝膽向胡越眉目爲齊楚生不枉神死不
附志而總以老子爲宗所謂百川歸施江海王之老
子其猶龍乎

史疑

卷之二

四

君子堂

孫吳列傳

婦人行兵閭閻偶然起此奇想幸藉孫子以破強楚
威齊晉所獲與愛難孰多孫臏學武子兵法形格勢
禁因勢利道刑徒之功名震顯天下能衛國不能衛
身天刑者其智全人刑者其術深也馳消自以能不
及孫臏則其兩足謂終于刑徒已耳孰意齊輜車中
竟有解亂救閭之人乎火烈具舉電復燃矣堅子名
成而太子之師敗易所云長子帥師凶也謂實需于
泥以致寇至童牛之犢猶豕之牙俱未聞焉吳起好
用兵吮卒疽即樂羊之啜子羹也作用多在常情外
寧有貪而好色之人可命帥貞丈人者乎舟中敵國
則同舟胡越殺妻求將則同室戈矛起之心實險于
山川在德不在險不如知難而退病未失常也爭功
于魏結怨于楚其何以容民畜衆乎大臣作亂師或
輿尸內也雖有令尹盡誅爲亂者有翁利執言矣殺
妻求將亂在家人泣血漣如何可長也身爲人所擊
射不善餘殃報復如此亦何知夫行險而順之道哉

伍子胥列傳

以有過之父而見誅于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戚義
蘇廢而曲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而見殺于無道之君
則不敢以義掩親伍胥見殺而子員復仇是也且平
王之爲君也殺其子妻其婦獎奸回戮忠良有臣如
湯武者弔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昏立明可也顧
員上不能爲湯武下不能爲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
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其志亦可悲矣禮曰父母
之讎不共戴天員之所鞭者非平王乃獨夫也然使
其妣
員入郢以後投戈解甲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于
深山大谷之中以示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
之孝哉嗟乎此可爲智人言不可爲忠孝之士言也
夫一介播臣而使人之君暴殫坐甲與師報仇則我
之身皆知已之身故子胥之死子胥所不恤也而子
胥之忠且孝則子胥之必欲自全也非獨忠吳抑亦
忠楚其入郢即引師去之豈力不能有郢誠不欲楚
先王之社稷自我覆之我爲楚難獨夫我無利楚之
心我爲吳定霸業我無背吳之念成敗利鈍死生以

之未嘗有異心于兩先王也然則何以使齊寄子爲
先人血食謀耳伍舉之班荆復楚也伍胥之鳴夷齊
齊也求忠臣必于忠臣孝子之門其信然哉

史記

卷之六

伍子胥

高君列傳

商鞅立法相救連坐列人如草菅秦民日族然于禁
綱雖道不拾遺兵革強諸侯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
服之耳夫議親議貴古之明典何至刑黜師傳八年
江門古者三公坐而論道祭憲求良就賢體達預使
刑餘之人服官政端視朝多青宮適足使諸侯賓
客聚而輕秦也又何知章道王道與霸道哉譌謬之
苦言不聽暴秦之耳言是從自謂驕脇驕乘持才操
戟可享百年孰知憤怨深怒一發而不可支車裂族
滅

史疑

卷之二

八 君子堂

誠為法之敵一至此乎不獨自備兼以備秦癰疽不
淫則毒不其商鞅操刀李斯就誅趙高積薪秦之肉
幾何堪此水滿火益濟其鋒于一割也嗟乎古富國
者輒言管商夫牧民山高輕重九府下令如流水總
以敦禮節順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
而去之因民而不拂民以悅民本立信棄反明威變
法亂民者何如哉

蘇秦列傳

引韓料股夷于股矣聯以家難專氣致柔成之則為
勾踐小之亦不失為蘇秦秦之揣摩其遇窮其志堅
其學苦抗秦莫若趙趙為從約長故其說趙策獨工
他如齊楚地大國強力能損秦故其說齊楚者氣雄
而情賄張儀為秦臬號徧劫六國而役以橫今觀其
文辭意致何如哉夫為六國損秦擇交安氏猶未為
傾危反覆也特後禍踰其分通燕文夫人借燕敵齊
爭罷車裂策未終而禍隨之為天下笑不亦悲夫秦

史疑

卷之二

九 君子堂

弟代代弟屬能襲故事顯名天下天下咸宗蘇氏之
約然兩人俱善終不為禍何始禍賢于蘇秦遠矣

張儀列傳

諸侯上謀秦者史必詳志之謀而得若幸之謀而失若尤之謀得而不竟用又若憤之若惜之而又爲秦者必百方振暴其醜醜其人厲其言此果六國時道文乎虞卿謀秦而用于趙若幸之者也三國合謀而議于秦若尤之者也陳軫謀秦而用于楚若憤之若惜之者也張儀連橫其尚牙不無運蘇秦然不應施厲若是竊意後之人故軒輊之矣蓋秦之痛也沁入于儒生之焦臍恨不得秦朝而亡夕而舉拳拾列

史記

卷之二

十

張儀列傳

國之文謂其仇秦者而受之以洩其平日痛心裂眦之憾然則儀亦不幸而事秦也受惡名而文采不榮見安在其游說之雄乎若楚王如見媼內恃有鄭袖而不能去國之犀首儀蓋離秦則策行入秦則計納者也

樛里子其茂列傳

非茂以上秦布衣能自振拔說于秦王惠康之盟亦云同矣而樛里子聞之公孫奭惡之向壽說之幾不免投杼之疑幸有蘇代掃室布席置之槐谷秦與齊爭市相秦而楚爲送何重也孰意范蠡意外之說竟阻歸秦之路豈非命乎其孫十二能爲文信侯行張唐爲張唐先報趙至使始皇召見襄王郊迎復茂田宅身爲上卿語云無貴貴無賤賤早貴晚達不同福至智靈總乘其時耳冠錯稱智囊爲策自非樛里子

史記

卷之二

十一

樛里子其茂列傳

稱智囊能卜數世之後有天子之宮夾其墓此與姜太后臨葬日後百年當有萬家邑同一徵驗殆有奇術哉

穰侯列傳

穰侯親而最賢爲秦謀盡忠往舉白起制敵取勝秦之富強實兩人力雖使上聞疆數世食其功可也李何四大一言身折勢奪摧四貴如發蒙向時之誅亂立王體齊割晉者盡以不忠蒙之昭王其心忍哉爾時貴戚大臣多養死士結實客而穰侯之言曰謂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夫陰陽輕重盡出游士之口穰侯盡逐而閉之函谷以東是防川也無論范雎匿車下走始後至秦其他躡蹠擔簦

史記

卷之二

巷雲從雨集齊秦庭而願望見顏色者不知其幾穰侯曾不聞紀籍治車延一人爲上客與謀諸侯之事游士欲甘心穰侯者久矣雖特乘機發耳四時之序成功者去穰侯宜以此時謝相甲歸老于陶散千金以饗上則雖之入秦先以穰侯爲歸歸而言之王王必多穰侯知人雅心德穰侯薦已交相推引以陶爲三窟庶可高枕而臥矣惜乎穰侯有功不善居功況又越三晉攻齊廣其封邑是示人以間也焉得不爲范雎所摧辱乎雖然以折脇招齒之逃夫遂間入骨

兩代人卿相雖真傾危之士甚

史記

卷之二

十六

范雎

白起王翦列傳

起懷侯所用人也懷侯死起必不獨留乃又拔魏燒
楚坑趙口以勝聞白起功愈大應侯毒愈深惟臣在
內大將不能成功邯鄲之役屢言應侯請之夫應侯
之請專俟其病狀為露端而乃口不聽臣計今果如
何是速之死也焉得無壯邯鄲之賜王翦將六十萬人
伐楚王自送之既無惟臣為難猶恐秦王見疑請田
宅以自污何其深于自固也李信伐荆歸老穎陽正
知信之必敗秦王之必欲強起先養其鋒于不試焉
史疑

卷之二

十四

君子堂

百戰百勝之計祝白起今日燒夷陵明日坑長平銳
已盡者何如故邯鄲之役卽將亦必敗托病以逃能
逃敗而不能逃死起實自取之耳夫王翦定燕定魏
定荆不知幾百城然未嘗劫一卒坑一士也白起所
拔止七十城而前後斬首四十二萬沉者二萬坑者
四十五萬社鄣之賜猶恨晚耳白起不得善終其故
在此于范雎何尤

孟嘗君列傳

馮先生彈鋏而歌傳舍長已知不見遂以收責薦之
誰之收責非有他術只是見事速耳貧者責其息惟
有逃亡息終不可得不如燒券市義其能與息者與
為期券未嘗燒也說秦說齊使兩國爭重而以奉邑
之益廣補燒券所不足亦止了救責一事耳後結縛
下拜充人所難夫以三千客而欲盡哩其面必至滿
堂詭譎幾成不美誰亦不能獨留也恤民好士求利
圖名馮諼一人救其功孟嘗以客維諸侯謹實雄之
史疑

卷之二

十五

君子堂

矣故曰好客而食客報者無如孟嘗欲入秦則蘇代
止之入秦而囚則雞鳴狗盜出之潁王疑為亂則與
衆之賢者死之收責而令薛親君則長鈇嗣繼之長
者合之秦欲為雄而不得還車而去齊不為難以自
危奉邑而來隆薛之城幾至于天寧特尚其戶耶其
聲聞諸侯任俠自喜固一世雄也嗟乎靖郭客外生
故樂患趨難孟嘗客市義故排患解難有客如此奚
必三千哉

平原虞卿列傳

虞卿始終忠趙使諫用其策亦安藉客言客則趙危
失而平原君之客又皆因人成事者歟血之毛遂敢
近之乎同木嘗一日處堂中也平原不識士特付忠
所感從善如流故士間爲用耳客奇無如覺者以一
笑之故殺一美人是必有深謀奇計如侯嬴報信陵
乃長平之難寂然無聲又安在焉奇士哉趙有毛公
薛公信陵在大梁已聞此兩人賢而平原羞爲之游
貞士安得至然則平原之客何客耶公子傾平原君

史疑

卷之二

客不聞拔一人爲上賓顯名諸侯客可知矣虞卿急
魏齊之難至棄相印間行亦非漠然無情者而獨不
好非謝客趙實無客焉虞卿不欲徒爲豪舉耳

信陵列傳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鵲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
鵲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鵲令出鵲遂而殺之公
子并不爲食曰鵲避患歸無忌竟爲鵲所得吾貴之
爲我捕得此鵲者無忌無所愛于是左右宜公子慈
聲旁國左右捕得鵲三百餘頭以奉公子欲盡殺恐
無辜乃自按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鵲
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流布天
下歸心巧矣哉公子之捕鵲也秦之虐猛于鵲矣趙

史疑

卷之二

十七

君子堂

無罪而秦伐之坑卒四十餘萬此與案下之鵲何異
公子欲爲趙却秦不得不爲鵲討鵲左右宜公子慈
聲者皆公子門下客非侯嬴卽朱亥旁國之捕鵲者
六國之師也三百餘頭以奉公子蒙鶩之膳已落公
子何不盡殺鵲以快天下夫欲盡敵敵其可盡乎春
秋惡首惡如薦鵲之逐烏雀公子知之矣晉鄙之客
之間行魏之君臣皆處堂之燕雀也公子欲庇案下
之鵲而不能庇鵲公子之魏齊魏齊之故痛已痛而
公子之良弓又將藏也可奈何雖然鵲亦義士也自

知其必死而引頸待罪乃得死所猶愈于懷中之鴆也公子之却秦救趙公子之兵爪也

史記

卷之二

十八

君子堂

春申列傳

黃歇有智謀始脫太子甚勞而忠亦特應侯爲內應非以死微倖也所上秦臣書料事揣情其應若響卓哉游說之雄乎獨惜其爲相後聽奸庸違入于聽賊棘門之禍有一朱英不能用四公子孟嘗無後秦申滅族則賤謀貴跡間親之報也其盜國爲奸事與呂不韋相類不韋使其客習呂氏春秋千金不能增損一字然要非手自著作而歇之後詞條辨能使侯王傾聽信陵善用兵春申善屬文又平原孟嘗所退避三舍者吾故悲其禍而惜其功惡其奸而賞其說也

史記

卷之二

十九

君子堂

范雎蔡澤列傳

范雎感齊王牛酒故一人秦即力沮穰侯攻齊所謂
一飯之德必報也雎知秦王欲深言遂以深言之
此時穰侯功成威震秦王實心畏忌欲得一人爲後
起驍將乘間發耳遠交近攻四字正雎教秦取天下
要領亦是雎自固之策黃歇之說付有雎在雎交楚
而得歇也蘇代厚幣說秦恃有雎在雎交韓魏而得
代也雎之所攻惟穰侯武安君輩數人耳豈非遠交
近攻乎賈須一見范叔已知爲秦相佯爲不知而以
史疑

卷之二

二十

君子堂

樂毅列傳

武侯在降中自比管樂謂擬之非其倫或謂侯獨見
大意耳及讀樂毅傳而知侯所以自見也燕王問毅
賢姑身下之待以客禮毅先辭讓此何異降中三顧
及其問代齊使昭楚魏令趙啖秦其卽修好求吳也
授以相國甲設五國兵此卽以丞相錄尚書事耳至
其破濟西收齊國幾何異攻弱取昧伐劉璋丁巴蜀
虜張魯丁漢中也臨齊五歲惟苦仰累不服蓋二城
彈丸之地急之則必走隣國爲死守虜緩之而威德
史疑

卷之二

二十

君子堂

名將後惟樂氏獨昌樂乘樂間聲聞諸侯樂以受
而暇公臣公修黃帝老子言顯于齊無賢師人知曹
參師蓋公而不知蓋公所由師也嗟乎孔明三代才
管仲之外獨宗樂毅亦以其賢而好兵殺之無惜于
士君子可知矣

史記

卷之二

君子堂

廉頗列傳

相如完壁歸趙事成而歸則相如相事不成而敗則
相如死猶一身耳至其勁洩池爭擊鉞萬一秦王怒
而伏甲四起趙之君臣束手就斃即口無故殺人君
相天下必不直秦且趙有廉頗馬服君在秦計必不
出此人秦處狼也不計利不謀害而止快一時之忿
平原好會孟嘗兩容俱幾不免虎口奈何尚虛氣棄
實功以其君微侍萬一也廉頗送王至境口王過三
十日不送請立太子斯言可為寒心乎且趙與秦非
萬好也召而不往趙未為曲秦即怒我而君臣同心
相如為相廉頗為將趙奢佐之許歷為尉武安君雖
有百萬眾其能橫行邯鄲乎况趙北邊復有李牧備
之惜哉相如計不出此而等君子一璧其獲全者天
也楚懷王入秦不返其或洩池之曾誤之乎

史記

卷之二

君子堂

田單列傳

樂毅人也騎劫狗也棄人用大雖猛何爲田單之牛
特因風縱火耳作卒爲師西牛爲虎俱是兵家旋陣
總持臨滿有死士耳不然縱日滿五來此文無十萬
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鉤竿鐸索煩之便徒以火牛行
于天下其可得乎嗟乎燕齊相方兩國進攻焉豈有
敢曰我其以疑兵救是乎身操版鍾與士卒分功先
立于不敗之地矣卽墨臨淄安平之鐵籠也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三國

君子堂

魯仲連列傳

秦之惡天下所同惡也曰強秦曰暴秦甚之也曰畏
秦言其無禮義也曰孤秦言天下所不與也曰儻秦
以大況之也抑又甚矣曰無義秦無道秦惡之至矣
損秦猶恨其晚秦何欲帝秦魯連一叱秦師爲却五
十里當時諸侯南向稱孤友不如東海一士生王之
頭固賤于死士之壘耳或者謂惟仲連輒世肆志奪
垣衍之謀阻秦軍之氣則仲連直一狂士耳夫仲連
好持高節爲人排患釋難而不受其賞故一言重于
東梁

秦之二

九洵聊城之矢乃不肯帝秦之餘威乎鄒陽何人而
與合傳以其用王先生計說王美人兄以救梁孝王
同有排難功耳而史獨不傳何也總之信陵不宜以
戰將名仲連不應以策士名固人間飛兔也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三國

君子堂

屈原賈誼列傳

屈原有宋玉景差見而知之有賈誼聞而知之其怨怒離憂或上下天或下地而獨于黃昏美人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倘所謂好色不淫者耶使汨羅沉江時有玉鉞掛冠羅袖拂衣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者則江上愁心頓化為莫愁洛浦而青霞竒意修夜之不賜餽糟啜醢以消之耳原有賢妙聞原放逐亦來歸諭令自寬全故至今有妙歸縣女嬃嬋媛申中其晉余捐余袂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不謂遂成戲句屈

史疑

卷之二

二

君子堂

原千古第一有才情人不復自展一遇賈生若援筆授之賈生渡湘作賦雖屈原再來可也賈生年纔二十餘召爲博士一歲超遷至大中大夫不爲不遇矣長沙雖卑濕亦何至化爲異物總之天地間有此怨恨不平之氣賈誼特爲屈原補傳借長沙發之耳即使朝上書暮拜相封萬戶侯而徘徊湘纍見此茫茫百端交集不由人不痛哭流涕太史合兩人爲一傳不如合兩傳爲一人才深情深文深志深千古同慨矣遇之得失非所計也

李斯列傳

中韓商君意在富強李斯所謂督責徒欲拒諫說而肆其虐耳是申韓商君之罪人也李斯之惡其學足以濟之所謂以吏爲師也商卿有李斯猶曾子有吳起大奸大賢在乎自立師不能得之于弟也然以李斯爲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其亦借斯爲鑑乎稅民深者爲明吏此非豈弟之言也總之李斯焚書坑儒佐始皇功案卽是佐二世罪案物禁太盛物極則衰斯亦自知無所稅駕而貪欲卡何以身爲殉其諫止逐客勸行皆責總是何意苟容耳倉鼠一嘆急主事而竈上驗除黃犬一嘆服五刑而囹圄束縛備備倚伏可不慎與

史疑

卷之二

三

君子堂

蒙恬列傳

秦以名將世家惟王氏蒙氏然王翦自滅荆後已謝
老休居而蒙氏兄弟用險制塞賢而茂寵恬任外事
殺焉內謀名爲惠信本當負國也而扶蘇剛發奮勇
信人任事使以蒙氏兄弟佐之秦安得亡夫欲亡秦
而種其毒于沙丘借胡亥殲扶蘇借趙高李斯殲蒙
殺蒙恬地脉未絕而秦脉絕矣代之繁陽周之囚夫
何咎乎誅戮忠臣而立無節義之人是內恐羣臣外
離閭士也且蒙氏不陽忠于秦亦有功于天下萬世
史疑

卷之二

君子堂

其塹山堙谷千八百西朔方北無終南百粵東瀚海
使荒服之外盡爲甸服說禮義而敦詩書於乎伊誰
之力與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陳餘始爲刎頸交甚謹俱有賢名天下蒙陳少
年所至如歸其諫陳涉說武臣兩人同日未嘗短長
迨至鉅鹿之困張耳責讓無已陳餘揮兵不前安在
其生死同命哉以五千人先嘗秦軍非立信也特塞
責耳雖解綬自明其心已離張耳佩其印收其麾下
殊不念夙昔周旋一爲王一爲侯隙自此深矣其公
說耳歸漢耳已據上流餘日趨下流勢自不能久抵
水之斬一體同功者如是乎總之兩人非義交也貫
史疑

卷之二

三十九

君子堂

高白王不友至三叔論死傍笞數十始終無異詞至
趙王果赦絕吮以死固趙國不侵焉然謀者也吾謂
趙有兩人一在兇鋒中一在屬養中貫高立名義名
聞天下養卒爲趙說燕御王而歸亦個儻多智哉寵
下養中即將使盡如養卒焦頭爛額者固當上坐耳
張耳陳餘素稱好客于養卒覲面失之人固不易知
知人亦不易也雖然張耳爲信陵客賈高又故張耳
客陳餘無有也然則張耳猶賢乎哉

魏豹彭越列傳

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劉可王韓亦可王彭亦可王也即使最尊于真主反亦必死然不愈于不反而死乎上既不能爲烏江項羽火又不能爲海島田橫而束手就縛受制于顛悍淫險之老嫗安在其爲識時務之豪傑也黥布反終爲帝擒然帝亦爲流矢所中而前則殺帝者布殺布者帝布亦可無憾矣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楚糧道又得殺十萬餘鮮給漢王食此楚漢興亡大關口會兵垓下越功居多

史疑

卷之二

三

君子堂

乃以稱病不行遂誣以反傳處跽青衣亦云甚矣呂后恐其遺患夷其宗族亦何以服功臣之心乎魏豹已窺其微曰漢王慢而侮人吾不忍復見真漢主破石語魏咎爲其兵約降約定咎自燒殺所謂殺身成仁也周市辭王五反迎咎于陳市之報魏卽子房報韓特無深謀勇畧濟之故其人不傳然豈謂非忠臣哉

黥布列傳

布爲項王軍鋒數立功故項王親任之項王所獨與者九江王多布材項王亦未嘗負布也奈何聽蒯儒乘楚歸淮南之封未幾梁王之臨已至卽無責赫告變漢寧一日忘布手茲鄉之殺不在淮南發兵而在開行歸漢已兆之矣大抵黥徒無遠見踞序入見輒大怒就舍而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又輒大喜喜怒易形中藏之深淺可測矣常刑而王坐法而欣然笑獨不曰當王而刑軍敗走而首身異處乎隨而直入

史疑

卷之二

三

君子堂

坐楚使者上坐機鋒甚利薛公料布必出下討此皆爲身不顧後斷案甚確誰謂腐儒無用也馬上翁驪山徒兩雄豈相扼哉

淮陰侯列傳

漢有三傑，蕭何、張敖以神仙終，鄒、張以功名終，而信獨以功高蒙上無罪誅。夷、齊者，寬之，余謂信之失不在歸漢之日，而在成功之後，不知所以自處也。信貪將軍，從人寄食，失亭長之歡，信猶賢于呂后之殺信也。信之少年，侮信猶賢于相國之綈信也。范陽耕士，殺信之，漢猶賢于陳平之殺帝，擒信也。西楚霸王，不用信，戰觀信，登壇數語，古今成敗，燎若觀火，不但兵謀而

史記

卷之二

君子堂

識信是必有深謀，前可以免信于難者，而千金一

報之後，寥寥無聞。今日欲王齊、明曰欲王楚，何信之望，報無已也。史公贊信，假令學道謙讓，不伐己功，可與伊、周並隆矣。嗚呼，知言哉。

史記

卷之二

君子堂

田儼列傳

雍齒始終爲楚者也淮陰始終爲漢者也蕭侯爲韓以爲漢者也黥布始爲楚終爲漢者也彭越居梁地且爲漢且爲楚而卒受漢誅始終不爲漢不爲楚者惟田氏兄弟耳故散兵擊羽軍歷下距漢兄弟繼立宗彌得人齊之賢者咸附之豈不賢乎哉漢立乘傳詣洛陽斬其頭馳三十里而不肯止而橫之高節自持五百人所樂爲死也沙中偶語猶相聚謀反彼五百人者何人哉書故曰項羽而下當推田橫處姬駿馬而下當推二客八千人而下當推五百人其賢于英布彭越多矣

史疑

卷之二

四

君子堂

鄭陸列傳

鄭生狂士陸賈謂士而各自行其術沛公慢而與人多大畧此正狂士所喜人言狂生自謂非狂正是其狂處狂者高自標持故長揖不拜自稱長者民人以食爲天狂者獨見其大故鄭生一曰陳留多積粟而曰故舍下藏粟甚多已得安天下根本項王七十餘戰未嘗敗非卒以兵少食盡亡謂楚易取亦從此看出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賢于十萬師遠矣淮陰度兵襲齊衆其不備是淮陰賈鄭生非鄭生賈齊也始而縱酒繼而執烹生固狂死亦狂也陸生說尉佗以禮自守尉佗箕踞不能有加陸生知其不可屈也呂后用事陸生自度不能爭乃病免家居不屑大聚于茲可想卒藉其策安劉而不居其功陸生始以藏世爲用世乎終侯與我戲易吾言分明寫出狂士行徑讀新語邊幅易盡無一往不測之致亦狂士之文也

史疑

卷之二

五

君子堂

韓王信盧綰陳稀列傳

漢室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梁楚淮南當王而王者也韓與燕不當王而王者也一以故王薛子孫一以同里相愛遂破格賞之浮于功矣迨自韓彭受戮黜布家誅異姓諸王殘人人自危而況責讓無已足驅之友也其與匈奴約攻漢俾通吳楚借越覆吳之計平城之圍岌岌乎殆哉盧綰以局騎數千候上病帝崩乃遂亡入匈奴則呂后毒流功臣夫人而恨之矣陳稀因盧綰而父者也而誤入淮陰夫淮陰不肯聽

史疑

卷之二

三

君子堂

樊噲張敖列傳

四人中惟樊噲功最大鴻門擁盾何壯也耳闔直入何忠也獨惜以椒房至戚呂嬖受辱爲封賞之妖有累噲刑于耳鄒繭見以責齊烹其子况又以責交傳也商鄒繭爲將軍遷爲丞相封爲列侯武始而文終矣滕公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至文帝立復爲太僕安之如故喜怒不形吾尤難其識淮陰薦泄公見吏卓于鄭侯矣若其脫孝惠脅元乃會逢其適不足奇也淮嬰爲閭將職必疾

史疑

卷之二

三

君子堂

劉敬叔孫列傳

劉敬叔孫通非有深謀遠器只是見地捷耳國家所重莫大于建都乎表一見關中定策齊助雖以口舌得官而搢哢相背一言固于譬石彼知漢之德必不反周而莫若以陰罔之其言匈奴不可擊誠為手賊先見獨具建議以長公主妻單于開後世和戎大匈奴禽獸也殺父妻母謂外孫不敢與大父抗何忤哉且今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萬一單于覺以不信貴我是召之兵也至欲徒六國後及蒙孫名家盡居關

史記

卷之二

三六

君子堂

中今亦漢天子德威所服萬一此數姓激而生變則關中動搖矣叔孫通猶儒也阿二世古自脫仰盧生徐福故智變服為短衣楚製異冠博帶者如是乎專言辟盜壯士進之漢王寧結有心賊莫交無意偏通同儒行而盜藪也諸生待我不過得金為卿遂滿其願通已知之矣野外綿農度帝所能行者為之通之學問亦盡此若欲令古無論帝不能行者為之通之因時為文何巧于立言今日乃知皇帝之貴通之從使可知其差強人意惟太子天下本一語似有識度

大器耳但不知初降漢時專言大器所謂大器者何人也

史記

卷之二

三六

君子堂

季家列傳

季布榮布同爲任俠榮布奏事越頌下何而哭之雖
古烈士何以加焉季布至見鍾爲人奴何畏死也蓋
季布有魯朱家滕公議持自不妨權剛爲朱家心
如是季布滕公心知季布匿朱家所有兩心知口實
曰匿雖降志辱身實恃兩人以無恐若榮布則不然
季使使齊梁王之變起自倉卒漢之捕布者急矣將
安逃乎勸通親教淮陰反而越湯就烹竟以有口得
脫今日哭梁王正其巧于漢帝也總之兩人操不死
史疑

卷之二

四十一

君子堂

之術一勇一怯同歸自全乃知任俠不獨尚氣節任
勇力亦全以智術行之彼匹夫匹婦自經溝瀆者何
人哉

袁盎晁錯列傳

袁盎賣直爲名始摧折人過卒附會之其交終侯拜
中屠嘉皆此術也至下趙同輩却慎夫人幸人謂得
大體不知半自兄子種謀之受吳楚金錯爲案治又
不相得非盎殺錯則錯殺盎危機禍種間不容髮獨
惜錯以刻深齷近誤于丞史欲殺盎卒爲盎所殺空
負智囊悲哉然其爲人附直爲漢謀甚忠吳王爲反
數十年矣特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耳謂錯過嚴反
形成而錯速之則可謂錯喜事反謀未具而錯召之
史疑

卷之二

四十一

君子堂

則不可衣朝衣斬東市死固非其罪矣盎死而家多
怪聞占獲刺意亦錯陰助之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石魯列傳

清慎之本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晋文王簡天下之至慎者惟阮嗣宗每與之言皆玄達而未嘗臧否人物大曠達之人備其至慎所謂觀人于所忽也今會爲萬石君不爲清矣諸子相責尊禮自文不爲達矣下車而起以策數馬故作此曲謹之態媚上與此鄉愿之術也稱之以慎則失之汲黯之意直東方之滑稽而皆能退忠補益以備至慎其庶幾矣

史疑

卷之二

君子堂

扁鵲舍公列傳

知人之生死立驗而寧不能自知其死此爲形解也顏常山以此證仙語云活千人子孫有封舍公決嫌疑定可治所謂治人病死生驗者幾何人矣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此其病必不治之病也夫名醫不能治死人能治生人者庸醫則盡殺生人矣以其不治病上書言意以刑罪則意之救人適以自禍耳因縱縈上書除肉刑縈不特救父治人實多改過自新等語是庸人保身藥石人知其孝不知其慈

史疑

卷之二

四

君子堂

仁人之言其判溥哉吾因是有感于醫也除疾之道極其候證詢其嗜好察致疾之由來觀時人之所患則窮其病之始終矣外病療內上病救下辨病臟之虛實通其臟之母子和其老壯酌其淺深以制其劑而後十全上功至焉用藥如用兵用醫如用將善用兵者健有車之功善用藥者蓋有桂之效知其才智以軍付之用將之道也知其方伎以生付之用醫之道也嗟乎病有微而殺人勢有重而易治精微區別

君子之良工哉

吳王濞列傳

吳王濞通悉發國中兵年六十以下十四以上者二十餘萬人而又北結匈奴南連三越率七國與漢抗衡其金錢在天下者皆往而有日夜用之勿能盡其勢已無漢矣條侯將三十六將軍迎擊討無所出也所恃者蒯孟無動而又有父客孫節尉爲謀殺其妙用止在一堅壁向使吳用田祿伯牧淮南長沙入武關聽桓將軍條洛陽武庫舍敖勝不專在漢也夫以亡命酤酒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非畧城邑破城陽

史疑

卷之二

四

君子堂

寶嬰田蚡灌夫列傳

魏其以賢勝田蚡以勢勝灌夫以氣勝而皆尚賓客好任俠然魏其賢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無入家者田蚡以肺腑體後主上甚至帝亦不平則其驕橫可知仲孺欲田蚡臨況魏其非藉其聲勢特杯酒叙舊作一日歡其夫妾治具自旦至今亦主人待客禮固然非專爲丞相蚡戲許無意往往又徐行不由人不怒舞屬而丞相不起其慢已甚後乃又欲求田宜爲魏其仲孺所呵黜也取女之賀蚡爲壽則皆避席魏其爲壽惟故人避席夫蚡爲相魏其亦當爲相此餘半膝席者昔亦趨魏其如鶩矣而今輕重如此恨不人人如臨汝侯程將軍廷罵而聚辱之也蚡乃麾騎縛夫是朝廷重臣不如丞相一家騎此正仲孺斬頭陷胸日矣我不殺蚡則蚡殺我計惟有控拳相向高躍而前自當所至披靡吳壁中尚可往丞相居室中遂不能舍耶殺蚡亦族不殺蚡亦族等族耳魏其中救獨力束朝廷一辨帝已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使廷中諸人盡是魏其親屬憤其能與衆敵

史疑

卷之二

四

君子堂

手無餘盡莫敢對問有一二是魏其者又局趣如
轅下駒嗟乎吾獨不能無望于汲長孺也長孺素稱
鯁直使與田蚡阿折廷諍以一直臣爭此兩賢士當
無不得之帝者悲哉蚡之橫健以太后故至呼服謝
罪時魏其灌夫共守欲殺此時太后安在也天道恢
恢其可畏哉淮南之敗帝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帝
豈一日忘情武安哉仲孺雖死譬其不遇萬金良藥
也獨惜魏其欲引絕此根竟自批其根然而名重于
九鼎矣

史疑

卷之六

四六

君子堂

韓長孺列傳

梁獄詞幸有田叔化有事爲無事然內實藉韓長孺
護持其先言長公主轉告太后爲言于帝極言梁王
忠孝今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曰梁王念太后帝在
中又曰車旗皆帝所賜梁王父兄皆帝所見者大動
帝以至情尊帝以大美則帝心自解然非公主不能
得之太后非太后不能得之帝此內攻法也詭勝爲
亂漢使十餘輩至詭勝匿而不出田叔即善處人骨
肉而亂人不得叔又安能空丁見是帝帝又安能默
然置之不問安國見王而泣詭勝自殺梁事得釋安
國之力也田叔報景帝曰惟有羊勝公孫詭爲亂耳
今罪人已誅梁王不知也若非安國出詭勝田叔亦
束手無措耳以安國之才天子稱爲國器其所推舉
皆廉士而身不免于貪亦白圭之玷也卒也用遠其
才致死邊郡惜哉

史疑

卷之六

四七

君子堂

李廣列傳

讀廣傳慨然解衣不怡者數日不知悲憤何從來也館廣有子有孫世濟將軍而廣又能救拾天下萬世人心是為扼腕盡為撫髀文帝曰惜乎上不遇時是文帝一知己也武帝陰誡言以為廣老數奇毋令富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武帝一知己也公孫昆邪至為上泣是昆邪一知己也廣死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皆為垂淚是士大夫百姓皆知已也匈奴畏其畧以為飛將軍是匈奴亦知己也

史疑

卷之二

四十八

君子堂

衛青霍去病列傳

漢武帝不受封侯之賞故能鼓舞豪傑使天下忘死而趨武功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得其將使人畜至數萬計益封是突而益之至八千七百戶其子皆在懺懼而封侯武帝之榮寵大將軍雖聞最後帥師圍單于斬首虜級萬九千使其王叛而稱其王號而不益封乃至將校俱不得侯何也此正武帝操縱之妙使人不可測爾時青薨幸已極自驃騎貴而青功漸殺封亦漸減乃知功不可久採寵不可久恃青之退

史疑

卷之二

四十九

君子堂

謹如故青悟矣然青以和柔媚上固不如驃騎之少言不泄有氣敢任耳兩人俱以外戚貴而又屬有天幸李廣之不封夫何恨哉獨借青責之幕府進賢對簿李敢之擊傷大將軍有以夫史遷屢以外戚為言曰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衛夫人有甥立為皇后青為車騎將軍而霍去病以青姊子平十八幸上為侍中兩人之貴謂專藉子夫不可謂不藉子夫亦不可其亦有所感歟卒也霍氏無子國祚歸氏五侯七貴其視李氏之家聲何如也

司馬相如列傳

長卿無隔甲令遂不客乎日有之鄒陽枚乘之徒皆
可尚也長卿無文君遂不娶乎日有之茂陵女亦可
奢也長卿無得得意帝遂不召見乎日有之長門之
黃金可致尚書之筆札亦可給也特以見長卿雖窮
到處有知己狗豕賢于銅臭卓氏客以有數總不如
一婦人一琴一瑟一嬾一嫵當一彈其跌宕不羈特以
耻卓王孫長卿之真風流不在此長卿抱名世大才
遇濟時英主而又有一慧眼熱腸之淑媛左提右挈
史疑 卷之二 五十一 君子堂

故其爲文益雄肆浩博子虛上林大人諸賦已飄飄
有凌雲氣至其傲告巴蜀深得諸論體耆老大夫咸
知漢德則長卿所風者遠也余謂太守郊迎縣令負
以不如臨甲令負卓氏客以百數或負酒壺或穿
犢鼻太守于卓騎上負尚書筆札代長卿文君催粧
吏爲放誕風流耳夫滿于色非悲男子不至滿于才
非悲女子不識諫諍一疏賢于十賦未必非文君勸
進功也天子使所忠往而長卿已死家無書其妻對
以郡重周旋善爲長卿生色使天子徘徊想慕意

與昆崙王母俱馳也且長卿既死何以知使者公來
求書分明以好材諛武帝况書又以封禪名也臣故
謂長卿之奇奇在窮而遇文君尤奇在既仕而通西
南夷與博望侯同功不屑以文士自終文君之奇奇
在窮而識長卿尤奇在後一段爲長卿結局于生死
存亡之際收存其文男子尚不能况女子乎武帝特
遇長卿耳使見文君李夫人加大人尹夫人李若何
可奈何也

史疑

卷之二

五十一

君子堂

淮南列傳

淮南厲王之友有謬之使友者也其隙始于母稚辟陽梅辟其正矣矯拂制禮拜爵殺亡人賊無罪即不謂友而驕蹇不奉法亦隣于友矣此以人臣無將之罪律之也君子于此特原其情而未減焉尺布斗粟之誼所由起也君子安何以友也則情父之死矜已之才而窺武帝之有隙也反則背君不友則背父伍胥之讓尸入郢正安先事之師也然而未成反也其欲友也伍彼諫之矣其將友也伍彼謀之矣謀之若史疑

何曰刺殺大將軍說丞相如發蒙蓋恃弘爲內應也而猶曰僅爲走越計以延歲月亦知友必無成爲此者自傷其行仁義而見削也若夫衡山君臣上下無一能人徒以兄弟見夷父子相角遂成亂謀自穢厥祀亦復何哉嗟乎以安之才務遵藩職盛其內美以弘外觀豈非文采賢王而遇增憤鬱竟蹈夷誅不亦悲夫故呂氏春秋淮南鴻烈人咸曰爲亂書然而意義殊焉遇罔有盛衰行罔有純駁其人異其言亦異耳漢之賢王好古無如河間獻王而著述無聞惜哉

有一淮南而不善遇也父子之痛誰能忘情爲大禹者幾人吾終不以友爲淮南罪也

史疑

卷之二

五十三

君子堂

楚元王傳

楚元王好書多材藝受學浮丘伯待僊生白生申公
執弟子禮能自爲詩真雜賦中賢亂也所著書王茂
篇景荀靡師傳延壽和謀頌長月旦以此獲戾宗祀
耳然而蘭恨不獲香莖猶生少卿以宗室子隨二千
石論賦待詔丞相府三十餘年大非以好讀詩善誦
文乎路叔有智畧少時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至日
爲下里謠亦可馬東方朔伎終並諸賢一勁敵也幸
詩老子知足之計自全其中亦不愧漢賢宗室子矣
史疑

卷之四

五十四

君子室

子政博物洽聞文章爾雅爲漢名儒其諫昌陵驪及
上封事指斥外戚又作洪範五行及列女傳上之以
黃君之一悟也劉歆品行雖不醇所爲左氏請立學
官因而移書太常亦千年來所經見者文學一脉何
獨盛于元王也元王從高祖定秦誅項以宗室元勳
開國子政父子於元成衰平之世上雖校書以宗正
諫祇充宗漢書子傳末日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
漢家運直與國運相終始矣

楚元王傳 續前

秦法刻深明黜太子之師傳人猶譏之元帝仁柔文
雅而忍于殺一修明經術忠正無私之蕭大傳此尤
不可解也人謂卑猛下獄弘恭石顯詰之則地震客
星見帝已感悟下詔徵徵爲諫大夫何以使恭顯得
自皆爲中郎也復寒日青無光正爲軒小用事又以
咎璽等蔽善妨賢莫此爲甚吾不悲天下獄之三獨
夫而悲夫塞聰聾明率制少斷之賢疏獨夫也天下
寧有天子用人而欲借助于人者乎長安今揚興稱
史疑

卷之五

五十五

君子室

譽堪上欲引以爲助興父乘間傾堪則上之猶豫頗
倒已爲興看破上不足恃而恭顯足恃也望之殺天
子甚悼恨据堪猛給事卒爲恭顯傾危又復左遷雖
下詔暴其寬而顯幹尚書自若也即徵堪而行在又
希得見因顯自事君子之喉舌交寄小人能無齒牙
爲齟與計此時堪猛惟有力疾求去庶可自全耳堪
既已指死則猛自殺公車亦必至之勢大以極孤疑
猶豫之主遇本靈無術之正人而宵小又復多端排
陷用賢如轉石去伎如拔山望陰陽之調也難矣子

政屬係宗親疏同孤寡前薦恭顯所排後爲王氏所

忌而欲以片紙爭社稷安危言之亦既古賢耳嗟矣

天子至召見嘆息悲傷然終不能奪王氏惟無益也

愚哉王叔觀其與陳湯私議即晏嬰之威憤于陳氏

叔向之政說于六卿也言之無益正爲漢室祖宗深

此而誠千古外戚留此大防耳其言王氏先祖塋墓

在濟南者皆性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椽重地中雖立

不起櫛無以過此朋族之言亦深痛無隱情矣爲人

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有移于外戚降爲皂隸縱不

史疑

爲身太宗廟何長沙之痛哭屈子之離騷可謂兼之

而咸帝不難何哉所著洪範五行宛然以箕子肥遯

自居而遇事直諫又不減比于宗室之極有文學極

有氣節者區區一書生位不過列大夫而肝膽如此

始終行直如此彼王衡孔光諸人素以經術自負備

位宰相立朝事業何如哉吾謂漢室社稷臣同姓有

子政異姓有王章俱託孤寄命人也而無其遇悲哉

子政子章皆好學能世其家子政亦可無恨矣

史疑

漢有汲黯出入禁閤補闕拾遺人以諫臣目黯黯亦

以諫臣自許光武帝又剛健英察知人善任者明主

可爲忠言何事于諷武帝以社稷臣許黯正重其內

行修潔盡言無諱也且黯不獨直臣其矯制發栗亦

有權畧人崇黃老好清靜臥東海而大治以循吏補

直臣一案善合已任氣節善灌夫劉棄又以游俠補

直臣一案上日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蓋甚

汲黯鄭當時列傳

漢有汲黯出入禁閤補闕拾遺人以諫臣目黯黯亦

以諫臣自許光武帝又剛健英察知人善任者明主

可爲忠言何事于諷武帝以社稷臣許黯正重其內

行修潔盡言無諱也且黯不獨直臣其矯制發栗亦

有權畧人崇黃老好清靜臥東海而大治以循吏補

直臣一案善合已任氣節善灌夫劉棄又以游俠補

直臣一案上日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蓋甚

上更欲以文學補直臣一案上真黯知已哉上惟甚

史疑

愛黯惡爲張湯等深文所中故以淮陽息之耳東朝

廷一辨惟汲黯是親其鄭當時兩是之便已首鼠兩

端所謂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也而汲鄭同賢何

哉曰廉同爲九卿同好黃老同賓客勢利同然而亦

有不同者莊推轂士及官屬丞史常引以爲賢于已

長儒性倨少禮士不合已者不能忍見此又莊長而

長儒短也總之鄭善與人賢汲喜攻人過爲鄭易爲

汲難爲其難而人不怨至使天子敬禮丞相謝服叛

王吳攝大將軍遇之過于平生倘所謂誠能動物者

聊太史先汲後鄭寢其中之淺澤矣

史記

卷之二

五

君子堂

嗣伍江息大傳

嗣通一戰國士與鄆生俱以辨口聞忌鄆生以口舌
下齊七十城名震當世從而激信破齊以自爲功直
傾危之士哉至其說信皆漢自立人各爲其主吾不
以爲通料也其對高帝趣烹數語亦度幾處變不擾
者伍彼素有材能以學術受知淮南議論丰采卓然
可觀其爲淮南畫交謀亦迫而後起未必非以王繫
囚父母爲一時解免計胸棘沾衣臣見其禍未見其
禍始議周侃侃也後事發覺請吏自告天子惜其雅
辭欲宥之張湯坐以首畫反計罪無赦法過于情矣
嗟乎千古小人無忌憚狹邪賄勝爲天下所共恨者
無如江兒克始召見衣紗縠襪衣曲裾便知非堂簞
繡撮之都人士矣傳曰異服者誅先王所以首爲天
下禁狹邪也克以諸客戚上扶持朝政兒鋒所淳貴
戚公主藩王盡供其刀俎魚肉而并以用之皇太子
何趙廢之橫也晉獻公受驪姬殺申生猶曰以毋譖
于廢嫡立庶卒未有以一賊奴至使往優之重骨肉
之親猶之而不恤況聽讒者又武帝雄察之主也嗟

乎此豈有物焉顛倒其間哉車盡之治燒鐵銷灼無
罪而死者數萬人又滅太子之一家克之罪上通于
天矣殺太子立昭帝帝又不求復立皇曾孫其間廢
立安危漢室幾亂者數就其克爲厲階雖族滅克家
本足盡厥辜也文子情深帝能無悔乎作歸來望思
咽其泣矣何啻及矣其後數十年而有息夫躬誦使
館險構惡深刻常因中常侍宋弘上變告矣好佞于
進黃緣內宮並賢之獲目躬實造言而賢適天變遂
阻其奸躬卒以憂死何天之巧于敗佞上也

史記

卷之

六

君子堂

賈誼傳

天下有其言其美其類甚衆而行之未必可行者賈
長沙政事疏是也忽而痛哭忽而流涕忽而長太息
便已不近人情所以來終潛之誡也文帝知誼少年
英氣敢于自任人不能容彼彼亦不能容人若授以
事權紛張更易欲盡變漢家制度事未成而迂疎立
見誼反以才累矣不如紙上空言洋洋纒纒使人思
使人惜惟恐不見之施行以不用爲用者此類是也
若謂帝喜黃老故有心誦誼則一歲屢遷至大中
大不爲薄矣帝實以師道待誼不以臣道責誼若使
相天下其不爲王荆公者幾希矣吾謂人臣言事須
慷慨不妨以少年盛氣處之人君任事欲練達正當
以老成持重勝之

史記

卷之

六

君子堂

賈鄴牧路傳

四人合爲一傳以其上疏言事一也賈山疏言陳游獵之戒而長沙政事疏中亦言此意文帝長子代趙君此爲娛耳詎陳事慷慨山言事切學當時稱爲二賈千年絕調也鄒陽開說英王隱其詞古若爲無意之言而幽深變幻使聽者驚心又一諷諫之法也正不得以龔勝王吉一律繩之牧乘書詞古明切更易動聽亦一才士惜其賦不多見耳路溫舒尚德緩刑一疏所全實多字也鄒史相繼詠美溫舒子孫皆

卷之二

史記

君子堂

至牧守大官所謂活千人子孫有封益信斯言之不謬矣

景十三王傳

初開繼工好書多經傳說記故身端行治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多浮辯名譽雖流幸以見制致反左人學問趨嚮與人品事業相迥不可不慎也中山王驪色自娛正其藏明于晦若惟奢滿不捐前百姓無論非亭園馭民之道羣臣且持其短長而督責之矣中山聞樂之對與陳思煮豆之悲俱千古風流至性人還骨肉至親有此感慨漢武大度愈篤親親之恩魏文忌才不念同根之誼所遭有幸不幸本可以自取咎也嗟乎薄后夢龍兆文帝之入嗣落兒夜進關光武之中興天數人事暗伏于斯寔命不同所感寧止在嫡庶間哉

史記

卷之二

史記

君子堂

董仲舒傳

漢室諸儒如終軍朱買臣吾丘壽王皆爲宏博絕麗
之文以相辨難東方問以滑稽佐之相如之慷慨好
大之言也公孫之廷對兩世之學也嚴安徐樂主父
解天子一日召見猶恨相見之晚亦奇遇矣然其言
多刻深成性尤厲爲情絕無和平大雅遺意馬仲舒
進退容止非禮不行賢良三策上下古今皆仁義禮
樂政治興化之具也武帝時酷吏用事得此孔孟之
言六藝之古表章而修明之有改柯之名變道之實
史疑

卷之二

六十四 君子堂

三代遺風其庶幾矣有士如此帝不以處師傳之位
而以相江都則公孫之外寬內深陰排而默擠之也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才雖伊呂無以加其言少過
于尊崇猶不失後進景仰先達闡揚絕學虛懷國非
阿私所好也而向之子歆又以爲未及游晏少年喜
事茂父訓而非薄前人其言即詞中至隱君子猶經
之況其言又未必當乎夫仲舒所對已登孔氏之堂
雖材畧侷蹙不敢望伊呂而學問淵源真漢室醇儒
也豈可謂游夏之下哉春秋繁露一書日蝕星變地

震雷飛極言古今災害怪異以爲國家失道之警其
視東封西禪專言祥瑞媚上惑下以取功名者學問
心術迥然不侔矣武帝多欲自喜聞其言如永茂不
相入而又佐以誦諛曲學之公孫宜其終身放棄不
與與聞大廷未議也仲舒不云乎明其道不計其功
行其志不謀其利寧敢競進趨時居君子之位而爲
庶人之行哉

史疑

卷之二

六十五 君子堂

卜式兒寬傳

卜式兒寬遠跡手豕致身青雲真髮時版築飯牛之
朋也卜式雖不知學問而豁達大度散材發身頗有
權變卜式未弘懼之矣故以非人情不軌為亂法黜
之而式田牧如故也始既輸財不願得官至罷黜不
悔而助邊助費守其故智以退為進也上山此奇式
稱為長者兒寬與民假貸租多不入民間富免輸租
繹屬課更以最為以誦為贏也上山此奇寬拜為大夫
蓋自奇式奇寬而弘字之說自此日棄矣式與寬同
史疑

卷之二

六

君子堂

操一知雄守雌之術以獲上寵而寬之力學又非式
比故其決獄治民咸以經術飭吏治何文雅彬彬哉
嗟乎公孫為相不能容一義形于色之卜式而張湯
為御史友能進一獻古法義之獄採人之度量相越
所由來矣寬從東封還上壽明堂天子至為敬舉君
觴宛然稱兒寬壽無疆之象君臣相悅玉振金聲真
可歌可舞也彼此兩人者一以賢即起家一以獄吏
發跡而皆奮為功推情與下竟為漢名臣人領自立
何如耳天下卒以此多武帝知人帝何負于兩人兩

人亦何負于帝哉

史疑

卷之二

六

君子堂

張湯張安世傳

張湯擢智御、卒爲三長史所害。千古快之。然子孫相繼保國持寵隆于外、戚本嘗不疑天之報施、何獨夷于湯及總湯父子行事綜覈之而知張氏之宜世典也。湯雖酷烈、推賢揚善、固宜有後。且臨沒之日、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贏生時肯依文學以邀聲譽、亦卓然自好之士也。安世矯父深文、而以謹厚操之、輔政宿衛肅敬、不怠真篤行君子矣。以安世之謙讓復形以諸霍之專恣、人望所歸、自宜在東疑

卷之二

宋八

君于堂

張氏成安世之名、養安世之福者、霍氏也。覽魏相封事、顯推安世正暗、刺大將軍故能深入宣帝肘腋、霍氏乘張氏興已兆于此矣。宣帝欲以安世子領宿衛、至求間免冠類首辭之、不得此豈真以避禍哉。正其以退爲進耳。職典樞機、輒移病出自朝廷、大臣莫知與議、何其善避權寵也。有卽功高自言私抑之以達嫌、公推之以彰善、安世之服人在此、嗟乎安世功名不亞博陸侯而履盈持謙、純以學問處之、雖兄賀焉、被廷令、權讓宣帝似宜推恩、然以安世之賢、獨持大

體恐亦不假兄賀爲庇也。延壽口陳、誠于改善、到方冒臨之謙儉、勃之知人世其家聲金張所不及也。禍惜放以能溢自驕、廷臣宰相繼劾奏、放其始哉。然卒不免誅戮、則安世謙厚之報、默杜其禍也。或者謂湯之卒、宋不滿千金、安世食邑萬戶、至富于大將軍。是何湯之廉而安世之貪也。是始不然。人臣當功若盛滿時、驕奢固以速禍。清直又以招疑。安世之殖貨、即王翦請田宅自污意也。然亦可爲湯廉節之報矣。誰謂廉臣無後哉。

東疑

卷之二

六十九

君于堂

杜周傳

獄至更殺赦而不出杜周子孫而昌所謂天道無常也延年與方樂而昭帝崩若以許世子不當棄律之罪有所歸矣杜欽爲王氏取漢外托忠直內懷阿附直謂爲賊杜子夏可也有云乎哉然能奪漢權不能移漢統王莽篡位文叔中興天下歸劉氏不歸王氏也何益哉小人投身私門不惜以生平學問名節殉之真桀犬也若謂從大將軍幕府時轉移一二匡救得失則王章之死詔獄欽何不一言救之焉

史疑

卷之二

七十

君子堂

肘腋而謬托求直言以塞諂將以誰欺乎章死梅福訟其冤欽亦不能以一人手掩天下目也悲夫元成之際君子道衰小人道長故當時廷臣宗室雖以綱子政之朴忠天子至召見嘆息悲傷其言終不用也彼杜欽谷永諸人素以經術自負應詔陳言而托身權門黨謀無忌亦何顏與子政並立于朝哉子業爲太常卒以選舉不實免官就國其沒也求還京師與主合葬而不許賜諡恭侯正欽之遺崇耳嗟乎今日東政之王莽非即昔日欽所獻說之王氏乎杜氏之

持劉氏如此王氏之報杜氏如此人定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也杜周之子孫名雖昌而實敗類誰謂天道無知哉

史疑

卷之二

七十

君子堂

武臣子傳

宣帝謚太子曰戾蓋以孫而謚木生祖也慨永祖命以拒賈告子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乎宣帝揣曾祖之意謚祖爲戾此亦慨之拒賈也况歸來望思武帝已一言感悟能感其父而不能感其孫宣帝之刻核可知已夫陶厲之侮雖孝子慈孫不能改然亦非孝子慈孫所樂識惡謚者寧失出毋失入可也王夫人生齊懷王有寵早卒李姬生燕王以謀逆見誅厲王以說祖自縊漢武之子孫田繼爲王者無有也獨

史疑

卷之二

七十三

君子堂

東方朔傳

東方曼倩爲漢朝滑稽第一所謂依隱玩世施時不逢也初來上書語多誇張不如此不足以驚動武帝給朱儒而得米射覆時復有郢舍人爲滑稽舍人亦可笑大官不日晏不來肉食者謀之罔如是乎朔之拔劍割肉亦人不恭矣宛然箇今碩人之跡如涇諸公言錫爵也除田爲上林苑屬之南山不相御史不能諍諍救止而朔獨進諫足空朝廷矣惜哉武帝之壯其人而不納其言也置酒宣室引納董偃此何言乎古來天子風流豈無一二弄臣然朝廷之禮不可不肅曼倩之戲正自當用儼之寵由是日衰退飲者禁其流防微者杜其漸也朔雖詆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朝皆放弄無所爲屈至詆公孫諸人樹頰捥頤結股連尻遺蛇其跡行去鵲旅振臂極矣甚至醉入殿中小遺殿上未免流于狎邪耳上書自訟滑稽人專用中韓學問使人不測焉有客難諸篇文辭滂宕皆有托而言也東方待詔金馬與長綬出入禁闥同一忠軫而用諫之術各異

史疑

卷之二

七十三

君子堂

以游戲爲批鱗補頰是其爲古之至人乎

史疑

卷之二

七

君子堂

李陵蘇武傳

史疑

卷之二

七

君子堂

李陵漢將種也爲武帝討自宜推轂重任獨當一面
陵必有以報效漢奈何以五千人之虜博德羞爲
後雖上何以不怒責博德友疑陵侮教博德上書不
情極矣勒之出西河遮虜障抵交降城驕置以閒是
豈萬全之道乎陵一日戰數十合殺虜二千餘人虜
不利欲去而軍尉管敢亡匈奴其言陵軍無後救拊
循士卒之報如此充不可解也陵至此欲死而一門
數奇無時得洩故感慨抑鬱激而降虜豈不能死哉
不欲死不屑死耳觀其送別于卿起舞悲歌自是有
血性人不得與衛律同日語也腐史極爲申救自知
聖怒不測而交游中一種熱腸厚誼不惜以一死爲
知己鳴冤亦憤陵無後救故以國士名將盛推之此
文士真肝膽也嗟哉于卿若無霍大將軍則燕王之
公幾爲廷尉逮捕矣漢之待忠臣何如哉陵本義士
其生降虜已非本心何以復爲單于說降武特以塞
單于之請耳噫然一嘆真心道動此于卿所以惓惓
于陵也若他人直以陵降虜而絕之矣武歸漢以廷

尉敦奉免官既免官矣何以昭帝崩得豫聞立宣帝
事良由大將軍重武忠直故就事帝詔非漢制也嗟
乎使武歸武帝不死則同受顧命應子任日禪而在
武帝帝先失一往復大臣則長孺後失一託孤重臣
則子卿少需焉長孺與子卿且相矣使與武相而
殿不降胡與光同受大將軍顧命立朝必有可倪借
乎其但不遇時也

史疑

卷之二

七六

君子堂

霍光金日磾傳

霍嘆古今用人非用違其才則名過其實武帝接霍
子孟于郎署此時未嘗有所長見竟以社稷大事屬
之卒不負所託此一奇也帝屬子孟以周公之事此
時朝廷不乏大臣光不讓以讓日磾光之卓識實亦
武帝教之也日磾始不過一降胡亡虜武帝奇其狀
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
大夫此又一奇也帝蓋隱然爲光植一右臂光從此
悟矣光之大節操昭立宣不愧古人世但以不學無
術病之余謂光之不學有三而宿衛自專親黨橫據
不與馬弘羊心計反覆不宜同受顧命而尤不爭弘
羊卒與燕王通謀未必不恃先朝大臣料光不能有
加于我故肆行無忌若使早爭之必無今日之禍幸
而止畫室中上已知上書許詔弗坐使帝恩閣奸奸
光即百口何以辨其不學者一也昌邑王廢禮在藩
邸時滿亂已素著廢立大事君非奕棋且皇曾孫尚
在也奈何舍曾孫立昌邑二十七日中幾危社稷直
待九卿責光乃始憂憑召羣臣會議始以矜獵車迎

史疑

卷之二

七七

君子堂

曾孫其不學者一也許后暴崩顯恐事敗具以實語
先使光自爲發舉令顯仰藥而死其禍即止矣惜也
猶澤不忍釀成後備竟致夷滅其不學者三也嗟乎
光之功業三代所無光之榮寵亦三代所希觀卒以
物盛禍盈雲山倒運至于城宗未嘗不爲光惜之使
其時有一二廷臣追頌光德曲爲申救猶可少延霍
氏一綫血食而無奈魏相諸人中銜私怨多方發其
奸未免摧折太過耳古于是而思日磾之先見上欲
納其女後官力辭不肯真子孟所不及也焉散宿主
史疑

忠信勤功夷狄之有人不如諸夏之亡也

傳常鄭其陳留傳

其陳有功而無罪者也郅支因殺漢使者至不赦也
兩人從數千里外因利求便設奇制勝不費一矢一
鐵而雪中朝之恥其事即不戒君子猶壯之況大功
已立持議者尚苛以文法至下獄徙還而卒此不特
功罪不明阻忠臣義士之氣亦漢室典義所係也吾
於論其陳者而知之矣劉向忠劉者也其言曰其陳
自誓絕域以立非常之功其於衛霍功實倍之臣衛
不忠劉而黨王氏者也其言曰其陳微得生事霍夷
史疑

畏其爲國招難耳嗟乎使郅支不誅則特其冥頑殺
掠使臣又不正其法彼日謂漢馬與而窺邊生事漢
之難正未有已也卽曰婚姻發師而圖以封將軍制
之矣安能從數千里外待命於不可知之朝廷乎若
然則何以處趙克國也克國之也同在境內故得朝
上疏夕報可其陳之節制在境外有列國家尊之可
也臣衡素經術自負豈不知凡伯之五之事特內黨
王氏不欲漢室有立功之臣耳生事爲名以塞眾口
耳涉與漢出西域役國上言其出此也

發節不肯奉請正科區衡石顯諸人提其成算也
城射單于鼻推肉橋入上斬虜于五百人生虜四十
五人降虜于餘人馮漢除大患即使受上食封亦不
爲過而衡顯至坐以奉使顯命按驗下獄此其心吾
知之矣彼以爲荒微絕軍猶能部勒行伍爲國正法
况輩殺之下見此關堅橫權群奸附和萬一湯等咸
怕然不平捐命建功或召外兵除內亂或矯節制準
中涓或募敢死之士乘機觀變慨然爲天下清君側
則石氏王氏危矣且又德威聲遠爲劉氏藩屏俱其
步勢

卷之二

八十一

君子堂

隱囊所深忌而必欲致馮于死也劉向忠劉則上躡
柵其功匡衡不忠劉則復奏劾其罪各有深慮焉他
如傅介子常惠鄭吉其忠勇雖不及非陳而行事大
畧似之於以耀西漢威武故鼓傳也

魏相丙吉傳

漢世守成賢相丙魏竝稱然魏多材畧而陰險漢之
元氣不若丙以謹厚輔大德獲福慨乎有餘地也竊
按大將軍嘗用事下相凡尉獄災事千秋爲武庫令
自見夫父憚相治郡威免官去非相有所刻標之也
况經使掾遮留之而霍光何必下之廷尉乎及河南
老弱守闕上書者萬餘人而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三
千人頗復新作一年以免太守罪大其得民如此光
又何必法繫于後相因平恩侯奏封事霍氏遂至族
史晨

卷之三

八十二

君子堂

漢同由光之子孫不戢恩寵所改亦未必非天道人
情之好還也余謂是不然相在獄耶何以得因會赦
出安知非大將軍未減其罪而思用之其以刺史高
第入焉大司農以大司農高第拜御史大夫光亦知
繫獄之冤故以是報之其於相非有蓄怒深怨也相
衡之發霍氏陰謀書誅夷亦大其矣且又以私怨
殺趙廣漢大廣漢在潁川其得民不減相在郡不念
其京兆之績而必欲致死是相之爲相專圖報復耳
丙吉則否曾孫在獄耶獨賴吉得生及曾孫遭遇絕

口不道前惡若使親相有是功其不恃自勝乎
求自者鮮矣或謂漢朝宰相惟相本經術誠大體也
相輔職當主意見則吉之公府不案吏調和陸昌存
賢自代亦未為不識大體不知經術也其以子顯當
夕牲而出取齋衣即督過之有識者同如此謬讓不
代口不言功專行老氏之術使先譴能引吉奏記以
時建白其故恩則擁昭立宣之功吉實與先共霍氏
受法時吉自當百口保之霍氏猶可以功贖罪惜哉
先之結怨於魏氏而不種德於西氏也嗟乎天生武

史疑

卷之二

八十一

霍子帝

帝殺子孫如戲天生降陛下廢置其君如奕而俱不
能違天吉之拒奏天之悟劉氏也相之上封事天之
滅霍氏也然兩人德怨厚薄於茲見矣

莊南夏侯京與李傅

漢自武昭宣之間臣下往往得明陰陽言吉尚先時而
驗其治春秋言者咸推董仲舒柳枯臥地何葉成文
公孫氏當復興謂皇曾孫也莊孟至欲求索賢入禮
以帝位如殷周二王是何言哉爰侯善說禮服傳說
災異洪範五行霍大將軍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
省政宜知經術自令滕川尚書授太后母后亦有經
術師與哉宣帝議廟樂勝新執詔書為不可用不憚
死諍以危明上謂上為君誤知字上則想見其簡易

史疑

卷之二

八十二

霍子堂

無文也京房見術見知於上指斥奸邪不欲遠離左
右顧歲盡乘傳奏事即汲黯之不願治郡淮陽也卒
為顯等排陷焦贛謂得我道以亡身者其言驗矣
奉于詩中參六合五行觀性以歷親情以律此修身
齊家大學問非陰陽家所知也雷連月久陰指奏外
戚又按災異極論官輒李尋繼之陳日月五星及河
瀕之災請抑外戚去邪佞至哀帝亦為心動更古之
遺曲也或謂自古言災異而奇驗未有不夢為遂以
不審失身罪之甚若京房左道為妖言陷帝疑遂微

箕子言之甚詳止于爲奴比于無術而友以割心又何也總之此數人者稟鯁直之操忤巧佞之人雖正不兩立即不言災異不辨陰陽遂不獲譴乎冀奉與肅聖之下衡同師循以經術備位宰相望之自殺豈其學有不同則立身趨嚮異也若謂房傳棄市尋先流放知入而不知人明數而不明道故禍不旋踵則冀侯冀本何以得壽終也

箕子

卷之

八十四

信子堂

肅聖之傳

漢之宰相得君而不得志得位而不得時未嘗如肅聖之者也宣帝在民間已知東海蕭生以奏討捕青丹爲謁者賢良上書輒下問狀前此有之乎元帝即位聖之以師傅尊重數宴見言治亂前此有之乎所薦引宗室給事侍中拾遺左右皆明經達學者粗業不在內魏下也竟以中官排擯引攀自裁沉沒不顯號于上帝其信然哉吾以爲聖之亦有以自取也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合則留不合則去寧有今日下獄史疑

卷之

八十四

信子堂

明日上書今日免官明日就職何以自立朝廷風化天下耶聖之固高節不辱而丁剛柔微彰之故參之未明丙吉賢相也望之意輕之其失在傲崔大將軍功臣也故摘伏其陰事其失在苛鄭朋伏邪小人也引之清要其失在暗總不明經術耳即其罷恭顯非不侃侃孤忠而亦無術以處之乎瞻不云乎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于小人之意以陰俟其間然後恭顯可圖也即日身爲大臣社稷存亡以死爭之寧能坐視狎邪爲調停苟且之計乎

則何不坐政府聲其罪如中屠嘉之傲召鄧通也是
又不然元帝昏庸何能厚望如文帝而恭顯陰謀又
非鄧通比宣帝在時已稱明習文法又典樞機丞相
之不能與中官爭也漢重法律不重經術所繇來漸
矣告所責望之者在係獄之後宜奉身求去不宜復
出視事總之望之之死臣失在太剛君失在太柔故
讒人交搆平相手却食哀憫左右安用作天子而問
責與等徒博其免冠一謝而已此元帝之優游不斷
而漢業所以衰也

史疑

卷之二

君子堂

趙尹韓張兩王傳

古之二千石往往事殺豪強廣漢爲京兆尹按殺京
兆掾不詰之天子漢法疏闊固然耶其爲鉤距以得
事情是欲禁民爲非而先道之奸也殺大姓不已且
侵犯貴戚甚者徵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將吏卒突入
丞相府召夫人跪廷下受辭暴橫已極安得不生法
誅且蘇賢父上書訟廣漢而疑已子榮高教令先不
得情實矣其發姦摘伏豈盡無誤者生以賤殺不辜
非誣也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老子曰佳兵者不祥

史疑

卷之二

八十七

君子堂

又曰穰無臂廣漢卒以自殺悲夫尹翁歸治東海治
扶風爲政任刑刻鏘太過然猶幸溫良嘵退不以行
能驕人所以得令終也韓延壽悉更改廣漢故言教
以禮讓黃霸因其跡而大治善政之及人遠也竟以
私事與蕭望之相持故功業不終耳張敞爲治木春
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儒雅不純用誅罰且屢上書
言事甚眉人不忘吐握也王尊抗節東平王劾奏丞
相御史真特立不阿東郡治水授沉白馬使巫策稅
請以身填金堤何壯也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尊

終不動而水波稍却河神亦畏強項耶吾獨難夫一
王薄沾在尊旁不肯去惜其名不傳耳王華守京兆
為鳳所舉不親附鳳左人所難下獄而十二之女知
先死必君剛直之信于家人也王商為政自還章妻
子故郡此不意之逢也家屬完其采珠致產此非望
之獲也天其以報施直臣乎總之此數人者皆有材
力任氣節而或以經術綠飾或以文采點染功名器
識不甚相遠也吾獨惡廣漢擅權恣殺雖以此獵威
名而國家大體所傷實多矣

卷之二

八十八

君子堂

匡張孔馬傳

自古小人誤國往往有所挾以蔽身然本有備位幸
相托名經術而朋比為奸如匡衡張禹孔光諸人者
也衡始以經學精習始進固以正也迨自歸官之後
受樂陵侯徵辟而衡已為史氏之私人矣史氏衰則
附石氏衡與前相常玄成皆畏顯至不敢失其意宰
相如此天下事可知矣顯敗後卒以王尊劾奏稱病
骸骨專地盜土免為庶人富貴其可常勝哉張禹為
相六年以列侯就第朝朔旦位特進已極人臣之寵
乃其所好僅僅一肥牛亭何老手之惜也永始元年
間日饑地震史氏上書諫切王氏上亦疑懼車駕幸
禹第辟左右親問天變禹不以此時直陳王氏擅權
而反借經術沮外庭之議上繇此不疑王氏漢祚傾
覆皆禹一人為之也孔光為宗聖孫典樞機十餘年
本嘗強諫外托持正內實依違是孔子所謂鄉原也
始終黨附王氏故力排丁傅耳莽為大司馬則光為
大司徒莽為太傅則光為太師光幸先莽辛耳光若
不死必覲顏稱新室元老宗門之遺教漸滅盡矣嗟

嘆此三人者非所稱服儒承冠傳先王語而士殺明
使之議持保保位不惜生平名節學問盡以殉之郭
大患失何所不至也始而錫國家繼而錫經書惜哉
或謂曲學阿世儒相之壞自公孫弘始而吾以爲蕭
何作俑也何爲問國元勳黨附呂氏誅戮功臣匡衡
爲不顯私人孔張爲王氏私人皆何之故智也何救
泰圖昔籍而漢相俱以經術見推意者其亦奉何之
教乎高帝謾罵儒者儒者之禍遂至以經術誤國報
施至此猶真可畏哉

史疑

卷之二

九十一

君子堂

谷永杜鄴傳

漢之有谷杜亦稱通達名儒而跡其心事何涉忍隱
阿也其指斥椒房專言內寵至舉日食地震盡欲以
皇后貴妾當之大有所校之也谷永知王鳳方見柄
用陰欲自託遂言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時對者
十人獨永與欽爲上第實王氏從中譏之也竊專權
則附鳳平阿候譚年次當繼則附譚王音以從舅越
親輔政則又附音即在王氏一門永亦惟勢是趨耳
慨本天象以抗疏公朝永自知有內應故得展意無
所依違輒怒輒解帝之昏庸永已知其無能爲矣今
日遷光祿明日微給事今日拜太守明日權司農富
貴爵祿盡在王氏掌握中安用此廢旒獨夫哉杜鄴
間說王氏外托忠直而內懷附會鄴之議丁傳亦即
永攻趙氏李氏之故智也或謂帝以衆人遇谷杜故
衆人報之王氏以國士遇谷杜故國士報之是殆不
然御史大夫繁延壽嘗除永補屬矣太常陽城侯劉
慶忌舉永待詔公車矣鄴又從張敞子吉受學得其
書焉抑此三人豈可謂非知己哉而獨于王氏倦

史疑

卷之二

九十二

君子堂

德則大將軍威勢實有以制之若使王氏一旦
如霍氏先攻王氏者必各杜其人矣石顯盛時匡衡
惟阿諛曲從及身後而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小人
之友覆可畏哉嗟乎以谷杜之才識識足比聖經文
采足眩人主失身惟門不能自立文有餘而識不足
也悲夫

史記

卷之二

九十三

君子堂

楊雄傳

西蜀有楊子雲固曠世一士也默而深思非聖哲之
書不好作太玄以象易作州箴以象書作訓譚以象
禮作文騷以象詩作法言以象春秋稱好古樂道不
虛耳其所著非泉諸賦蜀波之錦不足爲其汗漫蜀
姬之美不足爲其豔麗青泥九折之盤屈不足爲其
幽絕金馬碧雞之幻性不足爲其變化以配長卿子
游西蜀三其而吾獨于劇秦美新一事不能無
辨永始四年王商秉政初不與丁傳同時課其生年

史記

卷之二

九十四

君子堂

雄卒丙辰未嘗得享哀帝桓君山傳亦載雄作甘泉
賦一首始成夢脫出救而內之明日遂卒此在成帝
時事耳王莽篡漢在丁丑二十二年安所得較書援
閭焉者嵇康傳高士祖雄與董仲舒同科其人品趨
向可知矣若使肯用符命稱功頌德等必收雄以爲
人望又何爲官之拓落也且陳休美新何不立刺漢
而刺秦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就蹤遇不遇命
也雄肯爲此漢身苟容之事哉漢有兩子雲谷子雲
最稱筆仙計其時子雄稍後應是谷子雲所作而大

家續書未顯本精誤答爲楊耳天下寧有議論學業
不說于聖人而肯爲纂賦作符命又寧有恬于勢利
而肯署莽大夫欲以文章成名後世而先作論從諛
就班據所載已自抵牾不合矣劉知幾曰太玄深奧
難以探赜既絕窺踰故致譏謗子雲之受誣有自來
矣嗟乎以雄之才千古嘆服者止一桓譚凡人賤近
而貴遠祿位容貌其可忽乎哉

史記

卷之二

九五

君子堂

劍俠列傳

秦始皇不死無論秦舞陽卽十荆卿不能刺之死也
待我客與俱特欲效曹沫劫齊桓公一友侵地耳古
來俠客惟專諸事成身名俱全諸政事成而死豫讓
事不成而死死一也曹沫不遇齊桓則壇上要盟而
壇下背之曹沫亦必死矣刺客所爲極難者無如荆
卿秦始皇梟鷲英猛懾人冤鬼且其防固諸侯刺客
不敢近深于緘膝舞陽殺人如戲奉圖而色變震恐
非其精消忘天子之威固不敵也荆卿獨言笑前謝
取圖奏之至圖窮匕首見猶倚柱而笑箕踞以罵何
慷慨從容若是劍術至此可論道矣

史記

卷之二

九六

君子堂

匈奴列傳

匈奴種類不一遷徙無常倣倣自相兼併夏商以前無論已周自襄平以降不修政刑而倚戎狄專以外夷爲外家戰國時百有餘戎義渠殺而秦燕趙各築長城自衛至始皇因河爲塞塹山墮谷匈奴震懼奉首而竄不兼與中國界君顏如醢士氣如虹秦同萬世雄也高祖困白登呂后結和親匈奴疆則漢弱文帝竭力柔懷而每念不忘廉頗李牧正此雄心本消耳孝武志猛驅除遷天下精兵良將唐節鉞倚史疑

卷之二

九十七 君子堂

戈矛日夜思大創之於是而程李衛霍分道兼行天子自將待還出九原至浮丘井不見匈奴一人自河本至朔方亦不見匈奴一人爲築受降城而還當斯時也犁庭掃穴窮寇醢離離林官奮于虎貔步騎多于星蝟矣幕南無王庭不特復九世之讐雖百世何以加焉下視懷惡青衣激欽止符安得起秦皇漢武而一洗其辱哉吾謂漢時爲漢忠者三人中行說衛律趙信皆教匈奴以誘罷漢兵者爲漢惜者二人前失一名將則李陵後失一名姬則王嬌千古所同悲也

爲漢幸者二人大將軍之武剛營霍驃騎之祁連山雖曰屬有天幸然非此兩人何以奪天驕之見乎故曰秦皇漢武真千古奇天子也

史疑

卷之二

九十八

君子堂

史記卷之二十一 東越朝鮮列傳

尉佗以今起家乘秦之亂祖海自雄以兵威遠絕道
備變亦賢矣哉西越東越各自稱王尉佗窮帝自娛
隱然有虎踞諸夷之志高帝時世保南藩和集百越
不爲邊害自高后絕關挑釁始速之叛顧此老嫗強
所昔而不能不屈節于孝文此則曰朕高皇帝側室
子彼則曰老夫故南越吏誠之所感蠻貊可通一紙
賢于十萬師矣然實惟佗識時務早已知棘門細柳
帝自勞軍止革問焉唐帝未嘗一日忘邊事也具啟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元元

君子堂

與天王抗哉後曰嘉之變獨小忠無大畧自取滅亡
夫亦不識時務耳識時務者是爲後保佗其庶幾矣
曰此中人無足與語任嘉亦曰郡中長吏無足與言
者故召公告之若使器不死器爲帝佗相之中國人
輔之寧但爲一州主直當爲百越長也

東越朝鮮列傳

東越能亂而不能治越人相攻擊不足煩天子使征
之無功總不如以不治治之徒之江淮間華夷雜處
恐非所以安中國柔外夷也五胡亂華于此肇其端
矣荀悅之縛路博德以爭功相疾棄市然樓船之始
敗于朝鮮旣以左將軍勝而後合兵又陰與敵和非
無罪者也公孫遂之往天子知二將之異使正之且
詩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與左將軍謀而縛樓船非矯
制也左將軍誅遂亦可誅乎左將軍即可誅朝鮮乎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元元

君子堂

矣獨不可以功贖乎嗟乎武帝以人主之威天下之
力驅之誘之幸而成功名于將亡之敵若夫賞罰則
未有當也

大宛列傳

俗儒拘方行住坐臥不離一室譬如虱處氈中語之以通國大都木有不蕩心駭耳者又安望夫遐隔海外焉能探勝窮奇譜天旋星于烟雲日月中也語云未識國上而別其風俗亦何異畫鬼而未識其貌讀書而未詳其名夏蟲之不可以語木故也然而桑弧蓬矢丈夫所有事也既不獲勒石燕然亦當秉槌博望上窮崑崙下觀河源跋屐英以所不知耳夫天下大矣欲于中國數千里外窮遠道而窮要領此實

史疑

卷之二

五

君子堂

難矣乃審則出焉孫入康居越庵幕履安息游大夏涉大宛如歷井窰問畫取其蒲陶苜蓿汗血印竹鳥卵眩人以歸有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亦可悲矣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不亦識大遠方圖物憂萬之鑄象也聶耳雕題湯令之備獻也白民黑齒成王之作會也風雨可以燭幽夢寐亦能通遠安以獨坐焉哉

儒林傳

總論

儒有不同有游俠之儒田仲王猛是也游俠變而爲刺客而刺客高漸離出焉有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文史變而爲詞賦而司馬相如揚雄出焉有賸達之儒莊周荆軻冠是也賸達變而爲滑稽而淳于棼東方朔出焉有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智數變而爲繡繡而京房李尋翼奉出焉有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章句變而爲法律而張湯杜周出焉有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事功變而爲循良而黃霸張

史疑

卷之一

五

君子堂

遂出焉有道德之儒孔子是也道德變而爲老爲墨而老聃墨翟出焉楊子雲所謂儒通天地人也儒林傳或疑其不採道德之士而獨疏六藝門戶夫六藝因專言道德也漢興言易者有淄川田生言書有濟南伏生言詩者魯有申培公齊有轅固生燕有韓太傳言禮魯有高堂生言春秋齊有胡毋生趙有董仲舒皆諸儒之冠也豈不文雅彬彬哉于以勸學興禮崇化勵賢風四方而先天下有餘矣

馮本世傳

馮氏與王氏同爲元帝外戚而馮氏獨賢有世功宜
王氏忘而擢抑之也獨借蕭望之經術重臣亦阻奉
世封議其何以勸有功勳戰士乎杜欽追訟奉世前
功卽答宋之訟陳湯也欽亦小人亦能持公議而匡
衡從中阻之經術安在哉野王年少行能不改若用
爲三公功名必不減治郡時乃以後官親屬謂不宜
備位九卿則王氏之一門五侯又何也京兆尹王章
忠直不阿劾議切王以而薦野王兩人之賢否可知
東疑

卷之二

君子堂

矣馮立居職公廉治行與野王相似大馮君小馮君
史氏歌舞之猶慈父也參之於嚴學行宜世其家卒
以五侯敬憚子孫十七人盡以無罪死天道安在哉
說邪交亂貞良被害吾不悲馮氏而深悲劉氏也王
氏篡漢此其明徵哉

儒林傳

論易

秦始皇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
也漢興言易者本之田何自丁將軍作易說三萬
而易以東嗣是而後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張彭之學
崔孟白之學皆博士家言也惟高費學本嘗立于學
官耳京房受易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故與諸家不
同趙賓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者萬物衰
也持論雖巧慧諸家不能難而實非古法春秋緯云
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
史疑

卷之二

五

君子堂

書感伏羲造八卦始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而六藝
論又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所變化政教所生自人
皇初起也周禮大十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連山
似由出內氣也萬物莫不歸而藏于中矣邵康節曰
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
用也用之者其惟聖人乎君子體仁是以長人嘉會
是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善用者所
以容保無疆也自昔否泰之理起于人君一心一念
正其畫爲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不正其畫爲陰否

自是而起矣蓋君以剛健爲體而虛中爲用故乾動則爲坤臣以柔順爲體而剛中爲用故坤動則爲乾乾坤合動而歸于太極聖人知之矣資始統天乾之必本于復也厚德載物坤之必發于直也漢世諸儒欲明天人之際而不求端于家人利女乘六御天之智陰乘陽則母后擅國履霜堅冰當防其漸也陽避陰則君弱如婦八月有凶當閑其邪也嗚呼進退存亡之故惟聖人知之易豈易言哉

史疑

卷之二

一百四

君子堂

儒林傳

六藝之學六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內則說詩子之禮六詩貢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詩之爲言志也詩緯合神務云詩者持也故詩有三訓也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觀民風焉詩曰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不知何說指也漢自中公受詩浮丘伯其言治亂曰爲政不在多言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也正式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言哉言乎懷固以治詩爲博士詆老子書爲宋人言而斥公孫弘以曲學阿世齊魯之言詩大約皆強諫約說者也宗彞詩者無如荀氏宗彞詩者無如后蒼而燕人韓嬰推詩人之意作詩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所謂韓詩也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學舉六藝更立毛氏學而鄭氏詩譜所載又有大毛公小毛公毛氏傳三篇是者動以百數詩云以雅以南隸任朱離注亡詩無之蓋見齊魯之詩也細承引詩都人士首章鄭注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

子載伊訓造攻自牧官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

歌衍率彼天常証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無

有若荀卿引中歸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

引康誥曰惟文王敬忌一人其謬妄如此禮記以申

勸寧王之德爲田觀其平猶如此況武成逸書可盡

信乎或手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

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寧變通之妙或即象爲數或

反數擬象洞僞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幸合附會

自然之數益壞焉邵氏曰唐虞其中天而與乎堯舜

史疑

其應運而生乎其猶變之將至日之將中乎聖人刪

書斷自唐虞以其能不失時也

儒林傳論書

自古書肆之作而有史官其裁篇傳矣至孔氏纂之

上繼唐堯下迄秦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

故言黃帝顓帝之事未可明也夏書所載敷納以言

地平天成皆在大禹皋陶設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

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爲周書以箕子至周

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秦時焚書伏生壁

藏之漢興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山東大師

必宗伏生齊魯之間錄此類能言尚書而歐陽有平

史疑

陳之學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小夏侯有鄭秦假李之

學皆世之知名者也史通辨周書與尚書相類即孔

氏列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章余謂書多駁難宜孔

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續以周爲名孔子亦

未必見至若職方同于周官時訓比于月令斯百王

正書五經別錄矣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

篇古文出孔子壁中皆古字也安國爲孔子十一世

孫悉得其書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獻之遭巫蠱

事未列于學官安國自以博考經傳擇據前言然孟

韓詩實無此首章服虔以行歸于周為逸詩鄭于中
候握河紀注云昭王之詩鼓鐘之詩所為作者依三
家為說也般詩於經思蓋齊魯韓之文毛詩無此句
今毛詩有者衍文也禮記憲憲令德疏齊魯韓詩又
郊特牲注為下國暇鄭疏云引齊魯韓詩也孔子問
居注讀湯齊為躋疏云三家詩周禮注吉主惟饒疏
鄭從三家詩三家之詩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
采芣騶虞鹿鳴四牡皇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
魯詩鼓鐘為昭王詩異同不可悉舉也虞書言詩言

卷之二

以八

君子堂

志自后夔以來五聲八音所用以為樂皆主于詩舜
作歌以謹天命皋陶乃唐載歌世治而相勉以善也
五子述大禹成為歌世亂而相儆以惡也列子言立
我蒸民莫非爾極堯時所為詩也書大傳言日月光
華弘余一人舜時所為詩也太師陳詩以觀風俗工
以納言時而颺之學校教士與禮樂書相參謂之四
術至孔子始刪取著以為經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
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採之以觀其變詩有天下之
作一國之作神明之作焉寧徒誦其言已哉

儒林傳 國春秋

漢詩易與論語分為三詩分為四禮分為二及學者
談亡僅存其一除家皆發闕春秋三傳並行至今所
指者鄭氏無師大氏無書故二家不傳耳漢武宣之
世信重春秋學士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日
未張而大綱克正其效亦可見矣箋傳之學惟春秋
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于經則
理虛而無証言于史則事得而不通所以難也晉王
接傳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上為經發公
史記 卷之二 百九 君子堂

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荀崧傳又謂左丘
明張本繼末發明經意多奇備公羊高親受子夏辭
義清雋斷決明審殺梁赤師徒相傳文清義約是以
三傳並行莫能孤廢也左氏疏賈逵上春秋四十條
以抵公穀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背發聚
守起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學顯而何氏又
作畢守以距長義以強義為廢疾以難殺梁造背直
以短左氏又在注傳之前也至晉劉兆以春秋一經
三家并案諸儒是非紛然互為讐敵乃合三家異同

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言
甚悉也余謂三傳各有短長左氏豔而富其失誣殺
梁清而婉其失佻公羊辨而裁其失俗然俱以輔翼
春秋爲主春秋于經中爲爰書鏡得朱乎理之
簡嚴似之悟吉凶于貳數易之精深似之多居諸而
辨國俗類詩之情陳玉帛而會兵車極禮之變且欲
以一經合五經之成奈何于三家中苛求異同乎哉
古者以史記爲春秋後世者述多托春秋之名而屬
辭比事不與春秋相似非史策之正也晏子爲春秋

史疑

卷之二

一百一

君子堂

而柳宗元辨直欲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
著墨之道耳後之作春秋者其猶行墨之道也與

儒林傳 論禮

元經禮居其三曰儀禮漢儒得古文禮五十六篇高
堂博士禮十七篇漢志所謂古經七十篇者也劉原
父云當作十七曰周禮漢河間獻主得之李氏失冬
官一篇補以考工記劉歆校理始得著錄漢志所謂
周官經六篇者也曰禮記有大戴禮記小戴禮記漢
后倉授梁人戴德及兄子聖德刪古禮爲八十五篇
謂之大戴禮聖刪大戴禮四十六篇爲小戴禮馬融
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爲四十九篇漢志不著錄而
史疑

卷之二

一百一

君子堂

曰德聖慶普三家立于學官後漢諸儒多爲小戴
卽今之禮記也大戴禮旣已缺逸其間又多雜誤後
漢儒林傳與隋經籍志諸書言三禮俱不及大戴矣
今考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缺
者四篇重者一篇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不能合
八十五篇之數豈但八十一耶家公問投壺二篇與
小戴書無異禮察篇與經解不同曾子大孝篇與祭
義相似則戴聖已取之篇也勸學禮三本見于荀卿
子取舍之說及保傳見于賈誼蹠問與經子同者尚

多有之其探索陰陽窮悉物理惟本性命雜言禮樂
 器數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備也禮器云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
 故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元王之世二者蓋有
 書藏于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洗之以涖事小
 史讀之以喻衆而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
 以教國子皆此書也聖人在上未有若周公其道則
 一而經制大備自秦并天下救儀禮而歸咸陽但采
 其尊君抑臣者爲特用七錄云古經出魯淹中其書
 史記 卷之二 百五 君子堂

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六十六篇無敢傳者
 後博士特其生得十七篇鄭玄注今之儀禮是也餘
 篇皆亡矣韓昌黎讀三禮以爲周公文王法制在是
 惜不得揖遜其間擬其遺辭與古亦千古所同恨也
 嗟乎禮者其本在于養君德正紀綱均國勢豈形器
 云乎哉觀叔孫之編叢益思魯兩生也

循吏列傳

叔放忠廉去相不悔羔羊之皮素絲五紵斯人有馬
 子產剛克諂毀不遷彼其之子邇之司直斯人有馬
 公儀休奉法讐貨無漁細衣之宜今蔽下又改爲今
 斯人有馬石奢李離聽微而釜鉞無逃如可賄今人
 百其身斯人有馬天下盛衰起于吏治漢之叔下必
 于京兆馮緄漢之名相不出三輔黃國人主尚當知
 四方艱難况端揆良貨乎雖然黃霸視事功名尚損
 于治郡時亦復何哉

史記

卷之二

百五

君子堂

酷吏列傳

酷吏不獨殺人不顧殺人父母兄弟妻子不顧即殺已之父母兄弟妻子亦不顧甚至寧殺其身而必以殺人爲快固天生以代水旱饑荒疾疫兵火而殺人無厭者小民見之如仇大廷見之如怪則彼無由以深文致身而廷尉稱平矣漢之酷吏何陰鷙妄殺相勝無已也張湯趙禹交謫傳古待其說以張綱而溫舒尹齊又復後來居上至杜周候伺上言爲律令天下無完人矣所可原者惟郅都爲中尉行法不避貴

史疑

卷之二

百四

君子堂

威爲鷹門守匈奴不敢犯亦起于威也然而蒼鷹束薪自郅都始之次審成則曰治效郅都次義縱則曰治放郅都實都爲作俑矣趙盾以不討賊爲弑君都以不明允爲首惡亦一例也寬竟都等十人而夷滅者八人甚至夷五族載牛車者嗟乎商君車裂而秦人不憐諸君入此甕中欲以斃人徒自斃耳彼殘民以峻刑者亦可凜然自省矣

游俠列傳

曹景宗自言昔在鄉里與年少輩數十驍指弓弦作臂擡聲箭如餓鷹叫于澤中逐鹿救肋射之俟其血食其胃碑如甘露漿常耳後生風鼻端火出此藥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勅轉不得路行開車輟小入輒言不可置閑車中如三月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予謂人生不得行胸懷雖百歲猶爲夭也吾聖人拜豈能拜人讀游俠傳至使宰相得之若一敵國遂以基勝亞夫之破七國全恃劇孟一人耳彼肩于

史疑

卷之二

百五

君子堂

行而心與功不見諱于天下天下視其所同高卑之而俠士竟不屑匿其壯心以依阿曲謹取容當世蓋代不乏也然粵古之大俠必游以佐之而心本于振窮窮祇聲名故所至如歸彼俠士非賑德施仁則高自遠舉而已若夫溺酒色而激于意氣或盜虛名棄身劍戟與殉不逞于匹夫者烏足道也

滑稽列傳

人世一切豎簪傀儡馬牛馳騁搶攘忙迫之態用暗
眼一縫盡有囊括日月者唯唯積積不覺胸中五
鼎噴起欲噴則氣短欲罵則惡聲有限欲哭則為近
于婦人于是破涕為笑盡以滑稽行之歷盡寒暑勸
破玄黃蒙天下之苦事上窮碧落下索黃泉旁通八
極山佛聖至優伶從容吻至腸胃三雅四俗兩真一
假同演戲繡龍打狗張公吃酒夾糟帶清煩令蝦
蟆肚輪傀儡線繡馬下筋解題魅影迷面情癡種子
史記 卷之十一 百六十五 君子堂

亦復雲去天空但有歡喜絲不知愁苦事此之謂可
以解可以怨又安知正平獨豈不是過雷門子野吹
笛不是和雷琴耶王伯與雲間陸士龍哭者自哭
哭者自笑苟奉情多情以身取冷只恐婦不因人熱
安得因人冷不如一塊豬肉乃更堪久下敬家有無
患枕得鬼則以此木休殺之問羅老子奈何他不得
寄語東方生彭祖尚長一尺庚玉臺脚短三寸賢聖
去人其間亦邇我欲作一滑稽卷第一坐是宜尼夫
子以其莞爾微笑也下士大笑聲如蒼蠅儘可天驚

石破掀掀撫掌報道門外有幾箇醉漢乃是淳于棼
解一班人從楚王羣馬逐喪回來轉看二世漆城四
避市休居恐虞鹿來擾之也

史記

卷之十一

百六十五

君子堂

貨殖列傳

皇帝求仁義士君子之行也皇皇求利者商賈之爲也武帝好興利天下趨利如鶩矣故子長作平準以議上又作貨殖以議下多微辭焉然則何以達引附朱附會子貢是天下有專利神仙貪財墮賢豈其然哉陶朱三致千金分散貧交是富而好行其德也子貢結駟連騎聘饗諸侯是富而兼布其名也太史正借爲富人策勲原憲不厭糟糠匿于窮巷德富而仁義附焉彼去文學而趨利者即積粟如山山行錢如史疑

卷之二

五

君子堂

流水何益哉郭況金穴石崇金谷總不如懷清臺得勢而益彰者乎

史疑卷三目次

讀三傳國策

正月攝

黃泉誓母

魚麗陣

鍾巫

大居正

雄狐

貞婦

獄通於兵

十畫

鶴乘軒

築臺

濟師

管鮑相知

偏衣金珰

晉代齊霸

康郭見寢

馬齒長

妖夢踐

歸妹占

女中霸

霸統授婿

河神夢

風馬牛

寒食

史疑

卷三目次

君子堂

寒叔料敵

牛鳴

敬妻獲卿

荷尤

夢蘭

接苗

狝子

登床解圍

舟中指

臺上笑

蛇祟

牛蹊室

夢射月

祈奴

和戎

三泣

雉膏

觀樂

李子先幾

疑年

厲鬼

狐兒

使貪使詐

剥圭

四國火

蘇臺

讓室

要猪	子胥與楚	羊氏忠臣
吳三仁	飲耳飲目	鸚鵡
野井	明夷	牛山涕
歷階	泉宮蛇	鬼伯
草陣	中男殺人	免冑
千金殺子	洛陽負郭	良醫投石
長行	江上處女	叢博
走狗	鬼張弧	嬰兒逢
顯慈耶	前魚	入宮塗廨
東疑	春 日次	君子堂
微夢催夢	縮劍	鼠首
癩疾	懶新婦	虞卿學老氏
劍術	堅壁	呂滅靡
楚辭		

伏士史記卷之三	同邑陳繼儒科公選定
華亭宋存標子建論著	
正月攝	
以正月爲建子者左氏也以斗指東方爲春者何休氏也以周孟春爲建子之月者漢唐諸儒也以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朔者宋諸儒也劉歆之天統地統人統陳寵之三陽三正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公羊謂隱公之立爲桓立也穀梁謂不書即位將以	
春 卷之三	君子堂
諫桓也古者諸侯無攝且惠公元姬既卒則隱桓之母皆非夫人也隱長而賢自應即位春秋何以不書即位乎隱從惠之亂命薨來之遜不得正其終故正月之攝亦不得正其始也一人天子氏也左作仲子公作齊子不書齊總以傷隱而遷桓也他日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或曰羣廟用八伯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讓之也曰初者明乎魯自此始也尸子謂始厲樂言其爲樂病非謂能自滅厲而始用六也仲子桓之母也以殊禮祀之所以寵桓也六羽之獻其卽薨也	

之營也

史記

卷之

君子堂

黃泉母

叔段 賦詩飲酒走馬試劍之佳公子耳觀其暴虎
馘兇 段孝友至性勿念不忘君實未嘗有異志也
鄭伯意母欲立處心積慮以成于殺嗟乎真姜城鄆
則無母舅王中右則無君莊實小人之雄 曹操也
段之才不減陳思莊之惡過于曹不矣克之者何幸
詞也于鄆則黯矣兄弟之間援兵近殺不遺餘力若
窮寇然殺梁公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耳寘母
而黃泉自有殺母之心不特弟也若使叔段
則服馬御良橫行中原而忽儀禮突之變息矣厥
後矣歸而命忽歸突命祭仲坑公子如凡肉亦有權
畧人若親考叔 雖忠而殺之于莊則真腐耳且穎
考叔叔舅雖不能討友出夫難以訓子都莊何雄
于君母而弱于處惡由此言之莊家雄而國雖一懷
憾而已王之葬禮山隧遁而出究竟以黃泉寘母有
何可樂莊不品貶罪浮于文矣

史記

卷之

君子堂

魚麗陣

君子不尚上。路馬奈何以射陵。天子傷國。君有刑。況王乎。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借此以規王。虛實耳。祖父爲王卿士。其子孫勞弓射之。此與秦越人何異。王不聞。辟罪。丁未。伐師敗而還。天子自同于一將。王亦能軍。始不能。君父盛世。作魚麗樂亂。世作魚麗陳。莊惡至此。直是露生。待母待弟。敵國前歸。後恭。正是其好。做無禮處。他日。門公子之立。皆祭仲專之。忽奔則突歸。突奔則忽歸。忽扶則立。立後則儀。立六年。

史記

卷之

四

君子堂

之內。廢立如置突。然人皆曰。祭仲智。仲亦曰。吾信也。智乎。信乎。行權乎。克弟射王。真母莊之惡。盈矣。宜四子之相尋于亦耳。

鍾車

如棠觀魚。非禮也。其欲爲餌。以漁天下乎。潛有多魚。網罟多。而魚亂。丁畧地。陳魚潢。汙行潦之水。皆爲鱗甲矣。雖然。隱實鯁也。而不駒其鱗。實網不能止。如棠營蒐。總是一轍。欲老蒐。裴隱之魚。脫丁淵矣。莽不成等矣。隱公有讓桓之心。遲遲不斷。以路鍾巫之禍。害者事之賊。隱公之謂也。公子翬。謂乎隱公。始欲爲隱殺桓。繼卽爲桓賊。隱謂人之殘忍。至此已實自陷。丁內而致罪。爲氏討賊者。進退將安處哉。他日取郕。

史記

卷之

五

君子堂

大鳴。丁宋納于太廟。管禮已極。滅德立違。譏諷未矣。請卽以滅孫之誅。曹銘之成人之亂。而以取郕。問鼎折足矣。以兆彭生拉脅之禍。南山有狐。齊亦妻媚矣。公子引以醜桓也。惡哉。羽父究。竟。是求太宰之心。逆者何意。緩緩之情。來矣。春秋故謹書之。

大居正

夷之立也十年十一職民不舉命蓋當駒齒方生時宣已娶其必亡不舉爲宗廟社稷主故舍與夷而立穆穆遂其子而歸國手與夷則非宣公意也暴戾之逆誰爲之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穆公爲之也宣公欲立穆公即吳諸君欲讓季子穆不受則與夷立與夷立則無事已實立而遂其子亂從此生矣與夷則除也非公馮則光也觀于宋之禍而益信季子之無幾也雖然穆公遂子馮立與夷猶以德報德不

史記

卷之六

六

君子堂

雄狐

非有金伐茹可以禦亂部之符何不獲其雄狐以歸五年之狩雄狐言爲大豕所獲與微者狩蓋隱言之從同同焉者從同說同識也雖然展我甥今則以畜狂乃小狐也同非我子恒已疑之矣且狐而不代則酸食之囊已抱蔓而歸不及田矣苟嬖五兩爲識言彭生爲大豕亦狐鳴魚書之見也從者其亦連稱管至丈之黨與借其負心之事而寒之抑簡有宣姜焉齊鳴鴝之哲前中覆也魯有文姜雄鳴狐終朱之

史記

卷之六

七

君子堂

原光命與夷結衛伐鄭以除其惡十年之內謀鄭者數而又濡刑以逆用兵不戢征宋宋督之弑也孔父義彤于色傾婦人之出禮必擁蔽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見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閨門義毀于色矣且又從君之非以取怨有如是賊由孔父也雖歟何庸乎

貞婦

是昔四國伐鄭者始謀而欲動之罪也秋青室命四國伐鄭微已勸而行之罪也州吁阻兵安忍公子常以師會之已兆鍾巫之禍矣公子窺見其隱于此誑之吾謂州吁爲亂惟莊姜知之莊公外淫內昏處君臣父子兄弟間無一得宜不獨夫婦也愠于群小猶辟有標正焉石厚州吁諸人若六宮之妒莊姜自能以古道處之何至愛心悄悄也緣今緣今女所治今衆仲日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史記

卷之九

九

曹子堂

心其感惟包括多矣衛之君臣不能謀國莊姜一婦人以外懼爲內憂試觀貞而勿納于邪可謂貞婦矣

獄通於鬼

轍亂靡靡齊不能外險內健矣故惟險健乃可用其上下之獄必以情莊實能險健矣誰謂獄不可通于真以情折獄以獄寓真而歸之忠之屬乃知惟慈祥豈弟人可以命帥若自起商君純用殺矣安得以善息終至人氣無衡決機息于踵丈人承鸛渚子養鸛此一人進乎道矣抑兵住不祥祥刑惟蘭兵刑毒物皆所以利民仲出三年治賦半言折獄故曰果果者殺敵也夫疑也可馬司寇獨早問兼二曹焉

史記

卷之九

九

曹子堂

用齊開國遠識遠志在使爲王正四字他日公量貸而私量救從此摩矣羈旅之臣托身他國遇明君察相若不如此小付實何以同位上其十夜等語想見田氏選名厚實貽謀遠世之道十書不十夜妙在從王人口中說出君字臣猶曰朕朕夜飲不醉無歸臣字君而不敢以大繼何也仲益窺桓隱求知其不能忘情酒色易牙之妾從此鑪其腹矣借禮遇之防其細也且與禹惡旨酒同意有由之林而照以天光晝

史疑

卷之

十

君子堂

與俊儒可兩大風行着十上陳自此書而齊自此夜矣

鶴來軒

鶴鳴子和我爵爾靡維此衛君乃真好懿其敗也以鶴來軒而其歸也以夫人魚軒則何也與夫人繡衣日聽于二子知公之不能忘情夫人也周穆王時塗循國獻青鳳二十鶴一雌一雄飼以潭星粟飲以溶溪水啖以太湖萍後南征一軍盡化爲猿君子化爲鶴懿公其亦化鶴乎鶴鳴雞樹不如飛入雷門使乘軒昔君子必有明珠來報者狄人殺懿公刳其腸有小臣自刳其腸納公之腹如此臣奈何不令來軒

史疑

卷之

君子堂

也昔丁令威化鶴歸來見城郭人民已非亦有何樂若使懿公化鶴歸來見茲布衣帛冠應何繼求之不來也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二百乘車壯而軒敵矣

築臺

治兵以討賊也治兵而約齊師圍邲賊冠覬覦此
爲其兵中以嚴終非時治兵猶如備難而城但軍旅
之衆非廟內所容止應告于宗廟出在門巷集之可
也且一歲之中古築臺者三申曰齊侯獻戎捷刺莊
也何刺于魯有淮夷海邦諸戎不思膺懲從伐疲
民而役用之日斯是讓美于隣而自失其會也

史記

卷之

七

君子堂

濟師

冀之伐邲也曰濟師圍邲曰師不在衆伯比之築
代邲也曰必濟師邲曼曰人夫其非衆之謂易曰師
貞吉又曰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象曰水在火上
既濟君子以思患豫防之未濟亨小狐訖濟濡其尾
無攸利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莫
敢恃勝自用濡其首鴈何可久也惟震可以救之故
伯比曰必濟師正欲王御衆以震易象曰滂雷震君
以惡懼修省楚子不解而問邲曼曼特以淺語解
史記

卷之

七

君子堂

管鮑相知

管夷吾奉紂以奔正欲遲紂之行待桓先入兩人實
心盟久矣肅因背以欺魯已知叔之必薦而桓之必
用也鮑伯謂魯殺管仲亦知魯必不能殺正欲使仲
知魯有人鮑叔歸而以告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
也人勝識開漢高蕭何一派眼孔總之管仲有兩知
已一施伯知而欲效之一鮑叔知而欲生之抑古來
論交首推管鮑然使鮑叔爲相疾惡已其勢不盡除
其疾不已此數小人者皆內寵召外寵鮑叔無術必

史記

卷之

十四

君子堂

遭及擊之禍漢何進之欲誅十常侍也楚伍員之欲

逐太宰嚭也奸黨未滅身先隨之徒爲屬階耳管仲

不薦鮑叔且疏其短不獨愛叔之名實愛叔之身也

若謂治國用兵俱非所長恐其負罪獲戾則鮑叔即

不能制法度立機權而仲之經畫卒然寧不能守而

勿失如曹參之代蕭何也

偏衣金帛

然可漸況偏衣乎譬可投況金帛乎是役也不如逃
之以夷吾聚復呂卻爲佐猶能反國况中牛有梁
餘子軍可從于外里克已大夫可應于內而羊舌肸
突諸人必欲具攻效爲孝此果效治命乎效亂命乎
中生始終何迂而不知變也日就使純衣玉環賞于
春夏亦何裨于事一驪二五其聖智室中生豈能息
其噪乎不如士蒞之策早爲太伯猶可免禍管臣如
士蒞者真智愛也無戍而城可悟城復于隍之理只

史記

卷之三

十五

君子堂

宗子維城一語能令醉人立醒言有堅白而理者此

類是也

晉代齊霸

使千宰天下亦如是肉當斯言者其惟管夷吾乎
 是之脂靡而除諸夏之醜毒調羹如此勝易牙烹子
 多矣使宰孔賜賄母曰肉食者鄙也齊侯盟于葵丘
 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便是晉代齊爲霸張
 本時惠王寵叔帶欲廢襄王齊桓定于首止而前星
 如日少海不波此不世殊勲也彼叔帶再逆襄王蒙
 靡于鄭文微創前而定上下王城又請隧焉又特于
 河陽焉只尊王一事文費盡詞許而王拜受昨較之

史疑

卷之三

十六

君子堂

召王河陽者抑又殊焉

虞郭見寢

驪從馬姜從羊驪姬托夢齊姜馬實與妖而借羊爲
 祟大驚而太子緇馬齒長矣齒牙之爲禍矣故虞郭
 并能見寢也荒涼冬殺金夾夾離中生可厭細也而
 勿當壁焉晉之路馬齒矣不可以五稔矣策短龜長
 止就首一事論耳然占夢亦有不可盡信者即如宣
 王熊羆入夢便已兆大戍入周之象龍羆化爲玄龍
 虺蛇真妖孽也至人無夢宣王其衰矣惠公之妖夢
 亦皆龜餘孽也楚有龜曳其尾宋有龜剝其腹鶴勝

史疑

卷之三

十七

君子堂

于晉之龜蓋猶同壤

馬齒長

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將號是滅何愛于康此一案也且康能親于恒莊乎恒莊何罪而以爲戮况以國于此一案也子解之曰且康能親于中生重耳夷吾于中生重耳夷吾而以譴廢殺何愛于康此又一案也康號如鐵國昔以泰山壓之滅號滅康只爭先後不係道之假不假此惟修德乃可以免康既不德康之不厭自知昔不更與此百里侯所以不諫也號仲號叔何仇于昔而必欲滅之滅號而得驪是出之內史叔

卷之三

十八

君子堂

脫取之外脫也幾致覆國故蘇之夜不寐驪見寢耳抑于李陰厚其母而降此驪與假道之役苟息不食其言矣齊中子之難雖食言無害也爲君之變而叛之傳君之孽而信之所謂老馬爲駒不顧其後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乎苟息笑曰臣之馬齒則已長矣

妖夢踐

夷吾悉于賈君則雄狐也又殺之飛盡日盡秦人告饑而晉閉糴則殺之盡矣昔山而秦風九月之中清風戒而山木節解不允何待上則于亦無益也羊不垣而易馬女亦筭亦無脫也晉不承而履薪西鄰責言不可償也西鄰之闕上倍我矣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敗者幸而得囚矣衰之鄰亦離之震震者失師之兆離者去國之徵爲雷爲火爲嬴敗姬火獄而害其母晉侯之悉于賈君也卓說其懷矣是其類號無及史疑

卷之三

十九

君子堂

矣不利行師敗于宗丘其應在韓原于歸卦睽狐寇張之狐言惠公雖得友同復而違衆內寇有人姦其從姑夫從木生離爲震林于火爲姑謂我姦者我謂之姑謂子圉替泰六年其遁逃歸其國而棄其家謂子圉歸懷嬴也明年死于高粱之墟文公入殺懷公于高粱此明徵也悉于背鄰人棄其常矣棄常則妖興夢亦隨之妖夢所以踐也

歸妹占

借其史蘇之占不知事後之響答也夷吾肯施作惡
而歸生埋賴得帶谷亭履薪故詩惠歸歸妹之詞曰
婦歸于困之從穆穆彼貞後棄其占也跛履征吉其
應如響其賴獻之從占乎此大吉何云不吉雖然使
先君若從史蘇之言則伯嚭不守于秦夷吾何自而
納乎即以賂納而肯施忘恨終為虜于秦矣何事而
歸其矢韓商之不達也呂甥云其卜或困也不憚征

史斌

卷之

十一

君子堂

結以立困也總是以立困為全注內發民衆思外消
却後志惟吾朝于肅感解此上皇所以不終馬角耳
呂甥是晉國忠智大臣何以詳于傳而佚于經也或
曰呂卻忠于惠懷佚于文一姓相傳非有瞻易之異
而忌過若此其材于惠也可喜而忌于文也可歎此
魏徵所以事文皇也

女中廟

女媧補天女中皇也二女降降女中帝也閭狄長明
姜嫄履跡女中王也獨少者女中霸耳曰有焉昔文
有齊姜謀殺姜太公有懼畧頗得禍霜風雖然昔文
公若無從者何以相國齊姜欲為女霸不可無女士
佐之曰有焉趙衰妻諫所為嫡此仁也子推母與子
借隱此義也卻缺妻相敬如賓此禮也僂負羈妻勸
大自戒此智也季隗就木為要此信也有此五人姜
罔天所啓耳武王有邑姜為亂臣而上業聞文公有

史斌

卷之

十一

君子堂

齊姜為內主而霸統禪豈其妻妻必齊之姜得志于
諸侯姬姓之後家乃在家人異哉子罔有一懷麻而
為人奉匱沃盥怒亦何為也公子去志已決恐齊國
知之故伴拒以不可姜曰行也二字冷其極似夫婦
口語已知公子之必行矣醒以戈逐子犯蓋戲之也

新統授婚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具以帝統授婚于官天下
中于萬家天下者惟堯與舜齊桓以宗女妻重耳伯
統不偏于而屬婚矣重耳之霸周流四國而取妻焉
聞齊桓好善救恤諸侯晉繼齊霸在此楚王厚遇重
耳遂有莊王之霸秦繆亦以宗女五人妻重耳秦繆
亦霸宋襄小國也而能以國體禮重耳則宋襄亦霸
重耳曰其待我而五耳數霸主一時周旋光景真如
針芥相授所謂惟聖知聖惟賢知賢也曹衛鄭諸君
史疑
卷之
君丁堂
則觀而失之矣

河神夢

狐毛說二帥而退之探其腹也藥枝曳柴而偽過豚
其目也中軍公族備擊之搗其吭也三日館穀食其
心也楚實有背受敵鹽膈庸何傷原田每每不如野
人之塊壤弁王纓不計相棄神不賜以孟諸之麋而
賜以孟諸之鹽楚成爲子玉所步深矣只因食塊受
此餽糜衛亦同于楚也與塊之恥文之不禮也晉文
遂怒于成莫諸深室則甚矣故曰人叔武之殺悲惋
爲晉歸之卒師明以其權于王而止衛成之罪殺也
史疑
卷之
君丁堂

風馬牛

蔡邕東冊而湯齊侯齊侯懼變色然之不可公怒歸之公懼懼得無磨公怒怒得無趣敗千古風流之興或曰齊侯非湯子蔡邕東蕩婦蕩字想見穠頤未絕之也有許多憐恤意北狂相誘曰風桓不能割蔡邕之蕩故及此牛順風行馬逆風行風馬牛不相及呼馬呼牛非同風而呼也縮酒而問諸水清意者海大魚乎吞舟之魚網不能牽仍當以太公之釣釣之

史疑

卷之三

四

君子堂

寒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此應在從亡前仰自楚而歸公子也子推生時割股歟後斷烟晉文之負心若此宜子犯之投壁而逃或云斷火冷食故曰寒食余謂晉文復國寒盟食言故曰寒食趙衰以靈殮從得鉞而勿食所謂同于鮒飯也以爲原守適足相當區區綿上失信多矣

史疑

卷之三

五

君子堂

塞叔料敵

王孫滿料敵又不在鄭有備也責在孟明耳塞叔之哭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反也亦已見其室謀輕脫矣塞叔之策秦也如怨弦高之迎秦也如慕南陵北陵塞叔築其京觀原圖其圖弦高關其雍門兩人功力同悉敵也越哉秦穆之愚也違之武之闇蔡祀子之說敗盟鄢速遂欲肆其東封使非弦高秦空肆其鵠爭而晉坐收其漁利矣關秦利晉之武番已知之而穆公不信也奇貨未居矣所懷來則商賈

史記

卷之六

二十六

君子堂

新韓起之請環者咄咄鄭國多奇貨哉

牛鳴

風之過河有損焉城濮之戰風澤亡旃此其驗也納王肅隨王風夷唐風熾矣天王狩于河中軍風于澤意者河神怒楚故遽于晉也桓之子孫漸執國命傷魯宮周故廳食牛角改而又傷牛其有不平之鳴耶牛大畜其用其象在上而廳食之君威頓極矣牛口又傷不但出膚角勿眾而勿握不知其衣介鳥虛知其音未知音中之事晉之霸文實枕牛耳散聲如牛其哀卜牲乎西師過軼鄭弦高以牛犒秦亦遷靈於

史記

卷之三

二十七

君子堂

車耳鄭也

敬妻復卿

郤缺敬妻獲卿與殺妻求將作用何如詩曰采芣采
芣無以丁體君取節焉可也此爲夫婦同心之言便
知無有流有消既貽我肆之事矣爲卿蒙征家人利
女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也
大妻相敬如賓乃用賓于主此謂觀國之光固有悔
亡

史記

卷之七

八

君子堂

辟左

觀其荷九及溜而視羽聲木歇應眼猶存無入丁門
無入丁門無入丁堂而有人搏夫有人倒戟所謂君
之笑不若臣之笑也且也引九而始持子而殺室雖
有韓盧亦搔尾而牠之矣懸魚而食桑翳而戲宣雖
有宋淳亦埽耳而從之矣宣之笑有三不但祁彌明
也知堯是杵臼先事之師彌明是崑崙同事之藉首
陽有餓夫翳桑有餓人矣羊姜不與推車人師競飯
祁連餓也禦敵誰謂乾餒不以飽乎宣子忠誠易直
史記

卷之七

九

君子堂

靈公之弑必有負罪不自安者通宣子負罪苦心故
加之以弑于殆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
之至屠岸賈借口弑君二字滅趙盾一家罪非其罪
矣智哉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若告以
名居必不免岸賈之戮不得專以高人目之

夢蘭

夢蘭微蘭國香服箱讀此覺歸美贈管俗其爲其無
擬也與蘭而御勝似紐蘭爲佩公子士初楚得枕及
藥而來言刈其楚矣又娶于蘇則山有扶蘇狂童之
狂紫也難之耦子係必蕃后稷之元妃也天將啓之
其舍始升香蘭笑矣至穆公有疾刈蘭而卒是蘭摧
也不祥莫大焉當以涂泊之芍藥後除之雖然結吉
人也五公子當門見鋤而穆之子孫世世亭植國香
其有是乎

夢蘭

卷之三

二十

君子堂

接簡

接簡音出也獲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簡也四獲
且也六若邪妻之言則接簡也獲且指也獲且出
手性哉而侈乎德樹無用之指猶賢乎連無用之肉
此晉人引師而去勿克納耳又曰接簡也四則駢也
獲且也六則枝也駢則應居下枝則應居上趙盾不
能通此義拒子雖立靈駢反居上枝反居下所以不
能逃首惡耳

史

卷之三

上

君子堂

狼子

箭過車轅以及王蓋伯棼之力并矣若云獲三矢伯棼獨其二故能飲羽則又非伯棼之力而息矢之利也莊賈其力故為此語以安衆心莊之所以霸天下者獨患大若敖氏也虎乳之而殺於菟豈賈焉而息矢盡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雖然狼子仍出有虎種故當食人不則爲人所食魯有公孫放奔莒奪娶叔服已知骨不肉而爲若敖之鬼賴有食子牧子耳人謂知子之言我謂知父之內亦可參觀也

史疑

卷之三

君子堂

舟中指

象年濯魄牛首觸齒子反將飲馬于河但不當食馬肝李章武有人腊長三尺餘頭項體肋咸就若使參之肉足食又增一闕腊矣楚求成而致師射麋鹿龜晉不敢從又不敢逐群帥惟有昧目糊心拒子無如二憾何也鼓于軍中即舟中之指便可築京觀衆遂殲焉何不斷其指納諸厨子之房士會將上軍故上軍之指無恙城子依中軍其悻惡可寸斷也抑林父趙穿其肉足食乎嗟乎鄭伯和肉晉師掬指不邑析

史疑

卷之三

君子堂

微楚莊人飲其慈而賜之收恤古者杆不穿皮不寢則不出于四力是以君子篤于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上楚莊于三王幾幾乎伯仲以敵矣楚子伐蕭王巡三軍指而勉之楚之軍士皆如挾纊蕭之謀臣出于茅絰無社爲井闢長辰爲拔茅誰謂蕭亡策征有助也

登床解圍

華元頑皮也。齊一婦之羹匿半贖之乘從其毛皮有
那終是野兕。丹漆安施。宋之謳人。曉象形于思。暫黔
已焉。幾輩髮矣。見屏面行。安得不投。伏而起。楚子如
見華元之弊。而欲立。楚其于思。腰及室皇。劍及寢門。
車及蒲市。千古慷慨。依然在目。劉華元挑釁速。驅登
子及之床。以弓夾亦何益哉。幸也。楚止七日之糧。欲
去此歸耳。若按兵不去。易子析骸。雖寢華元之皮。出
其日。楚其于思不足信。愚何信哉。然楚僅有七日之

史疑

卷之

十四

君子堂

福欲當致。執之宋勝敗。亦未可知。知引師而去。已實用
智而市人。以情楚之。君臣固深于戰者也。子反楚莊
之朝夕者。于思登床而起之。剝床及膚。災已切身子
及所以集此歸耳。莊也。仁惠遂從子反而歸。若信易
子析骸。語便以爲不欺人之臣。緣以相結。恐軍務甚
嚴。而戎情欲密。以足爲不欺。非亦何取此朝。要夕側
也哉。

臺上笑

李係行父。亮名郤克。眇衛澤良夫。跛曹公子。手僕同
時。而聘于齊。齊使亮者。御亮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
者。御跛者。使僕者。御僕者。肅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
即使淳于僂。孟東方。敬新。極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
不過如是。那可少。稱箇。擲鼓。才猴衣冠。陛下龍笑王
伯輿哭。當場抵掌也。眇其目。跛其足。真堪一笑。若其
傷于矢流血。及屢此跛。益甚。益堪笑也。或曰。使行父
不爲麥麴。之使。獻于不爲。席中。之真項。公亦不免矣。

史疑

卷之

十五

君子堂

肅同叔子。幾于一笑。傾城誰爲。茅絰之存乎。不待君
子一言。通真宋襄矣。所以幾及于難。七年不飲酒。不
食肉。不如七年主聚。七年教訓也。

蛇果

六卿授鉞大衆就師以舉國供一怒飲大華泉入下
馬輿以一君借一笑君子曰夫甚甚之辭焉以是知
克之不免也齊有高固之勇邠夏之伎逢丑父之忠
司徒妻之有禮而齊侯又躬擲其衆以禦之是役也
齊可以勝齊幾勝而不勝者則君子一言貽禍而蛇
爲祟也非戰之罪也御免血屢辱張御乘韓厥肘立
晉師其始哉昔城借一柄可爲也無疆之欲未可逞
也

東坡

卷之

十六

君子堂

牛蹊室

陳靈公君臣喪其相未以戕于朝是舉朝皆婦人巾
幘之辱所自帥也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似
君似女似君只不當似母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
之田而奪之牛靈公與儀父直牽牛以蹊人之室矣
嗟乎一田耳御叔前之靈侯孔寧行父播之襄老黑
要姬之莊王子反彼穉之而竟爲庶臣儀之少西氏
之田幾何供此衆牛之蹊也或曰株林不言下自成
蹊坐臣盡室以行其自爲謀何患也庶臣楚村而爲
史氏
卷之
三十七
君子堂
楚用以南之卒殺吳叛楚又以來車射御藉吳疲
吳在楚腹中楚已在吳目中矣平王彼鞭禍不始
于晉而臣作備是婦流禍人知其天子蟹殺御叔弑
遠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內而不知其懷平尸獲郢
都也人生夏姬亂陳而禍流于楚天生西子滅吳而
淫泛于齊真冤報也

夢射月

君前譚父見樂誠忠孝侃侃撤公出淖誠之用也好
以暇好以聚整七札陷堅一矢復命神哉俊也羿射
十日落其九惜未射月耳留此案在呂鎬夢中射月
者答以矢趨風者問以弓楚子于是有禮復戰再戰
見星未已子重不但示整示暇正是見勇子及渴而
水飲飲而醉不整不暇莫此為甚幃中酒臭非心疾
也晉入楚軍三日殺則真心疾矣朝嬰夕側側之怯
小若嬰之勇也

史疑

卷之三

二十八

君子堂

祈死

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欲使君聞之以為戒即尸諫其
諫意叔孫昭子心懷憂懼亦與此同身皆並卒春秋
之內惟有兩人願死何得身死皆與相當故杜以為
因禍自裁也嗟乎古者逃死之難而吳中高士乃有
求死不得者夫逃死與求死俱非死之道也幽王無
道為桓公者惟有盡忠補過君為社稷死則死之何
至局促如縣下駒以不得逃死為懼范文子之使祝
宗祈死也衛侯壽之兄弟爭死也寧可言哉寧忍言
哉諺云開門逃禍馳驅索禍正為滅身無策一輩人
言耳

史疑

卷之三

二十九

君子堂

和戎

晉侯欲殺魏絳漢武所謂會須殺此田舍翁一時之盛氣非來言也魏絳亦知其不效故至而授書不待上飭張老之止矣若在靈公雖上上書何益新軍無師故從下軍選將之慎也從解則得月序想見古人唐公竟慎如此滕公之識韓信也李白之識汾陽也俱上臨則時一顧得之可不慎哉彼昧日狄官不知失耶幾司英雄矣有窮后羿與和戎絕不相家左氏云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誤矣魏絳云戎禽獸也和史疑

卷之三

四十一

君子堂

三泣

有中叔之三困則無康王之三泣矣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父子情深不覺自失戎恐耳中涕寒于泐水安得中叔夫子盡生血肉骨之抑棄疾于子南父子也上禁于君臣也山前則黨父仇君山後則從君賊父忠孝之罪人棄疾易逃焉為棄疾者惟有徒跣免冠號泣諫父或代父請赦則父惡或使君怒少解亦忠孝兩全之道豈不愈于自經溝瀆哉

史疑

卷之三

四十一

君子堂

雄音

執手與言備盡款款若自車折之猶有歡情顏之則
怨怒矣此最淺人且又淹恤十二年故其狀如此歸
衛而殺其大夫甯喜此與晉殺大夫里克同喜之廢
弑其君如突矣雖然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得盟而歸
而旋又食之所謂祭則寡人者殺則寡人者乎歸終
身不仕惟知是視所謂音而不食方君子之悔矣

史疑

卷之二

四十一

君子堂

觀樂

諸昆皆欲立李而李逃辭以至相尋于蔡國亦浸滅
李之賢者也問樂知六國興衰而不知李國之衰
乎蔡伯知李之興之興之興會李之知大者之喪去
之延陵知興知廢同一讓國而仁義殊焉顏人許李
上論樂畧李上論友夫樂中有先氏即今日賢士大
人也寧可當吾世失之季子每聘所至必識其賢者
無一處一時不留心人物真千古第一有交情人觀
風論樂而聞鍾聲感慕之不同感也定友論交而贈
寶劍生來之歸一致也曠識深情使人可思亦可感

史疑

卷之二

四十二

君子堂

季子先幾

秦伯諫而文武興諸變餘祭讓而閭閻大差衛讓之
賜聖神實使之為卿王除亂資吳之可與有為者止
一先季子曰杜稷有奉乃吾君也僚之不足奉杜稷
可知札亦知光他日必能圖大事以無負先君心已
越光矣夫將不欲殺余之禍自共開其端耳季子之
先幾一治幾非避亂幾也即曰季札立先亦無辭矣
萬一札卒而札之子又何以處先也札遜吳以解
禍安樂僚而定吳札品大有遺一吳者而猶以札為
史疑

卷之三

四十四 君子堂

釀亂是秦伯為戎首也嗚呼苛矣

延年

有與延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此老人甚
奇其韻倫有如詩典最為他杏度師曠史趙一班人
堪為補觴微辭此老已十四歲零一月以乙巳生距
今戊午三月癸未則活二萬六千六百六日矣亥首
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凡陽生于子極于午
陰陽各六自剝而復老人精參理數知于年癸未剝
復火姤已極循環合應發跡在此趙武舉為縣師亦
合理數此老生之歲得臣獲長狄倫如骨節史疑

卷之三

四十五 君子堂

百歲有奇得臣殺之埋首郭門老人其長狄化身耶
謹下記甲子訖女嬰兒精于導引法矣

厲鬼

伯有其先亡于鵠之貴貴乃奔也鵠之彊彊乃
偶也焉得不幾詩以言志言面宣淫禍隨之矣展賦
草蟲段賦蟋蟀諷諫辭也惟蟲有終惟蟀謀卒所以
後亡伯有生爲酒人歟爲厲鬼察各布路生莠其門
降夢之夫不可及也就直助強夫何過也雖然嗜酒
何與人事必欲殺之雖以千年牛皮不能曲庇抑察
谷蠹矣委禽亦木爲直也

卷之

卷之

四十六

君子堂

狐兒

屠岸賈爭權佑寵滅趙宗罪通于天矣不知諸將
亦何仇于趙氏而欲盡滅其宗也大趙所有趙公室
知應亦知之豈諸將而不知也諸將即不爲趙氏地
獨不爲成公地乎趙朔妻成公姊也若無程嬰杵臼
趙宗滅矣韓厥猶疾不出始終周旋其間全要以全
狐兒皆彌縫無跡者也卒因其衆以立趙後朔歿不
恨突然則趙武復後嬰可無歿乎嬰而無歿是嬰之
成事專欲圖報也其何以自明此嬰所以歿也

身奴

卷之

四十七

君子堂

使食使詐

梁王鮪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勿應出勿拜其人
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寧守正而救無殉人以
生叔向等之熱矣且鮪從君者也君亦知其非端人
而爲兄求免君及不能無疑惟鮪曰有焉則君先寧
叔向鮪直不阿而有救心矣寧待祁大夫乘驛始免
乎向不應鮪正妙于用鮪可爲使食使詐之法歸季
孫言而且泄何處得此急汲叔向以歸季孫爲數惡
之奇甚所謂賞其功而惡其心也向處家事難在
史疑

卷之三

四十八

君子堂

事事不情而欲以情告人處國事難在事事無禮而
欲以禮責人

刺王

楚王醉飽已甚却就請待于郊亡于諸侯乞師于諸
侯亦無益也人抵子革爵細而羈旅自然辱之不滅
室主而歸合在宵夜矣上路請剝去子革將薦外只
難爲楚史倚相耳楚子不能自克王言如響南風不
競且多效聲奈何加則用翠厭則膝統與主得天有
此呵護寧微得天下投龜而語誰謂是區區適立者
亦不輕界也

史疑

卷之三

四十九

君子堂

四國火

若唯掌玉皆可以禳火彼宋衛陳獨無唯掌玉皆乎
昔鵠火有味而欲食其寶乎若遼國可以弭火彼宋
衛陳又遷于何所乎昔鵠火思求其壯而欲集鄭之
房乎鄭爲火房然火入而伏木有不退舍者木爲火
壯水解木至故火而又火迨其母也火力已盈安得
復火此天數也若牒而可免使宋衛陳鄭皆懷火將
終不作乎木火之前懷亦必不免再火之後不懷亦
必不復乎予于是知天道矣神靈慎梓之流街上也

史疑

卷之

十一

子堂

辛亥以神其言昭上 十四年夏五月初日有食之
日過分而陽猶不克也而慎以爲將水言先誣矣何
有于姓宋墟大辰今再火矣前此于罕備未燃今日
子產御已燃俱是火燎于原嚮邇人道

蘇臺

夫差最越王不失帝王之度觀吳越劉項成敗見古
今無惑性帝王昔吳王闔廬秋冬至城中春夏至城
外日食鮑山畫游蘇臺甲子鷗陂馳下游臺興樂行
城走人長洲此與孟德秋冬射獵春夏讀書同意夫
差臺側陂池可謂繼武其敗不在此余謂人傑地靈
各有 毒氣數姑蘇臺沼奔蕩鉅吞天下奇觀也姑
蘇無人草則不快無西子則不妍美人雄劍相見後
風流至今猶掩映千古國之興亡天爲之文春秋七
十二君豈盡以好色亡國乎

史疑

卷之

十一

子堂

讓室

古未有讓室于弟者自無存始古未有讓室求室而以戰者自無存始古未有以戰求室而或者自無存始惑之甚矣衛侯欲從齊而龜焦卜戰不吉乎卜婚不協乎焦也何害無存當之矣東郭黎彌之讓登也如賓族無存之讓室也與兄弟皆讓而過焉者也楚國有鬼餒而求食齊國有鬼繆而求室隧而哭之親推之不如告高國之女而命之鬼從鬼如驂之靳也

史記

卷之三

五十二

君子堂

婁豬

南子淫亂無度使靈公祖孫父子兄弟不得正其終是國之罪人也義應廟絕夫子思正名而及則謂正欲爲國討此女賊一旦得執衛姬南子之誅不後于少正卯婁豬艾殺之歌中舊之言殆不可道矣蒯聵有誅亂之心而無其術爲戲陽述所賣蒯聵奔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立乎天下有無父之國則可王父命郢不問輒也

史記

卷之三

五十三

君子堂

子胥興楚

平信無極之讒出蔡侯朱殺連尹奢平罔蔡伍世仇也胥用三師驚之借蔡侯怒以激之蔡侯反表而誓曰我不忘首丘子胥挾弓而前曰我且胥荆麋員之怨深矣願員自怨于王未嘗怨楚臨行而以復楚語包胥知包胥必能興楚也包胥口勉之吾必能興之員心始慰誰謂員不忠于楚也司馬之頸子期之心由于之有鍾建之背申包胥之血淚皆能興之兆不待入郢遷郡父老以昭王人海言相與擊楚一夜

史記

卷之三

五十四

君子堂

三敗吳人且吳入楚而越入吳矣雀步鱉矣

羊氏忠臣

國以社稷爲重君之無道者誅之可也紂于武王本至有父兄深仇而太伯之懸必誅獨夫若平王鐵索臺獄子比取建婦而棄其母子平之惡甚于紂矣是楚社稷之罪人子胥特爲羊氏誅無道耳况從奢殺尚于伍氏仇又不共戴天也荆屍一鞭取父兄之目雪社稷之恥伍氏孝子即羊氏忠臣其心未嘗一日背楚故伐郢即去自入楚後日從事于越不聞其有敝甲鈍兵承楚下座楚之仇止于平王一發即泄而

史記

卷之三

五十五

君子堂

越之仇必欲殄滅無遺育無使易種茲邑以報吳先王耶知屬錢之賜必及而不悟子胥之死也其所以忠且孝也

吳

始終爲楚患者吳也始終爲吳患者越也始終以吳
患楚者子胥也始終以越患吳者伯嚭也國以一人
興以一人亡哉然兩人同時入吳同與楚爲仇同爲
吳伐楚使子胥有幾先之哲先謝絕之以季子爲上
卿必能弭亂水形大差驕心伏志陰消默化則齊無
伐黃池無會修國政以待吳雖自掩蓋其奈吳何惜
計不及此吳之強吳之所以亡也雖然天實殄戮子
胥家顛倒勾踐一生而總爲濊發大差父子興與
史疑

卷之六

五十六

君子堂

取亦各有天意焉卒也見越滅吳又見楚滅越快眼
東門乃始目暇胥亦見微而知著矣余謂季札得老
氏之精者也子胥得伯夷之介者也季子去之公孫
勝爲之奴子胥諫而歿君子曰吳有三仁焉

飲耳飲目

焉用聖人哉將飲酒而已出行何以聖焉有天雨而
不失虞人之期者豈以飲酒乎惟酒無量酒星在天
星殞如雨皆酒泉也人之齊聖飲酒溫克聖又何嘗
不飲吾謂春秋時善飲者無如知氏平公解醒知氏
舉爵飲王飲外嬖亦自飲飲耳飲目本爲佐尊而自
飲自謂優孟東方木嘗有此快舉也雖然聖人虛其
心實其腹食宜饌酌孔取如此小人幾令人無下箸
處篇聖人言真知足人也治使陽獄而受女樂將無
史疑

卷之六

五十七

君子堂

噫嘻利用獄乎二子諫曰備饗而已將以女樂爲腊
肉欲魏子無噤毒乎

鸛鵒

野井乞師奏鳩氏勿擊壞墳喪及春今不淫鸛鵒鵒
鵒何不于穴而于巢又害甚也其將以鸛鵒跡踈
爲商羊舞乎夫國有旱暵司巫索上公之神而雪之
昭覺乾侯喪及壞墳國之大裁也意知犯通陰亢陽
已甚天則不雨而思婦人舞雩以從陰定之爲定也
毋乃大昏乎其十月間霜殺殺水可以殺而殺舉重
可殺而不殺舉輕殺殺者大大之意如也

史疑

卷之三

九十八

君子堂

野井

政出季氏隱氏取食徒黨衆矣討之勿克而孫于齊
齊政在陳氏歌舞之猶季也不膳先君之服不膳先
君之器均勿能服勿能用也景躬之勿閱而退恤我
昭乎戈楯之逐賊會殆觀兆于蒙繹者儂句不欺亦
未可深笑也有梁丘據之譁而齊師懈矣射車射馬
互相游戲叱叱叱彼全無戰心以至憐君子之自曾
而不敢亢斷下軍之耳足而不忍擊景之無信不出
季家所料而昭之孤子大可憫憫矣不如早從管師
或可恃以倖存也牛山涕兮不與埋寘公子今于萊
陳氏之窺景也久矣魚菽之祭奠于夷鳩巨蒙之中
隱其鍾釜人謂陳乞立陽生而不知其以鳩易姜類
已見于蒙矣

史疑

卷之三

九十九

君子堂

明夷

後人只曉画麒麟此纔是生麒麟今麒麟今與鳳今
鳳今之歌不啻倚而和之矣新者播麟傷其前左足
來藉而覆之此明夷也明入地中明乃夷矣文明蒙
難左傷其股故春而曰脊物過老而夷也反袂拭淚
千古法然一命而倖再命而偶前三言象形後三言
象實真雋銘也但雉膏不食而僅僅餽粥則此銘已
先爲吾夫子憾矣

史疑

卷之三

六十

君子堂

牛山涕

晏子使楚楚作小宮逼晏子入晏子笑曰使狗國即
從狗門入今使楚亦狗國使吾從狗門入耶相笑而
罷晏子不入狗門而立虎門幾不免虎口樂高敗而
退諸鹿門所謂虎豕不擇音也景公女哭則涕登牛
山則涕是一極多情入古而無效問得荒誕無根晏
子以夷鳩氏爲對還他証據所謂以風爲規也祇有
荒誕亦有損皆透徹妙論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
瑟之專誰能聽之子猶若欲調羹非晏子無能代
庖古若無效夷鳩氏之國非君所有也民鼓舞之矣
公而既來有矯氏樂之矣雖然踊貴屨賤其利溥矣
易不曰臣區釜鍾陳氏家是賤而公量貴乎魚鹽蜃
蛤弗加于游其市之賤益甚此之爲利不更溥而爲
樂不更其乎

史疑

卷之三

六十一

君子堂

歷階

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敗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管仲射鉤曹沫手劍原無兩術真桓公知己若徒以慷慨激烈特一小豪傑耳雖然柯之會齊歸汶陽之田祝其之會齊亦歸汶陽之田魯曹子手劍標劍以兵迫好猶不如夫子歷階一揖安詳整暇也祝其之會萊夷劫之優施戲之夫子以禮自持屹不爲動樽俎折衝不必柯之要

史疑

卷之三

六十二

君子堂

泉宮蛇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註云自伯禽至僖公共十七君如先君之數予謂文公享國十有七年還自如享國之數與祥姜何與輒踐之漢之時有內蛇與外蛇闢大蛇闢不如龍闢也鄭國龍闢于野其血玄黃洧之外洧訃且樂封子產于澠川可援龍如蚓須不是漢兒多事強知星宿謂龍見當雩也耳

史疑

卷之三

六十三

君子堂

東信

大厲趙衰也二豎趙同趙括也三鬼作厲醫何能爲
寢之中尸之側大厲攻其外骨之上盲之下二豎攻
其內醫名曰綏蓋言無及也何人獻麥而桑坐殺負
公登天而小臣殉因曰夢之不祥抑亦鬼之遷怒鄭
則伯有爲厲昔則黃熊爲厲子產善說鬼故衆鬼咸
歸此真鬼伯惜大厲二豎不使子產微之說無義之
鬼而取媚于民此理外機惟神道設教皇極經世每
如此原始及終知來生之理精氣游魂知鬼神之狀

史記

卷之三

六十五 君子堂

子產真博物君子矣

草陣

輔氏之役老人結草以九柱回烏雉龜蛇陣之有形
者耳結草踏敵又添一重草陣此真草木皆兵也嗟
乎莠勝齊則杞梁妻哭之齊滅紀則髮婦助之女將
軍貌不可常聞鷄起舞舞擊節着鞭中流男子固不如
上流婦人

史記

卷之三

六十五

君子堂

中男殺人

附朱公能棄財遂可滅吳長男不能棄財遂至殺弟
余謂中男之歎數已定矣若使少弟往輕財愛施使
酒任俠或因面生事兄之責未必歸弟之身反爲虜
亦事所不免者且中男之歎莊生實歎之脫一旦少
者有事望其悲難周旋如家人骨肉安有是理哉莊
生曰此朱公之金後復歸勿動則自長男來者即附
長男歸下勢下理俱爲甚便有何可怒而曰爲兒女
所賣激楚王以殺其子莊生之意不過利此千金強
史疑

卷之三

六十六 君子堂

爲好言以設製耳長男不肖即取金持去中男所以
殺也若使少男往必奮勇買怒與莊生辨鬪寧得以
喪歸陶朱終不遺少男慮必及此若少男果可救中
男陶朱必力遣之或偕長男同往亦尚有商畧寧以
婦人言敗乃公事乎

免胄

行師者介而過都胄亦可疾而趨風免胄亦可旣爲
怒母必有倒戟衛之者旣曰望歲必有拜塵旌之者
謀爲喪旌令爲信甲不在胄免不免也宜僚承以劍
不動本聞其有胄子西以使掩面而來未聞其無胄
合以見人情向往葉公愛慕驚喜有如此

史疑

卷之三

六十七 君子堂

千金殺子

范少伯東卿相如敵屢獨戀此輕寶珠王蓋非飄
靡表者矣居閑浮海借貨殖以自掩其醜人或擬
子房赤松之遊天下寧有謀利神仙哉蓋特功名
王五湖之游低爲加誅一言所迫且又式穀無術
男以黠慧殺人長男愚弊不能成事而少男者不
乘堅驅良遂兔走何之習氣少年不聞其有名當
也子胥胥子丁齊卒能養晦自全使伍舉血食不
若若放之鬼子胥貽謀遠視少伯之千金殺子

史疑

卷之三

六八

君子也

何如耶

洛陽負郭

大丈夫得志若龍飛不得志則蟄伏何至羸膝舐
負背掩裳遂有愧色一旦得志亦何至妻驚嫂駭父
母踉蹌送視兄爲天上人也此其家必不祥高明之
人鬼瞰其尸如此氣象適足供其一餐耳夫妻嫂父
母不遇閭巷抱甕汲井之老嫗三家村中暴發一田
舍翁非有迷大之見也爲之子者正當以理解之以
情通之以窮通得喪之數慰之人非木石當無不爲
情所動者何至不以爲子不以爲夫惟誕側倒若
此不知揣摩時所請者何書也位尊金多木幾而車
裂隨之則亦不讀書之報耳使洛陽有負郭田二頃
優哉游哉猶不失爲鄉黨善人也

史疑

卷之三

六九

君子也

良將投石

陳軫于楚葵之向日也軫于秦則條去條來之明月也于齊則客星也是有日而終風暝之張儀火奴也自外來者也鄭袖水奴也自內出者也張儀詐而鄭袖虎之水與火妬字入于十矣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然則商於見乎廓然六百里縮而六里視楚王如小兒計失而過聽陳軫雖忠老大滑灌其奈小子之踴躍乎儀真膏肓二豎也是真潰癰也軫其投石之良將也

史疑

卷之二

七十一

君子堂

投杼

甚矣甘茂之誕也里名勝毋曾子勿入曾子大孝人也豈不能以信行于鄉曲令其母投杼而驚驚而踰牆者乎即有之以曾子之賢毋豈不終信其不殺人告而踰牆投杼曰不如此不足以塞告者之口三告不止戶外之屢滿矣甘茂攻宜陽五月不拔非不能拔也亦以試王之投杼否耳申之以息壤盟書未寒而捷書已至矣

史疑

卷之二

七十一

君子堂

江上處女

漢有游女自應江上有處女果是處女暗中摸索亦可得掃室布席來占上之誘矣此處女多事宜其去也置之槐谷蘇子實爲甘茂掃室布席樗里公孫甘室之妒婦也美人幾爲破舌矣或曰息壤之火已寒槐谷之席又冷日茂已相于奔矣尙得爲處女乎蘇處女何不投杼而驚之雖然鄰人之女不嫁而生七子亦處女也明妃越席琵琶青塚字亦何爲生不貯金屋歟不入玉門不若江上數峯青影猶堪自照

史記

卷之三

十一

君子堂

近矣

叢傳

好傳者負其長恒思之叢則并其神而藉之藉之而又假于于人吾恐人之自爲謀則忠矣其爲叢謀則本也如此而神何得不枯渾沌之歟以七日叢之亡亦以七日叢之神即渾沌之竅也指大于臂臂大于股其或叢爲崇乎白人與狐而趨必其爲五石之瓠也瓠裂而叢枯身無主而衆爲政也少年悍處全在左手爲叢右手自爲陽以左尊神而陰以右自便只與不便自能已得其泉基而神敗于叢基少年悍也

史記

卷之三

十一

君子堂

而設矣

走狗

其笑戰國無士也。廟中之人一日爲秦上客充其意
不過欲多金位尊耳。既以自劍又聘以劍人其時有
號爲相士先生者受人百金即往爲人役。況士之無
所知名者乎。天秦之金非自取之也不過諸侯所賣
美人之金而即以劍諸侯之客士止期得金闔亦勿
惜矣。狡兔之窟未定走狗之骨相牙安在其能得士
也。吾于是而誦思魯仲連也。故曰六國如連鷄群士
如鬪狗所以虎狼秦張儀噬其口或曰范雎國狗之
史記
卷之三
七十四
君子堂

走狗也

鬼張弧

晚食以當肉意者不食肉而食魚乎。泌之洋洋可以
樂餓也。安步以當車意者不由徑而周行乎。糾糾葛
屨可以履霜也。無罪以當貴意者人刑不患而天刑
亦不及乎。生王之頭不若死士之藥也。此一段因緣
顯是在門之狗啣尸在車之鬼張弧耳。王已反其真
而屬猶爲人也。

史記

卷之三

七十五

君子堂

嬰兒謠

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
丘秋上曰此謠當出自貫珠者冠若箕如其履其非
坐而縱責可知劍拄頤誠其股其非立則扶挿可知
攻狄不能涉蒲有寒老人循城無健將軍矣欲免枯
丘之壘謝此廢下之人立石援袍黃金之帶猶朽索
也

卷之六

七十六

君子堂

無恙耶

趙威后一問無端老嫗却難爲陳仲子母不問曰李
亦無恙耶甥亦無恙耶鵲亦無恙耶若李在井上鵲
欲爭之是路窘之道也甥則伏黃泉茹微掘之是後
起之發也生雉在腹中兄笑而哇之是虛中之計也
北宮之女撤其環瑱請以辟蠶質之

史記

卷之六

七十七

君子堂

前魚

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偷餘桃雖甘味不可久野火之起幾何時而灰飛烟滅矣雷定之震幾何時而日清月朗矣嬖不敵席寵不避軒非情實移人人實移情耳隨兒可念前魚刺心千秋萬歲爲怨難勝雖欲復與王盤桓枕席其可得乎即王或多情不以新易故終不能禁天下不以美人進理王能禁天下不言美人而華落色衰頭童齒豁今日美男子他年鷄皮翁非惟人厭我亦厭我矣宜

史記

卷之三

七十八

君子堂

安陵泣數行下也雖然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此後魚池尤尤物移人爲蛟爲螭我不加其所變化矣終于魚而恐人之勝我也白龍魚服困于豫且棄前魚而涕泣吾恐尾之焦矣雖泣何爲既獲其鱗必喪其繩乃爲過河之泣也

入宮塗廁

豫讓圖報智氏入宮塗廁左右識面者也滅鬚去眉而音類夫子其妻識聲者也其妻不識而其友識之此又識影者也義而釋之嘆而泣之持衣而與之惟恐豫讓不成其名而始終周旋之襄子則知心者也襄子曰義士曰天下之賢人豫讓曰明主曰天下稱君之賢兩賢相知衣無憾矣其投劍三躍所以報智伯亦所以謝襄子也

史記

卷之三

七十九

君子堂

微夢惟夢

王宮之難得夢件曰惠于趙氏一伍尚伍員之生父
叔父也而呂要之夢已見其占無恤立帝賜以翟天
孟姚之麗夢中兆之何怪而不經也而又有秦穆之
夢為微以夢說夢固古夢所不詳而發其論于醫襄
子之訓竹即常山之訓符也迨自處女見而孟姚來
矣以夢微夢又以夢惟夢野臺之上始有胡服騎射
者野人致帝命正木知焚焚美人其狀何如也王父
碩畧能北畧胡南築秦不能救沙丘之錢叔帶又將
持要而哭矣他日備喪之夢韓無故嫁禍長平四十
萬衆盡為白骨夢之化占為凶也歌者之田有公仲
止之長安君之寶有左師諷之趙括之將相如諫而
不從其母爭而不得言熊羆為禍耶抑摩笄之報也
處女之歌命乎命乎曾無我識謂無余此靡秦何耳
空手趙有康廟李牧不用郭開為祟雖使造父日馳
千里馬無救于亡郭開溺趙其毒鋒所淬即屠岸賈
何酷如之趙為號秦為笑飛龍墮矣常山之符失矣
嗚呼

卷之

八

君子堂

縮劍

惟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為可憐夫虎頭健兒化為
雞皮老翁腔熱血已半冰冷而况病鉤者又是天
刑之民也有事而來以駿馬部勒行伍無事而迎以
安車運籌帷幄庶可從其筋骨和其精神以為下城
腹心之寄使之屏跪起居已非安養有功之意奈何
無罪聽讒自棄女萬里長城也觀牧過司馬門趨甚
疾何整暇有禮臂短衡劍微之于柱此一段光景使
人欲憤欲涕微笑微罵趙安得不亡嗟乎秦有武安
不免杜郵之賜趙有武安卒有縮劍之誅生入玉門
亦云幸矣惜哉趙有長城二而皆墮于郭也一以遺
矢而廢一以就緼而殺髮絲馬革幸三矢之猶長血
碧龍泉俱一臂之獨短

已

卷之

八

君子堂

鼠首

魏嘗以奉事屬犀首今又以屬犀首秦未索其下而
王劫其上幾爲所啖矣秦未索其下而上劫其上王
已如犀首待兩端而不定矣綰特犀首耳猶幸支期
之行長信侯也長信侯梟也支期博者也欲行則行
欲捥則捥支期則真梟耳若長信侯之計行直使魏
一句全輸方雉憤不如猶云梟耶長信侯覆劫而不
知耶

史記

卷之三

八上

君子堂

竊疾

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絺褐而
竊之舍其粱肉隣有糟糠而竊之必爲有竊疾矣秋
士曰文軒錦繡粱肉人所重也竊之則必窮其所往
敝輿絺得糟糠人所輕也竊之則笑而不問者有矣
且敝輿猶愈于徒行絺得猶愈于裸得糟糠猶愈于
枵腹無大損于人而小利于己得人棄我取之術廉
士亦智士也

史記

卷之三

八上

君子堂

懶新婦

有言之可緩者有言之必不可緩者如拊髀徒臨此
可緩者也如滅灶失火此必不可緩者也城門失火
殃及池魚萬一不成而盈門之燭且盡作焦頭爛額
之人也婦安能默然已乎曲突徙薪者為上客婦之
言亦至言也雖然閨房之事更有不可言者以此善
談之婦遇知己之新郎其愛慕綢繆必有情見乎詞
者纖纖之女子可以縫裳君何見之晚也此新婦實
懶婦也沒有舊巾斷家借拊髀無苦服非不打車厥
手帶失火是矣滅灶而再燃是不惜用也妨往來者
足矣宿舂而他徙是畏操作也三言已備蠲癖且莫
惟他言依

史記

卷之三

八十四

君子堂

虞卿學老氏

虞卿知人也躡蹻擔簦為趙上卿長平之溝樓緩為
秦臥趙無虞卿趙且折而入于秦卿之為謀忠而功
高名聞諸侯矣此時尚貪位固寵不為車裂之蘇秦
即為逃亡之魏齊耳卿為趙相齊獨非魏相乎一旦
有急國君不惜以已相殉人相齊千卿亦前車之鑒
也卿之去志決矣借魏齊之變脫身市恩而名萬四
魯連却金辭位意排難解紛魯連全用之虞卿半用
之弟愁著書虞卿專得老氏之術者也

史記

卷之三

八十五

君子堂

劍術

田光以歾激荆卿即侯嬴以歾送信陵樊於期之頭
蓋肝也徐夫人之匕首資斧也以藥淬之自謂可斷
秦王之頸而孰知提荆卿者即夏無且之藥囊也易
水取道自衣冠送之可謂非我客乎而又曰待我客
與俱未知博浪之椎又屬何人也秦舞陽孺子爲秦
王所驚驚秦王者惟荆軻耳夫提匕首入不測之強
秦而欲以一人成事軻亦知其不能軻之倚柱箕踞
以謝田先生一以謝樊將軍太子淺躁無謀若非
此兩人軻亦未敢以身許也假使我客至而擊筑之
客又在堂上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秦王其殆哉

史記

卷之三

八十六

君子堂

堅壁

古來名將應敵半以堅壁得力廉頗堅壁拒秦王翦
堅壁高臥至投石起距不起周亞夫拒七國卒以堅
壁成功楚師輒能易震蕩也只是不能堅壁耳趙奢
堅壁二十八日有以軍事諫者威恐撓其堅壁之謀
特設此令許歷看定故二十八日中一言不發至捲
甲而趨則壁已移可以言矣且厚其陣正是堅壁
本領先據此山據山爲壁也歷之諫與奢針鋒相對
安得不聽雖然趙奢以田部史起家卒爲名將趙尤
國爲漢代匈奴先事屯田兵食原非二事善治兵者
善治國總在乎賞罰嚴明耳

史記

卷之三

八十七

君子堂

呂滅麻

借王市名自和文作偏而濫觴于秦之衰繆後世遂
緣此取天下呂不韋直借王市貨術愈卑而心愈饒
矣然俱以美人爲媒陶宋公之西施春申君之李園
妹皆是也君何功于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何親于
秦蓋稱仲父嗟乎親則視矣此事豈可使卿與有功
耶諸口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滅之而不自滅也呂
滅麻牛滅馬有自來矣

卷之八

八十八

君子堂

楚辭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集其詞豐蔚濃秀先驅枚馬
而走僵班揚千古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作體製
不同而寒儉促迫力逮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招魂
佚大招有見哉賈誼欲興禮樂正服制貴志而沒章
謂不如主持風雅揚推騫選合屈原宋玉景差所作
祭玄文之幽處而揆正之存其遠心去其庸態亦千
古快書也吾安得起賈生于湘水以結好色怨諱之
事也

卷之九

八十九

君子堂

史疑卷四目次

禹龍種

割烹

牽羊面縛

伯夷怨

魏虎影

秦牧事

始皇癡夢

鴻門會

沛公家索

諸侯神仙

農者天下本

公子皇帝

文君夜奔

買臣婦

天下人望

故人抵足

萍沲水渡

東觀漢記

東漢講學

草蔬供客

蜀正統

漢昭烈

曹孟德奸雄

魏文忌才

史記

本朝目次

卷之四

卷之四

陳思忠漢

武侯諫入吳

三人一龍

江東賢小人

妒婦

五代史評

六朝快語

列五經

六宮無畜猶

唐兵法志

唐史館

開元寶玩錄

小鳳大鳳老鳳

讀後五代史

盜賊宰相

蟋蟀宰相

張浚黨秦檜

安石周官

星槎錄

花史

史疑卷四目次

狄士史疑卷之四

同邑陳繼儒書公選定

華亭宋存樸子建八冊著

禹龍種

禹龍種也生于石紐起于龍冢其母吞神珠折脰而生此即驪龍頷下珠也縣或而為羽淵之神子產云其神化為黃熊或云即黃龍也禹治水七年上觀于河河精授圖龍門八神寶璽其父之非命錫子以金璽玉符以蓋其愆故禹治水時有龍以尾畫道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要塗山而白狐九尾者造焉此皆龍之異族別種也他日九載底績而黃龍負冊亦喜其子之通種成功耳天命之見玄龍啣雲玉帛之會防風後至雲從龍風從虎宜其實雲而罰龍也子啓饗釣臺太康獵洛汭龍子龍孫俱以水鄉為故鄉天掛濯斟鄩護龍之爪髮髯莽寒浞戕龍之鱗甲封豕為妖龍德其衰胤甲淫獵得乘龍于河誠不能飲食龍之鬼不其餒而他日龍戰于庭流彘憤之羽淵之為膺手秦龍是秦其祖擾龍是擾其宗地震天血

龍澤波矣迅雷轟能咽氣矣是以知憂德之哀也
酒池肉林一呼而牛飲者三千龍自此幾無類雖
有龍能逢其全龍之不啻乎嗚呼禹之明德衰矣
其後會稽之桀有室之囚龍殆不如蜩也夫蜩猶能
上食槁壤下飲黃泉而龍之後昆乃為人嘗轟嗚呼
禹之明德衰矣

訓意

桀嘗囚湯于夏臺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相時觀變
為難持調護之策即文王囚羑里而閔天之徒購美
女良璧以解也惜其事不傳耳不然桀之無道關龍
逢且甘心焉况深怨積怒于湯者乎且尹亦奚戀此
顛覆暴虐之王而數數不憚煩也則烹要湯即竇武
子案進食意特借要之一字遂桀之忌調和謂彼
謂人方魚肉我于曹組間我為解其毒降其害良庖
之善刀而藏也說命遂悟鹽梅之理為千古相業嘉
史疑

卷之四

話他日南巢之囚正以報夏臺之辱耳

牽羊面縛

面縛而左手牽羊右手把茅此必無之事肉袒而縛
出于左氏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
器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反而縛手抱器入
周亦必無之事劉向云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
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
去不踰國斯仁矣然則箕子陳洪範或亦以誨紂紂
不用武王係取之耳非真武王訪問而箕子嘵嘵對
也即曰作賓王家亦微箕子係則可斷不以殷之典

喪涉水無津涯而太師王子其子顛擗也

伯夷怨

伯曰夷明乎中國無人叔曰齊明乎一家有見逃之
首陽已知天命在周事已不可爲一成不旅非吾事
也孔子云求仁得仁又何怨其無怨者在兄弟遜國
而其深怨者在君臣易位寄愁天上埋憂地下請掘
西山數十派再爲巢由洗耳掛濤不祥尚欲牽轡上
流征誅何事而藉口以仁伐暴以暴易暴等語直以
盜跖曰武王矣

史記

卷之四

五

伯夷

虎景

秦虎也魏上見虎影而畏者也平原使者冠蓋相望
問出求救趙幾不免虎曰哉李同以三千敢與赴秦
軍榮卑比而犯之也仲連義不帝秦爲豹變者不假
虎威也新垣衍之帝秦是欲虎而冠虎而翼也晉鄙
留軍壁鄴名爲救趙而虎不成者也信陵約車騎欲
以客赴秦軍徒手搏虎也侯生畫策刺虎牙也如姬
許諾竊虎符也朱亥椎晉鄙射不爲虎也今而後公
子般虎尾而不叫矣遠真八萬進擊秦軍入虎穴得

文疑

卷之四

虎子勢不能以多人也各國救趙之師合圍以張虎
也虎始踣地大吼鼎噴伏罪矣公子去魏留趙虎亦
負子渡河也毛公薛公秦說如虎也公子趣駕救魏
再敗蒙驁是後兩虎也歸魏而公子釐王相泣是格
虎自贖也秦皇求晉鄙之客是虎祟也僞質公子立
爲王是市虎也嗚呼狐矢之誤以威四方猛虎旣喪
秦人來降信陵之奉祠有以哉

駢事

秦以牧事起家伯翳爲舜主畜非子爲孝王主馬此
蘇氏邑秦之始後至襄公封諸侯豐鎬重地爲大
場矣穆公之霸亦藉五段大夫治牧之通于治國也
至孝昭莊襄獵騎曰蹂踐六國秦如虎六國如羊回
視飲馬于河以列禦蠱又實碩大蕃滋矣一旦而虎
吞狼併六合爲人畜始皇惠惠論功勞實及牛馬其亦
不忘畜所自始乎蓋自牽天東門之達客爲丞相而
指鹿爲馬之奸已伏禁中望夷宮前安得不來自虎
見疑

卷之四

馬子

之銘沐猴逐鹿鴻溝濶上皆町畦鹿場秦之牧事秦
矣雖然秦之興也本見君子寺人之令公之嬖子從
公子符識者已知其有趙高之變云

秦始皇癡夢

秦始皇是千古大癡人生平作事盡如癡人作夢時而營建時而巡幸時而求仙時而滅胡惟幻顛倒有謂真人不死不知夢中海神有如人狀森然欲搏我也然始皇終是假夢洩浪一惟持壁遮使正是喚醒夢中人徐福虛生來其夢而逃者也一班坑中腐儒偏於人夢中唱盤古今天厭其昏甚安得不有咸陽之坑鄠山銅鑪是始皇真夢場勝似湖山大風錢塘水波時時撼人肌膚夢中有奇趣須以始皇可瞻發

史記

卷之四

史記

之若二世則醉生夢死矣深居高拱盡以國事付趙高夫趙高固人中之癡夢中之癡也元陽已盡衆陰繁興指鹿爲馬一片鬼魁心腸惟於黑夜中肆其反覆秦之諸公子及大臣將相無故蒙戮何異惡夢一場白虎臨左驂食其心也大夢至此安在其詞之占夢乎望夷之誅所謂妖夢是踐也子嬰判殺高夷其三族夢中亦有果報惟子嬰以醒眼觀醉人無余鍾鳴漏盡臥榻之側又將有他人處此係頸以組白馬秦中夢邪非邪

鴻門會

鴻門之會項王視沛公如龍易釜魚稷之何奇鍾鼓虎噬困龍項王不爲其意止欲沛公一謝耳沛公不脫亭長本色露出無限周張欲不謝不可謝又不可其可與爲心腹者止一椒房之樊噲孤而無與謀也然沛公屬有天幸留侯欲以報韓者報沛公項伯欲以報良者報沛公兩人俱非沛公真相知而俱藉沛公以自行其德惡蓋至項王留飲氣已平悞已釋項莊拔劍范增舉佩俱是不諳世故人多此一審倒難

史記

卷之四

史記

所以激出樊噲帶劍擁盾做出許多模樣樊將軍起家拚沽斗酒生疑仍以屠沽者之觀項王賜酒賜肉安頓得何等體面兩言消釋兩人即沉醉可也沛公自倉皇無主起而如廁耳總之沛公是無情木偶線索聽人操縱項王是慈悲英雄生殺任吾倒置張子房是識時務俊傑斜亦能語肉亦能飛躍父是極無用腐儒有氣無志有口無舌拔劍撞斗分明是童稚所爲非真有折衝之奇也或謂項羽之敗全是用范增誠有見于增之無奇耳

沛公家案

使劉季不遇項羽其剔歷艱難未必若是之險百敗而勝垓下之戰同沛公之孤注也使劉季不遇呂雉其屠戮功臣未必若是之毒外健而內柔北軍之閉固沛公之家室也總之沛公一生因人成事微天爲功英雄之畧不足風流之度有餘其戴竹冠溺儒冠而女跳足宦者支枕無錢而賀客持壁而奪軍但見極端人有此慷慨置酒沛宮思猛士悲游手悅觀傷懷泣數行下平生詭詞至此真情畢露縱使沛公

史疑

卷之四

公負心料應難負此父兄故舊耳大風起今非即離水之折木發屋窮其盡聯逢迎楚軍者耶雲之飛揚李所居常有雲氣今始驗耶痛定思痛不山人不泣千載風流正是可想以視陳涉諸人不啻龍之視蝦蟇矣或謂時無英雄遂使孺子成名其亦有憾于劉項興亡之際乎項滅而劉王豈力不若謀不勝耶天爲之耳論人者萬勿以成敗相英雄也

留侯神仙

凡有忠孝至性英雄其根器往往與神仙相近顏常山以疑解證仙果李郭侯以降殺爲宰相送救博京換九仙之骨披一品之朱簡山高民不知所終誰謂非神仙哉留侯始終報韓得滄海君一推驚却秦王下日而黃石始來叱上納殿正欲其脫疑侯王侯自此無意人間矣特以韓侯一殺不得不請籍前著脍楚猴凡上之肉追封而時去時來此身已縹緲在白雲鄉宜其辟殺道引衆人間事也斯時赤松子已

史疑

卷之四

挾風雲燒崑崙火學東海力士笑秦鹿楚猴北邙山下尚無濟北殺城一片石耳亭長內有悍后外有諸大臣即日欲立戚夫人趙王如意其事終不成以其無內主外主也鴻鵠南飛不能脫山雉之網自帝當道時其數已定留侯特借此爲四皓出頭地以見神仙作用自不同輕視俗儒并以服呂后謀臣可餌諸將可懾屬看皓首之因皓不可入我殺今日之來特爲太子仁孝恭敬愛士且又劉氏種留侯之借漢報韓爲韓酬漢其志已畢今而後桃源之渡可隱絳

仙之杯可觥天下無不盡之葵雖面有下風之神仙
刀筆吏居狗兒安智我理在微雨隴蜀問手雖然頂
王亦神仙也虞姬爲天女烏騶爲八駿項王爲羅漢
金剛與留侯相遇木與火尅金與木仇各賭一番神
通各分一番勝負亦黃梁一夢也仙家半局棋楚漢
紛爭已幾十載正恐留侯項王木來面目尚欲借雲
華老人夜燈一照耳

史疑

卷之四

農者天下之本

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籍田詔見之又
于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十三年六月除
田之租稅又見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
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文帝之致民殷
富者其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
之本一言必古田唆之書囑官之典有之故三見于
文帝之詔四見于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于武帝元
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仰農明帝永
平四年之詔則曰前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
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陸儵戎馬而首立督農之
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嗚呼孝文
吾無間然矣即位而南嚮讓者三西嚮讓者再何有
禮也蔽肉刑除收帑諸相助律令何仁也有金止露
臺後宮夫人本不曳地何儉也召買生于宣室使陸
生于粵南梁鴻改正服封禪何文也正釐問馮唐按
轡勞亞夫何武也遺詔令天下吏民出臨三日何平
易而近人也嗚呼孝文吾無間然矣

公子皇帝

漢孝武是公子皇帝封狼居胥山上單于遣作瓠子歌作寶馬天馬諸歌東封西禪文上武將仙人盡以母弟之真秦始皇藏于信並燕而昭庚太子此亦與秦殺扶蘇同一轍妙在輪臺之悔救恰人心差勝秦皇一箭秦始荒誕已極而六宮無事寵畢竟于情字體認本透一切阿房鄠山俱是虛門面不如漢武帳中真實受用忽而思李夫人忽而殺鉅人夫人使人不可測非真計其有昌雄之禍也復上閔室室前

史記

卷四

絕倫者封高祖功臣五人後為列侯興滅繼絕有三代遺風其遺謨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胙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則問甚精神時時與上通自無覆盆之泣矣而又喻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君子徵詣行在廣宣厥道與天下更始武帝真第一留心文治者武帝之文特以武掩耳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得呂嘉首以為獲嘉縣因事定名率爾典雅良由胸中有真風雅在故也

文君夜奔

人之游客焦頭垢面席不煖而釜上生塵安得與今善客愈驕愈暴至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臨邛令一知己也今之富人壻居阿堵中奉婦惟謹至不出見客安得弄琴夜奔賣車買酒當壚積鼻極放誕風流之致文君一知己也今之仕宦為郎者輒倩人代筆天子召對則汗流浹背不知所云安得朝上書夕奏賦使天子讀之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是武帝又一知己也一日而家徒四壁與儲保羅

史記

卷四

作讎器者賴今太守郊迎縣令負弩卓王孫臨邛富人皆僮僕門下喧哉長卿差足自豪矣而非通西南夷喻巴蜀上林子虛賦雖工終是賣賦長門氣象長卿建節往使重漢以自重即蘭相如完璧重趙之意所以更名相如也雖然白頭吟不幾于如平夫文君非以色如以才如觀其對所忠數語吟重周詳善為長卿作聲價如此婦人那得令入不心歟若使李夫人望見之我見猶憐更何如也惜哉武帝之見長卿而不見文君也

買臣婦

買臣妻粗俗可憎然其與後夫上塚見買臣鐵案呼飯飯之猶如須買婦也戀戀有故人意上拜買臣爲會稽太守曰富貴不歸故鄉如秦繡夜行買臣表故妻懷其印綬步歸耶耶絕與張繡相似入吳界見其故妻今後車載其大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亦以報上家時呼飯之惠耳

買臣

天下人望

田千秋一言取相單于語使者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矣男子主書即得之矣此語亦快中國用人外夷觀望所係然有擢望而得之者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冠準是也亦有徇望而失之者自是天下人望一言可辟何假乎三三語係是也

買臣

故人抵足

嚴子陵新野人避亂江南娶梅福女范曄以爲餘姚人非也後漢時更有焦光字孝然河東人也隱于焦山京河渚間作一蝸牛廬處其中冬夏袒臥遭大雪亦不移人以爲效就視如故余謂袁安偃臥雪中實以孝然爲粉本漢男隱士有二光一爲嚴子陵一爲焦孝然女隱士有一光曰孟德耀所謂三光並耀也子陵多却一頓羊裘應是抵足時故人所贈孝然則以天地爲棟宇寒暑不傷其性榮戚不累其心更爲

身輕

卷之四

逍遙物外也

薄沱水渡

漢光武真渡薄沱河俄頃水合真有神助余謂若使渡河而水終不合將遂不渡乎深則騰淺則揭必非漫然往也特不說言水合無以堅衆心至至河而不渡不可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若專假倖爲奇無論水不合而期先欺衆即水果合而薄沱之艱亦自陷于險也請爲歌公無渡河而可矣其後帝命其處爲危渡口示天倖不可恃以戒子孫極足帝王遂慮石勒自謂遇光武當並驅中原乃擊劉曜濟自大碣

史疑

卷之四

十九

昌字

河得冰泮爲神靈助號爲靈昌津此其去光武何如也

東觀漢記

東觀漢記不出自一人之手故著述無序條章靡立
蔡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慨然有意續成之竟以
失身董卓故其志不充然范曄叛逆猶能作後漢書
君子不以人廢言也雖其文質恨似多本之華喻薛
榮而潤色雅詞無一字空設比方班氏不失其倫世
多譏曄創爲皇后紀及采風俗通王喬抱朴子左慈
等詭譎事列于傳又皆辭能巧失史之體耳若使伯
喈執筆專事東觀終始其事亦范曄之前茅班固之

史記

卷之四

段劭也中郎有女文姬慧心茂質使留心史學當不
誠曹大家而逢時不淑僅託之胡笳以寄其牢騷悲
憤亦可慨矣說者謂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表張偏駁
薛謝疏謬若司馬彪之詳實華喻之準當則其冠也
嗟乎彼輩以覆車一代爲恨者又何人哉

東漢講學

古者聖王遜志時敏厥修乃來終始典於學舍內外
而功始全也易象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欲見天地
之心者必先不遠之復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中行獨復之解也昔者神
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顓帝師伯夷高帝師伯招堯
師子州支幹師許由禹師大成湯師成子君子以常
德習行教事無師心自用帝皇也特去古未遠有學
之實未立學之名耳高宗欲訓朕志而酒醴麴孽和
史記

卷之四

君子

義鹽梅開萬世聖學之源三代後講學者無如漢石
渠修武帝故事論六藝五經于殿中九江以楚辭被
召劉向張子僞等以高才待詔金馬門彬彬可觀也
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嗣服垂情古典
游意經藝一時四方諸儒咸安車結駟或豐衣博帶
從兄宗廟燕會則論難衍衍響如振玉甚或期門羽
林之士咸通孝經伊秩告王之車亦來就學漢者稱
盛咸言太平也三雍初成五更踵拜天子至親自執
業比于門生而環橋門觀聽者可知也肅宗雅好文

章諫書禁中不失古之文賢王雖以靈獻昏庸華光
侍講旦夕譚論東漢之文學勝于西漢也朕于宮中
無他嗜好惟好觀書考古人行事以施于政嗚呼其
難哉

草蔬具客

茅容殺雞餉母自與客共草蔬人咸服其朴余謂單
竟是好名太過欲借此聲動林宗耳夫嘉賓在母
必知之知之而母食雞客食草蔬子則已矣母能安
之乎昔者曾子養曾皙其事可法也養親者養其志
家入且如此况客乎吾知客之母必有食未終而蹙
額不安者矣使客養母而自殺一雞則偶以一日養
親之需推而養客可也若使月或一雞歲或一雞何
必擇客至之日乃修甘旨之供乎且殺雞養母亦常
事而必復客聞之此好名之人也

史記

卷之四

卷之四

蜀正統

作史不可無識當先問一代大統屬之誰氏漢末三分定當以劉氏爲正而陳壽三國志帝魏附漢胸中先無字矣其時夏侯湛張華等深善之何也范曄謂辭多勸戒有益風化則試問索略不遂不爲下議立傳又以私怨疑諸葛將畧非長即此兩事何以勸戒天下至謂蜀不設史官故吳薛摩問按黃氣見于神歸群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有宰相氣若史職荒廢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貶辱加茲史疑

卷之四

四

卷之四

史疑

卷之四

謗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益掌禮儀又却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輿無闕屬辭有人矣余謂陳壽益部者舊一書大約竊取蜀史而更張之因減其正本掠爲已長舊載武侯集有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而今一字不傳其不受陳壽之荼毒者幾希魏志本于夏侯氏志本于韋昭蜀志可知矣

漢昭烈

蓋學姊謂劉先主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下知所以用之之術棄天下而人巴蜀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而當紛紜征伐之術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受人則是其氣不足高也余謂劉先主以德服人所至如歸即其側儻知畧亦遠勝漢高料馬謖識子初任臥龍以雖知人之明三代以下所希觀也其奔走于二袁困于呂布使復于荆州百折而志不回非有大過人之才孰能終自奮奮匡扶漢社于不衰乎若高祖始終一頑鈍椎魯以無用爲用平項羽百戰百勝勇冠千軍少櫻其鋒飄忽震蕩如疾風暴雨當之本有不靡什者故不得不退讓以俟其猛氣之日盡一舉而乘之借羣策以誦獨力其成功也人事與天時合奏焉至先主則不然所遇者詭詐自出之曹操膽識兩全之孫權我不圖人人將圖我進一着則得一着退一步則失一步劉璋暗弱我不取必爲曹氏有矣而荆州爲江漢之門戶巴蜀之咽喉訪不得不爭鬪則爲虎不鬪則爲鼠若使學高祖

之頑鈍惟魯以求勝其不爲本初景升之續者義帝
惜哉先主有天下之德孔明有治天下之才而無
有天下之時其終于悶足不能一統者非人謀之不
滅天也如謂巴劉非其地高祖不從巴蜀起王乎左
關張右馬趙亦不可謂無將也梓歸之敗連營七百
謂犯其所短則雖水之勝渰沱之渡高祖先武俱從
微倖中自全而先主遂一蹶不振也豈非天哉樂城
之言曰漢高祖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
孫劉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英雄處世亦有幸不
幸耶雖然使先主并失此智勇一隅且不能自全而
何望得天下其以不智不勇爲大智大勇者此黃老
之言非經綸之上務也

曹孟德奸雄

項羽雄處全在莽孟德雄處全在奸奸之一字從聖
賢術字化出三國時能用奸者唯人玄德奸而有德
惟惡人知孟德奸而負才惟惡人不知天下奸雄惟
使君與操真知已肝腦語也水鏡云此間自有伏龍
鳳雛許子將曰君固治世能臣亂世奸雄一切大豪
傑俱從草野未得志時功業志向名士已一顧得之
若本初諸人久不入名士之日事安得濟然自古奸
雄性性有玩世不恭之致滑稽頑鈍諠笑怒罵正爲
史疑

卷之四

十七

君子堂

藏奸地耳若徒板重嚴毅望之儼然非不可立威一
旦危急有事人皆得而物色之矣操之鈴帽見客以
頭沒杯總足使人不可測床頭捉刀非勇也割鬚棄
袍非怯也善藏其用者以佻易爲護身符以豁達爲
觀人法分香賣履明知爲千古譏笑而玩世不恭直
欲瞞盡千古吾其爲周文乎已前無古人久矣

魏文忌才

魏文爲太子左右質請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
用爲嗣我但當以免難教導之過焉幸耳亦何爲當
重賜遣乎余觀不待陳思任城甄后則其處家庭骨
肉間實有一段刻薄情忌不受教誨者特循長幼之
序不得不立固知非親親亢宗佳胤也文帝之幾廢
而不廢者不獨父服之母亦薄之矣

史記

卷之四

陳王忠漢

孟德所以不立陳思者以其勸父棄魏事漢耳陳思
忠鯁本于性誠友于李譴直徹內外真秦伯李札流
亞也卒爲魏文所廢風流博雅往往寄之牢騷感慨
中而無一語及父兄篡逆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是有
大學問人楊修之樂爲秦亦其至性憾之吾猶謂賢
于魏徵之始事建成終事秦王也

史記

卷之四

武侯諫先王入吳

先王與龐統從容宴語及仲謀相留之事悔其日路險途余謂荊州借兵先王不自往則孫劉之交不合而相曹無策協乃更其仲謀亦知非玄德不能其圖曹操決不因其來而留之孔明之諫特以示吳使知漢有人我謀適不用耳先王偶然從宴語想此一事以見伏龍鳳雛所見不甚相遠非真悔也至如馬謖言過其實先王知之楊儀魏延彼豎小人孫權亦知之善用入者不獨本國必盡其才即他國一事一人

史記

了然胸中而成敗得失可以預定孔明料事如神寧獨不知只是時無全才不得不收牛渡馬物之長以充用耳孔明到此心愈苦而時愈難矣

三人一龍

三人爲一龍謂華歆爲龍頭管寧爲龍腹譚原爲龍尾秋上曰卿龍見者不見尾若龍腹我虛其胸中鱗甲擲全廢書華之學龍終足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此畫龍也惟臥龍乃真龍耳高帝爲龍頭光武爲龍腹昭烈爲龍尾武侯以一人揚躍潛見之龍之臥龍之尾運也

史記

卷之四

江東賢小人

曹操事事播弄人使人疑使人畏先王事事周旋人使人愛使人敬然各有術以成其業若聞心見誠縱橫倘儼無如孫策子義舍我當欲從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我敵等語熱腸冷眼不由人不意氣相投賢能所以務盡其心也孫權繼以不欺顧盛智來江東將相如此肯久爲人下乎足下不孤孤不得安二語可當討曹操阿瞞頭風恐復發也生子當如孫仲謀不圖欲其權畧亦畏其幅度耳周瑜是小風流暮

身疑

肅是小長者陸遜是小豪傑江東雖小有此一班賢

小人

妒婦

涿山大澤實生龍蛇妒得有識白頭吟妒得有才我
不卿卿誰當卿卿妒得有情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
言妒得有趣人持食刀自出尋討妒得有膽若一絲
不酸不養各爲妒而不得妒中趣李陽得面壓之矣
大人既已南來黃巢又自北至寄語雷尚書幾何不
壞却短轅轅車長柄塵尾也阿子我見女亦憐何况
老奴絕妙解嘲爲妒婦作韻事後乃相襲百鍊錫化
爲繞指柔床頭捉刀人安得不分香賣履也

身疑

卷之四

史評

吾獨取沈約宋書一百卷裴子野宋畧二十卷他如王智深鮑衡卿王琰等所撰庸陋不足觀也齊書江淹著十志沈約著紀二十卷沈約腰江郎夢風流騷屑猶能使枯管生花荀子固論齊書謂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藻緝之變尤多亦一代偉觀也姚思廉父子在隋休謝吳顧野王等諸家推究總括爲梁陳二家史歷君臣兩朝傳父子數十瑣而後成亦有心之上也隋書八十五卷志三十卷不採述

史

樓大業遺事恐開後世荒淫之漸耳後魏書則有魏收所撰一百一十卷北齊書則有李百藥所撰五十卷後周書則有李德裕所撰五十卷然其間不無棄貶失實者至唐會要三年于中書置秘書內省修五代史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亦寧能無迷謬繁雜簡畧疎漏文中子之政戒于無苟作也嗟乎時至五代天下參隔南謂北爲索虜北指南爲島夷其史本闕詳他國畧訾美失傳而欲于易世之後緣源究本曾華綴枝不亦難哉

六朝快話

隋文伯天下快人惟腰斬買充以謝天子但見其上不見其大語愈出愈快景帝之論取蜀料事不減乃公

惠帝更醉生夢死昔噉龍米飯納從者姬流離顛沛所謂富貴骨頭貧賤命也是千古第一大呆子懸懷薄福青未行酒是千古大奴才肆一醉于崇朝飛千鵬于長夜益以酒兵勒主

宋中有大一夜商盡生皆覺官經高事商龍枕膝日

史

月入懷黑崑崙從此有種矣

道子張口罵桓溫醉心甚正竟不知揚州司徒已從醉中解去似亦何及于載下蔡京父子似之

楚王瑋出今日能斬亮者賞布千疋千布遂移人心不知誰爲作露布

王祥風雨抱樹解水躍鯉千古純孝三十年不應州郡之命乃知至孝從靜中來年番耳顯其精未嘗消亡也王祥難得王覽亦難得王覽妻衣難得徑起取酒殺壽之事復見于斯呂虔佩刀孝友之報也

李倫全富絕一時自也財物匱不及崇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從何處看出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

下著處想從石家夜宴回耳

羊叔子岷山一涵淡千古感慨贈陸抗一貼藥子占信服羊叔子去人遠矣何其近人也委實事人復何容易本領甚深自是公輔之器汝水父老曰孺子有好相相面人附會折臂三公相慕人號古李氏子

前身說因果人絮叨

杜預左傳解乃知應辦不成讀書沉碑岷山曰焉知

史記

此後不爲陵谷恰爲叔子補記

華家類合必破門戶智哉弟也如廁而日誤入卿內寫盡酸儒陋巷益溫舉動然語中帶刺

王戎齊物王導惡物王衍腐物皆俗物也烏衣巷中舉止終帶統稔氣不若竹林瀟灑

謝幼輿傲然長嘯一丘一壑自爲適之若使聽越石清嘯恐折齒不如着鞭耳

銅馳會見汝在荆棘中不若漢金銅仙人多矣惡其無感慨無生氣也

荀道將從兖州募得千里牛千里馬至是有對

晉有三才潘滔人才劉輿長才裴逸清才可配唐三才太白仙才絕樂人才絕長古鬼才絕

周顗與客飲有腐腸而飲者未知其爲肥爲瘦但恐糟肉未必堪久王導小人以私怨殺賢士

王允之于敦臥處吐衣面自汚至今誤爲右軍逸少喜論事導墓未可配靖節自祭文元皇書甚似獻之故相醜詆

鄒序弄笛越席時猶想見風流

身身

整尚晏君誤取君定是誤活晋人多犯此言

來廣微疎廣之後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亦奇矣竹書數十車不若羽觴隨波四字

二陸兄弟枉害不若夏侯孝若儉約令終深達存亡之理

潘安仁擲果滿車終不免臨別而市誰謂碩果可食乎其母數謂之曰爾當知是而乾沒不已所爲負何母也機文喻海岳藻如江遇時不泊一旦間滅幾令江水倒飛海清怒立尹虞云小有不善毀之無門焉

狂笑乎

胡伯武清徵秋雷潘世長藕同春山歸懷不待問
今推不去一時良吏冠冕江東

吳處默卿幸天寶康節蕭然妻劉氏齋沉香一斤此
婦亦甚詩余何投于湖亭之水村甚韓母謂庸伯曰
汝若銓衡當舉如此輩人然心

小時嘗一覽是最善讀莊子者今人讀莊小時了了
大時未必了了

史知

左人冲賦三都三年乃成皇甫謐稱善爲其賦序張
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都陸機嘆伏以爲不能加難
得此一班虛心服善人今人便苦生說誤矣

袁彥伯作賦不載恒憂又不及陶侃二事可以見品

不獨才也伏酒爲人作父語頗甚宜爲彥伯所鄙

羅君章一鳥人口百雀棲堂江左之秀豈惟荆楚

顧長康能于頰上加三毛不如稽李野一部春秋今

在皮裡不言而備四時之氣

淵明醉手酒不肯爲五斗米折腰亦問米屬誰氏世

亦義不食周粟意作傳者不著其恥于仕宋使志士
深情事端抹煞非良史也

五勅十四歲上銜遂識其有奇志終爲天下悲真法
眼也然銜字叔豹手亦是宛對作勞耳鳴非不祥也
母亦抱此奇解老父魚龍髮際語奇甚上彭祖何物
物幼時惟郭敬識其志度非常善遇之後于降卒中
見郭敬人生何處不相逢也勅不肯學光武安肯學
曹孟德作司馬家兒輩事步武世龍者惟李龍二龍
實胡羯之魁昔武夷鍾離山崩有石穴一所劍能判
史疑

屋上可爲船噓咄怪事合理此兩人鎮之

赫連勃勃固虜雄也黃髮兒科事如神大有遠慮真
何奴後勅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恭道于禮乃達
恥辱夷虜亦暗合此解草祖思何窮

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劉寄奴王者不灰白帝子又來
作怪劉姓嗣天子專以蛇見奇

宋武帝思殷妃今坐者召之果于帷中見形如平生
又今夫人矣

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鮑照悟其言爲文章多鄙

何處得來

程道濟水月光如炬安得魏人不圖以饕鬼我兄賜亦日光如電不知天法在何所同是貧父無福

宋武急欲歸慕故怨今子就死地止厥謀亦甚不弘此與漢高祖時時推尊孝惠魯元車下同特幸而不死耳

謝景仁性冷嚴整潔居宇淨雅每喃喃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浴濯每微嚙左右爭來受之哺人衣

史斌

何休謝家子弟自有此呆事趙宋時包拯陳對大廷音吐情激唾張帝面余謂此直臣唾也蓋俟自乾

我見謝道兄未嘗足夢見惠連何如池塘生春草與楓落吳江冷妙語正不在多

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晉婦人多作假髻丈夫亦始不免乎

孫奉伯說帝曰我是人之所同痴人前不可語莊正宜如此

丘泉之說佛家譬議之祖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恐此

酒不可札勸也昨飲酒無偶聊相邀耳所飲豈即狂泉耶

袁文高父子被難俱須髮有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竿門生狄靈慶靈慶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魏乳母後一人而已靈慶嘗見兒騎大靛狗戲如平常經年餘忽為狗噬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也門生不特不如乳母直不如狗矣吾于是而益思李氏門生王成也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不知七事是何許義憤弓兩卷皆言物始請以此察之

名文

阿兄風流頓盡一句當謀此傷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二語當碑王延持是高明人與王儉書為文吐氣甚快之

莊哉雀鼠竟不研問千古遂為貪奴雅諱後世遂有雀鼠耗并可入貪吏語錄

徐廣謂謝晦曰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眷戀故土因更獻欵何其語之愴人也此時謝晦應者十重鐵甲

鄒紹作管中興書何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

昔達不復侯此延譽我寒士無聞宜以爲喜紹下
後何紹他出法盛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來下
是遂行何書古時有此恨何異偷兒余謂法盛竊
是直人今人竟作後一著矣

裴世期有功陳壽子嗣更勝鳳凰將九子一雛
薛安都與魏賊脫兇登解所帶鎧惟香絳兩當
形爲亦去其裝馳入賊陣頗有重職墜下氣令軍中
曰鼓繁氣易某叶數力易均但各銜校疾走軍家所
謂指戰也

王儉在尚書省出巾扇几案雜服歸今學士微事角
勝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彥深後來更出諸人
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固一時勝事但
不知陸書厨中可容王子良服匿否

順帝遜位之日王崑攀滿輪衛尾慟泣曰人以壽爲
狀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乃知
鴻道失節五代只是一老不灰爲累如阿戎所見猶
未晚也

王晏齋前恒爾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

之美而失後凋之節

曲操曹不上馬橫梨下馬談論此可不有飲含笑恒
榮祖此論狠甚直不容肅人飲酒吃飯余謂書生王
能橫梨上馬讀賦詩退處何如

韜于文士愧于武夫昨日僧執香爐托生王宮勝似
中情木偶

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耶馮道相能作此語
自當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上疏恥不與黨人拜表
求北爲刺客胸中有胆中人自是忍耐不住

陸子春身服垢衣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
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余謂如此人安望澄清
天下自好者恐難與抵足臥也

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乃爲蕭瑒所
辱千年後得柱默一哭洗之琛二事都廢書籍不忘
恐難憤憤王本記應至今戰栗

阮孝緒至性冥通心驚而返西施捧心具亦痛越王
受辱仰悼吳王之必敗也

高歡妃婁氏科宇文泰語雖智而終是婦人蕭衍老

至正年夢中可納也

頃有車曉湖東一日真是絕對元帝不念父兄之仇而恨澄之諫語非知大體者

吳明徽小子純孝恪天秉軍之潰徹窮蹙就撓何不以此報豈既爲孝子不得爲忠臣抑亦墓報耶

伯石蘭卿子虛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李虎此啓典與凡云舉何爲復讓同意挑弓僕射黃瓠少師猶勝短絏帳情中長情歷元作九錫

李波小妹字雍容榮耀遂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

嬰兒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領軍門下見一神人不同意具爲男子也

李常善用三短妙在無一長可取藝科種藝一時雅

高官斬愛姬薛籍首支解其屍并其婢爲琵琶不幾

驚殺昭君乎而又流淚云佳人難再得自有此不情

恐人李集謂帝長于染針而末不及直諫中幕妙

慨帝帝反謂茹漢而疑龍逢比干非後物類何類

蘇李判

蘇子作事同是不似凡人我欲以龍子對雁臣

何不答府君上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子排上殿不作偷驢摸狗賊此語曹孟德司馬

家兒聽不得

詢祖有規前稱衡思道無永後文舉誰肯借其羽毛復剪其翅翮

鐵上簿可對銅將軍生爲上柱國歟作閭羅王舍川鐵上簿銅將軍爲前導

夏方

胡爲乎泥中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鄰人于是乎失刑矣

鄰家婦當盛阮醉便眠其婦側又云木嫁而辛籍與

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盡哀而去秋上曰那有此

副急淚淚乃爲我輩設禮豈爲我輩設耶既云眠其

婦側何得云不相識此事須問王安豐

上處仲開閣驅諸卿安出路任其所之秋上曰處仲

至此興已倦矣得借左右之諫自爲出路耳

石崇令人行酒各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

孫以禮自處已轉一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漢之人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與卿事秋上曰若使綠珠自酒即不殺亦當沉醉餘婢止可于廁中侍列以之行酒不殺何爲

餘婢侍列廁中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夫將軍往脫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秋上曰若使十餘婢登廁王夫將軍視之亦復傲然否曰寧可使婢無婢耶

唐王皇帝因入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笑曰借故自急秋上曰待家有疵缺此可名急婦

奴僧倍婢百里奚何必輕于五殺之皮秋士曰若不如方回便是常奴

竈狗賣他人不能必我孟祖秋上曰此必是行不出門一流人不然何以不遽入猶復脫衣大呼若使他

人竟在此中出入諸偷妨我輩塗帳但當以狂泉飲之
但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嘆左右取黃皮袴附上馬

舞情數回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自雄武上曰曹孟德橫槊賦詩荀濟掃上磨墨作文又是一番景龍泉太阿汝知否

上導爲晉賦片倡劍丁裝由殺周顯非效及乃導友也敦驕倨恨復顯爲逆賊猶有奸雄氣象不若近陰險無恥遵養時賊故備兵向闕則以桓文顯敦及敦病馬車去又臨哭婦孺于敦欲事成則同享帝王事敗則獨爲預命臣不獨自管兼且敦也成帝即位導請疾則郗鑒責之郭默違導不能討則陶侃責之

導之幾微隱約已爲晉室諸人有破久矣

郡卒以小船載庾木出錢塘遂除覆之時蘓峻微求其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掉向船口何處竟庾吳郡此中便有人謂卒狂醉都不復疑由此得免後事平永欲報卒卒曰出自庸下不顧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秋士曰妙計絕好大膽恰從細心流出必如此乃可免萬一不幸倘有識庾吳郡者卒必爲袁闕之類明吉人天相成敗利鈍非所論也至事成不受賞托酒以全其生

無名之名乃爲真名其不肯以名傳有以也

桓征西治江陵城會賓寮出江津望之云若能日此城者有賞館長庫時在坐日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秋士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賞以二婢便可云日成非日城也即貯之丹樓中勝似阿嬌金屋

新亭之役謝周曠遠桓亦惜才達者皆言曠遠解兵瘞人盡道清談廢事秋士曰洛生咏隱語也乃樂生咏耳以此謝溫而又以浩浩洪流誦之桓之意自解

史疑

在江明

非一味曠遠也是役也桓曰欲除才若使少露一分英氣桓必不能忘情安之劉劭持一文士耳而王又手版倒執汗流浹衣桓已知其無能爲故得免于難其愚不可及也

外國進火浣布晉帝服之以幸石季倫季倫身敝服候帝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秋士曰此敝服從何處得來必是須臾所贈范曄綿袍蜀錦步障俱不足奇但不識傳昭侯敵誇亦在季倫處否

佛渡于津梁安得道人不問于應對如來肯痛于毀

初聞北音而臥乃知踏蘆西來九年面壁亦以息耳非衆禪也

葛仙翁有揚拳易宣次神化爲大鳥至鸚鵡衆禪而有族盡以聲聞得度所謂身輕似葉禽魚混人海鷗鳥幾爲大和尙所籠矣不若舒雅海鰲使道人馴之即證發先地菩薩也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秋士曰還須問蠻府參軍

舉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秋士曰河漢在郢生幕中風波頓起四海倘有微風搖之英雄之軀此其人矣

史疑

曰庸人安穩布帆無恙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戴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秋士曰吾黨有直躬者奈何曰曲肱而枕血亦在其中矣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移自以尚遲疾走不休勉力而氣亦父逐日如此疾走已影直當與日影並馳

鍾會擬四本論始畢其欲使僭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于戶外逢鄰便回急走秋士曰彼

我之懷尚未通此時恨無長黃州鍾郎終作門外漢

言者能解解者能言何求何以都不言正是索解人不得不言言而能不言亦一解也

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支遁比何秀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實余謂迦少幾作五通仙人恨無辟支佛左手提膝石持瓶正是蕭然自得處謝已得其神髓雖無言亦佳况復萬餘語支語七百可以參老謝語萬餘正是學莊

身外

王夷甫嘗爲族人事經時未行族人怒舉襦擗其面夷甫都無言鹽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其載去秋士曰族人無半面之好丞相有一臂之助

語卿道何物眼光乃出半背上半室下何物四時之氣皆備陰父亦何負于牛也

汝南紗在以疑日聊三十年此正其藏鋒歛鍔時也學書學騎盡在疑中疑名文著吏易見奇疑人正是名人藏拙處亦正是名人見奇處家有名上三十年而不知何况外人外人那得知外人那得疑也

鄰家有女胡顰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忻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秋士曰盍以錢如意墮之取率傳其韻良久復生口中能現五色齒綵色光絢一瞬即收鄰家女見之當亦爲破齒

以如意柱頰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于是竟坐不得談秋士曰鸛籠書生望之更難爲懷正使人如木雞不如木鷄猶能浮表

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秋士曰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歎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

史記

卷之四

此亦可參

那子才喜讀誤書曰思之更是一過秋士曰若思不得便不勞讀書

外五經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爲小經余欲以南華補書道藏補易離騷補詩楞嚴補禮山海補春秋合爲外五經卽以水經入山海爲一經海爲百谷王自可該水且山海經係郭璞注而水經亦載郭注三卷正自可合焉竊怪于詩想俱治水所巡歷伯益爲火正而作山海何也或云火烈則自神現形怪形駭物意從此參考使兩聖人合覲探厥其說詎荒博必有進于是

史疑

者此千古怪經也經中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六宮無畜貓

蕭良姊獨罵武氏狐媚翻覆我後爲猫當使武氏爲鼠扼其喉武后聞之詔六宮無畜猫余謂武后是天下一千古第一黠鼠蕭氏之施鼠實李氏之社鼠也臨朝稱制鼠而真矣政歸房帷鼠而冠矣鳳凰驪駒駟駟板櫪仙人獻果王女登梯突地吼成猪愁羅織已極只少一孽鼠案耳良姊不可無此恨然畢竟鼠多千猫奈何安得獅猫彈事盡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也

史疑

史疑

唐兵法志

古者兵法起于井田唐之兵制寓于農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矣唐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第一制爲折衝客戶口課農桑兵不苦于無糧糧備甲牀具火器兵不苦于無器仗果毅都尉火備其馬步兵武騎人各爲射故其逸而強一切調兵團操悉本之統軍此太宗兵制也第二變爲彊騎官私兵備已非其初矣折衝諸王積歲不選士人皆恥爲之甚以假人爲僮奴至招募馬必曰待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矣及祿山反不能授甲安在其驕市人戰于孟府兵之制詳故居處教養皆財待事勅作休息皆有節曰兵得以均勞逸薄恩威而不散彊騎之制畧故數年之後大失攬循李林甫請停上下魚書以後兵額皆空矣府募法壞而方鎮盛然于江淮楚漸獨畧以非邊也嗟乎外有節度則內不得設禁兵姑息愈甚兵將愈驕天子爲殺大臣置已悔過然後犯關之兵始去國門以外皆分裂一方鎮矣然此猶功臣子弟甲冑材官也自祿山陷旆使而八坊上

驍募于炎府朝恩典兵禁而北軍齒籍屬于闐奴且爲置北軍獄則今來檄緝訪之弊也不獨兵法馬政壞而刑章亦實宦官之禍成于德宗作俑者實代宗也神禁行營皆內親丁中人天下事愈不可爲矣王叔文雖奸邪其欲奪宦者權事雖不克吾悲其志也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此何進召董卓故事也竟以亡唐惜哉

唐史館

唐舊有令狐德棻所撰國史及唐書皆爲紀傳之體
今祇斷至貞觀牛鳳及迄于永淳及吳長垣在史職
又別撰唐書一百一十卷下至開元之初韋述續
二部蓋以此撰後事別欲勒成紀傳之書蓋今高欲
早就未贊登李鏡太常博士褚思光助之又奏陸善
經梁今賀入院歲餘不就張始與爲相薦起居舍人
李融專司其事諫議尹愔入館爲史官未施功而罷
張說曰高宗朝修史學上有十九人而武德貞觀初
史始

典摭之盛不減開元編藉尚闕微因繁之法則有唐
曆春秋總二史之載則有起居注實錄書政事議論
之辨則有日歷時政記上下千載冠冕史錄其以是
與而我獨疑唐史之未得其官也昌黎文起八代固
當以正史任之而佐以柳宗元之峭拔秀特真國史
淵藪也杜子美詩中有史使此三人擅載筆之美標
雲輻輳袞袞于旣性著蔡于將來其經緯道德囊括
古今詎非黃序蒼籙之遺周官謨訓之烈哉而任之
不得其人許敬宗輩亦得與修國史故所記多不實

至後而包諸日譚顏景卿上嶽山降表矣凌準且譚
郭子儀奪王甫之功矣李肇之且誣李泌定麻姑送
酒矣柳程且誣陸宣公計昭實參矣他如郭僕仇肅
宗謀復兩京不載也畢晟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
祿山城陷覆其家不錄也廣德元年翰林學士柳沆
上疏兩斬程元振不傳也房琯會道諸王爲都統帥
度不記也是非褒貶顛倒若此安在其爲信史哉

唐開元寶玩錄

開元中張說為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秘而寶之珊瑚展弄能開智慧記事珠所謂智珠也張說多智能服妓崇未必非此珠為助

龜茲國進奉一枕其色如瑪瑙溫溫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玄宗因名為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漢武帝有懷夢草夢

見卡夫人玄宗思見貴妃益伏此枕勝似青城道士上窮碧落下黃泉也

內庫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葉于盃足上有縷金字曰自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吹如沸湯遂取于內藏之白酒紅人面今乃知青酒熱人心高陽酒徒熱腸如火豈曾飲此酒耶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于殿中溫溫然有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

直至今日上其悅厚賜之此年當以仙人承露盤盛之玄宗金盤恐其盛過木蘭玉不可用也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于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草棘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于白雲草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于亭下呼為喚鐵乃知鐵如意所指因應魚鳥親人

內庫中有七寶硯盪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于爐上硯水自消不勞置火冬月玄宗常用之梅

妃登樓作賦盃用此硯取其無水炭到胸中耳

葉法善有一鐵鏡篆物如水身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腑臟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癒肥胖子病齒時盃一照之得無影怪千尺龍蛇動耶

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燕客即以此扇置于坐前使新水洒之則颯然風生麝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曾命使取視愛而不受因此龍皮扇子也可敵晉時毛扇元觀塵汚人未知元寶何如

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漆叩之則有聲每出入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涉險未嘗失足杖之力也有此杖竹杖當盡作薪耳

學士蘇頌有一錦文花石鑲爲筆架常置于硯席間每大欲雨此石架即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頌常以此爲雨候無差唐人謂李德裕爲相公奉得雨請爲備一語曰其雨其雨後來其蘇

號國夫人有夜明枕設于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岐王有玉鞍一兩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而

此鞍在坐如溫火之氣太真洗兒盥以金錢買此鞍置水中勝似溫泉也

小鳳大鳳老鳳

唐人謂中書舍人爲小鳳翰林學士爲大鳳丞相爲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然則宋有龍圖史館龍圖閣直學士亦應呼爲小龍大龍老龍矣余因爲龍鳳學士草制曰芝泥發彩宣鳳藻而騰文蘭閣浮香潤龍縷而動色若使臥龍方起紫宸夾香案更依五衆之雲如其鳴鳳先飛承明有直廬已步八磚之日

史記

卷之四

五代史

李用善騎射能仰中鵞是所謂鵞兒軍也時人號爲獨鵞龍全忠孤媚唐食河中王又交情之真如鬼魅何能與詭旋

克用置酒三馬岡伶人奏百年歌生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持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乎五歲便識兒奇此真隻眼後存勗長行至三馬岡嘆曰此先王置酒處也舍人大喜其瞻真行客中攻其夾城破之真

史記

卷之四

六

君子

奇兒真龍種也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霧應是龍沐所蒸但無遇李橫衝恐其以氣吞之

梁太祖后亦甚賢我取其感慨數語而歐陽公以履霜堅冰爲家人之戒其亦防微杜漸意乎

讀周家人守禮傳古今天下第一太上皇也世宗知

權可與議善腹殺人之事

敬翔佐梁篡唐而卒歿于梁真愚人耳李振繆爲夫大語乃知真男子纔是丈夫安男子非丈夫也

唐明宗謂從榮曰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

唐于人口徒取笑也乃知上馬捉賊下馬作客正足難事

劉鄩之輩太難可謂奇矣天幸困之以南而不克進

悲夫梁乃信段凝之語殺鄩後自戕耳

牛存節是審勢度時人猶其徒曰天下河朔當得英

雄事之語快人亦快却難在以餘兵歸聞澤州被圍

即以真赴之真忘身殉國者晉人穴地道以攻存節

選勇士數十穴地道以應賊于隧中敵不得入奇其何異哉聞

史記

男子成大事不顧小節郭崇韜人傑也唐莊宗滅梁

卒用其策曰古者命將繫內門而出況成美已決區

區常談何足信也此則郭殿廉心法真英雄語

尤奉敏宦官欲盡去之即宦官崩馬亦不肯騎丈夫

疾惡自宜如此竟爲矯詔所殺古今痛惜人不易多

得

持存審犯法當刑頗就赦于壕垣下面主將方飲酒

頗其愛彼思得善歌者伶酒妓言有符存審常爲妾

歌其言十騎馳召存審存審以從垣下故未加刑

有言與周德威齊名竟以崇禎事定正氣野伏
快學曰老太平王四十年今日天下第一家四夷遠
播至亡國之將射御斬伐之人皆得親見天子本觴
爲壽獨于東苑于此豈非命哉余謂崇禎之死于
蜀亦天道好還存壽歟不倘愈于使垣于乎望氣者
言有黑氣如聞雞其應在此正潮將不和之驗也
史建鼎爲文報仇故其氣雄王建及以宋資散士卒
故其謀固以人望積清自上流縱矣焚京戰臨此又

火攻之最奇者

明宗七弟中允行欽口談長久而戰亦射明宗中股
食以爲子後梁兵數百圍滑州莊宗行欽望其旗而
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子斬首一級此大似項王
垓下莊宗酒酣每道于生戰陣事以爲樂兩相慷慨
酌酒悲歌正是英雄撥着英雄那得不生色

莊宗至萬勝鎮與行欽登道傍家置酒相傾注下有
野人蹙頰問其家名野人曰慈臺也此野人甚奇諸
得妙軀付妙生造得妙後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

陸爲野人所執此野人又兄得妙嗟哉行欽事守光
而爲之因父豈知人倫者安得不有折足之禍
任國行師得苗吳道智然其人實非君子也李琪亦
佞臣安足備位宰輔明宗輕信官人遂非重誨安得
言明而李琪不協文惠自此始矣在協不識字虛有
儀表號爲沒字碑號藥之轉圓不如蘇合之丸
功名之士有道者所不服桑維翰之及于難也日出
扶桑鐵硯敵矣翰之自縊桑喪同音主司已卜其不
令終矣

張節傳讀之有氣宰相以繩納靴中幾何不被靴尖
踢倒若使閹雞小兒固當以繩縛之寄語李七郎奴
掃馬糞得一倚殘矣恐不若雞助也

讀宦者傳唐臣應羞見承業于九京使盡如承業明
宗入洛安得有西顧之患人不可以無勢亦視其賢
否何如

契丹攻陷平州得張希崇知其儒者以爲行軍司馬
虜反知文人宜具興也

千古第一無恥莫過于馮道吾欲殺之廁中使爲人

...者使人...其面...師...又...云...耳...道...
...德...頌...老...但不知何以解...入...下...同...
...鄉...人...影...然...進...上...不...能...事...者...樂...天...不...
獨...道...相...頃...試...丁...莊...宗...爲...不...預...

文人而有武事者知疑也宦者而其臣節者張永業也
馮道免陶冊舞長但偶致田夫牧子所誦耳何足自侈
女生野營合營合賜告身一道長樂老而皮甚厚救之爲新婦悅觀

馮道言起亂比而榮起兵更捷即榮奇其狀貌釋之

又

...蓋中曾作歌後詩相贈否行密竊車向城哭高驕
貽合董公三老...張獻奇計朱瑄得勁騎行密能養

客幸得客用

宦者有妻自王承休始抑承休緣宦官得幸耶有妻而爲王衍所私猶無妻也承休曰吾若其名敢享其實乎

實乎

五代多重瞳奇莫奇于離青天子我欲取以對曳白

書生

阿保德先事其母甚謹是夷狄有人倫夷狄惟生

終人不犯世違欲妻昭君此後毋也

身奴

卷之四

益謙宰相

張齊賢初爲秀才遇盜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謁觀兒所爲吾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牠肴瓜分爲數段嚼之勢若狼虎齊賢相視愕眙咨嘆曰真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能以全帛相遺齊賢固奇盜亦不凡能識宰相于塵埃中當路愧歎矣

少知

號蜂宰相

趙普受金誤國可名游揚宰相秦檜主和班師可名蠅九宰相賈似道諸姬角伎可名蟋蟀宰相此皆喪地亡師欺君誤國與小人安得人人押一鄭虎臣快千秋宿憤丞相汗出沾背具澤爲雨丞相停車問喘其聲如雷猶勝似王安石執拘以大變人言爲不足畏宰相須用讀書人博陸侯爲大將軍而不署丞相以此嗚呼天下之治也宰相求士于天下天下之亂也天下之士有求于宰相名曰哉

少知

張浚童秦檜

宋人嘗擬張浚于孔明周審及他書講之明矣汪伯
之引進而與秦檜奏復其官不知孔明可爲此否
又秦檜既罷黃龜平等論之其姦著矣其乞恩從不
許高宗猶在疑間因浚始召赴行在浚初不過以
陪從汪伯彥學而浚爲伯彥所引進故私意盤結基
弱如此乃欲復熱中國其可得乎浚復言與之共事
始知其間非初不知如胡安國也溺于伯彥之曹而
不于公也亦非真如其間也後爲檜逐而方有此言

也豈浚之木心哉檜之姦惡而才足濟之夫豈闇者
若曰闇于主和不肯復職以異浚見亦其姦之至者
而顧以爲闇豈得其實乎宜乎檜能傾浚而中高宗
之意也浚之起檜于前王次翁之保檜于後其揆一
也

安石周官

吾觀古人之錄碑官存壞語未嘗不憬然悟也彼亦
有當世用哉荀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有理故寧存
之毋寧使後之人渺見多怪而闇已試况經術乎求
免者跡跡求魚者跡跡先王以經世而不效者未
之有也然安石治經術而諸君子測其必敗至岐經
術世務而二之及安石敗而諸君子之說勝矣蓋至
今日而疑信者半也嗟乎經術以經世此豈安石之
私哉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安石之罪在不知用經

由夫經者意也古人用其已試之術而示之意師意
者治師跡者亂得失蓋懸于用之人經術何與哉聖
人以理爲經以人情爲緯故審時度勢而不措于人
之所不安權也權以配經故因之者反而合之亦善
當安石議新法其所以犯百喙不顧者蓋以周禮爲
衆口敵也然周用之而帖然安宋用之而譁然議此
其故可思矣安石不權之人情而敢然以周官排怨
此其於聖人經世之意自相背戾何暇論太平之業
乎安石固無足惜獨奈何今後世睹宋事者因其人

而善其言而以安石累周官也宋人懲壹太過往往爲過激之論蓋安石名高一世諸君子雖測其必敗而說不勝乃矯爲之說曰阜嬰嬰矣何書可遠害乎斯言行而天下之師心自用者其禍可勝哉倘畧其一時之成敗而以言善教吾以爲不若安石之論爲無弊也

星樓錄

現備香占城國所產西長差人禁民不得採取犯者斷其子焉木門青里之爲新天無霜雪氣候常熱如夏草木長青隨化隨結秋土曰中國朋足海外斷手五刑奇對但不知蔓華色蟲殼灰行任坐臥何以不絕于口

不解正朔但有月生爲初月晦爲盡如此十大盈虧爲一歲晝夜善使故十更爲法西長及民下非至午不起非至于不曉見月則飲酒爲樂故士曰凡山中

無曆日家盡不知年又是一番光景

魚不腐爛不食釀不生蛆不爲美酒以米拌藥先乾和入甕中封固如法收藏日久其糟生蛆爲佳醞他日開封用長節竹幹三四尺者插入糟甕中或陶甕幾人量入入水多家輪次吸竹引酒入口吸盡再入水若無味則止有味留封再用西長歲時採生人膽入酒中與家人同飲又以浴身謂之通身是膽秋士口飲酒三十懸懸于戶出入嘗之不如此之渾身是膽也以充此下飯較糟池肉林更有斟酌

尸頭發者本是婦人但無睡人爲異其婦與家人同
寢夜深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體即活如
舊若知而封固其頂或移體別處則或突人有病者
臨喪時遺之於穴穴腹必死此婦人亦罕有民間有
而不報官者罪及一家毒人哉之兩旁其頭必有生
氣之恨其國黑紙罩以下皮極薄黑黑細竹爲筆
蘸白灰書字若蚯蚓委曲之狀候上曰此真形解之
國雙光婦人不見奇曰錄有蟲之酒夜伴無頭之婦
對月而舞擺鼓而歌不問寒暑不知春秋非持事奇

埋奇趣亦奇至云本是婦人但無睡人爲異乃知眼
中無珠不特字如蚯蚓人亦如蚯蚓矣恨不令重瞳
子見之安知非季倫昭君輩輪迴在此國中一胜悲
憤滿腸疑恨伯有猶能爲厲手請以占城岡當逍遙
游色荒酒荒今乃在大荒之邦

靈山與占城山連接其山峻嶺而方有泉下繞如帶
山頂有一石塊似佛頭民居星散一處收地產黑
文相對藤杖每條易十錫一塊若祖大面文諫者一
錫易杖三條往來販船齋沐三日崇佛誦經燃放水

老婦人以庄人贈之灾伏士曰何以曠之百生百
子如一錫益盈永帶水若使絳仙飛渡以佛頭作爲
枕頭石不患生公不照頭也

崑崙山瑯然瀛海之中凡往西洋販船必待順風七
晝夜可過俗云上怕七州下怕崑崙針迷舵失人船
莫存此山產無異物人無居烟而食山果魚蝦穴松
間栗而已秋七月禁期時當往此國其中得無有崑
崙老奴吾欲同之索沙棠數枚不敢以俗累相煩崑
崙奴可行仙昆崙律可作后何崑崙之多奇也吾安
史記

得上窮崑崙下觀河漢入無垠山無間手
寶童龍國日連所居惟表事能持孝服設佛而度歲
者擇僻地葬之秋七月佛書所云舍衛乞食即此地
也自度度人得道身滅山川能語律師食無所矣
真臘國凡歲時一會則羅列玉衣孔雀白象牛牛于
商名曰百塔洲全盤金碗盛食法有割割刺配犯盜
則斷手足番人殺唐人則償命唐人殺番人則罰金
無全置身贖罪秋士曰今之鬻身爲奴者皆有殺人
手段番人罰金贖罪其法更深于償命不然番人豈

不自愛其人而于唐則宿于番則抵然則世有為制
于手者殺人重犯笑裏藏刀又將何法處之曰彼特
有部家金穴在也

運糧因外山崎嶇內嶺深遂具上下謀議大小事悉
決于姑其男一聽苟合無序遇中國男子其愛之必
置酒飲待歡歡留宿婦人多為尼姑道士能誦經持
齋人歎必用水銀灌養其延而後擇商阜之地設佛
事葬之秋士曰誦經持齋重喪服與中國無異獨
是大小事悉決于婦一聽苟合此與中國將無同乎
史疑

曰有之中惻成風獅吼盈耳閉中之婦皆壯難也其
流為尼姑度為道士又雞中之族難也男人不復反
矣惟開口縮舌望之如木雞耳安在其一飛冲天一
鳴驚人乎

假馬里丁在海洋中山列翠屏男子髮髮窄竹布短
衫圍前布僅芭蕉採其實以代糧食上曰一片綠天
世界當草之葉服之婦人芭蕉之實採之輸上所謂
草衣本食原本性也

胡元特命將領兵駕巨舶征閩粵因遭風至交欄而

丁其船多損乃登此山造船百號復征閩婆擒其酋
長而歸至今居民有中國人雜處秋士曰桃源洞中
有避秦人交欄山上復有避胡人矣

瓜哇國舊傳鬼子魔大與一國象青面紅身赤髮相
合凡生子有餘皆食啖人血肉其中人彼咬幾盡忽
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眾稱異之遂為國王即領
餘眾驅逐罔來而除其害復生尚安業至今其國之
遺文後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之肇在漢時至我
大明宣德七年矣秋士曰一坑魔子魔民佛書所云

鬼國即此地也

其鸚鵡孔雀能馴言誦歌曲其倒掛馬身形如雀而
羽五色日間愛好香則妝而藏之羽翼間夜則張尾
翼而倒掛以放香氏好兒強生子一歲便以匕首佩
之名曰不刺頭以金銀象牙雕琢為靶凡男子老幼
皆當背佩于腰間若有爭鬭即拔刃相刺蓋殺人逃
三日而出即無事矣男子裸頭裸身腰圍單布手巾
能飲酒重財輕命婦人亦然惟頭金珠璣綴帶之
飾可憂憂樟葉圍于窻中其喪事凡王翁病歿婢妾

爭相對面言曰：我國同計隨宿之日，是矣。奴御皆滿，頭簪草花，披五色手巾，隨尾至海邊，或野地，昇見于沙地，俾衆人食盡爲好，如食不盡，則悲歌號泣，堆柴一旁，衆婦生且上，良久乃灑火燒柴，而灰盡，劍葬之禮也。蘇魯馬，蓋亦地名也，爲市聚貨商，船不擇港口，有聚，則擲數百相傳，唐時其家五百餘口，男婦兒，皆一日有僧至其家，與言吉凶之事，其僧取水嚥之，但化爲猿猴，止留一老嫗，不化，今存舊宅，土人及商者，常設飯食，招牌化果肉，類以祭之，不然則禍其驗。

泉源

卷之四

上八

僧尼

海濱有木一泓，甘淡可飲，稱爲聖水。元時征其國，經月下下冊中之木，僅盡。將拜天祝，遂擲鎗，賊苦海中，其泉隨鎗湧起，水味甘，胡衆軍吸而飲之，其威大震，生擒衆人烹而食之。至今猶中國能食人也。秋上日，因象與突石中人，可爲國主，依微造孽，爲見此老嫗不可爲國后，殺人逃。日人來界，衆人是立曹鈴，李忠一班人，耶正思車，則輕命太將不食，其餘耳羅大，獅莽火者，上之仇，聖水與師水者，全之母，中國有日使君，故能食人萬一有僧至其家，不化爲虎爲獅。

亦當化爲猿矣。九指鐵塚，君其問諸水濱。

舊港古名三佛齊國，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米最盛而多實金也。其處水多，地少，部領者皆在岸，造屋居之，其餘民煮鹽于水，民士盡居而居，以木拾拾，開或水長，則筏浮起，不能渡也，或欲溺，岸起，拾去之，連居後徙，不勞財力，秋上日，明工貴，五錢賤，金玉既已種，貴何須生金，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儒使天而雨，玉銀者不得以爲，衆措衆小，懸于岸上，任寄諸陶家，公豐年，且不若荒年，衆也。

山嶺

千迭羅高山，奇秀，內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無酋長，以年高有德者王之。秋上日，三達尊會于一人，見博則不迷，聰聰則不惑，是舜周孔皆年高，德劬，真無老少而老老。

吉星地，悶連山，茂林皆檀香，樹無別產，馬頭商聚十二所有，酋長田肥，穀盛，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斷髮，穿短衫，夜臥不蓋其體，商船到，彼皆婦女，到船交易，人多染疾病，十歲八九，秋上日，坎坎伐檀，乃入樹，各植酒，得麥，施禍，獲禍，夜卧不蓋體，婦女與商賈交易，易如。

人等皆避館中萬勿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也

洋物如國回幣少數內有山泉流為溪于溪中海沙
取錫通成塊曰十錫每塊重官秤一斤四兩及鐵芭
推心簪惟以斗錫通巾男女推髻身膚黑漆間有白
者唐人種也秋士曰且忘一枕何可無蕉心簪何以
知白者必是唐人得無有以墨現髻者曰此晉人非
唐人也若夫知白守黑彼國之人亦深得老氏之術
者矣

麻通東其俗尚節義婦喪人則制髮於面絕食七日

夏方

大灰同寮之有並逝者七日不灰則親戚勸以飲食
若得姓終身不再嫁矣至焚灰日多赴火灰秋士曰
使文姬入此國胡笳必不致拍耶君入此國琵琶必
不致彈

彭坑山平如案風俗尚怪刻番木為人殺人血祭
求福嘆笑男女推髻繫單帶富家女子金門四五條
于項夏秋士曰作節殉人君子猶或惡之殺人祭而
而口以求福其夷貊之不知禮也

黃子加貌內平而外峯俗尚敦厚以親戚尊長為重

一口不見則携酒嚴問安秋士曰中國人愧矣

九州山平沉香黃熟木藥七年差官兵入山採香得
徑有八九尺大六七丈者六株香味清遠黑花細紋
山人張日吐舌言其天朝之兵威力若神秋士曰採
香得徑勝我右梯羅葛吐舌言其如聞八公草木
阿魯國盛產芭蕉椰子為食男女裸體常駕獨木舟
入海捕魚入山採木腦香物為生秋士曰蓋有冠鱉
照耳望妖者本神來謂者長史

淡洋內通大溪口洋十里奔流出海清淡味甘舟人

過往沒之狀飯甚香秋士曰海水多鹹獨名淡洋請
請以一杯辨二峽水中水知荆公作何辨駁曰若使
臣心如木水味何出而變

蘇門答刺國番秤一掃可抵我官秤三百二十斤價
銀錢二十箇重金六兩全抵納即金錢也每二十箇
重金五兩二錢民網魚為生朝駕爾木劍舟張帆出
海各則回舟其瓜茄一種五年結小再種摘酸甜
之果常花常結有一等瓜皮木質時具如樹藤開
其香甘可口秋士曰推諸葛之苦心負差維之斗膽

若盡如此人梓梓能如蛭梓牛如蠅梓電如氣手使
得片爪入口毋忘那洞庭湖也

龍面國王男子皆以墨判面爲花獸之狀秋上日吳
俗文身並汗花面雖非同流各有其美

龍涎噴浮龍海面波濕牛鴈每至合開龍來集于
上文戲而還涎沫番人擊鴈獨水所登此嶼採取而
歸或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朋旁一手握手而得
至岸其龍涎若脂膠頗有魚腥氣久則成大塊或大
魚腹中割出若手大狀上日車長風破巨浪未爲奇

也人虎穴者得虎子欲探龍沫安得不上龍門

翠藍嶼大小七門門中皆可過船傳聞釋迦佛昔經
此山浴于水被論其袈裟拂雪云後有穿衣者必爛
其皮肉由此男女今皆削髮無水正用樹葉紉結而
遮前後秋上日人懷盜心自宜有此果報若愚頑不
俊水山不遠矣昔有以杖倚壁面佛面以此過慢遂
生罪障法慈悲不廢戒律金剛所以努力也

馮南山國中有高山參天山頂產有青美藍石黃鴨
石有青紅寶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沙中拾取之其

海旁有珠珠沙常以網取螺蚌傾入池中作網海珠
皆之海邊有一磐石上印足跡長三尺許常有水不
乾稱爲先世澤迦佛從翠藍嶼來登此山足跡其跡
至今尚存也下有寺稱爲釋迦佛涅槃真身臥在
寺亦有舍利子自具藏處法上日佛神下附尸羅國
金沙跋提河開夢羅要個下說涅槃經及遺教經已
安涅槃寂滅先名人涅槃石脇而臥于中夜寂然無
聲聞舍國人附四十時有白虹一道南正貫通
意亦云此下述中國有大聖人自官畏成懷德意亦

西夕大聖人所默化也

溜山洋國其山初中天巧石門有三達望如城門中
可過船溜山網捕溜洋大魚作塊曬乾以代糧食傳
聞又有三萬八千餘溜山即弱水三千之說也秋士
曰吳中有維衛迦葉二佛石像汎海而至吳淞江迤
濱口遙見浮游道士坐師徒迎並風濤洶湧吳縣未
磨泰奉正法乃同數人共迎像于是東流自到背右
錄誌益舟具輕如由北真所謂溜山洋也

西洋有軟木灘全鐵皆沉秋士曰庭州瀾木在大荒

之外以金繼承之者而惟角與狐葉則否拘夷山中
有流水亦如之得無足乎

柯枝國男女裸體以葉遮前後行人遇人則蹲避道
旁俟避方行蓋避羞也秋士曰何不入綿山可以禦
寒不待蓋體

占里國道不恰遺法照刑杖惟以石灰畫地乃爲禁
今其好馬自西番來匹價十錢秋士曰畫地爲牢本
之此漢武帝大宛服馬于此取道故曰占里千金牧
駿骨皆星蓋其不若此則價十錢意猶是僇天子八

以俟伯樂之一顧耳
駿遺種故當浴以香藏露噴以波羅蜜蓋以印花被

傍葛刺國即西印度之地西通金剛寶座國口語納
福兒乃釋迦得道之所秋士曰此國富而有禮禁不
飲酒恐亂性濟濟然有文字者衆不知所讀何書也
飲食男女不同處夫豈不再嫁妻夫不再娶若孤寡
無倚一曰人家輪流食之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有
足稱者應檀羅受板聰敏鶴衆相隨異香成穗被
國有此異人焉得其俗不富而有禮亦來魯絃歌之

意也

上刺哇國有塩池投樹枝于池良久撈起結成白塩
秋士曰投樹于池可以成塩椰絮因風正是撒塩空
中轉解非冰雪也又有忽魯謨斯國山連五色皆是
塩鑿之爲器食物就用而不知塩矣

竹步國婦女出則以布兜頭不露身面秋士曰諸經
記載有醜婦國婦女國此則不露身面不知好醜千
呼萬喚始出來猶地昆邑遮半而即此意也

木骨都東國堆石爲城礮石爲屋四層厠厠待客

男婦

能在其土地播少牧數年無由宰其甚潔殺車以羊

皮袋木秋士曰湯有七年之旱吾觀木骨都東諸國

往往而然安得灌濕山之木潤之自不焦心雲漢

阿丹國地產羚羊自冒中至尾垂九塊名爲九尾羊
秋士曰九尾羊何如九尾狐馳蹄離脚如三足鳥請

試參之

天方國乃西海之盡也四時皆春而長無針授于民
亦無刑罰見月朔生與民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其
寺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

爲池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時天降也其寺
僧次如塔每至日落聚爲夜市蓋日中熱故也秋士
曰蜀有郾都縣于前與入市午後與鬼市猶未若夜
市之奇也有言陸路一年可達中國利瑪竇曾以天
主教流入想卽此地

荅史

陪開皇中趙師建德觀浮一日天寒日暮于松林間
酒肆傍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昏黑殘雪未消
月色微明師建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扣酒
家門其飲少頃一綠衣童子笑歌戲舞師建醉寢但
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在大梅花林下有
翠羽刺臂相顧月落參橫惆悵而已飲上日烟姿玉
骨世外佳人如梅妃淡妝含毫作賦何遜對花彷徨
隔不如師建之月落參橫令人悵絕腸胃文章映日
可見但無爲刺所鐔耳

上卷

卷之四

八十七

君子堂

蜀州有紅梅數本郡侯建閣扁輪遊人莫得而見一
日有兩婦人高髻大袖凭欄語笑郡侯啓輪寢不見
人唯東壁有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
般憑使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干秋士曰學教
聚笑棋骨凝脂只恐北人不識

陪楊帝御女索寶兒駢吟多儀帝謂虞世基試借蠟
梅嘲之世基詩曰緣何却得君王意帝把花枝傍
有秋士曰天公點酥化作黃姑如童雙成許飛瓊偶

然游人間寧肯以姓氏墮落塵寰中

自淮南還東平後石上廟墮花植于濯纓亭此花天
干只一株水收為揚州作無雙亭以賞之彼土別號
八仙花或云李衛公玉棠花即此也秋士曰桂娥競
賞借月影于水際阿母來觀下雲旂于哈鵲其所謂
二月水一環玉勾藥懸杏花俗

唐昌觀玉棠花每發若雙木犀村元和中春物方妍
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
馬與雙鬟無替耳之歸客色凝疑通出於衆從以

八十九

舊唐書

女冠三小僕僕者皆繡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
以白羽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于數十步之
外觀者以為出自宮掖莫敢逼視矧立良久令小僕
取花數枝而出將來馬因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峯之
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皆咸覺煙飛鶴唳異彩
輝耀舉簪百餘少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還滅
望之已在半天矣方悟神仙之游餘香不散者經月
秋士曰既有唐昌之手植又有文僊之品題金粟水
絲玉蕊翠壘無負此雪英烟樹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八十九

舊唐書

唐昌觀玉棠花每發若雙木犀村元和中春物方妍
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
馬與雙鬟無替耳之歸客色凝疑通出於衆從以
秋士曰接住片玉詩謂之玉棠觀四望猶勝似仙
中拈印紅跡野鹿卿花亭應祿山之亂粧臺前
欲一紫金盞酒未知其為頃刻花也
芍藥中金帶闕出城中常有宰相秋士曰差池晴苑
徒倚春宮神傷益溢真花中太平宰相貧食射鳥貴
卿赤鳳天縱風流殆無其比
石曼卿通州海州以山嶺高峻人路不通畧無花卉
點綴照映使人以泥裹桃仁撒于山嶺上
開花發滿山爛如錦繡秋士曰既能助嬌又能消恨
武陵溪去都觀亂霞如西亂紅如西霞余作武陵

謝道韞嘗云：「此中何必更尋短景？」

沈從孫曾言：「花開一夜，似得逢見花，作數開如飛。」

顏狀上大夫花上，密修作雨，數千點，狀上曰：「紅縹李。」

出嶺鄉老，子祠顏淵，李出魯地，均亭李出江南，建寧。

紫色肥大，甘如蜜，南中第一。韓修李洞，冥記琳國有。

李果五十年一熟，仙人韓終食之，因名崔李。國家李。

肉厚無核，大開平龍，必割其月血，培地生。此李少君。

言鍾山之李，大如旗，唐貞觀時，唐名國獻一桃，大如。

拳卵，黃石山之桃，實大如十，刻龍，所謂玉衡星散爲。

李，故崔桃李，長人熟，桃暗而李獨明，蓋效畫鶴夜。

來禽花如美人，乍舉金蓮，綳綳自喜，秋上曰：「直疑風。」

起舞飛去，替雲行。

崔定與友生游曲江，以千金求入，竊貴侯亭，辦中蘭。

花，柳明，兼自持往羅綺叢中，賣之。上女爭買，拋擲金。

錢，伏士曰：「幸而生，皆不幸，而當門同一蘭也。」能無倚。

蘭之歌乎？給以香粉，波除不祥，將以爲佩，敢徵蘭乎。

正如魚玄機披羽衣，明步虛詞，毫無酒肺氣。

一詩，似上大夫大，概由詩上，意而一蘭也。

草婦人，懷袖佩其花，生男，民士曰：「慈不可療，莫不。」

可也。惟茲笑，觸宜男在房。

李緒梨花園時，折花簪之，壓損帽簷，洛陽梨花時人。

多揚酒，其下曰：「爲梨花洗妝，狀上曰：「能以微雲淡月。」

更生，約態如趙飛燕，綳衣直，雪中自然冷艷，逼人寧。

可荷，令薰香，無使與妃舍淡。

太平園中有杏數株，每至爛開，大宴一林，則令一妓。

倚其傍，立館曰：「春開元中，宴罷夜開，或聞花有數。」

息之聲，唐明皇時，遇春雨，初晴，命取羯鼓，臨軒縱擊。

回視柳杏，皆發，上笑曰：「此不喚我作天子可乎？」秋上。

曰：「曲江于杏，全是酒脯氣，何有佳致？不如蓬萊杏花。」

雜五色，武功二杏，各大，丈餘，東花西實，至明年花實。

易向不煩，老嫗之嫁，又居庸開杏，大如鴨卵，皮肉皆。

可食，其核大如雞子，破之，其中又一杏也，以其兩重。

若回字，故名，呂公杏，濟南郡有金杏，其實大，丁梨黃。

丁橘，漢武帝訪蓬萊，有獻是杏者，帝佳之，至今人呼。

夢

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于時太真沉醉未醒命力士侍兒扶掖而至妃于被酒醉顏頰凝脂光釵橫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此真海棠花也足貴其一日搖搖花絲絲夢阿不真間未落殘歲日錦爲天孫不得側臥看 時使弄絲壽陽公主作梅花妝也西府張六郎衣紫綃臨朝霞吸瓊漿一大白升降拜舞才入自然心動至于涼山微施輕陰乍捲片語含羞嬌凝無奈即贈之七寶雲堂日踰分

明

九十

唐詩

杜鵑花外國僧鉢血中所移上玄命玉女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閨苑秋上日好羞青鳥使月作百花王文君新寡乍歸來羞怨春風不能哭千紅萬紫風雨空山不知誰爲惜花人

舊薇花太食國花露也常用琉璃瓶盛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爲真秋十日朝真更欲重香去乎擲瓦案上寶蓮

唐召學士侍臣食櫻桃飲醴醪酒並以琉璃罈和以香醴秋上日時向鴛鴦枕香泛玉流酥何等受用

張子爲蘇州刺史植木蘭花于堂前嘗盛時燕客命理席賦之陸龜蒙後主張連酌浮之徑醉強索筆題南司云洞房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頗然醉倒客莫能續既而龜蒙辭醒續曰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遂爲絕唱秋士曰或謂隱君子或謂嬌女郎當問之授素書者

辛夷艷春能使脂脂染芙蓉亂不同鸚鵡子別是石榴裙秋士曰辛夷花出如華艷春實類如紫萬項飛霞千溪濯錦必如淮陰用兵多多益善

史景

唐詩

九十

唐詩

晉嵇康種夜合于舍前嘗曰合歡獨忿有合疑亦此詠秋上日夜合花服之平肺百合花食之益氣不徒取其義也

紫微俗名怕癢花樹身光滑俗因號爲猥刺脫華葉對生每一枝數顆一顆數花秋士曰崔家婢子咬冷捺人

蘇子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秋士曰養之長年觀青老人對山簪花端坐不去見此花者應必有長石老仙坐臥其側風奏疎松月臨積雪即此一段清韵

如簪枝上流花淡土製十樣寄元微之無一分
塵俗

撒播空中未若柳絮因風秋士曰憑鸞向陽花道
斜惹春風不放歸

何花如葉先萌芽而其花後發則五穀豐熟秋士曰
雨珠雨玉不如此花雲壓危

張爲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秋士曰請
問石榴醋視願舉前可分恨金谷否珊瑚映水琥珀

俱施如鳥獸龍藏無謂聖凡普天俱養

史記

自蓮紅蓮幕六郎面潘妃步此解語花也秋士曰

紅如玉山半顏白如姑射膚立爭妍香媚似鏡安臺

太真脂起梅妃合毫各自傾城未易優劣

茉莉採之以煎茶或蒸取其液以代香微或搗而爲

木以和而藥其香可寶坡公曰爲暗銷秋士曰焚威

奚下偏爾芬敷耶類買臣妻掛符寒素 又有那悉

著昔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其家上生此花

金錢金鳳得花勝錢呼爲菊婢秋士曰風流自不貪

風裏御簾各有懼心秋士曰蕭秋寒清映雨使人愁

齊桓起

牽牛花其子可入藥秋士曰佛桑可掛牽牛易藥何
事向織女問梁曹曲表也

孟後主於成都門十里羅城上種芙蓉花每至秋四
十里皆如錦繡高下相照因名錦城秋士曰恨者若

羅帳半浮凌波微笑昂者若浣紗初倦英臂長吁殷
勤當露中低昂烟雨裏不山人不感慨

英花有心向日秋士曰妙在承露殿之王石雖多寒
露寒 史齊則尚後草然一種隱德無愧當年嬰兒

史記

淮南王劉安好道感八公其登山攀桂而賦有大小

住山因以自號招隱士者淮南王劉安小山之所作

也秋士曰影散廣寒香芬碧落自從霓裳羽衣罷舞

歸來但覺下界凡穢

南陽郡縣有甘谷谷中水甘美其上有大山菊水從

山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二十餘家仰飲此水上壽百

三十其中壽百餘歲七十八十則謂之天又道上

朱孺子吳木入玉筍山服菊花乘雲升天秋士曰如

島上遠民逍遙丘壑不知天壤高深何論朝市假令

金蘭開錦屏宮歷良陽奉玉巨炬高燒而萬蕊千
葩舞于解澤而使八人傾心寧止紫桑仙令戀戀于

金蘭

山茶花注云鶴頂紅犀角健躑躅碎花寶珠茶串結
實如皋人如夢中有數子如火變伙上曰照綴雪景
照如此花如彌子瑕子都雲帶霞裳趨跼左右別是
一極貴麗何論楊妃

江妃二女游于江漢之濱逢交甫解佩以與之又馮
夷中陰陽神堤首人服八石得水仙是名河伯秋

曰香質柔情偏宜窮律不施鉛粉雅勝群芳生野地
間似浮羅村中清標絕代及入響屨廊又覺貴重千

古
木香薷薇注云灌木有刺香甚清遠抑之立屏架以
爲輔秋士曰如王母過漢武羣真皆侍鼓吹笙無
不具備駸駸越位以匹張郎

木紅花媚媚艷色亦能施映秋芳秋士曰寂寞水濱
憔悴無主如羅敷罷妝採桑南陌正多可憐千態
月桂一名月月紅秋士曰素日嚴霜嫣然無倦態小

星抱余何論夏日冬夜

玉蘭花謂其紫葉翠房花香似蘭也秋士曰豐標清
骨亭亭物外如執圭璋再金紫分付木天又如獨鶴
凌風迴翔霄漢足驚鷗鷺過不敢擎

秋海棠惟大足縣者有香秋士曰酒顏半酣睡魔未
去臨窓倚砌彈簾秋色仍帶春淫絕似崔嬌子偷眼
顧張秀才

秋牡丹苞生花小而形如牡丹色紅秋士曰效顰云
兩

芭蕉在綠天庵中何可無秋士一庭秋士曰譬如楚
宮細腰當筵舉袖大垂小舞細細問出若夫淒風苦
雨則似寂寞長門惟有疎竹新桐差堪作伴

石菊落映又名羅麥秋士曰天長麗附劍柳風前正
如謝家蘭玉羅生庭砌

櫻桃婦人以此況口秋士曰柔肌軟骨絕類海棠假
令唱回風一曲定不知翻落何如至朱實纔熟又似
火齊木羅觀者曰炫

繡毬花秋士云是一極胖婢子若以擬梨花真似嬌

尺八
尺八勝子棠棣枝頗類絳桃秋士曰既可生也九
色何妨托跡一鳥兩兩掩映似紫雲擁日記以翠花
何思秦號

古人有花名各笑矣何人之句秋士曰天高月白因
自寄省醒胸中法眼苦雨令人多生歡喜心若士龍

一見張茂先終日絕倒

有夾竹桃又有經枝牡丹所謂落日風吹鼓子花也
秋士曰挑舞春風竹凌寒雪雖多情動卻絕不用伴

而交枝婉戀却兩相成韻館陶公主與董儼其識一
堂亦是輪快

老少年名其奇秦時瀛州又有不滅草以覆地人面
遂活秋士曰徐娘老去風流愈佳惜秋霜不遠九景
山中吉雲草二千歲一花此可稱老少年否

瘦竹不花不香輪葉異餘秋士曰餘若苦竹不能屈
後景如决明不能醒醉亦何用日清風拂拂從指上
來亦快事也

大朝江云勁骨瘦枝蓬之孤根藤之刺眼俱不及也

古詩竹學陽情竹幽靜如姬妾侍側相對無厭
更有一種清其若人尖刺秀勁若針世整厚重夫人
微士如態然如亦不可無非如則翠姬之寵不專且
深非至情人不解此語

百草花中獨取七里香八面花八寶排剪春羅映山
紅繡屏紅香還嬌珍珠佩佛見笑十姊妹錦闌干潑
雪藤觀音子虞美人金釵花舖錦納頭陀草慎火草
錦荔子僧鞋菊美人蕉仙人使餘不能悉數秋士曰
吾安得神騎草照為湯云聊香以塗壁五色散客與

俱息雞草飼馬食白米黃精不足道也

宋孝繁為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繁率爾步往
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主人出語笑款洽而車騎
羽儀至門方知是豪尹秋士曰雌雄鳴鳳凰食淚藥
即珥以椽為簪豪尹若來龍吟露滴

大松千歲其精化為青牛解食好食松實能飛行如
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能服時受服者皆至二百歲
秋士曰承雨露則為松人夫凌雲霄則為松處士貞
交勁節寧肯與草木腐

香子餐食而實尚落更生漢武帝造柏梁臺二十

四去意以柏香開數十里秋士曰蒼龍吟白鶴下朝

士樹而上占格齡俱井翻風夾日之器誰能向庭前

柏樹參透西來人意

石楠枝瘦雲漢聲受風雨恨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

之所庇車且百輛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

至涼如九秋石刻云仙人遊君手植蓋千歲木也秋

上日上枝摩蒼天下根蟠厚地亦宇宙奇觀搭樹大

十數間而不曲愧惡終是平日之草木許與石楠爭

史如

嶠

雷門從華陀求方可服食有益於人者陀以漆葉為

青結散與之秋士曰昔聞南華仙作史漆園裡偶寄

一微官婆娑數株樹

李春之月命野廣無伐桑柘戴勝降于桑其曲植蓬

稍后紀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遊觀育婦使以勸

蠶事秋士曰止求馴雉勿務食蠶果讀為博何妨得

塚

史疑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宋存標撰存標字子建華亭人崇禎間貢生候

補翰林院孔目是編取三傳國策史記漢書及諸

雜史摘其事迹而論列之如以項羽為智士仁人

以漢高帝為木偶之類味嫌謬語尤多輕佻

卷首題陳繼儒選定則習氣所染由來者漸矣